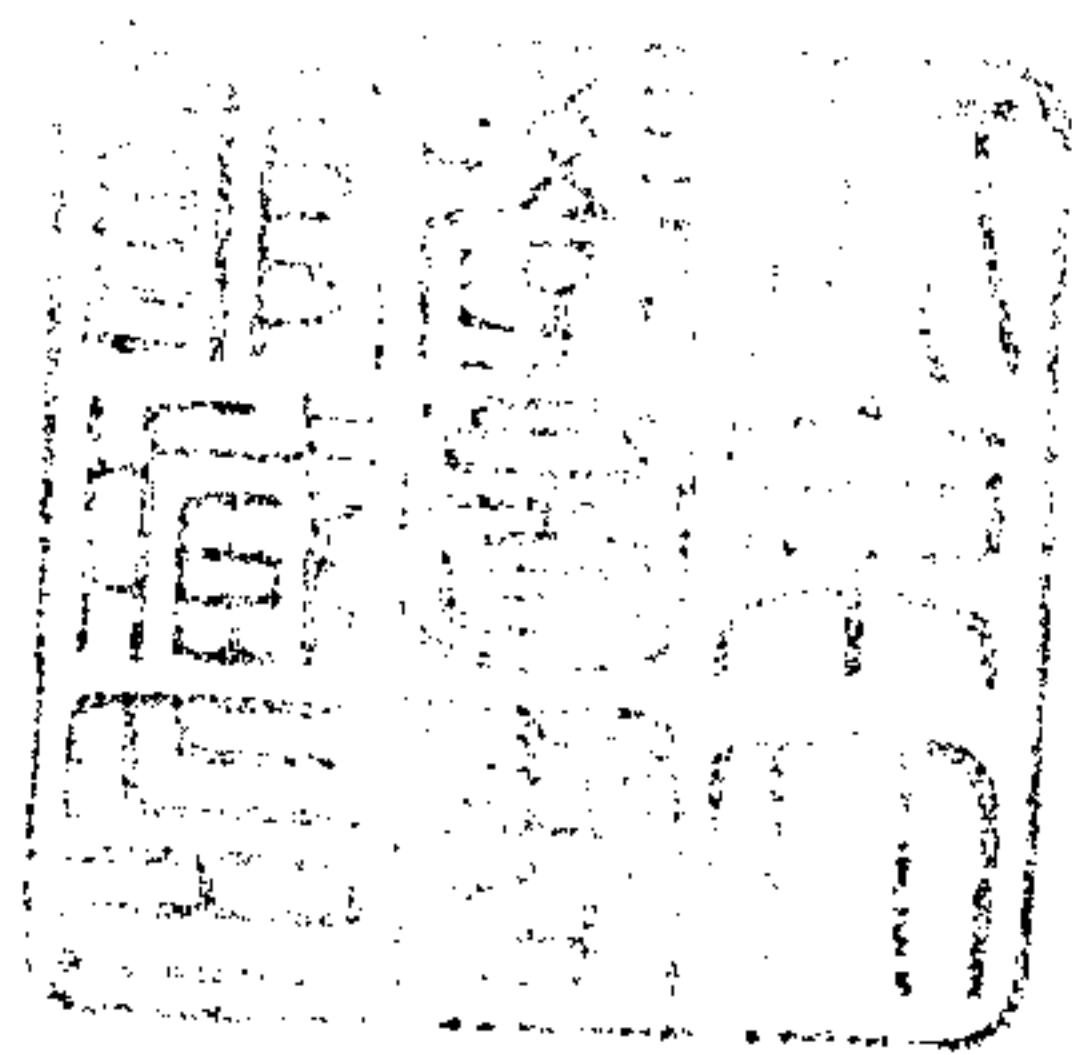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九・子部・雜家類

歸田瑣記八卷	〔清〕梁章鉅撰	……	一	
浪跡叢談十一卷	〔清〕梁章鉅撰	……	一一三	
浪跡續談八卷	〔清〕梁章鉅撰	……	二二九	
浪跡三談六卷	〔清〕梁章鉅撰	……	三二九	
我暇編不分卷	〔清〕王宗敬撰	……	三八九	
嘯亭雜錄十卷	嘯亭續錄三卷	〔清〕昭 槿撰	……	四〇三
樗園銷夏錄三卷	〔清〕郭 麐撰	……	六四七	

道光乙巳年刻



歸田瑣記

北東園藏板

歸田瑣記序

位卑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
 蓬蒿而行藜藿與使溷跡於春廡埒名於枕流情則逸矣
 非幹濟之才垂纓縱施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彭彭
 其莫辭猶戀戀於華廡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
 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
 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勳方其珥筆本
 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謙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
 競擊丹戟而公甫綴鴻鸞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海
 歸田瑣記序

塢多傳經之彥枕蓆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
 學顏孫之千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歷藩牧
 莅官旬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鬴平
 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為霖之願
 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鸞鷲一鳴大呂聽律難進
 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
 天子南顧桂管思得盡臣畀之封圻頌以節鉞於是五稔
 象郡半載胥臺勸宣道濟之沙續著伏波之米練士于瓠
 賦戰衝于餘旌朝知李晟為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

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唐人之閩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貞臚述者舊小亦足以正淡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維世風利澤羣彙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來學書為韓范之部吏隨籍湜之後塵公諉以校紬付之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則是編也為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歸田瑣記 序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惇書謹撰

跋

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經有明訓無所謂歸田也然古者出則從政歸即明農故歸田之賦肇於平子歸田之句著於少陵降至宋人以坡公之名通猶作有田不歸之誓而歐公竟藉以名其書自是始以歸田為士大夫之美談仕宦中人且以為難能而可貴焉吾師蔭林梁公少無宦情通籍後復家居十年始出蘇藩蘇撫任內又兩次以疾引歸可謂難進易退者矣然惇書竊讀公所撰著一則曰歸田誰信本無田再則曰歸田何事不真歸但惜無田抑又非

歸田瑣記 跋

乃知年亦高居南浦不但無田可歸直至有家而不能歸反覆屢形於吟詠中每令人不忍卒讀然吾師天懷淡定安土能敦惇書於嶺西侍公最久竊見公仕學兼優並無偏廢如楹聯叢話三管詩話銅鼓聯吟諸刻皆成於簿書叢雜之餘即至榕江防堵戎馬倥傯交馳中夜數起而尚能抽暇期成三國志旁證一書其忙中整暇如此况今日之優游田里閉戶著書俗絲不干真想自適者乎此吾師歸田瑣記所由作也今秋惇書讀禮山中忽承吾師以脫稿寄示自言此書仿歐公歸田錄而成惇書伏讀之

餘竊謂歐書自序成於治平四年其時實尚未歸田歐書
不過兩卷吾師書雖亦一百一十餘條而益以日記詩數
十章計分八卷較歐書多至數倍歐書多錄朝廷遺事士
大夫笑談吾師書亦同其意而考訂詳明包孕繁富中間
如議馬頭議江口議大錢戒停葬戒厚殮戒錮婢諸條尤
為濟時之要務警俗之苦衷可坐而言可起前行則視歐
書之用心尤有維繫急宜壽諸棗梨公之同好以無負吾
師一番載筆之勤因殫旬餘日校勘之勞付之手民刊而
序之工既告藏復述作者之本意書於冊後俾讀是編者

歸田瑣記跋

知吾師出處之大節經世之要務咸備於此庶無負吾師
寄示之殷懷云爾又聞吾師近方撰師友集若干卷舉數
十年感恩知己之跡悉以韻語鋪之而復畧敘其生平梗
概附見其投贈詩文悖書賤名亦幸廁其後行將脫稿成
書願吾師仍以清本寄示俾得先讀為快或再與校讐之
役以忝附大雅之林是尤私衷所忭禱也夫悖書謹跋

歸田瑣記跋終

歸田瑣記目錄

第一卷

歸田

歸田

七十致仕

容園

文選樓

芍藥

南萬柳堂

兜兜巷

堵江口

論法

宋研

天下太平四字

丙午丁未

禪服

歸田瑣記目錄

瑣瑣

鱒魚

治疝古方

洗目神方

屠蘇酒方

折骨傷方

被毆傷風方

小兒吞鐵物方

治喉驚方

治痰迷譫語方

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止血補傷方

屏賊盜咒

第二卷

致劉次白撫部書

砲說



家姑

請鑄大錢

鯢鱗

飲量

食量

曼雲先兄家傳

壽序

第三卷

閩蠻互稱

常成二公

張宜劉升道

陳謙

夏得海

循吏

酷吏

颶風

歸田瑣記

目錄

陳嶠

慶城寺碑

高鳳

玉枕蘭亭

五經中式

晉學屢易

荔枝

皂莢樹石榴實

鼓樓漏刻

陳寶百問策

麻沙書板

書籍元善遺集後

武夷山志

建陽二寶

承天寺

小李將軍畫卷

文衡山書亦壁賦冊

第四卷

黃忠端公

洪文襄公

李文貞公

李文貞公逸事

陳省齋

蕭蛩菴

謝古梅先生

蔡文恭公

張孟詞貢士

鄭蘇年師

福建鼎甲

世進士

兄弟進士

少年科第

世解首

三試巍科

歸田瑣記

目錄

同榜三及弟

會元

宰相尙書

第五卷

鼈拜

鳴禮

隆科多

年羹堯

訥親

胡中藻

和珅

第六卷

文人奇遇

紀文達師

劉文清師	朱文正師	讀儀禮	讀書	千字文	上大人	滬瀆唱和詩序	高雨農序	已刻未刻書目	登韻詩	和卓閣老紀 恩詩	楹聯廣話	第七卷	小說	封神傳	歸田瑣記	目錄	三國演義	金聖歎	神木	釣臺詩	首縣	典史	上衙門	清客	酒令	燈謎	近人雜謎	稟賦不同	少食少睡	品茶	品泉	百歲酒	豆腐	厨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炒肉	奴僕	縫人	第八卷	北東園日記詩	附和韻	附停葬說	附錮婢說	附厚殮說	附代吉祥說	附復慶尙書魏山長書	歸田瑣記	目錄	歸田瑣記目錄終
-----	----	----	-----	--------	-----	------	------	------	-------	-----------	------	----	---------

歸田瑣記卷一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穎之時皆紀朝廷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為法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為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

歸田瑣記

卷一

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

命復出又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不但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疴無事就近所聞見鋪叙成書實實言之亦竊名為歸田瑣記云爾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即起上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

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出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接見僚屬之頓忽撲地幾不起即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月中旬奉到

歸田瑣記

卷一

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夷猖獗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寇乘機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即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圃方伯謝若石觀察學崇飛輿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至此始愈信宦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爲則此後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卽不必以七十爲限昔人所譏突而弁兮已則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爾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泊亦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昔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

歸田瑣記

卷一

三

梓庭督部

祖洛

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尙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囂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燈了之而已既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做雖南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尙多姑令逢兒往探之則觀察之子松厓郡丞適來甚有樂爲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

十餘間尙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間語余曰此名容園爲吾揚州園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爲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燬之後尙可曠觀且頑垣碎礫之間尙有數十本牡丹盛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尙未掘謁師宅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方卽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卽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爲張園李姓則呼爲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爲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卽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情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

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即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尚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為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成於此是日即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為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即留余寓園中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

歸田瑣記

卷十

一

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團為五老會而噴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蕪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者不禁黯然也

芍藥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吾師以腳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偏履花畦真如入眾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蓋千萬朵中一朶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

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余韻云謝公應為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為周旋賓主起見而朱蘭坡和詩云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余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山前泉水濁隨緣止止即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避暑自題為南萬柳堂以別於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清湘子畫片作為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余首題余謹次自題韻

歸田瑣記

卷十

一

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為附刻於擊經室續詩中詩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清湘子亦自臨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時避海氣者多號苦瓜和尚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屨太平鄉裡補三小宅餘太平鄉為柳堂八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敢作誰馴想黃鳥真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萬

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調次韻之作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辦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選辭沈着託興造深已如崔顥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閣老亦以爲知言

兜兜巷

在揚州日間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

歸田瑣記

卷十

七

王漁洋爲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彼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甚隘而路徑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爲業而門面又相似故行人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婦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爲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口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間海上警報怒然憂之當官者惟但雲湖都轉明倫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

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爲之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尙可有爲足下所筦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裡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爲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安設鎗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鹽人夫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

歸田瑣記

卷一

七

勇夫以廢艘爲前茅以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扼隘啖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爲動念正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兵倏陷鎮江卽回指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舉遂止余嘗爲都轉題雪舟籌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時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挹注煮海本利溥通才得藉手長袖乃善舞上紆宵旰勤下壯風聲樹燄艘柵可資捆徒勇足賈仍願備不虞芻蕘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當僅以詩論也

謚法

在揚州口偶與楊竹圃方伯林岫瞻比部揚祖談及吾閩省運之衰因歷考

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謚者僅五人一為南安洪文襄公一為安溪李文貞公一為漳浦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為侯官陳忠毅公丹赤蓋自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指不勝屈矣有一家而得謚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格及子忠勇公芳度從子忠襄公芳世襄愨公芳泰孫溫簡公應續異數殊

歸田瑣記

卷一

九

榮實古今所希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珥及子提督勇果公世驍提督藍襄毅公廷珍及族子襄毅公元收總兵朱忠壯公天貴而同安提督黃恪慎公有才林溫僖公君阻胡勤愨公貴李忠毅公長庚邱剛勇公良功總兵胡武壯公振聲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謚亦盛事也按記此後數日接閱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陳化成蒙賜諡忠愨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共事三閱月

宋研

吾閩宋研最多余齋中即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

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寶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獲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於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攜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攜三十方客於金陵士大夫競買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

歸田瑣記

卷一

十

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攜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鐫夾漈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園谷齊然銘云曉嵐受

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閩谷居士為之銘曰墨繡斑斑閱人幾觚稜剝缺字不毀夾漈有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表文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即此研否

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聞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絹方箋策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閣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間書者鄧析子轉解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

歸田瑣記

卷一

十一

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公羊傳麟有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

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

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書此四字見賜記予以心太平

齋屬伊墨卿書額翁覃溪師見而訝之謂予曰昔陸放翁

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

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脩為心蓋當南渡之餘日切中

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

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

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為橫幅而紀其前

後情事如右俾觀者有所考焉

歸田瑣記

卷一

十一

丙午丁未

嘆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語果於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尙未成警報踵至有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其說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徵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師洎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眾以為時尙遠姑妄聽之而已按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即有之而丙午丁未為國家厄會則其說實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

龜鑑廿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為續錄一卷則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開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七古歷撫秦莊襄王以後至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變後元人續記宋眞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序引陰陽書曰丙午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巳午爲刃煞丁祿居午未爲刃煞則歸田瑣記 卷十 廿

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廈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禫服

在揚州口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甫闋將仍還廣西余順口問曰禫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

知所應蓋實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禫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爲三年而不知十五日之喪古亦爲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巽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記稱爲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爲夫臣爲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爲父母禫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爲長子禫蓋庶子爲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爲長子三

歸田瑣記

卷十

廿

年猶當有禮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日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瑱璠

瑱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瑱璠斂注云瑱璠美

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爲
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
璠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負若也近而
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璠字注則但云璠璠也
余由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句云濟時
今柱石比德古璠璠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當惟
以璠璠押韻尚宜酌改耳客艷然曰璠璠璠璠惟所用之
左傳雖云璠璠而孔子之語則明曰璠璠杜詩高價越璠
璠蘇詩清廟陳璠璠古大家皆如此押韻然則皆非璠余

歸田瑣記

卷一

毒

曰孔子之語本是璠璠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
璠璠耳不得以誤者爲據而以不誤者爲非也三國魏志
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璠璠宋之結綵楚之和璞潘尼
贈陸機詩云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璠璠皆
尙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璠璠者實不可不辨耳

鱒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鱒二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束報之曰
此鱒魚卽爾雅之鱒當鱒曾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
石原比部石原作鱒說甚詳按鱒或作鱒通作時見韻

會爾雅鱒當鱒注海魚也似鱒而大鱒肥美多鯁集韻鱒
音囚似鱒而大鱒肥美多鯁或作鱒惟類篇言其出有時
故名鱒正韻言似魴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間秋冬間
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
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
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爲佳余守荊州
過嚴州皆得食之昔人謂荊州有鱒主起刀兵不宜食余
以八月食鱒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說亦不
盡然也此皆石原說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歸田瑣記

卷一

毒

治痂古方

僑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痂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
亦犯此證有客教以荔枝核煎湯服之遂愈因此方授
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
自北方還朝忽得癩痂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
葉珠卽薏苡仁也法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入水煮爛
放沙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卽消沙隨先
正亦患此證幸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卻
在何書鈔來因卽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

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洗眼神方

暗室燈書載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藥景錫失明十

九年忽有神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

分洗之即愈復為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

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

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為正月初三日

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

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

歸田瑣記 卷一

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蘇酒方

或問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本古庵名

當從广字頭廣雅釋庵作屠蘇二字孫思邈特書此二字

於已庵集韻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屠蘇今

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之

說可笑也嘗憶得三因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

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為屠蘇酒耳其

方為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拔莖一

兩二錢各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
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
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者以開通元寶錢燒

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

會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

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

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

歸田瑣記 卷一

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

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

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被毆傷風方

紀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

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睡嘗刊一秘方云以荆芥黃蠟

魚鱉三味魚鱉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椀重湯

煮一柱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耳此

一方可活二命須廣布之

小兒吞鐵物方

澄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
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一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撲硝
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危瘠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
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為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
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治喉驚方

黃齋青曰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驚喉驚者喉間起泡
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為雙驚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

歸田瑣記

卷一

九

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坪
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譚奇証及治喉驚
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
細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蟲十箇一并搗入為末以銀管向所
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
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
後則雙疤忽潰嘔吐膿痰益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
秋坪歎為神效真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
之品至合壁虱為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

處得來耳 又喉間方覺脹滿起泡者急以食鹽自搓手

掌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即消此亦極簡便之方而
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治痰迷譫語方

李葛峯太守景暉曰凡譫語者皆心為痰所搖應用鮮猪

心一具將長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為末藏猪心中外用
牛糞煨熟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猪心煮汁和丸吞下
即愈時蘇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
以告余因記之

歸田瑣記

卷一

十

治積受潮溼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八棱藤根五錢輕淫羊藿與干
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共八味煎濃
汁配入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壘七月隨量飲
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筠潭方伯
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婿張子畏太守官農
部時赴

圓明園畫稿車覆輿夫為輪所壓傷兩腎子俱出以為無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申函錄一方見示且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鬥篙刺額角而穿以此藥敷治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配藥令輿夫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箭馬蹄跌傷無不驗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各一兩各研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數錢青腫者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即愈地方官若能於平時預製以治門毆傷可活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亦莫便之

歸田瑣記

卷十

十一

陰功也

屏賊盜咒

伯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盜賊咒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處走伽籃把住門處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雞犬婦女見之

歸田瑣記卷一終

歸田瑣記卷二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

鴻翔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即旋閩因似裝之頃忽聞浙東曠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莠民乘機劫斂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踪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

歸田瑣記

卷十

十一

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過丹陽即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頓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會為甘隴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趨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湖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與曠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

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曠吏所請

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月初至浦城本擬即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暎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鑿於

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

歸田瑣記

卷十一

五

事項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

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合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

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番舶交易之

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寧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况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概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暎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尙有

歸田瑣記

卷十一

五

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龍精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

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餒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

俞旨下治輿情使喚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

歸田瑣記 卷上

亭督部方巡臺灣遠在海外省中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為太湖同知曾以濟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

許典卓薦擢守徐州存至開府以余為舉主執弟子禮頗恭故余不懼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為忤而迄不能見諸施行頃聞喚夷竟相挈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住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為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砲說

喚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運大砲自三千觔至八百觔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濟皆經奏明令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沈於海無一座還西者既量移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峯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次年喚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之砲遠不敵喚夷之砲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

歸田瑣記 卷上

人者莫如梳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陷皆由於此其火光迸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故統軍者驚奔而衆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今日軍中前坐此病則又何我砲彼砲之分乎自軍興以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寶山鎮江之陷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為夷船所得者約千五六百座廈門之戰我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火藥艙大艘轟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定海之戰葛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砲桅即

敵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即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即可傷其數十船沈一船可殲數十人壞一船可傷數十人尙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觔者何以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大亦不在多並不在專仿洋砲之式也或謂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

歸田瑣記

卷二

水

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曾親登寶山砲臺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無突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嘗與蓮峯提戎坐談半晌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臺更無如此之得地勢者而虛砲一轟全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乎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爲言因撫所知告之

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嘗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高人退士所尙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有辱駕問訊者無不款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伴以一刺相報而已戚好中尋常慶賀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嗤之以爲既省往來而復赴飲召何以爲守禮余笑答之曰禮時爲大稱次之余本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醑則收頤養之功於養病

歸田瑣記

卷二

七

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爲戶部議格不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則留中才發比年於邸報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陳請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嬰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觀察鴻藻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

吾索閱舊稿因並錄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畫山作屏青陽堂文集中亦有請鑄大錢一疏稿畫山官職

非可奏事當是為某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經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款則皆切實可行有輔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備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

一曰嚴收銅收銅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今各直省州縣軍民人等按東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除佛像不毀外一切紅銅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監督妥書眼同該花

歸田瑣記

卷二

八

戶當堂稱准隨即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數開載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支領如有不肖官吏扣勒銅觔勉減銀價許該交銅各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呈控審實按贓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尙有不實不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所屬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按東西南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觔以下者罪杖一百一觔以上者罪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一家藏匿紅銅十觔以上者審實官

給首報人賞銀二十兩五觔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子杖八十銅收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觔在藩庫領腳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 二曰嚴採銅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大員監採如有透漏銅觔者本犯按數科罪一觔以下者杖一百一觔以上者滿流五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觔以上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分贓計贓

歸田瑣記

卷十

九

准枉法論罪停採之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正八品佐貳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盜採者准透漏銅觔律論罪守鑛官論罪亦與監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 三曰精選銅選銅之法請專用紅銅我朝五代之錢惟雍正錢間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代偶存古錢皆係白銅與紅銅銅色迥別奸民即欲毀小

爲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絕盜鑄禍本也 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劬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開支

國帑則數無慮千萬一時斷難應給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解到銅劬開局鼓鑄先鑄當千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戶交銅一劬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共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間輸銅一劬即得銀六兩不須損上

歸田瑣記

卷二

十

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 五曰擅贏餘贏餘之法每銅一劬可鑄當千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之費每銅劬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銅腳費每銅劬去銀五分運錢腳費每銅劬去銀五分共去銀五錢實存銀七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戶作銅價計每銅劬淨餘銀一兩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縣每州縣通算約三萬家家輸紅銅約五劬每縣可得銅十五萬劬各直省通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劬每銅劬餘銀一兩五錢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且隨時開採每得銅

一劬除鑄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損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 六曰精鼓鑄鼓鑄之法當千大錢陽文右曰當千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之右曰當百左曰重二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由戶部先精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劑首要潔淨鼓鑄必極精緻輪

歸田瑣記

卷二

十一

郭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獎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有侵蝕銅劬照壞亂錢法罪絞監候 七曰審銖兩銖兩之法每銅劬鑄當千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劬共鑄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折半遞減奸民即欲

燬小為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無盈餘無可為利益鑄之源不禁又絕矣 八曰禁剪鑿剪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盜磨錢質而取鉛者重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損壞之人准左右隣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人當十大錢五十枚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 九曰廣流通流通之法令當十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當三百者作銀三錢當二百者作銀二錢當百者作銀一錢其奇零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使凡民間交易皆准

歸田瑣記 卷上

七

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納課俱准作銀照數輸將其有牙行市儉敢於把持阻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 十曰慎示信示信之法於未收銅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令民間除佛像不毀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南西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賣銅赴各州縣衙門眼同官胥稱准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同當堂上兌兌明隨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劬給價紋銀六兩將銅劬銀數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領價

倘該管官吏有勒勒銅劬尅減銀數等情許該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即行嚴訊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外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繳者查出每銅一劬以下者予杖責一劬以上者滿流十劬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劬多少官予賞銀此戶部刊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匿銅不交之弊俟銅

歸田瑣記 卷上

七

筋收清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部刊刻頒布各直省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紅銅精選潔淨令各直省巡撫委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十大錢枚重庫平二兩作紋庫銀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錢當三百大錢枚重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錢作銀二錢當百大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并完糧納課俱准依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仍用常行當一制錢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年不易倘有牙行市廩膽敢阻抑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仍

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法明非真足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鑄雜鉛及剪鑿諸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

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駁尙未奉有明文因復私擬一稿以備續陳既奉部行以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并錄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爲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爲錢法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徒嚴盜鑄之條猶非拔本塞源

歸田瑣記

卷二

七

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而聽其爲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者莫此爲甚大約風氣之華靡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銅之爲用尙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爲尤甚如一煖手足之儲離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鏡乃徑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一鑊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鈺鏡與鼓相配而鳴者爲歲首戲樂之具從前惟富戶乃有之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由豪家相尙踵事增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是省

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坑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爲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卽乾隆嘉慶錢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爲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卽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爲厲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爲宜令設局公堂以漸收

歸田瑣記

卷二

七

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觔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別有所抵所徵地丁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爲收銅之資竊又以爲宜從權變通准其開常平倉或卽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既淨遠者或合銷鎔近者或卽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後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干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

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礪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費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尙是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賄貼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鯢鮪

許畫山清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云閩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遊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乘楚又請曰

歸田瑣記

卷十

未

鯢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且不能辨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雅釋魚鯢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鯢鮪此鯢爲小魚之說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鯢爲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鯢明爲大魚庚乘楚之鯢明爲小魚彼老師者獨不顧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飲量

蒲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卽豪飲者亦少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香不可得舊時門上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廡時有黃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季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叫呶卽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懋昭酒力亦驟退惟季堯文廣文松雲尙堪自張其軍一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

歸田瑣記

卷十

未

曦亭映斗者餉客以茶陪飲以火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藉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血不知醉鄉爲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

白云我法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即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毋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眾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歸田瑣記

卷二

本

食量

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相傳

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眾門生醪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於銅腹以至殺載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進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則以次放摺每

賜與肉准王公大臣各攜一羊腿出率以遺文恪轎箱爲歸田瑣記

卷二

本

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則轎箱之肉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畧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爲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攫啖爲之一快

夏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夏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既成書

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兒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
悉不可以無言因撫拾其事為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
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存中一字曼雲又字曼
叔晚號江田伯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
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於某日某
時必非凡格已果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
丁卯時也幼慮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即可應童試禁弗使
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香亭先生來督閩學聞其為文章
宗匠鏡欲入試諸季父私縱之出遂得補弟子員嗣丁叶

歸田瑣記

卷上

辛

所公憂三季父岱巖公作令黔中攜與俱往踰年為甲寅
間有

恩科遂辭歸與同懷伯兄虛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科
功令新舉人歸督部覆試揭重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慶
己未成進士

殿試以十卷頭引

見入翰林是年秋開

實錄館座主大興朱文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八人
奏為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備見也在館日

屢被紗烏瓜果之

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

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之公亦在選故館一等

授編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敦留之不獲

文恪嘗語人曰梁三品學事事稱吾意惜其不能飲酒無

以傳吾衣鉢耳雖一時戲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

未數月值滿洲文遠舉少宰督浙學招之人幕時撫浙者

為儀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節署請業請益所學

愈進既又以省母辭歸旋丁內憂以二親未葬又體中多

歸田瑣記

卷上

辛

病遂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意表六歲學書即能
摹懷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
教論學之經年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
學篆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
以憚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縑片楮
人皆寶之中年自以生性卞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
之輒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皆刻光化二年字下有
升字抑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為唐昭宗年間所製升
字或是雷升抑字驗其二三徽吟聲極清長非千年物不

能因囊空不能購薦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為俗流所得公惋惜累日作詩閱之鄉里多誌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落落寡合然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會馬門春廖佩香英為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劇切佩香早卒公為營墓山中督工四十餘日不倦執杵者皆感激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憐埋傲骨青山長遣伴吟魂在京師時惟其同年蕭山湯敦甫金鈞高郵王伯申引之涿州盧厚山坤通州白小山銘桐城吳春麓廣枚武威張介侯澍為遺教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歸田瑣記 卷二 事

未及達遂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從福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相示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一劑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為八卷附以館課試律一卷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學者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門弟子王亦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著尚有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音評說文小箋難經發明兩漢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歸田瑣記 卷二 事

游淨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恍有所
思余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
舟中詰其故公曰昔曾夢游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
作有僧眾謹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尙有未了之事
此時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
以不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壽序

甲辰中秋接劉次曰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
序文爲祝既又思壽序非古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

歸田瑣記

卷十一

壽

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
去今謹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
靈氣拱山河 恩持前後巖疆節惠播東南芟舍歌白首
高風疏傅少蒼生霖雨謝公多卅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
教養太和 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爲天救荒最
著江南策達變能歸海上船論報自應仁者壽辭榮早占
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者英拜綺筵按兩律矜鍊
名貴固是高手然謂壽序非古則不盡然自前明以來名
人文集中此體並未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即與

傳記文字無異即如今秋福州親友公製一序寄祝係王
雁汀太史慶雲所撰雖撫部亦極爲擊節此等文自可不
朽余亦竊冀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概斥之乎附錄於後
以質讀者序云今

上卽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直林先生七十誕辰先
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城至是鄉之士大夫
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共謀以詩文寄祝而投聞於慶雲慶
雲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顧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辭
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

歸田瑣記

卷十一

壽

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敗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
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
世儒冠之家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
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爲而
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謗歸
之朝廷是故進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
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及汲汲進取履外
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
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歸既歸之四年

特旨召授甘肅藩司擢撫廣西調江蘇於是再以疾辭可
以有為而後進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
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陝夷鏡我東南
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吳淞至寶山口斥候嚴肅其經畫有
方尤在縱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
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將引疾也遇
所知益劇談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
再

上人莫測所繇疑有所指擊者久之

歸田瑣記

卷二

素

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
拔薦多偉人宦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吳淞孟瀆
為澤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塞道先生多方資送留養
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自言
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為大矣生平無
他嗜好以著述為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居鄉
以文獻為己任於經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選旁及藝文雜
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今大
江南北喁喁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稿謂先生

精神強固疾既有廖且惟

上能保全始終使先生得以疾辭則亦惟

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
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積精以適神頤養天
和相時而動此則都人士所以壽先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

卷二

素

歸田瑣記卷二終

歸田瑣記卷三

福州梁章鉅撰

閩蠻互稱

福建之為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為稱曰東越曰右南皆未詳考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自立乃曰蠻半蠻矣謂叔熊既避難居濮而從蠻

歸田瑣記

卷三

一

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為正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為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狗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為周初之書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為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紂時隨從之國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建寧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

閩七閩果叔熊居濮之遺裔何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所指東南較濮之在西南為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閩人為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閩產無與焉最為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魯力作務農數姓自相婚姻謂之畚民字亦作余意即漢書所云武帝既遷閩越民於江淮間處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為冶縣此即冶縣

歸田瑣記

卷三

二

之遺民而畚之音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為蛇種歟且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其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犬為名又如獯鷯獯猶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犬種稱之嘗考山海經謂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為蠻浙東南為閩審矣閩之置郡始於秦之閩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

跟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跟則閩越者南越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林伯閩漢是吳即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即閩也宋之問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榻來遊閩荒捫陟窮禹鑿黃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此蓋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是廬九之閩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奇東去

歸田瑣記

卷三

三

竟厥閩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太伯奔荆蠻號曰句吳司馬素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各有莞藉則不得竟以蠻爲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冶南以爲古乎

常成一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有長才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土

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化翁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開自常袞然考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進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歐陽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嘆室室泐狹教學荒曠懼鼓篋之道廢子

歸田瑣記

卷三

四

矜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情覃思之精麓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爲恥公薨之二年太常議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諡曰成

此段刪按節原文

成公者李椅也大歷七年為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袞
泣聞在建中元年則華路藍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
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為興文之報而成公
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彥章始為表彰之都轉以族望
之裔而亟為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搜訪鄉里舊事曩有鈞游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
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
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宜詩云張君於禮樂

歸田瑣記

卷五

五

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須眉交蒼白被服
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
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
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櫬養賢須
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注云福州人
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
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詔
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
以答之後偶緝宋劉翌灑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

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漪宋香
陳紫丹成後潤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
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為閩
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
清韶溪欲引為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訂耳

陳謙

韓侂胄為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
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
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

歸田瑣記

卷六

六

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
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
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
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
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
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
必蒙與進至此耳胄然之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寧
人後舉進士此見白珽湛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為

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一詩年十六已得二千餘篇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遭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闕書

歸田瑣記

卷三

七

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讖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惠事並云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於忠惠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袞而已

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

宋明帝時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

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

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餽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

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

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

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徹無

隱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歸田瑣記

卷三

八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泰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不可涖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滅厥百姓謂

之滅獸吾邦酷吏實始如此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與未至前三日雞犬為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為黑風按此即南方之颶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秋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為颶謂即暴之轉聲則鑿矣

陳嶠

歸田瑣記

卷三

九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攷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強娶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咸有生羨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即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琅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調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

邦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為白馬三郎新唐書列傳潮字信臣審邦字次都其兄弟既不以信字為行且信之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為是 道光癸卯余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觀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為之碎裂且肩項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聚觀不知其故陳畏民先生 磨會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

歸田瑣記

卷三

非真恒河沙內無窮劫得賣頭顱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吾茶毗原不判禪孤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廣額屠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棒鼻孔於今摸着會豈真億萬化身多伎倆寧殊墨頂摩思議已教人着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宏治己酉福州傅用養 鼎求占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

爲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令鳳占解元
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
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候官林克
仁士元也 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師於榜前請人測字以
餘茶書一因字於桌土其人曰此爲國中一人之象君必
爲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
其人曰君此科必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
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
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斂

歸田瑣記 卷三

十

眉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移
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其姓名殆亦高鳳之流
亞矣

玉枕蘭亭

今人熟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
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公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
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
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
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率更洛陽二本

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
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軍作立
象而卷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即今福州本
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
字帶字流字有損蕭蕭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
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
之人亦異矣近聞爲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去又不知
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五經中式

歸田瑣記 卷三

十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
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
後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
舉人顏茂猷暹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
以其名另爲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
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
魁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

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者以順治丁酉鄉試山東法
若真爲首次則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及吾郡

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
該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鄭俠之父輩同五經出身又
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
即係閩人擅其長矣

督學屢易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中任內
聖誤被

召入都繼則范公思皇蒞任數日即丁艱去莊公培因亦
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其事其未經科

歸田瑣記 卷三

幸

試者尙餘福州福寧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瓊復來成之
汪以甲戌督閩學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學使者凡
丙子夏丁亥回籍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學使者凡
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而後科考者福州府
於己卯鄉試後有未鄉試而即歲考者福州府
十一月補科考有未鄉試而即歲考者福州府
即於庚辰有未鄉試而先錄遺者福州府
夏間歲試有未鄉試而先錄遺者福州府
於七月末通考令省遺才八月又有學政以午後入文廟
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江公牌示六月二十日
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即夜簪挂者文廟行香至期以夫人
染恙承命候醫逗留不敢出逾午黑雲四起諸生散者大
半汪公始出以爲不恭草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承期
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欲前往伺候遂於初
一夜初更傳新進即夜赴府簪挂胥斗持火炬沿門呼喚

率以各學人數參差不克成禮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塔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
味尙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烽雪與元霜滌暑仙丸
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聞於西禪寺侵曉分來南浦滿
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鞠脆行時屈余七十編
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編貽浦中親好僉
日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爲問者余雜考
各書應之日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歸田瑣記 卷三

幸

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詔
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
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
金史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通路
特設舖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
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
貢温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
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
今道先元年福建巡撫顏惺甫始奏罷之

皂莢樹石榴實

豕曙北處士警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述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結實之多少為登科之信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木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鼓樓刻漏

歸田瑣記

卷三

七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為周櫟園先生取去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寧二年程大卿師孟為郡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寧志又以為宋末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尚德寧德人精律呂璣衡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授徒巋然為後學師表蓋初者程而修者陳歟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奇傑為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

實贊殿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

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陞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蓋難

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眾官俱起實

展誥詳緩讀之復詳為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

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

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縉發策

以七十二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何功為問成祖臨

軒對試頃刻間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

實贊殿成三邊其軍由日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

載福建通志實傑構也

未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尚書胡濙以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備為買紙募印工力亦官給之即此可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閩里孔廟災邇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偽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勅巡按

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為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字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銑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遣侍讀汪佃行此皆麻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罕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備續修者採擇焉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秉盤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捧之為元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愜如

歸田瑣記

卷三

七

卷首第一篇為宋史本傳第二篇為真文忠公所撰行狀是矣而第三篇即次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為一省官書曾經進呈既錄通志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乃復姓詹此大關節集中不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為墓志敘復姓事甚悉急應錄於真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之疎蘇州郡學有紹熙元年同年酬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仁七律一首張體仁即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所錄數詩皆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有石刻

可徵轉未採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及范紫登四書體注此所當急為刪汰者捧之其應自知之矣按道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蘇撫者為安化陶雲汀蘇郡丞為遵義王香湖青蓮掌蘇州松江兩書院者為歙縣朱蘭坡贊善華陽卓海帆京兆秉恬里居者為吳棣華京卿廷琛皆以壬戌同年往來無間遂有吳中唱和集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為搜求故實知蘇郡學有宋紹熙間同年酬唱詩石刻囑香湖搗紙讀之按是事在紹熙元年首唱者為袁起巖號友和之者為張元善體

歸田瑣記

卷三

七

仁時袁以提刑為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庾蘇州即浙憲治所故為吳中同官且皆吾閩人餘以次和者為成仲隣號亮唐致遠子壽胡國敏元功王文欽藝均署胥堂趙景安彥陵中玉彥衛從簡彥真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晞稷承勛署桐川陳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濟淵署浦城考張體仁即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為體仁誌墓述及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輯詹元善遺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張之為一人其輯柘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

有章解其人解既與袁詹同年當為宋隆興元年未待問
榜進士此石刻又明著其為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
舉門前後並無章解之名即屬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
輯之勤而於詹元善章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
此近錢竹汀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
猷誤作文卿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
吳人則石刻中唐致遠子春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
同繫否臺何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覩耶今備錄石刻中
十二人詩以補宋詩紀事之缺而余年來蒐輯閩中宋詩
歸田瑣記 卷三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萊光祿慶琛致仕歸川小住浦城獨游武
夷歸為余述游事並問武夷山志以何部為佳余曰我只
聞得董天工一志尚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鶴仙
人名屬仁嘗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竊與張湛等禱雨龍
潭仙人適至竊等具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
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真酒龍潭波上兩

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
聖間禱雨於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為湛詩余編
山志初亦刪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而至黃髮束髻
面長賸色兩夾輔有卷鬚全身鶴羽問余曰聞子修山志
湛與我詩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
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聞鶴羽浙浙從空而去按此事說
夢荒唐未可執以為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
詩而如彙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
友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
離注栗也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注食石胡臘注也
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黃壁庵刺史文瑤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為連環竹
圈二枚大如杯口厚約二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為二須
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為一亦於衣底連之其年建
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
圈漸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
中之圈於灰中尋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為絹本畫一

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畫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盆懸畫於壁俯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童樵子皆能行動穢毫畢露壁庵館於虞宅會親見之壁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詢其邑人俱不能詳近壁庵亦已歸里惜臥病不能出無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見決其必無既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中有載外島意達里亞之羅瑪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島

歸田瑣記

卷三

三

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船數百艘臨其島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一大船成將下海牛馬駱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信若辛棄疾南燼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真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澆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降天神

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為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畜異志欲掘百井以為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石塔數處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影上亦有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屢晤蘇菴石皆忘卻一問之

小李將軍畫卷

浦城周儀軒運同

鳳雛

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

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會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人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目落照圖

亦宋祕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
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烟霞縹緲
鈎勒精嚴亦純是武衛家法斷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爲
惜不及數尺卽絀然而止知尙有後半幅爲人割移別作
一卷以售欺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谷吳
匏庵諸跋並屬僞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
北上小住浦城嘗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
收藏實自以此爲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
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芑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叙
歸田瑣記 卷三 肆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陳無軒寓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爲浦城
祖君莪在藏本蓋卽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

戊辰己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
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
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卽一
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 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
三希堂已爲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
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 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
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 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
共適共適作共食又不可解 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
云予請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
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
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霧際
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
豐三年爲庚申越二年爲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
二游而已

歸田瑣記 卷三

肆

歸田瑣記卷三終

歸田瑣記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黃忠端公

吾鄉黃石齋先生為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藹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為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冒不測也眾

歸田瑣記

卷四

七

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即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願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無過三爵眾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為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

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公之家世閥閱而阿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腹自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為犴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即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

歸田瑣記

卷四

五

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領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松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匿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歎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尚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 承疇 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

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

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

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

本朝二十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

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

為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為內院大學士次年即出

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為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

歸田瑣記 卷四

三

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

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者內大臣等議請

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遴疏稱日者

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

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澇歲

饑處處入告非

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

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

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

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朝之概亦可想見矣 又聞吾閩

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睦自

國初洪文襄公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

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人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

遂攸往咸宜而漳館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

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

概不往修賀毋亦於鄉誼有關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

有慫恿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眾以為然遂於次日

率同往謁閣人傳命曰既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

歸田瑣記 卷四

四

擺脫稍暇即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即有軍官來報日中堂

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

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

報日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衙衙距大街不遠

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

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

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敘話則見

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廚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

公數語寒暄畢即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

徐步而歸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蹤跡惟神座
前兩行絳燭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
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
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臥床中
皆安設元寶庫銀一个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夙所述
嗚呼公之幹畧即此可覘其概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
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當耿逆構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

歸田瑣記

卷四

五

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夢雷因此與公有隙其絕交書
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
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
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
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
錯某自經鄭寇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寇披猖時欲招
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
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
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

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即與見面矣友曰招之
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
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為殿下臣必為座上客牽之而見
則為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
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

朝之詞臣也倘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為賢未有賢而失
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為用
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
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

歸田瑣記

卷四

六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

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
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
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為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撫摩而
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
與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

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局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翼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

歸田瑣記

卷四

七

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視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既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即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即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

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我圃觀察和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爲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唯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內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割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

歸田瑣記

卷四

八

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

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爲賽神會綠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繩某執繩索部署既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台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

道士時公家族眾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
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
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陳省齋

吾鄉相傳

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
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

歸田瑣記

卷四

十

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
多京師斷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
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
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
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
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
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為典籍之大

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
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
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
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跡弛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蕭登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
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變與原任邵武
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身殉妻妾媳婢同時死
節查張瑞午等俱經予恤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入

歸田瑣記

卷四

十

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
坊入祠致祭其婢會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
從之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良齋雜說云侯官蕭震以
順治壬辰進士為大名府司理權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
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
蕭弗從遂汚偽命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
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
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
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屋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恩

乃不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句
男言蕭蠶庵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嶺耿藩使人遺以
錦步幃廣可數畝蕭故豪侈得幃即大徵菊部流連數日
逆謀成遂被禽其後死以纒首在烏石山之鄰霄臺先是
蕭有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
人更詩酒二字爲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說殊矣謝古梅
閣學小蘭陔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蠶庵先生四律
亦頗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
爲斯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鵝鷺存遺草南土

歸田瑣記

卷四

七

鯨鯢畧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峯風木助悲鳴碑傳百
字擅才雄幕府當年紀厥功原注公與當事復道山古
跡第崖勒銘紀年月須功德
文不滿百字名百字
碑在鄰霄臺之右 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出樊籠
荒臺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原注臺成日公榜聯
曰但願桑麻成樂土
不妨詩酒 惆悵功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
骨已陳曾聞父老說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原注時道山
就廢公與會
城紳士議典復致書督撫言論俊傑士論狀之 修史猶難贖此身一劍可能酬國
士九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
亭餘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

劉名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
巫陽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尙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謝古梅先生 道承 書學 褚河南

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先生爲巨擘俗傳其與狐女俱酬
所謂婿蘭仙子者其真僞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爲
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

諭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
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尙非繁
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邵基升任之後亦曾
行之謝道承者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
可謂信而有徵矣

歸田瑣記

卷四

七

蔡文恭公

漳州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即以聖
賢之學自奮文勤爲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
尋安溪軌範我
朝二百年來閩人與爰立者惟安溪與公兩人而公相業
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

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
皇子孫曾輩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
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
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
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為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
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
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
滋事者闈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捕人者為公族舉
擁至蔡氏宗祠中局門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
歸田瑣記 卷四 幸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寧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
府屬秀才孟詞文為幕客校閱者置劣等師覆閱之大加
驚異擢冠其軍翼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
客已於前夜襪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蹟所

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
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

彤廷對殿五色雲綬蓬瀛高步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
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閩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
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蓋紀實也亦可知老
夫之傾倒於足下矣

陛請如准可罄積悰諸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
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補

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為人溫而介才高而
歸田瑣記 卷四 幸

苦學嘗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伯厚玉海刪益之為
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笋有駢體文數十首沒後為
金蘭畦尚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存詩二十餘篇耳文
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孟詞不幸短命死矣
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肩背尚逐隊會試妄
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文如孟詞學如孟詞
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倘有僥倖成進士者豈不媿耶
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較之蔡廷舉林澍蕃而更可悲憾十
倍者也目中所覩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雲臺之

福慧雙齊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無能為役何叨忝耶
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者看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
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吾
於斯人亦云然果昌谷為修文之長宋玉為朱衣之職尙
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字為重猶之雲霞花
草而已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阿阿子姪孫均此此心有
感故不他及詩云不朽文誰屬長吁天祝子玉樓真促李
丹篆莫與徐華暫芬優鉢材偏恥壽榜空羣標駁骨伯樂
痛何如憶昔乘槎日抽桐出爨焦九旬親拂拭一響震空

歸田瑣記

卷四

幸

參 辛丑校士至汀搜落卷得生作大賞之置第一視爾真
一癸卯招至院中指授三月遂舉鄉試第一
角逢人說鳳條鐘期猶未死山海向誰招心是幽蘭素人
如大玉清五車便炙輶三篋富遺簾潤色吾東里研摩奏
兩京生為余州十全頌進呈特荷 褒賚眼中真國士一第尙虛名生未及
而友于憐弱弟鄭重托遺編魂返幾千里生離倏五年昔
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求士呼空首薦賢慧易題
三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亦傷神玉局來因舊
雲旂去路新滄茫司命意老淚落斯人紀文達師亦有哭
孟詞被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卻隔蓬山一萬重記得為

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為君作曉聯有和璧
雕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第二首云魂遶棠梨
一樹花九泉應悔讀南華誰知入眼黃金屑緣我曾遊賣
榭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爭之反激成其事第
三首云秋墳鬼唱真凄涼埋骨青山朽不妨一代言章韓
吏部哀詞原曰弔歐陽自注謂石君詩也阮雲臺師哭孟
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峻朗博聞元覽穎秀邁倫所
為文沈博絕麗有相如子雲之目一時文人鮮與抗者既
乃甫申進士未及

歸田瑣記

卷四

幸

廷試而卒宜石君師劬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
交最深今摹其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悲慕之
意元識孟詞為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難玉山頽後玉
樓寒愛才欲望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
張文蔚奏名儒不第方干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
年如黃仲則張孟詞等擬乞吾師詩於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策字瓊河又字蘇年閩縣人與先大夫為

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古心自鞭家貧不能
就外傳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委稟岸異髫齡老
成博綜羣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為故太
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既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為歙
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

南巡盛典趨赴杭州

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為故相
和珅獨於

御座下腳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

歸田瑣記

卷四

七

於色乃約閩士林樾亭王蘭江等六七人以長揖退和珅
衙之遂束閣卷不閱時江浙士皆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
不以爲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
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真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
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

本朝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
家珍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軍門條上十二議為福文襄
節相所採用及紅旗既報徐兩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
條上八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

足頽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爲事
主講菴峯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
陽李石渠三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余以
子壻爲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爲主謂志
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謂古聖賢之學大
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即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
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存於後
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嗚呼先生之持論如
此故雖窮年兀兀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

歸田瑣記

卷四

七

定自題爲西霞發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爲輯西霞文鈔上
下卷村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
文鈔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
林文苑傳近人如林鈍材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廁
名其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爲論列以爲摭逸搜沈之助
或曰編修爲孝廉時曾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
名而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
濟物之功而戒其母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
不釋果爾則編修亦編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洪武陳謹嘉靖
 丑侯官翁正春萬曆懷安龔用卿嘉靖長樂馬鐸永樂李
 騏永樂莆田林環永樂柯潛景泰永春莊際昌萬曆長泰
 林震宣德建寧丁顯洪武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洪武林
 誌永樂長樂陳全永樂連江趙恢宣德晉江黃鳳翔隆慶
 李廷機萬曆楊道賓萬曆史繼偕萬曆莊奇顯萬曆南靖
 李貞永樂建安龔綺宣德寧化張顯宗洪武探花十人閩
 縣陳景著永樂莆田黃陽永樂林文宣德李仁傑成化
 歸田瑣記 卷四 九

大賓正德晉江張瑞圖萬曆龍溪謝健宣德林鈺萬曆漳
 浦林士章嘉靖邵武吳言信洪武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
 張瑞圖林鈺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官亦多天死而陳郊陳
 謹龔綺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餘年未有狀元而屢
 得榜眼鄧允庭先生元授編修即卒吳劍虹先生文散館
 改部轉御史遽引疾歸林青圃先生春稍陞至通政司副
 使亦鑄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晉則且以科場事病死獄
 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
 鴻荃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為林勿村

歸田瑣記 卷四

鴻年 榜眼為何杰夫冠英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歟
 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與化府一家柯英中
 宏治己未科英子維熊中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
 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歷癸未科
 茂竹子和中萬歷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
 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楫
 中宏治己未科庭楫中嘉靖乙未科廷楫子炫中正德甲
 戌科庭楫子煉中嘉靖丁未科煙中嘉靖壬戌科

歸田瑣記 卷四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
 五家洪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林文
 秩林文積成化壬辰林泮林澹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
 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
 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
 宏治癸丑黃銘黃鏐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歷庚辰
 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
 榜無聞焉

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葵乙丑葉申萬己巳葉申蕪及廖
鴻藻鴻荃皆福州人惟廖為同榜云

少年科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中永樂甲
午科林文結年十三中永樂辛未科興化戴大賓年十三
中宏治辛酉科鄭一鵬年十五中正德癸酉科鄭雲鵬年
十五中嘉靖丙戌科泉州傅檄年十六中正德丁卯科梁
懷仁年十六中嘉靖乙酉科李春芳年十六中嘉靖庚午
科王三接年十六中嘉靖癸卯科黃日膺年十五中萬曆

歸田瑣記

卷四

三

丁酉科楊元錫年十五中崇禎癸酉科漳州陳睢年十六
中永樂甲午科呂吳年十五中嘉靖丙午科其十六歲以
上者則指不勝屈矣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大中祥符八
年連江黃鼈以六歲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倫
以四歲應童子舉賜出身更為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洪武癸酉科及子
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應
天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

甲子科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巍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
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
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傳臚戴大賓以鄉試第
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
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為

歸田瑣記

卷四

三

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為寧化張顯宗探花為邵武吳言
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為莆田林環榜眼為長樂陳全壬辰
科狀元為長樂馬鐸榜眼為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為南
靖李貞探花為閩縣林景著萬曆壬辰科狀元為侯官翁
正春榜眼為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為長泰
林震榜眼為建安龔錡探花為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
萃吾閩洵為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
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爲閩縣陳郊永
樂壬辰爲閩縣林誌乙未爲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爲福清
林春乙未爲侯官許毅己未爲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
樂辛丑爲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爲南安傅夏器
萬歷癸未爲晉江李廷機辛丑爲同安許獬己未爲晉江
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爲大田田一雋
本朝則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
鐵山龍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
其名者率以爲吾閩

歸田瑣記

卷四

幸

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宰相尙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入而泉州卽有十人建安
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
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
蔣德璟林願楫陳洪謚劉麟長皆晉江人林鈺同安人皆
泉屬也

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恭公二人
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尙書者多至二十一人而閩縣林

文安公家則有三代五尙書之盛瀚謚文安廷機廷機俱
瀚子煉輝俱廷機子
本朝直至嘉慶壬申浦城祖舫齋先生始晉大司寇未踰
年卽以病去位近則陳望波先生爲大司寇廖鈺夫爲大
司空或後此源源而來歟

歸田瑣記

卷四

幸

項記卷四終

歸田瑣記卷五

福州梁章鉅撰

龍拜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為布
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撥腳選十餘歲健
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為定康熙初用此
收龍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龍拜為何人
曰
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龍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

歸田瑣記

卷五

列聖猶曲加珍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

諭曰朕恭閱

實錄見龍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為輔政大臣並

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龍拜受事以後即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

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

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
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
係龍拜姻姪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讎因蘇克薩哈籍隸
正白旗龍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
別園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巡
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期明奏請停止圈換龍
拜即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逮治
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為屠親王私黨令部臣

歸田瑣記

卷五

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即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

四大罪應予磔死

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龍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

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

有竊龍拜馬者即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特長

皇祖以龍拜黨權不法怙惡弗俊用人行政專恣妄為文
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

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特降

諭旨嚴拿勘審並親加鞠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

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

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薙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

替是薙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為

國宜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

歸田瑣記

卷五

三

况以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

縱恣乃薙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執法邀結黨

羽殘害大臣罪贖多端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于鞏究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

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事

皇祖不即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

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薙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尚可

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薙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

法款贖如

實錄所載曩曩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

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薙拜一家之僥倖所

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

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薙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

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即行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

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 謹按康熙之元

上甫八齡薙拜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

上早洞悉其好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為戲薙

歸田瑣記

卷五

四

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

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無所顧忌一日入內忽為習布

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薙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敵重

灼之權奸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

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舊聞吾閩趙二令太史 晉 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

督鳴禮朋比為奸又蘇撫張清恪公 伯行 因此事與鳴禮

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筆記

之云噶禮由庶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

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敘功升

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會以霍州

牧李紹祖保題洛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勿匿不以奏吏議

革噶禮職奉

旨留任御史劉若龜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

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為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婪

下噶禮回奏得辯釋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

歸田瑣記

卷五

五

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

聞且列欵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

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已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指修祠宇用

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達婪贓分

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

一因詞訟索賂汾介休富戶九時鼎梁涓銀兩一納知縣

杜連登賄賂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

匿平定州憲傷不報請究賍治罪又下噶禮回奏亦以無

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左侍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

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恩恭按察使焦映漢督

糧道賈朴知府陳鵬年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積忤

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

蕃亦檢舉知縣王曰俞方名一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

口不通文理

上命尚書張 勳副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

上復命張鵬 勳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

行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 勳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尚書穆和倫前

歸田瑣記

卷五

六

往覆獻仍如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

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之諭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

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

方必受其股削一半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

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一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

無干礙又會參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

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於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

初次道官往審為鳴禮之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參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

上命張伯行留任鳴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鳴禮之母叩

關稱鳴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鳴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為己子縱令糾眾毀屋鳴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

歸田瑣記 卷五

實擬將鳴禮凌遲處死妻誦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入官得

旨鳴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

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

憲廟恩遇極隆

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舅舅
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為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尚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

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抄

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

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歸田瑣記 卷五

八

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御前乃詭稱會帶七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

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一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

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

壇廟泉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縣關隴原係奸

官欺罔之罪四

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
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
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
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徇庇傅
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姦黨之罪三比暱伊門下行
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
泡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為祖護其奏姦黨
之罪五徇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
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終選不法之罪一縱容

歸田瑣記

卷五

九

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
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
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
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
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為姓
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
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
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
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

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
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銀
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貓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
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
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
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
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
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
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

歸田瑣記

卷五

十

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陸科多應斬立
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邀
寬典我
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陸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尙
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
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為四川巡撫西藏
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

將軍西藏平入

觀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與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

觀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敘功次于富給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被羹堯劾入京得

召見因陳羹堯貪殘諸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歸田瑣記

恒可大用期恒入

親以奏封荒謬革職時劾羹堯者紛起

諭曰年羹堯會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又青海蒙古饑饉匱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恃已功故為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憤豈可仍居總督之任命其尙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劾羹堯私佔鹽窩擅用正課西安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治鹽梟率兵夜圍郃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

行至儀徵逗留不前回奏又多校飾部臣請速問又合詞奏羹堯罪狀屢請正典刑並議盡革世職得

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請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羹堯來京嚴鞠議政

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堯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奏繳

殊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戲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狂悖

不行劾奏一家藏銀子甲二十八箭銀四千又私貯鉛子

主

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郃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

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

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寧効力者實止六

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

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
看武官用絲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

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袂衣服燕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鞵

一官員餽送日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

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

一令蒙古北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

等名一進京沿途填道壘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墻壁

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屬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

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

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卷五

三

恩詔到陝道不宜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

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

女為妾一以待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鏡一大將軍印不肯

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

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

結邪黨沈竹戴鐔等懷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

甘撫石文焯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

朝乾其事擅之罪六一建築邵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

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即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

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清苑

令陸象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

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督

撫諾祇欲令遲誤致罪一向書紳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

等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奏變

州知府程如綵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為巡

而

撫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

殘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焉猪頭至

死一鎖葉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煥等七員急欲出缺與

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

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

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

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贖銀兩

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鬻茶一

私佔咸寧等鹽膏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濛賄不據實劾劾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執銀四千兩一受叅革知府樂廷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馬已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尙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己一冒銷西寧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

歸田瑣記

卷五

五

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慶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赴西寧冒銷運費入己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塔兒寺珊瑚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

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

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極邊其父遇齡兄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

諭羹堯曰歷觀史書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僞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爲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爲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於四月備兵又命於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

歸田瑣記

卷五

六

機又如爾令阿刺納之兵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刺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寧安乎又私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兒戲藉快私忿尙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于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邊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尙未令入于廷獄即就

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苟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劉文正公甫任總憲即疏劾訥親職掌太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為吏部尚書軍機大臣

歸田瑣記

卷五

七

上行走奉

命查閱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存陞揆席

恩遇之厚申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

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債事恭讀乾隆十三年

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

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

之念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

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裔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

請身往視師彼時傳恒即會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

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傳恒亦不可居訥

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

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

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為己功即不

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

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

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

乃請建礮與賊共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

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眾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

歸田瑣記

卷五

六

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

軍士夤夜向礮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

前進而逆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

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

復相顧觀此情形是眾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

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重務債事至此

尙何事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

概不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

者即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

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卽置軍務于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畧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爲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于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爲嗣續計向來

歸田瑣記

卷五

九

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恒必自請督師朕亦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礪林立攻取維艱卽傅恒亦未必速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卽能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卽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爲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卽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爲誤也今諸王大臣合辭

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于法本無可追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

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于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爲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奏卽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爲節過之地將末卽或無功而歸亦尙藉張廣泗爲之代任其責居心若

歸田瑣記

卷五

十

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爲乎况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卽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又

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

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架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况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

歸田瑣記

卷五

圭

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應關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為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

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撫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輒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厚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

歸田瑣記

卷五

圭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慮我膽天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葸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冒險登陴流矢貫膺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不以為苦為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過輒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得安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此言尤為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切同仇皆衆人所共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為受此

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爲此浮言搖惑衆心俾衆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爲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暑爲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爲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

命尙書舒赫德逃謁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恒等一面訊

明一面即將伊祖遏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

士卒共見之

歸田瑣記

卷五

胡中藻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欵者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錢謙益之有才無行爲朝廷所深惡痛絕之人至今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明諭中猶稱止欲斥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甯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甯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甯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甯以其語

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夏以抹刪諭旨作奸犯科諸欵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

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料百餘年後尙有喪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

杯詹事科等面奉

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溥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

歸田瑣記

卷五

肅

目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背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白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胎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譏張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鴉吠之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某牘

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
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
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
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
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
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
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
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
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益背誰知生色屬秦人此

歸田瑣記 卷五

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
斗中間不能一黍闕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
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
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雨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
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
停及武皇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
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諉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
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
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

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費莫加單辭出尙
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
天地人為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
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
岳諸侯瀆一百年來賴首同蓋謂岳瀆蒙羞賴首無奈而
已諷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水雨亦字悖慢已極又
曰不為遊觀縱盜驪入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泐彼因時邁蓋暗用
昭王南征故事謂朕石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

歸田瑣記 卷五

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
曰那是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
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觀耶至如
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
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
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
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節終然一
切禮儀並無于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佳

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于父上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游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纏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敘又曰強官

歸田瑣記

卷五

七

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賦饒食狼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

交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爲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化雜無良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之間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

歸田瑣記

卷五

七

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器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庭侍從會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滿州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也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

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珅

和珅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尙未登

朝無由悉其罪狀後二十年人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概與外間所傳頗無歧異此

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觀列之以爲負國營私者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

純廟升遐和珅方爲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卽有御史廣與疏發其罪初八日奉

歸田瑣記

卷五

表

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撫議罪直隸總督胡季堂

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列其冀州城外墳塋

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

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

外設堆撥土人稱曰和陵牆西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

定制親王墳塋圍牆不得過百丈和珅倍之藉其家更多

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

睿廟冊立爲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爲擁戴

功大罪一

圓明園騎馬直入左門過

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

神武門坐椅轎直進

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爲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

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

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

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

罪七管理吏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

議一字大罪八西寧報循貴賊番聚眾搶劫殺傷將原摺

歸田瑣記

卷五

辛

駁回隱匿不遞大罪九

國服曾有

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

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凌阿以

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

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

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大罪十二私蓋楠木房屋僭侈

踰制其多寶閣榻設仿照寧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

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

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

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九大大罪十五真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

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為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

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

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

罪十八通剽地方當舖錢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

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珍珠及珍珠手串

大罪二十其宅中大監呼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

歸田瑣記

卷五

三

萬且為其弟劉寶梧捐納直隸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

寶杞州同銜則和珅之平日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悉

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

如胡議

上以時當諒闇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

者籍沒後續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

無人時私自懸挂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窺

其心又不僅封殖貪贖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

內珠玉等項什物帳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大監羅

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也

籍和珅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入

座內監呼什圖即內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

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為口糧籽種又

分和珅之弟半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傳股半為慶親

王府時向為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營

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呈出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

缸五十有四銅路燈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

物而和珅有之且銅路燈較

歸田瑣記

卷五

三

大內所陳尤為精緻今分設於

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歸田瑣記卷五終

歸田瑣記卷六

福州梁章鉅撰

文人壽遇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為期亦有過七十而尚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即須致仕者即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則存乎其人之稟賦又豈可測之以常情乎

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中戊午省試六十

歸田瑣記

卷六

十一

七歲中己未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五歲還朝直

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為戊辰會試總裁七十七

歲患噎疾奉

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七十九歲迎

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

聖母萬壽蒙

撰賜歸愚詩序入十五歲再迎

駕加禮部尚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

駕常州

賜詩有二老浙江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終諡文懿以一介書生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為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大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奪諡古人常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况以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為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即有之每出見則

歸田瑣記

卷六

十二

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具逕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之諱也又言公為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即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或謂火光女子即蟒精也

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
麵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會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蒸茶
一壺耳晏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
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
則飯事畢矣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
食鴨自言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
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
棠爲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閣雜記云
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裝
一次可自家至

歸田瑣記

卷六

三

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爲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
公曰毋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
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
封豕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
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奉
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

或貓卽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爲公前身矣

朱文正師

朱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父皆受業焉
余入都以門下晚學生禮晉謁公領之及己未公主會試
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爲師欲改稱而公未
之許迨壬戌

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擢余卷爲第一後以他故抑置第二
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語也
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例可抗顏爲師况受知如

歸田瑣記

卷六

四

足下者乎以後可不必再執小門生之禮太老師尊而不
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誼不一而足前
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舊耳時公
年已踰七十見客恒閉目隱几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
方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多不睜目語雜諧謔有東方曼
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廷見左右兩人護法一是
仲夫子一乃蔣子藉也時蔣方在

朝爲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甲子

上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皆卽席爲詩公奏是日諸翰林

皆蒙

賜酒觀戲恣心分不能立就

上尤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為詩諸君能不備
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為昌黎韓公公以為代韓
公者為吳殿撰為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
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夕有門士至家與公
談成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尙無一
文也有傾鬪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爺某爺所送
若干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

歸田瑣記

卷六

五

流水耶自以前身為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
請此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若奏請
加封號行九拜禮喜為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為其婦
某某為其妾某某為其子前世有緣故恒結今世緣也卒
之日臥處一布被布禱而已

上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
世不羨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 青島之術有不可
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銀有江西一士善地
理而道不行迤邐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入扃戶即為朱

翁視焉若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
意中相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
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尙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干文買
蘆溝橋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為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
移殯來樹下即穴也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
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入
閻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
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
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視職

歸田瑣記

卷六

六

賈茂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
近公之曾孫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將土山毀去乃舉於
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有不識而無不知有
蒙古松中堂筠多欲從余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
騎箕時余已外宦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但
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由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
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為尙書十

四年休十五年薨諡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會筆之書
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脩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

安於

乾清宮繼乃擇日奉移於

觀德殿是日出

東華門進

景山東門

上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甬道

歸田瑣記

卷六

七

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千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

上步行甬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

跪伏者亦搶地大哭衆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驍

騎校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

至尊當哀痛迫切之際竟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

日魚水之契有異尋常何克臻此翼日即有副都御史之

命而公仍得左右贊勸矣 公出爲伊犁將軍時未曾挈

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以爲迎取夫人路費適後

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即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

少宰熙昌竭力拚擋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公

亦不擇日即命入署僚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

舊有別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扇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

錢十千婢媪備值俱取給焉院內正屋三楹中爲堂夫人

居堂東西爲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

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扇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

必起櫛沐以待之公之禮佛不閒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

閒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傷每日黎明即起疇面

畢即駕驟車傳食於同城寅好署中亦無閒寒暑那釋堂

歸田瑣記

卷六

木

師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閻羅相

約或再爲男人或轉爲女身或墮落畜類惟命之從但不

願作策大人驟及松將軍夫人耳 公由伊犁將軍除吏

部尙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

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州連街至圓明園其家人

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

直廬之門司閤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爲具摺葉老爺首尸

部郎中葉雲素繼斐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重公之爲人

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即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

入

見即呈講大學首章以為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
出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
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
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娼娘耳公
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 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
莊敬日強之功惟自邊臣內擢後頭每潑潑動鎮日不已
何人

對亦然余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畫稿值酷暑公以燒酒

歸田瑣記

卷六

九

及西瓜餉余時余方編輯軍機題名並從公詢樞垣故實
語頗叨絮公因令解衣縱談因乘間問公頭動之故公慨
然曰此非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人未免殺
戮過重至今耿耿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
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雜漢心極慈祥自是活佛度
世節餞所莅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
辟正公鎮邊作川不知者或以殺降為公咎豈知公者哉
公奉差往江南查辦事件得
旨引對後即欲學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

員部署不及顧公稍緩時日公許以晡時出城時方已刻
乃柱途至韓桂舫先生家小住先生尚在刑部署未退公
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
外喧嚷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閩人爭價也公立取擔人如
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交付訖而以雞鴨閩人
曰為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
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刊踰日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
同行焉 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袁江時費筠浦督部

因防汎駐河上某館公於行館午飯坐皆大戶飲燈

歸田瑣記

卷六

九

時公欲易純酒費從之公謂費曰兩人飲畢竟寂寞此地
寮屬尚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即有之亦不過數十杯即類
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無已惟有河嶺中軍某
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以陪中堂公曰副將
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較官職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與
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一杯復一杯不敢留滑
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辭歸舟且曰黎明如順風當即解
纜不復來告辭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曉費遣官探之則回
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衣睡矣無何而費詣公

舟謝步並遊公重至行館曰既風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
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昨某副將飲得甚閒雅
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某副將昨夜回署即不
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大驚艸艸飯畢即回舟
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 公喜爲學集書
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爲之間以贈人或人以
紙求書者無弗應樞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
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鎮鬼蓋亦不盡然也聞在江南
督署有中軍某副將者驅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

歸田瑣記

卷六

十一

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尙有餘墨因順勢向某
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
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公之盛德被入也如此

讀書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
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爲迂濶且以爲宋人
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爲憂則講學豈足爲世
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
本殊堪隱憂憶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

士大夫尙講究讀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
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
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爲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談已
久無怪乎風俗之日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癸卯夏間
蘇麓石廷尉廷玉由蘇州回闕過浦余留在北東園中談
燕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
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入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
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溫公過鳴
條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

歸田瑣記

卷六

十一

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即取
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片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
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
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今日不但無此人亦並無此事
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
句云晝爾十茅竹爾索綯附記於此以廣異聞

讀書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誦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編

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而事之意余不謂然也憶余少時與澤卿兄同塾讀先叔父太常公每課澤卿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公卻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則徒勞而罔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尙苦儀禮難讀況後生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為制義偶以俎豆之事命題時余方閱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分比臚列彙然大為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郡伯觀風題為端章甫時余方

歸田瑣記

卷六

三

閱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義於端章甫制度頗有會心閱觀風卷者為蕭山王南陔先生紹蘭以余卷獨能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禮節本四卷調稍簡易可備授徒之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大經則以為中多疎舛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諸孫中果有能讀儀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閱歷者正告之竊自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日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若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始尸下有景

歸田瑣記

卷六

四

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間改為塵角解已奉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書南史皆以為王羲之書乃尙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榻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玉溪清話亦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次韻成文所說不同宋史李至傳亦言是鍾繇破碑而盛百二袖堂筆談云石

軍所書即鍾千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
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
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典
嗣所欠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爲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
作律召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爲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
誤呂字乃誤也宋吳坻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
明寺自七下至八十歲寫真艸千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但
作律召調陽者皆是按閣餘與律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
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呂矣

歸田瑣記

卷六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
外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
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謹
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學士
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郭中亦載之大抵取筆畫稀少
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
爲一句孔爲一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已化三千七十士
爾爲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爲一

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
可知禮也爲一句作猶爲仁與禮相爲用七十子善爲仁
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滬濱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倭夷適朱蘭坡同年
霽青太守安濤先後來訪皆昔年宜南詩社舊侶蘭坡別
不過七年霽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
急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
賦詩乃不數日卽爲搏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

歸田瑣記

卷六

未

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觀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爲也今夏
養痾浦城忽承霽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
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真有益齋文編中有滬濱行館
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適有同心爲
之狂喜遂承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
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濱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稽
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蓋舊有喜時長樂梁公方
開府吳中籌邊海上爲東道主續南皮游折簡而材官馳
張筵而衛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

邈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聽晚吹於營門方愁
送客點風燈於牙帳倘許收歡滬瀆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戎心狡啟蒿目多艱前此種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
塞口商民交病怨讟繁興公則秉和以輯眾心主靜以孚
眾志斟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牙牙而公有餘人
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素身世判其閒忙又安
望羽書填委之餘尋文燕從容之好如此集者故席既罷
公顧謂鄙人良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
美羅喉爭砍陳於風雲之表遲慙司馬勉磨鈍於砥礪之

歸田瑣記

卷六

七

旁制限七言人各四首新中公譙讓彼七子之多漢上題
襟卽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雨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歸田暇輒類次前後所爲雜文自知
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
不忍棄之如遺姑撫拾叢殘就正於高雨農中翰雨農遠
爲之序且有溢美之辭噫余文不足存而雨農之序則甚
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見輩
或編梓余文則雨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韓子論文

曰慎其實夫其調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
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
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
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真追而默契之肖其
體格焉又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
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
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
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卽不以文自名其爲
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

歸田瑣記

卷六

六

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
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攬
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
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爲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
下以入歐陽子以爲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
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蔭林先生起
家詞臣至今職勳勞內外爲

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久風行海內既成政歸哀其
文若干卷爲退庵文存屬樹然論之曰某平生精力半耗

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對
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
未見其能工也己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攬橫
貫者有坐而言己起而行者嘆曰茲豈非實進而光燦者
邪三者得一己足自名况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
生之深於文也謙述所見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
按兩農此序作於道光甲午次年余即奉
召復出迄茲十年中間人事牽率又添作雜文數十篇而
心計愈粗故步愈失兩農久已物故此後誰復相知定吾

歸田瑣記 卷六 九

文者乎擲筆爲之撫然
已刻未刻書目

余若齡即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檢陶九
成說邪中所錄各小種刺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
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
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
之意者聽其所爲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復稍稍爲
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歲
或出窮愁之餘今吾子似向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識之

不敢忘既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又京
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即外宦後業續餘閒別無聲色
之好亦惟甄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歲月既積卷帙遂多
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
常公諫年師之訓言不覺爽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
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己刻問
世者有尙未能付梓者自憐享帶之愚難免覆瓿之謂姑
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俾無失散云爾

歸田瑣記 卷六 九

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 自序 未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 自序 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 祝芳齋師序 未刻

倉頡篇校證三卷 就孫淵如觀察原本而校補之 未刻

稱謂拾遺十卷 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 劉金門侍郎序 湯敦甫閩老序 刻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 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 未刻

南省公餘錄八卷 謝蕪泉侍御序附盧文肅師戴全溪
尙書顏煜甫制府孔奎溪方伯庭相
林都統達玉圃郎中各題詞 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 朱詒齋尚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六卷 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 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阮雲臺師序 朱蘭坡侍講序 自序 已刻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 未刻

制藝叢話二十四卷 朱蘭坡侍講序 楊芸士明經序 未刻

試律叢話十卷 吳棟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 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 自序 已刻

歸田瑣記 卷六

巧對錄四卷 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 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 祖航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 陳恭甫編修序 皆錄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 皆錄宋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 麟錄廣西通省古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 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 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 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 自序 已刻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 翁尊溪師序 附詩 稱堂閣老劉全 門侍郎陳望波尚書曾履谷中丞

葉鈞澤方伯吳巢松侍講陳恭甫編修吳棟華廉訪 郭頌伽董晉卿楊芸士三明經題詞 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 自序 已刻

退庵隨筆二十四卷 楊致甫閣老序 賀耦庚制府序 已刻

閩文復古編六卷 未刻

閩文典制鈔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亭志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 張蘭渚中丞序 林少穆尚書序 楊芸士明經序 已刻

歸田瑣記 卷木

梁祠輯畧二卷 朱蘭坡侍講序 為吳中新建梁伯 高士嗣作 自序 已刻

江漢贈言二卷 黎湛溪河帥序 王槐午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陰圖詠三卷 朱蘭坡侍講序 自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 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 皆錄吳中同 年唱和之作 已刻

葑江別話四卷 皆錄壬辰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 陳芝楫中丞序 道光乙未奉 召 時所解 已刻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滿甲人和者寥寥每藉口於韻脚之難 其實余成此詩時即已為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

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即疊前韻答之既

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

轉自如並不覺為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諗

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尚復與不淺耳

楊竹圃親家次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俚

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

之交君始此事先資政公主講其家余

在嘉慶二年變滅雲烟憑海上迨迨日月自壺中偶因

陶寫詩無債為遣半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兩

個信天翁 歸田何事不真歸雙塔三山夢裏違關關

歸田瑣記 卷六

堪參丹服嘆夷要住庭階且自看萊衣秉情君欲凌滄海

時君將就養哲嗣安豐場浦城新居在

官之任地在鹽城海濱 小築吾欣倚翠微粵山之麓

但願故人長健在桑榆異地共晴暉 尙憶邗江一櫂移

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懷惜萬朵名花春事遲小

合苦岑增感愴謂謝無端萍水又分離時海氛甚惡揚人

與君相約靜鎮不動 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

朋好來年聚話難知君一例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

來誇新宅之美 行水無功

國典寬廖錕大 舊帥仍懷忠悃赤蘇龍石 逐臣深望

詔書丹林少穆 春明伴侶晨星似何日團圓續古歡

前韻寄祝竹圃親家七十壽云同是乘時遇順鴻回頭人

海各匆匆自耽儒素非寒乞為念時艱豈熱中澤在雲司

應有報風清榆塞不言功公由刑部郎出

盛時進退原容易林下新添搜錄翁 連城新道孰當歸

到處安家願不違公本籍連城遷居福州新 籌筆深心消

黑劫影纓異數稱斑衣公以武闕軍功 賞戴花翎

戒養難留東廣微公甫首魁秩 為感

九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戀慈暉 側聞仙侶晚舟移無恙

歸田瑣記 卷六

歸帆穩更宜初以避海氛移家 詩興多緣朋舊起手談不

厭夜眠遲偶鑽故紙仍游戲暫寧安定書院 為劫新矧

別離結嗣四人皆 安得腰纏再騎鶴稱觴一醉尉相思

再游從政外出 安得腰纏再騎鶴稱觴一醉尉相思

公將就養安豐遂不果 七十年華古所難神交何必索

居歎介眉酒值春筵巧放服添壽海屋寬公誕辰當正月

話舊尙能霏玉屑延齡端不藉金丹松蘿竹柏齊珍重記

取新開八麥歡古人以七十一歲為開八

和卓爾老純 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

即次韻湯敦甫閣老同年游龍杖詩甫脫稿寄去不旬日
文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真除揆席紀

恩詩復連宵於枕上成之自笑甫說戒詩旋即破戒道力

之不堅定可知或笑余開年但和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

亦無以自解也明知此後不復編詩付梓而又不忍聽其

過若飄風姑付錄之於此記得嘉慶壬戌傳臚後恭讀

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

四十年前早兆於

天語之中宜其為名榜中第一人也詩云有喜聯翩近

歸田瑣記

卷六

素

聖願更欣新詔及春頌

九重早日資霖雨嘉慶壬戌傳臚日聖製百廿餘年重

雪山蜀中自迷亭相公以雍正元年授表見真符

天語識承平但望日思艱雲龍追逐當時志媿我衰齡獨

閉關仰鏡傾風九品銓公久掌銓衡即酬庸合被

主恩偏杜房已久參丹地近年參知政事瓌頰由來共木

天謂哲嗣鶴盛可彈冠憐我老何須擗管恍人先元唱於

捧讀始寄聲三百霓裳侶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聯臚話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為紙貴近聞粵西湘

南兩省皆有翻刻本後至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

師為憇憇余充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既歸閩僑居

浦城彙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話而乞

者愈多矣尙有同人續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

置之又復可惜因附入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

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應松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蓉塘紀

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為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

歸田瑣記

卷六

素

副使鶴政尙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眾議紛然指

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

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

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

遂投効歸恐招怨也 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圃翁嘗擬一

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

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卻有至理 又

王笠舫瓊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略七十對聯云

白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

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我

朝乾隆年間恭逢

高宗純皇帝壽登七十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

此後普天臣子斷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

尚有冒賢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 程南樵樵餘詩

話云汪瑟庵先生為安徽學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

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存片念偏私

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

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事廣文送

歸田瑣記

卷六

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是科為沈小湖學使

概謝絕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

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著一

條老命撞死鍾山後學使亦微聞之不罪也 又余小霞

贈汪西芝巡檢楹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

深皆切其姓 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温心山明府

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若虛撰聯云萬里赴瓊儋夜起江

心弄明月一亭無筮屐我從肅裏拜先生

心山以范林中丞師所遺蘇公

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

為過落空江一曲向誰彈蓋隳括文忠公蘇江五古詩意

也 又代鶴松圃 重建陽朔縣書院講堂一聯云交筆

簞層霄愛此間對萬壑潔澗教化由來先黨序書樓崇講

席願多士做千秋事業顯揚不僅為科名文筆書樓皆陽

朔古蹟也 又代會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

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

傷危將易贊語不及私 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千

秋是名宦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鶯遽悲化鶴齊民同一哭

况平生知己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 又應松挽吳

歸田瑣記

卷六

荷屋中丞云為名士作詞臣任封疆大吏愛路近家園小

住桂林營綠野工書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帳跡疎壇坫

遠聞兜率迓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聯

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 又萬乙樓太

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材大難為用老去悲秋強自寬

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來迎談次問

湖南有新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惟近時有

一對甚工有某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一人戲以其姓名演

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

炙

承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撫以他事劾去撫部不知何所見實則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學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為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

尚林立無恙笥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若師來代先生撰亭聯云偶為選地看山計若慰連牀話雨情運化

無痕自非老手不辦

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

通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又

歸田類記

卷六

竟

高唐州武廟為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

先帝當年此宦游昭烈帝會令高唐故云 又集唐開元

泰山銘字為楹帖云載錫之光百祿是何則篤其慶萬福

彼同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虛心稽古禮樂文章

又濟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濤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

湖聯舊雨濟南勝似江南

林帖瞻比部在京為其祖母稱觴余大兒逢辰贈聯云致

款久協曹全諺介福長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說重親致款

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隸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

介福于其王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陰司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

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

稽陶望齡題

廣東省城有武陵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杭州商賈於

此釀金刑建既落成其鄉人梁應來 王 為撰楹帖云一

闕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

處憶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未蘭避暑鈔中載侯官連梅稱明經 舉桂 所作楹聯多

歸田類記

卷六

非

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處亦失足堪虞幼不

學壯無能傷令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

轉念不佳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十

二年碌碌無奇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日孳孳為利何堪

昧我性天顯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敷利名無就教誨不可

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按利名無就四字近俗有友人

代改之曰行藏無據似較勝也

朱竹垞先生嘗為施粥廠作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辨饑

者若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趙

養濟院一聯稍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矣忍多用一夫
悞他舉家生活兩頭皆險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
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

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為宜然親切渾成而
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張稟稟有
生氣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為睢陽寫
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三聖廟祀劉關張其聯云若
傅粉若塗朱若潑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為君臣為兄

歸田瑣記

卷六

三

弟為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聯膾炙人口然三聖
字已覺未安而傅粉塗朱潑墨等語皆不見古籍兄弟二
字尚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談矣

京師浴堂門首聯云人門兵部體出戶翰林身蓋上句借
音為冰布體下句借音為汗淋身也嘉慶乙丑聶蓉峯
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

萬壽叢復以撰進頌冊

實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堂聯句贈之皆以為巧合

張詩船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

文遠舉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
臣之任喪歸京師會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
成佛即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掃下
南同知王漢沉焉越七日未死不得以衣冠歛亦撰聯弔
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

九重賜卹王尊名節重於山又題風洞山云離江水綠招
涼去常侍詩滿賞雨來又題五詠堂云雄奮勝覽會開圍
太守風流尚讀書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
撰知好輓聯必出手製然但抒哀悵且冀以存其人不服

歸田瑣記

卷六

三

計工拙也在揚州晚淮揚觀察李石舟 國瑞 云吳會領班
聯實政真無慚益友淮揚瘁心血虛銜何以慰衰親余在
蘇藩曾調石舟為首郡甚資臂助既擢淮揚道以河壩出
力加運使銜歿時其慈親尚在堂也又輓江寧方伯成蘭
生 世瑄 云望斷黔陽可憐萬里雲飄依然將母魂消白下
共惜半年風鶴了卻孤臣客冬暎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
部遠駐鎮海時金陵惟蘭生一人支拄風鶴之警無日無
之往來書問間日必至皆商畧夷務軍情意見頗合白余
引疾後蘭生勢益孤遂以憂死聞靈船由長江回貴州尚

煩太夫人扶視也在蘇州日旣吳縣令賀吉人崇禎云百

里舊神君刻牘未酬舉主願卅年前進士蓋棺猶是宰官

身吉人爲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

在吳門復以同知 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

矣又寄輓歸安沈香城別駕康云淮浦最傾襟脫頰爲君

欣得地吳門方掃榻遺函報我已生天余延香城於袁江

署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

官歸里余急折簡迎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尙未及中壽

也在浦城輓周芑源廣文云一鄉善人勗哉一弟分憂一

歸田瑣記 卷六

孤在抱兩行老淚痛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浦後道

暑消寒之會頗盛芑源輒在坐嘗稱之爲一鄉善人同人

無異辭也 又寄輓杭州許太淑人云桂嶺蕪城隨地齊

歌衆母母慈心蓮性生天早現法身身太淑人之子兩淮

分司小琴傳詩 粵西太守芍友傳書 皆余門下士居官並

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阮雲臺師見而

喜之爲推其意韻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

悅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萊石同年贈聯云

乾隆末舉秀孝嘉慶初歷翰部道光間掌封圻回首功名
成百順經史部有旁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
身著述自千秋今年爲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以聯寄祝
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還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
十歸田須知此後逍遙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
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話富如詩集畧數平生
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曾就余篆印語而行之者也

歸田瑣記 卷六

歸田瑣記卷六終

歸田瑣記卷七

福州梁章鉅撰



小說

小說九百卷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
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
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
之書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
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羅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
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歸田瑣記 卷七

封神傳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
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惟爾
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行之
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神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
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
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
力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大平御
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爲勾芒尊按

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
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
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
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
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
尹反受叱罵以此相位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

歸田瑣記 卷七

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
洗面自照其形顏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
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
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
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內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
擲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
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
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 按今時以五月十
三日爲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

家推算八字為四戊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緒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即無不知有金聖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淑柳南隨筆云金人瑞

歸田瑣記 卷七

序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為遊戲具得而旋棄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為卜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願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

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

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許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幼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僂會逆案坐斬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田瑣記 卷七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淨慈寺中兒輩以運木井為疑寺僧云相傳為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殿需大梁棟悉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散後到之一木即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序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承命取材於蜀得大木若于於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過聲吼如雷巨石為開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子虛則燕泉之事何足為怪記嘉慶辛酉余在京過夏是

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龜魚蹲其上相傳爲龍造宮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於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有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上狀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詣戚某家憐而止之宿天明客尚未起穴樹以窺但見魚鼈縱橫於地驚而退乃遙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爲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盡淹此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

歸田瑣記

卷七

五

夏雨爲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三人衣青襖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此店者形狀相類衆皆惶懼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灘舟中偶從蓬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童有踴躍欲登纜一登者船中花工水手皆不欲謂登臺者多不利遂

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評借者五人齊北瀛 陳西山 國銓 吳和庭 觀樂 皆不欲登余與陳虛舟 龍標 賈勇陟其巔曾有詩紀之是科北瀛成進士西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與虛舟打毬毬而回則不可謂俗諺之竟屬子虛也因緝示我周行中詩句示之謂羞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兒問此詩有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爲趙蒙齋所作蒙齋名璧字寶仁雲中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二十字惟利名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歸田瑣記

卷七

六

首縣

小住衡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衡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釣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土恩惠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

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為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
州縣交代前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
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黻瘦
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款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
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培處見一范寬大幅山
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
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
遠苦瘠之區尙攀躋不上也

典史

歸田瑣記 卷七

七

各縣典史為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權威
福有為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
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
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
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諛而官箴矣

上衙門

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為戲齣者
尤堪噴飯一日烏合二日蠅聚三日鵲噪四日鵲立通
五日鶴鶩六日鳧趨七日魚貫八日鷺伏九日蛙坐通

復獻謝十一日鴨聽十二日狐疑十三日蟹行十四日鴉
飛十五日虎威各賦十六日狼餐十七日牛眠十八日蟻
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
之真可入啟顏錄也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為十
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
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鈞九品頭銜十分和氣
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
歸田瑣記 卷七

酒令

酒令有雅而諍者宋人卽尙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
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或曰劉寬婢美汚
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個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
大畜當時蓋指王荆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

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
遠上寒山石徑斜高毅曰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
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
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有張李二人互相謔者張名更生
李名千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
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
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
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
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商議其日

歸田瑣記 卷七 九

有公宴預擬一令欲以窘新宜興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
不能從者罰一巨觥乃曰兩火為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
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為昌此非娼妓
之昌既非娼妓之昌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興方令曰令不
難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眾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為圭此
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眾乃大笑服
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逢時事
燈謎
云登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為最古次莫如增

損格增損即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
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闕
口潤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于城海外有
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攻
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鸞安行誰謂路
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
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
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
之則為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暗首粉底正

歸田瑣記 卷七 十

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為最
國語秦客為度餅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始
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
句皆近於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
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為傳作近時偶閱七
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
打赤也為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旗報捷打克
告於若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
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豈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表

行以燭無燭則止喫烟打食在口則吐之亥打一時半刻
 亞元打又是一箇文章魁首此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
 為警策余友僻航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
 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幾度玉門關打
 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絲套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
 王驪莫把豐肌認太真打瘡環自詠平生不得志打陳辛
 巨鰲無力冠戴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
 更超陞按察司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世
 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日如日纏

歸田瑣記

卷七

十一

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
 時憲書乎余為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為不謬
 近人雜謎
 余養河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為蘇麓石吳棣
 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
 次惟雜舉觴令為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
 相聞者率不能慳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
 雅及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為大明周易詔
 卻是楚騷心猜四書兩句象曰鬱陶止子路宿猜四書一

何於秦山打胎猜四書一句既視其生怕妻羞下跪猜四
 書一句志有四個頭六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
 一句牛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兩個活的兩個死的兩個
 有名姓的兩個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祀游方和尚
 廟無人猜四書一句所過者化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
 者寡惟陽城猜四書一句守也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何
 信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干不是萬不是
 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且伴猜四書兩句何可
 以羊核猜四書兩句不連果在外仁才名猶是楊盧駱勃
 歸田瑣記 卷七 十一

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惟
 學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邊豆前頭吹笛子後頭敲
 破鐘猜詩經二句魚麗于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馴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猜
 詩經一句與子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帶見
 小門生猜左傳一句老師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
 語時猜官名一個玉環晉襄公猜字一翁賦得偃武修文
 得開字猜字一敗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
 月小清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

到左馬間卻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个叫梅花一个
叫八馬猜字一詁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
人一个吃草猜字一題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
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
公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便不伺事父母幾諫猜鳥名
一規子浣花草堂猜鳥名一杜覓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全
見半驚猜西廂記一句半推禽猜西廂記一句離多太
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我我誤妻房用時丟在地
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

歸田瑣記 卷七 圭

三山獨活使君子 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衛宣姜
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為飯也息上加息猜孟子
一句以利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弔者大悅猜易經一
句先驚曉是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
是字猜字一交

稟賦不同

昔人以夜臥不覆首為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
有百病從腳起之說蓋湧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
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

曹文恪公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僅
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塢臥被甚長睡時將被
摺為筒疊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并將上半
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是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
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
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同兩部公觴河上三
大憲孫寄圃節相居中左為顏惺甫漕帥檢右為張蓮舫
河帥文浩自己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
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帥瞿然曰我正聽曲

歸田瑣記 卷七 南

何曾睡耶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
亥初節相大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語
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
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
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為必睡耶滿堂為之歡噱少頃漕帥
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
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
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晒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
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座又為大笑二公言此時

皆年已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一二時否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遠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然則大貴人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眠為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日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裡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

歸田瑣記

卷七

五

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訣而余於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卻病延年之術師曰我督學四川時得疾似怯證或薦我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強健勝昔也時師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每隔帳吸乳嚙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也余偶問曰即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問黃

左田師談我直 南齊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為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即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視奏摺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人後師引年歸甫得高臥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於得酒而易於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即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境錄云有唐茶

歸田瑣記

卷七

六

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為鳳凰山其旁為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味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凰山者為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

謂其過北苑龍團周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一味計多徇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於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所設焙局於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近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歲運番船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爲星村鸞茶者駢集交易於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卽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 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中每與靜叅羽士夜談茶事靜叅謂茶名有四等茶品亦

歸田瑣記

卷七

七

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爲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卽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卽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卽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卽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卽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

貯之裝在名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淪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爲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若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淪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爲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

歸田瑣記

卷七

七

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詫朋輩真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爲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究周詳著之爲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入飲非惟煩瑣弗便卽茶之真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淪水卽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爲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烏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

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於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 按品泉始於陸鴻漸然不及我

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

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

歸田瑣記

卷七

九

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於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為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晤齊禮堂軍門 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頓覺勝前其方用蜜炙箭菴

二兩當歸一兩二錢 茯神二兩 黨參一兩 麥冬一兩 茯苓一兩 白朮一兩 熟地一兩 二錢 生地一兩 二錢 肉桂六錢 五味八錢 棗皮一兩 川芎一兩 龜膠一兩 羌活八錢 防風一兩 枸杞一兩 廣皮一兩 凡十八味 外加紅棗二斤 冰糖二斤 泡高粱燒酒二十斤 煮一柱香時 或埋土中 七日更好 隨量飲之 軍門云 此名周公百歲酒 其方得自塞上 周公自言服此方四十年 壽已踰百歲 翁家三代皆服此酒 相承無七十歲以下 八余至粵西 刊布此方 僚案軍民服者皆有效 遂名梁公酒 有名醫熟玩此方 久而憮然曰 水

歸田瑣記

卷七

十

火既濟 真是良方 其制勝余在菟活 一味此所謂小無不入 大無不通 非神識神手 莫能用此也 自是而日三服 至今已八年 未幾余引疾歸田 僑居南浦 有患三年瘧者 乞此酒一小瓶 飲之前後 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愈 人不堪以為然 至有訾其方者 曰此十八味 平平無奇 而菟活一味 尤不宜輕服 與粵西名醫之言 正相反 余聞之 為齒冷而已 余同懷弟 灌雲 廣文 素嗜飲 中年以後 已成酒癆 每日啜粥 不過一勺 顏色憔悴 骨立如柴 醫家皆望而卻走 適其長子 元辰 在余 往林暑中 錄此方 寄之 灌雲 素不飲

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較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效並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鬚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之後白髮竟為之稍變初亦不覺惟剃頭時日見所落髮針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黑髮已有可據惟白鬚如舊細思其理酒氣向上故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

歸田瑣記

卷七

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為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干雜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即安家常日用至與菽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拙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仲西陂類稿中有恭紀

蘇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宋犖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鱈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

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今人率以豆腐為家廚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

歸田瑣記

卷七

食不足之家以為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

萬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將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記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廣文劉印澗學師瑞紫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城即他處極講烹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嘗晨至學署坐索早餐即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此人今尚在已篤老矣又余在山東臬任公暇與龔季思學政守訥近堂藩伯訥爾恩樸菴運使恩特鍾雲亭太守鍾同飲於大明湖之薛荔館時侯理亭太守鍾為歷城令

亦在座供饌即其所辦也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二方塊食之極佳米皆愕然不辨為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飭館會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後此味則遂如廣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即忘而偶一觸及則饒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間遇觴客必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尙疑其有秘傳也

廚子

徐與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 學佳 與二友同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主之僕

歸田瑣記 卷七

章

善煮任一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於友人聽之臨行請曰我即當回閩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抵閩蓋即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上之天廚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彼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享大年蓋月餘日飽飲天廚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

亦載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宴客非董待則不惟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與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眾眾因戲呼之為天廚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為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歸田瑣記 卷七

章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白侍御 光緒 家時同居者為葉蓮山太史 大觀 黃星巖 奎光 陳研農 義 二邑侯王虛谷 錫齡 陳德羽 鵬飛 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以小炒肉為最佳眾皆笑之然侍御廚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於口無怪其侈為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譙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彤白尙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騰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饌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

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余每飯必與
廚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爲寸炒錢纏纏不下箸
廚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爲飲食之人矣
憶在京中間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爲杭州將軍
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饌
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於前一月
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
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爲
我一試之姬陋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纏一盤
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
許從何下手秀才爲之愕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城中
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
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抬一全豬回姬
詭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令無
奈何姑試之乃勉強割取一塊自入廚下令秀才先在房
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屬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廚下
拚搗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於地僅一息奄奄細察
之肉已入喉並吞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

必先將舌頭用線羈住卽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
發一大噱云

奴僕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宮於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
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
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
而頑梗如故時余方直軍機在家日少留家之僕率皆高
臥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余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
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

歸田瑣記 卷七

須入直五鼓卽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
然曰爾尙抱病何事早起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去言
甚決婢媪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須入直不得不早
起規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荊州之
命翼日卽須還摺謝

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
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慎看門並不提及前語時喜報早到
門矣後此僕隨子出京歷荊州淮海兩任司閩甫以他故
斥去熟聞京官之僕偶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卽

散盡工資甚薄而又無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宦二十
年則情形頓異所用僕輩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
辭者或謂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闈不佳而
有官星照歷之難狡猶無所施其技倘非僅有所戀也自
壬辰初次引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值奉
召復出

自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迭閱余方照常早睡未起
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即此一事其
他可知壬寅二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離奇百出

歸田瑣記 卷七

七

每遇客至或自出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嘗戲
呼之為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
生也既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而至前蓋
奴僕之服勞於主固有財以動之亦有義以臨之當外官
時我為國家出力為百姓勞心此輩既歸我任使自不能
置身事外今則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既於國家無益
於百姓無關而尚責此輩以為我出力為我勞心豈非不
恕夫既無義以臨之又無財以動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
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

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於其際適讀東巖重梓刻
臺先生人譜中有警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
不知怒會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坦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
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為裁房眾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官
者自負為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年不可破余嘗
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為茶房司廚者為廚房則裁房亦
同此例耳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棟樑者亦當稱樑房

歸田瑣記 卷七

七

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相者莫
過於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於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
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
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
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
此間縫匠為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
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為兒女輩述
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為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
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

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
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為裏甫製成即擲出令換鈕
釦且斥之曰一鈕釦尚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為渠狼
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竟我余指身上
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
此係以月色綢為裏非以為面也自應照常左釦右絆何
得右釦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
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喑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
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既專苟其事

歸田瑣記

卷七

弄

即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
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台度常有
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
曰公輩初任確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
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沖挹
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謔
言卻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歸田瑣記卷七終

歸田瑣記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獨學中成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
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閒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
漫無省紀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兒
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
則猶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為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
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歸田瑣記

卷八

歸田何事不真歸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歸不得三
山雙塔隔斜暉事詳第
二卷

小巷深深蘇盾術隨方寄廡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
得人皆皋伯通吾家伯鸞高士易姓運
期見後漢書及廣韻

滄海橫流到處難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
是屯連骨相寒初到補數日即值城中民變縣官被頑民
倒擡出城橫加凌辱城東富紳某新宅遭
其拆毀勢且洶洶即在余之後門人聲鼎沸余茫不知其
由惟杜門屏息而已憶吳棟華同年蘇州送行詩有去仕
無安土屯連念老臣之句語最沈着為時所稱
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為今日寫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急何能擇且因循鼻齷不礙分棲穩燕

雀終歸大造仁 卜宅之初橫逆之來至不可埋喻木

一邱一壑舊花園 新居本宋待制章衡花園舊址花園循節因此而名 陋巷重開馴

馬門那有滿籬餘萬卷 新宅本荒園餘築大樓五楹貯

書萬卷 其上

晉墓高風不可尋 松楸回首十年心 梅亭山轉姚岐崙空

對西風淚滿襟 交別秋始回福州拜墓祖塋在梅亭山先嚴慈及先室墓在姚岐崙相距不及一里俗呼崙作去聲按廣韻集韻崙並

兼旬朋酒太匆匆 歸里翻成踏雪鴻 祇有東園閒草木頻

年應戀主人翁 住福州僅二十餘日復匆匆買舟旋浦回首東園花木未免有情

歸田瑣記 卷八

江南嶺石苦相隨 今日山鄉事事宜 三十年來離合迹花

間題徧尚無詩 余歷官江南嶺石長女蘭省皆隨侍余自

未以存泥爪 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離合必題數字參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 天教移節慰民宜 大人奉旨重出

途無從隨侍自開府 嶺石移節 年來幸得趨庭近 燕寢

香中且學詩

敢說雲龍上下隨 萊衣班後亦相宜 絳趺朱萼庭階盛

愧讀彌陔潔養詩

兩家眷屬一家通 惜暖憐寒廿載中 最喜琅琅聽夜讀

堂西畔小樓東 三女壽筵于歸後仍隨余同居垂三十載

宅中分東 西就壑矣

水瘦山中去住忙 曉梳脫髮晚稱觴 六年之聚何年再夢

繞君窈窕話空堂 閩女蘭衡別將十年因余七十壽辰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 欣隨雁序共稱觴 祇今回首千山外

但覺神馳綠野堂

莫笑年來山澤儀 天香也與小園宜 致身富貴何須早

歸田瑣記 卷八

滿眼雲霞只自怡 園中牡丹頗盛初次開選招

頻年春色歸金爵 鎮日香風守玉瓶 如此名花相澹對西

峯定有夢通靈 金爵玉瓶皆名花之異種者吳晉

附逢辰和韻

南中無數佳花木 第一難忘是玉瓶 帳望東園歸未得

青春何處醉劉靈

初莊佳處徧開觴 增綠來青地未荒 更願主人清興發

泥重踏息陰房 祝東巖巖招飲於初莊之偏增綠軒環池

榻之息陰山 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僉僉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

無人問舊書堂余掌教南浦書院六年極一時人文之盛今名山如舊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關洞天閒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樓好程

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與東巖步游仙樓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紛綸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為聲名勞七尺漫

言志業在千秋魏書李炎之傳云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第三

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靈笑鳥

自高飛雲自閒城西夢筆山為此邦第一舊蹟荒廢已甚屢開闢修而迄未舉行

歸田瑣記

平峯百嶼轉芝城添作山廚鱗尾羹更喜海鱗來突兀特

整一例助詩情鱗與鱗皆海族而建寧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負擔求售者始類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瓜又荔枝果許沈瓜還孽荔枝

無高會續南皮此首為夢中所成適見華好菓果為購奇西瓜鮮荔因酌改夢中句紀之

酒間忽報枇杷來白香山詩批作入聲滿座齊傾大白杯何必貪心

更彈缺老養已覺老懷開恭兒自京回過浙中先寄到批魚批把鱸魚雖已變味而批把

尚鮮美也

循陔遠道見深情欣聽門前郭索聲真怪長筵徒大嚼且

增詩事到山城丁兒攜眷北上過浙中寄到霜蟹兩大筐次日開筵觴客即用丁兒來詩韻記之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

北東園裏壯詩城

饒歲居然甘蠟粉銷寒間亦薦螺香頻煩子舍殷勤寄竟

把他鄉富故鄉福州除夕飲家家必設蠟粉適逢兒寄到蠟蠟因仿為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覓得

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

南宮門巷淨無塵達生于邦玉舊日臺江俠客貧史生文

福州我正大聲勸誠是麥舟應續畫圖新二生不克葬其

事德在蘇州會助曹良圃比部墓至堅葬親比部

歸田瑣記

附史生和韻

誤趨歧路悵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

畫圖慰我表阡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舊德憶京塵眷念清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

麥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於父母無不知事其

死也無不知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於人世而獨於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日未入土則一日之體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醜然自立於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淹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礙於兄弟之多各執意見以為此利彼或不利即間有破除拘忌者而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即歸咎於主葬之人一則惑於風水之說在已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

歸田瑣記

卷八

六

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之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大清律中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於古則南史載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入仕為清議所鄙唐書載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身不葬宋史載劉崧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貶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人相不及一年

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一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即時修補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有一不修則子孫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經所載猶指墳墓不修者言之况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乎今之宦者縱不能遵禮經亦奈何甘犯國法乎今之士民縱思倖逃陽律亦奈何忍受冥誅乎夫既不畏國法不顧冥誅則不得不大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

歸田瑣記

卷八

七

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母論宦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靦面目者將悉化為孝子順孫於以消沴而迎祥豈不燉歟

齊魯晨星落落稀借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蔭

我為蒼生喜不支徐樹人觀察宗幹命泰安時余曾以備

長城也過飲園中盡索余近刻觀之命監司漳海賈閩南

年來過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服以片語為小園增重此為

附徐觀察詩

回首齊山九點煙功收霖雨羨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

銅鼓藏雷鶴夢圓蔭荔翠紫文石上芙蓉紅到研池邊

飽嘗珍饌兼書味喜獲珍珠載一船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梨棗似雲屯善與人同即福門羣笑兩來真好事留

香室與北東園余好刻書而東園亦同近復輯刊善書十有餘著待刻梨棗之煩只此兩家浦人成咄咄以爲怪事也

陋巷年來藏器深遑言樹篋雙林 梁蕉林 高軒過我傾

家釀竟夜紅光燭斗參自寓浦後過客無有詢及書畫者

山過此始爲發篋擇其尤者縱觀之觀察德峻曰查勘封禁

高收歲窮一日之力並凡評賞四年來第一韻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濱海忽聞民氣活薦

歸田瑣記 卷八

賢功幸在維桑王履之太守月官久宦江南循聲卓著余於辛丑秋專統保薦遂由直收權守來聞

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漳州初爲漳

民惜旋爲漳民慶也余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

之與練笠人皆由直收權守但雲湖即於是

終權兩淮都轉而黃石琴今已開府粵東矣

眞畏出門貪客柴扉頗爲故人開如何袞袞披肝都

作紛紛把臂回年來故人過此者如蘇麓石督部楊雪梅

不恐先麻廖銘大尚書皆留學園中連日盤桓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唯一紙厄詞何足算三

年五度遺楊枝浦城錮婢之風牢不可破余曾撰錮婢說

浦浦三年而遺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中兩婢乃

從錮婢之家轉鬻而嫁之者不可謂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錮婢說

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

爲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誠以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者

莫如錮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

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

實窮於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於我父母不能

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

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

歸田瑣記 卷八

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而咎有所歸也仁人

君子其能熟視而無睹乎况婢女長大情實必開倘姦

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葺貽羞本家亦難以自解

甚至生子又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

及果報念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

者必須亟爲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

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於官而族隣爲之舉首有隱

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

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

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報之說猶隱也于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藉官長之董勸文字之激發者否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於齊民不得立於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鄉隅俗尚本無憑親見充街赤烏曾今日衰翁偏古異一雙朱履萬年藤三十年前浦城士夫無不穿朱履者問其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真

歸田瑣記

卷八

十

花長雅集筵間有客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劫可憐一紙晚間雷偶以花朝筵客有最後至者顏色慘沮眾皆怪而詰之則曰內先墳方被掘棺內金銀器為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殮說何以付之不問客泣然曰此墳造於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願繼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說亦尚可收之桑榆也

附厚殮說

有詢於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

古字殮本作歛取歛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禪二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為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今之金銀鑲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

歸田瑣記

卷八

十一

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寧厚而無薄是名為愛之而實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為不孝在父母家長為不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罪即極於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為兄問字頻來浦酒頰七十九齡尚清健老來第一老門生史生經邦以石盆陳酒為壽今年七十九歲矣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入北東園從來壽世關文字生

得坡公雪痕

大方石盆亦購自詹氏者三面雕鏤頗工而空具一面茲為購數字為銘非敢擬定

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夷閣中他年當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菴老人書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信信起羣隊公

門一紙大離奇

郭少汾邑侯忽語余曰南浦書院至今尚未得師實深焦意鄙意竟在老同年矣

與逢兒為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則若延

別舉所知以對侯以為然乃定議後竟有以梁紳頂為邑侯勉從等語列名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韻

谿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紙掌

城中索索本無奇

後二句合用昌谷玉齋詩意

歸田瑣記

卷八

主

人生由命豈由他

用韓句

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懸車聊自

慰且憑兒輩補笙歌

七十壽辰適五兒子共聚一堂為廣徵菊部以助稱觴始聽之

偶向閒中作小忙新知舊學互商量更信兒輩談因果散

作人間翰墨香

恭見方輟勸戒錄余屢以舊聞附益之

頻年未悔守枯株諸色諸光照座隅百朶花支一月久始

知佛種與凡殊

吳魯庭以優鉢羅花一盆見贈守之二年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叢中一月始謝

光色

邂逅城西賞菊筵筍將再入大溪沿鳥衣亭榭重重改觸

我相思十四年

東巖招至大溪沿舊宅看菊憶壬辰秋學家寓此一月有怡於懷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學望

雲兼慰看雲情

逢見由浦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壽辰福州即復挈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令英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話雨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頭角太崢嶸迫我三年踪跡輕畫地良難遷地昔

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

依然濠上寄閒情

愛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寶桂但

歸田瑣記

卷八

主

期本色紹書聲

其兒願不愧學近與太兒同居以怡怡兼切德漸可轉移氣質矣吾郡最以五子登

科為美談然如廖儀卿葉葦汀家皆五兄弟連登鄉薦而

不以此數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稱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會齋峯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

郭遠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誠情蓬麻扶護望難兄一經世守談何易

愧說丹山萬里聲

且盡循陔潔養情先鞭雲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

羸得連牀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誇

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傳者十五世

河間紀文達師視學時會
手製書香世業四字榜於堂
要向奎鹽尋事業莫憑京秩
謂清華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由秀才進取藏叔邵曹因作此勗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衿幸獲詎堪誇
顯揚報稱無窮事但欲聯芳接棟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
如此團圓良宴會可無詩句壓清狂
初伏宴於韞玉堂中伏宴於致曲山館未伏宴於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送暑之局不妨竟日酣嬉也

附逢辰和韻

歸田瑣記 卷八

古

簷鐸丁東響書堂風輪四面轉中央
冰桃雪藕涼如許忽捧紅雲喜欲狂
風輪之製以圓木為幹周圍插木扇各緣以素綢中鑄鐵為柄而繫其受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即四座風生矣申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別有詩紀之

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齊趨畫錦堂閉門樂事未渠央
納涼正可添詩料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皆山樓上讀書堂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

咳南方視膳敢耽酒趣託詩狂

附蘭省和韻

人生樂事戀高堂長日壺中景未央
但惜雁行千里隔不同繞膝學兒狂
壽研二妹壽溥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吉金貞石護深堂欣對長生頌未央
翁大人所藏金石硯印大人所賜長生無極漢瓦當也卻憶大椿當赤日無多羣從次公狂
時家嚴大人遠在海鹽官署惜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側也

歸田瑣記 卷八

古

福地深愁地脈回內憂外侮困羣才
此時正合抽身去且為名園盡一杯
劉次白中丞乞歸過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稱爲名園

老來博奕豈荒湛飽食中嫌不用心
藉免出門撞擾擾猶勝午枕夢沈沈
余素不喜博奕老境頗唐晚借春屬抽暇爲之藉消炎暑卻平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
夜闌人靜澗無事且把歐碑課數行
兩孫皆能歐陽信本皇甫碑每於夜闌人靜後課之

文運出來仗起衰彼都人士罔聞知
雨淋日炙余心惻無作神羞禮亦宜
浦城文昌宮久圯舊奉神像雨淋日炙已至受巨釘無數余爲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就東巖所購舊地及逢兒所存新地獨力鼎建於碩輔

之西此舉實藉以救
敗向不暇言微福也

忽聞離海起狂瀾碧水丹山盡改觀坐看幢幢三閣月消
寒雅集亦闌珊白簽派離商傲到後合邑皆惶惶深山中亦
不終更
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清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迫促離鄉去秋

室從今有俗聲門下士祝岐山閉門讀書不關外事城中
如蓄書可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簽商之機
一到不數日即督促登舟去為之驚
然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甌瓯止但

笑蚍蜉撼樹狂浦城舉商花名始由制軍訪聞旋據郡守
申報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橫

歸田瑣記

卷八

共

加疑謗竟有集矢於余者今已渙然冰釋矣
流丸止於甌瓯流言止於智者請出荀子

側目驕陽作暢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

灑甘霖起頌聲驕陽兼旬怨咨叢起若非甘霖驟至恐民
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
與亦為之
加一餐也

半夜渾成喜雨詩平明唱徧替兒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

笑衰翁局外癡拙作喜雨詩和者數家
而已餘皆默不出聲

久惜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翁覃溪師嘗言項墨
林梁蕉林皆收藏家
近日逢兒從
錄可考南來北至多新得助我煙雲一室深
福州至恭兒
從京師歸皆有新得書畫時余方輯
退菴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情無著

附逢長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縑片楮關文獻

亦費蒐羅歲月深今春在家彙裝書畫數十冊皆前明
及國初時人吾鄉先師居其大半增
入題跋者亦
十之二三

附恭長和韻

蒼翠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

謹報高堂願海深時大人方輯金石書畫題跋以尙少
宋人畫蹟為嫌囑恭長於北行之便
稍為物色適過吳中以重價購得趙幹米元暉趙子
固各真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輒為一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病入膏肓豈易甦
魁嶙嶮虎角起長吁他年若咎盧龍賣我

歸田瑣記

卷八

七

亦當時士大夫曠夷枯居烏石山大興土木虎頭生角形
家所最忌也聞當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
重足而
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借用近人詩
句忘其姓名可憐粵
麓非屏麓望斷蒼茫救勒天
昨有傳林少穆已
賜環入
也
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
麓與少穆為比隣者數年

巾幘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

作山城妙吉祥恭兒初到浦即倡為惜字之局其婦婉蕙
實力襄之近復以浦俗饋遺食物必加剪
紙吉語其上所殘棄字跡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為
花標種種並自撰代吉辭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韻

紙吉語其上所殘棄字跡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為

花標種種並自撰代吉辭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為襄善舉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吉事
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清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

家門瑣事亦凝祥筠如壽生婉蘭請姑姊皆助余剪鏤
花樣浦城積習最奇茶泡雕鏤果品

必以精巧相誇其實徒費工夫不如此之有裨於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尙有習
而不察竟等於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見人家
饋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或

歸田瑣記

卷八

六

圓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
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蹂躪於童婢之手
再轉瞬且淪棄於溝澗之區其能於收物之頃即將此
紙隨手檢歸惜字篋中以待變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
人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
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甚今欲驟令各
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
之竊念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
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

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
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為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

紙之孽當更為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

為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閩中更能隨時襄助之

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一紙遙遙互繼登暮年親故倍關情鹽城更比蕪城遠安

得腰纏駕鶴輕揚竹園素不言詩近為余所挑既和余寄
詩詩又成自壽詩十首想鹽城海濱舍此

亦無可消遣也余頗有重游揚州
之願而鹽城濱海益遠為之奈何

鄉邦文獻共關心早惜虛糜數萬金今日卻非當務急壽

歸田瑣記

卷八

九

山福海柱崇深接廖鈺夫魏和齋信以奉大府諭令捐刊
自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
年間有長沙僧奇塵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等唐
崖寶與彼時郡城股賦恬熙氣象相稱今則名山已歸異
族維海正漲狂瀾富
勢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復廖鈺夫尚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

久亟應付之棗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

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鰲石先生首捐為士夫

倡並諭應同薦紳倡始繼及官僚令即裁復以便轉達

大府等語自當稟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尙未能悉其

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噴噴人口衆怨未消且
通志爲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
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縣遵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
僚繼之於名不正於言不順况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
未退饒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卽以某現居浦城而論
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
追呼日至紳富尙皆重足而立惴惴於心若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踊從公某伏處山邑
有家難歸閉戶養疴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尙

歸田瑣記

卷八

七

望閣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
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
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請道安願壁侍詠統祈朗鑒不
備

歸田瑣記卷八終



一多二一 丹 金 何 日 月 台 書 集 卷 之 五 下

道光丁未冬

浪跡叢談

亦東園藏板

浪跡叢談目錄

第一卷

浪跡

別東北園詩

西湖紀遊詩

錢塘

西湖船名

金衙莊

慕園雅集詩畫冊

虎邱寺周鼎

張阜文編修

劉芙初編修

金山

焦山

雲臺師唱和詩

眉壽說

紅船

相府新舊門聯

目錄

大傅街

第二卷

廣廈

棧園

小玲瓏山館

二十四橋

建隆寺

桃花庵三賢祠

真一壇

水倉

喜雨唱和詩

下河舟中雜詩

重陽

喜雪唱和詩

師友集

少穆尙書贈聯

焦山紀游

顏柳橋

雪臺師壽聯

但都轉壽聯

第三卷

許周生駕部

吳槐江督部

李和軒廉訪

許小琴分司

童石塘郡丞

陳頌南給諫

沈鼎甫侍郎

俞陶泉都轉

吳退旃尙書

莊虞山總戎

陳玉方侍御

第四卷

翰林院緣起

大學士緣起

目錄

學士緣起

謚法

追謚

奪謚

謚文

謚文正

封爵

武階

綠營武階

武職回避

傘蓋

世職

鼓譟

武生武舉

虛銜

仲

改元

永嘉

保大

日本

第五卷

請鑄大錢

請行鈔法

開礦議

行貝議

嘆夷

鴉片

水雷

礮考

天主教

均賦

斛制

赦令

科目

冗員

第六卷

鄭謙止之獄

姚明山之誣

目錄

三保太監

獅

龍神

雕工神

陞官圖

楊令公

趙普

朱江

張居正

外夷月日

平淡

巧拙

以意命名

以五行命名

惡名

醜名

避諱

觸諱

九錫

第七卷

巧對補錄

雜謎續聞

第八卷

方藥

目疾虛實

天然水

皮硝桑葉湯

揩牙方

固齒仙方

物入肺管

小兒脫肛不收

接骨仙方

祛邪靈藥

蛇咬蜂螫

疝氣

鼻血

魚骨鯁

目錄

四

服核桃

服海參

神仙酒

居易錄分甘餘話各方

無顏錄兩方

解砒毒方

延壽丹

三世醫

雄黃酒

人參

高麗參

參價

肉桂

葉天士遺事

第九卷

石鼓文

宮伯尚益後釋

焦山鼎銘

乙瑛碑

張遷碑

碑中稱諱

私諡

吳與皓通

碑書夫人

碑書遺憂

總敘芴及

魏代兼用

碑有芴注

中元後元

空格書

人死別稱

填諱

尼稱和尚

顧命

單名空格

李斯字

諸葛碑

瘞鶴銘舊拓本

絕域金石

目錄

五

買王買褚

蘇米署名

書畫精鑒

王晉卿索蘇書

鮮于伯幾詩刻

李待問

思翁書品

記筆三則

記紙四則

特健藥

寫真

黃要叔

蒲延昌

小李將軍

易元吉

華光僧

無李論

合作畫

倪雲林

高房山

寶繪錄

沈石田世家

江山雪霽卷

海天落照卷

秋山卷

米畫不過三尺

楊二山鑒賞

朱漫堂鑒賞

王舟州鑒賞

王百穀題跋

牧牛圖

考試畫師

張翼

任靖

有筆有墨

第十卷

詩話

疊字詩

目錄

六

倒用成字

宋左彞論詩

謝康樂詩

陶靖節詩

河梁詩

太白詩

溫飛卿詩

李長吉詩

徐筠亭說唐詩

陳午亭說杜詩

李文貞公說杜詩

蘇齋師說杜詩

蘇齋師說蘇詩

劉宮保說杜詩

王東淑論詩兩則

郭頻伽論詩兩則

詩集之富

旗字韻

菊花詩梅花詩

說詩龍語

中興

禪語翻進一層

第十一卷

八日疊韻詩二十二首 畱別邗上諸同人一首

懷邗上諸君子廿四首 小泊吳門二首

杭州新宅八首

目錄

七

浪跡叢談卷一

福州梁章鉅撰

浪跡

余於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過嶺將薄游吳會問客有誦杜老近侍卽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之句以相質者余應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與近侍殊科現因隨地養病兒孫侍游更非無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歸不得已而近於浪跡或買舟或賃廡流行坎止仍無日不與鉛槧相親憶年來有歸田瑣記之刻同人皆以爲可助談資茲雖地異境遷而紀時事述舊聞間以韻語張之亦復逐日有作

浪跡叢談

卷一

歲月既積楮墨遂多未可仍用歸田之名致與此書之例不相應因自題爲浪跡叢談浪跡存其實叢談則猶之瑣記云爾

別北東園詩

僑居浦城四載有餘矣北東園中草木日長半畝塘中游魚亦漸大甚可閉戶自娛而浦中風俗日偷省中時局亦頓異所聞所見多非意料所期兒輩每勸余遠游以避之適浙中許芍友太守悼書書來招遊西湖因於仲春之吉幡然出門挈恭兒眷屬過嶺瀕行成別北東園四律以紀不知者尙以爲西笑也詩云浪跡原非計懷居豈謂賢本

來同寄廡何事不歸田去住無安土吳棟華廉訪舊贈句窮通總樂

天彭詠我副莫疑雲出岫漫學地行仙嶺即古聳身泉嶺上霞

麗花柳六橋明老尙耽游事無人會我情婦孺競追隨

浮家亦自宜時恭兒借婦攜兩孫往揚州分無羈旅感真

慰友朋思浙中許芍友雲間練笠人太守已過懸車限何

煩運甓疑勞將爲重出計者煙波憑所適那有北山移

東園不能住何况北東園時事難高枕吾生慣出門栖

栖竟忘老耿耿未酬

思且復添詩料珍畱雪爪痕

浪跡叢談 卷一

西湖紀遊詩

西湖紀遊詩

此番出門以游西湖爲主名旣小住武林得許芍友連日導游游事亦頗暢此平生第一勝踐僉謂不可無詩而余正以游事之忙不暇爲詩且老而倦吟成詩實亦不易惟於事後追憶成五古二百四十言不過有韻之游記云爾其詞云西湖我曾到一別三十年中間屢經過人事多牽纏今茲挈家來盡將俗慮捐佳游非草草莫嗤老來顛吾徒許太守分日排吟賸吾友楊與甘楊飛泉太守鶴書供帳隨所便張郎善導游張仲甫中翰應昌勝踐開必先金王兩尊宿金亞伯廷尉應麟王蘭社觀察有王急急招湖舩南山達北山往還若飛

仙外湖游裏湖六橋如梭穿翰光最高頂目極東海壖更

矜腰脚健直躡丹臺巔下山有餘興齊尋古玉泉緘鱗如

不隔濠上真悠然煌煌表忠觀屹立長隄邊摩挲碑碣壯

照耀湖山偏凡茲所歷區恰能補從前况復儕輩愜少長

雜羣賢逢恭二兒嶽雲方再興邂逅萍波圃鄭仁國太守

過浙皆侍游白頭不期遇猶記霓裳翩隄上遇張靜軒同年山川

古來美時事難巧連自非脫韁鎖那能恣蹻躡天教遲算

身酬此登眺緣作詩聊紀實非期後人傳 按余之初游

西湖在乾隆五十九年彼時詩膽甚靈立成五言絕二十

首雜紀之至都門伊墨卿先生知余新游西湖索觀近作

浪跡叢談 卷一

即錄以應先生不加批點還之且曰我生平不敢輕作紀

游詩君此後游事正盛西湖當不止此一游慎勿再作五

言絕句也余為之愧赧者累日此後屢過西湖遂不敢再

拈一字惟此作藉以記事本亦不敢言詩回憶五十年前

有道箴規今老矣而工夫不加進曷勝悚然記得癸辛雜

識中載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州胡存齋攜之而來

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

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

乃有鱗鱗萬瓦此天造地設好處也語雖粗淺然能道西

湖面目形勢為可喜云云今人為詩少能似此之質而韻

簡而該者則轉不如存拙矣

錢塘

錢塘令甘小蒼問余曰甘以首縣銜叅輒居首坐而外間

率稱仁錢京師之仁錢公官館其名亦已久不知何故余曰

前明郡縣舊志並先仁和次錢塘不知當時何所依據伏

查我 朝大清會典及 一統志 皇輿表皆以錢塘居

首自應謹遵且考史記秦本紀三十七年過丹陽至錢唐

臨浙江越絕書秦始皇造通陵道到由拳治陵水到錢唐

咸淳臨安志云秦會稽郡為縣二十六錢唐居其一唐字

本不從土舊志引詩中唐有暨釋云唐途也迨唐時始加

浪跡叢談 卷一

土後遂因之至仁和之為縣始於宋太平興國三年見元

豐九域志資治通鑑注亦云宋初始改錢江曰仁和其不

應列錢塘之前審矣 憶余巡撫粵西時有杭人呈遞履

歷者偶書錢塘為錢唐有某太吏斥其誤某員力辨非誤

而某太吏愈怒至相詬厲時雨譏之

西湖船名

杭州特鑑堂將軍特依慎儒將風流而懷抱深穩當道光

壬寅暎夷犯東浙公以叅贊與揚威將軍相抗揚威甚齡

敵之而 朝廷素知其忠勇故揚威蹶而公獨全也公本

吾閩駐防相遇於杭叙鄉誼甚篤暇日嘗招同楊飛泉甘

小蒼及恭兒飲於西湖朱莊竟日泛舟而歸各賦詩紀之
余得一律云郊垌小隊碧波灣畫裏樓臺一再攀三日前
邂逅客星依上將招邀循吏話鄉關楊甘皆吾聞人雄談不覺花
皆舞縱飲渾忘鬢已斑漫說鏡中緣偶聚天教此會重湖
山湖舫中小扁鏡中緣三字將軍所題也將軍詢余湖舫
舊扁名目可得聞乎余舉曝書亭集中一則示之曰西湖
船製不一以色名者為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水中
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為龍頭白
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為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
船唱報郎是也有形色雜者中為百花十樣錦錢復亭詩

浪跡叢談

卷一

五

金衙莊

杭州城中園林之勝以金衙莊為最初屬章桐門閣老後
為嚴小農河帥所得余與河帥同官南河時熟聞河帥盛
稱此園之美謂我若保得三年安瀾定當乞身歸去營此
菟裘後果符其願聞初歸里時益加崇飾蔚成巨觀余初
與嚴帥有約他日過杭必信宿園中為快及余果得引疾
過訪值嚴帥追暑湖莊但從門外遙望芙蓉一片而已嚴
帥歸道山後聞此園又將出售而皆嫌其屋後大池與城
濠相通夜間頗難防守而余則正愛其一水盈盈有浩淼
之觀非尋常園林所易得也時余方在城中相宅有為此
園蹇修者謂但得二千緡之價便可賃居余謂二千緡價
本不昂但修理之費亦非二千緡不辦非力所能任因置
之回思章閣老嚴河帥皆有德於余華屋山邱之感曷其
有極漫成一律以記鴻泥云杭州第一好園林我到紛來
感舊心相府潭潭兼曠奧侯門鼎鼎半蕭森天成夏木千
章繞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來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
琴 按此園為前明金省吾中丞學曾別業故至今尚稱
金衙莊入本朝為臬園歸少司農嚴顥亭先生沅今歸嚴
帥城中又有庾園順治中為沈香巖紹姬所構今歸沈蓮
叔拱辰使 臬園前後皆歸嚴姓庾園前後皆歸沈姓亦
杭城一故實也 蓮叔之哲嗣小蓮孝廉觴余於庾園導

浪跡叢談

卷一

六

觀所謂玉玲瓏石按厲樊榭東城雜記云玉玲瓏宋宣和
花網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蒼潤嵌空叩之聲如雜佩本包
涵所靈隱山莊舊物沈氏用百夫牽挽之力致之庚園又
沈香巖玉玲瓏詩自注云石名玉玲瓏靈隱包園中物也
高數丈大十圍數百人挽之歷兩月餘始達庚園合二說
觀之則此石似非其舊矣

慕園雅集詩畫冊

舟泊吳門董琴南觀察招同朱蘭坡同年楊芸士明經高
復堂觀察集飲慕園蘭坡疊前唱和韻成二律余與同人
皆有繼聲琴南復屬其詰嗣幼琴作為畫冊而和者益多

浪跡叢談

卷一

七

將成巨觀矣蘭坡詩云胥臺我欲掩柴荆舊侶神馳本性
情感事難禁增首疾吟詩漸嬾鬥心兵幼安避地知匆遽
元亮歸田免驚驚目覩前緣能續否相逢不意蓋先傾
仙霞嶺外牡丹林惜別虹橋直到今五載光陰何迅速千
秋著述肯銷沈梗萍莫慰安家願葵藿終殷望 闕忱幸
得西湖移宅近開將債居杭州扁舟訪戴約登臨同時和作者如
琴南句云宦途退比風中鷁兒戲憂深霸上兵小圃茶瓜
留客易故候車馬避人驚中丞小住寄江往來屏謝鷗從復堂句云蒿目
橫流隨去住撫膺碩畫付浮沈率真聊遣聯吟興論世仍
設報稱忱芸士句云意外忽教重捧襪尊前且喜暫休兵

湖山勝處居堪卜烽火銷餘夢不驚語皆沈着此外和題
者尚十餘家如彭詠我副憲句云誰信山中無樂土空聞
海上久銷兵吳西穀京兆句云此日禽魚還識客當年草
木盡疑兵李石梧督部句云重尋鴻雪痕如昨偶憶鯨波
骨尚驚潘功甫中翰句云竊思勇退諸公早嘗答昇平一
疏沈皆蘊畜宏深足增斯冊之重 附錄余和韻云橫流
何地設柴荆垂老奔波豈性情到處棲遲思寄廡無端塊
壘便談兵郵籤深愧頻煩報吳中余舊治至今往來向煩郵吏探報國戶多
嫌刺啄驚難得五君繼高詠襟期都向酒杯傾 第一名
蘭翰墨林慕園佳勝甲於吳中各官宅主人知古又知今欣聞梨棗新

浪跡叢談

卷一

八

編富蘭坡所輯國朝文鈔肯聽丹鉛舊學沈琴南以吳西莊姪術編見軟語依然談藝樂狂歌同此濟時忱江新刻王贈中有掛序清曠穹隆奧擬其秋來一再臨席中有秋後游山之約

虎邱寺周鼎

道光庚寅余在蘇州藩任曾偕程春海祭酒錢梅溪參軍
訪虎邱雲巖寺中周王子吳鼎願伊人虎邱志所稱大香
爐也聞此物曾數轉入人家乾隆間始復還寺今寺僧十
八房輪月守之未嘗輕出示人余就僧房觀之尙實灰於
鼎腹因與程錢二君詳加審眎且詰且吟並製橫刻銘付
寺僧鄭重守之時吳中耆舊同賦詩以紀後為盛事期與

焦山南仲鼎並傳不朽實江南第一吉金也今歲重游吳門忽聞此鼎已失去不勝疑惑而又未得其詳情行程匆促尙須回權時細按之

張臬文編修

過毘陵時訪張臬文編修之後人不得見訪臬文之甥董晉卿後人亦不得見晉卿爲黎襄勤公所賞識余官淮海監司時與相契重每藉以詢臬文梗概臬文所著茗柯文編聞其名而未得讀其書惟閱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中所載一條不勝欽慕惜此時無此人亦不聞有此言也子居之言曰臬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散館已以部屬用

浪跡叢談

卷一

九

朱文正公特奏改授爲編修文正屢進達之而臬文斷斷以善相諍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臬文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于寬大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容有過之大臣臬文言庸猥之輩俸致通顯復敢壞 朝廷法紀惜全之何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臬文言當進內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場者皆詹詹大言救時藥石臬文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同入翰林余曾於庶常館數晤接承其青睞而不知其偉抱如此彼時亦不知臬文

工篆書未及索其片紙數字至今過其故里時爲惋然

劉芙初編修

過陽湖時訪劉芙初同年宅不能見其後人求尙綱堂集亦不可得憶在京師與芙初結宣南詩社芙初本驚才絕艷而近作大不如前同人比之江郎才盡芙初以病出京家居尤貧瘁晚患風痺聞每飯尙煩其母太夫人手哺之才人末路至此甚可傷也或問才盡之說於古果有徵乎余考史稱江文通在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正錦宿冶亭又夢郭景純索還五色筆自爾才盡此事自非子虛惟前人論才盡者以宋魏了翁之說爲最正然是講學家言未

浪跡叢談

卷一

十

可以概古今之才士若文通之才盡則信有可稽文通雜擬詩三十首載在文選最爲著名後人多效爲之然如陳思王贈友云日夕望青閣以青樓爲青閣豈非湊韻謝臨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晰以初晰爲初陽亦是趁韻劉文學感過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爲羽翼以羽翼說橘柚亦無解於就韻潘黃門述哀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連用未免牽強郭宏農游仙云隱淪駐精魄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之精魄卽郭語也而合成一句亦未免乖隔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謂堯及老子則不倫又云南山有綺皓謂四皓中之綺里季則偏舉又云

傳火乃薪草此用莊子為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添韻可笑
顏特進侍宴云瑤光正神縣赤縣神州豈可摘用神縣二
字又云山雲備卿霽池并其靈變以卿霽為卿雲已屬生
造以靈變為靈芝更奇袁大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徒謂如
天漢之轉謝光祿郊游云烟駕可辭金謂置身烟景而金
印不足羨則又成何語乎凡此似皆可以才盡例之也

金山

余不到金山已十六年今夏舟至丹徒為守風不能渡江
又貪看都天廟會泊京口者三日乘暇率恭兒偕其婦婉
蕙挈佳年儔年兩孫坐紅船游金山適丹徒縣官飭紀綱

浪跡叢談

卷一

十一

就山中設午餐遂憇而飲焉婉蕙喜談詩席間問余曰金
山寺詩自以唐張祐一首為絕唱此外果無人不閣筆乎
余曰記得孫魴亦有詩云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
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
士題後更無人可謂誇矣而實不及張之自然乃李翱亦
有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蒼
塵過橋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後
四句全襲孫意不知何故三人皆唐人也郎仁寶謂明人
莆田黃謙者乃次張韻而又不及尤為可笑余謂襲前人
名作不可次名作之韻尤難然亦視其人之才力何如耳

在京師時嘗與吳蘭雪談詩蘭雪極笑黃仲則黃鷟樓詩
必次崔頴韻為膽大氣粗且悠韻如何押得安雖以仲則
之才我斷其必不能佳耳適架上有兩當軒詩鈔余因檢
示之蘭雪讀至坐來雲我其悠悠乃拍案叫絕曰不料雲
字下但添一我字便壓倒此韻信乎天才不可及矣 飲
次有導佳年等觀郭璞墓者婉蕙問曰竊聞郭璞善葬而
必擇此地其理何居余無以判其說但謂此是歷來相傳
究竟無碑碣可據因舉金山寺志中所載前明日本使臣
中天叟詩告之云遺音寂寂鎖龍門此日青囊竟不聞水
底有天行日月墓前無地拜兒孫後尚有四句志不能舉其詞又有沈

浪跡叢談

卷一

十二

石田一詩云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
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扣晨鐘寐者可以深省然
不如墓前無地拜兒孫七字深切而有味也

焦山

初到邗上知好即欲招游焦山憶官蘇藩時以開壩催漕
諸役益無歲不登金焦又於乙未年曾偕逢兒暎兒信宿
焦山松寥閣備領山中勝事輒為神往或言焦山古名樵
山因漢處士焦光隱此故名羅茗香曰聞之江鄭堂藩言
樵字當作譙不知其義何居余曰杜佑通典載京口有譙
山成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為成海口之山嘉定鎮江府

志云江淹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皆鄭堂所據知北宋以前尚名譙山譙有望遠之義故成樓名譙樓成山亦名譙山也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之事附會之孝然避兵娶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彼時孝然年尚幼未必卽有隱焦山彼三詔之事且孝然爲魏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讚當別是一焦君似蔡亦無爲孝然作讚之事但因孝然而名山相傳已久而古字之從譙似我輩不可不知耳茗香甚以爲然 焦山水晶菴中有長沙陳恪勤手書一聯云山月不隨江水去天風時送海濤來跋云此山中舊聯不知爲何人所作今久無存山僧數爲吟誦

浪跡叢談

卷一

七

余甚愛之以屬對不甚工或亦傳述之爲因以江月易作山月流水易作江水云云而自然菴中林少穆尙書亦書此聯作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跋云此朱文公句陳恪勤不審所出易江月爲山月流水爲江水又誤以直作時今重書以正之按陳恪勤固以意輕改舊句而少穆亦偶未審也此未趙忠定公汝愚同林擇之姚宏甫游吾鄉鼓山詩句朱子喜之爲摘天風海濤四字大書磨屋於巖巔峯頂後人又爲建天風海濤亭今亭久圯而摩厓字猶存此句亦長在人口不知者遂誤以爲朱子詩今趙詩載鼓山志厲樊榭宋詩紀事亦錄之此聯以題鼓山

固佳今若移題焦山則情景尤真切故樂爲辨之 記得水晶菴壁又有入室果同水晶城開門正對石公山一聯殊工雅忘卻何人所題石公山卽象山正與焦山相對也 又記得丁未夏余游焦山時借庵詩僧適健在前一年是其八十誕辰借菴索余補贈聯句時從游者已停橈相待乃手揮十四字與之云山中鶴壽不知紀世上詩聲早似雷句雖未工而意頗切借庵稱謝不絕口而余則久忘之今此聯尙懸海西菴壁閱之如同隔世矣

雪臺師唱和詩

余以五月廿日卸裝邗城廿一日走謁阮雪臺師相時吾師年八十有三瀾別五年雖語言步履稍不逮前而精神興致極好廿五日卽承折柬招余同畢韞齋茂才泛舟湖上飲於長春橋畔之邗上農桑吾師所修復別業也歸輿率成一律奉謝云瀟湘邗上舊農桑雅愛清游寂寞鄉二

浪跡叢談

卷一

八

客恰宜伴坡老一湖早已屬知章舫中畫本資欣賞適構書畫數事於舟中其觀極爲吾師所欣賞市外盤飧許飽管我本公門雜桃李師於門外湖塘新栽花樹甚夥三十日復承招同詩人王望湖阮慎齋孟玉生僧小支游雙樹菴看竹疊前韻一律云洗眼精籃話宿桑相逢都在水雲鄉尋花乍入長春地看竹還歌有斐章古調閒中欣靜契時聽僧樹清齋午

後快同嘗是日蔬食茶設酒穀人往矣伊人渺珍重籠紗墨數

行詩中有吳穀人伊前詩正在錄呈而吾師適以詩飛示

云偶過雙樹聽琴韻不向紅橋問玉簫平仲古陰濃益竹

辛夷新葉綠子蕉悟開梧月鏡窗夜擬待荷花池露宵同

是隨時愛光景惜無羣老其今朝注云中丞適以蘇齋談

詩畫冊素題冊名燈窗余復次韻奉呈云梧竹詩情久寂

寥鈞天復與振風簫苔痕恰好連雙樹孟玉生與雙樹

話何煩配一蕉謝絕春遊過僻地直須雲臥到深宵笏菴

近在安家巷畫理真堪永夕朝適吳笏菴京兆以邗江寓

居畫卷屬題卷中布景正連及虹橋以西雙樹菴一帶故

浪跡叢談 卷一 五

及之 吾師近以老眼模糊懶於作字有以書畫求題者

輒艸艸應之與人來往小簡往往狂草錯互有須以意會

通者惟有求壁窠榜書者則無不應蓋不其費目力且易

於縱腕力也然亦極有斟酌近有新庶常以匾式求大書

乞作紹衣堂三字吾師騰之越日將原紙送回並加一小

箋云此三字不難一揮惟有人問所據何書我不敢以康

誥之言對也其矜慎有如此者

眉壽說

雲臺師嘗與余對坐良久熟視而言曰君眉間有二長毫

此壽徵也經典中屢言眉壽如綏我眉壽以介眉壽眉壽

無有害眉壽保魯眉壽萬年備禮士冠少鐘鼎文字中言

眉壽尤多其文象形為眉直是畫出壽眉之面前數年嘉

興老友張未未來相見其眉間亦有毫長出寸許時未未

年已七十有六余曾作眉壽說貽之今君眉與未未同益

足證經典中眉壽之象惟眉壽古多而今少豈今人固不

如古人哉按吾師今年八十有三眉卻無毫或曰有壽而

不必長眉者未有長眉而不壽者然細察吾師耳間有長

毫數莖而余耳際亦微有毫記得相書中云眉毫不如耳

毫耳毫不如項下絲今眉毫耳毫皆有微惟項下絲則尚

未詳辨耳

浪跡叢談 卷一 六

紅船

今大江來往之船以雲臺師巡撫江西時所製紅船為最

穩且最速嘉慶十八九年間始創為於滕王閣下後各處

皆仿造人以為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南北吾師所製

之船隨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師所手題有滄江虹木蘭身

曲江舫宗舫諸號數十年來利濟行人快如奔馬開物成

務之功偉矣吾師嘗為余述在江右時偶以事遣家丁回

揚州恰值風水順利朝發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紅船斷不

能如此快速也因製一聯懸於舟中云揚子江頭萬里浪

滕王閣下一帆風

相府新舊門聯

雲臺師舊宅在舊城之公道巷自回祿後始遷居新城南河下康山草堂之右余於數年前初到揚州即謁師於舊宅巷口有石牌樓大書福壽庭三字大門口貼八字大聯云三朝閣老一代偉人時觀者多以為疑謂師之枚卜在道光年間何以有三朝閣老之稱不知師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已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則閣老之稱由來已久或又疑一代偉人四字頗嫌自誇余初亦無以應之後讀雷塘菴主弟子記乃知師於嘉慶五年在浙江巡撫任內奏陳籌海捕盜等因曾奉有顯親揚名為國宣力成一代

浪跡叢談

卷一

七

太傅銜

雲臺師以今年丙午鄉試重宴鹿鳴大吏奏入得優旨晉加大傅銜並有三赴鹿鳴之望榮寵極矣按吾師

本以太子太保原銜越加七級而至太傅如斯曠典前此所未聞也謹考 本朝滿漢大臣生前以太傅加銜者如金文通之俊 洪文襄承疇 范文肅文程 鄂文端爾泰 曹文正振鏞 長文襄齡 不過六人餘如馬文穆齊 佟端純國維 佟忠勇國綱 奉文勤寬 謝清義性 楊敏壯捷 顧文端八代 王文恭頊齡 張文端英 朱文端載 錢文端陳羣 蔡文恭新 董文恭誥 皆由身後贈太傅銜其由太子太保越贈太傅者則惟劉文正統勳 一人若吾師之躬逢其盛真稽古之殊榮科名之曠遇宜邦江大夫士歡欣鼓舞嘖嘖以為美談矣余客居無以為賀獻一聯云異數超七階

浪跡叢談

卷一

六

帝眷東山謝太傅嘉賓侍三肄天畱南國魯靈光但求切不求工也 是年江南副考官黃徵三通副贊湯 為吾師門下士由金陵闈中寄聯相賀云鸞詔親褒歷相三朝賢太傅鹿鳴重宴同年一榜小門生亦工不足而切有餘也 又山西平定州張石洲穆 以集杜句賀雲臺師重宴鹿鳴加大傅銜楹帖云從來謝太傅祇似魯諸生師甚賞其巧切而外人多不以為工按杜詩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詩末聯云從來謝太傅邛壑道難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詩中一聯云恥為齊說客祇似魯諸生不稽其出典不知其渾成也 雲臺師有老

妾劉恭人即嫡配江夫人之媵也師兩次斷絃得其內助
力為多生干祐登道光癸卯鄉薦現官刑部山西司郎中
劉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適吳刺史公謹崧園閣老子婦也
今歲七十壽辰師訂同人為之製錦稱觴余亦製一聯往
祝句云鹿宴沐恩濃正及臣門膺曠典翟衣襲政久更看
子舍策清名翼日師親來謝步並曰此番同人所贈聯軸
頗多惟閣下及右原所撰句最佳右原句云溫溫恭人母
以子貴潭潭相府日引春長先是右原以酒筵獻吾師以
手簡謝云此席恰為煖壽而來煖者溫也所謂溫溫恭人
是矣右原即因此製成聯句莊重潭成真可入余聯話也

浪跡叢談

卷一

十九

歟

浪跡叢談卷二

福州梁章鉅撰

廣廈

壬寅年因避海警到揚州借居流芳巷張松厓郡丞容園
中者三閱月水木之勝甲於邗江今歲重至揚州則松厓
已赴官袁浦許小琴為卜居南河下之支氏空宅中宅無
園圃而高梁廣廈亦是邗江第一家於這暑為宜而家人
猶有苦熱者因口占一律示之云借人廣廈樂棲遲隨分
都忘故土思但舍高官何必隱弗耽佳句易成詩縱橫銘
槩家人笑脫略衣冠過客疑祇惜萬方同苦熱清涼心地

浪跡叢談

卷二

有何裨嘗錄呈雲臺師謂未聯別出一意必如此詩方非
空作適修林少穆中丞信亦附呈此詩中丞回信云讀寄
詩甚羨甚愧末二句尤覺深人無淺語耳此宅前廳最崇
敞壁星泉制軍梁楚香撫軍過訪皆訝余財力之雄而不
知其為借居也星泉曰雖是借居然不可無一題扁以紀
一時鴻爪余擬題為隨安室屬許珊林太守篆之後進有
大樓兒輩亦請題扁余笑曰可署為見一樓乎或請其說
余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擬戲摘二字耳
或曰此句究出何典余曰此唐人詩也韋丹寄靈徹云王
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田計五老

嚴前必共聞靈徹酬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
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或作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客曰既有扁
矣可無聯乎余復戲集唐宋人句云即知遠客雖多事將
謂偷閑學少年客為驟然

棣園

揚城中園林之美甲於南中近多蕪廢惟南河下包氏棣
園為最完好 國初屬陳氏號小方壺繼歸黃中翰為駐
春園最後歸洪鈴庵殿撰各小盤洲今屬包氏改稱棣園
與余所居支氏宅僅一墻之隔園主人包松溪運同風雅
宜人見余如舊相識屢招余飲園中嘗以棣園圖屬題卷

浪跡叢談

卷二

二

中名作如林皆和劉澄齋先生錫五原韻故余亦次舊韻
率成一首云人生適意在邱壑底用豪名慕衛霍有山可
壘池可鑿閉戶觀書殊卓犖何况耽耽盛樓閣滿眼金迷
復彩錯二分明月此一角南河名勝畫舫拓畫舫錄中
所未載永
叔荷花魏公藥干載風流春有腳卸裝我憶寄廡昨隔墻
先聽鳴皋鶴名園果冠綠楊郭閑居永晝與軒樂何必繼
塵瀾京洛因依幸許芳鄰託日日從君泥杯杓 國中有
二鶴適生一鶴雛踰月遂大如老鶴余為扁其前軒曰育
鶴松溪問余曰夙聞鶴為胎禽而此乃卵生何也余曰鮑
明遠舞鶴賦云偉胎化之仙禽明言胎化而始為仙禽也

相鶴經云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鶴同羣脫化而
產為仙人之騏驎博物志云鴻鵠千歲皆胎生鶴鶴古今
字然則未千歲以前固依然卵生矣

小玲瓏山館

邗上舊蹟以小玲瓏山館為最著余曾兩度往探其勝尋
所謂玲瓏石者皆所見不逮所聞地先屬馬氏今歸黃氏
即黃右原家右原之兄紹原太守主之余曾檢揚州郡志
及畫舫錄皆不得其詳遂固向右原索顛末右原為錄示
梗概云康熙雍正間楊城離商中有三通人皆有名園其
一在南河下即康山為江鶴亭方伯所居其園最晚出而

浪跡叢談

卷二

三

最有名乾隆間 翠華臨幸 親御丹臺鶴亭身後因欠
幣園入官今儀徵太傅領買官房即康山正宅園在其側
已荒廢不可收拾終年鍵戶為遊蹤所不到蓋康山以康
對山來遊得名揚郡無石山僅三土山平山浮山及康山
是也康山若再過數年無人興修故蹟必愈湮恐無有能
指其處者而不知當日樓臺金粉簫管烟花蔣心餘先生
常主其園中之秋聲館所撰九種曲內空谷香四絃秋皆
朝拈斑管夕登甃甃一時觴讌之盛與汪蛟門之百反梧
桐閣馬半槎之小玲瓏山館後先媿美鼎峙而三汪馬之
舊蹟皆在東關大街汪馬江三公皆離商而汪馬二公又

皆應詞科汪氏懋麟江都人由丁未進士授中書以薦試康熙鴻博為漁洋山人高足弟子園中有百尺梧桐千年枸杞今枸杞尚存而老梧已萎所苗孫枝無復曩時亭者百尺矣此園屢易其主現為運司房科孫姓所有至小玲瓏山館因吳門先有玲瓏館故此以小名玲瓏石即太湖石不加追琢備透縹瘦三字之奇馬氏兩兄弟名曰瑄字嶢谷一字秋玉弟名曰璐字半槎皆薦試乾隆鴻博科開四庫館時馬氏藏書甲一郡以獻書多遂拜圖書集成之賜此叢書樓書目所由作也然叢書樓轉不在園園之勝處為街南書屋覓句廊透風透月雨明軒藤花庵

浪跡叢談

卷二

四

諸題額主其家者為杭大宗厲樊榭全謝山陳授衣閔蓮峰皆名下士有邗江雅集九日行庵文讌圖問世輾轉十數年園歸汪氏雪疆汪氏為康山門客能詩善畫今園門石碣題詩人舊逕者猶雪疆筆也園之玲瓏石高出簷表鄰人惑於形家言嫌其與風水有礙而憚鴻博名高隱忍不敢較鴻博既逝園為他人所據鄰人得以伸其說遂有瘞石之事故汪氏初得此園其石已無可蹤跡不得已以他石代之後金梭亭園博過園中觴詠詢及老園丁知石理土中某處其時雪疆聲光藉甚而鄰人已非復當年僂強遂決計誣吉集百餘人起此石復立焉惜石之孔竅為

土所塞搜剔不得法石忽中斷今之玲瓏石歸然而獨存者較舊時石質不過十之五耳汪氏後人又不能守歸蔣氏亦運司房科又從而擴充之朱欄漫碧鴛鴦爛漫極矣而轉失其木色且將馬氏舊額悉易新名今歸黃氏始漸復其舊云

二十四橋

揚川二十四橋之名熟在人口而皆不能道其詳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二十四橋隋置並以城門坊市為名後韓令坤者省築州城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或謂二十四橋只是一橋即在今

浪跡叢談

卷二

五

孟玉生山人 所居宅旁玉生嘗導余步行往觀橋榜上有陶文毅公題二十四橋大字詢之左近建隆寺雙樹菴僧人俱未敢以為信按桂牧之樊川集云揚川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羅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云云則所謂二十四橋明月夜者自必羅布於九里三十步中不得以一橋當之沈括補筆談亦云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五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與樊川集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原注今大入西水門有九曲橋原注今建隆寺前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

馬橋又東作坊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原注
今州城外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原注北門今此處小市橋原注廣
濟橋原注今存新橋開明橋原注今存顧家橋太平橋利園橋出南
水門有萬歲橋原注今存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
橋原注今開次東水門原注今有新東出有山光橋原注現在
寺前今山光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
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然則即沈括所紀除
九橋外亦止有二十橋所謂二十四橋者究竟無由鑿指
其地適玉生以二十四橋畫卷索題余漫應之云我居揚
川不識路二十四橋定何處橋頭忽逢賢主人手捧畫圖

浪跡叢談 卷二 六

索題句或云此橋是陳迹或云廿四此其一二分明月非
古時一片彩虹豈曠昔招提近接建隆龕勝蹟遙連雙樹
菴詩禪畫髓琴心並我欲扶筇過再三跋云雙樹菴僧工
琴建隆寺僧工詩玉生則詩畫並工竹西精華萃於此地
則以二十四橋之名專屬之也固宜 玉生亦自號樹庵
蓋二十四橋側有古大銀杏一株土人呼為晉樹樹中空
處恰可築室得余詩甚喜越日即成樹庵圖兼次余韻云
蜀岡山下隋堤路舊有樊川高詠處秋風涼夜渺余懷時
倚紅闌老覓句題橋片石久無迹烟花夜月四字橋是橋
非名則一古人風雅地因傳安見今人不如昔詩人何日

來同龕花為四壁樹為庵於此間得少佳趣舉杯月與先
生三玉生曾受業於方茶山先生故其詩筆迥不猶人近
擬於晉樹前添築草堂三間符南樵為作募貲小啓詞藻
甚美迄無應者余瀕行時曾述之但雲湖都轉及許小琴
分司襄成其事亦竹西一美談也

建隆寺

建隆寺本後周李招討舊進舊宅宋師入城招討力不能
支合室自焚因勅建為寺即以建隆年號為名近僧小支
手輯建隆寺志並繪建隆寺圖徵名流題詠余次雲臺師
韻云竹西講忠義似梅香破臘古寺抱冬心千載不蕭颯

浪跡叢談 卷二 七

支公愛神駿懷古如響答冷緣與俗判勝踐招我踏闌幽
合名流好事仗老衲吐哉淮海濁鄙詞委塵劫姜白石有
府即詠李招討事珍茲圖志傳敬佇香火接隔鄰梅花
嶺貞風共獵獵時小支欲於寺中西偏募建李招討祠龕
徵余楹柱之語余集唐劉兼陸龜蒙詩句應之云萬疊雲
山供遠恨一家煙雨是元功近但雲湖都轉亦題一聯云
宋史何妨稱叛宋周親畢竟欲存周亦有味也

桃花菴三賢祠

揚州名勝以平山堂為最著平山堂詩以王荆公一堂高
觀雨三州一律為最佳平山堂楹聯以伊墨卿太守隔江

諸山十字為最壯余於壬寅夏初來游亦曾撰一聯云高
視兩三州何論二分月色曠觀八百載難忘六一風流謝
椒石同年嘲之曰聯句實佳然二十二字中用數目字多
至七八非古人所譏卜算子乎余笑置之丙午年重至邗
上遊桃花菴登三賢祠堂與黃右原比部羅茗香茂才商
撰楹帖右原為雜舉東坡志林墨莊漫錄避暑錄事為合
擬一聯云四朶兆金甌是二千石美談不因五色書雲誰
識名流皆五馬萬花停玉局惟六一堂如舊若游三賢謚
典合將祠額署三忠時羅茗香亦擬一聯云勝地景芳徽
卅載三賢俱典郡同龕昭祀典兩文一獻共稱忠按韓忠

浪跡叢談

卷二

八

獻之守揚在慶曆六年歐陽文忠則在慶曆八年距蘇文
忠之元豐守揚時恰三十餘年前後兩聯俱見典雅非
不學人所能辦當不讓李蘭卿獨步於前矣李蘭卿舊聯
有謚並稱也
語故即具
意而所之因用前聯署余名以後聯署恭見名懸之壁間
而疏其緣起於此越日茗香又擬一聯云楊柳拂隄追
溯前徵於宋歷仁神兩世桃花徧祠宇傳來美謚至今合
文獻三忠亦佳製也

真一壇

中秋後一日羅茗香招周黃右原巫小咸在真一壇看桂
花並觀吳道子畫軸趙松雪行書卷徐問松道士所寶也

吳道子所畫係真武帝法身氣象極莊嚴此外各道教皇
孫畫像不下百十軸未皆題崇禎十年右都督田宏遇同
妻一品夫人吳氏造按宏遇之女即田如以崇禎元年冊
為禮如旋加貴妃宏遇以女貴繼妻吳氏有才藝妃似之
居揚州新城田家巷東起東關大街西至缺口門大街吳
梅村集中永和宮詞所謂揚州明月杜陵花即詠其事崇
禎十年正田氏貴盛之日然此籀錄多軸亦非田氏夫妻
所能創為蓋道教盛於嘉靖京師道藏殿觀必多傳流田
氏所奉最夥後載回揚州又經流落各處今問松道士陸
續收回故成此大觀遂為邗城一巨蹟也是日小咸為余

浪跡叢談

卷二

九

寫真庭前有三鶴迭鳴迭舞坐桂香馥郁中觀游人如織
因得一律云暫辭闌闌入煙蘿欲界仙都足浩歌怪偉丹
靑吳道子纖妍翰墨趙鷗波塵容媿寫頭陀老香味渾忘
鼻觀和坐聽庭階聲一一明心雖迥待如何雲臺師曰結
句別有寄託可謂情深於文按吳道子畫蹟生平所未見
此會實關眼福故特紀以詩適問松索書楹聯因即以詩
中怪偉丹青十四字應之

水倉

揚州城內街巷多設水倉其法甚善他郡縣所宜仿行也
相傳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帶不戒於火每

延燒徹晝夜有余觀德者人頗豪俠視而憫之因創設水倉其地在人煙稠密距河稍遠之區買屋基一所前設門楹中爲大院置水缸百十隻滿貯以水復置水桶百十隻兼設水龍一二具揚州俗語謂之水砲設有左近報火者汲桶可以立集砲夫可以卽行孫春洲爲作門聯云事有備以無患門雖設而常觀余嘗過皮市街見有廣濟水倉門上勒石扁字極佳詢之則鮑崇城所作也字體極得誠懸法因增其名入隨安室書錄中 羅茗香云水倉門聯原本出句係井用汲以受福後始改事有備以無患余又改爲事前定則不貽又別擬一聯云玉瓊何煩裨寵讓金

浪跡叢談

卷二

十

逆永免祝融灾近日各衢路增設愈多章程愈密可謂法良意美

喜雨唱和詩

揚州今年之熱倍於往年正在鬱蒸不可解間聞但雲湖都轉設壇祈雨甫下令而濃雲倏布旋沛甘霖徹三日始止喜之不勝因口占四截句簡雲湖並約同人和作云廣陵使者久宜民牲璧關心果有神側耳灌壇纔肅令阿香早已走鸞輪 三日爲霖信不差滂沱聲裏雜謹譁南河廡客猶飛舞何況蕪城十萬家 但快祛炎見尚低三農從此洽羣後放晴待上平山望何處新秧不插齊 游宦

何如聽雨眠陸成翁句三家村裏好相憐荷衣雲陣真堪憐
獻新詩祝有年揚州人以雲臺師相餽原總憲及余爲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故耳故未首有三家村語餽原總憲和詩云只合相公成二老我慙諸葛大名齊雲湖都轉和詩云共傳邗上耆英會夏氣先清三老家皆答此句意也吳笏庵京兆和云揚州民本是公民催雨詩成筆有神公自不居歸使者非關使者始隨輪 應是龍行點不差天瓢夜半瀉聲譁揚州萬戶連雲起此雨偏宜是小家 曉起油然勢尙低望雲心果慰民徯豐年豈獨占淮楚 一熟還應及魯齊 洗足關門聽雨眠東坡句 獨家村裏自

浪跡叢談

卷二

十一

相憐公詩以三家村自比三老遙知三老風流劇定說予今老故卽以獨家村爲比 尙少年此外和韻者尙十餘家而此四詩最膾炙人口云

下河舟中雜詩

余與楊竹圃親家別已五年今夏挈眷屬來揚州本擬卽可把晤乃竹圃於今春抱重恙雖已痊愈而氣體虛羸憚於遠涉且時方酷暑祇宜養疴於安豐場署中余因渴欲相見遂於初秋四日買舟逕爲東海之游住署齋者十日時竹圃已健勝如常復挈舟同游海陵訪魏笛生觀察又盤桓三日始分手歸舟時竹圃年七十一余年七十二笛生年七十五皆輕健無龍鍾態海陵城中觀者嘖嘖以

為老人星聚始不虛也余有下河舟中雜詩十二首紀之
 他日或可編入方志乎詩云席帽山頭秋氣清扁舟飛出
 綠楊城竭來已厭爭琶耳要作聽風聽水行 閩江邗水
 路三千鳳泊鸞飄又幾年誰信搏沙仍得聚好風吹到月
 華圓 宦海前塵不倦談家常情話轉誦誦助君兒女團
 圓趣記取當年老退庵 時三子婦亦 借人官閣避塵囂
 豆架瓜棚亦足豪繞座素蘭如客淡倚墻紅蓼比人高
 不妨終夜聽滂沱欹枕喧傳屋漏多我正歸舟要新水東
 淘漲接海陵波 官舍融融子舍春不嫌地僻不憂貧累
 君小試調羹手一醉饕翁動浹旬 謂雪亭 承明舊侶猛

浪跡叢談 卷二 三

回頭海角天涯一聚漚樽酒匆匆快談藝便將三日抵千
 秋 謂笛生 連日歡筵雜醉醒三人二百十餘齡海城童
 叟齊驥首信有天邊小聚星 此間刺史舊同官助我清
 游續古歡愛讀劬南碑記好碧雲香雨一庭寬 張東甫州牧招遊光
 孝寺寺建於晉義熙南宋奉勅收今名陸放翁為碑記
 香雨樓在大殿後方丈額碧雲二字為宋甯宗所書
 圖闌形勢實噴吭往事迷離付浩歎眼底胸中今了了何
 人真措泰山安 登泰山望見圖山關即當年英夷由海
 蓋忠武嘗知泰州也 圖山關即當年英夷由海
 古音並見唐韻及集韻今江南皆呼圖山為徐山則因垂
 轉耳 歸海歸江路不明桑麻井里總關情須知得守真
 須守兩害相衡但取輕 近開運河各壩齊開所過下 茶

黃灣外最喧喧壁虎橋邊聽游河舊日布帆無恙在兼司
 訪戴已歸來 初由灣頭進下河即茶黃灣也歸途仍坐去
 浪 附錄竹圃和作云濱海衙齋冷長年無客臨徑生荒
 草滿門掩白雲深忽見故人刺如傳空谷音 七月初六日
 來始以為誤也信趨迎真倒屣狂喜自難禁 語笑分明是
 相逢豈夢中何期居僻地竟得挹清風話舊供雞黍稱觴
 薦韭菘 是日為 更憐嬌弱女隨侍省衰翁 已下懸陳榻
 還乘訪戴舟 公在安豐住十日復借公 高情方外約遺蹟
 篋中搜 張東甫招飲光孝寺時公方有師友 童叟各青眼
 主賓皆白頭古懼只三日良會足千秋 同是他鄉客他

浪跡叢談 卷二 三

今年重陽初擬步游平山堂因阻雨不能出遂閉門與家
 人煮酒持螯以遣之適佳年孫背誦杜老重陽詩余因戲
 借杜老詩句為發端得七截二首云重陽獨酌又何妨苦
 憶橫岡第一堂滿擬扶藤微步上滿城風雨正迷茫老去
 悲秋別有因支離早是挂冠身茱萸酒熟霜螯美何必相
 尋落帽人回憶仕宦中外數十年遇重陽日無有不出游
 香或作賓或作主或盛集或獨游或有詩或無詩惟在京

師戊寅重陽日與顧南雅龔季思二同年登西山上戒壇
之游爲最奇絕曾有句紀之云誰能重九辰眞道大千表
此外游事皆平平無奇耳其有故而不出者則扈 蹕遼
瀋時以寒疾兀坐行帳中又前數年提兵上海時以軍務
倥傯不暇出及此次邗上阻雨而三云重陽多晴此兩亦
數十年來所未見故不可不記吾鄉黃莘田先生詩云誰
能令節都無負信然

喜雪唱和詩

邗江一冬無雪農民望澤孔棘糧艘需水尤殷乃於立春
前數日祥雲廣布厚至一尺有餘喜舞之餘漫成四截句

浪跡叢談

卷二

十四

以紀之云一冬望眼忽眉軒亂舞橫飛肅不喧亂舞橫飛豈有涯朱

文公詠雪句也千尺遺蝗萬家麥歡聲早已浹郊原坐看各國玉
戲奇是日張松屋郡丞招同陸夢坡藩伯飲峇園中紅燈綠酒照霜髭瓊思瑤想

吾何有漫與當場喜雪詩聞說聯檣督罷難京江定許助

銀瀾同雲漠漠連朝合更盼天膏萬里寬居然盈尺表年

豐脉脉惟歸造物功幾輩裏頭作吟事先應挑動笏庵翁

謂吳西穀山長時以詩呈雲臺師卽命駕過訪並袖和詩見示

中一首云一冬無雪麥苗乾况復多藏逼歲殘賴有豐年

先表瑞老夫拂袖不知寒蓋日內正有票鹽驗貲之役邗

城積金至千餘萬甫於日前散出而瑞雪旋來此吾師所

以喜中加喜也翼日吳笏庵山長和詩云亦知喜雪共憑
軒早有詩人笑語喧卻道清游更多興不辭一片踏寒原

我亦思吟句未奇空教撚斷數莖髭兒童爲報減函到

說是先生又送詩 素怯尖叉和句難東坡借雪每生瀾

公今幸未來相鬥差喜拈時韻脚寬 也如喜雨慶歌豐

公前有喜雨詩應是詩催筆有功後輩敢爭前輩句笏庵終讓退

庵翁又疊韻云虛皇昨夜降瑤軒下界無聞鳥鵲喧侍從

都教騎白鳳紛紛齊過樂游原 曼衍魚龍戲自奇爛銀

點額玉垂髭若教剖出馮夷蚌更得明珠綴入詩 莽莽

沈沈欲視難太陰晝合海翻瀾不因滕六能施逞粉本何

浪跡叢談

卷二

十五

由得范寬 見來姑射已占豐捧出黃人與獻功試爲舉

頭應更喜白漫漫作碧翁翁余亦疊韻和答云欣聞陋巷

迂高軒又報詩簞往復喧一雪頓關飛動興更思躡屐走

寒原 政學尖叉闕韻奇幾人同我撚吟髭從今好約延

陵叟但遇佳題莫負詩 咄咄鹽貲聚斂難漫藏眞怕起

狂瀾用雲臺師詩意朱提甫散祥雲至且喜財源萬里寬 身閒

但祝屢綏豐詩退還餘酒有功喜雨未幾旋喜雪長年惟

學信天翁臘雪未消集同人作坡公生日再疊前韻答笏

庵云時晴佳想共軒軒樂事良辰笑語喧客子光陰眞率

會不妨高宴續平原 行藏異趣各矜奇滿座華貂照雪

髭皮涎飽看坡字畫是日以坡公定惠院月夜可無數字

打油詩寓公那復識時難有客能翻舌本瀾笏庵詩云

聚不難堆銀天更助添瀾若教玉戲天公果成涎底須崇

論問桓寬老去衰顏借酒豐閒中鉛槧亦論功聯華素

髮成詩話王荆公詠雪詩素便署揚州十一翁笏庵詩云

貌猶豐刻鏤無妨攝養功翁少阮翁年或問近年京師

祈雪之事頻煩外直省亦間有之此禮於古有考否余曰

祈雪之典起於北宋宋史祈報禮曰凡旱蝗水潦無雪皆

祭禱焉其見於本紀者自乾德元年十二月始命近臣祈

雪直至紹聖元年十二月終北宋之世祈雪禱雪事凡十

浪跡叢談 卷二 七

五見周禮中雖無祈雪之文而左氏傳昭公元年明載子

產之言曰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時乎祭之此即三代祈雪

之明證今文獻通考只有祈雨祈晴並無祈雪則馬氏之

疎耳

師友集

余撰師友集十卷凡二百六十餘人脫稿於道光壬寅冬

月嗣為兒輩匆匆付梓未及細加校勘錯誤不免挂漏尤

多今冬始以刻本呈雪臺師鑒定吾師遽寵以序云丙午

歲除前梁苴鄰大中丞送到師友集讀之竟日不倦古人

云老見異書猶眼明夫以日接紅紙細書之函老目更昏

對此安得不頓明也歷數六十年間舉世交游有一人能

詩能筆議論又皆公允如此者乎勝於良史勝於佳集此

他日必傳之作也因喜而綴言於簡端道光二十六年頤

性老人阮元識按此書至揚州始分布向有沈鼎甫侍郎

程晴峯中丞彭詠我副憲但雲湖都轉吳紅生太守黃右

原比部各題詞擬彙刊卷首以誌雅誼云

少穆尚書贈聯

三兒恭辰五上公車依然故我近緣福州舊宅不能安居

奉余出游並悉索做賦納賞作郡大夫指省浙江以便迎

養非得已也時陝甘捐輸之事少穆尚書主之余作手函

浪跡叢談 卷二 七

懇其照拂捐事已成少穆復書相賀中有詰嗣以二千石

游登通顯台端以八十翁就養湖山云云余謝不敢當而

心豔其語囑少穆就此演成長聯將懸挂於武林寓齋以

為光寵甫踰月少穆果手製二十八字長聯見寄並綴以

長跋詞翰雙美感愧交并時方輯錄楹聯餘話得此又增

一美談不禁眉飛色舞也句云曾從二千石起家衣鉢新

傳賢子弟難得八十翁就養湖山舊識老詩人跋云苴鄰

中丞老前輩大人自出守至開府常往來吳越間今詰嗣

敬叔太守又以一麾莅浙迎養公於西冷公游興仍豪吟

情更健此行真與湖山重締夙緣矣昨書來索楹帖以則

徐前書有二千石八十翁對語囑廣其意為長聯並欲識其緣起憶公昔歷封圻距守郡時才一紀耳今懸車數載後復以兒郎作郡就養於六橋三竺間此福幾生修得若他日再見封圻之歷承此衣鉢之傳豈不更為盛事故叔勉乎哉道光丁未人日同里館侍生林則徐識於青門節署時年六十有三 少穆由西域 賜環後先權陝甘總制旋撫關中綏輯番民筦理捐務公私具舉歡頌載途而不知其三年塞上開墾屯田厥功尤偉以逐臣而猶為民為 國豈復是尋常報稱之情近雖因病陳情行將感激復出且聞已飭詰嗣楫之編修還朝供職其為心存 君

浪跡叢談

卷二

六

國實遠邇所同欽適承公以長聯寄贈不揣固陋亦勉成數語報之雖不足以揄揚盛美而情往似贈興來如答亦聊紀一時翰墨緣也句云麟閣待勞臣最難西域生還萬頃開荒成偉績鳳池詒令子喜聽東山復起一門濟美報清時按此聯書就緘寄關中適公已權移滇黔總制未知得達與否而公所惠寄之聯則早已裝治完美懸諸杭州三橋址新宅中衆目快瞻且贈炙人口矣

焦山紀游

揚州同人盛稱鍾立齋太守 大志 洲宅之美擬於花時往游清明前一日立齋遂招同鄒公肩觀察程栢華別駕 光 先為焦山之游由鈔關門登小舟出大江換坐紅船是

日東風甚大兼有微雨順流逆風用滿帆折數十箠始抵焦山別已十餘年中風景不殊而不無今昔之感晚飯後看秋崑松明對奕憶乙未年夏與逢兒映兒信宿松寥閣亦看二僧對奕其一即秋崑也是夜宿水晶庵中明晨散步山門外觀對岸石公山形勢即象山登三詔洞手別陸放翁米海嶽磨厓字凡山中諸勝蹟捫厓略徧復回水晶庵向寺僧索觀戊子歲所交藏揚文襄公玉帶並詩畫卷玉帶如舊而匣邊已裂詩畫卷為披閱者多裝池尤損因與栢華商另製匣並重裝卷栢華慨然任之是日飯後仍坐紅船不數里即達翠屏洲登岸入立齋宅洲舊為江中

浪跡叢談

卷二

九

浩森之區相傳觀音大士卓錫所成故名佛感洲後為詩人王柳村 豫 居之改名翠屏洲立齋卜宅於此已數十年柴門臨水雜樹環之亭榭參差溪流映帶時桃花盛開一重一掩迤邐可數百步想武陵源不過如是也是夜宿江村讀書處明晨飯後用肩輿約廿餘里達揚城途中桃花尚十餘里不斷高柳間之古人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者信有之矣山中得詩四首時焦山還帶詩畫卷題者已滿栢華為裝第二卷因即錄詩於卷端以誌緣起云揭來屢游地自別十三年江海鎮如此風雲防未然吉金剩周漢舊雨杳齊錢謂齊梅麓錢梅後玉帶還山久重來緇風綠 靈山

一回權便入翠屏洲宅以詩家重名仍佛子留福人宜福地良日况良儔誰信蕪城外江村事事幽 為踐尋芳約游山復看花繞身習池水潑眼武陵霞荷沼還成約皆荷時重來之約桃庵那足誇平山堂下之桃花竹西富園館讓此野人家 難得苔岑合還饒翰墨緣尋詩渾似夢讀畫莫非禪鄭重新書好李蘭卿所修焦山新志板聞在蘇州某家住特借更須銘瑞室惜少筆如椽沈吟長物編錢梅溪曾約余同撰焦山長物志立齋乞題齋扁因用六朝鍾記室語應之

顏柳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暎夷兵船闖入圖山關將犯

浪跡叢談

卷二

辛

揚州周子瑜觀察札委餘東場鹽大使顏柳橋崇禮馳往招撫顏有膽畧素喜任事遂與辦事商人包恪莊計議稟商但雲湖都轉許即相機辦理顏即於初八日隨帶羊酒雞豚等物赴瓜洲渡江至象山緯道瞭望值夷船飛帆駛進勢甚兇猛象山與焦山緊對顏伺其抵焦山馬頭以禮招呼效鄭商人弦高故事頭頂說帖跪獻江干因得上夷船見其頭目郭士利引與郭富相見詞色慷慨曉以敬天心保民命諸語郭漫應之次日復帶金幣等物以婉詞導之時夷人已將瓜洲民房佔踞並徧樹赤幟將江路全行堵截無一民船往來而火輪船及三板船已有七八十隻

盪湖入金山北固之麓顏探聞郭酋主戰嘯酋主和正在設法謀見嘯酋而鎮江已破傳聞駐防海都統閉城餉民盡遭屠戮顏心膽俱碎即欲為脫身計而包以揚城危在旦夕力懇惠之顏亦以揚州若失則夷船必溯江而上金陵皖江一帶俱不可問遂激於義憤幡然復出因嗎利遜見嘯酋嗎能通漢語顏曉以戰爭之害和議之利轉述於於嘯酋始有獻銀百萬不入揚城之議歸復於包包為轉請於都轉時城中人人危懼移徙者十之七八顏復上夷船囑嗎酋與嘯酋允為減銀數往復數四議給洋銀五十十萬元每元作銀七錢一分遂面與嘯酋定約旋即分次

浪跡叢談

卷二

五

送給而揚城安保無恙居民亦旋定安輯矣余初聞顏柳橋之名住揚州半載未見其人故無由詳其通款之事後遍詢同人得包松溪程栢華所述栢華復囑顏來謁因悉其顛末而叙次之如此是役固由但都轉周觀察主持而顏與包之功亦不可沒包現為總商家門鼎盛顏亦得運同銜其子某孝廉且以郡守候選矣

雲臺師壽聯

暎夷之不犯揚州京師士大夫以雲臺閣老之居邗江比漢鄭康成之居高密而以暎夷比黃中之保鄭公鄉也踰年值八十壽辰恭蒙 賜壽彭春農學士以楹聯寄賀云

新恩又見臨裴野近事爭傳保鄭鄉卽指此事

但都轉壽聯

曠夷初犯京江揚郡人家已紛紛逃竄賴但雲湖都轉竭力防堵加意撫循不一月卽各安其居揚人甚德之值都轉九月誕辰各製楹帖以致其頌禱之忱然語或過當甚有以郭汾陽李西平爲比者則儼不於倫矣惟雲臺師撰七字聯云菊花潭裏人同壽揚子江頭海不波落落大方恰如身分不能不推爲大手筆也

浪跡叢談

卷二

三

浪跡叢談卷三

許周生駕部

福州梁章鉅撰

過武林時訪許周生駕部之後人惟其第六子子雙茂才延毅在家承以鑑止水齋集見贈並屢承招飲助余相宅甚殷周生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余曾相見於京師遲久始得讀其詩文集竊謂己未科人才最盛時論以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之大科然籍籍人口者惟鮑雙梧吳山尊張皋文陳恭甫王伯申諸太史而鮮及周生者周生穎悟非常博通墳典自經史詩文外如小學算術醫方釋典靡

浪跡叢談

卷三

十

不涉獵其視翰苑諸君子皆有過之無不及者其論學也謂經義中之大者不過數十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能復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云云其論政也謂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之六朝時令史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未聞以操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耽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今欲吏不爲奸則莫若高其品使士人爲之士人爲吏習知政務無迂懦不曉事之患其于治道必有所裨云云最爲明通之論皆非諸賢所能見及又云西士彌納和爲余

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少而行遲在赤道
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測候
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
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鎮星太白星辰
星日星月星荷邏星則西土所測其荷邏星歟此條亦
足以廣異聞錄之以詭言天文者

吳槐江督部

過蘇州時尋當日問梅詩社諸老如韓桂船尚書石竹堂
吳棣華二廉訪彭章問太守尤春樊中翰皆早經凋謝惟
董琴南觀察及寓公中朱蘭坡楊去士二君健在而已過

浪跡叢談

卷三

二

平橋里訪吳槐江督部門庭尤聞寂詢其孤不可得見督
部係先資政公戊子同年復與先叔父太常公同登己丑
中正榜余以子弟禮晉謁問政採風最叨教益余將以疾
引退公遶昌言於衆曰如此好藩伯而爲上臺所擯不能
安其位如地方何蓋談聞人言以與程梓庭撫部不協之
故雖非事實亦足見其期待之殷矣公家居久不親筆墨
獨喜余修滄浪亭爲作五古長篇紀之又嘗與余觀樓樞
廷遺事娓娓不倦多余內直時所未聞余曾撰入 國朝
巨工言行錄中書多一時未能付梓先附者其逸事於此
云 公舉順天戊子鄉試出編修秦公承恩之門時尙書

父學士推公星命訝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後秦
公果以吏部尙書署直督而公歷楚督直督以兩廣總督
終 公由中書入樞直洊歷臺諫擢通政司參議時和珅
爲樞長即欲令公出直曰通參班廁大九卿應退出軍機
阿文成故善公爭之曰故事副憲及通正通副理正理少
不得直軍機通參階止五品不在此例且前此給事亦官
五品並未出直也和珅益銜之 嘉慶初元

純廟以訓政憂勤丙夜即起視事 召軍機大臣皆未到
旋 召章京惟公與戴衢亨二人已上直入對稱 旨少
頃和珅入 上曰軍機事繁吳能光甚明幹可在軍機大

浪跡叢談

卷三

三

臣上行走和珅謂吳某官纔五品與體制未符 上即命
加吳三品銜和又奏曰吳某家貧大臣例應乘轎恐力不
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 和珅與公其事每多齟
齬欲私拔一人以抗之以日前吳與戴本同被 召奏曰
戴衢亨由狀元出身已官學士在軍機日久用吳不如用
戴 上哂曰此豈殿試耶和珅語塞未幾戴卒與公同加
三品銜入直而班次仍居公下 公以忠直爲 上所知
屢欲簡昇封圻商之和珅和奏曰適有直隸布政使缺可
補也 上從之後悟外省布政階資遠出軍機大臣下以
讓和珅和奏曰吳某以三品頂戴驟易紅頂已被深恩矣

上領之旋授河南巡撫 公在楚督時有劾公擅作威福下行文檄語氣竟與 上諭相同 上笑曰吳熊光在軍機年久每日擬寫諭旨手筆已熟故外任亦不覺信手直書此後宜痛自檢點毋得顛倒干咎 寄諭飭之 公初赴楚督任未出豫境有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省咨會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應死法公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逃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餘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公由楚督調直督引對時 上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

浪跡叢談

卷三

四

太平矣公奏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 上聽之嘉慶十年 東巡盛京旋蹕駐夷齊廟 公與董文恭戴文端同起引對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風景甚好人言豈盡信哉公越次對曰 皇上此行欲面稽 祖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 上曰卿蘇州人也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

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邊偏仄糞船絡繹而行午後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 公對曰 先朝至孝冒天下 從前曾侍 皇上進謁親奉

聖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也 上動容納之 公嘗語人曰刑賞者國家之大權而寄於封圻大吏若徒以有司援例求免斥駁之術處之

浪跡叢談

卷三

五

失其旨矣例有一定情有萬端故遇事必當詳審而後行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有益於民生雖不符例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裨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所必及也雖不得請亦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讒隨波逐流其咎豈但溺職已哉

李桓軒廉訪

余過杭州時小住月餘日城中大吏皆來握晤惟家楚香中丞 爲山左舊屬特鑑堂將軍爲吾閩駐防素有相知之雅餘皆新交也李桓軒廉訪 爲高陽李石渠中丞段圖之子中丞撫閩時欲招余入節署課讀已送關書

訂入館矣而中丞旋置後江右去遂不果其學徒即今廉訪也廉訪晤談時每自惜無緣侍教然當年署齋課藝常廢荷批削至今尚敬存篋衍中蓋綠葉茵汀庶常送來者茵汀即其授讀師因須赴京散館故薦余以代而余則久忘之矣聞楚香中丞言浙中同寅最結實可恃者惟廉訪一人且聞廉訪由兩淮都轉擢浙臬其在揚州任內一塵不染諸務肅然足以空前絕後去任時離商例有重贖悉卻之今秋聞其在浙物故為之氣短本擬俟其靈櫬過邗時登舟一弔適余有海陵之游彼此相左並傳聞揚州離商仍以前卻之贖致送其間中仍卻不受謂遺教如此不

浪跡叢談

卷三

六

敢不遵眾無不嘖嘖嗟異之然則廉訪之清操不但化及家人而且行之身後可謂難矣詩云型于寡妻廉訪有焉嗚乎可以風矣

許小琴分司

余此次出門西湖之清游發於許巧友太守邗江之寄廡成於許小琴分司存詩巧友與小琴為同懷兄弟並余門下士師友之誼甚篤而意趣各不同論者以為兩人有冰炭之分謂巧友清而小琴熱又謂巧友視天下無易事小琴視天下無難事蓋巧友遇事必熟思審處計出萬全而後行小琴遇事則挺身直前期於必成而後已皆通才可

倚恃而肝膽照人者也小琴得余抵杭信即於揚城預為相宅初以張氏容園為可居既知其大費修理乃借南河下支氏一空宅整門戶屯器具以待余而先以詩相迎云老去清游亦壯哉西湖麗景本天開門生卻被桃花笑未向藍輿問訊來香山詩句昨稱觴寫入鸞牋十六行前已師七十自壽詩茲又次乙巳初度自述韻八秩今年開及二愈多佳境蔗甘嘗邗江近與曲江連舊部謳歌政績賢多少名花燦金帶待公來預魏公筵一邱一壑縱無奇張子野家宜賦詩謂張司馬容園此似小玲瓏館好掃苔先慰鶴猿思

童石塘郡丞

浪跡叢談

卷三

七

揚州耆舊如晨星提唱風雅者絕無人而鑿藏書畫之風亦久間寂余初至邗江鄒公創觀察錫傳告余城中收藏家惟童石塘郡丞廉一人屢約余同往其齋中縱觀佳蹟以早熱曠出門遷延未果既得快雨於夏至日石塘借謝默卿郡丞誰招同鄒公眉及吳紅生太守孫晉鍾浥雲郡丞承露許小琴分司暨蒸兒集東園暢飲一日石塘為淮北監掣默卿為淮南監掣兩官如駮之斬石塘專好書畫默卿專工詩詞兩人之雅尚亦巒宦中錚錚者也是日余於歸輿中得一詩云搗來三度入陳芳余游東園至俯仰流光逝水忙簪雨恰逢新雨快忘年齊樂小年長是日盛

堪奇無容竊客座客多勸余移終惜浮家異故鄉小園亦

名東多少詩福兼畫隨深談尚擬坐華堂賦卿官署駐儀

徵每數旬甫得來揚一次而石塘寓廨近在同城此後讀

書評書遂來往無虛日矣是會默卿和韻詩最為蘊藉

附錄於此云偶緣消夏惜餘芳又見新鶯乳燕忙杖履重

陪人愈健園亭三到日方長漫言貢市通殊域應念林泉

阻樂鄉公家福州以嘆夷通市不得安其居淮家幸得羣

公同話舊不須瑤艸贈青堂

陳頌南給諫

吾鄉陳頌南給諫宸簡以一疏劾三貴人

浪跡叢談

卷三

九重為之動容天下想望風采旋以事左遷解組歸里舟

過揚州余與君初未覲面忽得把臂暢叙如舊相識快不

可言翼日羅茗香設饌招同黃右原劉孟瞻文淇楊季子

亮暨蒸兒同飲於天甯門外之玉清宮一時名流不期而

會洵勝緣也玉清宮之右即史閣部祠飯後復偕同人人

祠謁墓憶余往返揚州凡二十餘度不知梅花嶺在何處

耿耿不釋者垂五十年至是始獲伸瞻仰之情深以為幸

其端實由給諫開之此會可不朽矣是日右原有詩余亦

口占二截句紀之云天教主客畫圖開名士名臣雜沓來

窺我老衰無所似呼兒但覆掌中杯五十年來一瓣香梅

花鎮路耿難忘欲題楹柱無椽筆拱手文山與武鄉同人

屬余撰楹聯余謝不敏葢堂中先有嚴問樵保庸一聯以

文信國武鄉侯相比聯語見下本殆無人不為閣筆矣

余在浦城即聞給諫抗疏劾前揚威將軍諸人不應起用

等因得

旨嘉獎中外噴噴傳播以為美談實未見其疏稿也既相

遇於揚州乃得索閱原疏因節錄如左庶使讀者廉頑起

懦各有同心焉其詞曰臣某素為刑賞失借無以服民竭

歷懇忱仰祈

聖鑒事竊惟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於上

浪跡叢談

卷三

九

而喻之於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學論平天下之道

在於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惡是也民何好何惡好賢而惡

不善耳倘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遠其端不過優悠寡斷而其後遂貽害於國家

經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

州縣丞倅禽駭獸奔紛紛藉藉惟知船礮之足驚誰復典

刑之是懼去年秋後夷船退出大江烽煙稍靜我

皇土赫然震怒於失律之罪法有難寬始

命沿海諸臣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數交部治罪於是

長等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楊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

兩江總督牛鑑浙江提督余步雲後先就逮部臣按律問擬斬候余步雲情節較重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拊掌稱快僉謂國法前雖未伸於琦善今猶伸於余步雲而今而後前車之鑒凜然誰復肯蹈必然之誅而不求生於一戰哉乃二十六日即奉

上諭起用琦善為葉爾羌幫辦大臣邸報傳人情震駭既而徐徐解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類是未幾且以三品頂戴為熱河都統矣旋且用奕經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為古城領隊大臣矣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海兵將之敢於逃竄馴

浪跡叢談

卷三

十

至今日海水羣飛鯨鯢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於逆夷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情我軍心助彼毒談令海內糜爛至於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足以作士氣而戢民心何況鑿帶再加脫俘囚而薰沐之乎至奕經之罪雖較之琦善少減文蔚之罪較之奕經又可少減然我

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乃夜郎自大深居簡出頓兵半載並未身歷行間騁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貽笑敵人殺將覆軍一敗不振此不待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權納賄之事而罪已不勝

誅矣臣亦知奕經為天潢貴胄我

皇上篤念親親必不忍遽加顯戮竊意即幸邀寬典亦應圖禁終身銷除冊檔以無貽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已棄瑕錄用且此數人者我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倘俯采輿論誰不切齒於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奕山文蔚牛鑑諸人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緩直道猶存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側聞琦善意侈體汰跋扈如常葉爾羌之行本屬怏怏今果未及出關即蒙召還為熱河都統密邇神畿有識無識之徒無不撫膺太息以為我

浪跡叢談

卷三

十

皇上嚮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熒惑宸聰者必仍係此人履霜堅冰深足懼也頃者御試翰詹以高阿封即墨命題凡百臣工能無惕息而今茲刑賞若此臣之愚昧未審

皇上所謂阿者何人所謂即墨者何人假如聖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為阿以阿為即墨將無譽者毀者有以淆亂是非耶所望

皇上力奮天威收還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廷毀譽之真國法稍伸輿情可慰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沈鼎甫侍耶

嘉慶壬戌春楊同余成進士者凡二百五十餘人今官於朝者惟卓海帆閣老一人此外龔季思尙書沈鼎甫侍郎皆已引退而尙未出京其各直省生存者則安徽朱蘭坡侍讀浙江張靜軒通政朱椿年邑侯四川王六泉太守福建林鑑塘編修及余回憶四十五年來落落晨星今海內只此九人而已今歲余薄游江浙於杭州晤靜軒於蘇州晤蘭坡小住揚州而鼎甫由京挈家來忽得相見尤堪驚喜因畱暢叙數日並招同鄒公眉程栢華熊竹村飲譙流連各贈詩以紀鼎甫少余三歲而健談健飲有余所不及者余以舊刻師友集示之離合之感各爲黯然 鼎甫屢

浪跡叢談

卷三

十一

等文衡余詢其門下士最顯者何人對曰一爲林少穆一爲陳頌南皆君同鄉也余曰祇此兩人已足爲門墻之光其餘不問可矣鼎甫喜讀宋儒書瀕行余以名臣言行錄兩函贈之以備舟中消遣鼎甫喜之不勝畱詩爲別云海內稱詩伯吾曹仰偉人晨星同客路舊雨見天真誰祇中流柱憑扶大雅輪廿年離合緒往事付前塵開徑招三益謂鄒公眉觀察程栢華熊竹村兩世講延賓話一尊載披師友集洞見性情原北宋名賢彙東萊史例存兼承呂東萊讀書賴攻錯感極欲忘言

吳退旃尙書

浪跡叢談

卷三

吳退旃尙書壬戌同年中至好也自乙未年在杭州城中一夕之談遂成死別今秋其靈輓過揚州適余有海陵之游不獲登舟一哭踰月其孤昌照以行狀來讀之黯然以傷余在京日嘗與同年言退旃生平有四反體極羸弱而豪飲之氣辟易萬夫一也不喜談文章而屢司文枋二也家居極儉約而推財濟物毫無所吝三也貳司空時以不諳工作爲歎而督辦浙江海塘將數十年未修之工同時竣事四也其平生最得意者道光己丑科以光祿寺卿與朱詠齋李芝齡二同年同日被 命爲會試副考官禮部凡題請會試考官光祿卿例不列銜此數十年來異數也

浪跡叢談

卷三

十一

行狀言體弱畏寒冬必着皮衣五層或言此瑣事行狀中似不必及余初亦以爲疑後晤沈鼎甫始知此事實達天聽屢承 垂詢及之則亦不可不載也鼎甫又言退旃每歲冬必着夾褲棉褲皮褲三層京中戲稱之爲三庫大臣則聊資談柄可矣

俞陶泉都轉

聞與兩淮漕商談歷任都轉之賢以李稚軒爲第一鄒公爲觀察曰稚軒之清操亮節誠不可階然有守而兼有爲者終推平羅俞陶泉德淵一人而已憶陶文毅公整理淮漕之始都轉屢不得其人手書令余切實舉薦余卽以陶

一四三

泉應蓋陶泉令長洲守蘇州實心實政皆余所目擊心儀者也時陶泉方守金陵聞信力辭文毅以余手書示之陶泉語塞聞陶泉初到場時運庫並無餘積次年遂有三百萬之儲此席擁東南財賦之雄冠蓋往來每多缺望訪議叢興自陶泉蒞任後改絃更張洗手奉職而哀多益寡務物平施亦無不各得分願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驟衰位不稱才年不副德論者傷之余在蘭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訃為之涕如縷靡適其孤以急信懇余轉遞平羅余手揮一聯奇輓之云殫心力以報所知一代長才出甘隴處脂膏而不自潤千秋遺愛滿邗江素聞耦賀庚督部言陶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謂邊陲乃有此人物又言陶泉若長筭淮甍可稱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聯正穩括其意今年在揚州聞公眉觀察亦有一聯云敬以持已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屬于九京可作舍公其誰與歸出語本朱子對語本檀弓則真足以傳陶泉矣

陳玉方侍御

陳敦之郡丞 延恩 前侍御玉方先生之子文采書名克繼前武而才氣通達則有跨竈之稱不似侍御之古執也相傳侍御在刑曹時一日司驢門外車夫喧闐究主名者咸

指是江西陳老爺所役使拘至堂中交侍御自行處置侍御熟視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識車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識也侍御不得已令轉其背視之曰誠然一時傳為笑柄按名臣言行錄中載魏國王文正公宅中有控馬卒歲滿辭去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耳然則今之玉方先生亦暗合古名臣風味未可厚非矣

莊虞山總戎

武臣以不惜死為要義言語小節在所輕也余同鄉莊虞

浪跡叢談

卷三

古

浪跡叢談

卷三

古

山總戎 芳機 曾為京口叅將有遺愛余今年過鎮江尚有詢其近况及聞總戎已物故並有含涕吁嗟者武員之得民心如此憶任叅將時與余同官值入 觀回告余曰我此行幾誤事入 見時

上問汝自江南來時可見過蔣攸銛我對曰沒有三問三對如前

上變色曰汝太糊塗豈有江南武官來京而不向江南總督辭行者乎我急對曰有有有

上容稍霽數語畢即出而渾身汗透矣余詰其故莊曰我只曉得江南總督或蔣中堂他從來沒有名帖拜我我又

未嘗請他寫過一聯一扇那知甚麼蔣攸先蔣攸後乎余
笑曰此自君之疎失然無礙于理

主上寬仁斷不汝罪也莊領之未幾即陞廣東總戎去余
初次引疾旋里時盧敏肅公正爲兩廣總督一日見莊曰
汝識梁陞鄰否曰同鄉舊好也盧曰苙鄰近作神仙汝知
之乎莊大驚曰作何處神仙盧笑曰已引疾歸田矣莊始
悟此亦總戎回閩時向余面述者 記得乾隆間有南省
某總戎入 覲者時值南河漫口奏至 上問汝過清江
浦時情形若何對曰浩浩懷山襄陵 上首肯曰然則百
姓光景如何對曰百姓如喪考妣 上斥出之翼日卽有

浪跡叢談 卷三

嗣後凡武臣引對不准通文之 論此則無理取鬧矣按
宋臣高瓊嘗從宋主幸澶淵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登北
城百姓如喪考妣上乃幸北城虜退後命寇準戒瓊曰卿
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語載各臣言行錄古今人
事暗合有如此者

浪跡叢談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翰林院緣起

我 朝天聰三年始設文館於 盛京十年改文館爲內
三院一日內國史院掌記注 詔令編纂史書及撰擬諸
表章之屬一日內秘書院掌撰外國往來書狀及一敕諭
祭文之屬一日內宏文院掌注釋歷代行事善惡勸誡
御前侍講 皇子竝教諸親王之屬各設大學士掌之順
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隸內三院稱內翰林 國史院內
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宏文院十五年改內三院爲內閣十
八年復改內閣爲內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內閣
另設翰林院至今用之

浪跡叢談 卷四

大學士緣起

順治初年設滿漢大學士不備官兼各部尚書銜十五年
定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 中和殿大學士 保和殿大
學士 文華殿大學士 武英殿大學士 文淵閣大學
士 東閣大學士雍正七年以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
史尹泰年近八旬精力尚健特 加恩授爲額外大學士
蓋卽今之協辦大學士也乾隆十三年
諭曰大清會典開載內閣滿漢大學士員缺無定出自簡

任等語本朝由內三院改設內閣大學士未有定數自是官不必備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間滿漢大學士率用四員至雍正年間以來多用至六員更或增置一二人協辦朕思內閣居六卿之首滿漢大學士應有定員方合體制嗣後著定為滿漢各二員其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又大學士官銜仍兼殿閣會典所載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為畫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即不必開載著增入體仁閣名則三殿三閣較為整齊再大學士缺出定例請旨開列亦有遲至一月後始行請旨者朕思大學士職司贊襄如其宜力有年遇有告

浪跡叢談

卷四

二

休病故不忍遽行開缺應俟至一月以後乃國家眷念舊臣加恩輔弼之意若緣事降革則機務重地未容久曠自應即行開列不必請旨又五十八年 諭以大學士職居正一品無庸復兼從一品之尚書虛銜皆載在會典永著為例

學士緣起

今人率稱中書為舍人其實古之中書舍人尊於今之中書遠甚 國初自大學士以下又設滿漢學士及侍讀學士順治十六年裁滿漢學士其滿洲侍讀學士以下俱改為中書舍人照現在品級加卿寺銜則亦非今中書所得

比也十八年始仍設學士及侍讀學士康熙十年始定滿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諡法

定例一品官以上應否予諡請 旨定奪二品以下無諡其有子諡者係奉 特旨或劾職勤勞或沒身行陣或以文學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而乾隆十七年韓葵以工制義追諡文懿三十年王士禎以工詩追諡文簡尤為稽古殊榮

追諡

有因其子孫奏請而追諡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

浪跡叢談

卷四

三

副都統阿魯疏奏臣父濟世哈因軍前効力擢用至正紅旗都統刑部尚書三等男於康熙元年八月內病故未蒙諡典伏乞 皇上加恩賜諡允之得諡勇壯此尤為 盛朝曠典此後未有踵而行之者

奪諡

有生前得諡而身後削奪者和碩端重親王博洛於順治九年三月得諡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貝勒奪諡又禮部侍郎加尚書銜沈德潛於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諡文憲四年三月奪諡又雲貴總督卞三元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

月得謚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奪謚以勸忠勵績之事仍嚴黜陟予奪之權亦視其人之自取而已

謚文

凡由詞臣出身者謚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書參贊大臣鄂容安以陣前捐軀請謚內閣撰文剛文烈二謚奏進

上去兩文字賜謚剛烈此異數也又雍正七年賜吏部侍郎署直隸總督贈禮部尚書何世璽謚端簡何亦詞臣而不用文字莫詳其故詢之館閣老輩亦不能答

謚文正

浪跡叢談

卷四

四

凡臣工謚法古以文正為最榮今人亦踵其說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王太尉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說也野獲編云劉瑾欲中傷楊遂庵李西涯東陽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篤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謚文正者如有不諱請以謚公西涯頓首稱謝卒後果謚文正有人改宋人譏京鏗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卻

難當大風吹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此明人之說也及蒸者我朝鴻稱冊中所載羣臣得用之謚以忠為第

一字危誠翊贊曰忠而文為第五字道德博聞曰文修治

曰文錫民正為第四十一字守道不移曰正則竟以文正

為佳謚之首稱亦似無所據矣按晉太康中范子安

東吳時臨海太守後謝病還家屢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

詔追謚文正先生此蓋謚文正之最先者見錢塘先傳賢

讚我朝之得謚文正者百餘年來亦不過數人如睢州

之湯諸城之劉大興之朱皆足媲美前修道光以來則惟

歙縣曹太傅而已相傳吾閩安溪李公初擬謚文正後以

浪跡叢談

卷四

五

在學政任內奪情事改謚文貞信乎此謚之難能而可貴也

封爵

文獻通考極言封建之不可行自是通論顧封建之法不

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廢我朝折衷成法封而不建實

萬世不易之良規惟今人遇公侯伯輒稱為五等之封此

但沿前古之稱而於我朝封爵之制實未之考也成周

以來列爵惟五秦漢時爵二十級並非世職其世襲者祇

有侯爵分縣侯鄉侯亭侯三等惟唐宋悉依周制我朝

則公侯伯之下並未立子男之爵而別立五等之世職則

其為八等彼時尚未定漢文之名乾隆元年始奏准以精奇尼哈番為子職阿思哈尼哈番為男職各分三等以阿達哈哈番為輕車都尉亦各分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為騎都尉拖沙喇哈番為雲騎尉凡公侯伯無論一二三等俱列超品一二三等子為正一品一二三等男為正二品一二三等輕車都尉為正三品騎都尉為正四品雲騎尉為正五品恩騎尉為正六品

武階

本朝官制文職以大學士為第一官以光祿大夫為第一階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詢以武職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寶

浪跡叢談

卷四

六

七修類稿首卷備載當時文官品級階資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輕武亦由聞見所習然耳謹按我朝八旗武職以領侍衛內大臣為第一品內大臣步軍統領各旗都統各省駐防將軍都統為從一品綠營武職無正一品以各省提督為從一品其武職封階舊例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正二品至從五品俱封將軍後移榮祿大夫為文職從一品之封改封武職正一品為建威大夫從一品為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復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將軍從一品封振威將軍正二品封武顯將軍從二品封武功將軍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騎尉八九品俱封校尉

又定公侯伯並封建威將軍 余官江南時總督為任城孫寄圃先生將軍為普 普盛氣凌人每與總督爭儀注常以將軍職分較大為言孫亦怡然聽之謹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總督未加銜者將軍銜大班次在總督前若加銜者其班次即當照銜序定此例尚在將軍未改從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舊例各省駐防將軍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總督係從一品將軍亦當為從一品使外任文武統率大員品制相當奏准改將軍為從一品則將軍並不能大於總督此則普所宜知也無何寄圃先生晉揆席笑謂普曰大學士班次想不在將軍之後乎普為

浪跡叢談

卷四

七

綠營武階

國初綠營提督總兵帶有左都督右都督銜者正一品帶都督同知銜者從一品帶都督僉事署都督事銜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銜始定提督為從一品總兵為正二品游擊初制正三品後改從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後改從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備初列正四品後改正五品河營守備初照千總品級後定為從五品守禦所千總初列正五品後陞為從四品今改從五品衛千總初列從五品今改從六品其七品以下舊制未設官階其經制

外委千總經制外委把總及額外外委亦向無品級於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經制外委千總爲正八品經制外委把總爲正九品額外外委爲從九品合計綠營武職一品無正七八品無從實共十四階與文職稍殊

武職回避

武職有與文職異者二事文職皆迴避本省武職則於乾隆十二年議定副將參將無論水師陸路均迴避本省游擊都司守備准於五百里外及隔府別管題補至千總末屬微員發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處仍畱本省題補不必迴避又河營參將員缺如果無籍隸他省熟諳河務之

浪跡叢談

卷四

八

人亦准於本省人員內保題補用又議准水師與陸路不同若必盡用他省之人恐一時不能熟練情形轉於水師無益嗣後水師副將毋庸迴避本省又文職遇丁憂毋論大小皆令離任而武職初制則凡遇親喪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職不准回籍康熙間定副將以上皆准回籍終喪參將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軍機調遣者不在此例凡有親喪各官二十七月之內遇朝賀祭祀一應慶典免其行禮未滿服制之前停其陞轉

傘蓋

大清律例載職官傘蓋一品二品銀葫蘆杏黃羅表紅裏

三品四品紅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以上皆三簷五品紅葫蘆藍羅表紅裏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藍絹皆重簷庶民不得用羅絹涼傘許用油紙雨傘又禮部則例載總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黃繖府佐貳以下至縣丞教官用藍繖其雜職以下無繖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黃繖守備不用繖靜迴避脾餘視都司今文官府佐貳皆用紅繖武官千總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職

向來八旗世職於襲次應完之後有賞給恩騎尉承襲罔替之例而綠營世職則無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鄉海澄

浪跡叢談

卷四

九

公黃芳度合門殉節曾准襲公爵十二次念其忠盡准照八旗之例於襲次完後仍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同時如將軍張勇趙良棟王進寶提督孫思克陳福豆斌總兵高大喜等皆照此 推恩嗣又覆查得殉節陣亡之張國彥等十七員軍功較著之惠應詔等十四員亦一體 加恩此後綠營武職始有承襲罔替之例

鼓譟

道光三年冬南河中軍副將裴安邦操練兵丁過於嚴刻不服而譁其聲徹於帥署裴因以鼓譟稟請究辦將成大獄大拂河帥之意齟齬者旬餘日值制府孫公莅浦詢裴

曰是日演武場中祇人語喧譁乎抑有擊鼓者乎裴曰祇一片入聲並無鼓聲公笑曰鼓者伐鼓淵淵譟者人聲嘈雜必兼之者乃為鼓譟此殆非也其獄頓息河帥甚喜河上同官皆嘖嘖稱孫公之明決余以淮海道承問此獄時河帥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將就了之按會典中載康熙十年題准官弁給餉稽遲侵扣暴虐以致營兵譁譟者革職該管上司及提鎮皆降二級調用又河營兵譁譟提督徇情不叅及叅劾不實者降二級調用又若該管官唆使譁譟者革職提問是功令中祇有譁譟之目並無鼓聲人聲之分孫公亦因例議甚嚴又河帥適病困肝

浪跡叢談

卷四

十一

火易炎權辭以解此獄非遂可為典要也

武生武舉

文秀才稱生員武秀才則祇稱武生文科中式者稱舉人武科則祇稱武舉文稱鹿鳴宴武稱鷹揚宴人皆知之文進士稱恩榮宴而武進士稱會武宴則罕有知者又世俗稱武職一級管一級謂都司可棍責守備守備可棍責千總此無稽之談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職上司將所屬末弁如有事故並不揭叅任意管辱者罰俸一年管辱守備以上者降二級調用此亦武職所應知也

虛銜

國家引年之典有賞給虛銜者即古人所謂賜板也魏書肅宗紀熙平二年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亦有稱給板者神龜元年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亦有稱板假者孝靜紀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以下各有差亦有稱板贈者吳悉達傳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板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廟碑陰所列板授鉅饒太守板授頓邱太守以下二十餘人皆是板與

浪跡叢談

卷四

十一

板字蓋通用

仰

繆蓮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詞如仰觀仰賴之類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謂前明往往以台輔重臣謫居末秩上官不敢輕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於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藥等物與希夷仰所屬守令以安車軟輪迎先生則仰字之為下行由來舊矣

改元

宋代改元最多其說最不一鐵圍山叢談云太上即位之

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爲
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爲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
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
月彗出迺改明年爲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
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爲政和政和者
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
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爲得天之紀而漢
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迺己酉朔旦冬至眞得天之
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
位已十有九年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

浪跡叢談

卷四

三

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
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
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
樂是年三月遂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者自上以
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入又謂一
家有二日爲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
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名
年旣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爲難合而古
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
時事年號天聖爲二人聖明道爲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

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
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
宦官女子之常談皆不足據也 又王得臣塵史云中書
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
亭二名以進上指美成曰羊大帶艾不可用又指亭字曰
爲子不成可去亭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云

永嘉

錢竹汀先生養新錄載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邛
州蒲江縣上乘院僧築殿闢地得古竊其封石作兩闕狀
有文云永嘉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縣安定里

浪跡叢談

卷四

三

公乘校官榘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繩祖之大父勤齋
先生子堅跋云永嘉之號不見於史按沖帝卽位改元史
傳相承以爲永嘉之與嘉文字易混亂一年而改見於
他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漢沖帝永嘉之應爲
永嘉乎 按此竹汀先生所錄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
古竊石之偶說其字乎存此以廣異聞可矣

保大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
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
年號大福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靈一作

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貢父詩話云太祖欲改元須古
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
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
大驚曰安得四年所製乎宰相不能對陶穀實儀奏對曰
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
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更號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
國有官名關白者猶云宰相之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國習
中華文字而讀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國僧敬祖先得名花

浪跡叢談

卷四

五

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嚴人無爭鬪有犯法者事覺
即自殺氣侯與江浙齊產金磁器漆器金文紙馬出薩喇
馬者良薩喇馬即薩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
人好以為佩所統屬國北為對馬島與朝鮮接南為薩喇
馬與琉球接對馬島與登州直薩喇馬與溫台直長崎與
普陀東西對峙水程四十更廈門至長崎北風由五島入
南風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計里一晝夜為
十更云其與中國貿易者長崎島為百貨所聚商旅通焉
國尤饒銅我朝經制鼓鑄所資滇銅而外兼市日本銅
謂之洋銅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等省歲額市四百四十三

萬餘斤商辦銅斤有倭照以為憑信攜帶綢緞絲斤糖藥
等物往日本市銅分解各省乾隆二十四年禁止絲斤出
洋又兩廣總督請將綢緞絲絹一併禁止嗣據汪蘇巡撫
奏請仍許洋商酌量攜帶每船皆有定額非辦銅商船不
得接以為例從之前明關白與帥蹂躪朝鮮八道幾沒後
朝鮮內附本朝而侵凌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島主及對
馬州太平守平義成致書朝鮮脇取土產朝鮮國王懼以
二書來告然日本究不敢與兵則震聳天威之所致也
前明日本使者嗜哩嘛哈上表入貢明太祖因詢其國
風俗奏答五言詩一首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

浪跡叢談

卷四

五

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鬻蕩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
月桃李自成春帝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考日
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
不知漢大而云國比中原國也然其人多壽就國王論如
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歲孝靈天皇一百十五歲孝元天
皇一百十七歲昭孝天皇一百十八歲孝昭天皇一百二
十七歲開化天皇一百十五歲崇神天皇一百二十歲垂
仁天皇一百四十歲景行天皇一百有六歲成務天皇一
百有七歲神功天皇百歲應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
歲雄略天皇百有四歲降年之永申土所希所云人同上

古人蓋言雖大而非誇矣

良亦長矣

卷五

夫

浪跡叢談卷五

福州梁章鉅撰

請鑄大錢

近日銀貴錢賤官民交困羣思補救之方計惟有請鑄大錢尙是通變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廣西撫任卽經切實上陳爲戶部議格不行復緣江蘇撫任引疾得請附謝恩摺內上陳則畱中未發近聞京中臺諫亦有請鑄大錢之摺

上曾向樞廷索取余原摺呈覽又聞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撫悉心妥議而迄未見有切實敷陳者昨安徽王曉林中浪跡叢談卷五

丞直向吳紅生太守索余兩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卽係申明前疏未盡之意且係畱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經部議各省周知因卽錄副與之而索閱者愈多遂鈔付手民如左以應之其詞云竊謂今日銀價之貴固由銀少亦由錢多錢非能真多也由於私鑄之錢充斥遂至銀錢兩不得其平臣竊以爲今日變通之計莫如籌錢之有餘以補銀之不足銀之產有限銅之產無窮考禹貢惟金三品銅實與金銀並重富王者貴其貴賤之權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權可以頃刻變人之貴賤獨不可以頃刻變物之貴賤乎古者泉刀之設皆取資於銅周時圜法輕重銖兩

雖不可考然觀其遺制有徑尺者有數寸者可知當千當百自有等差而歷代值錢法之窮因之有大錢之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現在江浙閩廣東數省習用洋錢即外國之大錢也不過取其輕利便於交易耳今若鑄為大錢其利用即與洋錢無異與其用外國之大錢何如用中國之大錢惟利之所在私鑄在所必防然防大錢之私鑄較之防小錢為易但須輪廓分明刻畫工緻磨洗淳淨多用清漢文以經緯其間品愈貴者其製愈精則偽造者不難立辨即如今日洋錢有洋鑄土鑄之分民間一目了然則大錢之官鑄私鑄又何難瞭如指掌且錢質精好工本

浪跡叢談

卷五

二

不輕私鑄者無從獲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後將民間舊有私鑄之小錢隨地設局收買以備改鑄大錢之用其大錢之等差或酌用當十當五十及當百當五百當千分為五品仍令與制錢相輔而行查現在一錢之重不過一錢二分惟當十大錢不必用十錢之銅當百大錢不必用百錢之銅製造雖精而工本不致過費銅亦日見有餘此法一行將民間舊積之私錢並外國所來之洋錢皆當自廢查新疆錢法舊以五十普兒為一騰格今定以百普兒為一騰格每騰格直銀一兩即合於古者當十之大錢當日定制似即因銀少之故迄今行之並無格碍難通則內地

又何妨仿照辦理臣愚昧之見所論似駭聽聞然於古有據於今為宜誠使大錢之法一行則天下之銅皆將與銀同貴可使旬日一月之間財源驟裕何慮而不出此或謂大錢之行後必有弊此則全視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開亦孰敢保其無弊應請飭下親信重臣會同部臣博考舊章從長計議凡立法不能無弊而理財全在用人得其人則弊自輕而利自重否則如廣東之六百萬銀徒以資寇而毫不見功豈不重可惜哉

請行鈔法

昨聞有請以人家赤金濟銀之不足並申金器首飾之禁

浪跡叢談

卷五

三

者向未知部議如何余謂銀雖不足而金則如故若並此而括索之藏富於民之謂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銀於夷然其事未嘗不繁重難行若變為通金於夷則簡便莫過於此其勢將有莫之能禦者矣於是又有以開礦為生財之源者又有以行貝為助銀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無已則不如請行鈔法之為便行大錢有利而不能無弊行鈔法亦有利而不能無弊而集事之易鈔法較勝於大錢憶余官京師時聞蔡生甫學士以奏請行鈔鑄秩嘗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備載順治八年曾造鈔十二萬有奇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學

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於議實疎然即前明十便之說未始不犁然有當於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工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則銅悉可以鑄軍器十曰鈔法行則民間貿易不用銀天下之銀可盡入內庫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或變為大錢或變為鈔法實為今日之亟務皆足以充財用而致富強若長守而不變則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屆矣近在江南讀王亮生學博所撰錢幣芻言至詳且確謝默卿郡丞又穩括浪跡叢談

卷五

四

開礦議

礦利之興古矣周禮有廿人之職廿即礦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後代廠稅之始漢書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銀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又恆州白登山有銀礦唐貞觀初侍御權萬紀奏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東漢劉承鈞國用日削五臺山

僧繼容募民鑿山取礦煮銀以輸劉氏賴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歲入銀十四萬餘兩真宗天禧末天下歲入銀八十八萬餘兩神宗元豐初元治銀二十一萬餘兩金世宗大定間許民采銀二十分取一為稅明洪武間陝西商縣有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有銀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溫處等屬有銀場永樂間福建浦城縣有馬鞍等銀坑三所貴州有葛溪銀場雲南大理銀冶萬歷間歲有進礦稅銀三百餘萬兩今人無不言開礦有害者大都鑿於前明之用宦官監收礦稅耳不知委用宦官則凡事皆有害何獨開礦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禁

浪跡叢談

卷五

五

開礦

上諭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其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處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兩廣總督奏英德縣銅坑鍊出銀該縣洪際礦出銀過多請封閉上諭曰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聖諭仁義並行固不欲與利以擾民亦未嘗閉地而塞利嘉慶年間英煦齋師亦嘗抗疏云中國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短絀則莫如取諸礦廠或官為經理或任富商經理即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係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可養贍窮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

以謀生未始無益皆通達政體之言非迂儒所能識斯固
籌國用者所宜體察而施行也

行貝議

行貝之議尤駭聽聞特齊民狃於目前習而不察耳今民
間貴重之物皆曰貨寶貿易之事皆曰買賣其字無不從
貝可見古時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沒其名考職貝之貢
自夏時已然儀禮之江貝鄭氏注云貝古以為貨桓寬鹽
鐵論云夏時以元貝謂夏以貝為幣也漢書食貨志大貝
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
小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為朋又分貝貨為

浪跡叢談

卷五

六

五品大貝以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以二枚為
一朋直五十么貝以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以二枚為
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謂貨貝
五品至秦始皇廢貝用錢漢時猶錢貝並用晉以後遂不行
至今竊謂物之貴賤視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貝則上以是
令下以是聽即與銀同近人有用貝五美之說其一曰遵
聖讚曰貝之為物載於聖經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復
古讚曰貝之為物中古所寶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
文讚曰銀曰紋銀貝曰文貝美在其中采發於外四曰無
偽讚曰鈔之難行人為易偽貝出於水寶生於地五曰便

民讚曰錢重銀輕可以致遠貝亦如銀便於流轉數語盡
之矣

嘆夷

嘆夷初至中國未嘗不馴謹自道光二十年以後始逐漸
驕肆名為恭順實全無恭順之心嘗與雲臺師談及往事
師深為扼腕曰尚記得嘉慶二十二年我為兩廣總督時
首以嚴馭夷商洋商為務蓋洋商受嘆夷之利益嘆夷即
仗洋商之庇護因此愈加傲黠不馴我每遇事裁抑之時
嘆船在黃浦與民人爭水用鳥鎗擊死民人我嚴飭洋商
必得兇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嘖嘖晒國夷

浪跡叢談

卷五

七

人打死民婦我立獲兇犯照例絞決抵罪道光初嘆夷有
護貨之兵船在伶仃山用鎗擊死小民二人我飭洋商向
嘆國大班勒取兇手大班詭言只能管貿易事務兵船有
兵頭職分較大我令不能行於彼我旋飭傳諭兵頭兵頭
復詭稱夷人亦有被民傷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
其詭詐傳諭大班如不獻出兇手即封船停止貿易大班
又稱實不能獻出兇手無可如何情願停貿易時兵船已
詭避在外洋將匝月我持之益堅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
黃浦大船稟稱無可如何只好全幫回國不做買賣我發
印諭言爾願回即回 天朝並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嘆國

大貨船二十餘號收拾蓬桅作為出口之勢仍上稟云大人既許回國何以礮臺上又設兵礮我又加印諭言虎門礮臺本是終年常設並非此時待爾等出口欲加轟擊且天朝示人以大公豈有許爾等回國復行追擊之事於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復又旋轉在外洋校椅灣停泊多時而其兵船遂真遠遁矣未幾大班又稟兵船不知何時遠遁我等實愧無能大人如准入口貿易固是恩典否則亦只好回國等語而洋商亦代為稟求並令大班寄稟回國告知國王下次貨船來粵定將兇犯縛來方准入口否則不准大班亦同此稟求我始應允直至三年春始照舊

浪跡叢談

卷五

八

開船通貨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關稅必由此大缺且恐別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為緩頰者我一人力持以謂國體為重貨稅為輕索兇理長斷不可受其欺協並飭其以後兵船不許復來非是護貨適以害貨等印諭及四五年貨船來粵稟稱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國委不知向何處逃散無從尋獲而四五年間此種兵船亦實不復至我對眾曰此所謂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粵後兵船復來門人盧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時有褒嘉之旨云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尙合機宜不失國體也聞此後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頓殊為之慨然

而已

鴉片

近日曠夷就撫而鴉片之禁漸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於是留心國計者僉議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使中原之鴉片益蕃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且罌粟漿之成鴉片其毒究不如烏士白皮之甚則吸煙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漸挽救其用心可謂苦矣其設想亦可謂周矣然究非政體之所宜即陳奏亦恐難邀 俞允愚謂為今之計則不如仍用前許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摺奉

浪跡叢談

卷五

九

旨交廣東大吏會同妥議不知彼時如何覆奏未見施行今節錄其原摺如左以備採擇云為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請變通辦理事竊照鴉片烟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應其時謂之上引則廢時失業莫此為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己者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烟之品有三一曰烏士一曰白皮一曰紅皮皆噴咭喇屬國所出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觔稅銀三兩其後遂入例禁嘉慶初年食鴉片者罪以枷杖今遞加至徒流絞候各重典而食者

愈多幾遍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項今以 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萬餘箱烏土爲上每箱約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洋銀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洋銀四百元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以庫平紋銀七錢計算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由是洋銀有出無入矣夫以中國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可言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爲拔本塞源之計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銀然西洋諸國通市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惟嘆咭喇耳乃因嘆咭喇而概絕諸

浪跡叢談

卷五

十

國之互市則瀕海數十萬衆恃通商爲生計者將何以處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成屋內洋商船皆得轉致又從何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隨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但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元曾嚴辦澳門屯戶葉恆澍夷商一案繼任督臣盧坤亦曾擊獲梁昌榮一案起出烟坭一萬四千餘個格殺生擒者共數十人並將窩口匪徒姚九區寬等籍產入

官查辦非不認真而此害終不能戢蓋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遠其鬼域技倆法令亦有時而窮更有內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爲名乘機搶奪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準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諒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公

浪跡叢談

卷五

上

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或効職趨公或儲材侍用豈可聽其沾染惡習至蹈廢時失業之愆惟用法過嚴轉恐互相容隱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或疑弛禁於政體有關不知觴酒在席皆可戕生附子烏頭豈無毒性從未聞有禁之者且弛禁僅屬愚賤無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牟可省中原千萬餘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復瞻顧遲迴徒循虛事誠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

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謹以上聞伏乞 密飭
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各情節如果屬實速議
變通辦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國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
至

水雷

粵東近傳咪喇堅國夷官創造水雷之法遣普泗水者潛
至敵人船底藉水激火迅發如雷雖極堅厚之船罔不破
碎粵省洋商潘姓者如法製造凡九閱月而成曾經將水
雷器具二十副齎京恭呈

御覽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

浪跡叢談

卷五

三

旨交直隸總督天津總兵會同演試旋據覆奏於九月在
天津大沽海口會同演試用徑八寸長丈六杉木四層築
成木筏安於海面墜定錨纜將藥一百二十斤水雷送
至筏底繫定引繩拔塞後待時四分許轟然一聲激起半
空將木筏擊散碎木隨煙飛起其海面水勢亦圍圓激動
洶為火攻利器云云並纂成火雷圖說進 呈刊布竊謂
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初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
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濤洶湧此器如何能恰到敵船
之底又恰能使敵船渾然罔覺坐待轟擊則皆非督儒淺
識之所敢知矣

礮考

歸田瑣記中有說礮一條頗中今日情弊而礮之緣起未
之詳也或以為問余乃捫拾所見各書告之曰礮字俗作
砲潘安仁閒居賦礮石雷駭其最先見者矣李注礮石今
之拋石也然說文無礮字旡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
機以礮敵是許氏以旡為礮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
城礮號將軍礮自後人有火礮之製俗遂從火作炮字非
也火礮之用始見於宋楊萬里海嶠船賦序云宋紹興三
十一年金兵欲濟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舟中發一霹靂
墜礮墜水中硫磺得水自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霞

浪跡叢談

卷五

三

昧其人馬之目金兵大敗然此乃紙礮用石灰以眯目非
以礮子為攻擊之具也礮之用鐵始於金名曰震天雷以
火礮攻城始於元世祖得回回所獻新礮以攻破襄陽名
曰襄陽礮明永樂間平交趾始得神機鎗礮法至嘉靖二
年佛郎機寇廣州指揮柯榮禦之賊敗遁官軍獲其二舟
得其礮即名為佛郎機詳見明史紀又兵志云佛郎機礮
式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數百斤礮之
用銅始見於此至我 朝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
天佑助威大將軍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
五年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

永固大將軍礮詳見 皇朝禮器圖式 造火藥法洪濟
百金方中所載頗詳蓋硝磺炭三者皆須研得極細必搗
至萬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條以細如筆管者為妙必
去皮去節帶皮則煙多有節則易炸也製好後必須放手
心燃之藥去而手心不覺熱者方為合式余提兵上海時
蘇州局員來繳新製火藥余嫌其未淨令以手心試之委
員皆縮手不前曰前繳藥時皆不如是余曰此試火藥定
法也然則前此收藥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駁回令其再
擣再繳時以白紙鋪棹上試之藥去而紙絕不燒於是眾
始嘆服云

浪跡叢談

卷五

古

天主教

湖北黃岡吳德芝有天主教書事一篇云西洋國天主教
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
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于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奇驗
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
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遠人
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
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
名與白銀四兩勝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
刀錐鉤棚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

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閣門誦經及算始散有疾病不得
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
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扇門行殮
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初其項
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刺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
兩正為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
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
民惑于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
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
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

浪跡叢談

卷五

古

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
主一概團壇方澤光岳祀典宗廟祖攷皆極其唾罵而惟
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則
天久傾頽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于漢哀帝十
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烟
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
為保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
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輒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
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
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

下檄反責以多事益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
公上言其惡 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除留
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
飭各地方官查明果係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
効用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
者盡行查送內務府銷燬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所
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眾誦經
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
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污穢一旦
洗濯因喜書其事云云按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

浪跡叢談

卷五

七

而其欲復張甚爲可恨因錄舊事以正告夫當事主持者
均賦

余藩牧吳中時日擊田賦之重曾有均田之議旋以引疾
歸里未及上陳附見其說於退庵隨筆中蓋亦 國初人
有此議曾見其書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說究有
難行我 朝一視同仁究未便爲此挹彼注茲之請而同
輩中亦有竊笑其迂者近讀梁紹壬秋雨庵隨筆所載一
條較爲平允臚陳原委亦更詳明因亟錄之以資決擇其
略曰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
重于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

其民也而實不盡然蓋其害實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
葉復攤絮官田重賦併于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民田
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
賦故徵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
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
厥後加以籍沒蔡京王黼韓侂胄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
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
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并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
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徧于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
其田並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稅正統時巡撫周

浪跡叢談

卷五

七

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
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絮于民田而均
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坵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
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
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賦我
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爲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
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爲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
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
嘉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于民田
之賦竟指定爲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絮之故韓世琦募

天顏先後披 卒格不行雍正二年 特恩除蘇州額徵

銀三十萬兩 江十五萬兩乾隆二年又除蘇州額徵銀

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

如有為民請命者誠能縷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

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黎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為今之計

莫若均賦 法請即以蘇松隣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

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開年歲豐歉雨暘旱溢地方物產人

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

查常鎮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為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

陳入 告以普 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

浪跡叢談 卷五 六

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闊起於宋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

崔彥言其式口狹底闊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

世至今沿之不改蓋斛口小則斛面或淺或滿盈虧固自

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

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謝梅莊曰自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其後孔明惜赦孟光責

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夫赦者先

王仁政之一益愚民當初懲之後未必無悔悟之心而人

主除已往之愆亦與民更始之義但當以數為戒不必以

無為美也秦皇兩世不聞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

陸宣公陽道州皆死於貶所此三王者刑何嘗平哉

科目

近日捐輸之例層見疊出無識者流乃竊竊襲之以為此

風不止必有礙於科目且恐將來廢科目之說或由此而

開則斷斷不然捐輸自捐輸科目自科目不能舉一廢一

且恐轉瞬即有停捐輸之事而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客

不聞乾隆初有廢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

浪跡叢談 卷五 九

德疏云科舉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積弊已深饒待

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

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

墨卷房行轉轉抄襲廣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

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

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

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

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

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整

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

以益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官仿議時鄂文端公爲首相力持議駁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學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賢愚不辨閭閻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

浪跡叢談

卷五

三

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由古而立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勦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爲然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訾

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治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卽經義表判策論

浪跡叢談

卷五

三

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爲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可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冷宮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
實求下以名應與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與廉
則必有惡衣非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其弊
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為
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
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
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即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
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
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算算
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無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

浪跡叢談

卷五

三

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
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我

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

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
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
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
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
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為也舒
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奉

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冗員

道光十二三年中各直省皆奉 勅裁汰冗員直隸省自
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十餘員廣東省裁廉州府同知肇慶
府通判高廉兩府司獄南海番禺兩縣河泊所大使長甯
始興兩縣訓導江南省裁江蘇華亭縣主簿一缺所司水
利改歸縣丞兼管鎮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
船事改歸鎮江府知府兼管金壇縣湖溪巡檢無巡防之
實江甯府照磨無專管事宜揚州府檢校無專司之事均
裁去所有稽查刑濬開座督夫啓閉事宜改歸揚州府經
歷兼管陝甘省裁丞倅等官五員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

浪跡叢談

卷五

三

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糧通判一缺又撫州袁州九江三府
府磨又武甯縣高坪司巡檢新淦縣橫山司巡檢德興縣
白河司巡檢三缺又雲貴省奏錦屏縣幅頓偏小所有知
縣典史訓導俱著裁汰地丁錢糧就近改歸開泰縣管理
惟錦屏地方民苗雜處未便乏員著改設錦屏縣丞一員
仍歸開泰縣管轄又裁磐石司巡檢一缺又南河裁丹徒
縣丞儀徵縣閘官如皇縣縣丞興化縣縣丞又雲南裁曲
靖府同知劍州所屬彌沙井鹽大使并曲靖永昌大理三
照司欽順甯府知事又浙江裁紹興府北塘通判衢州府
糧道判杭州府屬之城北務錢塘縣屬之西溪務湖州

紹興二府司獄甯波府屬象山趙壽巡檢嚴州府屬建德縣縣丞又長蘆裁蘆東滄州運判一缺歸并天津運同膠萊運判一缺歸併濱樂運同興國場大使一缺歸豐財場兼管又登甯場大使一缺信陽場大使一缺並着鄰境壽樂場兼管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永順常德兩府通判二缺柳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檢七缺訓導六缺又福建裁縣丞二缺司獄六缺巡檢九缺皆雜見邸報中所裁已不爲少然此外尙有不實不盡者惟在各督撫大吏隨時察看辦理亦樽節之一端聖經所謂生財大道食之者寡不得謂非當時之急務也

浪跡叢談

卷五

五

浪跡叢談卷六

鄭謙止之獄

福州梁章鉅撰

吾鄉黃石齋先生以疏救鄭鄭事下獄禍幾不測而鮮有能詳其始末者惟長洲沈歸愚先生曾論之云前明鄭謙止鄭以非辜而被極刑余初未知其詳見雜說所載謂鄭母吳性酷劣殺婢者屢鄭因假乩仙語令其父杖之及讀鄭前後對簿獄詞司寇馮英謙語與宮詹黃石齋及鄭父鄭振先揭而後知雜說爲謬傳殺鄭者始終溫體仁一人也鄭初入翰林時見文震孟指斥魏忠賢疏畱中不發因

浪跡叢談

卷六

一

上書極言畱中之弊始勒歸繼削籍家居十有四年思陵詔復官始入都謁首輔溫體仁體仁問南方清議若何鄭謂人云國家需才而廟堂未見用才體仁謂非不用才天下無才可用鄭謂用人則才出不用人則才伏方今防邊蕩寇最急能如蕭相國之識韓淮陰宗畱守之識岳武穆何患不能成功體仁陽謝之意彼鋒鏑如刃必糾彈我動搖我相位陰思有以剪除之甫一月以惑父披剝迫父杖母糾鄭得旨下部嚴鞫夫人必選悞無識禍福榮心而後可惑于二氏之說鄭父振先爲儀曹時見中官宰執互相聯結以中朝第一權奸劾沈貫一幾蹈不測中心不悔則

卓然有守可知矣何所疑惑而披剃爲僧乎鄭母吳以禮
教自律儀曹貶官萬里相隨恬然自樂胡爲有杖妻之專
又鄭以建言被謫鄭母喜見顏色曰蘇文忠母云兒爲范
滂吾胡獨不能爲范滂母吾今始可云有子矣鄭何憾于
母而迫父杖之宜屢鞠而無罪可入也體仁于是落司寇
馮英職移獄于鎮撫司先是韓不俠從學于鄭交最厚不
俠女二歲與鄭次子喆三歲締婚後不俠夫婦沒女歸爲
養媳一載病死時年一十二歲此族黨周知者至是體仁
以厚貲屬奸人許曦誣以奸媳致死體仁更糾嚴刑終不
得實體仁時以彈劾者衆帝亦心動放歸然猶必欲殺鄭

浪跡叢談

卷六

二

屬職與陸完學編造穢褻歌詞使闍寺上聞上既聞而怒
不可回矣崇禎己卯八月乃磔死前一月鄭猶成尙書講
義訂正蘇文忠年譜易子二十餘則黃石齋先生謂正直
而遭顯戮文士而蒙惡聲古今無甚於此者越五年甲申
明亡按鄭死固冤然禍止及一家而思陵之亡國實由體
仁以體仁陰賊險狠爲孤子結納宦官窺伺上意冀翻逆
案斥逐正人使有體有用之士無一立於君側而後其心
始快焉由是斷喪國脉至於魚爛瓦解而不能救則體仁
實爲魏藻德馬士英阮大鍼之先聲而思陵轉以爲忠宜
其國之亡也因論鄭鄭之獄而推論及之鄭將死時語其

三子謂世間殺人者莫如才吾身自殺者莫如口知口之
爲禍而卒致禍也此才人氣盛而不能自抑也禍衡以口
得罪于曹瞞以才見殺于黃祖何獨不然書此并爲尙口
抱才者誠吾鄉徐時作曰此論面面俱到然尙有未盡之
義易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觀其人之友而其人可知溫
體仁所交者劉志選曹欽程周延儒薛國光之徒也鄭謙
止所交者吳中則文文肅震孟漳浦則黃石齋道周上虞
則倪文正元瑤山陰則劉念臺宗周諸公也君子小人若
冰炭黑白之分矣使謙止果有穢行文肅文正念臺肯爲
之哭泣于身後石齋肯爲之辨冤于生前幾至自罹其禍

浪跡叢談

卷六

三

哉前文未及因漫識之

姚明山之誣

古近名士褒貶人物筆之於書彼此傳聞失實使正人被
誣不勝枚舉然無關大節猶可也若妄肆譏評則大爲不
可如我 朝姜西溟先生有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誣一篇
云何元朗稱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揚方城所
窘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
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壤間今世豈有道
着姚涑楊維聰者哉自錢虞山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
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

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誌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
中有送文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先生馬上口
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
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
其間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
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
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誼立風節明經術工文
章尤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卻吏民之賄以崇孝也摩
甯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猗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餽
以敦介也不憚于台鼎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溷於輜輶

浪跡叢談

卷六

四

之詔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方
五十餘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晉之不得竟三疏得
請以去榮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于爵祿之上尉羅之所不
能取樊籠之所不能收翻然高翔如鳳皇之過疏圃而飲
瀟瀟下視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盡嚮
往之志備極贊揚之詞而于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果忘
世悲歌盡在五噫中其知衡山也深矣錢虞山不考漫筆
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復著其說于擬傳不重誣耶
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白據古證今義
正辭嚴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

及者彼自不識明山于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
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耻不肯與同館皆嫉之
而擬傳云冰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
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請取大典檢閱同修
者絕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稿猶傳播人間也此是
姚公大節所係彼既罹禍于生前復被誣于身後史筆之
陷人豈必在張桂羣小下哉

三保太監

前明三保太監下西洋至今濱海之區熟在人口不知何
以當日能長駕遠馭陸贄水慄如是按明史鄭和傳載鄭

浪跡叢談

卷六

五

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
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命鄭和及
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治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
者六十有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蘇州劉家河
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
諸番國宣天子詔寶金帛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臨之
和經事三朝先後凡七奉使星槎所歷三十餘國第一次
在水樂三年六月命鄭和王景宏等至五年九月還諸國
使者隨和朝見獻所俘三佛齋僧長鬚之第二次在水樂
六年九月再使往錫蘭山截破其城禽其王九年六月獻

俘於朝赦不誅釋歸國第三次在永樂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蘇門答刺禽其偽王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第四次在永樂十四年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因命和等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第五次在永樂十九年春和等復往二十年八月還第六次在永樂二十二年正月舊港佛三會長請襲宣慰使職又使和賚勅印賜之冬還成祖已晏駕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歷往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前後所得珍奇貢物如真臘國東補素貢金縷衣象五十九阿丹國貢麒麟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奇忽魯謨斯國貢麒麟又貢獅子麻林

浪跡叢談

卷六

六

國貢麒麟天馬神鹿之類不能悉數而中國之耗費亦不貲矣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蕃故俗傳三保大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 時通使西番者有司禮少監侯顯帝聞烏思藏僧尙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令顯賚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十一月春復奉命賜西番尼八刺地湧塔二國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

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榜葛刺之西有國曰洛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侵榜葛刺十八年復命顯往宣諭遂罷兵宣德二年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

獅

紀文達師如是我聞云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館閣前輩多有賦詠相傳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風已刻絕鎖千刻即出嘉峪關此齊東語也康熙間

浪跡叢談

卷六

七

南巡由衛河 回鑾尙以船載此獅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窗罅窺之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長面圓如人不似他獸之狹削繫航頭將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叫近船即噤不出聲獅俯首一嗅已怖死臨解纜時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銅鈺陡然合擊外祖家厩馬十餘隔垣聞之皆戰慄伏櫪下船去移時尙不敢動獅初至時吏部侍郎阿公禮稗曾蒙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阿公未署名舊藏博晰齋前輩家後售於余嘗乞一賞鑒家題其邊云元人獅子真形圖以元代曾有獻獅事也余至京會以此事詢吾師師即出國見示則翁覃溪師題字也並

云外開畫獅者其粉本皆從此出今又五十年矣不知此圖尚在吾師家否也 鄭光祖一班錄云獅產西域土人覓孩獅豢而馴之自元明至今屢入貢康熙間貢獅二帶往口外打圍遇兩熊甚大莫之敢攖放獅搏殺之一熊重一千五百斤一熊重三百斤老獅力盡亦斃小獅旋亦逸去又云有小說記前明嘉靖四十四年有會試舉子倩內監引至蟲蟻房看獅黃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夷人名獅蠻者豢之獅居之阱渾鐵作柱復以鐵索二條繫其項左右鍊之若欲放出則先將大鐵椿長可六七尺圍徑尺未有二大圈以椿釘入地中止餘二圈在上然後

浪跡叢談

卷六

八

牽獅鐵索出扣於上兩獅蠻左右掣之不令動內監命戲彩毬蠻取兩毬大如斗五色線結成蠻先自戲舞獅伏地注目若欲起而攫者乃擲與獅以兩足捧之玩弄不置內監令從者取一犬來未至數十武犬即倉皇驚仆洩便俱下獅亦似有覺者撤去毬作嘖視狀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動蠻稟曰活生口至矣恐觸其怒因斃犬擲與獅舒兩足擊之吹氣一口犬毛散落如秋風捲葉犬亦軟如敗絮類無骨者內監曰凡物見獅骨先自酥故其食亦連骨不若虎之食獸必用舌舐去其毛而食亦存骨此獅之所以能食虎豹而為百獸王也後不數年是獅亦死相傳獅

游印蘇合香云

龍神

平生仕宦行役往往觸暑長征回首猶有餘畏偶閱柳南隨筆中載有龍君贈白雲事神為之往後復閱鐵槎山房見聞錄載有龍君送烏雲事常謂此等良緣往往有之惜吾生無此奇遇耳因彙錄於此以誌景慕之忱云柳南隨筆稱江西貴溪令某有循聲與龍虎山張真人往來甚熟一日真人留某飯有一侍者貌甚怪醜腥氣迫人某屢目之真人曰此龍神也因獲罪天曹謫令山中服役今將屆滿特無人為之聲說耳君居官清正為天曹所重若肯代

浪跡叢談

卷六

九

渠一請必可復登切利天也某曰余凡夫何能為力真人曰公但首肯我當代為章奏公於名下用花押即得矣某漫應之踰數日再至山中則前侍者已來叩謝真人曰荷公大力已准還龍宮矣復顧侍者曰先生之恩豈可無物以報侍者曰自獲咎破家後龍藏已空無所有無已則當贈白雲一朵耳某亦不知白雲為何語姑領之後某以行取入都盛夏北行途中日有白雲一片護蔭其輿毫無暑氣至京乃散乃晤即龍神所贈也此康熙年間事又鐵槎山房見聞錄稱文登叢少保蘭以工部尚書為三邊總制初通籍時亦曾為貴溪令嘗於張真人處遇同鄉李龍神

曾求公向真人緩頰欲回家視母公為代請真人曰此非不可但宜遵海濱而行免傷禾稼耳忽霹靂一聲龍神已不見矣後公每晷日徒行頂上必有烏雲一塊相覆即龍神之報也此前明嘉靖年間事

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員來謁意氣軒昂語言無忌自言係由衡工投効得官甚速並述彼時有一對句云捷徑不在終南河水洋洋大有佳處補缺何須吏部睢工袞袞競開便門且言親在睢口工次目擊合龍時實有神助顯應衆目共觀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

浪跡叢談 卷六

十一

抄是時和珅初伏法先是鞏問入獄時作詩六韻云夜色明如許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闈難挨草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繫繼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辜負九重仁 賜盡後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擎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烟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奉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然則睢工之神其卽和珅乎和珅音與河神同或其名已為之兆矣

陞官圖

余有懷潘芸閣河帥詩云同舟本前定一笑晤邢房閱者

多不得其解蓋余於嘉慶乙亥年與芸閣同官京師偶因獻歲其在林少穆齋中賭陞官圖余與芸閣適同入河防一路至道光乙酉芸閣與余果同從公淮浦絮談及之信是天緣前定前後剛十年也或問陞官圖仿於何時按此圖相傳為倪鴻寶所作前人謂之選格亦謂之百官鐸所列皆明之官制其實此戲自唐時卽有之方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緊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酪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

浪跡叢談 卷六

十二

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又文獻通考經籍門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敞撰取西漢之官而附以列傳黜陟可戲笑者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助又武林舊事市肆記有選官圖列於小經紀內亦卽此戲余亡友李蘭卿曾手創一圖取明史中職官盡入其中分各途各班以定進取極為精覈余曾憇慮其鏤板以行自分手外宦後此局遂疎今無從復問矣

楊令公

嘉慶間余扈 蹕灤陽過古北口見有大廟土人呼為楊

令公祠嗣閱明統志及密雲縣志皆載之豐潤縣志亦有
令公村謂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按楊業生平
未嘗至燕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
業安得而至此顧亭林已辨之宋史楊業遼史作楊繼業
遼人稱爲楊無敵雍熙三年大兵北征業副潘美連拔雲
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
漢甯等陷寰州護軍王侁令業趨雁門北口業以爲必敗
侁逼之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伏四起
中流矢墮馬被擒不食三日死業子延昭爲保州防禦使
昭在邊城二十餘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延昭子文廣

浪跡叢談

卷六

三

字仲容爲定州路副都總管皆以驍勇聞此今說部所演
不盡証也

趙普

偶爲友人招觀劇余不諳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
多爲余左袒者適呈戲單余點訪普一齣蓋崑曲與秦腔
並有之曲文初無小異客謂余之善調停也或問此事果
有之否余謂名臣言行錄中引邵氏聞見錄卽有此事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
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
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

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其於普堂中設重褥地坐熾
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此與今菊部所演略同惟
短秦王一節耳

宋江

水滸傳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蹟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
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
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
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
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
贖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

浪跡叢談

卷六

三

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
劫巨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事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
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
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
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賊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
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使童貫據韓世忠傳則
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擣其
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己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
編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許人掘地得

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禰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為杭人附會為之恐不足信

張居正

近日梨園有演大紅袍全部者其醜詆江陵張文忠與奸佞同科並形容其子懋修等為亂臣賊子之不如殊為過當張大岳當前明神宗朝獨持國柄毀譽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即其子懋修等亦並非純務下流考湖北詩錄載張懋修字子樞萬曆庚辰廷試第一授修撰遺文忠家難冤憤投井不死絕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遺籍淚漬紙墨間天啓辛酉文忠墓

浪跡叢談

卷六

四

忽有白氣如雲如煙越明年奉特旨昭雪時子樞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滿林皋霜天雁唳高野花寒故細濁酒醉偏豪白雪知孤調青山有二毛從來仲蔚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字建初蔭尚寶司丞崇禎甲申正月獻賊掠荊州憂憤不食死有絕命詞云八十空嗟鬢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啓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俱可想見其忠義之氣至文忠之曾孫別山先生同做在桂林死事尤著然則文忠之澤固久而未斬也按說部中雜載江陵父喪設祭所列果品皆象山形甘

蔗山倒壓死野人觀者於其下既敗楊御史劾之曰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又云迎其母赴京其母畏長江之險地方官為聯舟如岸俾乘輶以濟及敗其母尚存衣裳皆自澣焉有名下士批駁之云江陵在江北其母入都正可陸行至襄陽安有渡江之理不知江陵本傳明云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進京帝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以所傳五步一井十步一廬概之恐是由內河渡江游淮陸行入京也

外夷月日

余在粵西見粵東有刻本載外夷月日者始存之以廣異

浪跡叢談

卷六

五

聞云外夷嘆哈喇咪喇啞及大小西洋大小呂宋佛囉晒疇囉等國每歲以冬至後十日為元旦足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每至四年於二月內閏一日自奉耶穌教之年計起迄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即天朝道光十九年己亥也今將外夷各月分名色及其日數開列於左正月曰然奴阿釐共三十一日二月曰飛普阿釐共二十八日三月曰嗎治共三十一日四月曰喉悖釐爾共三十日五月曰咩共三十一日六月曰潤共三十日七月曰如來共三十一日八月曰阿兀士共三十一日九月曰涉點麻共三十日十月曰屋多麻共三十一日十

一月曰娜民麻共三十日十二月曰釐森麻共三十一日此各外夷相傳之月分名色也其稱我中國各月分亦別有名色如正月曰芝士們二月曰昔鯁們三月曰塌們四月曰啣們五月曰輝色們六月曰昔士們七月曰森們八月曰噎們九月曰那引們十月曰鼎們十一月曰林們十二月曰都噉爾們

平淡

張太岳集中甚有見道之語如云凡物顏色鮮好滋味穠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苞率皆青白色至盛開乃有彩豔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少食之不鹹茗之初採其芽皆白此皆物器之最佳者故凡人之才性以平淡爲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後來之彩色華豔滋味醜厚者也

巧拙

張太岳曰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驚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

浪跡叢談

卷六

七

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用人者於此又當進一解矣按汪稼門尙書督吾閩時凡遇牧令之披敝衣着舊靴者必加青眼而不知皆被猾吏所欺也

以意命名

吳志孫休傳曰五年春二月戊子立子靈爲太子注曰休詔曰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灣之灣字音音音如迄今之迄今字名靈靈音如兜航之航字音音音如元磬音之磬音次子名柜柜音如草莽之莽字音音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

浪跡叢談

卷六

七

燹燹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不知其何取乎爾也

以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命名遞及子孫蓋取相生之義此事蓋盛於宋時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焯洙子構朱子父松孫塾塾在曾孫鉅鈞鑑鐸銓元孫澗治潛濟濬澄李燾子屋至塾代壁壘孫鏡錫陳源子櫟孫照勳曾孫塾圻基孫盤然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章坳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鑄鑲球鏡則唐人已有的又唐史崔鉉子沆裴鈞子洙高鉞弟錯鉞子湜錯子湘渙皇甫湜子松皆同

此意也

惡名

王漁洋先生居易錄云明宗室諸藩生子例由禮部制名主者索賄不滿意輒制惡字與之如崇禎壬午舉人朱慈愆衡府王孫也字火西詩文有盛名慈字蓋取愁人二字牽合之宋趙彥雲龍漫鈔云宗籍凡袒免親已上賜名受官或寓不典之言如令誅合縣等不可概舉乃知此風宋人已有之頃予在都堂閱揭帖見苗蠻有名阿斬阿亡者尤可駭笑

醜名

浪跡叢談 卷六 六
古人以形體命名如頭眼耳鼻齒牙手足掌指臂腹臍脾之類皆有之而莊子達生篇有祝腎列子湯問篇有魏黑卯北夢瑣言有孫卯齊則不知所取何義至以畜類命名尤古人所不忌衛之史狗與蘧伯玉史魚同為君子衛宣公之臣司馬狗漢書人表列之中中司馬相如初名犬子南齊有小吏亦名犬子南齊張敬兒傳云父醜官至節府參軍始其母夢犬子有角砥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後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蘧史懿祖之後有小將軍狗兒聖宗第五子南府宰相名狗兒又有遼將赤狗兒見金史又金世宗子鄭王永蹈名石狗兒又李英

傳有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又有都統紇石烈猪狗元史有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甯猪狗皆以孝行聞又有中書叅知政事狗兒則不知何姓而北夢瑣言有李螻蛆郝牛屎遼史皇族表有遼西郡王驢糞金史宣宗紀有四方館使李癩驢元史泰定紀有太尉丑驢則尤不雅矣昔歐陽公家小兒有名僧哥者或戲謂公曰公素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兒要易於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僧哥之名亦此意耳此自是惡諱亦可見古人所不忌然亦何至行之仕宦列之史書如前所云者此則真不可解也

浪跡叢談

卷六

十九

避諱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如唐代諱虎以虎為武足矣乃又改虎為獸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足矣乃又改薯蕷為山藥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乃並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乃並真貞徵皆避之至如子孫避祖父之諱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修蘇文忠祖諱序凡蘇文中序皆作叙足矣乃范蔚宗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甚至劉溫叟以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游嵩岱徐積以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若夫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

改戊己爲武己楊行密父名怵以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尤可笑者也

觸諱

宋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靈運有後也靈運子鳳早卒超宗父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侯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諱遽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聞乃去及超宗侯王僧虎因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虎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比鳳超宗浪浪而還嗚乎如超宗者所

浪跡叢談

卷六

三

謂明於責人而恕於責己者乎

九錫

或問古有九錫之名不知所自始按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人者謂之有功乃加九錫張晏注云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注云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後漢書章懷注謂九錫本於緯書禮含文嘉云一日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是也近人宦場中有戲指知縣擢同知知州爲加九錫者時節相孫公寄圃與余數之則一爲水晶頂珠二爲白鷗補服三爲朝珠四爲紅繖

五爲紅心兩帽六爲紅心拜墊七爲馬前踢胸八爲大夫誥軸而偶忘其一衆思索不得或曰尙有宜人誥軸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謂有婦人焉八錫而已

浪跡叢談卷七

福州梁章鉅撰

巧對補錄

前錄巧對有未詳者茲復補之云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事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誥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對元之不思以對云但取心中正無愁眼下遲文簡大奇之畱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

浪跡叢談卷七

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此事見邵氏聞見錄及朱子名臣言行記

吾鄉宋時陳北山先生子韓年十一器度英偉朱晦翁過訪北山韓侍側晦翁令屬對曰一行朔雁避風雨而南來韓應聲云萬古陽烏破煙雲而東出晦翁大奇之謂此子氣象不凡異日名位不可量也後為龍圖閣學士

韻語陽秋云東坡先生歸宜興道遇孫仲益方髫鬣問習何藝答曰方學對句先生曰衡門稚子璫璣器仲益應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先生撫之曰真璫璣也

錫金識小錄云郡丞吳及郡判董至無錫飲紅白酒而醉

吳出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董對青黃不接貧來賣了東西 又云有宴客食龍膾有卯子或口占云雌龍腹中龍眼蛋適王礎臣至指席間應聲曰雄雞頭上荔支冠座客服其工敏 又云王召幼稱神童學使者召至學宮指鵲巢命對云烏尾鵲巢中展翅學鶴未能王信口應曰錦鱗魚海內揚馨化龍立就使者驚喜 又云施伯雨幼敏慧其父遜思攜之賞月黃埠墩宿焉晨起入山時重霧未霽偶遇父友試以對云山徑曉行嵐氣似烟烟似霧應曰江樓夜坐月光如水水如天 又云相傳華學士鴻山幼時夢中常有人誦芭蕉斜捲一封書之句後出使朝

浪跡叢談卷七

鮮其國王出對云皂莢倒垂千錠墨學士畧不思索即口應云芭蕉斜捲一封書座皆驚異敬禮踰等及歸贈賚倍於尋常

黃右原為言齊東野語中對偶一門尚有可採者如云義經六子良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如撞 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若置器安則安危則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象象大易一經 五行之屬三千小過大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為己為人

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 紀信韓信
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啻石自其
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 司馬相如蘭荷如果
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
樂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九州既別冀充
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 正
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暄 張良
借箸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冒冒頓
之圍 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宮妃宦者官人腰間各
別 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

浪跡叢談 卷七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
策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眾
生相 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為
廷魁胡躍龍為省元
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時范文虎為殿帥
孫虎臣為步帥 按以上數
聯俱可為談助而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
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
臣尤為妙合自然隻千古而無偶矣
右原又言石成金聯瑜中載有數聯雖非巧對而天成格
言似可附錄如施恩望報勢且成仇為善求知弊將得詢
每想病時塵心漸減常防死日善念自生 天最分明

只是性慢人能算計其如命何 浮蹤一分到處便招尤
悔因循二字從來誤盡英雄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
稱凡事看兒孫分上勸且從容 話離來到口邊三思更
好事縱放得心下再慎何妨 悟恩是仇種情是怨根則
往日之愛河得渡知無學為貧無骨為賤則當前之地步
頗高 戒色有神方惟聾耳瞎眼死心三味養生無別法
只寡言少食息怒數歎 處苦况而尚能甘纔是真修之
士當樂境而不知享畢竟薄福之人 苦辯爭強贏得也
輸氣力窮者極欲算來何益精神

浪跡叢談 卷七

關久無人對子對以桃葉晚情濃客喜其工穩又有以長
聯請對者八斗才人要中解元會元狀元連中三元點翰
林壓十八學士子對曰萬年天子必尊爵一齒一德一達
尊歸一宜丹詔曉億萬生民又有以藥名屬對者曰白頭
翁牽牛過常山過滑石跌斷牛膝子對曰黃髮女炙草堆
熟地失防風燒成草烏又有以字屬對者曰十口為田四
口方申出上田下甲子對曰二人成天一人夫未益夫
添丁又有以古對屬對者曰一歲二春雙八月人前兩度
春秋舊已有人對過但不工細因為更正上句云六句花
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又有屬對者曰二木成林二火

成炎二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子對曰三瓜為
 餘三水為淼三石為磊瓜滴水水滴石滴滴歸源又一屬
 對者曰二人合口成吞口藏天下又女變心成忍心恨奴
 孤又一對曰天設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來共成三白散
 對曰地生良藥名苓名連名栢煎去都成大黃湯以上數
 對雖未為精巧然於初學作對者亦可開擴其心思焉
 按梅香春意動羅茗香舊有對云杜老壯心衰亦別調也
 舊聞謝椒石言鎮海陸生志道少工屬對不假思索嘗九
 歲應童子試邑侯令其屬對曰鎮海縣童生九歲應聲曰
 大清國天子萬年侯奇之攜入水閣面試飲以茶曰入

浪跡叢談

卷七

五

閣飲茶連步可登麒麟閣復應聲曰臨池染翰何年得到
 鳳凰池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卒年僅十有五或謂此兒
 早慧宜不永年然余聞史望之前輩亦九歲應縣試邑侯
 試之對云閒看門中月史應聲云思耕心上田後史位登
 正卿壽逾八秩何以早慧者又能永年乎然思耕心上田
 五字極有理致可稱名對且已為福壽之徵矣
 余同年果益亭將軍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
 中有胸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頗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
 嘴明白余為代對曰腰際鶯黃頂暗藍以鶯黃對烏黑暗
 藍對明白皆極靈活眾為解頤近年有因暎夷之擾捐輸

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策退
 紅毛語含譏諷亦巧不可階也

江南李義賢字芝庭契于唐人詩集嘗著秀谷集集唐詩
 氣體自然無異已出如以張軫山曉月初下對蔣吉天寒
 雪未消寒食送別以王勃野烟含夕渚對王維疎雨過春
 城宿東巖寺與僧夜話以沈佺期流澗含輕雨對姚合穿
 山踏亂雲客中逢楊已軍以孫逖今日逢新夏對錢起前
 程未夕陽江邊閒眺以徐牧慙無下釣處對孟浩然徒有
 羨魚情宿瓜步以徐祐淺水孤舟泊對李商隱殘燈獨客
 愁途中以溫庭筠門靜人歸晚對趙嘏枝開鳥下空元且

浪跡叢談

卷七

六

以譚用之甕邊難負千鍾綠對盧同鏡裏堪驚兩鬢霜詠
 柳以劉禹錫一聲玉笛向空盡對姚合萬架金絲著地嬌
 江口夜泊以冷然巖邊樹動猿下澗對羅鄴溪上月沈人
 罷春悼古詩以李商隱蕭何只解追韓信對李愷賈誼何
 須弔屈平遊吳氏林亭以許渾山翠萬重當檻出對杜光
 庭烟嵐一帶隔簾浮登江樓以羅隱瓦榭尚攜京口酒對
 薛據布衣恐惹洛陽塵皆工穩絕倫

吾師紀文達公嘗言世間書籍中語無不可成偶者客舉
 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公應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
 之又舉孟子致為臣而歸公應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

口括出不假思索自是別才

記得陳芝楨中承知余有巧對錄之輯亦雜錄所集成語

寄示惜寄到在後書已刻成而中丞亦倏騎箕去矣茲亟

為補錄如左如虛室生白莊子語及流丹王子安序千尋玉

海文六金身佛經酒香亞客住詩成倩鳥吟東坡香山酒

氣和芳杜詩篇占白蘋山句清泉瀉萬仞落日銜千峰

上同秋草獨尋人去後水雲初起雁來初劉長卿閒拈

蕉葉畱題詠醉折花枝當酒籌山句蒼藤翠壁初無路

野艸閑花各自春集東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太華夜碧

大河前橫詩世說小窗多明俯拾即是詩品眾山倒影乘

浪跡叢談 卷七

空欲飛水經砥礪材道徽高扇易林制詩緝頌思緯

滄通文心雕龍世說抱璞守貞蓄為玉寶論仁義福完若金城

惟道集虛人之水鏡莊子世說知足不辱家有芝蘭

著手成春闕與道合詩品世說用心若鏡清恐人知莊子

玉壺買春酒為歡伯詩品世說琅函吐祕詩雜仙心唐文

春桃生花黃鳥來葉明月作書白雲帶山易林

裁雲製霞一花千葉文心雕龍縵縵帶阜十步九尋水經注

又稱詩篇名為對者如大明小駝 思文常武 有駮

無羊 遵大路信南山 揚之水殷其雷 皇皇者華漸

漸之石

張南山維屏詩人徵信錄云彭文勤公經進稿其中多屬

對工整典重渾成者倘錄數則於後亦可為初學開拓心

胸之助如恭進禮器圖式表云天下有三重議禮制庶考

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 駕幸天津云王者之治

三十年而後仁天子所都五百里曰甸服又云瀦流成池

有定蓋七十二阻濼為界其址自宋遼金 御製節序詩

跋云春七日秋七日七見來復之心五重午九重陽重叶

剛中之德 萬壽經壇表文云天子所至曰幸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以人情為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日之升如月之

恆如南山之壽 萬福集成讚跋云兕觥田峻醜節之三

浪跡叢談 卷七

曰無疆厚翮吉人卷阿之四曰純嘏 御製詩跋云是謂

太平之世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

後樂而樂又云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

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雨雪我潤澤之我滲漉之我汜布

漚之 恩賜知過論謝摺云心惕若以乾乾聖原無過言

達之而豐豐民可使知 恩賜鹿肉謝摺云承筐肆宵雅

之三食萃空愧受祿頌天文心之九穀穀馨宜 恩賜雞雛

待飼圖墨刻謝摺云在治勿觀古人之象繪作有虞先稼

穡為小民之依圖成無逸 恩賜臺灣墨刻謝摺云十二

時不翼而飛天之所助者順千萬里如指諸掌聖不可知

謂神 請編輯萬壽盛典摺云奉三無私聖人之作也如
覆載照致四必得昊天其子之以保佑申請誦六章之詩
川至日升月恆山阜岡陵松栢之茂屢敷九功之敘利用
厚生正德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恩撫江西偏災謝摺云
君上補造物無不接之青黃父母篤恩勤有必周之黔赤
恩免錢糧謝摺云國家豐亨豫大再壽三十年之通民
戶朝饗夕飧或鮮萬千斯之積富非藏國利本因民矧當
太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 製製詩文十
全集進表云不得已而用師往有功無所為而為我戰則
克 恩賜居內城謝摺云播晨綸於西苑得為氓而仁許

浪跡叢談

卷七

九

受屢曝冬日於南榮將改歲而恩謀入室容身環堵憶
江國之牛宮待漏觚稜不隔禁城之魚鱗 恩賜紫禁城
騎馬謝摺云齒非加長實維逾格之施步本不工彌切殊
常之感
雲臺師云乾隆五十六年余以大考第一陞少詹事例應
賜客因邀同衙坊局諸君在一枝軒看菊坐中文遠皋庶
子舉一句云牆上竹枝書个个請諸公對之余應聲云盒
中粟子吃來來宮庶初不以為工遲日檢漢書知為東方
朔故實乃極口稱之
嘉慶年間大考翰林有已開坊因名在二等改部郎者五

人惟白小山 得免內有彭寶臣 乃乙丑殿撰亦改部
王楷堂比部為作一對云三等狀元苦矣老彭辭柱下五
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鈞邊

隨園詩話云詩中用經書成語有對仗極妙者前輩盧王
巖云腹不負公公負腹頭既責余余責頭近人吳文溥云
我自注經經注我人非磨墨磨人姚念慈云野無青草
霜飛後菊有黃花雁到初汪韓門云白鳧去後成衰老黃
雀飛來謝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綠波芳草色雜花生樹亂
驚飛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壯女三年藥汝似王瓜五月生
皆用經書樂府成語也余亦戲集樂府云肯畫天圖子星

浪跡叢談

卷七

十

歷歷東升日影雜黃團圓
前輯巧對所錄繆蓮仙湯春生四書對語皆渾成可喜今
復閱其文章游戲二編尙多可採者亟登之如左二言云
子路申根 狼戾虎賁 疾視徐行 王豹子羔 徙義
近仁 效死舍生 有李以桑 孽子變人 惡莠擷苗
放踵及肩 摩頂服膺 蹙頞齧肩 紅紫元黃 三
言云樂其樂憂亦憂 行以告坐而言 私妻子危士臣
無慍色不疾言 為營窟反藁裡 仁者靜頌夫廉
勿欺也何畏焉 有喜色無怨言 強哉矯恭而安 武
王烈太甲賢 何以異是則同 疏踰戚弱役強 無他

技有餘師 要於路遇諸塗 和無寡德不孤 文勝質
實若虛 而強酒如探湯 蒲蘆也膾炙哉 無齒決不
目逃 衣夫錦書緒紳 四言云施於四體執其兩端
原泉混混維石巖巖 子曰忠矣書云孝乎 脩其天爵
教以人倫 言語必信禮貌未衰 隱几而臥踰牆相從
忽然在後毋以從前 自衛反魯由鄒之任 十目所
視四體不勤 睨而不視過之必趨 無見小利則亂大
謀 屨之相似毛猶有倫 磨而不磷鑽之彌堅 父召
無諾嫂溺不援 好是懿德攻乎異端 內無怨女下不
尤人 再斯可矣一以貫之 樂貝君子寄矣富人 兵
浪跡叢談 卷七

賤害貴將使卑踰尊 我不慙焉者吾何慊乎哉 不願
乎其外又顧而之他 士誠小人也子絕長者乎 罪不
容於死愛之欲其生 其故家遺俗雖孝子慈孫 上士
倍中士小賢役大賢 使已僕僕爾其心休休然 魯人
爲長府曾子居武城 非求益者也其寡過矣乎 六言
云必以告新令尹此之謂大丈夫 則吾未之有得於人
何所不容 小人窮斯濫矣君子病無能焉 吾斯未之
之能信人皆有所不爲 何爲其號泣也庶幾無疾病與
是聞也非達也雖得之必失之 今願竊有請也吾未
嘗無誨焉 所以別野人也豈爲厲農夫哉 七言云求
浪跡叢談 卷七

習其名因澤其尤雅馴者錄之如左
 泥塌土橋 湖墅山墩 倉巷柳橋 古蕩新橋 馬街
 車橋 三言云五老巷三元坊 黑亭子紅廟兒 芭蕉
 街葫蘆兜 紅門局白井亭 艸鞋嶺翁帽灘 珠冠街
 玉帶橋 硯瓦街棋盤山 石屋洞草橋門 金錢巷元
 寶街 楚妃巷越王山 獅子巷貓兒橋 大倉後小學
 前 助聖廟與賢坊 八仙石三聖橋 十八澗六一泉
 佛慧寺仙靈橋 渾水埠清河坊 鑿石巷打鐵關
 裏塘巷後市街 六克巷千勝橋 六和塔四宜亭 祖
 廟巷宗宮橋 金門檻石牌樓 朱霞街青雲街 祥符
 浪跡叢談 卷七
 寺淳佑橋 桐枝巷松毛場 羊角埂狗毛灘 塔兒巷
 瀾子橋 小娘街高士坊 十字路八卦田 高銀巷文
 錦坊 黃泥嶺烏石峰 梅青院柳翠橋 倉基上餉部
 前 蕭山街餘杭塘 百福巷萬安橋 猪圈驢雞籠山
 威乙巷拱辰橋 新塘上舊府前 火德廟水香庵
 八盤嶺九曜山 同安里太平橋 海會寺江張橋 老
 東嶽賽西湖 城頭巷湖心亭 棲霞嶺登雲橋 猪婆
 街鼈子門 林司後薛衙前 扇子巷靴兒河 猪頭巷
 鴨卵兜 虎跑寺龍吟庵 延齡埠流福溝 木殿街巷
 帚灣 夕照寺初陽臺 三橋址百井坊 保叔塔渡子

橋 蝙蝠洞螺螄門 燕子街雀兒營 白馬廟青龍街
 高麗寺滿州營 孩兒巷文人峯 四言云張御史巷
 王狀元園 范郎中巷李博士橋 胡打管巷粘接骨橋
 城南古社梅東高橋 神霄雷院天漢洲橋 六言云
 二聖庵三聖廟十字路五字橋 大方井小方井兩高峯
 北高峯 老龍井小龍井新馬頭舊馬頭 義井巷義門
 巷孝子坊孝女坊 多子街多福街旌德觀旌功坊 嚴
 官巷蔡官巷成衙營真衙營
 羅茗香云向在京師翁二銘學士以則字對難之出句云
 孫行杏者挑行形李上太行 山余對云服不猛氏穿不
 浪跡叢談 卷七
 本入借走華不敷注又出句云午夢未醒春睡足未字虛
 聲 余對云朝粧莫整宿醒慵真字亦虛 又有男女之名互對
 者如徐夫人對石公子馮婦對王男之類又有古今人名
 相對者如公孫丑對王伯申白乙丙對朱子庚之類又有
 經書對如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彼雷子嗟彼雷子嗟相冒
 有皮剝羊無血藹藹王多吉人渺渺予未小子之類又有
 數目巧搭者如唐四傑王楊盧駱宋五子周程張朱五行
 金木水火土七音齒腭舌喉唇三代夏商周九賦上中下
 四聲平上去入八字年月日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九宮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之類皆未經前人道過者 茗

香讀其親其母年逾九十尙康強茗香有集句聯懸於
事云九十日有秩八千歲爲春

茗香又云揚州有缺口門灣頭鎮舊傳一對云缺口何嘗
缺灣頭自有灣頭自然又無錫錫山山無錫之居久無屬
對朱蘭坡先生以平湖湖水水平湖對之又有以節氣作
對者句云霜降如小雪春分不大寒亦佳又有一絕對云
一掌擎天五指三長二短久無人能對者後爲徐青藤所
屬云六和插地七層四面八方

羅茗香云今歲儀徵大傳重宴鹿鳴同時有四佳話大興
俞恆潤爲太傅門下士師生同科重宴佳話也浙江嘉慶

浪跡叢談 卷七

五

戊午解元張廷濟亦大傅門下士今科其子慶榮又領解
父子解元佳話也兩丙午一戊午同屬午科佳話也而張
俞皆同出太傅門下故余偶成一對句云丙象著文明衣
鉢相傳同慶鹿野午科多勝事箕裘領解接武蟾宮亦紀
實之言爾

茗香嘗自述其所撰地名對如道士沃和尚原苦水鋪甘

泉山蔥嶺蒜山黃河青海之類又有木果木地花椒花蔬

陰口左傳陽膚四書夏小正書魏大中人之類又有書名

對如春秋對申子春秋傳對山海經四元玉鑑對百子金
丹之類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係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
泮是秋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連捷有客戲
撰聯語贈之云端午之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
然君子不以言出語歇後爲小童對語歇後爲舉人可謂
巧湊

俚俗對語有甚可解頤者近在安豐場署與楊竹圃親家
酒次劇談竹圃云有一田叟攜其子耕作者值雨至將釋
耒而歸命其子屬對曰迷濛雨至難耕南畝之田適有一
客徘徊田畔遙對云泥濘途遙誰作東家之主叟因邀其
至家避雨語家人曰客已至矣庭前整備茶湯客對云賓

浪跡叢談

卷七

五

既來分厨下安排酒席叟曰不嫌菲屋小略坐片時客對
云且喜華堂寬何妨數日既設席飲至夜深叟曰譙樓上
簌簌鏗鏗鏗三更三點正合三杯通大道客曰草堂前
汝汝汝我我我一人一盞但願一醉解千愁叟請客就寢
曰佳牀已設今宵且可安身客曰主意甚殷明日定留早
膳次日客先起叟出見其磨刀詰之曰借問嘉客何故慘
刃而磨客曰無故擾東定當殺身以報叟驚曰倘死吾家
未免一場官府事客曰欲全我命必須十兩燒埋錢叟入
內移時捧銀進曰首飾湊成十兩客秤之曰錢頭尙短八
錢因揖別叟送之門曰千里送君終一別客曰八錢約我

必重來受笑曰惡客惡客快去快去客謝曰好東好東再來再來按此客實惡而此叟大佳殊快人意竹圃曰一醉解千愁我熟聞之三杯通大道究竟語作何解余曰此李青蓮句也當問之古人相與一笑而罷

雜謎續聞

歸田瑣記中有近人雜謎數十條所見所聞亦尙未盡茲小住邗上與嚴問樵羅茗香劇談復有所得因雜次之以爲酒邊茶次一解頤云爾

古無謎字自鮑照集始有井字謎古人但謂之隱語蓋莫古於左氏傳麥麴之語庚癸之呼降而爲新序之狐白羊

浪跡叢談 卷七

皮世說之黃絹幼婦後又衍爲離合體石林詩話載孔北海四言一章見又楊升庵集云後漢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鄒魯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邱山修游寥廓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遊遊人問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皆謎語之權輿也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皆卽今之謎語文心雕龍云謎者回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據此知三國時已有輯之成書者七修類稿云隱語轉而爲謎至蘇黃而極盛有編集四冊曰文戲金章宗曾爲刊本以行曰百斛

珠元至正間朱士凱編者曰揆叙萬類前明賀從善編者曰千文虎今皆不傳

越絕書不知何人所作楊升庵據其書後序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心庚謂漢人袁康所作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隱吳平二字也黃佐曰吳平因袁康所錄而成書也

古樂府藥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言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也然藥砧之義究不得其的解

浪跡叢談 卷七

青箱雜記云徐鉉父延休博物多聞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署後有後漢太尉許鹹廟碑文卽許劭撰碑陰有八字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延休解之曰談馬卽言午許字也礪畢卽石界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數七是六一立字也

三國志注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修曰門中活乃闕字也相國嫌其太大耳宋陶穀使於南唐書十二字於驛舍云西川犬百姓眼馬包見御廚飯人皆不解宋齊邱曰乃獨眠孤館耳洪武場谷漫錄載儉字謎云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小兩人

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或云此謎是王介甫所作平江記事云元達魯花赤八刺脫國公偶儻爽邁談吐生風一日燕集隨口行一令云一字有四個口字一個十字一字有四個十字一個口字不解者罰一巨觥坐中皆不能曉叩之乃圖畢二字

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農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先生解之云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艸也艸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為法字女戴笠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吳言為誤字去家京洛為浪跡叢談

浪跡叢談 卷七 五

國寇盜為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廬陵官下記云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蛙謎云一物坐也坐臥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一物坐也臥立也臥行也臥臥也臥客不能解著曰我謎吞得汝謎客為之大慚

陳亞自為亞字謎云若教有口便啞且自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按蔡忠惠嘗嘲陳亞云陳亞有心終是惡亞答云蔡襄無口便成衰亦巧謔也嘉定孫愷似致彌以詩名於世常熟馮定遠班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清談梵宮亦仿黃絹幼婦

之意謂絕好朱詩也

有作四書謎者井田三萬六千里猜則方人猜有藏君

果來也以不憑君傳語報平安猜必信五木經猜之傳學又走

馬燈猜明則二九一十八不是十八三八二十四不是二

十四四七二十八不是二十八五六方三不是三十情其

皆什又緣何懼內猜詩經一句伊威在室

有人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十一字猜歲字謂止

少一成也又一人曰我亦照此式猜一字叩之曰蜀字謂

獨少犬也皆有思致

近日吳中多向西廂謎如一鞭殘照裏猜馬兒連元二字

浪跡叢談 卷七 辛

猜又是一個皆妙而周公植塵粟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猜說哥哥尤為出人意表

羅茗香述揚州有一俗謎云一片丹心後代傳猜人事一

緯拉蓋丹字讀作當代字讀作帶傳字讀作船也

浪跡叢談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方藥

余稟賦素弱晚年似轉健勝於前蓋常服百歲藥酒之力
惟時有目赤牙宣之患因思昔人言治目如治民治齒如
治兵常仿其意行之而不能竟付之不治也故每繙舊籍
所載及客談治眼治齒方輒試行之亦頗有效因雜錄之
如左並芻及所聞雜方藥藥取易求方皆簡易者附入叢
談之後亦利濟同人之公心也適閱舊唐書孟詵傳云保
身養生者常須善言莫離口善藥莫離手竊取其意云爾

浪跡叢談卷八

目疾虛實

醫學心悟云目有五輪合乎五臟眼眦屬脾為肉輪紅絲
屬心為血輪白色屬肺為氣輪青色屬肝為風輪瞳人屬
腎為水輪是知目者五臟精華之所繫也目疾須辨明虛
實為要義凡暴赤腫痛畏目羞明名曰外障實證也久痛
昏花細小沈陷名曰內障虛證也實者由於風熱虛者由
於血少實則散風瀉火虛則滋水養陰然散風之後必繼
以養血經曰目得血而能視也養陰之中更加以補氣經
曰氣旺則能生血也數語盡其理矣

天然水

凡目疾初起用潔淨開水以潔淨茶杯盛之用潔淨元色
絹布乘熱淋洗後水混濁換水再洗及洗至水清無垢方
止如此數次即愈水內並不用藥故曰天然水也

皮硝桑葉湯

余偶患目腫童石塘郡丞滿見之曰何不用藥水洗之余
曰我每日早起必用洗面盆中熱水潑眼至一二百下又
常用桑葉熬湯洗之仍有此患何也石塘曰桑葉水須加
皮硝一同濃煎洗之方有效如法果愈因憶余向來洗眼
方中獨少皮硝一味適閱良方集錄中乃知皮硝六錢桑
白皮二兩洗淨二味本係洗眼仙方法用二藥入新沙礫

浪跡叢談卷八

中河水煎透傾出澄清溫涼洗之少頃又洗每月止洗一
日須自早至晚洗十餘次洗期以正月初五二月初二三
月初三四月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四七月初三八月初
十九月十二十月二十十一月初四十二月初四每清晨
起齋戒焚香向東洗之一年患輕者已可見效老年患重
者三十六箇月定能復明如初此係光明吉日不可錯誤
按此方曾經翁覃溪師面授日期相同云係得之異人
所傳洗之已四十年時吾師已年逾八十自云中年嘗仿
文待詔故事每歲元旦用瓜子仁書坡公金殿當頭紫閣
重絕句一首六句後又以胡麻十粒黏於紅紙上每粒作

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歲元旦書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
書始歎曰吾其衰矣果於是年正月二十七日歸道山云

冰黃散

童石塘曰古方中有冰黃散以治牙痛最靈用牙硝三錢
硼砂三錢明雄黃二錢冰片一分五釐麝香五釐合其爲
末每用少許擦牙有神效

揩牙方

雲烟過眼錄中有一方云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各一兩
去黑皮並子入藏瓶用黃泥封固以炭火五六个煨令炭
盡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錢合爲細末早晚用揩齒牙方

浪跡叢談

卷八

三

令堅固並治衄血動搖等患 按擦牙雜方極多惟擇其
經試有驗者錄之如川椒細辛各一兩草烏葶撥各五分
其研末以擦欲落之牙可使復固又有用枯礬松香青鹽
各等分研末者亦有效然均不如支筠庵觀察 方廉 所傳
一方云生大黃一兩杜仲五錢熟石膏八錢青鹽一兩合
研爲末值余牙痛頗劇用此方頓瘳則真擦牙之第一善
方也 按世傳牙痛方尚有用細辛羌花川椒小麥各五
錢煎湯漱口者亦效但不可嚥下或用好燒酒漱口亦可
或用桂圓一個開入食鹽令滿燒透存性擦之或用番瓜
蒂焙研擦之亦效

固齒仙方

玉壺清話載蓮花峯有斷碑讀之乃治齒烏鬚藥歌一首
修製以用其效響應歌曰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
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槐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
煨研末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鬚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
物入肺管

一斑錄云常昭城中有巨姓子甫七八歲於四月食鮮蠶
豆以最大一粒弄於口不料氣吸而入於肺管即時委頓
發喘醫皆束手自薄暮至夜半竟死其家祇此一子母悲
悼不已未久亦亡惜其時未有喻其理者但捉兒兩足使

浪跡叢談

卷八

四

倒懸則所入之豆一咳即出本非藥可治何用延醫三十
年前珍門廟有小兒食海螵吸其殼入肺管又七八年
前有家僕之子十歲亦吸海螵殼入肺管并延至月餘日
而死皆不知治法而貽誤也又云小兒以豆誤塞鼻管而
不能出但將此兒兩耳與口掩緊不使通氣乃以筆管吹
其無豆鼻孔則豆必自出去之甚易矣

小兒脫肛不收

用不落水猪腰破一缺如荷包中入升麻溼紙厚包煨熟
後去升麻令兒喫腰子俟藥性到後以溫水洗肛自收
產婦胎衣不下

鮮荷葉剉碎濃煎服即下又一方用日用酒瓶口一吹即

接骨仙方

五加皮四兩雄雞一隻黑者更妙去毛連皮骨血合五加皮搗爛敷患處用布包裹一周時揭去不可太過時內自完好再用五加皮五兩用酒濃煎盡量飲醉熟睡為妙

祛邪靈藥

于蓮亭聞見錄云有客言人被邪靈惑者但用鼈甲和倉朮燒之其邪自退試之屢驗

蛇敵蜂螫

浪跡叢談 卷八 五 鮮梧桐葉嚼塗之效又方用牛糞敷之亦效

疝氣

昨少穆中丞自關中來信稱疝氣復作記得余歸田瑣記中載一方未知已經試否頃聞友人述有方亦甚簡便一以大糞燒紅炭擊其下炭上放白胡椒數粒使患者解衣坐糞上薰之神效一取鮮橙子一枚略搗綻以濃酒煮之熟後去橙飲酒亦神效已作信與中丞矣

鼻血

降香三七槐花米各二錢小生地五錢煎服立止

魚竹鯁

威靈仙桔梗各五錢黃酒煎沖黃糖服立下

服核桃

核桃補下焦之火亦能扶上焦之脾但服之各有其法舊聞曾賓谷先生每晨起必噉核桃一枚配以高粱燒酒一小杯酒須分作百口呷盡核桃亦須分作百口嚼盡蓋取其細咀緩嚼以漸收滋潤之功然性急之人往往不能耐此余在廣西有人教以服核桃法自冬至日起每夜嚼核桃一枚數至第七夜止又於次夜如前嚼亦數至第七夜止如是周流直至立春日止余服此已五閱年所頗能益氣健脾有同余服此者其效正同聞此方初傳自西域今

浪跡叢談 卷八 六

中土亦漸多試服者不甚費錢又不甚費力是可取也

服海參

余撫粵西時桂林守興靜山體氣極壯實而手不舉杯自言二十許時因縱酒得病幾殆有人教以每日空心淡喫海參兩條而愈已三十餘年戒酒矣或有效之者以淡食艱於下咽稍加鹽酒便不甚效有一幕客年八十餘為余言海參之功不可思議自述家本貧儉無力購買海參惟遇親友招食有海參必喫之淨盡每節他品以抵之已四五十年不改此度親友知其如是每招食亦必設海參且有頻頻餽送者以此至老不服他藥亦不生他病云

神仙酒

神仙酒乃 國初江南趙尚書傳自康親王者當日王統
大軍征西藏有道士詣軍中獻仙方造酒以飲三軍可驅
除瘴癘且多服能延年方開燒酒十斤醋一斤半黑糖一
斤半河水二斤川烏一枚草烏一枚用麴包裏煨炙切片
淡竹葉三錢菊花三錢用小袋裝藥將糖水調酒入罈擇
無雜大處治理其火候以炷香為刻王初見此方了無異
處以道士為妄扶出道士遂不見王始驚異依方製造果
有效當時王與趙尚書契好趙素患瘋疾得此方飲之宿
疾頓除夫婦俱年臻九十餘此方遂徧傳於人以療瘋疾
浪跡叢談 卷八 七

無不應者 居易錄分甘餘話各方

偶讀王漁洋先生居易錄及分甘餘話所載各方喜其博
雅而可以濟人因摘錄其簡便者數條如石
居易錄云京師煤炭皆有毒惟室中貯水盆盆中毒即解
又或削蘆服一片著火中即煙不能毒人如無蘆服之時
預乾為末用之亦佳
又云續夷堅志稱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羸弱喘嗽
方用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切向東桃枝一握細剉細草
如病人中大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藥明早煎一

大升空心溫服之服時分為三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
人行十里許時再服丈夫病用婦人煎婦人病用丈夫煎
合藥時忌孝子孕婦病人及腥穢之物勿合雞犬見服藥
後忌油膩濕麵諸冷硬食物服一二劑後即吐出蟲或洩
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即當盡服之或吐或利出蟲皆
如人髮馬尾之狀即瘡 服阿魏散後或虛羸魂魄不安
以茯苓湯補之白茯苓茯苓神各一錢人參三錢遠志去心
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剉為末生乾地黃四錢
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
許時更一再服謹避風寒若未安更作一劑連服之
浪跡叢談 卷八 八

浪跡叢談

卷八

八

又云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起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
葉帶子細剉不見鐵器但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至一碗
如瘡在 飯後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盡為度如瘡在
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以膏藥傅之
又云治一切惡瘡用瓜蔓一枚去皮用瓢及子生薑四兩
甘草二兩橫紋者佳無灰酒一碗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見銅
鐵患在上食後服在下空心服
又云宋英宗御書固齒及血蚬方生地黃細辛白芷阜角
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瓶黃泥封固用炭火五斤煨至炭
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並為末早晚用

又云蘆浦筆記載治喘方用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洗過
訶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為粗末每服三大匕水二盞煎
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者又云一
方用新羅即今高麗人參一兩為末雞子清和為丸如桐子大
陰乾每服百粒溫臘茶清下立止

又云治男婦氣血虧損及喘嗽寒熱重症用人參一分真
三七二分共為末無灰漿酒調服日服三次有奇效

又云清暇錄載陳剛翁云痘瘡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
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為穩文括蒼陳坡分教三山日其
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痘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一士人

浪跡叢談 卷八

九

教以用狗蠅七枚繩冬月則藏狗耳中插細和醇酒少許調服移時
紅潤如常又其次女痘後毒上攻遂成內障一老醫用蛇
蛻一具淨洗焙燥天花粉即瓜根等分細末之入羊肝內麻
皮縛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旬日而愈

又云用未熟青黃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
食之治失血症奇效

又云四川提督總兵官吳英說昔得秘方治撲打跌傷極
效雖重傷瀕死但一絲未絕灌下立甦往在福建為副將
時軍中有二弁相鬥皆重傷其一則死矣吳馳往視之惟
心頭氣尚微暖亟命以藥灌入覺胸間喀喀有聲不移時

張目索食翼日遂能起行自後屢著神效云其方以十一
月採野菊花連枝陰乾用時每野菊花一兩加童便及無
灰酒各一碗同煎熱服而已 又一方求退胎毛小雞一
隻和骨生搗如泥作餅入五加皮傅傷處接骨如神
又云治咽食倒食症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飯食八日不飲
滴水效 又一方用虎肚燒灰存性好酒調服效

又云治傷寒症用糯米糲無棗者和滑石末砸成錠曝乾
燒炭浸酒復去炭熱飲之病在七口內者即汗七日外者
次日亦汗

又云陳說巖總憲說蔚州魏敏果公初無子或教以每

浪跡叢談 卷八

十

日空心服建蓮子數十粒遂生子李總憲奉倩有子十一
人云亦服此方有驗

又云空中木通連白熬鬚各三寸半半酒半水煎服之治
疝氣如神

又云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三錢酒一碗河水
二碗煎至一碗溫服治瘧症不久近即愈

又云周益公二老堂雜識一條治頭風而吐瀉用枳壳白
朮煎湯下青州白丸子甚效

又云牛膝車前子三錢共五錢同剉為齏末將來白水煎
此丸筆也空心服之治病瀉不下 按犀角玳瑁二物磨

水服之亦效又見分甘餘話

分甘餘話云治腋氣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一

錢許急挾之腋下少睡片刻俟冷棄之

又云治暴血以蛛網為丸米湯送下立止

又云立秋日未出時採楸葉熬膏傅瘡瘍立愈

又云皮硝入雞腹中煮食消痞以上方見說帶

又云治喉閉急症用鴨嘴膽礬研極細以醋調灌吐出膠痰即愈

又云熊膽少許用淨水略潤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

二片如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少以銀筋點眼能去瘡翳及

浪跡叢談 卷八 十一

赤眼最效以上方見癸辛雜識

又云楓窗小牘載東坡一帖云足疾用威靈仙牛膝二味

為細末蜜丸空心服此方有奇驗凡腫病拘攣皆可愈久

服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

茶耳威靈仙難得真者必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之

白暈俗謂之鴉鳴眼

又云新安羅某治持方用稀熬燒酒七斤南荆芥穗四兩

槐豆五錢搗爛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無顏錄兩方

周樸園醫影云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甚驗見無顏錄

無顏錄又云宋會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鮮于樞記其治

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

巴豆黃為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以

米黃為度去絲瓜研為末和清水為丸如桐子大每服百

丸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

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者也

解砒毒方

紀文達師筆記云歙人蔣紫垣流寓歙縣程家莊以醫為

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

浪跡叢談 卷八 十二

視其死不救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

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

轉輪賂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

我少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

防風一兩研為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祕藥也又聞諸沈

文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沈文平生從不妄語

者此方當亦有驗

延壽丹

前明華亭董文敏公有久服之延壽丹方公年至耄耄精

神不衰皆此丹之力傳之我朝服者亦不乏其人俱能

臻老壽享康強鬚髮復元腰脚增健真卻病延年之仙方也聞康熙間有人珍公所手錄此方字帶行草是晚年所書云藥品開後

大何首烏取赤白兩種先用黑豆汁浸一宿切片晒乾又用黑豆汁浸一宿次早用柳木飯蒸柴火蒸三炷香如是九次不可增減晒乾聽用合後羣藥其若干兩此味亦用若干兩

兔絲子先用清水淘洗五六次取沉者晒乾逐粒揀去雜子用無灰酒浸七日入甑蒸七炷香晒乾如是者九次為末一斤聽用

浪跡叢談

卷八

三

稀莨草五六月間採用長流水洗淨晒乾以蜂蜜同無灰酒拌勻隔一宿蒸三炷香如是者九次晒乾為末一斤聽用

桑葉四月採人家所種嫩葉以長流水洗淨晒乾照製稀莨法九製為末八兩聽用

女貞實用冬至日摘園林中腰子樣黑色者用裝布袋剝去粗皮酒浸一宿蒸三炷香晒乾為末八兩聽用

忍冬花一名金銀花四五月間摘取陰乾照製稀莨法九製晒乾為末四兩聽用

川杜仲用厚者去粗皮以青鹽同薑汁拌炒斷絲八兩

聽用

雄牛膝用懷慶府產者去根蘆淨肉屈而不斷粗而肥大者為雄酒拌晒乾八兩聽用 以上杜仲牛膝且莫為末待何首烏蒸過六次後不用黑豆汁拌單用杜仲牛膝二味同何首烏拌蒸晒各三次以足九蒸之數生地取釘頭鼠尾原枝大枝者晒乾為末四兩聽用按以上其七十二兩合何首烏亦七十二兩再合旱蓮子熬膏一斤金櫻子熬膏一斤黑芝麻熬膏一斤桑椹子熬膏一斤同前藥末一百四十四兩搗數千槌為丸服之如膏不足用蜂蜜增補之 又按陰虛人加熟地

浪跡叢談

卷八

三

一斤陽虛人加附子四兩脾虛人加人參黃芪各四兩去熟地下元虛人加虎骨一斤麻木人加天麻當歸各八兩頭暈人加元參天麻各八兩目昏人加黃甘菊枸杞子各四兩肥人多濕痰者加半夏陳皮各八兩各藥加若干數則何首烏亦若干數

三世醫

偶聞家塾中為孫曹講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為言竊記少時讀注疏似不如此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問脉訣脉訣可以察證本草所

以辨藥針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舊注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行醫終無服其藥者矣且歷考古近名醫並未聞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不可據也

雄黃酒

吾鄉每過端午節家家必飲雄黃燒酒近始知其非宜也一斑錄云雄黃能解蛇虺諸毒而其性最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內服只可分釐之少更不可衝燒酒飲之有表親錢某於端午大飲雄黃燒酒少時腹痛如服砒信家眾誤認爲痧百計治之有知者云雄黃性烈得燒酒而愈烈飲浪跡叢談 卷八 去

人參

人參隨王氣轉移而東方尤爲生氣所託始故歷代人參多產於東南東北而西方無聞焉梁書阮孝緒傳云母王氏有疾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當時金陵有龍蟠虎踞之兆故鍾山之葠爲上品而上黨爲天下之香亦王氣所鍾故前朝所用人參皆卽今之黨參古方中用參率以兩計以斤計若非今之黨參安得有許多人參乎惟唐人林寬送

人歸日東詩云門外人獲徑到時花幾開日東卽今遼東則在唐時已爲產參之區迨入我朝而東參遂甲天下王氣所鍾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高麗參

高麗參卽人參同是長白山所產在山之陽爲人參在山之陰爲高麗參高麗在山陰其被陽光之氣自不及山陽之盛故所出之參性亦稍寒嘉慶初其價大貴至近時而大減相去不啻倍蓰不知何故有選大枝者合糯米薑汁屢蒸而屢曬之其功亦不在人參下也

參價

浪跡叢談 卷八 去
人參之價至今日而貴極矣嘗讀趙雲松先生詩序云曩閱國史我朝初以參買高麗定價十兩一斤麗人詭稱明朝不售以九折給價而我朝捕獲偷掘參者皆明人以是知麗人之詐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售者多其價稍貴然攷查悔餘壬辰甲午兩歲俱有謝揆愷功惠參詩一云一兩黃參直五千一云十金易一兩皆康熙五十年後事也乾隆十五年應京兆試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兩六錢易參一錢廿八年因病服參高者三十二換次亦僅二十五換時已苦難買今更增十餘倍矣詩中所云中人十家產不滿一杯味又云乃因價不啻翻若天勢利但

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良可慨也 揚州每年有奉獎參
勛向由內務府按 盛京等處所進參勛分別 奏明發
交兩淮變價其參有四等五等以及泡丁渣末各項名目
其價由四百換以至一二十換多寡不等約計每年應繳
變價銀十三四萬兩例皆按年遞繳所得之參除呈送督
部運司外餘按各商家引數分派聞近年因曠夷滋擾將
所發粵海關參勛又分派於各省關道變價報解亦畧同
淮南之例而外省之參因此充足而不乏但不甚佳耳
按人參實是靈藥可以活人而方與病違則其禍亦不旋
踵而至余在京親見伊雲林先生朝棟偶患風痺其詰嗣

浪跡叢談

卷八

七

墨卿比部訪求醫藥甚切值紀文達師來視疾謂切不可
用參墨卿不能守其言先生遂成痼疾又余外舅鄭蘇年
師因隔鄰不戒於火力移缸水撲救致跌足受傷先大夫
往視亦囑亦不可急投參劑適徐兩松中丞師以參相贈
服之亦或痼疾此皆余所目擊後先室清河夫人篤疾幾
殆親眷皆勸服參余力持不可最後始以高麗參代之亦
竟愈從此遂力勸人慎用參劑而不知近日之參遠不如
乾隆間之性味雖誤用而其害尚輕也憶紀文遠師筆記
中有乩仙論參一條云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
所主以藏府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不至下焦以榮衛論

參惟至氣分而不至血分且古亦有生參熟參之分今採
參者得卽蒸之安得有生參乎古參出上黨秉中央上氣
故其性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遼參秉東方春
氣故其性發生先升上部卽以藥論亦各有運用之宜云
云此恐非今醫家所及知也

肉桂

近日不但真參難得真桂尤未之聞吾鄉名醫陳卓爲常
言肉桂之上品其油飽滿其皮不及分稍觸之油卽溢出
所以稱爲肉桂有一客僅得二寸許真肉桂一塊包以油
紙藏於荷包中滿座皆聞其香適與一人對坐聞噎隔之

浪跡叢談

卷八

六

聲不絕詢其患此已兩年餘乃出荷包中所藏自以小刀
削下約四分許以開水冲半杯令服之須臾噎聲頓止因
復削四分令再服復以兩四分之渣合冲半杯令三服未
及燈時而舊病頓失矣並云試此桂時曾削幾分投開水
壺中其沸立止其泡亦頓下因此知真桂能引火歸源其
下咽之效始亦如是矣余自粵西五年餘聞越南國入貢
之桂皆在粵西各郡中轉購以充數嘉慶中潘紅襟廉訪
冊封越南其國王以一枝相贈云此係鎮庫之物今庫
中亦僅留一枝紅襟卽以轉贈李芸圃水部其實亦不過
中土之常品也余每年例辦土 貢精選好桂實未得有

慙心之品大抵寬厚壯觀者皆不可恃惟潯州之搖桂條
狹而皮粗肉薄而油足者較佳紅油紫油者雖厚亦不佳
惟以黑油者爲上品蓋黑油能滋陰入腎以收引火歸源
之功紫油尙可紅油則反助火上升紅油紫油者其味必
辣惟黑油則甜潤此可立試而辨也

葉天士遺事

雍乾間吳縣葉天士名桂以醫名於當時自年十二至十
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既得其
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
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爲一書附以論斷非

浪跡叢談

卷八

五

盡天士本意也世稱天士爲天醫星亦非真有確據相傳
江西張真人過吳中遭疾幾殆服天土方得蘇甚德之而
籌所以厚報天士密語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財物相加
惟於某日某時過萬年橋稍一停輿謂讓橋下天醫星過
去真人許之而是日是時天士小舟適從橋下過去城內
外遂喧傳天士爲天醫星矣天士宿學虛心爲一時之冠
其老母病熱而脉伏甚似寒證天士審證立方其難其慎
中夜獨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湯其
鄰叟亦行醫者竊聞之次早到門獻技用白虎湯一劑而
愈其名頓起而不知其卽出於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歸

驟雨道壞有村夫素識天士負以渡水天士語之曰汝明
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尙可活村夫不之信屆期塲生於
頭昇至天士門求治與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刻矣已
而果然又嘗肩輿行鄉村間適有採桑少婦天士令輿夫
往攬抱之桑婦大怒詈其夫亦扭輿夫毆打天士從旁解
之曰此婦痘疹已在皮膜間因火盛閉不能出此我設法
激其一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亦果然有木瀆富家
兒病痘閉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遠恐不肯來聞其好
鬥蟋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誘以來出兒求
治天士初不視所厚者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

浪跡叢談

卷八

三

大喜促具新潔大桌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
卽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不死有外孫甫一齡痘閉
不出抱歸求活天士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
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乎請先兒死卽持剪刀欲自刺天
士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屋中自出外與博徒戲
女欲視兒則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
泣欲死至夜深歸啓視則兒痘徧體粒粒如珠蓋空屋多
蚊借其嗜膚以發也鄰婦難產數日夜他醫業立方矣其
夫持問天士爲加梧桐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者天士
笑曰吾前用梧桐葉以是日立秋故耳過此何益其因時

制宜之巧如此以醫致富然性好嬉戲懶出門人病瀕危
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奏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
以高壽終

良亦叢談

卷八

三

浪跡叢談卷九

福州梁章鉅撰

石鼓文

石鼓文不知作自何代言人人殊余既據唐韋蘇州韓昌
黎及蘇勗竇泉言定為成周之物又據宋董道言定為成
王所作因攷前人如歐陽公朱子及鄭漁仲皆疑莫能定
惟金人馬定國決為宇文周物近人武虛谷億又決為漢
人所製馬定國僅以字畫為斷固難據依武億則直指趨
趨六馬句以為周制駕四至漢始駕六此必漢人目習漢
制脫手以見於文云云則亦未見其審也書五子之歌稟

浪跡叢談

卷九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正義云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
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按今人以五子之歌為偽古
文不可信且不必辨而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六馬之離
必於四面之衢逸周書王會解云天子車立馬乘六荀子
勸學篇云六馬仰秣又修身篇云六驥不致又議兵篇云
六馬不和莊子逸篇云六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呂氏
春秋忠廉篇云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此皆出周人之
書則安得謂周制必不駕六乎

宮伯白益後釋

余舊藏此器前已載入退庵金石跋中據積古齋欵識題

一五二七九 子部 雜家類 4 反之句

爲門技由因叅酌爲釋文雖已梓行實未詳盡也道光丙午僑寓揚州適晉江陳頌南給諫由京歸舟過訪云數年前曾承儀徵阮師相以此器揭紙寄京令訂釋之據揭紙銘實七字曰闕作窶伯寶尊彝首字上從門下從非爲缺合爲一字卽闕字左昭十五年傳闕鞏之甲闕當卽所受封者窶本釋作窶說文窶古文作窶器作窶未詳何字惟檢鐘鼎文邑旁多作○作○此字近○今定爲窶字殷侯國有鬼侯班氏彪曰鄴西鬼侯國也隋圖經臨水縣有九侯城鬼九窶皆音相近疑古本作窶後省戶作九又誤邑爲自故或亦作阼九本侯爵稱伯者吉金中多偶某伯某

浪跡叢談

卷九

二

甫之義乎給諫之言如此旣又索此原器摩撫之定爲商尊果爾則與余齋之商爵爲儷物必有偶亦足豪矣

焦山鼎銘

焦山鼎銘自顧亭林程穆倩以下釋文甚多或以爲商器或以爲周器或爲文王時物或爲宣王時物迄無定說余舊得徐興公釋文原紙林吉人爲手錄諸家歌詩綴其後曾裝潢成冊呈之翁覃溪師師爲題跋並綴五言長篇師有舊輯焦山鼎銘考一書甚詳備至晚年復疑此鼎之僞曾於題徐冊中露其旨且將舊輯鼎銘考之板燬棄不存余藩吳中時曾親至焦山手量鼎腹並精搨銘紙以歸私

欲參互審訂折衷一是而訖無悟入之處今歲至揚州復晤羅子茗香乃得讀其周無專鼎銘攷獨於銘首惟九月旣望甲戌七字冥搜而顯證之定爲周宣王物爲之心閱目明蓋茗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術又證以漢統三術參覈異同進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旣望更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共三百八歲推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終己未計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旣望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昭合斷此鼎爲周宣王時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憶儀徵師

浪跡叢談

卷九

三

積古齋欵識中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王命南仲於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銘不類商器當是宣王時臣則已先茗香言之特茗香實事求是尤令人拍案稱快耳 按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鮮著之錄者惟徐興公一釋文耳自 國初王西樵士祿始據韓吏部如石言爲京口某公家物嚴分宜敘之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家以爲不祥捨之焦山寺康熙間詩人始競以此爲故實其實自嘉靖以後明人詩文集並無此說天水冰山錄中備載分宜家物銅器類只有銅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蓋並未言及欵字而今

鼎之重已不止百餘斤矣朱竹垞先生及吾師蘇齋老人皆深於考古者其詠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則分宜一事尙當以疑案處之也

乙瑛碑

乙瑛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云云又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云云以後漢書證之雄爲吳雄戒爲趙戒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三王世家並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爲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云云又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云云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爲二十五日言戊寅朔則癸

浪跡叢談

卷九

四

卯爲二十六日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云云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云云烏有知朔爲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爲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矣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武虛谷云按中興之初猶存西漢遺制後漢書隗囂檄文云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己巳則爲二十一日也吳氏之言信有本哉

張遷碑

張遷碑曠正之際休囚歸賀桂未谷謂僚卽蔡之異文小爾雅蔡法也禹貢二百里蔡鄭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左

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蓋張君治穀城未減獄訟省刑釋囚故下文有尙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之語武億謂蔡釋作蔡與句內臘正無涉當作祭祀之祭漢正臘日有此舊典歲終大祭從吏人宴飲也後漢書虞延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長文傳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值臘晦皆遣歸家此皆因臘縱囚與碑正台按武說勝桂說然以祭祀爲說似轉迂僚當與際通臘正之際卽華陽國志所謂臘晦也可不煩言而解矣

浪跡叢談

卷九

五

碑中稱諱

西狹頌首云李君諱翕曹全碑首云公諱全饗孔廟後碑首云史公諱晨此三碑皆卽時所立可見生前不嫌稱諱也樊毅華嶽廟碑云樊府君諱毅孫叔敖碑云段君諱光修堯廟碑云濟陰太守河南區師孟府君諱郁下及令丞尉皆稱諱靈臺碑濟陰太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以下令亦稱諱惟丞尉但直稱名蓋漢人尊上體固宜然不如後世之避忌也

私諡

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於是門生汝南子缺沛國丁直魏郡

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市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諡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諡君曰忠惠父又元儒先生妻壽碑云國人乃相與論惠處諡刻石作銘此後世私諡所由昉在漢時卽已盛行至唐韓昌黎銘孟郊書貞曜柳子厚表陸先生書文通名儒亦用此例隸釋以羣下私相諡爲非古而不知其來已久矣

吳與皓通

孔羨碑以太昊作太皓按淳于長夏承碑冀州從事郭君碑並言皓天不吊外黃台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翁郟閣頌

浪跡叢談 卷九

六

精通穹皓義並作昊蓋古文昊皓皓皞本通用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復楊倞注皓與昊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皓一作皞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班孟堅幽通賦吳爾太素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爾太素皆足爲證

碑書夫人

漢金鄉長侯成碑後書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顧亭林證以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宛句曹氏終溫淑慎言曰女師年五十五建甯三年十二月卒此後人作碑並志夫人之始朱竹垞跋侯成碑亦云終

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碑並書夫人曹氏耐焉按戚伯著碑云太歲丁亥姆妻朱氏旬期奄遂蓋沒隸釋攷碑有大歲丁亥字當是建武或章和年所刻則已在建甯之前又相府小吏夏堪碑亦有姆會謝氏並靈合柩之語朱顧亦所見未到耳

碑書遭憂

漢安平相孫根碑云遭公夫人憂漢諒州刺史魏元丕碑云遭泰夫人憂按孫根父爲司空故母稱公夫人泰卽大字漢制惟列侯母稱太夫人此蓋借稱以尊之耳

總叙旁及

浪跡叢談 卷九

七

今人爲人作誌銘往往有總計其生平所歷之官而以數語括之者其體亦自漢人開之車騎將軍馮緄碑云一要金紫十二銀艾七墨綬是也又今人立碑勒石者往往附醫刻石者姓名亦自漢有之武梁碑云良匠衛收雕文刻書隸釋云此碑兼列良匠之名與郟閣刻石師孔耽神祠碑所列治師名同

魏代兼用

魏書道武帝紀天興元年羣臣言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應以代爲號帝下詔宜仍先號以爲魏似當時改號稱代帝實不從而崔浩傳又云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

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則與木紀之言不應今考太和二年始平公造像記云暨于大代又大和七年孫秋生造像記首亦題大代而修中嶽廟碑于大代字又凡兩見又延昌三年司馬景和妻墓志銘首題魏代皆與崔浩傳語合則恐木紀疎矣

碑有笏注

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順和尚行記見字笏注胡旬反又咸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遺孔紆墓志將字笏注去聲始知有病笏注句字甚矣笏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也又孔

浪跡叢談

卷九

八

碑載故事亦尉從相府得朱紱殿中此縣尉得侍御史之由史志並缺之

中元後元

劉禹錫撰楊岐山廣禪師碑銘述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值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碑刻紀年稱中元後元亦他碑之希見也

空格書

唐人臨文遇推崇本朝字面輒用空三格或跳行書之惟汜水等慈寺碑中獨空一格而任城橋亭記乃有空四格

六格七格十格不等不能詳其何義也至葛高靈勝詩碑則以三川守及賢導等字亦空三格更不可解

人死別稱

凡人死曰卒曰沒曰疾終曰溘逝曰物故曰厭世曰棄養曰捐館舍此人所熟知也而顏魯公撰徐府君神道碑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於相川之安陽又有稱啓手足者獨孤及撰夫人韋氏墓志云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又權德輿撰杜岐公志銘云十一月辛酉啓手足於京師又梁肅撰皇甫縣尉志銘云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又宋李宗諤撰石保吉碑云啓手足於豐義坊私第又有稱隱

浪跡叢談

卷九

九

化者陳子昂為其父元敬志銘云隱化於私宮又有稱遷神者柳宗元撰崔敬志銘云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有稱解駕者見許長史舊館壇碑有稱遁化者見顏魯公撰李元靖碑又女僧卒亦有稱遷神者見李志暉唐興聖尼法澄銘亦有稱遷化者見唐宣化寺尼見行瑜銘有稱捨壽者見唐濟度寺尼法願志銘僧卒有稱遷形者亦有稱遷化者見唐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有稱示滅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填諱

徐浩碑為次子峴所書倩張平叔填諱麻衣子神字銘為

字述魯所撰一男字述魯遠書文時父已沒矣因倩李琦填諱

尼稱和尚

唐開元中有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尚神空誌銘又有都景福尼靈覺龕銘亦稱尼為和上按通俗編引廣異記大歷時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見朱自勸問曰汝和尚好否又云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尚作寒具此皆唐時尼稱和尚之證

顧命

古人上下皆得稱顧命後漢書趙咨傳云子允不忍父體浪跡叢談卷九
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又蔡中郎集朱公叔墓前石碑其孤野受顧命陳太邱碑臨沒顧命司空臨晉侯楊公碑寢疾顧命又唐開元中鎮軍大將軍吳文碑公夫人之顧命願不合於雙棺

單名空格

今人題名中凡單名者每於姓下空一格書令與二名者齊或以為不典按唐梁昇卿書御史臺精舍碑其碑額碑陰碑側題名者一千一百餘人凡單名者中皆空一格書今此碑現存是唐已有此例也

碑誌異文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為陳太邱胡廣作碑及為二公作詞銘同者乃十七八

李斯字

少時聞汀州府城外之蒼玉洞有秦李斯字意其為嶧山棗木本好事者摹刻於茲後至汀郡往游其地巖石奇嶽如壁如廣鑄前人題詠頗多而無所謂李丞相字者既閱府志古蹟門云蒼玉洞中一石膚理光瑩鑄李斯壽字與今篆文頗異乃知向所聞者即此夫李斯始作小篆其時並無隸書今此直是楷書絕不見古樸之致流俗傳譌固無足怪而周櫟園先生閩小紀亦以為斯翁書何哉

諸葛碑

四川成都貢院相傳是蜀漢宮基至公堂上屋瓦尚多舊物質堅而細與銅雀瓦相似可以為研每方縱橫約皆尺餘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禁竊匿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匪易於乾隆三十年盡行拆卸解京此一斑錄所據蜀人之言並云伊家現有瓦一片不知確否姑志之亦不知解京現存何所何以無一人得見者

瘞鶴銘舊拓本

丁兒從吳門以重價購得瘞鶴銘舊拓本有翁覃溪師跋然楮墨未精頗無神采向不及余齋舊藏之殘拓一紙今年攜至揚州呈雲臺師以為真舊拓也惜止七字耳未幾從孟玉生處購得一冊存二十五字冊前有姜鏞題八分字似是康熙年間所作此蹟亦至寶海內之所希惜姜鏞未詳其人耳

絕域金石

紀文達師筆記云嘉峪關外有澗石徒嶺澗石徒譯言碑也有唐太宗時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將砌以碑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皆不爽故至今並無

浪跡叢談 卷九

三

揚本又云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刻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戊卒燃火禦寒為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當時無畫手彙筆其間描摹一紙耳今人喜收羅金石書畫而不知淪在絕域為耳目所不經見者尚如此之多也

買王質褚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元為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唐中睿之季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為河男甥妙有河南

法者也二事可成切對

蘇米署名

相傳蘇行書署名艸頭右先橫米行書艸頭右先直此言於米猶未盡合蓋帶之上半乃从艸並非艸頭作者當先兩直後兩點凡米欵真蹟皆如此其下半係先作一次作口次中直透上而下實即米字省文耳雖行草皆可以此辨之若偽米蹟之欵則直干草頭下加市矣豈通人如海嶽乃至自誤其名乎

書畫精鑒

浪跡叢談 卷九

三

虞山錢曾云唐太宗臨右軍書作戩字虛其戈以令虞世南足之示魏徵徵曰聖作惟文法逼真明成祖觀一書羣臣皆以為趙千里滕用亨獨定為王晉卿展視卷尾果有誥名必如此始可謂之精鑒

王晉卿索蘇書

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近又以三簾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遺我毋費我多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書黃州作黃泥坂詞並跋二百餘言遺之

蘇子伯幾詩刻

余舊藏蘇子伯幾揚州詩四十韻卷付恭兒守之今年小

住邗上恭兒偶以呈阮太傅師謂此元末詩翰一大觀且有闕邗江故實亟應鈎摹上石藏之揚州適黃石原比部亦欣然爲市石察書選工鐫勒按鮮于欸謂作於至元癸巳是元世祖之三十年鮮于生於元憲宗七年丁巳終於大德六年壬寅此其三十七歲所作卷後舊有范昌劉天爵一跋皆未詳其人且字亦不甚佳故均未入右據劉跋謂此詩爲困學集中所未載余檢揚州府志亦無此詩近日揚得察院廨中所立鮮于書御史臺箴碑似由展轉翻摹非出困學手書遠遜此蹟此吾師所以亟於勒石也師有別業在邗上農桑今卽將此石陷於亭壁使遠近觀者皆可椎搨亦公諸同好之盛心云爾

浪跡叢談

卷九

十四

李待問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自許書法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其死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相傳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卽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也此與趙松雪焚鮮于伯機書正同皆恐係無稽之語耳

思翁書品

嘗見昔人論思翁書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秀絕故弱秀不掩弱故上石輒減色凡人往往以己所足處求進伏習既久必至偏重畫家習氣亦於此生習氣者卽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惟思翁用力之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甯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澹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也此憚南田與石谷論書畫語頗有精理

記筆三則

盧言雜說云世傳宣州陸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

浪跡叢談

卷九

十五

求筆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州先與二管謂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如退還卽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遂與常筆陸云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世俗言蒙恬始造筆非也尙書中侯言神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又援神契言孔子作孝經管縹筆是周孔時已有筆矣成公綏有棄故筆賦云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並明乃發慮於書契采秋毫之顛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於織鐘是筆之製已備於倉頡時矣淮南子本經訓云倉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鬼或作兔兔恐取毫作筆害及其

編故夜哭 製筆率用兔毫或用羊毫雞毛鼠鬚狼毫貂毫此外有用鹿毛者見中華古今注有用麝毛狸毛者見朝野僉載及樹萱錄有用猓毛獺毛者見黃山谷筆說有用鷺毛者見白香山詩有用狸毛者見王荆公詩有用雉毛者見博物志有用猪毛者見王佐文房論有用胎髮者見唐齊己詩有用人鬚者見嶺南異物志 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終日含毫也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今製筆者尚守此法但以口飴之使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

記紙四則

浪跡叢談

卷九

去

昔蘇文忠公嘗書赫蹏云吾此紙可以剗錢祭鬼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享當時人或嗤之然至今日又豈止百金之享已哉 納蘭成德綠水亭雜識云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 王東淑柳南續筆云太倉王文肅家有宋箋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董思翁書之思翁亦欣然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遂書滿幅 南唐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親見其紙之言然在宋時已稱罕觀故劉功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

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是也余家藏李龍眠白描羅漢卷文二水跋以為是澄心堂紙其堅白異於他紙又藏李後主行書冊則紙質稍厚色又微黃疑當時紙色不必一律必謂澄心堂紙白色者無據也

特健藥

往見收藏家于舊書畫之首尾或題特健藥字亦有取為篆印者攷法書要錄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駙馬武延秀閱二王之迹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為上者題云特健藥云是突厥語其解甚明乃輟耕錄不喻其義而香祖筆記又以字義穿鑿解

浪跡叢談

卷九

去

之益誤矣

寫真

吾閩曾波臣以傳神擅名如鏡之取影為寫真絕技圖繪寶鑑稱其開闢門庭前無古人先此惟戴文進為妙藝相傳永樂間文進初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遂向酒家借紙筆追寫其像聚眾腳夫認之眾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果得行李又相傳吳小仙春日同諸王孫游杏花村酒後渴甚從竹林中一嫗索茶飲之次年復至其地嫗已下世小仙目想心存遂援筆寫其像與生時無異嫗之子為哭失聲

黃要叔

蜀廣政中淮南道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黃筌寫於殿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采態度更愈於生往往致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為六鶴殿又新構八卦殿命筌於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時五坊使呈雄武軍所進白鷹認殿上畫雉為生掣臂者數四蜀主歎異命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異記見益州名畫錄又蜀後主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云畫鍾馗乃謂筌曰此吳畫以右手第二指扶鬼之口不若以拇指為有力命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畫別改以拇指

浪跡叢談

卷九

六

扶鬼目者進焉後主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所畫者眼色意思皆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視之不妄乃喜見宣和畫譜 米氏畫史云蘇子美所藏黃筌鶴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率用筌格稍舊退出卻無處可辨又東坡與錢濟明書云家有黃筌畫龍跋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然則筌畫之難辨而可寶自宋時已然矣

蒲延昌

蒲延昌於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時福感寺僧模寫宋天子虎獅子於壁延昌見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遂畫

獅子圖以獻時王昭遠公有嬖妾患疝以之懸於臥內其疾頓減怪而問之對曰昔梁昭明太子以張僧繇獅子愈疾名曰辟邪其來久矣亦見益州名畫錄

小李將軍

人但知李思訓之子昭道稱小李將軍而不知成都李昇小字錦奴畫得思訓筆法同時與昭道聲聞並馳亦稱小李將軍見宣和畫譜及益州名畫錄

易元吉

米襄陽畫學云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世但以猿獐稱之可歎或曰元吉嘗畫孝嚴殿壁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猿

浪跡叢談

卷九

九

獐以進後且為人所鳩

華光僧

畫梅花者始於北宋之僧仲仁而著於南宋之楊補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陶宗儀畫史會要所稱華光長老也黃山谷詩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其為當時所重如此會敏行獨醒雜誌載紹興初有華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乃得仲仁之傳

無李論

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稱景祐中李成之孫宥為開封尹

命相國寺僧惠明購成之畫倍出金幣歸者如市米元章為作無李論耳食者遂謂世無李畫不知米論但就一時言之也

合作畫

南唐李後主有與周文矩合作重屏圖見清河書畫舫閱全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見德隅齋畫品此皆後世畫人合作之始也

倪雲林

式古堂畫攷有倪元鎮設色畫款署天順三年春三月松雲隱林倪挺其再題款已作瓊字則在至元四年也董思

浪跡叢談

卷九

三

翁跋云雲林畫世無設色者此亦一奇

高房山

高房山春雲曉靄圖立軸銷夏錄所載乾隆間蘇州王月軒以四百金得於平湖高氏有裱工張姓者以白金五兩買側理紙半張裁而為二以十金屬翟雲屏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雪橋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實貼於漆几上俟其乾再浸再貼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復以白芨煎水塗於畫上滋其光潤墨痕已入肌裏先裝一幅因原畫綾邊上有烟客江村圖記復取江村題籤嵌於內畢澗飛適臥疴不出房一見歎賞以八百金購之及病起諦視雖

知之已無及矣又裝第二幅攜至江西陳中丞以五百金購之今其真本仍在吳門乃無過而問之者

寶繪錄

前明崇禎間有雲間張泰階者集所選晉唐以來偽畫二百仲刻為寶繪錄凡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無家不備宋以前諸圖皆雜綴趙松雪俞紫芝鄧善之柯丹邱黃大癡吳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數人題識終以文衡山而不雜他人覽之足以發笑豈先流布其書後乃以偽畫出售希得厚值耶 四庫書提要云寶繪錄二十卷上海張泰階撰泰階字爰平萬厯己未進士家有寶繪樓自言多得各

浪跡叢談

卷九

三

畫真跡持論甚高然如曹不興畫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已僅見其一龍首不知泰階何緣得其海戍圖又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卷軸纍纍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間立本吳道元王維李思訓鄭虔諸人以朝代相次僅則各第六七卷中幾以多而見輕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歷代諸家跋語如出一手亦復可疑也

沈石田世家

式古堂畫攷載沈貞吉恆吉山水兩種貞吉名貞字南齋又字陶庵又號陶然道人其弟恆吉名恆字同齋號視庵即啓南之父也他書即以貞吉恆吉為名誤矣貞吉自題

畫云一竿風月一簾煙兩家傍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
門况肯到紅塵深處潮生解纜潮平鼓柁潮落放歌歸去
時人錯認巖光自是無名漁父八十三翁沈貞題于有竹
居恆吉自題畫云此老相疎一釣徒服也非儒狀也非儒
年來只爲酒糊塗朝也村酤暮也村酤胸中文墨半些無
名也何圖利也何圖煙波染就白髭鬚出也江湖處也江
湖時雨方霽寤寐北窗展玩古法書名筆聊爲作此贈誠
庵老友一笑沈恆觀此知啓南以詞畫名家淵源有自啓
南壽至八十三其父恆吉亦六十有九貞吉則題畫之年
已八十三一家老壽所謂煙雲供養者良不虛乎清河書

浪跡叢談

卷九

三

畫舫云傳聞親庵之父曰蘭坡尤能鑒賞書畫游心藝苑
而弇州續稿載啓南之弟名函字朔南善畫梅村文集又
載啓南之孫名湄字伊在畫學趙承旨則家學相傳前輝
後光益遠矣

江山雪霽卷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董思翁所稱海內墨皇者也本爲華
亭王氏嫁奩中物後歸東畢部郎澗飛其值千三百金
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畧起青光畫絕工細但有輪
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迹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
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也舊無題識祇文衡山隸書引首

及董思翁馮開之朱元价諸跋而已部郎之兄秋帆制軍
欲得靳固不與揚州吳太史杜村數往就觀部郎感其意
謂言能固守勿失卽以付子太史領之遂償值捧歸坐臥
必與俱後遊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中度
必詣馮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榻下雜潤器之
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去卽請公出焚
香以謝中丞來徧覓不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動遂攫之而
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見命其子婦太史之
妹轉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復厚贖之時太史旋囊已
罄妹以哀詞求之堅持不可強索而歸

浪跡叢談

卷九

三

海天落照卷

王弇州跋李昭道海天落照圖云真本爲宣和秘藏轉落
吳城湯氏嘉靖中有郡守以分宜子太符意迫得之湯見
消息非常乃延仇實父別室摹一本將爲米顛狡僧而爲
怨家所發守怒甚將致回測湯不獲已因割陳緝熙等三
詩於仇本後而出真蹟邀所善彭孔嘉輩置酒泣別摩挲
三日而後歸守以歸大符家名畫近千卷皆出其下
尋坐法籍入天府隆慶中一中貴攜出其小璫竊之時朱
忠僖領緹騎密以重賞購之中貴詰責甚急小璫懼而投
諸火余歸息弁園湯氏偶以仇本見售爲驚喜不論值收

之按孫月峯言徐文貞家有此圖數本多為人乞去今有最下一臨本尚存猶自可喜其所圖日光之閃爍明暗及水中日色海濱人瞻望與夫薄暮人爭赴家市人收拾市物形狀踴躍如生不可殫述云云然則實父祇摹一本舟州所得恐又是仇本之重儻憶余少日里居亦曾見一本但覺光彩奪目惜爾時不知辨驗歎跋稽證源流耳

秋山卷

余在吳中有以暉南田尺牘冊來者因價昂不果售但錄其記秋山卷始末云董思翁嘗謂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卷為第一非浮嵐夏山諸

浪跡叢談 卷九

圖所可伯仲間以語王煙客奉常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為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奉常慢然向宗伯乞書為介並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庭闐然雖廣廈深閱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艸幾滿奉常大詫心疑是豈藏一峯名蹟家耶已聞重門啟鑰僮僕掃除主人肅衣冠揖客入張樂庖具備賓主之歡繼出秋山圖示奉常一展視間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綠設色寫叢林紅葉翕施如火上起正峯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粉汁澹之彩翠爛然村墟籬落平沙小橋相映帶靈奇而渾厚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名本皆在下風始信思翁

歎絕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食忘味神色無主明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笑曰吾所愛豈可得哉不得已暫假往都下歸時見還時奉常氣甚豪謂終當有之竟謝去既而奉常抵京師奉使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閤人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因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可重門扃鑰糞草積地如故徘徊淹久而去奉常既晝夜念此圖不可得後與石谷述其事為備言當日寓日間如鑑洞形毛髮不隔口摹手擬恍若懸一圖於眼中者其時思翁棄世久藏圖之家亦更三世未知此圖存否何如每與石谷相對嘆息適石谷將

浪跡叢談 卷九

有維楊之行奉常曰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書屬石谷攜書往來吳閭間對客言寄之客奉常語立袖書於貴戚王長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亟命客渡江物色於是張氏之孫某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名蹟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台樂享之張氏遂以彝鼎法書名蹟合抵千金為壽一時羣知秋山妙蹟已歸王氏王氏遣使招襄東二王公來會時石谷先至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秋山圖已在吾橐中立呼侍史取觀之展未及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石谷辭色謂當狂叫驚絕比圖窮恍若有所失貴戚心動暗曰得無有疑乎石谷唯之曰信神物何疑須臾傳奉常

來奉常先在舟中呼石谷驚問王氏果得秋山乎石谷曰
昔日先生所說歷歷不忘今否否烏觀所謂秋山哉雖然
願先生勿遽語王氏奉常既見貴戚展圖辭色一如石谷
強爲歎羨貴戚愈益疑頃元照亦至石谷又先諭意元照
亦諾之乃入大呼秋山來披指靈妙贊歎纒纒不絕口戲
謂非王氏厚福不能得此奇寶於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
奉常曩所觀者豈夢境耶抑神物變化不可測耶其家無
他本人間無流傳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戚一彈指
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既得之而復有淆訛顛錯王氏諸人
至今不寤不亦重可怪乎石谷爲予述此且訂他日同訪

浪跡叢談

卷九

五

秋山真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過辨才者

米畫不過三尺

米襄陽自言作畫只作橫挂三尺軸寶晉齋中所懸長亦
不過三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

楊二山鑒賞

孫月峯書畫跋謂楊二山太宰雅好書畫每向飛鳧人曰
有假者持來我買真蹟重價我買不起此是本色人語然
往往亦得佳者

宋漫堂鑒賞

宋漫堂自言鑒別書畫能於暗中摸而躡之便可定其

眞偽此語似欺人而實有此理蓋所見古蹟多而又有神
解悟入非可與淺人道也筠廊隨筆載合肥許太史孫奎
家藏畫鶉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人不知出誰氏
之手公覽之定爲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爲姑妄言之
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
西子西卽白號衆始嘆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俟齋
絲猶未深信一日譙客廳事懸一畫公從門外輿上辨爲
林良畫迨下輿視之果然俟齋爲心折

王弇州鑒賞

朱國楨湧幢小品云王弇州不善書好談書法其曰吾肥

浪跡叢談

卷九

五

有鬼吾眼有神此說一唱於是不善書者好談畫不善詩
文者好談詩文古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
於書畫一時獨步然對人絕不齒及也其詆譏弇州至矣
然弇州品題書畫鑒家實不以爲謬也 王弇州購得
趙文敏濟禪師塢銘爲之跋云月來買文錢爲之一洗恐
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按此與王右軍以絲竹陶寫
恆恐兒輩覺情事正同然一恐覺一恐厭兩家兒遂分高
下而一不廢絲竹一不能浮大白古今人信不相及乎

王百穀題跋

式古堂書畫攷載趙巖神駿圖卷後有松雪翁書蘇東坡

詩跋云趙巖所畫深得曹韓筆法余亦好畫何能及也故以杜子美詩書之大德五年菊節子昂杜子美三字實偶筆誤而王伯穀跋乃謂拾遺集無此作古今詞人之作散逸不傳者寧獨此歌余按圖索駿乃並得詩恐非天廡真龍不傳老杜雕龍云云此何異癡人說夢乎

牧牛圖

昨夢錄載南唐李後主有牧牛圖獻於宋太宗圖中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內太宗以詢羣臣皆莫知之獨僧贊甯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按珠脂別無經見沃焦山亦非人浪跡叢談

浪跡叢談

卷九

无

跡所能到恐此係一時取辨應對邱至綱俊林機要則以為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下晝欲夜見者於月下晝此說似尚近理然珠淚恐亦難得此事究未經親試不敢遽斷其是非矣

考試畫師

前明英宗試天下畫師於京中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為題諸畫工皆於花卉上粧點獨戴文進畫天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六一美人於層上作一點點紅朝廷竟取畫美人者時皆為戴惜不遇余謂戴畫用意固高然於春色二字究未關會也或云此是宋徽宗時

畫工職德淳事德淳畫蝴蝶夢中家萬里作蘇武牧羊臥洲中亦善用意

馮翼

蘭亭考載王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初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乃爾耶是在當時已自疑如此

任靖

紀文達師曰右軍雜帖多任靖代書蓋靖學書於右軍後大令又學書於靖也事見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啓今尚在隱居集中此事人多不知即歷代書家傳記亦佚其名蓋

浪跡叢談

卷九

无

不幸而湮沒耳

有筆有墨

張青父云古人論畫必曰有筆有墨人多不深究其理蓋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有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惟昔人嘗見王右丞江山雪霽圖但有鈎勒而無皴染則豈得謂之無筆乎

浪跡叢談卷十

福州梁章鉅撰

詩話

寄廡邦江長夏無事兒童每喜聽余談詩余謂論詩要旨已具退庵隨筆中茲復記憶舊聞若干條應之積日又成卷帙不敢言詩話仍附之叢談以備遺忘云爾

疊字詩

詩中用疊字實本三百篇後人乃復錯綜變化之有一二三疊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 本朝查初白滔滔浩浩滾滾然句用之有一句

浪跡叢談

卷十

連三字者劉篤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本蘭詞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翁名及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詞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曹詩年年歲歲化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皆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皆疊字者昌黎南山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

倒用成字

王漁洋居易錄云韓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篇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

從優黍瑟琴鼓鐘斯翕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那鼎鼎息偃之類不一而足

宋左彝論詩

宋左彝大樽蒼香詩論語多沈著而尤有警切可以教人者如云物之無益於人者人弗貴之史稱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間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者已過半矣然則詩之能益人亦何間於窮達哉如此則庶乎其道尊又云曲寫閨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熨非教也我心匪石言性不可改不能奮飛言義不可去實命不猶言命不可挽綴煉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于古英雄失足豈不以此哉

浪跡叢談

卷十

謝康樂詩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後人譽之者遂以為妙處不可言傳而李元膺又謂反覆此句實未見有過人處皆膚淺之見也記得前人有評此詩者謂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臥疴對空牀衾影昧節候乃其根也舉幃暫窺明以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始知為臥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次句

即從上句生出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託為阿連夢中之語遂有王澤竭時候變之評夫古來詩案之周納人罪者多於論詩何與乎

陶靖節詩

陶淵明愛菊人皆知之而於松亦三致意焉如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下又云晨騎驕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青松在東園眾艸沒其姿下又云連林人不見獨樹眾乃奇皆以自况也 東坡論陶公乞食詩云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然若溪漁隱叢語稱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及顏延之送錢二浪跡叢談卷十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為言謂托始於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也不知河梁之作已見吳越春秋云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遂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太白詩

客有語余曰太白早發白帝城詩云兩岸猿聲啼不住者水經注鬻塘峽多猿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俗獸渡汶而不生矣然則白詩誤

余曰此考據固精然詩家則不應如此論也

溫飛卿詩

吳俗齡喬曰凡詩意之隱僻者詞多紆回婉轉必須發明如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為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為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託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以叙題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霸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

浪跡叢談

卷十

四

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霸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真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為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怒可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李長吉詩

王唐堂士俊詹言云向聞人言李長吉集中無七言律一日讀南園絕句第十一首嫌語意未完急以第十二首連讀之始知本為一首而誤分者詩曰長鬚谷口倚枯家白晝千峯若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莖花松溪

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稍舊馬牙誰遺虞卿裁道帔輕綃一
幅染朝霞

徐筠亭說唐詩

徐筠亭時作曰孟襄陽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杜少陵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氣魄已無可加而孟則繼之曰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杜則繼之曰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渺之情攝歸至小雨公所作不謀而合可見文章有定法若更求博大高深之語以稱之必無可稱而力蹙無完詩矣

陳午亭說杜詩

浪跡叢談

卷十

五

陳澤州相國午亭支編中有讀杜律話二卷所解有勝於前人者如晴窗點檢白雲篇前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其從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唐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藏玉冊於封祀壇之礧所謂白雲篇疑即指此時杜公方獻三大禮賦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亦貫又掖垣竹塋梧十尋塋字解者各異不知塋與卑同言竹塋梧高也晉語松栢不生塋漢書劉向傳增塋爲高子虛賦其塋溼則生蒼蕘兼葭皆可證塋與卑之通用又晉陶侃胡奴異在爾常穿虎豹羣陶侃之奴舊注皆

不知所出竊疑陶侃當是陶峴之誤峴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水上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因事相類而用之 又云諸將五首當合而觀之又當分而觀之一漢朝陵墓二韓公三城三洛陽官殿四扶桑銅柱五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禦吐蕃諸將一責肅宗初討祿山諸將其事相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對一舉內地削以責宰相臨邊之將徒煩輸輓一舉遠人畔以責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相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未則另爲一體讀杜詩者以此類推亦可

浪跡叢談

卷十

六

想當日鑪錘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 又云夔府孤城落日斜此當與第一首孤舟例看蓋以客子言之雖蜀麻吳鹽清秋萬船不碍其爲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連赤甲白鹽閭閻繚繞不碍其爲孤城也每依北斗望京華北斗或作南斗或又引三輔黃圖云漢初長安城狹小惠帝更築之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之南北皆可其說亦非秦城上直北斗北斗之宿七星第一主帝爲樞星上句言日比句言斗又言望京華以類而言非南斗明矣公詩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類奉使虛隨八月槎非謂乘槎到天河徒爲虛語蓋此乘槎亦與

第一首孤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繫舟不能至京華故曰虛隨八月槎也清秋燕子故飛飛燕子是將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雲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傷人低兩故字意同佳衡抗疏功名薄曹解太略公於天寶初應進士不第獻三大禮賦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此與衡初以文學射策科甲不應令除大常掌故調平原文學略似後於至德初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琯獲譴得免推問未幾出為華州司戶參軍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初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為節度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未幾辭幕府離蜀

浪跡叢談

卷十

七

大歷初至夔視衡曰史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奉侯果何如乎注家於衡之文學經術與史高辟薦本末皆不及然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以衡為言乎劉向傳經心事違舊注亦太略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獻皇帝賦頌數十篇亦略同後遂流滯於外不能入朝欲如向之數進數退傳經以寄忠悃得乎衡之抗疏多傳經義向之傳經亦諷時政其前後疏多及經義故云

李文貞公說杜詩

吾鄉安溪李文貞公於詩未為精詣而說詩則時有創解如云凡詩以虛涵雨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鼠此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與詩叢菊雨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夔而園菊雨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此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園之心為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 又云能學杜者無過於李義山而義山詩中又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二語為最似杜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幹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按此解實前人所未及杜

浪跡叢談

卷十

八

老寄章十侍御詩云指揮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

蘇齋師說杜詩

余弱冠即喜為五七言詩而於詩義實茫無所知也四十歲還京師游蘇齋之門始得略聞緒論則悉非舊所得聞者嘗以杜詩陰何苦用心語質之蘇齋師師曰杜言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氣讀乃明白也所賴乎陶冶性靈者夫豈謂備情我之能事以為陶冶乎傳情在我之能事以為陶冶性靈其必至於專騁才力而不衷諸節制之方雖杜公之精詣亦不敢也所以新詩

必自改定之改定之後而後拍節以長吟之苟其一隙之
未中窾一音之未中節者仍與未改者等也說到此處不
覺擱筆而三歎矣孰知有如此之自擅精能而如此之不
敢寬假乎二謝者非果二謝有此事也語意之間直若欲
云杜陵野老將能事不便直說而假二謝以言之曰豈知
具二謝之能事而亦不能不學陰何之艱苦刻意以成之
乎苦字非正稱之語乃是旁敲之語試看有二謝如許之
才力而卻亦甘為陰何之刻苦乎苦字神理只得半面苦
字只似就陰何一邊與之無甚高論若謙下若歛抑之詞
其實亦何嘗陰何果實如此直是對上二謝能事不得不

浪跡叢談

卷十

九

如此若似謙與歛退之窘狀者夫然後上七字二謝能事
四字軒然飛揚而出知此義乃知下七字與上七字陰陽
收放之所以然苦字曲向陰何一邊低下一著乃使頗字
笑而受之然則所謂陶冶性靈者非虛張架局也實在其
中叩之有實際焉新詩改罷自長吟實實愈咀之愈有味
正恐索解人不得矣即此一篇可作杜詩全部之總序矣
吾嘗謂蘇詩亦有一句可作通集總序曰始知真放在精
微真放即豪蕩縱橫之才力也即此上七字所云能事也
精微即細肌密理之節制也即此下七字所云陰何苦心
也二謝陰何特借拈前人以指似之陰鏗集隋志僅一卷

蓋所傳已無多在杜公必尚見其全詣必深得其秘要是
以又云太白似陰鏗太白豪放之才而以陰鏗為比則此
間即離含蘊之故後人焉能窺見之而漁洋直斥為陰鏗
蕪累則亦非慎言之道耳 又云老杜望嶽起句夫如何
三字乃是從下句倒捲而出齊魯二邦不為小矣顧不解
其何以青猶未了也晉人望嶽詩云氣象爾何物亦作訝
而問之之詞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誤解作空喝起下
之詞則乖其義矣吾師於杜詩工力最深自言手批杜集
凡二十三過最後始成讀杜附記之定本凡字句之異同
皆詳列句下然章鉅憶少時所見杜詩舊本乃作岱宗大

浪跡叢談

卷十

十

如何大如何與青未了字則偶對意則相生氣象更為雄
實似較夫如何為勝惜見此本後吾師已歸道山不及相
質耳 又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切君王自神武駕馭
必英雄氣勢凌厲可為後學入手門徑須知自字乃自身
之自非自然自是之自紫鸞自超詣句同按如此說詩則
作者精神愈出若錢籀石先生必以麒麟與第一為對偶
則又何關於詩律哉 亡友謝甸男震亦以鳳歷軒轅紀龍
飛四十春四十與軒轅為對偶與錢
同 又云石門斜日到林邱或注石門屬齊州或謂與澗
道對不必實指其地然居易錄云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
東北有石門山即杜子美題張氏隱居處李太白有石門

送杜二甫詩何言石門路復有金亭開亦其地山不甚高
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山南有兩小阜俗稱金耙齒銀耙
齒首子美詩不貪夜識金銀氣蓋偶然即目耳 又云至
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
真故催金賜之而圍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賚耳惟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
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
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羨嗚之念乃反含笑而賜
金不若圍人太僕見馬猶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
而有理始知深人無淺語也 又云風簾自上鈎自字乃

浪跡叢談

卷十

十一

獨自之自也江樓對酒忽見月吐徑自起鈎簾納之其旁
無侍媵可知自字正對末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
與末句酌酒相貫與五六句鶴髮貂裘相接此論向無有
拈出者 又云詠桃樹一首乃拈一物以慨時事耳中四
句乃指往日言之舊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即首句不斜
之注脚回憶小徑不斜五桃遮門之日乃天下車書一家
之日非今作詩之寡妻羣盜日也蓋少陵之室門內五桃
原不禁人摘食今當亂後人自為計家自為謀不免為籬
垣以掩蔽之因此入門之徑不得不遷就斜曲以升堂矣
回思昔日直入門直升堂入門即見桃樹堂室不妨其遮

秋則食實春又開花不但人我同此食實看花之境且鳥
雀亦同此飛翔棲止之常即一居室而胞與無私之景象
諒然在目於是慨然遠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非今作
詩寡妻羣盜之日也就此一物而俯仰今昔之感所該非
一事也

蘇齋師說蘇詩

蘇齋師云坡公自普照游二庵七古一首是坡詩一小結
構今偶為拈出自來學坡詩讀坡詩者皆不知也入手四
句云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閉山行盡日不逢
人哀哀野梅香入袂傳出清幽孤峭之景至此極矣次云

浪跡叢談

卷十

十一

山僧怪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妙在借此一托則上
四句之清幽孤峭更十分完足次云我雖愛山亦自笑獨
往神傷後難繼此並自己亦抽出則此游之清幽竟到二
十分次云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野桃看覆髻二句乃作
俗豔以反形之此針鋒也結云作詩寄謝采薇翁本不避
人那避世言實覺此游之太清幽孤峭也本應以清幽孤
峭作收場卻反以俗豔作收裏如此乃謂之圓筆又送文
與可出守陵州起句云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
憂坡公有墨君堂記謂竹也次云而况我友似君者此君
字與上句之字皆指竹題本是送其人而詩則直以所畫

竹爲主次云素節凜凜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於似竹寫其人次云清詩健筆何足數清詩健筆四字二層雙頓而出此句寫其人則不必復以似竹說矣故合其人之詩筆言之此是著題之正面然卻是宕開所以要宕開者本以似竹爲主也通首用意全在竹然而人之似竹上句已說明請問下句如何接法次云逍遙齊物追莊周此七字則真化工之筆也逍遙齊物莊子二篇名耳坡公之意卻取齊物二字爲此詩之主齊物者已與物齊卽南郭子嗒然喪我之意也卽坡公題文與可畫竹忘其身之義也直欲將文與可化作一竹矣然若不用逍遙二字

浪跡叢談

卷十

三

則其追莊周之妙不圓也逍遙乍看似不及齊物之切豈知坡公以其在集賢院與在陵州等而視之所以齊物之上必用逍遙二字而後追莊周二字乃圓也而後上句清詩健筆乃圓也次云奪官遣去不自覺奪官遣去四字又雙頓而出奪官謂辭去集賢遣去謂出守陵州以此本題實事作接筆而後逍遙齊物之旨乃圓也處處有實境而頂上圓光始出此豈空言神韻者所知次云曉梳脫髮誰能收又是妙極化工之筆並非寫其老態也直是將文與可作一莖枯竹寫其蕭蕭之落葉耳然後知道遙齊物追莊周之妙真化工之筆也奪官遣去不自覺到此乃神圓

也又並非借竹爲喻卽其上面素節欺霜秋亦何嘗明言借竹爲喻只緣此老筆有化工不知不覺將一箇文與可作爲一幅墨竹矣此等明承暗接圓合收裹之所以然卽漁洋先生亦恐看不出也次云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此又是妙接坡公是西蜀人必親到此州知其山如此亦必此日席間直見文與可禿鬢脫髮之老態所以竟將陵州童山寫出一箇無髮之禿頂來又是真境並非借喻結句云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消我愁通首以竹爲正意而文與可之形神全於竹得之至此仍以墨君結住而通首俱圓矣此兩篇七古皆不過六韻而上下

浪跡叢談

卷十

四

明暗相承銜接之妙他人數十韻之轉換氣力不足以當之深味此二篇卽坡詩數十韻之大篇無以過此矣必知此秘而後能鋪陳排比開拓縱橫也如杜如韓篇篇皆當如此用意讀之

劉宮保說杜詩

劉金門宮保屬註存悔齋集中有杜詩話五卷多未經人

道語如云杜老爲晉征南將軍預之後其祭遠祖當陽君文云春秋主解橐隸躬親述預爲春秋左傳集解也進雕賦表云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則其根柢經術固有自來詩中援引如懷李白云吏尋嘉樹傳不忘

角弓詩以季武不忘韓宣一事翻成兩語兵車行云新鬼
煩冤舊鬼哭化用夏父弗忌新鬼大舊鬼小語前出憲云
射人先射馬本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語投贈哥舒府
云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以翰年老風疾比之廉頗元
宗賜音樂田園比之魏絳賜女樂歌鐘運用神明洵為克
承家學者矣 又云漢地理志杜陵古杜伯國漢宣帝葬
此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三十里按長安城東有霸陵大帝
所葬霸南五里即樂游原宣帝築以為陵曰杜陵東南十
餘里又有一陵差小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其東即杜曲陵
西即子美舊宅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以此 又云公

浪跡叢談 卷十

五

只有一妹嫁韋氏從夫遠宦有元日寄韋氏妹詩同谷歌
有妹有妹在鍾離則已髮婦寓居時矣曰我已無家尋弟
妹曰弟妹蕭條各何往曰弟妹悲歌裏曰無由弟妹來曰
弟妹各何之曰故鄉有弟妹曰團圓思弟妹數數及之重
人骨肉之感 又云公二子宗武定是有才宗文不過使
樹雞欄然焚食日詩並示兩兒一則曰汝曹催我老一則
曰他時見汝心舊解指公先塋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當
節日回首邱山仍囑一子以毋忘拜掃其論良是或據元
稹系銘宗武病不克葬疑為宗文早世然樊晃小集序明
云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先集論

次之則宗文爾日尚存且並非不能守先業者宗文小名
熊兒得家書詩云熊兒幸無恙初無失愛宗武小名驥子
特以幼見憐故驥子好男兒驥子春猶隔驥子最憐渠頻
呼而念之然示宗武詩以精文選飽經術勸其力學即以
休覓絲衣輕莫羨紫羅囊誠其敦行安得謂公有譽兒癖
乎雲仙雜記載宗武以詩示阮岳阮既答以石斧一具
並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即阮聞之
曰欲使自斷其手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說者遂有三
世為將道家所忌之喻考史傳絕不載宗武詩毋乃公所
謂失學從兒嬾僅解記誦而不能精進者乎有子賢與愚

浪跡叢談 卷十

六

何其挂懷抱無怪公之借淵明以自解嘲也 又云詩評
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之誦論公處境宜然然遂以公
不善作愉樂語則非也公之寫喜事專取神會如家家賣
釵釧只待獻春醪喜官軍之壓賊也曉看紅溼處花重錦
官城喜好雨之知時也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 定新
巢喜浣花艸堂初成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
來喜崔明府相過也其說總戎雲鳥陣不妨游子菱荷衣
喜嚴鄭公再至也疾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是
遷居赤甲之喜巡簷紫其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是寄
弟藍田之喜至艸堂詩云舊大喜我歸低個人衣裾鄰舍

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
來賓客隘村墟雅人深致隨事生歡善言喜者宜莫如此
老 又云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自非風動天莫置大
水中此是何等洪量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此是何等醇誼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此是
何等高識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是何等
曠觀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此是何等坦夷
舊書文苑傳斥公褊躁無器度抑獨何歎 又云公不佞
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
雲安可限南北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

浪跡叢談

卷十

七

照濁水源大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願聞第一義回向心
地初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羅樹卻倚蓮花臺
思量入道苦自晒同嬰孩松根胡僧想寂寞眉皓首無
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絕妙機鋒知自
有證入處 又云昔人謂杜詩長於諷刺多小雅變聲於
頌體或不相宜此說非也集中如君王自神武駕馭必
英雄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萬方頌送喜毋乃聖躬勞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歷三年調玉
燭元元皇帝聖孫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出銀囊此等語體大聲宏粲
然盛明景象非善於立言者定只一味麤豪氣耳 又云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不識南塘路是欲
去未去二首百頃風潭上是初到境三首清池四首菊舍
是入門所見五首隨意坐莓苔是方坐定六首野老來看
客是坐已久七首陰益食單涼八首醉把青荷葉是飲酒
間情況九首醒酒聽詩是已至夜分十首出門回首是歸
時情景次第章法井然不似後人作連章可隨意多寡顛
倒位置也重過何氏五首一首重來休沐地二首大迎會
宿客三首自今幽興發四首就看君用幽意推開說五首

浪跡叢談

卷十

六

將到此應常宿合攏說處處是重游確乎不是初到

王東淑論詩兩則

王東淑曰古人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之重過
何氏五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以為佳吾觀王漁洋
三登高樓詩於三登字全不照顧已非古法而字句雜出
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煙
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
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
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
其太雜若見漁洋此詩能無拮擊又云詩貴鍛鍊精工亦

須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真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澹則不見精神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渾淪則全無作用矣此語蓋亦專為新城而發正中新城之病按以上兩則皆應補入余讀漁洋詩隨筆中

郭頻伽論詩兩則

郭頻伽唐詩話云余最厭宋人妄議昔賢優劣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軒輕李杜退之蚍蜉撼樹之論未必不為此而發山谷以杜北征為有關係之作昌黎南山詩雖不作亦可以此定北征為勝於南山詩詎可如此論耶頻伽又

浪跡叢談 卷十

九

有楞園消夏錄云宋四靈之論五律曰一篇幸止四十字再加一字吾末如之何矣金源黨竹溪之論七律曰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語皆名雋可為東塗西抹者下一針砭

詩集之富

古人之年高而詩多者在唐為白樂天在宋為陸放翁樂天自寫詩文藏之名勝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放翁詩初編四十卷再編通前八十五卷此一家著作之多者也宋紹熙輯唐人絕句闕及前後代第及萬首而我朝輯全唐詩一代三百年凡得二千二百

餘人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比古來總集之多者也恭

讀乾隆一朝

御製以集計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萬二千七百七十八而樂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則真且古所未聞穹昊之繁屋不足為其燦列廣與之畫井不足比其分羅矣

旗字押韻

康熙己未試博學鴻詞施愚山卷閣擬一等上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改置二等此施於旗旂二字素不甚分曉也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為旗將軍所

浪跡叢談 卷十

三

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入微韻周禮交龍為旂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按旂從斤聲實當入真韻小雅夜向晨與言觀其旂韻左傳龍尾伏辰與取號之旂韻古音當如此尤施所不及知也

荷花詩梅花詩

王荆公荷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馮定遠評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一枝亦似詠梅花不知凋零二字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瘵荷花始榮之語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謂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

黃誠哉是言也 自說苑有越使以一枝梅遺梁王之語陸凱有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之句從此詠梅者遂多用一枝然陶詩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是一條亦梅花故實而罕有承用者

說詩謹語

說古人詩有吹毛求疵者雖未免刻謔亦頗有理趣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句詩也或以爲是失貓詩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咏牡丹句也或以爲是畫美人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也或以爲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

浪跡叢談

卷十

主

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咏金山寺句也或以爲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咏白塔寺句也或以爲是分界墩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白香山詠楊妃句也或以爲是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句也或以爲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句也或以爲是登廁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或以爲是破船詩至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膾炙人口而陳輔之以爲有類於野薔薇夫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影

散漫焉得橫斜此則肆口詆謔無理取鬧矣或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爲冷雋近有詠梅花者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語亦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偷兒行樂圖也亦可謂談諧入妙矣

中興

中興中字古人每平仄兩用毛公詩悉民序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紹開中興陸德明釋文並切去聲杜老達行在詩新數中興年坡公送王雄州詩威聲又數中興年皆作仄聲用與釋文合然杜老秋日夔府詠懷詩云側聽中

浪跡叢談

卷十

主

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詩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動業汾陽異姓王此三字又讀平聲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則平仄皆可通矣至中酒之中字亦然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卽國策所謂中飲也顏注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中也然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廓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坡公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用惟顧亭林必謂中酒猶云半席當讀平聲以顏注爲非是則轉

無所據矣又尚書之尚唐人詩多作平聲然夢溪筆談云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尚為常者秦人音也輟耕錄亦云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醫之類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為辰羊反然即以詩言唐人原有仄用者如杜老題漢西草堂詩云欲陳濟時策已老尚書郎是也

禪語翻進一層

詩文之訣有翻進一層法禪家之書亦有之即所謂機鋒也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著塵埃臥輪偈云臥輪有技倆能斷百思想對鏡

浪跡叢談 卷十

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翻之云惠能沒技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龐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其說無生話後有楊無知翻之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功夫更說無生話海印復翻之云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管甚無生話後之主席者多舉此公案相示尤西堂良齋雜說有三首云樹邊難著樹臺上莫安臺本來不是物一任惹塵埃問君何技倆有思還無想心起心自滅菩提長不長木意須婚石女須

夜半吼泥牛解說無生話

浪跡叢談卷十一附

福州梁亨鉅撰

人日疊韻詩

丁未人日在揚州集羅茗香黃右原巖問樵保庸魏默深源吳熙載廷畢韞齋光琦作挑菜會古無此目借坡公七種共挑人日菜句為名揚州飲饌豐侈習以為常聊存示儉之私忱或可行成竹西韻事也

人日以七種菜餉客約同人和之

元日至人日無日不晴天自是太平象能無行樂便清流宜冷集陳冊要新篇是日以乾隆乙亥人日南齋諸老詩畫冊示客莫笑寒庖餘

浪跡叢談 卷十一

期傳挑菜筵

次日右原倒用前韻飛示即倒疊和之

大戶角三雅是會問樵與茶兒雄談驚四筵如斯成勝踐何可闕吟篇未敢催詩急徒慙趁韻便拙作誤用韻天字易之因即馳揮觴增意氣結束好朝天右原詩中亦在會諸君子揮觴增意氣結束好朝天有將上計

試燈夕東園觀劇貂帽被竊再倒疊前韻解嘲

誰信試燈會先成落帽筵挂冠吾本色搔首幾新篇短髮人爭笑科頭我最便此心一無着用內典我頭有冠歸路月中天

雲湖都轉招同陸夢坡方伯蘇奎成松甫觀察咸臨

吳紅生許芍友二太守飲運署中三疊前韻謝之

紙醉金迷地風柔月大天滿堂循吏貴一個寓公便頗憶

停機會頻成刻燭篇題襟高館在何日再開筵從前每過

賓谷張雲巢鄭夢白俞陶泉各都轉無不酒飲無不在題襟館有詩紀之

松甫觀察招同夢坡紅生暨鍾浥雲李叙堂安中二

郡丞集東園嶺上看梅花四疊前韻謝之

一洗鶯花眼東園別有天靜參鼻功德小試腳安便孤岫

林逋夢時將移居武林揚州何遜篇須防清景失絃管又開筵是夜

即在園中觀劇

浪跡叢談 卷十一

上元日右原招游小玲瓏山館五疊前韻謝之

勝地當佳節玲瓏小洞天不妨途與折幸我腳輕便舊事

興衰感各流唱和篇右原為余談小玲瓏石顛末並檢示邦江唱和集直須花爛

漫重與醉瓊筵

上元次日吳紅生太守鍾浥雲童石塘謝默卿李叙

堂四郡丞趙漱崖祖玉洪芹野上許小琴三分司招

同夢坡方伯觀劇六疊前韻謝之

八仙偕陸海一叟樂堯天笑柄正頭責謂端老饕聊腹便

春韶花月夜歌吹竹西篇我欲斟商爵齊登福壽筵是會

恭兒及佳倚兩孫同八座三代一堂同人以為佳話 余蘇商為銘作子孫父三字

小琴以鹿尾見餉七疊前韻謝之

以此珍奇味來從朔雪天分將情欸欸負此腹便便秋獮

行廚記春明退食篇轉蓬重遇此鄭重壓春筵

羅茗香吳熙載招同童石塘及恭兒集飲玉清宮八

疊前韻謝之

兼旬事徵逐忽入玉清天地擅郇廚美人皆邊腹便搜尋

嘉樹迹畫舫錄言玉清宮多古樹今跡未見檢點白雲篇跬步梅花嶺還應

薦菊筵

石塘招同胡潤芝太守林翼羅茗香吳熙載及恭兒

小飲九疊前韻謝之

浪跡叢談 卷十一

欣聯墨綠侶招集治春天穀核推精美石塘治庵甲於邦上煙雲養

靜便是日飽觀縱談新治譜潤芝新以郡守分發貴州細酌舊吟篇香

照載俱以人日此會真堪紀非徒捉醉筵

吳笏菴京兆以米貴詩見示十疊前韻答之

敢云詩即史自古食為天其有先憂感難言果腹便廩困

北極計稷稻東吳篇何以升平答休誇爛漫筵時有捐輸

長問木

右原以人事牽率不克上公車作詩抒憤十一疊前

韻以廣其意

好客孔文舉耽詩白樂天早登官袞袞况復腹便便一第

真塵土千秋自簡篇君家花事盛金帶佇開筵六年前在君家陪雲

楊笠卿郡丞時行自金陵來訪飲之以酒十一疊前

韻贈之

客接黃初古花曉亭方伯常稱春同白下天不辭江路濶

來看寓公便往復桂邕話沈吟師友篇以新刻師友集贈之聞其盡兩夜之力讀

六年一回首州州此離筵

恭兒北上十三疊前韻送之

宦遊須得地久速總由天射策原堪貴分符亦自便恭兒已由捐輸知府入都引

浪跡叢談卷十一四

團團櫻笋筵時二兒四兒均在都

逢兒自京到邪十四疊前韻誌喜

憶從經歲別到及暮春天報 國真非易移官聽所便近擬由京員改外

家常半時局情話雜吟篇喜值鶯花好頻開主

客筵

建隆寺僧小支招看銀藤花十五疊前韻

別趣尋名剎幽芳滿佛天迎眸欣纂纂摩腹愧便便行篋無書

起堂筵以未詳此花故實為愧初日瓊花觀臨風玉樹篇茲游况非偶洗眼

董梓亭吏部始成即借程栢華相度基址借嚴問樵邑侯招飲玉蘭山館十

六疊前韻謝之

新來金芍地舊是玉蘭天樓前玉蘭一樹然天退吏同瀟灑名園最靜便楹間黃老帖

池上白公篇臨池一亭子絕佳等是浪游客何妨爛醉筵

恭兒以捐輸知府 召見於 圓明園便殿敬錄

天語緘寄十七疊前韻恭紀

五度槐花客居然近 九天星辰通笑語 苑殿引清便

洗手一麾始拳膺六事篇天語以名場能自致何必羨櫻筵

右原病瘳月餘日知余首塗有期不能晤餞以詩惜

浪跡叢談卷十一五

別十八疊前韻答之

隔月不相見同城如各天幸餘詩往復差識體安便勝地

舊今兩名山內外篇文章交有道何必惜離筵

恭兒以三月二十二日出都門四月初九日到揚州

計前後十八日耳三月是建行程之速意料所不及

也十九疊前韻誌喜

迢遞三千里飛騰十八天宣來

天語速眷極老臣便恭兒敬述天語簡詢章鉅衰病情

不能出來之諭伏地但切歸田恥違同誓水篇惟應師

衛武日與警賓筵

鄒公眉童石塘招同逢兒恭兒泛舟湖上作竟日之

餞二十疊前韻謝之

欣成湖上約正值豔陽天花柳三春過壺觴竟日便墨絲

珍舊蹟過邗上農桑觀雲臺師所勒鮮于伯機詩石奕理佇新篇是日說奕屢夜分始罷屢

促城闌鑰鑿團畫舫筵

紅生招同逢兒飲於郡廨二十一疊前韻謝之

六一華堂宴二分明月天不知離別近但快笑談便易度

銀壺箭入席少頃即聞轅門初更炮聲余約以二炮撤席

向不聲二炮也休忘玉帶篇適以焦山還帶第沈沈良夜

好喜出漫驚筵出郡署時忽聞南河下火警飛輿而回乃知所距尚遠也

浪跡叢談

卷十一

六

四月十八日登舟公眉先一日過江復餞於京口之

來青閣二十二疊前韻謝之

地主還分地天涯別有天公眉以丹徒人寓居揚州故兩地並設餞席三山平

檻出一閣枕江便為感依依誼休嗤草草篇臨歧重回首

歷盡竹西筵

留別邗上諸同人成七律一首索和

綠楊郭外草離離藍尾筵前畫舫移三宿浮屠猶有戀一

年寄廡可無詩竹西名士趨吟席謂羅茗香吳熙載劉孟瞻黃右原楊季子謝夢

魚符南樵諸君子城北橫岡徧酒卮此去浮家信烟水春秋佳日

最相思

吳陵舟中有懷邗上諸君子人繫以詩皆一年中往

來至熟者也即以代柬奉寄

阮太傅師

吾師蘊名德時方杜德機曠典

天若縱達尊今所稀師以重身鹿鳴超加太傅余適在揚躬親其盛歸然魯靈光

照耀桑榆暉尚餘老門生惜別增依依

沈飴原總憲

總憲今耆英長於我一歲和詩速且工捉飲醉不計匝年

歡比鄰一別阻良會余去揚州時公適回通州未及面別南河屹三老惜未

成妙繪邗上人稱阮太傅師暨公及余為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也余嘗欲貌為一圖而因循未果今

浪跡叢談

卷十一

七

則天各一方矣

吳西穀少京兆

西穀蓬池老辭官未及年樂育本家法君為穀人先生少子相繼為揚州山

長著作驚時賢喜我作吟侶唱酬無停篇一椽小安家棲

遲亦可憐君卜居城東小安家巷為足疾所困經年不出戶庭

但雲湖都轉

桓桓都轉公兩淮一綱條蕪城徧輿頌霖雨當崇朝閒情

事鉛槧大業非蟲雕君方批點溫公通鑑即付梓矣五年再分手所期成

久要

姚蓉舫觀察

新交如故交有道復有神論政且論學相親如飲醇金焦
固可戀西湖尤清新敬當效前驅有脚移陽春臨別握手
惟願君擇
移折中時余方卜
居武林城內也

吳紅生太守

太守我世好京華多酒痕好風聚邦江歡笑難具論三間
六一堂容我羣紀喧回頭想伊人清風共軒軒嘉慶間過
揚州伊墨
卿先生飲我於六一
堂直至此會繼之

鍾滄雲郡丞

滄雲後經濟一官不知老此才宜守郡廿年負襟抱願君
斂壯懷修防亦自好有人甘易地聞之一笑倒紅生太守
言一官

浪跡叢談

卷十一

八

如可互易實願以揚
州守換江防廳也

童石塘郡丞

石塘楚之傑名場順風行北票與南綱一手持其平我來
傾蓋交相對無俗情指眸飽讀畫捫腸飫調羹君收藤種
富會招余
發飽飽觀又精
烹自屢承召飲

許小琴分司

小琴游俠氣於事靡不任海陵一末秩何足混其襟鷄蟲
競得失世路多嵌崿我作壁上觀願君但惜惜時有泰州
分司一席
若例可補而爭
者甚眾可笑也

鄒公眉觀察

鄒公瑚璉器乃隱鹽筴間卅年宦游侶奔走凋朱顏臨歧
一再餞京江灣復灣林酒何足道此誼高於山君在揚州
已於湖舫
揚復復過江再餞於京口之來
青閣盤桓竟日始鄭重分手去

鍾立齋太守

立齋老成人鎮靜無器紛克家有令子能武復能文子君長
子以
撫夷著效次子以信美翠屏洲招我作停雲感聲不絕口
孝廉直視聞有聲君所居洲宅近焦山土匪劫掠無忌時余方
舊事徒紛紜撫蘇頌發格殺勿論之示條始獲肅然君家
受益尤深虞
為余感述之

支筠菴觀察

支九京口彥才情軼輩儕談鋒落河漢酒戶包滬淮雲司

浪跡叢談

卷十一

九

舊馳聲隴于民望偕佇看嶽雲起為霖灑無涯君由北
郎外任平
丁艱歸

支菊溪觀察

支十善幹事義氣薄霄穹今年領商務持平實公衷君近
請以
北票灑帶南潭潭好屋宇借我作寓公他年說寄廡難忘
綱持論甚場余借居廣廈一年君不受賃僅瀕
高伯通行以舊藏蘇文忠墨蹟卷報之

包松溪運同

松溪俊異才肝膽常照人名園足奉母名花足娛賓棟園
中杜
丹芍藥皆
異凡種
許我結勝緣隔牆託芳鄰居然綠楊城分作兩
家春

程栢華別駕

栢華名家流長才無不宜至今藉綠軒珠履多光儀

一長物建隆一忠祠仗君能好事千秋繫人思

卷皆損敝君重整之並裝成第二圖卷以供續題建隆寺中募建李招討祠龕已有成局即日可興工此二事皆與余商酌行之

黃右原郎中

右原善讀書頗不理於口獨為我傾心風義兼師友偶緣

未疾纏惜別呼負負韓陵一片石水好勝瓊玖

近因抱病臨行以奇石相贈

羅茗香茂才

茗香貧而樂守道無凡情讀書萬卷破養親九旬盈數學

最精究可接梅宣城愧我非昌黎何能重侯生

茗香歷為幕賓余曾薦入周子瑜觀察處而觀察忍去官此席遂中斷者數年近復於姚蓉舫觀察處說項觀察與余善詩可推愛相延也

熊竹村指揮

竹村愛風竹卜居必瀟慘大言滿堂室投轄多賢豪

以精饌醉我以醇醪更期西子湖清秋其游邀

臨別約秋後為西湖游之

嚴問樵邑侯

問樵老翰林外宦殊蹉跎滬濱始相逢良晤苦不多重尋

竹西歡酣飲復高歌

余初識君於上海在戎馬倥傯之此間今歲重聚揚州始有詩酒之樂

才豈終棄時命知如何

張松崖郡丞

松崖喜結納世交尤傾倒容園割宅居離合太草草

王寅居容園旋聞噴夷之警勿勿分路而逃

搏沙有聚時觴酒罄懷抱所惜河上

官先我挂帆早

君由袁江奉差回揚小聚旬餘即先我而去矣

范吾山觀察

觀察我舊交回頭十餘年相見各衰老相驚雪盈顛

吾山同官江南訂交吳下越十餘年始重晤於邗上則相見各已皤然矣邗江信佳麗何似西湖

邊君如歸去來我當先着鞭

吾山本家杭州所居潛園為城中勝蹟今春即有歸杭之意約為余作湖山導游而展轉未能成行茲余先期登舟吾山期以秋中必到也

張堯仙邑侯

堯仙名父子文采鮮瞳矐

堯仙為雲巢先生詰嗣由庶常改邑宰官蜀中以公事錫級旋居揚州

宦海屢浮沈中外如飄蓬竹西徧棠陰蕭然環

堵宮與我詩相磨南河兩寓公

雲巢由兩淮都轉權總離寓敬廬乃僅蔽風雨與余同居南河下街日以詩相往復而已

魏默深州牧

默深名進士而甘牧令卑不默復不深外宦豈所宜比年富述作時流多驚疑

默深著書甚富近復成聖此才合武記及海國圖志尤為創闢

小泊吳門長洲熊民懷傳栗元和孫達齋璠吳縣李

麓原蒙泉三邑侯招同海防郡丞何竹薌士祁前

太倉州牧蔡柳堂維新泛舟虎邱登雲巖寺絕頂

訪寺中王子吳鼎不得悵然作詩

自別靈山十六年門生故吏盡華顛白公祠裏深深酒感

舊懷人已惘然

千秋神物忽銷沈負我當年一片心幾個頑僧關劫數爭

如玉帶海雲深余官江南以訪獲虎邱周鼎贖還焦山玉

完好無恙而虎邱周鼎乃已得復失詰之

寺僧語言恍惚手無斧柯無如之何矣

浪跡叢談

卷十一

三

浪游隨地足蘧廬但傍湖山便卜居質廡尚非無草宅欣

看繞屋樹扶疎寓居揚州一年雖極高梁廣

架石疏池竝雜花尋常書畫客偏誇居然吾亦吾廬愛南

北東園又一家余三徙宅而東

小山叢桂影迷離二十年來夢屢移信美他鄉似吾土曼

華精舍又哦詩官河上時曾作小山叢桂行看子同人題

曼華精舍今新宅中

剛卻芭蕉得地寬補將新竹正檀欒北牕一枕瀟瀟夢可

似黃樓六月寒前後院中皆有芭蕉因於竹醉日剛去後

樓下補竹今

已成林矣

未能免俗有閒忙家具無多自摒擋笑與兒曹談宦趣回

頭鮑老久郎當時恭兒以捐輸知府觀政浙中逢兒適隨

隨常茶飯費經營日有嘉魚入饌精但笑俗腸無雅嗜食

單刪卻水晶羹浙廚喜烹燕菜以進美其名

出門最喜近西湖竹杖機鞋是故吾跬步湧金城外路徐

行尚不倩人扶宅距湧金門不過半

三橋趾畔別成村西壁坊中靜不喧街門有舊題

林增故實隨安室裏亦東園許珊林太守為作隨安室三

東園三字

良亦叢談

卷十一

三

道光戊申冬

浪跡續談

亦東園藏板

浪跡續談目錄

第一卷

靈巖山館

獅子林

繡谷

畧園

息園

孫春陽

淮鹽情形

梁封翁

天目山

機神廟

玉皇山

五百羅漢堂

天竺大士下山

表忠觀碑

徐處士

小有天園

目錄

雷峯塔

保俶塔

大佛殿

理安寺

秋濤宮

潛園

蘇小小墓

長豐山館

案牘文字 三十五則

戒石碑

第二卷

東甌雜記

首塗雜詩

夏湖舟行詩

過溫州舊事

永嘉聞見錄

溫處道署

溫州郡署

郡署楹聯

東甌王廟

王右軍墨池

二十八井

容成洞

飛霞洞

飛霞洞口題名

戲彩堂

英濟廟楹聯

永嘉忠義節孝祠

浩然樓

池上樓

江心寺門聯

江心寺樓聯

謝公亭

文公祠

卓公祠

雙忠祠

王梅溪逸事

卓忠毅諡

卓忠毅逸事

目錄

二

淫祠

王克

潘樞

文信

東甌學派

四靈詩派

王梅溪前身

溫州舊俗

琵琶記

荆欽記

甌柑

海錯

第三卷

雁蕩

大龍湫

雁蕩亦名雁宕

游雁蕩日記 詩附

第四卷

官僚雅集杯

小滄浪七友杯

老饕

精饌

東坡肉

食祿

酒名

燒酒

紹興酒

滄酒

浦酒

燕窩

熊掌

豆腐

麪筋

不食物單

第五卷

東甌王始末

王謝優劣

目錄

三

張文忠公

羅山全集

文廟兩遺像

雙忠廟碑

陳忠毅公傳

福貝子事略

張園楹聯

骨牌草

江心寺詩

揖峯亭詩

除夕元旦詩

夢中詩

浮石

右旋螺

天春

颶風

第六卷

戲絲亭聯

看戲

文班武班	生旦淨末
工尺	封神傳
姜太公	甘羅
蘇秦激張儀	貂蟬
周倉	王昭君
祝英臺	單雄信
尉遲恭	李元霸
紅綃紅線	長生殿
雙忠傳	脫靴
卸甲封王	梁顯
山門	陳季常
掃秦	孫白谷
秋香	一捧雪
第七卷	
道光年間四太傅	元旦開筆
上大人	千家詩
百家姓	三字經
萬字文	手不釋卷
添注塗改	十六羅漢
四大金剛	章賦

目錄

四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尼菴	運木井
十二屬	楊公忌
歸忌往亡	賞善罰惡
物故	壁
縉紳	東西
老草	求佛
十二經脉	石門觀瀑
溫州科目	武三元
節儉正直詩	
第八卷	
懸車	黎明
靈徹詩	通用字
同姓名	自鳴鐘
龍泉窰	入學忌偶年
秀才	東面書正字
署名加制字	不宜備
橫筋	龍生九子
貓衰犬旺	酒色財
	嬲

目錄

五

見怪不怪

三多

致劉督部書

目錄

六

浪跡續談卷一

福州梁章鉅撰

靈巖山館

過蘇州時有客約余游靈巖山館余以前游未暢且欲考
悉其顛末因欣然拏舟前往歷覽久之益不過相隔十餘
年而門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館即在靈巖山之陽西施
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購築營造之工
亭臺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計購值及工費不下十萬金
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頭門曰靈巖山館聯
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卧游終古
浪跡續談 卷一

定何年皆先生自書而語意悽惋識者已慮其不能歌哭
於斯矣二門扁曰鍾秀靈峯乃阿文成公書聯云蓮嶂千
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
曲而上至 御書樓皆長松夾路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
燭層霄四大字是稽文恭公書憶昔游時是處樓上有楠
木樹一真中奉 御筆扁額福字及所 賜書籍字畫法
帖諸件今俱無之樓下刻紀 恩詩及謝 恩各疏稿凡
八百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為張太夫人祠由祠
前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
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魚

出沒可數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採硯容畫廊
垂月地幽花會照院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
文清公書也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
不入官故此園至今無恙至嘉慶二十一年始爲虞山蔣
相國後人所得而先生自鎮撫陝西河南山東總制兩湖
計二十餘年平泉草木終未一見余前游詩云靈巖亭館
出煙霞占盡中吳景物嘉聞說主人不會到邱山華屋可
勝嗟蓋紀其實也近年輯楹聯叢話前數聯均未及採今
始錄得將補入楹聯三話則此游亦不虛矣

獅子林

浪跡續談

卷一

二

客有招余重游獅子林者余笑謝之蓋余於吳郡園林最
嫌獅子林之逼仄殊悶人意故前官蘇藩時亦曾偕友往
游一次而並無片語紀之或謂此園爲倪雲林所築則亦
誤也會聞之石竹堂前輩云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
德潤趙善長倪雲林徐幼文共商壘成而雲林爲之圖取
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耳明時尙屬畫禪寺國初鞠爲民
居荒廢已久乾隆廿七年南巡莅吳始開闢蔓草築衛
墻垣中有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閣
指柏軒玉鑑池水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又有
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園則人所鮮知也

繡谷

蘇州閶門內有繡谷園余過吳門時有以繡谷送春圖卷
來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過昂因置之此園嘉慶中爲吾
鄉葉曉厓河帥所得後歸余同年謝椒石觀察又後歸王
竹嶼都轉葉謝王皆余至好往來最熟今則不知何姓所
居矣按此宅在國初爲蔣氏舊業偶於土中掘得繡谷
二大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有
法相傳爲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
垞張匠門惠天牧徐徵齋蔣仙根諸名流曾於此作送春
會王石谷楊子鶴爲之圖時沈歸愚尙書年纔二十七居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後已卯送春會者則以尙書
爲首座矣先是蔣氏將售是宅猶豫未決卜於乩筆判一
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而不解其義迨
歸葉氏而上語應後葉氏轉售於謝氏謝又轉售於王氏
而對語亦應一宅之遷流悉有定數亦奇矣哉

瞿園

蘇州之瞿園卽宋氏網師園故址後歸嘉定瞿遠村復增
築之園中結構極佳而門外途徑極窄陶文毅公最所不
其築園之初心卽藉此以避大官之輿從也余在蘇
園內曾招潘吾亭陳芝楣吳棣華朱蘭岐卓海帆謝某

石在園中看芍藥其西數十步即沈歸愚先生舊廬嘗約
同人以詩紀之且擬繪圖以張其事而遷延不果作此數
君子皆老斲輪果皆有詩必可以傳今則如搏沙一散不
可聚矣越十餘年重到為之慨然

息園

息園即顧氏依園舊址錢槃溪購而葺之園中有高阜曰
妙嚴臺相傳為梁時妙嚴公主墓載在蘇州郡志以為梁
武帝女按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嫫令
嫫合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為何人惟簡
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嚴似是簡文所生舊

浪跡續談

卷一

四

志以為武帝女恐未確矣此臺西去數百步今為蒲林巷
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俗稱石馬鞍頭相傳是公主墓前
物再南去為禪興寺寺中有妙嚴公主像戴毘盧帽兩手
合十作跏趺狀旁有宮女十人相傳公主下嫁郡人孫賜
賜死梁亦失國陳高祖以前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
年八十餘而卒嘉慶中此地濬池得宋時古碣是四至界
牌則當時尚有防護也

孫春陽

京中人講求飲饌無不推蘇州孫春陽店之小菜為精品
以因余官吳門久欲知其詳者余以所聞告之曰孫春陽

係前明人祖居甯波萬歷中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
為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舖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
為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實舊
物也舖中形製學州縣衙署分為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
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饯房曰蠟燭房售者由外櫃
給錢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領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
小結一月一總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餘
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門五方雜處為東南
一大都會羣貨萃集何啻數萬戶而惟孫春陽舖為前明
舊家著聞海內舖中之物歲入一貢單其店規之嚴選製

浪跡續談

卷一

五

之精合郡所未有也 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書中余澹
心板橋雜記亦錄之近時素簡齋隨園食單亦有其名但
皆未詳其顛末耳

淮鹽情形

余至蘇州同人多欲聞淮鹽情狀蘇州向食浙鹽於兩淮
鹽務兩不關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詳故多絮談及之
不料余亦門外漢也或問何為驗貨余曰此特票鹽局
員所設之巧法耳准北票鹽之政已行之十餘年據言淮
北額例行鹽三百一萬五千餘引者今行銷至六百十萬
六千餘引是溢於額銷一倍也奏銷正雜諸款徵銀三百

餘萬兩者今徵至一千一百十二萬兩有奇是益於課額
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認辦淮北江運八岸引鹽原額八
萬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應銷
鹽一百六萬一千餘引今止請運四十一萬九千餘引其
虛懸之課歷係以票鹽之溢課撥補並每年以票鹽盈餘
協貼淮南銀四十餘萬兩又代納淮南懸課銀三十餘萬
兩是票鹽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所慮者
設局收稅有挾多爭先之虞擊籤挂號又有無貨空號之
弊自十八年始定為驗貨之法令各票販將鹽價成本若
于引先行呈驗統交分司收存其有貨浮於鹽者將銀登

浪跡續談

卷一

六

時發還將鹽均攤折扣每年四十六萬引一齊開局而請
託爭競截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驗貨必於歲暮集舊城前
離政署內以數間之廢廨聚億為之巨貲數日間民間白
錮為之一空士民嘖有繁言儀徵師相每至夜不能寐和
余喜雪詩有漫藏誨盜之語誠可寒心去冬余在揚州度
歲日擊驗貨之舉亦頗切杞人之憂聞江浙之以貨至者
竟有千餘萬之多乃知東南財力尙裕將可憂者又轉為
可喜故余喜雪曼韻詩云朱提甫散祥雲至且喜財源萬
里寬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又問近聞揚州商人有欲撼
劫票鹽局者其說云何余於離政未嘗涉手而道聽塗說

亦復時為講求曩嘗私錄為書今則參以近時聞見頗能
言其梗概竊謂兩淮鹽務前北雖同一課運而輕重懸殊
南鹽原額一百三十餘萬引正雜捐帶共課五百餘萬兩
北鹽原額二十八萬餘引正課三千餘兩其行銷之地南
北犬牙相錯南鹽課賦重於北鹽九倍場鹽運脚經費亦
數倍於北鹽故口岸售價貴於北鹽而小民趨賤避貴越
境侵佔最為便捷此北鹽銷運愈暢南鹽銷運愈絀之所
由來也然多銷十萬引北鹽祇多十餘萬兩之課多銷十
萬引南鹽即多五十萬兩之課此則必急求南銷暢旺方
於 國課有裨也審矣查兩湖口岸雖有川粵路三省鄰

浪跡續談

卷一

七

私侵灌而向來銷數每年按額總有九成極滯亦有八成
自有北票以來則年減一年上年實銷不過六成以外蓋
因向自鄰私川有宜昌門戶潞有襄陽隘口粵有衡永辰
常要道一經嚴查堵緝則淮鹽銷數即旺今北票之侵越
者河南光固於湖北黃州府屬陸路毘連又信陽州於湖
北水路相通並無隘卡門戶可堵故北票越佔愈多南綱
銷數愈絀徒致庫少雜款商賠正項已運之鹽堆積兩歲
未辦之引請運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輕此鄰私之病在皮
毛北鹽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難醫若
不及早變通必致南鹽一敗塗地專司北鹽者可以置身

事外統轄兩淮者未免措置為難况北鹽專以驗貨為巧法而現當銀源艱滯之時每屆冬底農之完糧須銀商之納稅須銀漕務之兌運須銀河工之購料須銀公私之需銀方殷而徒因驗貨之故不論遠近俱因此而屯聚千萬銀兩更使銀路不通其實不過收票稅數十萬兩遂使國計民生處處窒礙錢價日減盜賊繁興此病之尤甚者也議者謂南網折減以來亦復銷運兩滯仍有懸引七萬餘引雖予以緩納提售設法已盡而口岸半為北鹽蔓佔徒多塵積且緩納有關庫貯提售有礙輸銷仍於南網課運不利今權擬一南北通籌輕重兼顧之法莫若於七萬

浪跡續談

卷一

八

餘懸引外再於派運數內按成酌提七萬餘引共成十五萬引以北票四十六萬引核成搭配凡辦北票三千餘引者配辦南鹽一千引如辦此項提配數內南鹽一千引者配辦北票三千餘引南則無須緩納提售於庫貯轉輸得益比則免其驗貨出利於北票成本有裨北課全而南課亦全南課清而北課亦清庫款漸裕而南鹽銷數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試行一二年俟有成效再為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斷其是非姑論列之以俟當局之採擇焉

梁封翁

余在杭州偶與山舟先生之後人同席今忘其名蓋矐北

先生之從子某也席中盛談其家世謂文莊公詩正之封翁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可得一第乎荅曰不僅是可更向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則京堂以上乎荅如前曰然則作相乎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封大學士時席間有不甚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載茶餘客話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事則古今天下應無兩矣余曰今天下實無第二人而古人事恰有似此者唐李固幽閉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未來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

浪跡續談

卷一

九

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為怪誕後果為將相及德宗升遐苗以家宰居攝三日古今事之相類有如此者

天目山

杭州權使明惇甫精堪輿之學余於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將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勢因遷延數日方得與余把晤憶惇甫權濬關時值余為蘇撫時吳中水關稅細甚惇甫不勝焦急余蒞任之次日即為奏免外來米稅而關政頓紓惇甫甚德余因訂為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歸此次得再晤於杭州實出意外惇甫喜與余談

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勢余告以交龍係天目山停甫知之而無出履其地因問君何所知之余告以乾隆未我已登天目山巔彼時匆匆一上不暇暢覽迄今踰五十年則盡忘之矣然不可謂非平生一壯游也乾隆乙卯余以公車過浙時亡友曾禹門魯春即少坡太史之詞父方宰臨安畱余署中兩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應縣民因請官步禱天目山謂此事數十年不舉如果虔誠齋禱斷無不靈禹門從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興先一日余亦齋食甫交四鼓即坐竹兜隨禹門出城西行三十餘里天已大明邑民請官步禱余亦隨之禹門手柱香前行悉撤傘蓋不用

浪跡續談

卷一

十

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餘里至山頂大寺忘其名禹門跪拜默祝禮竣寺僧供素飯畢即下山余稍徙倚寺門一老僧語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書所稱三十四洞天此間即天自最高處昔人所謂比壑震澤南臨巖離東瞰錢塘西眺宜欵千餘里間可指顧得也余方欲與之細談而從者以山下已起黑雲促即下山甫及前降輿處遂大雨如注歡聲若雷蓋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餘人同聲齊呼曾青天余亦爲之神旺忘卻登陟之勞泥淖之險下山勢易日晷甫偏西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歸途又坐小肩輿衝雨而行忽熱忽涼

翼日而店作直至歸福州後始漸痊可故無暇以一文一詩紀之因停甫之詢聊短述如此

機神廟

恭兒觀政浙中甫到數日即奉憲委詣機神廟行香問以機神儀狀但稱日本短視無由瞻仰神像惟照贊禮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禮而已因繙杭州府志云機神廟在城東北隅諸河南裔孫諱載者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教其里中於是杭之機杼甲於天下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至今勿改今派部郎管浙江織造即此然則其來已久矣杭人立祠祀之又推原其始爲機杼者復立機神廟神之緣起引淮南子高

浪跡續談

卷一

十一

注以爲黃帝之臣伯余也又讀錢梅溪履園雜記云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諸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唐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爲機神並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即居廟右然則合二書觀之其爲褚河南父子信矣即以爲伯余亦係黃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之隆儀乎 按唐書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織染署祭杼想是以織女星爲機神然星辰係中祀即織女星亦不應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廟儀節多不可解即如火帝廟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獨用二

跪六叩首夫火帝即祝融既尊之為帝能無用帝者之儀乎

玉皇山

祭機神廟之後一月又奉委到玉皇山行香恭兒不知玉皇山原委請余考之余謂玉皇山即是育王山 大清一統志言育王山即龍山峯之最高者有登雲臺乃錢氏郊天之所宋園丘亦在焉俗稱鍋子山壁立尖聳特異諸山其前有龜山亦宋郊壇也嶺有玉皇廟故稱玉皇山亦曰育王山杭州府志云龍山者錢氏郊天之所釋老之談或云阿育王或云玉皇皆祀天遺意也今廟外設七星缸滿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貯水其中蓋地據一城最高處以水制火亦厭勝之義耳

五百羅漢堂

杭州城內外梵宇以百數惟西湖之淨慈靈隱兩寺有五百羅漢堂金姿寶相奕奕欲生環楹回旋狀如田字故俗亦呼為田字殿聞其像皆出一僧手塑而殊容異態無一雷同記得劉一清錢唐遺事云淨慈羅漢堂內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幕之偃蹇便腹觀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今無此龕則閱時又各有與替矣世傳羅漢皆海賊現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按涅槃經義言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

攘去并剋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氏為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大論言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一說云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或云阿羅或云應真則皆無生之義也凡婦女之游寺者必入此堂因相傳有數羅漢之說就所到處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紀數至其尊視其標題之佛號以為終身之斷然佛號義多與難每不可以理會故有驗有不驗余初出山時亦曾到淨慈默數一過遇如意雜尊者像其義即不可解然今回憶中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外揚歷數十年一路坦途不能不謂之如意而所歷宦境亦不可謂之不雜斷章取義似亦可通去年重游又默數

一過遇增福壽尊者像則恰合大海收帆景象矣

天竺大士下山

杭州祈雨以迎請天竺觀音大士下山為極致相傳入城時雖極晴明之天亦必有片雲相護三日內無不渥沛甘霖者祈晴亦然聞歷年以來亦有竟不應者而民望已塞輿情亦平當官者惟有自咎禮意未虔復送上山以待數日後重請若此典稍缺即難免謗議繁興雖以吾師儀徵之有德於杭而舉行稍緩竟大不協輿情甚至有不

違之徒將條香雜投輿中焚及襟袖之事甚矣杭人之信佛也嘗與羅鏡泉學博談及此事不知起於何時鏡泉為檢西湖游覽志一條相示中載宋孝宗時上庠試卷詩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兩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燬早欲蘇烹宏羊於未雨之句時趙溫叔為相孝宗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為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云云則此事自南宋已然矣吾鄉福州亦有請鼓山湧泉寺密變觀音下山求雨者憶余里居時值夏旱

浪跡續談

卷一

五

潘臬兩司糧鹽兩道會謁督部程公梓庭言今夜三更將會同出城上鼓山迎大士入城求雨公問鼓山距城若干里對曰來往六十里公微笑面天曰大士在西天不在鼓山君等自為之不必關我也及次日入城安設神位於九仙山之太士殿司道復詣署請公上山拈香公又面天曰今日眼見得是無雨了若明日依舊如此將若之何我不能僕僕上山君等自為之可也是晚大雨滂沱連宵達旦次晨司道等又詣署請拈香公問今日山中作何狀僉曰今日合衆誦經一日明日即可送上山公曰明日我要獨詣誦經一日後日再送可也眾喜諾而出公亦出上山拈

香盡禮程公亦不信佛者蓋至此而不能不迴心皈向矣聞余同年李芝齡視浙學時每不樂與斯會嘗語陳望坡撫部曰西湖之有大士猶城中之將軍學政等官也地方有公事不求本州縣及院司道府等而但向將軍學政等衙門曉賣有是理乎撫部笑曰君言固是然使君為杭州人恐亦不作是語也芝齡亦一笑而罷

表忠觀碑

錢梅溪曰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即宣和書譜所稱有張有象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孫婿左朝散

浪跡續談

卷一

五

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傑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學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摹今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御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者本在龍山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遂露立於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本朝乾隆四年府學教授余懋棟忽於齋旁隙地得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至五十九年余監修表忠觀落成始請於當事諸公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御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於時翁覃園學梁山舟

侍講阮雲臺中丞各有詩文紀之俱刻於三石柱之側遂成藝林佳話云按此述表忠觀碑之源流無有簡而該似此者暇日余與固蓮溪將軍趙勛學使在觀中摩撫舊碑商量搨紙蓮溪囑余考其事既歸乃錄以遺之

徐處士

宋史隱逸傳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絕進取意慶歷初與郭京俱召見命為大理評事固辭乃賜號冲晦處士後居杭州十數年卒比總文輒云錢唐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中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夾湖相望予嘗館於冲晦之

浪跡續談

卷一

去

孫切處即冲晦之故廬冲晦以數學顯時士大夫皆宗之嘗謂孫切曰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唐以錢唐永無兵燹也按蒲宗孟題徐冲晦高士舊隱詩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謁帝布衣還尙嫌姓氏騰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間大隱不妨居市井高吟何處問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心水自閑今孤山遺蹟婦孺皆知而萬松嶺之舊廬屢訪之不得其處所願與吾閩人士之官斯士者商之 又聞靈石山栖真院側有浦城章師公 德象 墓又梅花嶺下沙 墓皆有福清陳寺丞 剛中 墓皆吾鄉名賢舊蹟也惜無齊 齋之具一一訪之陳寺丞在建炎中主議恢復忤秦檜遂

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差知處州安遠縣有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之句未知已入全閩詩話否

小有天園

小有天園為南屏正面舊名壑菴郡人汪之萼別業石皆浚削玲瓏一似洗剔而出者晁無咎詩所謂洗土開南屏者是矣自乾隆十六年

聖駕臨幸始御題為小有天園其最著者為琴臺米海嶽磨崖楷書琴臺二字大徑三尺聞其上有蘇才翁蔡君謨題字數處則剝蝕但存髣髴而已又有磨崖隸書家人卦樂記中庸共三十四行字徑八寸末題右司馬溫公五字

浪跡續談

卷一

七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謂是溫公手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造跡後人於右勒刊溫公款朱竹垞先生謂此皆非是攷宋鑑稱紹興八年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甚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是修身齊家之道不特玩之而已今磨崖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於石者卦旁又有篆書三生石三字其右又有叱石為雲四字仙人洞又有磨崖長卦及損益二卦並隸書字徑六寸則皆不知何人所書矣此余五十年前親到園中所目擊手捫者此後即無由得再其地嘉慶中重游南屏尚聞汪氏要出售此園後

亦不知果易主否亦不知何時廢為平地竊謂南北山亭館之美古蹟之多無有出此園之右者乃轉眼即鞠為茂草今且淪於無何有之鄉幸余猶及見之且能言之中年以後所遇知好則皆未曾涉此園者亦無從與之銜舌矣山靈有知能無與余同此浩歎哉

雷峯塔

臨安志云雷峯為郡人雷氏居之故名此附會之說也毛西河詩話云回峯以山勢回抱得名俗作雷峯以回雷聲近致誤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旁世稱回峯先生此明可驗者按李衛西湖志云六書正譌雷古作回小篆加雨

浪跡續談

卷一

六

以別之據此今回轉之回即古雷字故回峯亦作雷峯臨安志竟作雷峯且云雷姓所居其說固未合但毛奇齡以為回雷聲近致誤則亦未明古字通用之義也至峯之有塔建自吳越王妃黃氏亦名黃妃塔或以語音致訛呼為黃皮塔始以千尺十三層為率以財力未充姑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塔內以石刻華嚴經圍砌八面歲久沈士明人有掘得者小楷絕類歐陽率更書又塔下有金銅羅漢像一十六尊各長數丈尋則吳越時僧道潛請移供淨慈寺內即今五百羅漢堂之緣起也俗傳西湖有白蛇青蛇兩妖鎮壓塔下前明嘉靖時塔有黑煙搏羊

角而起喧傳兩妖吐毒欲出迫視之則聚竈耳塔舊有重簷飛棟牖戶洞達後燬於火惟孤標巋然獨存陳仁錫評為老蒼突兀如神人指笏李流芳則曰此古醉翁也均足供詩料矣

保叔塔

西湖之寶石山巍石如旣即隋書地理志之石旣山也寶叔塔在其巔吳越時初建凡九級宋咸平間僧永保重修減去二級以後屢燬屢建皆至七級而止杭州舊志云永保有戒行人稱之為師叔因亦呼塔曰保叔湧幢小品云錢王宏俶入觀雷京師百姓思望乃築塔名保叔然以土

浪跡續談

卷一

九

民直呼君長之名似於情事不近霏雪錄云原名寶所俗訛保叔保所之義亦不可解惟毛西河詩話云保叔者寶石之訛蓋以山得名者近之明人聞起祥云湖上兩浮屠寶石如美人雷峯如老衲即指寶叔塔也

大佛殿

寶石山之麓有秦皇纜船石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艤舟於此謂西湖舊通江海故可艤舟語殊荒誕宋僧思淨就石鐫佛故亦名石佛山構殿覆之後燬於火明永樂間重建額曰大佛禪寺佛祇半身而大已塞殿余數過西湖聞人言而偉之今秋始獲瞻仰憶十餘年前過邠州大佛寺

觀尉遲鄂公就山石所鑿大佛則十倍於此曾有詩紀之云古邪石佛鎮崇嶢鄂國尖姿信手刻要與大千增岸異普教丈六讓莊嚴地當履跡遺墟壯景稱凌煙傑閣欲卻憶真興坡老句古人作事信非凡同一大佛寺而欲移彼詩以就此題乃一字不可假借亦可笑也

理安寺

余來往杭州必過西湖熟聞理安之勝而未得一涉足為恨丁未秋始與因蓮溪將軍趙蓉舫學使因看桂花由滿覺隴楊梅塢肩輿直達理安一路皆深林茂竹又值積雨之後從流水聲中延緣而上尤為勝絕昔人詩所謂湖山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淺而媚此地獨深幽者也寺在理安山之麓明僧契靈卓錫於此得古法雨泉遂以法雨自號縛茅孤樓有虎穴感之他徙郡士多為詩揚之泉在寺左法雨巖下自石脈中滴瀝下瀟灑空成雨蓋數百年不斷於茲矣寺之最後最高處為松顛閣有董文敏書扁地據全寺之勝憶閣西湖游覽志言此閣之後更有符夢閣契靈嘗夢一僧云此處雖佳更有佳處引至其地顧而樂之遲明緣蘿而上宛符夢境因繫壑開基焉今寺僧不能言其事或徑路艱阻懶於導游歟余在京師時熟聞人言覺羅桂文敏公及歙縣曹文正師俱係理安僧度世今松顛閣柱有文敏弟杏農

觀宗桂嵩一聯跋語甚悉故余詩末聯云果否真靈關位業清涼亭下一盱衡即紀其事也

秋濤宮

余屢泊舟錢唐江邊或六和塔下榜人輒有避潮之事每潮至時試向船頭探望則一線銀濤截江而過舟中即震撼不安或來在夜間則合江喧騰人聲船聲鼎沸推牕竊視惟見一片茫茫不兩時許已達富陽城下然此皆值小潮時也憶嘉慶己未正月初三曾局與走武林城中於橋上望見城外大江中如十萬玉龍排湧而過為之目駭神馳間嘗為杭人述之據云此數十年前事近來潮小雖以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大潮期內亦不能有此奇觀余問潮小之故則曰此自關地脈之衰旺從前杭州有火燒雷峯塔沙壅錢唐江之謬今皆應之殆非偶然也今年寓居城西三橋陞八月初三日同人邀上吳山為觀潮之會初飲於延慶山房旋至城隍廟門外候潮值潮遲來而客早散未暢所欲觀而去滿擬於十八日直赴江岸一觀僉曰觀潮之地以秋濤宮為最勝惟其日為潮神生日城中各官必來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擠不如前一日往觀亦在大潮期內也遂定於十七日挈恭兒敬兒婉蕙子婦儔年八孫於午後往秋濤宮前樓坐待移時而對江極遠處忽起紅白數道白即潮痕

紅是爲斜陽所礙瞬息間變爲銀山萬道雜遝而至倏在
眼底樓前欄檻俱若有動搖之形樓上人無不失色者時
江中有弄潮十餘船忽出忽沒尤堪震駭未幾而岸土崩
頽水變黃色而潮已過矣此潮直趨此地而此樓適壓其
衝若稍高一二尺鮮不爲潮所打者聞極大之潮亦不過
至樓下短牆而止從無踰牆而入者殆有神道主持其間
而當時擇地構造之工不可謂非神之默相也余有詩紀
之云候潮門外候潮來臨水奇觀第一回萬頃雲濤馳陣
馬滿江水雪雜晴雷居高但說憑軒穩狎視終非作楫才
謂江中弄潮各小舟東望茫茫龕齋畔更堪妖蜃起樓臺近說秋濤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欠大來錢唐岸上幾低回誰知潑眼仍如雪何處聞聲不
似雷近年新潮不望而此大如往往時往復自應隨地轉變調端望出羣
才歸心正擬乘潮發直溯桐江上釣臺

潛園

武林城中潛園之名頗著其地在下段最遠層琴陽太守
俾得餘姚楊孝廉別業而增築之園中湖石最多清池中
立一峯尤靈峭郭頻伽名之曰鷺君道光間此園歸范君
山觀察玉璣今年秋始自邗江挈眷來居與余有導游西
湖之約值余以就養東甌別去猶殷殷以來春爲期也吾
山口不言詩而詩甚清麗嘗有賦鷺君詩一首云牕前有

石何亭亭頻伽銘之曰鷺君當時得者潛園叟太息主客
傷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瓏洞藏府峭然獨立波
中央但見羣峯皆首俯瘦骨峻嶒莫傲人羽毛爲累失秋
林何日出山飛到此不辭萬里同歸雲石乎石乎既不油
然出雲沛霖雨空老荒山吾與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羨
窮鴉銜腐鼠吾山有修防之功而懷才被斥此詩殆借物
以抒興也

蘇小小墓

特鑑堂將軍於西湖修治蘇小小墓建亭其前題曰慕才
好事者競歌詠之而於蘇小小之人實未深考也按蘇小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小有二一爲南齊人見何遜春渚紀聞南齊名倡也墓在
錢唐縣廨舍後考舊縣治在錢唐門邊距西泠橋不遠似
卽今之蘇小小墓一爲宋人見卽仁寶七修類稿云蘇小
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姝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
敏歛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棲南省得官
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
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致盼
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
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
爲於潛官緝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緝汝

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婦盼奴事乞賜周旋
 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
 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
 奴周給之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
 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罍外有伊弟院判
 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
 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
 令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
 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雙乃盡以所寄付之力主小
 小歸院判借老馬此則宋之蘇小小也元人張光弼詩云

浪跡續談

卷一

五

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
 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朱竹垞先生遂據此力
 辨蘇小小墓在秀州而以錢唐之墓為附會蓋尚不知錢
 唐名倡原有兩蘇小小杭嘉之墓不妨各得其一也

長豐山館

長豐山館在湧金門外湖邊郡人朱彥甫中翰得王氏別
 業而擴充之蓋其先世居休甯之長豐里故即以名其園
 以示無忘故土其實遠近游客但呼之為朱莊園中亭沼
 鮮明花竹秀野有拳雲樓尤佳南北高峰六橋煙柳皆在
 眼底實游湖者第一好座落也余於去夏為特鑿堂將軍

招同楊飛泉太守鶴書甘小蒼邑侯鴻書暨三兒恭長飲於

朱莊之水木明瑟軒中紀以詩云郊坳小隊碧波灣畫裡

樓臺一再攀三日前邂逅客星依上將招邀循吏話鄉閭

將軍本吾閩驛防揚與甘亦皆閩人雄談不覺花皆舞縱飲渾忘鬢已斑漫

說鏡中緣偶聚天教此會重湖山家楚香中丞極賞此作

而尤以結語為壯麗稱題今年長寢雨後趙蓉舫學使招

同因蓮溪將軍蔣譽侯司業元海馮和亭編修培元泛舟

湖上作竟日之游午後飲於朱莊余亦有詩紀之云鏡中

一櫂泛初陽收盡山光與水光難得五君閑裏集來同六

月雨餘涼靈峰突死增心賞靈峰寺觀寺古洞陰森斬坐

浪跡續談

卷一

五

忘紫雲洞極深肅入其中不知是暑月長日浪游不知倦

是日游女如雲故不能駐足即去更尋明瑟好湖莊上將星明對斗魁雙雙仙客引蓬萊仗

君邂逅成高會愧我追隨是散材肯以佳游付萍水須知

古誼重岑苔名流勝踐齊珍重但為催詩首重回按前後

三詩同人皆有和韻而蓉舫句云元戎小隊原儒雅仙侶

同舟並軼材隱括將軍司業編修三公舉重若輕羣推妙

手蓮溪句云興至偶然詩脫稿時平一任劍生苔押苔韻

新穎而自然且妙是本色語此皆可入西湖詩話者也

案牘文字

恭兒初登仕版於案牘文字未諳處間以質余而余則早

如退院僧不能隨叩而應行筵無書卽有書亦懶於尋檢
惟隨所問就所知而條答之其問所不及者姑舍是知而
不能宣之於筆者亦不及詳也姑附於叢談之後云爾

功令

史記儒林傳云余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謂學者課功
著之於令也今人率用此二字以爲公家之令則不知起
於何時

令甲

戴壇風璞云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漢宣帝詔令甲死
者不可復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沒入車

浪跡續談

卷一

美

馬章帝詔令丙筆長短有數當時各有篇次在甲言甲在
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人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按史記惠景
間侯者年表云令甲稱其忠如淳漢書注云令有先後故
曰令甲令乙令丙此卽戴說所本然宋史楊時傳凡元祐
之政事著在令甲則已如今人之稱令甲矣

公文

三國志趙儼傳公文下郡北史蘇綽傳所行公文綽皆爲
之樣式今人上行下行之件亦同此稱

文書

漢書刑法志云文書盈几閣中論譴交篇云文書委於官

曹世說政事門云何驃騎看文書謂王劉曰我不看此卿
等何以得存按今之文書古亦謂之官書周禮小宰府掌
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
也

照得

朱子文集云公移卷中每用照對二字如照對禮經凡爲
人子不畜私財又云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云多不勝
舉間用照得者惟約束侵占場及別集委官收糴革米船
隱贖之條而已所云照對蓋卽契勘之義照得則照對得
之省文也按今公移皆用照得蓋自宋已然而無有用照

浪跡續談

卷一

垂

對者

須至

朱子文集云公移榜帖末多用須至字如云須至曉示者
須至曉諭約束者看定文案申狀亦云須至供申者翟晴
江曰今公文中以此爲定式問其義則無能言之者據歐
陽公集相度銅利牒云無至誤事者五保牒云無至張皇
鹵莽者亦俱用之篇末大抵戒之曰無至勸之曰須至其
辭僅反正之間耳

伏惟

林之奇尚書解云如今人言卽曰伏惟尊候之類使古人

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按漢樂府焦仲卿妻詩伏惟敢阿母北海相景君碑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則漢以來即用之矣

施行

能改齋漫錄云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本後漢黃瓊傳語也史記蕭相國世家便宜施行漢書京房傳考功事得施行今皆用之

甘結

續通鑑宋甯宗時禁偽學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具甘結申說並非偽學之人云云甘結二字似始見浪跡續談 卷一 天

遵依

今之遵依即古之服辨也元典章凡府司官對眾審訖必取服辨文狀按今律仍有獄囚取服辨條注服者心服辨者分辨近易其名曰遵依則有服而無辨矣

移

漢書公孫宏傳移病免歸注云移書言病也後漢書光武紀置僚屬作文移注引東觀漢記云文書移與屬縣也文心雕龍云劉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

關

文心雕龍云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宜詳宋書禮志載文移格式有某曹關某事云即今所仿行也

准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勅牒準字去十為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為相而改之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因避準而為准其實不然余見唐詔已作准又收五代堂判亦然頃在樞密院令吏輩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據此則南宋時已通行作準而今仍作准又不知起於何時也

浪跡續談

卷一

天

仰

今官文書自上行下平用仰字或謂前明往往以台輔重臣謫居末秩上官不敢輕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不知此字由來甚古君之於臣亦有用此者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二王三恪是非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藥等物與希夷仰所屬守令以安車軟輪迎先生則不始於前明矣賈昌朝有字音清濁辨云仰上聲下瞻上也又去聲上委下也則不知所據何書

白

後漢書鍾皓傳鍾瑾常以李膺言白皓按今人謂陳述亭

義於上曰白是也

真

今人由下陳請於上之語率用稟字翟晴江謂稟字未見出處非也稟為受命之詞亦有請命之義書說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非稟字之出處乎

申

雲麓漫鈔云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訓曰重今以狀上達曰申聞施於簡劄曰申解皆無重義即如解字古隘切訓曰除而詞人上於其長曰解士人獲鄉薦亦曰得解皆無除出之義不知何故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詳

淮南子時則訓仲夏之月事無徑注當請詳而後行也今由下請上之文曰詳似已肇於此

吊

青藤山人路史云今官文書中鈞調等字俱作吊如吊生員考試應作調而作吊吊文卷查勘應作鈞而亦作吊是也寓圃雜記云官書中字有日用不知所自而未能正者即如查音義本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用作查理查勘則有稽考之義吊本訓傷訓懸今用作吊卷吊冊則有索取之義票與慄同本訓急疾今用作票帖綽本訓寬緩今用

作巡綽此皆不得其解者也

梟

說文梟斷首倒懸也音讀若澆廣韻漢令先駮則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謂之具五刑按梟首之梟依此當作梟然漢書刑法志已作梟字何休公羊傳注亦有梟首之語按年六

枉法

史游急就章受昧枉法忿怒仇注云受人財者枉曲正法反以為仇也按今之坐贓者以枉法贓為最重唐書李朝隱傳贓惟枉法當死

浪跡續談

卷一

三

處分

南史沈僧昭傳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北史唐邕傳手作文書曰且處分按此二字史傳中屢見胡三省通鑑音注亦甚明當作去聲音問白居易詩處分貧家殘活計劉禹錫詩停杯處分不須吹皆可證時人謂近來多誤讀作平聲則非此二字之謂也處分猶今言處置自應讀去聲若今人以被吏議為處分則自作平聲謂分別而議處之也與上所引殊別

註誤

今人謂因事而失官者為墜誤當作註誤此二字亦甚古

史記陳豨傳趙代吏人為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後漢書寇恂傳狂狡乘間相誣誤易林履之革云訛言妄語轉為誣誤皆作誣

發覺

漢書高帝紀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淮南子汜論訓縣有賊大搜俠者之慮事果發覺後漢書梁松傳數為私書請託郡縣發覺免官今官文書中猶習用此

辭訟

近人稱訟獄為辭訟漢書薛宣傳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三國志杜畿傳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浪跡續談 卷一 三 令歸誦思之自是少有辭訟

告示

古之條教號令今統謂之告示荀子榮辱篇仁者好告示人後漢書隗囂傳囂書隗囂告示禍福則其來亦古矣

邸報

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猶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二字見史始此然唐詩話韓翃家居有人叩門賀曰邸報制誥闕人申書薦君名已除駕部郎中制誥矣則唐時已有邸報之名矣

花押

東觀餘論云唐時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是除署名上奏之外皆得用草即花押也魏書言崔元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比齊後主紀言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後人遂合二文名之為花押唐彥謙詩公文持花押鷹隼駕聲勢是也

舞文弄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與事舞文弄法又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比齊書孝昭帝紀廷尉曰大乳法所不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梁書武帝紀求讜言詔舞文弄法浪跡續談 卷一 三 因事生奸則此四字由來久矣

先斬後奏

後漢書酷吏傳序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注云先行刑後聞奏也此即今人所謂先斬後奏者今各直省督撫遇重犯有先請王命即行正法之條亦可謂之先斬後奏即古人之先行後聞矣

謾上不謾下

宜政雜錄載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之因其製作之法謂曰謾上不謾下按此語不甚分明今人有謾上不謾下之語似即本此而以謾為謾

刁風

桂未谷曰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刁代雕耳

六曹

今上下衙門皆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房羣碎錄云此為六曹相傳為宋徽宗所設是也若文獻通考言政和初改各州推判參軍為士戶儀兵刑工六曹掾則為今經歷照磨之屬非吏胥矣

門子

浪跡續談 卷一
今世官廨中有侍僮謂之門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禮正室謂之門子注云此代父當門者非後世所謂門子也韓非子亡徵篇羣臣為學門子好辨注云門子門下之人此稍與侍僮相近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道山清話都下有賣藥翁自言少時曾為尙書門子則竟屬今所謂門子矣

八字例

服官不能不讀律讀律不能不讀例例分八字則以准皆各其及卽若之義不可不先講求也以者與實犯同謂如盜守貿易官物無異實盜故以枉法論並除名刺字罪至

所絞並全科 准者與實犯有間矣謂如准枉法准盜論

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

守官物併賊滿數皆斬之類 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

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作者若不親自應役雇人冒名私

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 其者變於先意謂如

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 及者

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賊及應禁之物則入官之類

卽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衆證明明白卽

同獄成之類 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

浪跡續談 卷一

畫

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

戒石碑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相傳是宋乾德三年勅郡國各立戒石碑上勒爾俸爾祿云云十六字蓋採蜀孟昶之辭也容齋續筆載孟昶全辭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蝗為理留積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

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但語皆不工惟經表出者詞簡理盡按玉海載紹興二年六月詔有司摹勒黃庭堅所書太宗戒石銘徧賜守令重刻之廷石示兒編亦以為太宗而雅俗稽言又以為真宗要皆以為採取孟蜀之言惟集古錄以為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辭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所謂新戒者即明皇之所頒與孟蜀之語無涉至七修類稿又載至元癸巳浙中戒石銘別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此十六字則更不知所出矣

戒石銘

浪跡續談卷二

福州梁章鉅撰

東甌雜記

余寓居杭州五閱月藉口於不以筋力為禮酬應濶疎惟時與王禮門觀察金亞伯少卿張仲甫中翰羅鏡泉許子雙二廣文往復劇談以消日力當事則與趙蓉舫學使固蓮溪將軍屢有西湖之游間為小詩唱答而已而恭兒以聽鼓應官畧無暇晷妻謝之獄層見疊出委查之件絡繹而來自言兩月中往復錢唐江已六度矣一日楚香中丞語余曰日來溫州守缺人敬叔可到班頂委君能同往而

浪跡續談

卷二

不憚遂行否余正色對曰此上臺用人大柄余何敢以私意可否其間時恭兒方奉委三衢查詢要案未回越日院檄即至同班中竟有覬得而生妒心者亦有知為瘠地而不屑就者竊念東甌為四十三年前舊游之地彼時係由福州陸行越福甯一府入平陽瑞安而至永嘉此時由杭州東去則皆行滕所未經舟輿屢換誠為周折且由東路則須越嚴州金華處州三府由西路則須越紹興台州二府極邊之郡千里而遙無怪其俊者之裹足不前而愛我者為之躊躇至再也而余業已浪跡江湖游興吟情正因之勃發遂盡謝招餞俗緣刻日成行隨地隨事筆之於

紙間或鋪之以詩不自知其為老衰亦聊以存一時之泥
爪云爾

首塗雜詩

懸車已六載未能達鄉里一年再做裝浪跡何所止茲行
聊自慰就養名頗美且借子舍歡都忘筋力弛或較地肥
瘠或妒且或詆是皆流俗情但堪笑露齒閉門謝飲餞
斫束行李留供扁舟中偷閑理故紙時方校補三國志
考證夾稿自隨亦有惜別者慰以相見邇所惜一畦花明春姑舍是新種牡丹數十
本屬賃屋若溫州浙東郡更在海東偏僉言千里程舟
輿境屢遷偏仄復偏仄老衰非所便我意殊不爾懷安豈

浪跡續談

卷二

二

能賢有家未得歸遠近奚擇焉况我舊游地回頭卅三年
昔為饑驅客今學地行仙江山舊識我但饒雪盈頭朝發
富春渚暮過鷓鴣原舉杯看釣臺詩兆非偶然八月間觀
潮詩題心便擬乘潮去直順風更相送無煩百丈牽飛騰越三州吟
情早軒軒 永嘉本古郡古來山水滋華蓋蠶其願蠶江
周其湄謝客有池樓右軍有墨池往時賢太守卧理自所
宜比年萃淵藪海水方羣飛屢報蛟鱓警且防犬羊窺莫
矜斗山險但為孤嶼嬉居安不弛備萬事憑一麾專城卽
長城庶其敬聽之 迢迢桃花嶺登降六十里其高切青
冥其勢尚迤邐蚪松作山骨修篁被巖趾我來方貞冬小

陽春可喜柏花白如梅紅紫視其裏一重復一掩時復露
嶺施近山競平揖遠山可俯趾萬朵青芙蓉簇簇落眼底
名同斤竹佳路頗仙霞似遙開台岩奇雄控甌括峙絕頂
境愈幽訝然洞門啓所以懷玉仙直將劍閣擬楊文公詩
有劍閣之
比 青田蘊名勝久擅山水窟石門仙所都舊是洞天一
門前千重雲門內數片石容可萬人餘想自三古關最奇
一條水雲外瀉千尺其端若匹練天紳絢絕壁其末如敢
瓊滂滂兩翰日或署為仙泉或題作噴雪皆洞中亭名見
志乘中今不可考惟餘聖水碑斑駁字猶赤亦有磨崖詩未足稱名筆開
自康樂公重以誠意伯人傑地始靈我惟眷陳迹洞中有
誠意書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院堂中有劉 山行日日晴徒侶無怨咨夏湖甫登舟濃
雲先四垂頗聞大田乾麥苗方待滋冬溫亦可慮灑潤良
所宜船背忽送響溪心暗增肥既免沾濕苦無愁滑路危
一酌聊自快卧成喜雨詩轉枕天已明船牕漏朱曦洗眼
入東嘉悠然卸征衣

夏湖舟行詩

自處州至夏湖登舟俗又稱
為下河中經青田入永嘉皆順水而
行途多灘舟行率確中頗似吾閩建溪但不如建溪之艱
險耳距溫州郡城百里而盈卽須候潮蓋本係順水為潮
所衝反成逆流故又必俟退潮始克隨潮前進此江自青

田縣承處州府大溪東經七十二灘流入永嘉境內始安流少石因稱安溪又絕似吾閩自困關至竹崎關一路故余有詩紀之云苟將換得木蘭艘準確聲中走怒龍七十二灘都歷徧安溪真似竹崎江 詩思遲於下水船暫來雙塔湧中川推牕細認江心寺已隔前塵四十年

過溫州舊事

乾隆四十四年己酉余先叔父太常公以庶常入京散館途出溫州訪張我圃先生慎和於分巡道署張與公為乙未會試同年話舊甚殷時海盜充斥溫與吾閩接壤盜案之到官者月常百十起大半皆閩人而誣扳者亦多甚至

浪跡續談

卷二

四

水師弁兵妄拏無辜以覲功賞者適有吾閩漁船五十餘人為盜匪所扳公孰聞其冤為言於張登時訊釋輿論翕然此五十餘人者避道拜謝而去越十五年為嘉慶九年甲子余亦薄游東甌時分巡道東粵陳觀樓先生昌齊為先資政公會試薦卷師先生本詞垣老宿余以門下晚生禮進謁甚承欵接談藝極歡適有同邑長樂漁船無辜被扳者其數亦五十餘人余為乘間言之登時飭縣盡行開釋吾鄉人在溫州商販者甚多一時歡聲雷動謂前後十餘年中方便功德遙遙相對不謀而合如此今相距已數十餘年而溫郡東關外吾閩商賈尙嘖嘖樂道其事惟念

太常公及余彼時皆不運之客信宿其地而各有此一段善緣今恭兄以一麾莅止手握郡符誠以康濟為心亦何善不可為何冤不可理因述舊事以勗之

永嘉聞見錄

余在武林行篋本無多書溫州道阻且長更未便於攜帶計惟於到日從事一紙而已而孫雨人學博同元語余曰此間文獻銷沈除府縣志外直是無書可借余為惘然學博為語毅先生志祖詰嗣能世其家學著作良然司鐸永嘉垂二十年余久耳其名一見遂如舊相識晤談之次日即出所著永嘉聞見錄兩卷相示則積十餘年之力攬摭

浪跡續談

卷二

五

墜簡辨章舊聞與夫山川之顯晦祠廟之興廢旁及方言物產靡不廣記而備言之余粗為披尋一過已如獲異寶學博今年七十有七而老學不衰健談靡倦俾余得稍知東甌故實者獨賴此人此編則雖無書可借不為憂矣又學博為余言永嘉學中有兩茂才佩雲商雲者受客禮賢喜儲書籍家有園林之勝近人稱為曾園來斯地者必往游焉將來可為借書地也余心識之

溫處道署

康熙中鐵嶺高且圍公其佩分巡此邦即題道署後園為園有小軒額曰剡錄軒余於嘉慶甲子游東甌謁陳觀

樓先生先生攜余游且園見軒名而疑之不敢質也後十
餘年朱滄湄先生文翰繼任此職乃考之曰此間俗相傳
爲冠綠軒按冠字從寸此扁字分明从刀米人有詩云剗
破琉璃綠一方似卽名軒之義剗字本應作剗亦可省筆
作剗其从完作剗想有所本要卽剗剗之通假字耳滄湄
先生之言如此亦未知當時果是此字否要殊勝呼作冠
綠耳滄湄先生有自製楹帖云妙作畫圖觀五色目迷高
鐵嶺恩叨江海住三年心醉白香山甚工切余已錄入楹
聯三話中昨慶雲圃觀察廉招余飲園中始知舊分十景
惟劍綠軒尙是高公舊蹟乾隆間三韓徐公編復加修擴

浪跡續談

卷二

六

有街遠山亭筠廊藤花徑亦舫養竹山房小春草池蓮勺
梅花書屋松化石齋之目各系以詩並爲小記勒石此後
昆明楊公產又有重葺且園記及詩汾陽韓芸舫先生均
有且園栽花記亦勒石壁間惟余師靜樂李石農先生宣
五古十首則詞意俱超實足爲此園增重矣

溫州郡署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金人入臨安高宗航海至庚戌正
月二十一日入溫州港二月一日次溫州江心寺賜名龍
翔十七日幸府城駐蹕州治三月十四日降旨移蹕十九
日發溫州遂自定海還越州此見建炎筆錄樂清縣志引

之蓋宋高宗實駐今郡廨三十二日今廨內外規模壯麗
而遺蹟無一存者惟東客廳廳中有柱礎四方又兩半方石
色潔然雕鏤精緻迥非尋常廨舍所有其爲當時舊物無
疑憶余巡撫桂林時節署爲前明德藩舊址其規制極恢
闊而舊物亦無一可考惟二堂後兩大門獸鏤銅質極精
雕鏤極細外間所未睹亦可信爲王府之遺怡與東甌柱
礎可成匹對 按舊志載晉太甯間州署建於華蓋松臺
兩山之間謝靈運頌延之典郡多亭閣園池之勝今皆無
可攷又浙江通志載溫州郡署中有瑞景樓紅萼樓中山
亭諸勝今皆廢乾隆二十四年郡守李琬重修中山亭今

浪跡續談

卷二

七

亦僅存遺趾道光乙未南豐劉養雲太守煜於署東修葺
池館題曰二此園蓋取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之義自爲之記園中強分八景曰閱音山館曰碧淨玲
瓏館曰味無味齋曰九折廊曰墨池曰品雪齋曰筆峰亭
曰轉玉洞其詰嗣羹生明經斯恒有二此園八詠並勒石
於古柏軒之左近又漸就圯廢余謂恭兒曰此園不可不
修倘得補實此郡必當刻日興工今權篆之日月久暫不
可知且矢此願可也

郡署楹聯

郡署舊爲建炎駐蹕之區故制度崇宏屋宇委屬爲兩浙

十一郡署之冠惟自外堂以至內屏楹柱無一佳聯留題
豈以前官斯土者皆不屑為此耶自恭兒莅任始於東客
廳中製一額曰節儉正置之堂而於楹柱書政惟求於民
便事皆可與人言兩語益余初出守荆州時會書此十二
字於客座之旁恭兒至今服膺不釋耳既又欲製公堂聯
語攷昔賢守郡者以王右軍謝康樂為最著故縣中有王
謝祠之建此間山海要區今昔情形頗異有未可以王謝
之臥理概之者余令其楹括此意為之越日恭兒即以擬
句呈云要地寄一麾須念海山深阻舊堂共千載敢但
希王謝風流雖亦常語而尚質實不浮因即令其揭諸堂
浪跡續談 卷二 九

東甌王廟

溫州舊蹟以東甌王廟為最先猶吾閩之祀無諸也舊志
載東甌王廟在華蓋山下王姓騶名搖越王句踐七世孫
為秦所滅遂率其民從諸侯滅秦又從漢滅項籍惠帝三
年封東海王沒葬甌浦山因立廟焉明以前皆稱永嘉地
主昭烈廣澤王洪武間始詔定為東甌王按漢封號本曰
東海王特以都東甌故共稱為東甌王而史記已有東甌
王之號故明祖遂仍之攷騶搖之被滅於秦當在始皇之
三十三年丁亥略取南越地時越八年為漢高祖元年其

佐滅秦滅楚當即在此數年中又越十五年為惠帝二年
已酉始舉高帝時越功立為東海王都東甌其卒年無可
考而史記封禪書載越人勇之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
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
耗敬鬼得壽言固荒誕而百六十歲之語必是當時相傳
如此非盡無稽惜別無所徵但言東甌王亦未知即屬騶
搖否也

王右軍墨池

今溫州郡署東偏有墨池旁有石刻墨池二大字相傳為
王右軍守郡時所鑿而鎮戎署中亦有之或云彼是真蹟
而此是後人附會者或云鎮署之墨池初亦沒於民間而
後理出之者余謂晉書王羲之傳並不言其守永嘉惟郡
縣舊志皆承宋元數修之後紀載鑿鑿舊志祠祀門首王
謝祠在華蓋山下祀晉郡守王羲之宋郡守謝靈運邑人
王叔杲有王謝祠記略云兩賢治郡之績雖世遠莫詳而
任故亭郡志嘗曰永嘉自東晉置郡以來為之守者若王
羲之治尚慈惠謝靈運招士講書由是人知向學蓋並以
循吏稱而聲跡流播泉曰墨池堂曰夢草坊曰康樂民至
於今稱之又郡志坊表門有五馬坊謂王羲之守郡嘗控
五馬出游故名又引萬曆舊志謂墨池在城內墨池坊王

浪跡續談

卷二

九

右軍臨池作書於此米芾書墨池二大字又禁式墨池記云右軍刺溫多惠政暇輒復臨池其制方其水列或云即右軍滌研所至今水面時時見墨點如科斗汲之無有又石門勞大與甌江逸志云溫州自百里坊至平陽時百里皆種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即此地又舊志載城北八里有華嚴山中有黃巖洞其石可爲硯王右軍帖云遊得華嚴石硯頗佳又引謝靈運與弟書云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嘗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又云郭公山有富覽亭額係王羲之筆亭久圯字跡猶存凡此皆右軍在永嘉之實事想宋元以前尙有他

浪跡續談

卷二

十一

書可徵不能因晉書本傳備未及之遂斷爲右軍必未守永嘉也今署東墨池上隸書石刻墨池二大字跋云郡志以右軍爲永嘉太守於署鑿池曰墨池攷晉書右軍無守墨池之有無疑信問耳前守劉君諱德新嗜古士也因亭前有方塘石刻墨池字以實之歲久剝落余修葺公解恐前人之意遂湮命兒子墾作隸體重鐫焉傳信歟傳疑歟俟論定於博聞之君子乾隆疆圉大淵獻屬相月書於署東之雷閣軒對城李琬按李係山左壽光人乾隆丁亥戊子間守郡距今不及百年此石刻語意游移殊不足爲墨池重但惜米襄陽舊跡不知何時爲大力者負之而

趨耳又按四朝聞見錄云雷元剛字茂潛以宏博應選使酒任氣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慮得池於卧內劉氏遂衰雷茂潛爲丞相申公之子建炎中知溫州軍州事當時此事甚偉所可笑者劉氏以前賢名蹟掩之卧內不知是何肺腸耳

二十八井

郡志言郭璞扞城時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今俱無可指名惟城中有最著之井數處或即在二十八井之中一爲縣學署中之煉丹井井闌用青石六方砌成六角形內分刻陽文容成太玉洞天六大字舊傳王右軍書余嘗覓得

浪跡續談

卷二

十一

搨紙視之殊未敢信闌外向南又有陽文石刻云至治癸亥菊月丙申朱善敬立莊嚴勝事四行凡十六字亦莫詳所自也一在巡道署且園之後有水一區中竝石柱數條內有一條刻古井二字則其下必有一井也一在府署東偏墨池中有石甃一區想亦係古井久湮因鑿池而得井故持表出之一在東山書院謝祠階前井闌內面石刻云開元寺僧利卿謹捨淨賄壹拾叁貫文有餘重修義井一口并置井闌甃砌等所期福利上答四恩平資三有者時至和元年甲午歲十一月二十七日題記耳孫雨人曰淨米石刻淨賄二字頗新又耳字可篆唐宋人捨塔等石刻題字常用此字作收亦相沿俗習不求甚解也一爲

東門內橫井巷有大井石闌內橫刻天宿二字餘如縣志所載與文坊有井道愛坊有井康樂坊有二井簡訟坊有井永甯坊有二井問政坊有井甘泉坊有井壽甯坊有井集善坊有井寶珠坊有井亦不過十二井於二十八井之數所佚多矣

容成洞

郡志山川門華蓋山下引萬應舊志云郡城九斗山此山鎖其口有容成太玉洞道書為天下第十八洞天有石龜潭三生石青牛塢丹井蒙泉諸勝按廣輿記云黃帝時容成子修道處宋仁宗遣使訪之但有三生石存今永嘉學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署即容成洞舊址署後土阜上面南有石如屏高約四尺上寬約四尺餘下帶尖勢無字其右又斜立一石高亦相等向西南面者亦無字向東北面者居中鐫篆體三生石三大字篆字之前鐫隸體太玉洞天教主長裕張大光印證十一字長裕為吾閩之霞浦張大光曾為永嘉教諭即霞浦人見府縣志後又鐫中書舍人柳楷重摹八字據郡志選舉辟用門載明瑞安縣柳楷童子中書舍人即其人也但此未知即係宋高宗所訪之石否柳欸明言重摹恐字非舊字石亦非舊石矣

飛霞洞

飛霞洞在積穀山上相傳東漢劉根隱此乘赤霞至天台訪紫靈君故有飛霞之名洞倚城牆其旁有大樟樹後人因樹建樓老幹橫出窓外人皆呼為卧樹最為奇觀前人題詠者頗少余前游詩僅有卧樹猶存六代心七字未足以盡其勝余師李石農先生有用韓公山石韻七古一章甚壯詩云豫章樹大石嶸微老幹出罅神龍飛耽耽樓閣歷不住攫空天矯鱗髯肥天公有意弄奇詭樹耶龍耶知者稀豈是劉根親手種千年仙去猿鶴饑不然根盤節錯等閒事何以倒懸橫卧裂石穿巖扉我來畱雲亭上坐茶烟竹籟搖烟霏興酣飄飄出塵表鼓動細枝青十圍高排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天閭下地軸白雲如海風吹衣步虛偶弄白玉瑄脫轡不受紅韁轆大呼一聲騎樹去婆娑游徧滄溟歸又余同年朱文定公士彥一長歌尤卓犖不羣今並錄之以張此樹故實云昔陟戒壇寺卧龍之松一見之今游飛霞洞卧樹之樓乃尤奇仙人何年種石壁半空挺出輪囷姿傳聞此地昔日著靈怪青牛罔兩毋迺爾所為空山偃仰千百載樵蘇匠斧了不知樓頭百尺足高卧下視萬木真卑卑豫章之材古所重往往漚雨存其皮此木或是謝公榿甘棠遺愛畱今茲世間萬物各賦命老壽豈可常理期秦松久聞稱位號孔檜僅得延菊支海風颯忽晚潮響相逢我亦

津梁疲摩學礪砥三歎息羨樓會至和碎余茲游亦補
作一詩云又作飛霞古洞游重看大樹閱千秋仙株豈果
劉根種美蔭真從謝客畱已覺山樓避不佳莫教地軸隘
難收也應回首邛山重若更橫行那得休則因物起興又
別有感觸矣

飛霞洞口題名

飛霞洞口有石碑刻至和二年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醜
報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樹堪倚郡守陳求古率通判
王希顏邑令孫奕台會於巖石之上醉書以記孫兩人學
博曰永嘉志職官門知縣僅有孫奕並無孫奕台今碑外

浪跡續談

卷二

西

用磚瓦砌一神龕其字大半爲磚瓦所掩不能全讀惟奕
字下確是台字會字上儼是壽字恐其中有脫誤之字久
之始從友人借得碑石全文讀之則台字下會字上脫幙
陳確從事趙頡杜仁壽十字頡釋胸中之疑惟台幙二字
難解或幙卽幕之變體處州麗水南明山高陽洞亦有郡
幙劉輔之題名可以互證余謂此說誠是幕字移下巾於
左邊卽爲幙字台幙猶今人之稱憲幕耳此是北宋石刻
云說可入兩浙金石志也

戲彩堂

志職官門有通判趙帆古蹟門載戲彩堂引方輿

勝蓮云在倅應通判趙帆迎其父清獻公并就養因名蘇
子山有奇題戲彩堂詩云春晚安與徧浙東永嘉別乘喜
無窮棠蔭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堂上壽樽諸掾
集室中塵論萬緣通興闕却返林泉趣幕府長畱孝悌風
按東坡有次韻子由送趙帆歸觀錢唐遂赴永嘉詩云歸
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候吏來迎客吳音已帶鄉言從謝
康樂先獻魯靈光已擊三千里何須四十強風流半刺史
清絕校書郎到郡詩成集尋溪水澗裳芒屨隨采藥繭紙
記流觴海靜蛟鼉出山空草木長宦游無遠近民事要更
嘗願子傳家法他年請尙方王注次公曰帆清獻公之仲

浪跡續談

卷二

五

子也清獻守杭帆將倅溫先歸親親而後之官過南都子
由作詩送之時先生在徐次其韻今子由戲彩堂詩已載
溫州府志則此詩似亦應補錄入永嘉縣志余別杭州時
同人有舉此事爲頌者余曰迎養事固相類然如趙清獻
公之清風亮節已未易攀躋更安得有眉山兄弟之詩足
以張其事以傳諸永久哉

英濟廟楹聯

溫州瑞安門俗呼大南門出城半里許有英濟廟俗呼白
龍相傳神爲昭明太子旣無舊碑可考里人亦無能詳
其原委者廟中有潘宗耀楹帖云白馬游光儀綵仗霓旌

尚振英風昭野蠻黃巢談故事仁漿義粟長傳聞澤濟敷
 鴻跋云英濟廟神靈最著里俗相傳梁昭明太子拯饑來
 此時乘白馬故又稱白馬廟云云按郡志未載此事前史
 亦無可徵證昭明何以能來溫拯饑事屬茫昧惟此聯尙
 非俗筆適余輯楹聯三話到溫州旬餘日偶入廟視此因
 附錄之 孫兩人學博云續雁蕩山志載卧雲禪師重建
 羅漢寺於谷內芙蓉峯下剝地得古石碑高二尺一尺
 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號昭明禪寺及造寶塔一所以奠
 溫麻康盛者大梁大通元年丁未歲上元誌考梁書太子
 統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卒始論昭明豈有五年之前

浪跡續談 卷二 去

先有立號刻石之理殊不可解余謂此碑必好事者所為
 若此碑果真則是唐以前所遺當為東甌第一貞石耳

雁蕩開山說李象坤雁山志餘
 並載此事樂晴縣志已辨其誣

永嘉忠義節孝祠楹聯

永嘉縣學之東偏舊有忠義節孝祠嘉慶初為颶風所圮
 嘉慶末始重建朱滄湄觀察文翰為碑記其事又各為之
 楹聯忠義祠云近聖人之居容光必照遵海濱而處明德
 惟馨節孝祠云兒女盡能之一點熱腸三分血性家庭常
 事耳察乎天地通乎神明余皆錄入楹聯三話中
 浩然樓

江心寺西偏有浩然樓相傳為孟襄陽題詩遺跡因建此
 樓秦小峴先生謂樓名不應直斥前賢之名改題為孟樓
 鶴跋於額紀之余按謝康樂游孤嶼詩鋪陳景物言不及
 寺觀舊志載唐咸通中始建東塔宋開寶中始建西塔至
 建炎駐蹕於此而叢林始盛則是樓當亦成於宋元以後
 樓之西為文公祠蓋信國公流寓舊址拜瞻遺像正氣如
 生始恍然於浩然之名實寄尙友之慨與襄陽兩不相涉
 小峴先生之改題似未深攷憶余四十三年前登此樓曾
 私辨之而繫以詩云憑欄潑眼盡秋光城樹邨煙俯莽蒼
 歷覽敢希謝康樂標題漫借孟襄陽江山如此清輝在人

浪跡續談 卷二 七

物當年逝水忙誰識浩然留正氣西偏丞相有祠堂故人
 郭類伽明經履極以為是曾編入靈芬館詩話今年重登
 此樓則樓中有近人一聯飯語所見亦與余同而寺僧遊

客亦尙同聲稱為孟樓可笑也 余前詩專辨浩然樓舊
 額不必改題而於江心寺之題面題情實未賅括也茲游
 周覽寺中略偏又借吳平一思權程介笙祖壽二郡丞及
 恭兒飲於浩然樓中遊事視前較暢因補成七律一首以
 紀之俯仰四十餘年而詩不加進姑錄附此但益汗顏而
 已詩云江上諸山對酒杯江心古寺憶曾來建炎舊事徒
 增慨信國遺風亦可哀漫借孟樓作詩話更無謝客擅詩

才天涯水氣長如此注謝公夢惠連得詩於此又引萬應府志云在西

池上樓

永嘉縣志載池上樓引太平寰宇記云謝公池在州西北積穀山之東謝公夢惠連得詩於此又引萬應府志云在豐暇堂北今久已無存或云在今城守營守備署中余詢之孫兩人學博據云今積穀山俗呼為東山池似即在今東山書院左右十餘年前郡人張鑑湖觀察瑞溥致仕回籍曾乞蔡生甫先生之定書池上樓扁字就東山書院之前購隙地十餘畝闢為亭館顏曰如園臨池建樓三楹即將蔡扁懸挂其中以存謝公之舊若管署之舊蹟別名夢

浪跡續談

卷二

六

草堂是明人舊蹟與池上樓全無涉也

江心寺門聯

孫兩人學博永嘉聞見錄云江心寺外門舊有聯云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長長長長消消消消消消狀元梅溪王十朋書題余謂此等似巧實拙斷非梅溪手筆即如聯意亦止須雲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消消何煩重疊至八字耶並引蔡葵圃之言曰題曰宋曰狀元本人斷無此款式其為好事者假託無疑億余四十三年前到此亦曾目擊此聯以其費解笑置之旋里後乃知聞縣烏龍江之東山上羅星塔舊有七字聯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

朝朝朝朝又長長長長長長消消過客皆不知所謂相傳康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讀而喜之眾請其說道人笑曰此山為海潮來往之區此聯出語第一第二朝字上平聲第三

朝字下平聲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下平聲第五朝字上平聲第六朝字又下平聲凡下平聲者皆應作潮字讀對語第一第二長字平聲第三長字上聲第四長字平聲第五長字上聲第六長字又是平聲如此讀之自不煩言而解不過是言潮汐長消而已言訖道人遂不見或以為純陽現身也按此塔聯與寺聯字句互異其為仙筆與否不可知而塔聯似較簡明有意趣故余曾錄入楹聯續話中學

浪跡續談

卷二

五

博言道光壬辰風癡大作此聯吹入江中不知飄流何處而余今冬重游則寺門仍有此聯却無前款後題章安蔡朝珂重錄

江心寺樓聯

江心寺樓上楹帖甚多余同年李芝齡尙書一聯最為時所傳誦句云青山橫郭白水繞城孤嶼大江雙塔院初日芙蓉晚風揚柳一樓千古兩詩人此外朱滄湄觀察亦有句云長與流芳一片當年乾淨土宛然浮玉千秋此處妙高臺亦頗超脫又樓外小柱上有沈茂才步雲集唐人一聯云湖平兩岸闊江上數峯青亦尙自然此則聞之孫兩

大學博余兩度登樓實皆未見此聯也 按芝翁自書初
日晚風八字是合謝康樂孟襄陽言之二公皆與孤嶼有
關可稱巧合而徐鐵孫權守 一聯云來山遠對孤嶼
共題詩則直書孟襄陽之句且跋云書此以實孟撰之名
是為小峴先生揚其波殊可不必矣余前游有詩而無聯
近始補製一聯云風景不殊四十年餘舊泥爪江山如許
二千里外小金焦

謝公亭

江心寺西偏有謝公亭考杜少陵送裴虬尉永嘉詩孤嶼
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據太平寰宇記孤嶼在溫州南四里
永嘉江中嶼有二峰謝靈運所游後人建亭其上而縣志
乃有謝公亭不知廢於何時之語釋杜老詩意則唐時亭
已無存而明人何文淵宣德時永嘉郡守有謝公亭記林彥有登
謝公亭詩並見永嘉縣志似唐宋以來此亭乃屢廢屢修矣

文公祠

江心寺有文公祠祠壁有石刻信國公像為前巡道秦小
峴先生所摹有讚有詩前繫以跋跋云溫州府志及永嘉
縣志俱稱德祐元年公與陸秀夫張世傑在江心寺同立
王非也宋史益王昞信王昀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溫州
陸秀夫追及於道張世傑自定海至奉益王為兵馬都元

源勝續談 卷二 三

師景剛之是此時公並未在溫無同立益王之事迫益王
入閩公始自高郵泛海來溫上表益王勸進名至福州拜
右丞相改封信王為衛王皆德祐二年事縣志稱德祐元
年亦誤案此跋似未深考今府縣兩志並無文天祥同立
益王之文且俱明標德祐二年不知小峴先生何所據而
云然也 小峴先生有一聯云杜宇聲寒柴市一腔雷熱
血梅花夢斷甌江千載泣忠魂頗工麗然尚不如彭清典
聯云孤嶼有鄰喜得卓公稱後死嚴陵在望直呼臬羽哭
先生尤為警切矣又有一長聯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
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敢問何為浩然之氣在地為河嶽
經天為日星初聞此聯語極為歎賞而不知何人所製今
乃知為李石農師所題蓋信國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門古
誼二句即其卷中評語不獨忠肝鐵石信國果踐斯言而
伯厚之具眼知人亦為龜鑑矣此吾師所謂久要不忘也
若非稽此故實鮮不疑上聯所作為何語耳

卓公祠

文公祠之旁為卓公祠祀前明戶部侍郎卓忠毅公敬從
前紀載各書率稱卓忠貞祠實沿誤也公舊有祠前明中
葉奉詔建在郡城南隅湫隘不可理萬歷間郡守衛承芳
始移建於江心寺文公祠之右歲久傾圮我 朝康熙中

源勝續談 卷二 三

部人陳孝廉振麟倡捐重修乾隆丙子督學使者吾閩雷
翠庭先生銓復率永嘉崔邑侯錫重修甲午會邑侯唯亦
從事焉顧規制稍狹祠中名流榜聯及過客題詠少所概
見視文公祠喧寂迥異爲之恚然按史傳載建文初忠毅
嘗密疏言燕王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金元所
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疏入召問叩首
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帝默然事竟寢燕王即
位責以建議徙封離間骨肉然猶憐其才命繫獄姚廣孝
故與有隙進曰敬之言誠見用上詎有今日乎成祖不得
已斬之且夷三族慨然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耳焦弱侯作祠記敘述獨詳備所當鐫之祠壁者也祠
中有舊聯二頗沈着一云祠接謝亭亦有文章驚海內忠
符信國並懸肝膽照江心係雷翠庭先生所題一云瀝灑
陳謨拒不庸遊使奸邪誤國捐軀赴難同一死却教溝瀆
無顏係諸城寶東皋先生光雅所題翠庭先生又有一扁
云忠炳幾先亦極警切名人手筆故自不同余亦思學製
一聯而屢不就漫綴一詩云湛族當年泪不收江心遺廟
尙千秋敢言養士眞收報恨不移封作隱憂末路可憐遭
病虎故山應悔錯騎牛草除舊事誰相理賴有 天朝諡
典優

雙忠祠

雙忠祠在華蓋山上康熙中題詩崇祀溫處道陳丹赤永
嘉令馬琿皆殉耿逆之難者祠額係

御書蓋異數也按陳丹赤係吾鄉閩縣人康熙十三年任
溫處道 覲回中途聞變兼程抵甌與紳民誓固守以
待授師爲獻城叛鎮所脅被害 贈通政使諡忠毅祀名
宦吾鄉陳秋坪先生登龍之高祖也郡志中小傳數語寥
寥憶余少時即讀林暢園師茂春詩集中有長歌一首叙
述詳備足以傳忠毅公因亟錄出以備他時修志者之採
擇云爾題云陳君秋坪出其高祖溫海道僉事忠毅公遺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像見示爲作長歌以贈云我 朝定鼎際初載版籍河山
盡四塞碧海鯨鯢取次清羅平妖鳥誰畱在恩波帶礪策
殊勲炙手封藩勢絕倫桂官自開銅龍寢芝册親鐫鐵券
文狼烽忽報閩南起吮血磨牙等封豕東海鳧毛預告妖
三山魚爛愁難止憑陵殺氣亘中霄豎子迎降翻見招箭
鋒直抵錢王塢關艦紛乘羅刹潮陳公本是英雄士兩制
門庭左右倚鬚戟全因憤激張孤身不畏流離死蓬屯蟻
聚在邊封獨力支持恨不窮辛苦量沙憐道濟艱難誓眾
泣城洪豈知扼虎雄謀壯叛魁已入軍符帳盜鑰逢孫啟
北門揮戈朱序臨淮上忠肝赤膽氣慨慷仗劍臨戎憤莫

當睢陽甘向危城隕下壺都因罵賊亡 天弧一日殲羣
醜兜徒自獻藁街首勁節當邀延賞恩貞名合並旂常壽
至今後嗣襲餘芬遺像稜稜此日存烏衣本是諸王後做
履誰知楚相孫故家遺物愁蕭索一領青衫甘落泊題柱
羞過司馬橋叨榮難上孫宏閣百年舊德尚如新振奮終
期此日身卧看雲霄盤健翩不愁滄海兀窮鱗余里居時
熟從秋坪先生游忠毅公遺像久已瞻仰矣

王梅溪逸事

江心寺僧某曩閱說部載其事今併書名僧名俱忘之有道行適王梅溪讀書
寺中僧識其非凡常敬禮之寺前有臨江片地屢築屢圯

痕跡續談 卷二

每工甫就輒有龍來攪翻僧其思所以止之一日飲梅溪
酒乘其醉懇之曰江岸有一片地是居士主之今求捨與
老僧以便舂築何如梅溪曰如何捨法僧曰但求捨字一
紙署名注押可矣梅溪如言付之越日與築間龍復來僧
以捨字遙示之龍即帖然而去梅溪為宋代名臣其能孚
及豚魚宜矣 又歐江逸志載梅溪之大父格病篤思得
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之父輔禱於井釣得巨鱗以進
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親見之此與王祥卧水事相類
孝感之門又宜其克昌厥後矣

卓忠毅諡

瑞安卓惟恭侍郎明史有傳而無諡真恐問府志載廬陵
劉球為之私諡忠貞康熙間府志載隆慶初詔錄革除諸
臣諡敬曰忠貞而靜志居詩話則云顧錫疇與禮容臺始
定革除事實贈敬太子太保諡忠貞似又在崇禎間言人
人殊至我 朝乾隆四十一年
詔賜公諡忠毅而公身後易名之典始定足以慰公於九
原前後歧說紛如皆可不問矣

卓忠毅逸事

府志末載卓忠毅逸事一則惜不言所據何書甚可以資
談助因錄之其詞曰卓敬年十三讀書寶香山中一夕夜

浪跡續談 卷二

歸遇暴風雨迷失路徑避見林外火光趨赴之乃一小院
中有讀書聲叩門一童應聲出曰先生知郎君來使吾相
候卓仰視門扁題曰體元入見一老翁坐燈下卓前揖之
翁起勞苦曰深山風雨昏黑得毋驚乎卓曰此吾晨昏之
常但恐貽親憂得一燭尋歸路可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
燭耶君且燎衣卓起解衣問童子曰翁為誰童子曰先生
不欲人知名但稱道遙翁又問子何名曰少孤卓疑為隱
君子也更前致敬曰余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至熟未聞
有體元院亦未聞有道遙翁敢請翁曰吾世業醫隱中條
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采藥南來結菴小

憩不久亦還故山郎君無用知也頃之衣乾卓乞歸翁曰
耶君既不肯留吾有一牛可駭之昏夜泥潭當有所待卓
大喜即命少孤牽牛出復呼一童名少逸曰將吾舊籠來
就籠中取出一僧帽謂卓曰既不能款留敢以此爲贈卓
辭曰吾書生將期匡濟天下安得相戲翁曰第收之他日
當自理會也卓堅却翁再三歎息而已卓遙窺籠中悉籠
榻匠所用物及僧家衣鉢耳遂騎牛致謝別去及抵家人
已就寢驚問故具以告舉火將牽牛入忽抖擻咆哮而逸
則一黑虎也一室震駭比明訪體元山居不可得數日後
於縣西四十里陶去景丹室故址有一古廟彷彿雨後
浪跡續談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所經者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筆墨猶新循其路歸
見虎跡歷歷尙存焉 按瑞安縣志云寶香山在縣南越
江十五里小嶼臨江三面水繞狀如浮虹今東西漲淤惟
北面濱水爲明卓敬讀書之所

淫祠

梁學昌庭立紀聞云史記封禪書南山秦中祠二世皇帝
其後匡衡奏罷之三國志王朗傳汪會稽禮秦始皇與
夏禹同廟朗爲太守除之此古者祀厲之意蓋鬼有所歸
乃不爲厲故秦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皆舉而不廢然因
有此典後世建立淫祠遂假以爲說豈可謂之淫祠有秦

檜祠朱文公毀之玉振祠天順元年立見鍾惺明紀編年
魏忠賢祠則天啟時處處有之又宋高文虎云溫州土地
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配合爲一廟乃杜
拾遺伍子胥按今郡城並無杜拾遺伍子胥祠杜與伍足
跡並未到溫宜不得有祠不知此笑柄從何而起今城內
外並無他淫祠惟載在祀典而剝後待整者尙多是所望
於賢有司之修舉廢墜耳

王克

顏氏家訓卷五載王克爲永嘉太守有人餉羊集賓欲癩
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肉
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此孫兩人
聞見錄所採事不足存而王克之名不見於郡縣志此六
朝人當與謝康樂顏延年裴世期先後守郡而無人道及
之者知志乘所佚多矣

潘樞

永嘉縣志經籍門載潘樞轉菴集一卷文苑門有傳按梅
磻詩話云永嘉潘樞字德久號轉菴水心先生序其詩集
言德久年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評
文得古人深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閣門舍

人題釣臺一聯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爲人傳誦 按此聯余輯入楹聯三話其實是一七律之頸聯今載瀛奎律髓中詩云蠅寇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此前四句雖常語而却旋轉自如後四句則平率矣詩派雖開四靈之先其工力實不相上下也

文信

翁章溪師復初齋文集中有跋文雪山墨蹟卷云文信號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書所作五言律七言絕句凡八詩不著歲時子攷雪山題趙彥徵畫卷在洪武六年夏六月證之此卷題扇詩江南京國鍾峯駐馬之語則前詩所稱聽宣論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後之輯明詩者却未之及按洪武初既有詩則爲元人無疑而今郡縣志皆失載何也

卷二

无

東隱學派

永嘉學統宋以前無可徵自南渡而後人文始盛南豐劉起潛墟隱居通議云初周恭叔首闡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擊其僞倫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絕霍然如醉忽如夢方覺也願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

心故永嘉之學必兢曾以與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詩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於末寒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益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詰人也此蔡氏所著温州學記之說案此說隱括源流叙述賅備而獨爲温州府縣志所不採今之士大夫蓋鮮有知之者自孫兩人學博始錄於永嘉聞見錄中並以意列爲譜系於後開山第一人爲周恭叔行已再傳二人爲鄭景元伯浪跡續談

卷二

无

四靈詩派

宋時有四靈詩派皆永嘉人徐照字道暉號靈暉詩曰山民集徐幾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詩曰泉山集翁卷字續古號靈舒詩曰西巖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芝詩曰天樂堂集當時卽其號而目之爲四靈四人中惟趙師秀嘗登科出仕詩亦最工紀文達師嘗云師秀詩如樓鐘晴聽池水夜觀深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徐照

其鄭景望 伯熊 薛士龍 季宣 三傳四人爲陳君舉 傳良 蔡行之 幼學 呂伯恭 祖謙 葉正則 適可謂明辨哲矣今府縣所列人物尙不能如此之有端緒也故急表而出之

等能之而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輔嗣易行無漢學
元暉詩變有唐風則徐照等所弗能道也

王梅溪前身

愛日堂叢鈔載王龜齡詹事十四有記人說生前事其略
云余少時有鄉僧每見必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余訪諸
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閣黎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
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汝父母昔以無子
爲憂政和王辰正月吾師卒汝祖夢吾師至集衆花結成
一大球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
娠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故云又嘗謂人曰予不善書作
文寫字兩俱不佳而嚴閣黎尤工筆札愧而曰汝前生食
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多愚也按此記亦見梅溪文集中
而汪聖錫作王忠文墓志云梅溪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
教困學紀聞載真文忠勸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侍郎見
蓋梅溪也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奉養蓋謂人能奉
親卽是奉佛也梅溪貌類釋處嚴鄉人戲謂嚴後身事或
有之而以汪聖錫及真文忠之語證之則其衛道闢佛豈
彼氏之說所能囿其生平哉

溫州舊俗

溫州風俗樸淳舊有小鄉魯之號惟閩民間有尤爲悖理
者二事不可不爲草除而世所喧傳坐筵一事特其小
者也相傳嫁女之家專信占命者之言如謂女命有犯敗
父母家者嫁之前數日必令出居空屋中或屏居尼菴前
一夜將女裝爲乞丐攜筐捧碗步行他屋以待又相傳人
家父母有偶染時疫死者全家禁不舉哀入棺後安置平
地親屬悉避往他處三日始歸一爲不慈一爲不孝在僻
陋鄉愚無知妄作其罪已不勝誅乃竟有詩禮之家亦復
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極力勸諭大聲疾呼者也若
新婦三朝坐筵則陋習相沿已久不過卽三朝廟見之禮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已蓋是日專延女客不延男客而
稍有瓜葛之男客皆得約伴牽連而至直抵筵前並可周
覽新房主人亦不之禁若素簡齋老人所云客可與新婦
互相酌酒並可擇筵中之貌美而量洪者以巨觥相勸酬
則詢之此間矜者實無其事間有無賴少年藉口於簡齋
老人之語而稍露萌芽者卽爲賢太守所懲創而止簡齋
老人於裙履脂粉之艷談無不推波助瀾以助詩料初不
計其言之過情其詩所云不是月中無界限嫦娥原許萬
人看亦是強詞奪理並非事實也近有浙中張茂才光祿
張東馭坐筵詞七古一章頗合近時情趣勝於簡齋詩多

矣因附錄之將來或可入東甌志乘以存其實也詩云蝶
使迎賓鵲渡仙醉人風日嫁人天隔宵女伴窺妝鏡明日
鄰家邀坐筵坐筵時節難回避洞關重門聲鼎沸百部笙
歌艷曲翻兩行珠翠香風膩婦獻姑酬禮節爛分番把琰
慶團團列仙依次陪王母羣卉爭開擁牡丹酒半樂停筵
不撤新粧各換仍歸席重剔銀燈眼更明重觀寶玉心尤
惜可惜嬌鶯學舌時鄉音互異聽難知徒將平視憎公幹
那解狂言笑牧之有客徑歌將進酒主人在旁急搖手似
說當年太守賢濫觴有祭君知否筵散華堂羅綺空歸來
魂尚繞花叢向人艷述嫦娥美會詠霓裳到月宮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琵琶記

祝枝山猥談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
雜劇葉子奇草木子云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莊岳
委談云今王魁本又不傳而傳琵琶記琵琶記亦永嘉人
作近翟晴江通俗編引青溪暇筆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
誠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
得管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此陸放翁詩非劉後村也因編琵琶記用
雪伯喈之恥本朝遣使徵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記進者上
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
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雷青日札云時有王

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
而贅於太師百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
取其四王字為王四元人呼牛為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
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太祖微時嘗賞此戲及登
極乃捕王四置之極刑又說郭載唐人小說云此說見元人胡道觀
誠齋雜記牛相國僧儒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
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
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於
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蟻賢者耶按太平廣記引
玉泉子云鄧做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子蔚謂曰吾有女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弟子能婚當相為展力甯一第耶時做已壻李氏顧私利
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撫膺大哭
牛知其買已也請見曰吾父為宰相豈無一嫁處耶其不
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
則誠所本者太平廣記也今攷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
漢書注其母索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
蔡氏其亦故為謬悠與荆釵記同一狡獪歟 靜志居詩
三商則誠撰琵琶記填詞几上燒雙燭填至吃糠一齣
何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為一蒼文字之祥雖小
孩亦有如此者

荆釵記

世所演荆釵記傳奇乃仇家故謬其詞以誣巖王氏者天祿識餘云玉蓮乃王梅溪之女孫汝權乃同時進士梅溪之友敦尚風誼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愆惠之史氏所最切齒遂令其門客作荆釵傳奇以巖之既江逸志載王十明年四十六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為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

浪跡續談

卷二

五

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為十二牧其譽謬如此故史氏厚誣之按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壙誌載令人賈氏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歸我家今三十年其為世好舊媼夫婦偕老可知焉有入贅權門致妻投江之事壙誌又云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蓋即錢玉蓮也撰傳奇者謬悠其說以誣大賢實為可恨施愚山矩齋雜記亦詳辨之

甌柑

永嘉之柑俗謂之甌柑其販至京師者則謂之春橘自唐

宋邵著名東坡次韻會仲錫元日見寄詩云燕南異事真堪紀三寸黃甘擘永嘉王注杜子美詩三寸如黃金施注溫州永嘉郡歲貢黃甘查注韓彥直橘錄橘出永嘉郡甘乃其別種而乳甘為第一故溫州謂乳甘為真甘溫四邑皆種柑而出泯山又推第一大者可七寸圍顆皆圓正按今永嘉縣志泯山作泥山見物產門而山川門無此山名所云七寸圍之柑今實未見韓彥直謂吳越閩廣之橘皆不敢與溫柑齒語殊過當余嘗謂吾鄉珍果能兼色香味者惟荔枝與福橘山東之平果香味固佳而色殊淡西北之蒲桃色味俱可而香則未聞甌柑之香味可匹福橘而

浪跡續談

卷二

五

色亦不如珍品之難求全如此則不得不推荔枝為第一矣孫雨人嘗語余曰溫州夏間亦間有鮮荔枝閩中海舶因順風帶來者其價亦不貴不過一二文一顆惜用米汁水浸過其味稍差余謂吾鄉人說荔枝有一日香變二日色變三日味變之說則經時致遠無怪其味之差惟昨晤莆田人吳雲峯言海舶若遇順風由莆三日可到此不必定浸米汁讀同年朱文定集中有在溫州初食荔枝亦是一證詩云紅塵一騎輕於煙令人往憶天寶年不知浩品最下楊瓊所嗜嗟何顛嶺南差勝僅得虎未如閩中子全興化挂綠未易得

紅殼中有綠一道
如金帶圍味最美
丁孃陳紫紛

爭妍小住歐江二十日苦柑賤買不論錢東南長風海程
速三日已到莆陽船風味總及十之八已壓百果無隨肩
羅襦欲解薌澤發肌膚水雪穠且鮮摩挲愛惜始入口瓊
漿滿頰甘溢咽昔年偶讀君謨譜食指躍躍口流涎今來
東南遺瑰寶欲啗三百希坡仙世間誰能識正味身之所
至情斯遷此行直為飲食出口役足母乃偏北上猶將
示我友豈徒逐逐趨腥羶

海錯

余因將就養東甌過久客溫州者輒詢以土產海鮮各物
客曰海味有明府者為食品所常需曝而乾之可以致遠

浪跡續談

卷二

美

江西人銷售最夥坐客皆異其名余生長海濱亦未悉為
何物及至溫州詢諸土人乃知即吾閩所謂墨魚也本名
烏鰂又名烏賊兩須長如帶腹下八足聚生口旁腹中含
墨見人及大魚則噴墨方數尺皆上一罟獨厚三四分兩
頭尖色白輕泡如通草入藥名海鱈鮓其謂之明府者以
含墨噴人義同貪墨之吏耳余聞之失笑曰但言明府何
必皆貪墨此魚噴墨自隱藉以避人反因此為人所覺不
能自遁彼墨吏之消沮閉藏自謂其術甚工而不知反為
人所識破致自陷於罪網者往往類此魚矣 龜脚即石
蛤郭景純江賦石蚌應候而揚葩注引南越志云石蚌形

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江淹有石蚌賦序云一名紫薑又
本草作石蚶一名紫蚌生東南海中石上又平陽縣志一
名仙掌吾鄉謂之促蚌其花似爪爪下皮內有肉甚美惟
長樂海濱有之不能至福州余至長樂始得屢食而署中
上下內外人等皆未曾見過方相與笑詫其形更不知如
何烹製矣吾師林暢園有食龜脚長古一首如云碾碎象
瓦楞槎枒露掌指雙甲一罽開片肉隆中起色混鱗殼青
質屬石華紫薄劣扁螺同鮮脆車螯擬桃花醋潑醋芥菜
醬充旨可稱體物惟肖 海蒜即吾閩之塗筍郡志引海
族記云出沿海又名塗筍則與吾閩同其狀如蚯蚓之大

浪跡續談

卷二

美

者渾沌無首尾頭目而其味則絕美庖人不知煮法厨下
僅一閩人亦未曾見過故至今尚未得朵頤甌江雖有此
物想土人亦所不嗜即如海鰻為魚中佳品而土人不敢
鮮食必腊之而後登盤也 蠓其體而微郡志引天中記
云樂清縣新溪口有蠓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蠓其味偏
好謝靈運答弟書云前月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又引永
嘉舊志云甌江蠓黃最佳余至此每日皆飽餐之然味略
如吾閩之石蟪洛陽橋下最多不如長樂所種之蠓房其
肥美足為海錯之冠也 蚶味與吾閩相仿而質較小故
肉與血皆不能豐滿浙蚶以奉化所產為最佳杭州有之

而溫州轉無則以本地所產既充不必借才他處也然溫州府志物產門却無蚌不知何故石首魚江瑤柱西施吾隨時皆有平心按之石首魚不如福州江瑤柱不如甯波西施吾不如登萊青各府聊充常饌不足爲口福之資也

浪跡續談

卷二

三

浪跡續談卷三

福州梁章鉅撰

雁蕩

東南濱海有三山最著者天台雁蕩武夷也余於嘉慶間主浦城書院講席就近游武夷適祖舫齋尙書師亦於數月前游武夷歸互出游記相質告余曰吾夜宿天游觀曾夢由天游峯頂飛游雁蕩夢境甚奇子能爲我紀之乎適几上有雁蕩山志兩本余因假回讀而喜之今四十餘年而果遂雁蕩之游但惜不獲與吾師相質因亟記吾師之語以踐宿諾焉天台有孫興公一賦武夷有武夷君宴幔

浪跡續談

卷三

一

大龍湫

雁蕩之奇以大龍湫爲最初入山卽懸心眼問憶客秋獲觀石門洞瀑布已歎奇絕慶雲圃觀察告余曰君若觀大龍湫則石門洞又不足言矣探聞數日前道蓉舫學使經過缺此一觀殆爲陰雨之故而余銳意欲往乃從細雨滑道中與齊輩賈勇而前極思以長歌紀之惟繙閱岳經殊

少傑作自知鈍腕亦不能益晉前修訕然而止但憶素簡齋老人一首盡態極妍足以醒人心目其中段摹寫云分明合併忽分散業已墮下還遷延有時軟舞工作態如讓如慢如盤旋有時日光來照耀非青非紅五色宜到此都難作比擬讓也獨占宇宙奇觀偏更怪人立百步外忽然滿面噴寒泉及至逼近側轉復髮燥神悠然其結尾比擬云天台之瀑何狂顛此山之瀑何嫵媚石門之瀑何喧闐此山之瀑何靜妍化工事事無複筆一瀑布耳形萬千要知地位孤高依傍小水亦變化如飛仙蓋非此如椽之筆不能傳出大龍湫之全神也亟為拈出以諗同游者

浪跡續談 卷三

雁蕩亦名雁宕

唐僧一行分天下山川為南北二戒南戒至雁蕩山而盡此雁蕩著名之最古者厥後亦稱雁宕前人謂雁蕩以水言雁宕以石言是也余在山中七日實不能登雁蕩雁湖而於峯石之奇則已領畧其十之五六然大龍湫之水即由雁蕩雁湖而下茲游以此為驪珠故拙記拙詩仍以雁蕩為題而不復用宕字將出游之前二日楊子萱邑侯以施六洲元字游記見示蓋六洲嘗修雁蕩山志此即其志稿中數條至樂清日蔡子樹邑侯又以僧道融所刻雁蕩游法一小帙見示皆足為導游之資也因並記之

游雁蕩日記

道光戊申春三月接樂清大尹安慶蔡子樹琪來信請游雁蕩子樹為柳堂刺史維新之子柳堂嘗受業余門故子樹修門下晚學生禮雁蕩在其轄境甚願為導游主人先是次兒平仲丁辰由京員請假來溫省視知雁蕩近在百餘里問即擬於仲春之月待余前往而三兒敬叔茶辰以補行郡試事甫竣不數日學使者按臨例充提調皆弗克出游頗以為惡直至三月望後畢事乃令其請於巡憲隨余同往於二十三日辰刻挈兩兒偕幕中畫師馮芝巖恩溫州衛守府廖菊屏青彭同出城泛甌江趁回潮東去廖

浪跡續談 卷三

善詩而馮善畫蓬牖談藝甚懽而東風挾兩頂潮其勢甚厲行至三江口舟頗震撼幸五人者皆素慣風濤言笑自若日未亭午即抵館頭菊屏先於別舟預庖晨餐相與飽啖訖時子樹已飭役來迓遂舍舟而與積雨之餘泥淖艱險異常簸搖一時許僅行五里再進過一小橋路始漸平又行三十餘里渡沙嶼嶺嶺半奇峯錯出巖際又間有小瀑布余笑曰此其為雁蕩前驅歟下嶺入樂清縣城子樹已於郊外相迎入縣廨規模甚宏敞左右牆頭皆青山夾起氣象雄偉如人之兩額高聳用形家言相度非大府節堂不足以當之聞此間學使者過境皆下榻其中歷來聞

浙督部視兵經此亦駐節焉而大尹眷屬則僅起居於東
偏知非一官一邑所能專其勝矣子樹以盛筵相款適菊
屏帶一大鱗魚佐之遂與張燈暢飲並商游事焉

二十四日晨起雨淅淅下至午猶不止愈知今日須阻游
事正煩悶問子樹忽指到菊部謂當藉絲竹以陶寫之並
邀同城景雲圃協戎祥姚武成都府修文來陪飲讌至夜
分始散亦游山客中一別調也

二十五日晨起雨稍歇即會食登輿出縣東門三里過後
所城前明禦倭時所築也未幾雨復作行二十餘里至虹
橋午餐市廛殷賑不亞縣城飯後雨又稍霽行三十里至

浪跡續談

卷三

四

芙蓉村宿焉縣志載宋太平興國中全了法師遇西域梵
僧教之曰汝有緣在浙東海濱有花名村鳥名山者是諾
詎那尊者道場汝當於是建刹安身花名村者即芙蓉村
鳥名山者即雁蕩此地為雁山門戶所謂西外谷也

二十六日微雨濕衣不礙游事晨食後出門數里過丹芳
嶺縣志謂以地多花木故名俗稱四十九盤嶺蓋合上下
數之東上極陁西下稍坦夷也縣志載明人戴溪記云四
十九盤俯大海恍躡蓬萊臨弱水盤盡則擁出諸峯肅然
迎客冠雲披霞望之神舉亦善於形容者下嶺數里即能
仁寺宋僧全了初入山結菴於此咸平初賜名承仁寺政

和中改名能仁寺神守簡邱所奏請賜額遂為雁山大道
場我朝順治九年乾隆十九年兩經修整今俱傾圮僅
存大殿三間寺前有戴仁峯火猷峯其尖俱為雲霧所掩
寺右有曇花菴靈巖菴嘉福院並厯存舊址地上有大鐵
鑊修將倍尋廣亞之腹內有鑄字約畧可辨云清信弟子
劉仁晟謹施淨財鑄浴鑊一口捨入嘉福院永充無礙浴
室時皇宋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一月記等語或云為遙
制火猷峯者近是鑊中可容十許人夫浴室而必求無礙
真彼教語不值一笑宜為兩浙金石志所不收矣飯畢出
寺門急尋大龍湫蓋全山第一奇觀也其障曰連雲壁立

浪跡續談

卷三

五

千仞環抱里餘獨開東南一面如天闕焉路愈狹亦愈陡
同人各換坐竹兜綠錦溪西北行錦溪者湫水所經去也
且行且視有奇峯從人面起中裂如削者為剪刀峯雁蕩
之水以大龍湫為最奇雁蕩之山以剪刀峯為最奇或名
一帆或名天柱移步換形不可方物故俗或又號為八面
峯前人云造物者爭奇彙勝兩美必合信哉予于數武並
竹兜亦不易進同人皆去兜而步余亦勉從之而湫水下
注亂石間如迎客又如拒客與同人銜尾各踏亂石而行
足二分垂石外若與水相爭無一妥步遙見障端有蒼煙
狀勃勃上浮凌空飛瀉若決銀河而下至近處又成一片

蒼煙飛沫濺身衣帽盡濕憶僧貫休詩云龍湫安坐雨濛濛真通神之筆蓋長年如此濛濛非必真雨也湫前有數石柱橫卧潭邊當是諾詎那亭故址舊亦名宴坐亭即西域書所云第五尊阿羅漢觀瀑坐化處相傳其間有龍湫菴白雲菴雲靜菴觀不足亭則並故址亦不可考矣舊聞湫壁中有磨尾萬泉惟一四字與同人細心遙睇不得蹤影又憶余同年友朱文定公游大龍湫詩云諾具那蹤未易尋杜審言題猶可觀自注云壁上題名亦徧尋之不獲世人皆言此山至宋始開除張又新吳畦僧貫休外五代以前並無題詠乃杜審言係初唐人已存龍湫題名見王

浪跡續談

卷三

六

獻芝游記似文定亦目見之此乃唐蹟何以不入兩浙金石志中惜無由起文定於九京而質之也時日已過午子樹請余出山仍由官路坐肩輿度馬鞍嶺嶺凹石岳狀如馬鞍故名此嶺為分東西谷之界嶺外為東內谷東北為玉霄峯朱子所謂欲登之以望蓬萊者有黃巖洞仙人榜玉屏峯又迤東陡起者為列仙嶂履雲關鷹嘴峯紫薇嶂悉以番經之名印證之皆可望而不可即由紫薇嶂而東入靈巖山兩巖對峙作獅虎狀寺且其際則訇然中開巖巒怪石森列萬狀其前紫翠層疊爛若錦屏者為屏霞嶺其後石磴數百級折作數十盤者為安禪谷同人皆從

漬苔滑石中賈勇而登余亦扶筇捭衣強隨其後實有既竭吾力欲罷不能之概十餘息而始達其方寺僧導觀所謂龍鼻水者絕壁之下竅而為洞石龍嵌焉蜿蜒數百丈垂入龕底伸一爪據於地捲首爪旁作懸鼻狀石色紺麗而膩鼻端有小孔出泉涓涓弗息拭其鼻孔泚然如汗出腴理寺僧為言此水積冬夏旱澇不爽而不知所自來游客多掬以洗眼謂可去翳疾時余已出洞乃悔交臂失之寺僧又導尋別徑觀小龍湫則具體而微雖小其名猶遠在他瀑布之右山間好事者嘗準之云大龍湫高五千尺小龍湫高三千尺惟小龍湫之水沿崖而瀉不能如大龍

浪跡續談

卷三

七

湫之凌空飛舞千態萬狀以是為大小之分云爾徘徊久之仍回靈巖寺往返道左見磨尾橫書天開畫畫四大大字手捫其款不可得舊志謂是晦翁書果爾則何以不入兩浙金石志乎是夜宿淨名寺中寺建於宋太平興國二年重修於嘉祐七年每屆學使者出巡皆經宿其地故壁間有阮太傅師及朱文定李芝齡同年詩翰寺後為伏牛峯高數十丈殿後有大石屏豐顛削址如人額之外頰下可容數百人游客起坐其中如在堂庭風雨所不至也屏之左角有古栢一株亭亭直上其杪幾與伏牛峯巔相並子嶽為危晚餐於客堂菊屏謂不如移設屏下因肆筵暢飲

其間並商量石壁題名之式余擬橫勒洞天福地四大字用八分書下云道光戊申季春福州梁章鉅挈次兒丁辰三兒恭辰偕松江廖壽彭紹興馮懋來游主游事者安慶蔡琪同摩崖記之凡六行行八字子楹已力任其事俟回郡署書紙寄之

二十七日晨起仍會食於伏牛峯之屏下出門尋靈峯寺自靈巖至此十里而近故俗有二靈之稱路旁石壁羅列如鳳皇鬪雞靈芝雙笋諸峯若隱若現在雲霧中有應接不暇之勢遙望羅漢洞橫臨空際未易攀躋復舍輿而步躡飛磴數百級磴盡爲臺臺上穹隆周覆方廣可容千人

浪跡續談

卷三

八

本名靈峯洞以中有應真像故羣稱爲羅漢洞洞口兩石相倚爲一線天飛泉從空噴下散爲珠簾寺僧設茶竈於此相傳過客到此至誠淪茗往往成乳花何爲乳花未詳其說洞中奉大士像旁列十八應真像壁間又雜綴三百應真像他寺皆五百應真此獨三百亦未詳其說又有諾俱那像甚古舊傳諾俱那卽十八應真中之第五尊者而貫休所畫羅漢第五爲伐闍那弗多尊者恭讀乾隆御製改定羅漢讚跋第五爲跋雜逋咄尊者其異同之故亦不得而詳也右畔有一達官像又旁侍二女像前明王思任游記稱洪宗室劉允昇棄家同二女佞佛實開此

洞愚謂此事他無可攷郡志仙釋門亦無其名洪宗室者當以其姓劉爲卯金之後耳必非漢時人洞中石刻又以爲東晉人皆不可信袁簡齋隨園詩話中有一條云雁宕觀音洞最高敞可容千人坡共三百六十七級余賈勇登焉相傳嘉靖三十年按察使劉允升偕二女成仙於此塑像甚美余低徊久之下坡畱戀有口號云垂老出仙洞一步一躊躇自知去路有斷然來時無詞意恫恍而加儆薄類佻達少年所爲簡齋游雁蕩時亦是七十老翁似不應有此吐屬耳出洞又行數里渡謝公嶺俗傳爲謝康樂屐屐所經故名或又言謝公是別一人今此嶺下有謝家嶼

浪跡續談

卷三

九

皆謝姓聚族而居則與康樂無涉余謂康樂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今斤竹嶺與丹芳嶺相近此說亦不爲無因矣過嶺卽望見老僧巖一名僧拜石儼然一禿頂頭陀袈裟合掌神情畢露旁有立石如小沙彌附耳而譚者隨輿宛轉里餘猶有戀戀不忍別之狀憶余游武夷初入山時有玉女峯亭亭玉立屢轉多姿大有迎客之意此間將出山則老僧巖拱立雲際步步向人大有送客之意恰成匹對再行數里遂出東外谷至石梁洞洞口兩石相倚水自石出石梁橫跨其間緣石梯而上躋禮佛壇有三石佛巋然若萍間若相次而行又若比肩而語不知其高幾百仞

也午刻至大荆借居守備官廨中會稽章一亭守府來
謁並饋盤餐是日山行僅六十里至此為東外谷亦雁山
之門戶也茲游事至是而畢卸裝既早因出筆硯為蕪屏
將旬口所游歷各景次第開列以供作日記之需復屬芝
巖將所歷各峯寺亦順其前後排次一稿以為畫長卷之
粉本適恭兒以紀事七律一首呈閱詩云難得良游盛事
弁雁山容我雁行明安輿雲際盤盤轉綵服春深緩緩行
自古登臨無此樂幾人仕宦有閒情能詩能畫皆仙侶
屏芝 况復淵源沆瀣清 謂子 丁兒旋以和恭兒韻詩呈云
循咳敢說二難弁讓爾班春綵服明雁谷東西周覽徧龍

浪跡續談 卷三

十

湫大小等閑行濛濛煙雨皆詩畫歷歷峯巒各性情更喜
導游鄉彥好莆田一派話來清子樹本闕產由甫 田忠惠公分支二詩皆
能真切不屑屑於模山範水均可存也

二十八日因是日道里最長黎明即起晨食後由大荆進
發至石濤行館小憩過清江渡泛小舟於巨浸中久之始
達彼岸午後至虹橋飯於來時舊館是日多跨海塘而行
極望煙波浩淼島嶼滌洄自非海上名山又焉得兼此壯
觀乎飯後又行三十里始回樂清縣城幸城中有燈火來
且竟日暄暑塗潦已乾否則肅肅宵征不免拖泥帶水

二十九日早起會食畢即出城子樹送至城外而別循舊
路達館頭行館中已備午餐未刻登舟潮尚未平而東風
甚大因即掛帆西發一時許已抵郡城遂入署與家人述
山中游事家人向余索詩余愧無以應之每憶輿中盛有
作詩之意而多為貪看峯巒所誤因思此山晚出前人名
作寥寥惟近人如勳簡齋前輩李石農師朱文定公李芝
齡尚書各有詩則詞意兼美實足駕前賢而上之每讀新
志所錄益為之閣筆回郡齋後又矻矻以日記為事更無
暇火速追述回首生平所歷名山不一而足皆有詩紀之
獨於雁蕩不畱一句未免山靈笑我老衰乃勉成長歌一

浪跡續談 卷三

十一

首不追景而專紀事且笑語人曰此余之禁體游山詩也
亦藏拙之一端云爾詩云三十二歲登武夷七十四歲陟
雁蕩平生浪游老不衰俯仰名山且自壯五月郡齋頗刺
促一卷岳經久想望入春做裝期屢遷刻日登舟興自旺
熟聞永嘉山水滋獨此當時非輩行謝客開山所未及居
然游福與之抗謝公嶺本別一謝耳食附會殊孟浪謂康
由斤竹瀾過嶺是雁蕩之
外戶並未入山故無詩惜無同懷客共登此語分明寄
遙悵茲山融結不知始土石填塞孰疏創想自洪荒開闢
餘千年泮水所演漾高下塗泥漸剔除玲瓏山骨始與曠
豁光諸色佛面目一重一掩鬼疇曠山靈遲久不甘鬱天

公施設或過當巖泉浩浩太古聲煙雨濛濛無盡藏探奇
只要探驪珠紛紛鱗爪非所尚同儕詫我腰腳好人所到
處都不讓二兒扶侍一笻穩但飭門生省供帳馮工繪事
廖工詩二客能從亦凋儻寫景何如紀事真枯吟懶畫壺
盧樣山中七日即游仙草草出山神已暢

附錄次韻各詩

余作紀游長歌於回郡齋後始脫稿而次韻各詩已承陸
續見示茲皆附錄於拙詩之左仍以同游者居前不同游
者次之比年永嘉風雅亦甚寥寂矣或藉此以引其端且
增余詩事也

浪跡續談

卷三

七

次兒丁辰和韻云我曾飽探山水窟桂林陽朔恣莽蕩五
載縮塵殊混人嘗回東南情已壯東顧省視本名區况有
名山森在望側喜高堂鎮康疆飲酒作詩神並旺九州涉
八嶽游三家大人有九州涉一時名流執單行游山尤矜
濟勝具游福要與謝公抗扶筇便指雁峯頭擊舟先泛盪
江浪樂清大尹殷導游偏教阻雨作惆悵笙歌徹雲雲不
開冒雨游山轉奇創入山首探大龍湫萬丈蒼煙半空漾
靈巖靈峯遞相接伏牛障下最清曠昂藏卓立老僧軀與
秘冥搜山鬼臙移步換形真真測誰錫嘉名愜心嘗拄杖
頻聞擘磬聲安輿穩度崖巖藏如斯樂事關天倫何必清

流慕臺尙他鄉舞綵世所覽仕路先鞭我甘讓衙齋三月
極酣嬉話雨山中更連帳隨草隱約甘澤話循咳邂逅佳
游儻山中世上底須分七日千年同此樣怡神何必山樂
官題詩直擬神人暢

三兒恭辰和韻云簿書期會真困人荏苒三春負駘蕩乍
聞游山有成約雖未出門心已壯出門况是循陔樂海上
神山突在望神山可望且可即雁行攜手興愈旺官場快
事那有此山中父兄自輩行陶公門生巧相值簋與迥異
塵容抗蘇公二客恰能從脫畧形骸恣謔浪我本郡子須
行春近游並無越境悵漫學右軍五馬出敢同謝客開山

浪跡續談

卷三

七

創憶昔侍游粵嶺西玉簪律翠羅帶漾桂林陽朔奇更奇
倚天拔地與復曠時方應舉事估嗶那有詩心刻肝臍茲
游殆未可無詩隨車之雨亦恰當連日陰雨聞農所隣耳
目不暇給吟腸空似轉輪藏引我入勝大龍湫送我出山
大和尚謂老貫休之偈舊所熟周邵之圖肯多讓已囑馮
圖伏牛峯前石爲天羅漢洞中雲作帳壯觀還兼遊海外
歸路循海移時已卜重來儻可日內督部巡閱遊歸依舊
帶而行移時已卜重來儻又須到此遊歸依舊
案牘重坐衙齋理官樣但喜高堂腰腳強遙言游子心
神暢

蔡子樹和韻云海上名山在吾境習聞南戒盡雁蕩山巔

十里開平湖飛猿難上心空壯駕言就道問村花芙蓉大
小森在望四十九盤高入雲登雲頓覺心神旺攝衣聯步
踏蒼蘚渾身汗流氣行行能仁鐵鑊委荒烟破碎難與火
峯抗盤紆險徑到龍湫萬里長風吹雪浪九天王龍噴珠
玉霏衣法雨何須帳馬鞍嶺外現靈巖安神幽谷伊誰制
洞中鱗甲破天飛窗前鸞鶴隨雲漾五老相迎淨名寺
清洞古兼與曠更闊靈峯一綫天刻開山腹空肺腑大士
應真錯雜陳乳花似滴危無當半空高架玉虹腰獅吼滾
吟環法藏殷勤迎客復送客雲際相隨一和尚遙寄恣異
出天然海內名山詎多讓非公游興老更濃連日藍輿隨

浪跡續談

卷三

西

絳帳小子喜託龍門後拘牽吏事慚做儻一年守土未嘗
來風塵僕僕愧依樣山中七日幸追隨出山猶覺情懷暢
廖菊屏和韻云公與山水有奇緣歷數游蹤恣豪蕩九州
涉八嶽游三勝人腰腳老益壯重尋舊夢來東甌雁蕩名
山近在望探奇竟勝快登涉津津道之興愈旺招邀伴侶
結同游主客彬彬我行行公偏畧分更紆尊粗官竟許分
庭抗五人共濟一葦杭乘風直破三江浪頂陰老雨紛迷
離勝守衙齋作周張陶公藍輿蘇笠屐開自古人非我創
茲山奇譎莫能名水飛石怪雲游漾龍湫瀑布龍鼻泉耳
目驚駭心神曠俗塵十丈苦久積且吸清流洗肺腑百一

奇峯出一巖象物呼名悉允當造物何年巧施設包孕山
靈誇寶藏劉家父女此倚僊想見前賢志高尚欲買青山
與結隣塵緣未了姑相讓回頭雲鎖芙蓉村歸來夢繞梅
花帳讀公贈我扇頭詩文采風流真個儻倡吟不屑畫豈
盧紀游我亦翻新樣出山可惜太匆匆七日生還情未暢
馮芝巖和韻云我生癖嗜畫山水聊借烟雲寫浩蕩可惜
五嶽未一登拈毫難稱胸懷壯今年浪跡來東甌海上名
山喜在望忽聞仙侶訂游事傲裝頓覺精神旺扁舟一葉
載酒輕達官詞客分輩行山林綠重意氣合荷衣竟與簪
纓抗底事天公起妬心直向江神爭急浪詰朝冒雨強登

浪跡續談

卷三

五

臨烟霧迷漫倍惆悵隨車之雨亦自佳一幅畫圖自天創
嵐光變幻渺無端最好龍湫半空漾瀑布高從峯外懸纖
埃不染生空曠遠峯隱約現螺髻石骨玲瓏透腑臟清奇
濃淡無不有天工施設誠各當愧我鈍腕未能描摹負山
靈開寶藏歸來讀公詩與記真覺丹青無以尚即使廷凝
再世生見公妙筆亦須讓何時買山作小隱日取烟霞作
供帳平生屐齒隨地多如此奇緣遇亦儻便面何妨縮本
摹長綉要仿前賢樣微名或附驥尾傳學詩也許蟲吟場
子萱邑侯名炳永和韻云先生示我雁蕩詩境界清微
竟弄蠅頭便面楷法工七十四叟腕力壯我困簿領夫

從游東城空殿近可望是日細雨輕塵杜鵑開徧春正
旺肩與扶鼻有門生子弟鬪鬪非行行古蹟指點按畝經
老僧微笑塵容抗最奇絕處大龍湫瀑布齋淪走雪浪我
昔南詔曾打包僻壤好山憶惆悵邊陲無人錫嘉名造物
有心吝開創公之開府粵嶺西奇峯聳秀水清漾倚天拔
地紛呈材洵柳州記與曠飲茶故自搜奇腸摘蔬亦許
就夢臙浮烟漲墨都刪除但探驪珠語至當善哉廣長本
無舌不容擱入蓮花藏浩浩太古見胸次即以詩論無以
尙吮毫紀事如這這老筆直教謝客讓歸來一燈倩畫師
卧游好寫青綾帳山中七日未匆匆子猷乘興信偶儻不
浪跡續談 卷三 去

入耳八音暢

似時賢山水滋描摹面目鞋底樣讀罷恍聞山樂官鶯韶

孫兩人學博名何元永嘉縣學教諭和韻云溫郡夙稱好山水勝境

相沿推雁蕩冷官居然銓永嘉身猶未到心先壯相隔不

過三日程欲往游之引領望同鄉卻好遇徐公酣飲耽吟

神氣旺舊好徐君飛濤幕游在溫曾約伴同游我亦當時腰腳強恃強欲混

少年行深入不慮煙雲迷直上思與猿鶴抗忽因官事阻

游蹤誤聽旁人語謔浪時有戲言賦守不便輕離者因登不果往其實閉曹不必拘也

臨敗興意索然擬作詩詞寫惆悵傳說游山須勇往莫定

想始何人得此清閑地空曠開闢難窺造化心神奇別出
仙靈藏成形惟竹謝雕琢錫以嘉名咸曲當不圖仙境在
人間幻出莊嚴大寶藏質樸常存太古風金碧輝煌全不
尚分無眼福甘守株卽有佳招亦退讓癡想聽詩叟有知
聞峯有句勾引夢魂來紙帳今幸快睹紀游歌掾筆描摹
倍似儻承貽便面日吟哦如見廬山真模樣游舊事更讀
新詩風生懷裡情交暢

朱夢九大使名錫齡永嘉場大使和韻云浙東古稱名山二天台之

外惟雁蕩惜我緣淺未能登聽公傳說精神壯此山百有

二十峯畫屏翠黛遙相望變幻千端形象奇迷離五色神

浪跡續談 卷三 去

光旺諸峯羅列似兒孫位置高低分輩行別有龍湫開大

觀從天直下勢莫抗如雲如雨又如煙迸瀉寒潭成巨浪

謝公未到應長嗟李杜無詩亦堪悵惟有我公福德兼解

組閒游境獨創曾經泰華過衡陽直自江湖湖漢漾平生

歷盡好山水到此尤覺心神曠手攀日月豁雙眸口嚼冰

泉滌五臟年過七十腳愈輕日著千言語悉當尋幽直上

最高頂論詩別具法眼藏二蘇辭按來趨庭德星忽聚頂

堪尚太守花間左右扶清輿萊彩豈多讓既招詩畫客同

舟還有門生隨絳帳父子兄弟共登臨賢主嘉賓盡僑儻

似此佳游世所罕果然平地神仙樣更讀諸家唱和章繼

聲頡覺情懷暢

長女筠如名蘭省歸前溫州郡丞祝普慶和韻云我家居與武夷鄰未登

武夷况雁蕩今年重作東歐游高山仰止心先壯永嘉名

勝許飽探不堪草草回頭望循陔幸隨予季後共喜高年

神采旺華裝聯襟頗不寂三家兒女榮成行客冬與平仲弟寄望休各

同求攜兒女張園曾園已日涉三生石更飛霞抗江心寺接六

胡雲掛峯亭俯春江浪正誇游事關游福匆匆又起驪歌

悵時以家事時返浦城忽聞鈞天震羣耳柳記韓歌並奇創摹寫龍

湫烟霧寬想像惟湖雲水漾一百二峯離復合五十四巖

與亦曠卓立都成佛相耀恢奇盡扶山靈臚神工鬼斧始

浪跡續談 卷三

何年移景換名塵不當使我目駭兼神馳望洋如入波斯

藏所惜山中少磨崖物以罕珍彌足尚杜審言字半有無

朱晦翁題孰揖讓最笑劉家父女癡千年苦守觀音帳東晉劉允升攜其二女終真於此今有像在觀音座側非仙非釋定何物蹤跡如斯

豈憫儻我不能游尚許吟胸中自有名山樣他年倘獲登

武夷詩心定比今番暢武夷九曲舟中可坐而至不似雁

一侍

三子婦婉蕙名美和韻云春閨畫長一事無忽聞高堂說

雁蕩閩中分無出游緣雖不能從心亦壯憶從梧江達離

二丁酉冬日曾隨夫子由披圖日對黃公望倚天拔地森

江粵東抵粵西節署省視

在眼蓬窗益增吟思旺桂林巖洞曾飽探如坳屢結姊妹

行五年眼福冠平生玉簪羅帶紛揖抗移官忽轉衡湘帆

浮家更泛洞庭浪從此江湖繫夢思但拈詩筆增惆悵長

江浩浩帆席輕大編我我畫稿創岳陽樓上暑若秋黃鶴

樓前江合濂吳楚平連一水通金焦直接平山曠年來時

事多變遷似要詩人換詩履半年隨宦來東既永嘉山水

尤愜當孤嶼突兀回鶻奇始知造物無盡藏雁蕩迨迨姑

舍是日讀圖經亦足尙何物當年劉允升枯寂山中我甘

讓黃鍾高唱填笈隨莫笑燕吟出寒帳仙山或許隨宦過

天姥豈徒夢游儻名山自來資美談和詩我要翻新樣曉

浪跡續談 卷三

窗竹聽山樂官也堪宴坐心神暢

丁芝仙女史名善儀和韻云閨中夜雨味寂寥讀公

游記信跌蕩放舟不畏風浪狂蛟龍壓伏詩瞻壯館頭早

發登肩輿涉嶺奇峯慙望巖間亦有瀑布飛龍湫前驅

春水旺雨工阻游且張樂假師鬼儡等輩行天然台拍山

樂官下里巴人竟難抗西域梵僧東海綠芙蓉托鉢游非

浪語詎那尊者道場遺跡莫尋空惆悵四十九盤諸峯排

能仁古剎天水創浴室何須無碍求古井波瀾戒輕漾八

面峯際若不一一峯一轉輿兼曠宴坐有亭雨濛濛聽詩

以合滌腑臍龍鼻泉可去眼翳仙真游戲語或當天開圖

畫何人鑄惜哉未入金石嶽迎客送客太匆忙笑煞雲中
一和尙何如武夷玉女峯游屐踏遍不相讓我公七日山
中任一記直可作詩帳山水刻劃多名家自慚弱筆少凋
儻山靈有知應一笑道大謔小亦新樣即日隨宦縱游覽
訪異搜奇更酣暢外子移官石浦應道出雁蕩也

良跡續談 卷四

三

浪跡續談卷四

宮僚雅集杯

福州梁章鉅撰

余官都中時曾承紀文達師召飲談及康熙間有宮僚雅
集酒器十事彼時十人各製一具分守之今不知入何人
之手此器既分製有十斷不至盡行消磨屬余與及門便
中物色焉前數年始聞富海帆督部家藏一具曾致書詢
其梗概時海帆方撫浙復書言此杯爲那文毅師所賜每
杯底各有題名最大者爲睢州湯公最小者爲新城王公
想當時以酒戶之大小分屬之製造古雅其光黝然擬卽
仿製一具寄贈仿製不難惟杯底題名係於白銀上作黑
字歷久不滅此間銀工尙未得其法容稍遲報命云云未
幾而宦轅分移杯亦不至余且久忘之矣今冬就養溫州
與孫雨人學博晤談乃知雨人處亦得一具亟向索閱則
與海帆所述正符蓋以白金作沓杯合重二十八兩外界
烏絲花草內鑄諸公姓字里居旁鐫宮僚雅集四字以量
之大小爲次首湯斌字潛菴河南睢州人沈荃字繹堂
江南華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隸清苑人次王澤宏字昊
廬湖北黃岡人次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霖字
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張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次李錄子

字山公順天大興人次朱阜字即山浙江山陰人次王士禎字阮亭山東新城人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十人中如湯文正公沈文恪公張文端公王文簡公人人皆熟知其名此外六人如郭棻耿介均為順治壬辰進士王澤宏為順治乙未進士田喜霽為順治辛丑進士李阜李錄子均為康熙庚戌進士名位皆在顯晦之間轉因此牽聯以傳則古人驥尾青雲之喻良有以也兩人言此器為其先侍御頤谷先生所得當時里中詩酒之會必舉此杯以抗葦蒲梁諫菴二先生為大戶各有詩余家寶此蓋數十年云適十二月十九日楊子萱蔡子樹二邑侯招同人集張

浪跡續談

卷四

二

鑑湖觀察如園中借此杯傳觀而傳飲之余是日有詩云煩陰老雨久迷離覓得晴朝慰所期巧借蘇公生日酒來尋謝客舊時池小園合讓歸田築園為張觀察歸田後所築勝蹟何妨擇地移消受名賢好杯筵歲寒此會可無詩第七句即詠此杯也翼日雨人復以所刻清尊集見示則吳子律廣文衡照汪小米舍人遠係及兩人此題佳篇咸在焉余因之忍俊不禁別為五古以答兩人云名流作雅集或傳或不傳此杯奚足多重在姓字鑄當時十君者一一官僚聯酒戶有大小杯亦隨差肩潛菴實領袖名德當開先漁洋杯獨小翻疑最少年華亭與桐城聲望齊凌煙餘亦卓犖徒

風雅相牽連經今百餘載家世多推遷後塵景芳躅神往就籌邊君家幾何時得此封酒泉武林盛者彥風采殊躡躑人新物則舊事往情彌鮮頗聞樽簋間擊鉢多名篇豪飲復豪吟何論名位偏轉笑漁洋集此題俄空焉吾曹生愈晚感故兼懷賢良辰追古歡摩挲亦良緣願君慎守寶靈光同巋然引滿為君壽當歌賓初筵 按此器除孫雨人處現存一具合之富海帆處一具皆鑿鑿可據昨次兒了辰從京假旋省視述及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處亦有一具曾屢飲之則今海內實已有三具想此後亦必有續出者特未必皆屬當時物主耳余正擬召匠仿製兩人來

浪跡續談

卷四

三

函云道光丁亥杭州張柳泉太守曾來借觀並命銀工仿為之作手不精未免有玷斯器竊思此杯之可貴重在於時共飲此杯之人今即用黃金為之亦無足取況今日之銀工如朱碧山者亦何可得若不能得廬山真面刻畫無鹽徒滋後人之疑似不如省此一番製作也其言頗為有理因附記於此

小滄浪七友杯

余初意欲仿製宮僚杯以孫兩人之言而止而溫川銀工極欲獻技且言白質黑章亦所優為恭兒為請曰何不姑試之仿其意製為小滄浪七友杯亦傳家之一器也余諾

之益余爲蘇藩時與陶雲汀中丞師有小滄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歲生既合繪成長卷又勒石於滄浪亭諸同年皆張之以詩其事益喧播人口爲江南佳話且壽諸貞珉矣今若鑄成銀杯則金石之綠更當傳之不朽因與恭兒商量鑄式官僚杯係海棠樣茲改爲六角沓杯間用烏絲花草仍以酒戶之大小爲序各鐫名於杯底首安化陶文毅公樹元和吳棣華廷琛次之涇縣朱蘭坡璋次之余又次之寶應朱文定公士彥次之吳縣顧南雅菴次之華陽卓海帆秉恬殷馮小滄浪者江蘇撫署東偏之池館也七友畫卷藏余家七友圖石在滄浪亭五百名賢祠之左廡

浪跡續談

卷四

四

壁此集在道光戊子己丑間迄今已二十年存者惟蘭坡海帆及余三人而已焉可以不記杯既成乃系以詩云我懷小滄浪水石猶清妍我憶七友集當時半華顛中天落落小聚星盛事獨許江南偏行藏出處不一致天涯邂逅如飛仙陶公偉軀最大戶小飲亦如鯨吸川祇今樹立重南國文毅之謚非唐捐棣華風雅軼流輩能詩能飲情彌鮮中間仕宦稍不達詩詣已到三唐前蘭坡憤以書下酒醅顏自摩腹便便我亦眷此杯中物連林談藝時渙然詠齊南雅各志氣飛騰醅酌常羞肩尙書風采肅朝右學士疏草喧中邊海帆獨不勝酒力但矜瀟灑宗之年人生聚

散會逢適博沙放手亦可憐匆匆廿載如電掣七友俄剩三人焉海帆相業在鐘鼎蘭坡著述多巨編獨我德功兩不立主恩未報慚歸田相望南北幸健在相見何日團初筵一杯聊似鴻爪印追計後來傳不傳但比康熙之間官僚雅集器煌煌名榜後起何必輸前賢

老饕

余酒戶不大而好爲豪飲家本貧儉而好講精饌每讀孟子飲食之人語輒爲汗顏然歷觀古近之人不好此者蓋鮮坡公詩我生涉世本爲口乃眞實無妄之語非俗流所可詆譏也惟性不佞佛而雅不喜殺生半生宦跡所經於

浪跡續談

卷四

五

吳中之滄浪亭桂林之五詠堂皆舉放生之會近年於脚魚水雞黃鱔白鱔諸物皆不入廚下又與坡公岐亭詩旨正合所愧者仍不能不察於雞豚耳中年以後每作詩多自稱老饕往往爲家人所笑余謂老饕字見用於坡公宋人詩中亦屢見夔孺閒評引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蘇東坡作老饕賦蓋眉毫耳毫皆壽徵老而能健飲健啖則亦壽徵故諺連類及之余以懸車餘年就養子舍養非一事可竟而以飲啖爲大端孟子言曾子養曾皙卽以酒肉爲養志之徵後世亦何嘗有以老饕笑鄰國公橋梓者哉惟左氏傳稱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

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饗養注貪財曰饗貪食曰饗蓋分注飲食貨賄二義玉篇亦同今人於饗字似皆誤用以貪食為饗則絕無他文字可證蓋自坡公以後皆不免沿訛至今耳

精饌

先太父天池公嘗語人曰古人之講求精饌者非徒以狗口腹之欲蓋實於養生之道為宜人不能一日離飲食若所入皆粗而不精即難免有損而無益故鄉黨言食不厭精膳不厭細朱子注云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蓋聖賢於飲饌之事亦無不以精粗為養人害人之分也先

浪跡續談

卷四

六

大父年至八十猶健飲健飯七十餘歲時每飯後猶必稍習鉛藥之事常曰飽食終日無所用也甚有礙於榮衛故藉此以消導之稍後則目力腕力俱差飯畢猶令人扶掖徐行百十步最後並腳力亦差亦必與人對奕一局曰飯餘必脾倦縱不能勞力以疎通之亦必須勞心以運動之家雖貧而烹飪必致精故先資政公及先叔父太常公多方侍奉時親戚中有陳甥者頗工烹調專倩之入廚下先大父每食旁無陪侍清酒不過三巡嘉肴亦不過三簋然不喜以宿物復進畢即以分賜孫曹余時方髫髻最承慈愛每賜獨多次則曼雲兄此外諸孫則有間矣余家本寒

素而講求飲饌者惟先大父一人五服周親凡百十人而享大年者亦惟先大父一人而已自余入仕途所見師友中惟孫寄園師黃左田師石琢堂先生及董琴南觀察四人最精烹飪而皆享大年琴南至今尚健啖如昔聞詢余曰世言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此話究出自何典余按明道雜志載錢文穆公云云老學菴筆記亦載諺云云而不知魏文帝詔語云三世長者知破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實此語所由來困學紀聞嘗引之

東坡肉

今食品中有東坡肉之名蓋謂爛煮肉也隨所在廚子能為之或謂不應如此侮東坡余謂此坡公自取之也坡公有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浪跡續談

卷四

七

食祿

宣室志云李德裕分司東都嘗召僧問休咎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慘然曰我昔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兒數十迎拜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識此未嘗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靈武帥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曰吾不食之耳

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未幾貶汝荒蕪按俗以此事
又誤屬之呂蒙正謂當食葛羊而晚達不及食之僅挾其
目爲羹一啜而卒則無所據也近人又傳朱竹垞先生喜
食鴨一日病中夢游一園園後推門入有一大池池中養
鴨無數問池邊叟曰此鴨屬何家叟曰當盡以供君食耳
未幾病愈又數十年病中復夢至其處宛然舊游地則池
中僅存兩鴨復問人曰前此池中鴨甚多何以今僅剩此
則曰蓋被君喫完矣嗒然而醒從此勅家人永不食鴨越
日有出嫁女從遠鄉來省病者知老人素喜食鴨攜兩熟
鴨來獻先生嘿然不數日逝矣此與李文饒事頗相類因
浪跡續談 卷四 八

類記之

酒名

今人嗜酒者稱酒爲天祿憎飲者又呼酒爲黃湯不知古
人但稱杯中物無咎無譽最爲質實余生平屢戒飲而屢
破戒憶事類合璧中載吳衍戒飲阮修以拳敲其背曰看
看老逼癡僕忍斷杯中物耶此語若預爲我捧喝者勸車
以後遂止不戒且無日不與酒爲緣按陶淵明詩云天運
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孟襄陽詩云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
名杜老詩云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又云忍斷杯中物
祇看座右銘高達夫詩云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

外名知自古名流皆不能忘情此物者故口吻如一非必
有故實相傳也

燒酒

燒酒之名古無所攷始見白香山詩燒酒初開琥珀光則
係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謂之汗酒李宗表稱阿刺
古酒作詩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當十味且濃則真今
之燒酒矣今人謂之氣酒卽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燒酒而
以高粱所釀爲最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爲
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嘗聞外番人言中國有一
至寶而人不知服食卽謂高粱燒酒也並教人服食之法
浪跡續談 卷四 九

須於每夜亥子之間從朦朧睡夢中起服此酒一杯以薄
肴佐之服畢仍復睡去大有補益余以仕宦勞碌之身亥
子間未必都能就枕且溫酒庀肴起居扶持亦難得此恰
當之人適山左有屬令授以夜半服燒酒之法製一小銀
瓶略如洋烟壺口用螺絲轉蓋以暖酒灌滿懷於汗衫兜
肚之夾裡酒可通夜不涼兼以小銀盒貯薄荷置於枕側
夜中隨起隨服隨服隨寢不煩人力而恬適自如最爲簡
易余自山左卽如法行之迄今將二十年凡遇知交卽以
此法語之信從者亦衆每當寒宵長夜服此尤有風趣非
他家羊羔會中人所知也

紹興酒

今紹興酒通行海內可謂酒之正宗而亦有橫生訾議者其於紹興酒之致佳者實未曾到口也世人每笑紹興有三通行皆名過其實者如刑名錢穀之學本非人人皆擅絕技而竟以此橫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傳州人口音實同鳩舌亦竟以此通行遠邇無一人肯習官話而不操土音者即酒亦不過常酒而販運竟徧寰區且遠達於新疆絕域平心而論惟口音一層萬無可解刑錢亦究竟尙有師傳至酒之通行則實無他酒足以相抗蓋山陰會稽之間水最宜酒易地則不能為良故他府皆有紹興人如法

浪跡續談

卷四

十

製釀而水既不同味即遠遜即紹興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所販愈遠則愈佳蓋非致佳者亦不能行遠余嘗藩甘隴撫桂林所得酒皆絕美聞嘉峪關以外則益佳若中土近地則非藏蓄數年者不堪入口最佳者名女兒酒相傳富家養女初彌月即開釀數罈直至此女出門即以此酒陪嫁則至近亦十許年其罈率以綵緞名曰花雕近作偽者多竟有用花罈裝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罈以輕為貴蓋酒愈陳則愈縮斂甚有縮至半罈者從罈旁以椎敲之真者其聲必清越偽而敗者其響必不揚甚有以小錐刺罈出好酒而以水灌還之者觀其外依然花雕而

一文不值矣凡蓄酒之法必擇平實之地用木板襯之若在浮地屢搖之則踰月即壞又忌居濕地久則酒味易變凡煮酒之法必用熱水溫之貯酒以銀瓶為上瓷瓶次之錫瓶為下凡酒以初溫為美重溫則味減若急切供客隔火溫之其味雖勝而其性較熱於口體非宜至比人多冷呷據云可得酒之真味則於脾家愈有礙凡此皆嗜飲者所宜知也 今醫家配藥用酒必注明無灰酒僉言惟紹興酒有灰近聞之紹興人力辨紹酒無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將瀉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語似可信

滄酒

浪跡續談

卷四

十

滄酒之著名尙在紹酒之前而今人則但知有紹酒而鮮言及滄酒者蓋末流之釀法漸不如其初耳阮吾山謂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云云試思酒至十年雖凡酒亦未有不佳者何必滄酒耶相傳滄州城外酒樓皆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醉去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亦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傾潑門外河中水色漸變以之釀酒味芳烈勝他處中間僅數武過此南北水皆不往滄酒之得名以此劉紫亭鳳翔為阮吾山述之甚確載在茶餘容話余初次由運河舟旋過滄州至村中極意訪

之始購得一壺歸飲之果佳此後屢過其地則皆飭僕往沽無一如前味者矣

浦酒

浦城土物以紅酒爲最浦人最珍惜之餉客以此爲敬然三巡後必以他釀易之謂此酒性熱不宜多飲其實不盡然乃惜酒之故也余僑居五年始得暢飲浦人言此酒不能移動稍易地即恐變味然余官粵西長女筠如自浦來署省視途經三千里時閱兩月餘姑帶此酒一罈到日發之甘美如故益亦初意所不及料也酒色如琥珀真所謂色香味兼之者若能於釀時即選泉加米復貯至十年恐

浪跡續談

卷四

三

海內之佳醞無能出其右者矣

燕窩

燕窩出廣東陽江縣最多或云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或云海燕啄食螺肉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暫息小頃又銜以飛人依時拾之聞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最難得可治小孩痘疹白者愈癩今閩廣入貢者鮮白無纖翳云係人力折製所成非天然如是也吾鄉許青巖方伯松信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遠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船養小猿之善解人意者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木躡崖盡剝

塞貯囊以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估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即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黠者將果餌傾囊置筒刺塞滿囊往返數四尤爲便捷此一依值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許謹齋黃門志進每晨起用燕窩合蔗漿蒸食之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可終日不溺云

熊掌

熊掌味洵美余在甘肅會同時購得十副以兩副寄福州家中聞家人不知製法過夏遂爲蟲蛀盡不堪用矣記得茶餘客話有一條云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以布纏煮熟

浪跡續談

卷四

三

或糟尤佳景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豆腐

余每治饌必精製豆腐一品至溫州亦時以此餉客郡中同人遂亦效爲之前此所未有也然其可口與否亦會逢其適並無相傳一定之方前閱宋牧仲筠廊隨筆載康熙年間南巡至蘇州曾以內製豆腐賜巡撫宋學且勅御廚親至巡撫廚下傳授製法以爲該撫後半輩受用

借當時不將製法附載書中近閱隨園詩話亦有一條云
詩戟門觀察招飲珍羞羅列忽問余曾喫我手製豆腐乎
曰未也公即着積鼻裙親赴厨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盤饗
盡廢因求公賜烹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
歸家試作賓客咸夸矣卻亦未詳載製法想隨園食單中
必觀縷及此手邊無此書容再考之惟記得所最忌者二
事謂用鋼鐵刀切及合鍋蓋烹也

麵筋

今素食中有麵筋若得佳厨精製之可與豆腐同稱佳品
惟烹製之難亦與豆腐同余在桂林時厨子最精此味以

浪跡續談

卷四

五

餉同人無不詫為稀有而吾鄉人多不食之家尤相率
戒此詰其故則以店中製麵筋者率以兩足底端之此誠
不能保其必無若係家厨自製則斷無此弊此物自古即
重之夢溪筆談云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溜盡柔麵
則麵筋乃見鍊鋼亦然老學菴筆記云仲殊性嗜蜜豆腐
麵筋皆用蜜漬近人一斑錄中亦有製麵筋乾一法亦雅
人清致非俗子所知也

不食物單

隨園食單所講求烹調之法率皆常味蔬菜並無山海奇
珍不失雅人清致余由舉儉起家更何敢學製食單徒取

老饕之謂而怡有生平所深戒及所深惡者列為不食物
單聊示家人兼飭厨子以省口舌之煩云

牛肉

犬肉 以上兩物係守祖戒十數傳至今別房

水雞 一名石鱗一名骨凍亦名烏皮惟南 脚魚 廣西

有極大者 白鱸 黃鱸 以上四物皆 鯉魚骨 一稱

名曰山 晚質甚潔白而了無餘味可尋徒借他物作羹

則同 其價甚昂故厨子後為珍品因之有偽為者其

雞蛋湯 排骨 香腸 雞捲 鐵雀 以上皆

葛仙米 產自廣西而通行於各省余在 百合 揚州人

之其味畧苦余 蕁菜 此江浙雅品不食之亦免 黃

浪跡續談

卷四

五

瓜 比人最嗜之新出 金瓜 最毒聞取絕大金瓜藏貯

紅蘿卜 香椿 延荈 鍋渣 以上皆

福州梁章鉅撰

東甌王始末

東甌之名起於東甌王而東甌王之始末人多不攷未免
數典而忘其祖惟樂清施六洲元亨釋未集中有東甌王
辨異一篇考訂至為詳晰將來當人志乘因附錄於此云
東甌王搖姓騶氏夏裔越王勾踐七世孫越亡王以遺民
徙東甌用其先世生聚教訓法自君其國變鱗介為衣冠
甌人懷之故王沒而廟食百世王於史無特傳而散見於
史志或以王為甌陽氏或以為顧氏皆非也其曰甌陽氏

浪跡續談卷五

者越自無疆滅於楚楚封其子於烏程甌餘山之陽曰甌
餘亭侯子孫因以為氏蜀江甌陽氏其裔也然越子孫受
封者惟甌陽亭侯餘則散而南遷如臺志所謂保方城山
者不一于獨來東甌故氏騶不氏甌陽而郡志謂世守其
祀者亦為甌陽氏昔人謂其後世與蜀江通譜理或然也
曰顧氏者夏裔有封顧伯者子孫以國為氏海甯顧氏其
裔也惟謂顧伯之後周時世王東甌傳聞異詞未可深信
大抵王既貴顯故族類多授之耳且甌陽譜以王為無疆
七世孫顧譜謂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年亦非也
王壽百六十歲史記越人勇之言可證越自勾踐五世至

無疆當顯王三十五年為楚所滅歷百一十八年為漢高

元年王從諸侯伐秦又四年從漢高滅項封海陽侯又十
年為漢惠三年都東甌又三十八年為漢景三年東甌亡
史記叙王都東甌下即云後數世亡是王當卒於漢惠時
顧譜謂王卒於封王年頗與史合自越亡至漢惠三年纔
百四十二年則無疆滅時王年已十八矣安有同時之人
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當為無疆孫否則從孫輩耳至謂
其父生赧王時其間纔八十年更可無論矣王之從諸侯
伐秦也談者謂秦廢越為郡縣故伐秦其從漢高伐項也
謂以伐秦之役項弗王搖故或又以楚覆越項世為楚將

浪跡續談卷五

覆越未必非項而以秦項之伐歸美於王之復仇余謂此
皆意擬之辭夫以秦項之暴天下莫不怨之大丈夫舉事
光明磊落落王既得民舉而用之伐秦滅項誅暴安民固無
庸別為之說也顧譜謂王薨諡曰信傳子昭襄一名期高
后時辭王爵為侯在位九年諡曰悼傳子建所謂漢景三
年亡國者然漢書謂漢武建元三年閩越攻東甌上使嚴
助發兵救之是甌之亡猶後於此也意者漢景三年建亡
中國廢其爵而建子孫仍自君其國乎郡志又謂王薨葬
甌浦山最高處有杜蜂如拳大護其墓其事甚異此則細
事史不及載歟

王謝優劣

溫州太守以王謝為最著故王謝祠之建在處有之尙論者或疑王右軍之守郡不見於史傳而於謝康樂則並無異議惟樂清施六洲之著論則大不然其詞曰吾鄉墨池坊舊有王右軍祠按於颶風永嘉參議王公重建於華蓋山其後郡守龔公合祀謝康樂屢廢復興近觀察副使王公建祠積穀山麓則專祀康樂而右軍之祀廢噫右軍康樂固孰宜祀耶兩人皆既守皆有文然觀右軍貽殷浩桓溫及與謝安謝萬等之言具言其忠君愛國之志而蘭亭痛悼力砥狂瀾如右軍者庶足風世與康樂顯於晉又仕浪跡續談 卷五 三

於宋其大節已不可問而曠逸不檢負才傲物卒罹罪辜其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其將恥臣宋室耶將以家世晉臣而思奮耶為人臣而懷二心此豫讓所不齒者即此而觀人品安在誰謂興兵逃逸為史氏之深文耶夫祀二人是將以其人風世也官師導之儒士摩之四方則倣之然則風我郡者宜右軍耶宜康樂耶敢書之以為制祀典者告

張文忠公

前明有兩張文忠時論皆以權相目之其實皆濟時之賢相未可厚非竊以心迹論之則永嘉又似勝江陵一等永

嘉之議大禮出所真見非以阿世其遭際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剛明峻潔始終不渝則非江陵所能及公初名璠以與土名熈字音同疏請改名賜改孚敬並賜字茂恭入閣之後所奉世宗御劄至八百餘道內或稱張尙書張少傅張羅峯或元輔張羅峯大學士張羅峯張少傅羅峯後欽改羅峯為羅山每面呼羅山或茂恭遂有御劄稱張羅山或元輔羅山少師大學士張羅山元臣張少師內閣張元輔又屢稱少師張茂恭或元輔張茂恭內閣元臣張茂恭具詳見諭對錄中王世貞至別記之為皇明異典又特賜銀印二枚以為密封奏御之用凡關講學論政者以忠浪跡續談 卷五 四

良貞一印封進若朝政有差忠言未納有所敷陳以繩愆弼違印封進更名後特賜新印一顆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公以為君前未有臣稱字者奏繳不聽公於嘉靖辛巳成進士因議禮為眾所不悅壬午出為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大禮未正仍上疏爭之與桂萼同被召拜翰林院學士乙酉擢詹事丙戌晉兵部左侍郎丁亥勅掌都察院事是冬升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戊子加少保纂修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己丑主會試其秋乞歸行至天津召回辛卯又乞歸壬辰召回進華蓋殿大學士復以疾乞歸其冬即召回乙未復以疾乞休乃許

致仕丙申遣官視疾手詔趣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
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仍回勅建貞義書院調理旋薨贈
大師蓋公自釋褐至政府纔六年引歸而復起者四次而
終遂首邱之願獲全身後之名其進固易其退亦易更非
江陵所能企及矣余來溫州尋寶綸樓遺址不可得都人
士言公顛末亦不詳久之始得讀諭對錄十卷又是公孫
汝紀汝經重鐫之節本然所存者僅此矣錄前有吾鄉晉
江蔣公彥者來守溫州曾為之序中言公歸而後公為相
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七十年四方無貂璫之擾然受
公賜而不知今寓內始人人搢腕而思公謂第以言禮取
浪跡續談 卷五 五

羅山全集

余家中有前代靈峯山巢書目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
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子目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
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
綸樓和御製詩四卷羅峯文存八卷羅峯詩存八卷奏疏
八卷諭對錄三十五卷貞義書院雜著數十卷可謂富矣
乃余至溫州訪之無一存者惟畧聞其家中尚存有勅諭
錄三卷欽明大獄錄靈雪編各二卷大禮要畧二卷貞義
書院詩稿文稿葩經全旨賦各數卷及託人確訪之又不可

可得憶數年前在吳門時陳芝楣中丞新錄張太岳集以
一部贈余讀之不忍釋手江陵之精神幹濟畢見於集中
則又不能不為永嘉抱此憾事矣

文廟兩遺像

前明嘉靖初永嘉張文忠公字敬建言凡直省各學聖賢
塑像皆改用木主朝議從之溫州文廟各舊像時方議撤
紳民等不忍毀棄俱歸之海中當舟楫紛紛發送之際民
間私奪回二像一為端木子像直送至大南門外長街內
小祠中綠端木有貨殖之稱即奉為土地之神今其地遂
呼為土地堂巷而廟門懸額仍題端木祠一為澹臺子像

浪跡續談 卷五 六

因聞貌惡改粧青臉奉為東嶽之神即溫元帥也地距土
地祠約二里許而廟貌之巍煥過之惟土地祠楹聯俱切
端木東嶽廟中楹聯則俱切東嶽而全與澹臺無關

雙忠祠碑

余前記溫州雙忠祇詳吾鄉陳忠毅事而未及永嘉令馬
忠勤始末茲從重鳩雙忠祠中錄得商邱宋牧仲先生所
撰碑文至為賅備因亟登之府縣志碑碣門均弗載抑獨
何歟碑云雙忠祠者故奉 敕建以祀死節之臣溫處僉
事陳公知永嘉縣事馬公者也康熙十三年逆賊叛於閩
粵張甚浙東西大震溫州首被圍二公相與謀曰溫界閩

越之交無溫是無閩浙也吾儕讀聖賢書誓以死守脫不
濟義不可苟活約既定瀝泣登陣帥士民盡守禦計甚備
而總兵官祖宏勳者潛通賊為內應伴以缺餉激怒其眾
一軍甲而謀劫二公會議於郡之大觀亭二公大聲曰欲
餉則與餉耳是何為者又反復開諭以 國恩不可苟負
宏勳語塞氣奪恐眾心動益大怒時陳公方以扇指麾突
以白刃橫擊手隨扇墜馬公瞋目大呼亟起搏賊賊從後
揮刃中公頂流血被面公即以首猝宏勳曰吾與若俱死
矣俄羣賊蜂至遂同遇害至死罵不絕口時甲寅六月朔
日也丙辰 王師定閩浙上其事 詔從優議贈卹禮祭

浪跡續談

卷五

七

葬祠禮復 賜陳公諡忠毅獨馬公格於階例不得予諡
會康熙四十二年 上南巡莅吳時馬公之子以參議督
糧吳會援陳公例以易名之典上請得 俞旨賜諡忠勤
又御書旌勞葵忱扁額俾揭祠首蓋異數也先是雙忠之
建地故湫隘又制狹樸庫陋而忠毅故有專祠有司率詣
此奉行故事以故茲祠享祀不虞風雨不戒彫剝漫漶日
漸就圯壤參議君懼褻越 宸翰無以副 朝廷優渥至
意乃謀所以新之而溫人聞命咸來言曰祠之不飭吾儕
小人之罪也於是慚怛交責踴躍輸委木石既甃丹漆灰
鐵之屬充牣峙積不鳩會而具乃召工師相方視吐叶謀

移構於華蓋朴斲版築子來趨事凡三閱月而告竣為門
為廡為堂為宇峻整宏觀轆轤翼煥然改觀已乃揭
御書於前榮龍跳鳳翥金碧焜耀觀者無不愕眙震聳或
仰而歎或俯而思歡呀悅喜慶未曾觀升主之日有司庶
職咸在即事登降饋獻罔或不奠牲碩酒清禮備樂舉邦
民和會耄倪歌詠懿乎哉洵足以後 上恩而妥忠靈也
既卒事參議公謁余載拜乞言饒諸麗牲之碑俾志其重
建始末後得以考余夙欽二公之高節不敢以不文辭竊
惟古來之以雙忠稱者莫過於唐之張公巡許公遠韓昌
黎氏謂其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阻遏賊勢舉唐天下

浪跡續談

卷五

八

之所以不亡咸歸功焉今溫全浙之門戶也首嬰逆鋒旁
邑竊竊觀望二公故孱然儒生耳令其稍委蛇覲顏苟活
自餘必從風瓦解全浙之存亡未可知也惟其視死如飴
甘蹈白刃以身作忠義倡故聞風者爭自奮勵堅壁齟齬
卒能保有浙西賊不得尺寸入以待 王師之戡定是則
二公之功比於張許其又奚愧抑考張許之在唐也奸邪
之徒猶有異論而其時為之上者雖事褒贈亦未有赫赫
異數之加我 朝崇德報功待死事諸臣甚厚計甲寅距
今三十餘年而 恩施無已揆諸前代莫與比隆蓋上之
待下與下之事上其可謂交至爾矣嗚呼何其盛哉按二

一第117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公皆起家乙科陳公初司李於蜀課最入郎署旋以僉事
出守馬公始任山左之昌樂有惠政補永嘉不數月而化
大行其治績皆有可紀茲不著著其死事之大者陳公諱
丹赤字獻之福建侯官人順治辛卯舉人由溫處道僉事
贈通政司通政使諡忠毅馬公諱璵字奉璋陝西武功人
順治甲午舉人由永嘉縣知縣贈布政司參政諡忠勤參
議公名逸姿字雋伯由廕生歷任今職有能名受知於
上將大用請額建祠忠勤於是有子例得附書乃系以詩
曰惟 清受命奠覆九區有棄其間為猶為驅盜燭八閩
蹂躪浙土蕞爾海疆門戶摺柱於鏢陳公持憲是邦堪胸
浪跡續談 卷五 九

碎首斃於頑凶馬公罵賊髮指眦裂與城俱亡噉齒喋血
雙忠烈烈生氣不磨 帝曰余恫贈卹有加死勤廟祀載
在典禮靡不有初閱世而圯烈烈雙忠久而彌赫載沛
殊恩 龍章用錫新祠斯作侈於舊觀柏版松楹寢成孔
安葵藿之傾太陽斯照惟 帝念哉是旌是勞璇題有爛
如日正中照示來裔高廣有融昼江之濱吹臺之址魯公
信國賜足焉峙有穹斯石鐫以銘詩凡百有位敬而式之

陳忠毅公傳

近年吾閩纂修福建通志重為陳忠毅公立傳杭州陳扶
雅善操筆成之於當時事實甚詳通志梓行尚須時日謹

先錄原文以貽觀者傳云陳丹赤字獻之侯官人順治八
年舉於鄉十七年授四川重慶府推官權重慶夔州知府
時張獻忠初滅蜀東向為十三家所據征師四集丹赤籌
糧餉以濟軍食復招流亡墾荒萊緩刑禁以蘇民困蜀平
以最擢刑部主事丁內艱歸起補原官遷員外郎讞獄多
平反監天津關稅不名一錢遷兵部郎中出為浙江僉事
分巡溫處道權按察使丹赤以溫州瀕海分巡無兵何以
守康熙十三年三月入 覲草封事請復標兵至山東會
滇變作 詔天下入京官還守丹赤還至東昌聞閩藩耿
精忠反方食投箸起曰溫州與閩接壤閩叛必首攻溫州
浪跡續談 卷五 十

溫州失全浙不可支矣即棄舟陸行兼程至維揚時自長
江至錢塘戒嚴舟楫無敢夜行丹赤駕小舟四晝夜至杭
州謁撫軍計事即馳赴溫州為守禦計當是時平陽叛將
司定猷通耿逆以兵逼瑞安副將楊春芳聲言往援實無
鬪志海寇朱飛熊又乘間入內港鄉民爭提挈挽負入城
守城者欲不納丹赤曰城以人為固人以食為命今民輦
米粟入城民即吾兵食即吾餉亟宜納之與其守於是來
者數萬人然賊已逼溫州副將楊春芳忽撤兵去人情洶
懼城中官弁多遁賊丹赤草檄告急於提軍插飛羽日馳
數十次而援師猶未至丹赤獨守南門誓與城存亡賊知

之併方攻擊丹赤亦不避矢石以忠義激厲士卒皆感泣願死守先是總兵祖宏勳與賊通偽遣游擊馬文始協守實以窺丹赤意丹赤誓以身殉宏勳於是陳甲仗於城東大觀亭集文武官議事思以兵脅丹赤丹赤弗知也千總姚紹英知其謀諫勿往不聽既至見兵皆露刃夾階立坐定宏勳曰無兵無食將何以守丹赤曰提標前鋒已集五千何謂無兵糧餉可給六月何謂無食宏勳曰無船奈何丹赤曰江土水師戰艦禦寇於下流民船迎援師於上流何患無船宏勳語塞賊黨出取逆書誘獻城丹赤怒碎而投諸地曰此豈可以污吾目耶吾頭可斷城不可得也宏

浪跡續談

卷五

士

勳持丹赤手復好語慰曰公獨不念骨肉墳墓在閩耶丹赤麾宏勳手曰封疆之臣但知守死封疆不知其他宏勳知不可奪目千總高魁持斧擁丹赤出丹赤指宏勳罵曰叛賊汝殺我 朝廷必寸磔汝兵刃交下而死時六月朔日也永嘉知縣馬璠躍而起曰 國家養養若輩反黨賊殺封疆大吏吾恥與若俱生罵不絕口遂同遇害丹赤時年四十六事聞 詔三下議卹贈通政使蔭子一夔入監賜祭葬諡忠毅三十五年 勅建雙忠祠於溫州祀丹赤及璠陝西人閩人復祀丹赤於道山三十八年一夔迎 駕於杭州 賜名垂青史額曰以旌爾父忠乾隆五

十九年 詔殉難諸臣未予世職者給恩騎尉世襲大吏以丹赤四世孫登齡襲職登齡卒子駒襲 按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中有一條云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遁欸一日伏甲於資福山之大觀亭集眾官議餉巡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璠皆在坐逆鎮厲聲云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我者挺身前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遠扶陳公出逆鎮大喝曰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等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鎮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

浪跡續談

卷五

士

公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我像被皂服慄慄有生氣周聲灼記中所云此是我所親信者隨我上山當即此人也

福貝子事略

康熙十三年甲寅閩變溫州二月聞警三月方知耿精忠謀反已有賊據分水關沿海居民入城避難者紛紛不絕溫鎮總兵祖宏勳謀害溫巡道陳丹赤及永嘉縣馬璠即迎賊眾及偽都督曾養性進城盤踞全郡浙撫 奏聞特命固山貝子福喇塔授為甯海將軍偕康親王帶領旗兵至杭州會議征剿康親王分路由衢州救閩福貝子救

溫台等處至十五年冬逆賊次第掃平時溫州府學生
員周祥炳字慕隨員子行簡曾以親所見聞手撰一記
余從孫兩人學博處借讀所錄稿本因節刪如左云康熙
十三年甲寅閩變溫州二月已聞警巡道陳丹赤知縣馬
璵諭各總黨正保長各將城上塚口創造挨牌一面猛棍
十條以防賊寇四月間平陽游擊司定猷招賊過海縛其
主總兵蔡朝佐獻納城池溫鎮祖宏勳有家人高姓者混
號割稻高結盟數十餘人潛與賊通賊進屯西山六月朔
宏勳集文武官於大觀亭曰今日議軍機大事不許帶人
上山巡道陳知有變指一人曰此是我所親信者隨我上

浪跡續談

卷五

三

山各步行至亭宏勳指西山賊營謂陳曰敵兵甚盛有何
高策陳應曰賊兵臨城非戰則守目下戰爲上策割稻高
遠拔刀刺之跟役亦遇害馬知縣大罵曰這就反了高亦
刺殺之高自刺陳後忽然仆地身如細縛口稱陳大老爺
饒命卧地身死知府蔡兆豐跪獻印信宏勳迎賊進城宣
諭居民剪髮開店加宏勳爲安遠將軍以平陽副將李官
牆改授參政兼理督學事又命賊黨吳旗鼓在郡城關帝
廟征收錢糧鞭笞亂下痛哭之聲徧聞里巷時賊眾甚多
恐糧餉不繼將民家銅器盡行追比即開偽局鑄錢名曰
裕民通寶又鑄大砲鑄會養性姓名其上聚眾數十萬八

月遣吳長春朱飛熊攻樂清縣樂協蘇慕代死之乃長驅
攻下嶧縣天台仙居等城時會養性赴黃巖助戰朱飛熊
請從水路帶兵攻台州吳長春請從陸路帶兵攻黃巖十
四年八月貝子自錢唐江飛渡紹興進發遂斬偽都督吳
長春於黃巖偽將軍朱飛熊水戰中彈斃於台州貝子乘
勝連復數縣會養性從水路逃回溫州貝子統兵追躡因
溫州生員夏聲字君周爲鄉導從柵溪沿山至青田渡江
抵溫賊由上塘抵禦貝子預於綠嶂地方之寶勝寺伏甲
以待九月初三日我兵佯退綠嶂賊尾追近號砲一聲伏
兵齊出截住石甲灣賊首尾不能相顧溺死及殺傷者無

浪跡續談

卷五

西

算賊勢大潰養性聞報急於西南城外房屋盡行拆毀將
屋柱運至西城陡門頭造木城一帶至三角門止又運粗
石牆於陡門頭隔河造石城一帶又自陡門頭起至三角
河止造泥甃離石城掘河數丈將泥運入甃中名曰泥甃
城將及完工豈期大兵從柵溪間道而來道路崎嶇貝子
親自率馬步行風雨驟至帳房未到與士卒同在雨中相
爲勞苦遂發兵攻青田越和嶺至威甯灘編籬爲欲渡之
勢處州石帆楊梅岡等賊望風俱逃時賊船自郡江至青
田港鱗次櫛比貝子命喬千總帶領甲士數百在下馮山
擊鼓番旗作安營狀賊瞭望以爲不復進兵不料大兵已

潛由溪口過平堰灘從白溪一路踰天長嶺直至郡西山屯營於君子峯上中有甌浦嶺東南角三峯連續直達護國寺左曰萬丈平山貝子常登其巔相度形勢俯視郡城瞭如指掌即令各旗安營而每日用大砲攻城賊兵驚擾被傷者衆時當十月晚禾大熟百姓逃匿深山無人收割貝子查隨征官員獨缺永嘉縣丞一員遂發令箭一枝命夏聲管永嘉縣丞事往各郡安民逃匿百姓聞信相繼而出夏聲用永嘉生員林文綸字綸青周聲煜字翼子二人相與助理勸諭百姓收割並勸往營盤貿易貝子每日遣人巡視如有強買者以軍法從事衆皆悅服貝子正議進兵詎

浪跡續談

卷五

五

意賊於十五年二月十七夜將所製火箭於西山相近之陽巖呂家巖淨嶼寺諸山下埋伏於二更時分潛出三角門水陸齊犯投火燒着各營盤貝子即派夸蘭達丹母布總兵陳世凱等出戰大砲打沈賊船不可勝計貝子登高瞭望用誘敵計令被燒下營移踞上營謹守要隘親督大軍下山殺賊賊兵因無隊伍大敗追至將軍橋灰橋等處扼其歸路賊不能過盡墮水中水為不流斬首二萬有餘活擒賊將無算吳旗鼓全家俱沒曾養性墜馬浮水逃入郡城堅守不出貝子登紫芝峯見將軍橋新橋姑娘莊一帶大河內積屍填溢不覺流淚語諸將曰此等皆 朝廷

赤子我奉 命救民今殺傷如此能不心慘至護國寺坐定慨然曰我一路想來終覺不忍此積尸作何處置總兵陳世凱巡道姚啟聖知府王國泰知縣鄭廷俊在旁領一老民徐應龍參見曰此人目下收拾尸骸已有數百貝子稍慰即發賞一封謂老民曰做此好事必須擇人助理事成後當請給官職指陳世凱曰好个將官可稱為陳鐵頭復謂諸將曰賊今退入城中心膽俱裂唾手可破但溫州百姓久遭荼毒當體 朝廷好生之心不得妄殺以傷天和衆皆曰此我王之陰功馭民之大幸也至五月天氣炎熱不能進兵適康親王咨請會閩征剿時營內有大小

浪跡續談

卷五

六

砲三四十位貝子悉心籌畫押運過嶺衆軍繼之行近靈福賊又於袋頭山攔截勢甚猖獗繼聞養性自大敗後兵已十去八九此處賊船皆自瑞安平陽調到諸將請戰貝子曰為將之道必動出萬全方能取勝時大砲過山已有三十餘位現存九位尚在橫山五鳳樓山脚因選強兵丁於夜靜時潛運大砲安山腰者四安山脚者五天微明各砲齊放值潮盛長賊船不能退我兵疾趨港口攻擊無遺比西山之戰更為威猛謀報養性自袋頭山再敗後獨守孤城已有歸順之意百姓盼望大兵遠至以解倒懸貝子遂於八月十八日自處州進發至石塘嶺即遣陳世凱進

兵自率步騎繼發二更至雙嶺張村口伐木取路五鼓已抵賊營賊猝不及防各相奔命大兵連破九寨遂過石塘賊復聚戰貝子親督指揮賊又連敗六陣大兵遂至嶺下乘勢渡河偽都督連登雲等皆鼠竄逃命遂恢復雲和等縣而溫台處三郡遺孽盡滅由龍泉振旅入閩耿逆驚懼投首養性在甌聞報亦薙髮歸順既民以護國寺曾經貝子駐駕山谷幽靜遂建祠請貝子祿位供奉焉聲烜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寄居十七都潘橋九月大兵經過適遇正藍旗阿瑪挈之同行一路隨征故貝子征勦之事親見親聞謹記如右以見貝子之負我東甌其豐功偉烈威

浪跡續談

卷五

七

武仁慈有如此者 按今吾閩康親王祀事甚盛而此間貝子祠則故址久湮殊失崇德報功之意聞孫雨人學博言耿藩之亂恢復溫台處三郡實賴福貝子之力向因貝子屯兵西山在三角即在西門護國寺之旁設立專祠旋因颶風傾圮遂移粟主供奉護國寺中正殿後正殿又爲颶風所壞粟主亦失所在道光乙酉雲南嶠峨徐雲笈來令永嘉訪知其事補立粟主送華蓋山雙忠祠中安設乙未仲夏馬忠勤公五代孫雲騎尉名廷績者由陝西乾州本籍來溫整理山地祀田周歷祠宇見陳忠毅馬忠勤中間增設貝子粟主即具稟有司以爲貝子與兩公並設名

位既不稱亦與祠名雙忠不合現聞護國寺正殿業已修復旁有小屋三間儘可仍安貝子牌位即擇六月十七日親送粟主入寺惟聞寺僧言寺旁舊基尙存約需費三百千錢即可補葺小祠以復舊觀較爲得體是所望於賢有司之修舉廢墜者矣

張園楹聯

溫州城中有三園皆足供士大夫游讌之所在西爲陳園曲徑通幽臺榭錯出聊堪小憩陳園之南爲曾園則水木明瑟亭館鮮妍遠出陳園之右其所編桂屏所築水檻尤具匠心爲他園林所未見思以兩詩紀其勝尙未能成章

浪跡續談

卷五

六

也在東爲張園緊貼積穀山下按太平寰宇記言謝公池在積穀山之東積穀山即今東山則謝池舊址似即在此山之左近故張鑑湖觀察亦就此地闢園起樓以存其意而屬蔡生甫學士書池上樓三字爲樓匾樓之左爲鶴舫並水依山最爲幽勝余屢游讌其中山即東山之麓水即城下之濠實爲城中第一勝區因撰一柱聯云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築樓存古意千秋康樂舊池塘

骨牌草

骨牌之戲自宋有之宣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凡六面即設于之變也近時天九之戲見於明潘之恒續葉子譜云

近叢睦好事家變此牌為三十二葉可款而行則即今骨牌插湖之濫觴也今張氏如園中有骨牌草春深時叢生各地草葉狹而長其葉尾各有點子浮起略似骨牌之式天牌及地牌最多惟虎頭畧少余在揚州時即聞有此草僉言若得三十二葉點子皆全者可治血證而實未曾目見此草今乃於如園中親手摘視未知先有此草而後有骨牌抑先有骨牌而後生此草不可得而詳矣

江心寺詩

余游江心寺前後四十餘年僅成七律兩首客有嫌其寫景未暢者今春自雁蕩回甫旬日而楊子萱大尹招同郡

浪跡續談

卷五

五

城各官飲於江心寺之浩然樓蓋子萱新得擢官以此為披雲之宴也席次索詩因疊雁蕩長歌韻應之子萱本有和韻詩用此觀其疊和並約席中諸君同作或可成東甌詩事云爾詩云名山歸來甫十日又得歡場續雁蕩出城咫尺亦名山葦杭直壓潮頭壯永嘉仙吏得美除畫本欲畱浚儀像適約馮芝長筵普與賓僚歡俊游助我吟情旺合城使君作公譙魚魚雅雅各輩行山僧笑我非當官寓公亦許分庭抗名區本在雁蕩前風流未盡沙淘浪三唐詩事歷可數直到建炎始惆悵御舟忽來天水碧當日龍

物事草創宋高宗幸此改江

漠漠城陰隔岸移雙塔影

中流漾六朝人物盡銷沈半壁江山自清曠即景祇應本色詩平遠無煩鉢肝臟失笑俗流忌畏足宦途所擬亦無當此邦人以此寺為畏途每相戒非至而仕宦中人又有一至必且再至之讖皆無稽之言江南也是小金焦更誰好事安書藏金山有文滙閣藏書焦山有阮太傅師所設書藏師嘗言江心寺亦宜仿我愛西偏屋宇新不喧不寂愜所向便是江村長夏幽寄傲羲皇豈多讓閑來彌勒與同龕山月為燈雲作帳免得扁舟來去頻日狎風濤夸傲儻出自比門入西門茲游往復已新樣是日回舟為風濤所過不得收泊北門作詩聊如追急逋詩成一枕始休曠

揖峯亭詩

浪跡續談

卷五

三

溫州近郭可游觀之地以江心寺為最而揖峯亭次之江心寺為古來名勝山水方滋自非尋常亭館所得比擬而揖峯亭近在城市俯挹大江其雄勝似更在江心寺之右亭據回鶻山之頂臺榭突兀欄檻參差臨江東北岸諸山盡在眼底惜名流盡觴罕來詩事寥寥不及江心寺之磊磊天地間耳新春晴日甫為楊子萱大尹招飲亭中始得攬其勝概思以一詩紀之而屢不成章乃於花朝日復攜同平仲次兒敬叔三兒筠如長女壽筌三女婉蕙子婦苻卿孫婦同挈榼往游盡一日之歡而返筠如先成一詩云出城瞥見鷓回頭廟裏樓臺檻外舟平列眾峯多比南右

偏孤嶼欲東流藤蘿古洞穿雲過金碧斜陽對酒收却憶
背深纜繫纜循咳卽許奉良游勝底到陝於津夜在此收泊不知其上卽勝區也

婉蕙次韻云重圍遠出國西頭回鵝山前不浪舟歷歷帆

橋平檻過茫茫日夜大江流巖椒屢見炊煙起石壁全憑

返照收最喜欄邊露孤嶼晴春三日兩佳游三日前甫爲楊芝仙夫人

指游江心寺皆有詩此作卽疊前韻也

除夕元旦兩詩

溫州府志及各縣志並云自溫嶠以西民多火耕雖隆冬

恒燠故名溫州余初聞而喜之於丁未十月二十六日抵

溫初尙暄霽冬至前後則連日陰曠風雨交加踰月不止

浪跡續談 卷五

而寒沍愈甚始竊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至歲除早起則

大雪紛如僉謂數十年來所未見牕前有大蠟梅一株嫌

其爲狷英畧弗矚至是乃竟成瓊柯玉葉幻出奇觀思

作一詩紀之而瑟縮畏寒弗能成句至晚而雪愈大乃口

占五十六字云溫州自昔以溫傳我至方知不盡然匝月

頑陰長蔽日連江寒雨欲彌天忽看急雪來殘臘喜趁新

春入舊年是日亥刻立春獨有客牕增栗烈畏頭祇合酒爲緣次

日元旦忽大晴悉披衣起則朝曦射眼矣復得五十六字

云欣報曉眼開庭柯啁鵲已喧喧誰知苦雨窮陰後

也有祥風暖旭來半日陽春初布濩萬家淑氣早恢台老

翁事事成疎懶但轉吟腸日幾回此真打油腔也以紀溫
州氣候之異姑題爲除夕大雪元旦新晴二律而存之

夢中詩

余於丁未小除夕夜卧溫州郡齋之樹德堂東偏於夢中

忽成一詩醒而記之耿耿在抱清晨援筆錄之乃一字不

遺而不自知其意旨所在尙恍惚記其題曰游仙詞覆視

之竟似玉溪生無題諸作也漫付兒輩和之久之皆以彭

字韻大難無一應者乃於新春花朝接福州許門第十一

妹蓉函來信竟以和詩相寄格律老成韻腳諧穩真堪愧

倒鬚眉也余詩本不必存因蓉函之和作遂不忍棄去因

浪跡續談 卷五

附錄之詩云駕鶴方嫌鶴背輕却緣霖雨阻瑤京續禪漫

倚壚頭卓壺簡難憑柱下彭人海波瀾原有主仙家眷屬

豈無情祇應獨抱蟠桃實撒手蓬萊自在行蓉函和作云

朝衫脫後一身輕人世逍遙卽玉京宦海豈能羈管樂詩

壇孰敢敵韓彭鶴飛蓬島游仙夢雁斷閩天望遠情想見

萊衣馳五馬安車奉作賞春行

浮石

孫雨人嘗語余曰前數年在溫州郡齋親見二物至今思

之不能格其理當前政劉養雲太守改建二此園時購大

青石二十餘方堆貯壘池之旁一夕池岸偶圯石盡傾陷

池中惟一獨浮水上形似橢圓約重三四十斤質視他石光潤豈空青之類歟太守招余及戴竹坡通守堅午飲目驗曾命人抱此石沈之池中用長木拄之仍浮水面不下因名之曰浮石曾命余次婿胡瑤階孝廉書農學士次子作小賦紀之後聞此石為養雲太守攜歸南豐矣近甲辰年徐鐵笙郡丞來權郡篆七月風癘大作郡署大堂下有大樟樹相傳為北宋物向東歧出之枝為風所折權守因其材質堅緻琢成小尺三十枝仿漢慮僦銅尺之式頗古雅旋於空枝中得一小木圈光滑可愛中徑約六寸厚一寸餘圈面隱隱有黑紋類蛟螭之狀直似鬼工所成名之曰樟浪跡續談

浪跡續談

卷五

三

右旋螺

溫州海濱有以右旋螺殼來售者其質甚小橫徑不及寸而長不過寸餘因憶吾閩藩庫所藏之右旋白螺其大視此螺不啻十倍知此其細已甚未必通靈且索價甚昂遂置之按吾閩藩庫所藏始於嘉慶五年趙介山殿撰文楷李墨莊舍人鼎元充册封琉球國使陸辭日蒙賜右旋白螺供奉舟中蓋此螺能鎮風暴來自外番恭讀

高宗御製文三集中有右旋白螺讚注云每年藏中喇嘛於新正及萬壽節進丹書所陳供器時有獻右旋法螺者以為奇寶而不多見涉海者攜帶於舟則吉祥安穩最為靈異等語趙李內渡後此螺經吾閩大吏奏請留於福州藩庫嗣後有渡海者皆得資供舟中此後册封琉球使者及閩中督撫將軍東渡臺灣者無不供奉舟中間遇風暴皆得化險為平民間不知以為定風珠寶白螺也又按吾閩本有定風球相傳康熙間周櫟園先生為閩藩時出門日恰值大風南門大街兩旁招牌幌子無不搖動惟一棉花店前所挂多年棉毬幌子屹然不動先生目而異之浪跡續談

浪跡續談

卷五

三

天春

恭兒於立春日率屬在郡堂上照例鞭春禮成後忽一聲炮響不知其故詢之屬吏乃知溫俗於春至時大戶院落及小戶門首皆預折樟樹一小枝帶葉燒之並有俚俗咒語名之曰天春按集韻天音談燎也瑞安洪守一重輯俗字編謂溫人於立春日焚樟葉曰天春孫雨人云溫州土語凡小兒退熱謂之疰夏杭州人謂自立夏多疾者為疰夏其義各別然怡與天春二字成一妙對也

颶風

南越志云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永嘉人謂之風癡投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以四面風俱至也按此說楊升庵已駁之李西涯亦謂具四方之風者乃比人不知南人之候誤以颶為颶耳颶音貝佛經云風虹如貝六書颶蒲妹切海之灾風也俗書誤作颶吾閩人呼颶為暴其音相轉其理正通又謂之風颶颶字字書所無正如永嘉之風癡亦他書所未見耳

浪跡續談卷六

福州樊章鉅撰

戲綵亭聯

溫州郡署寓眷屬於三堂庭院極寬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氣必於前廊構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為歲時演劇之所恭兒題亭扁曰戲綵跋云宋溫州通判趙岷迎養其父清獻公於倅廳構戲綵堂當時傳為盛事東坡穎濱皆有詩已詳第二卷今資政公亦就養郡齋而茲亭適成因以名之並請余撰為楹聯余亦卽用此事題柱云舞綵又成亭故事遠慚清獻德逢場憑作戲正聲合補廣徵詩持次兒浪跡續談卷六

看戲

吾鄉龔海峯先生官平涼時其哲嗣四人皆隨侍暑齋讀書一日偶以音觴召客齋中四人者各躍躍作看戲之想先生飭之曰試問讀書好乎看戲好乎可各以意對其少子文季觀察瑞穀還答曰看戲好先生愀然斥之退長子端伯郡丞式穀對曰自然是讀書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談也誰不會說次子益仲孝廉受穀對曰書也須讀戲也

須看先生曰此調停兩可之說恰似收之為人三子小峯
邑侯對曰讀書即是看戲看戲即是讀書先生掀髯大笑
曰得之矣聞其時甘肅有譚半仙者頗能知未來事先生
延致署中數月臨行手畫四扇一作老梅數枝略綴疎蔬
以贈端伯一作古柏一樹旁無他物以贈益仲一作牡丹
數本以贈小峯一作蘆葦叢叢以贈文季且語先生曰將
來四公子所成就大略視此矣由今觀之則與所答看戲
之言亦隱隱相應也

文班武班

劇場有南戲北戲之目不過以曲調分近人有文班武班
浪跡續談 卷六

之目文班指崑曲武班指秦腔則截然兩途矣余金星不
入命於音律借無所知故每遇劇筵但愛看聲色喧騰之
齣在京師日有京官專嗜崑腔者每觀劇必攤綴白裘於
凡以手按板拍節羣目之為專門名家余最笑之謂此如
講古帖字畫者必陳集古錄及宣和書畫譜對觀適足形
其不韻真賞鑒家斷不如是也憶在蘭州日適薩湘林將
軍由哈密內召入關過訪素知其精於音律因邀同官以
音觴燕之坐定優人呈戲本余默寫六字曰非思凡郎南
浦握於掌中將軍果適點此兩齣余曰君何必費心余已
代為之矣開掌示之合座皆笑湘林正色語余曰戲雖小

道而必以雅奏為高若猥語亂談則與隸所樂聞豈可以
入吾輩之耳余曰君言誠是然既已演戲則徵歌選舞自
以聲色兼備為佳若徒賞其低唱恬吟則但令一人鼓喉
和以一笛足矣又何必聚一班數十人於後臺為之結綵
張燈肆筵設席而品評其行頭之好腳色之多乎台座羣
以為然而湘林為之語塞矣比年余僑居邗水就養歐江
時有演戲之局大約專講崑腔者不過十之三與余同嗜
者竟十之七矣

生旦淨末

生旦淨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舊事所載亦多不可解
浪跡續談 卷六

惟莊岳委談云傳奇以戲為稱謂其顛倒而無實耳故曲
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
末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枝山猥談則云生淨旦末等
名有謂反稱又或託之唐莊宗者皆謬也此本金元闌闌
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即男子旦曰裝旦
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
至堅瓠集謂樂記注言優俳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狴
也且狴也莊子援獼狴以為雌淨淨也廣韻似豹一角五
尾丑狴也廣韻犬性驕謂俳優如獸所謂獲雜子女也此
近穿鑿恐非事實

工尺

工尺等字宋遼以來即用之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遼世大樂各詞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按此即朱子所謂半字譜也

封神傳

余於劇筵頗喜演封神傳謂尚是三代故事也憶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

浪跡續談

卷六

四

欲與西游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尚書武成篇惟爾

有神尙克相予語演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舊唐書禮儀志

儀志陰謀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

詭非盡無本也我少時嘗欲仿此書演成黃帝戰蚩尤事

而以九天元女兵法經緯其間繼欲演伯禹治水事而以

山海經所紀助其波瀾又欲演周穆王八駿巡行事而以

穆天子傳所書作為質幹再各博採古書以附益之亦可

為小說大觀惜老而無及矣

姜太公

余嘗觀訪賢一齣世皆稱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此班優

人通名乃云七十二歲眾皆笑之余曰此優暗合道妙殆

有所授之未可厚非也荀子君道篇云文王舉太公於州

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翻然而齒墮矣東方朔客難亦

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韓詩外傳四

亦云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譚新論亦云太公

年七十餘乃升為師後漢書高彪傳亦云呂尚七十氣冠

三軍皆不言至八十始遇文王也惟孔叢子記問篇太公

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傳齊管妾媵語亦同今世

人皆仿其說然越絕書計倪曰太公九十而不伐紂磻溪

人也楚詞九辨亦云太公九十而顯榮淮南子說林訓注

浪跡續談

卷六

五

亦同則其年且過八十矣歧說錯出余為戲據說苑一條

以折其衷按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

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

封齊蓋荀子各書所載乃相周之初孔叢子所載乃封齊

之末原始要終言之則眾說皆合矣

甘羅

浴皆稱甘羅十二為秦相殆本史記甘茂傳羅年十二事

秦相呂不韋以說張唐說趙功封為上卿按上卿非必丞

相也羅祖茂曾為左丞相俗語殆因此而誤然比史彭城

王淑傳云昔甘羅為秦相未能書儀禮疏云甘羅十二相

秦杜牧詩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則此誤亦久矣

蘇秦激張儀

戲綵亭前家宴有演投趙激儀劇者諸兒女皆茫然不知所謂余笑曰爾等縱不讀史記亦未觀列國志乎翼日次兒丁辰即檢史記以進因付兒女徧視之乃各恍然大悟讀書即是看戲看戲即是讀書良不虛也因節錄其文如左用便觀者云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戒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

浪跡續談

卷六

六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甯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奉以車馬金幣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

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約從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呼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貂蟬

三國志演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惟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榼榼銀鞦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蓋即指貂蟬事而小說從而演之也黃右原告余曰開元占經卷三十三熒惑犯須女占注云漢書通

浪跡續談

卷六

七

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攷而刁蟬之即貂蟬則確有其人矣漢書通志今亦不傳無以斷之

周倉

三國志演義言關公裨將有周倉甚勇而正史中實無其人惟魯肅傳云肅邀與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關云云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即管明人小說似即因此而演單刀二字亦從此傳中出

也然元人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明以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卧牛山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亦見順德府志謂與參軍王甫同死則里居事跡卓然可紀未可以正史偶遺其名而疑之也

王槭秋燈叢話云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攷稽

其遺蹟卽長坂坡曹劉交兵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沮水衝塌成河僅存堤塍名曰麥城堤有任主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知縣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封樹其上植碑以表焉或

浪跡續談

卷六

八

有疑任生之作僞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則英靈所格豈子虛哉

王昭君

漢書元帝紀云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嫱爲閼氏匈奴傳云王嫱字昭君惟後漢書南匈奴傳作嬀錢竹汀先生曰說文無嬀字左傳妃嬀嬀御唐石經本作嬀則匈奴傳作嬀不誤而元帝紀之嫱恐轉誤嫱字說文亦未收也西京雜記言漢元帝使畫工寫宮人昭君獨不行賂乃惡寫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嬀對使者越席請往後

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惟抱琵琶出塞乃烏孫公主事與昭君無干傅元琵琶賦序詳言之載在宋書樂志後人因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云云遂附會以爲昭君爾杜詩千載琵琶作胡語殆亦本於石崇

祝英臺

宣室志云祝英臺上虞祝氏女也僞爲男装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爲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爲鄞令病死葬鄞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

浪跡續談

卷六

九

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單雄信

舊唐書李密傳單雄信尤能馬上用槍後降王世充爲大將軍太宗圍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授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少退太宗由是獲免新唐書尉遲敬德傳秦王與王世充戰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按此二傳所述一事也今演劇者備言徐世勣尉遲恭皆有所本

尉遲恭

唐書尉遲敬德傳云尉遲敬德婢直頗以激切自負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曰爾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罷召讓之致仕後聞太宗將伐高麗上言夷貊小國不足任萬乘願委之將佐帝不納詔以本官為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按今演劇者有打朝有裝瘋兩齣蓋打朝實裝瘋虛也

李元霸

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弼字大德幼辨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

浪跡續談 卷六

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諡曰衛懷王按今小說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

紅綃紅線

崑崙奴傳云大歷中有崔生其父與蓋代勳臣一品者善使生往省疾一品名生入室有三侍妓皆豔絕命衣紅綃者擊含桃與生食辭出復命紅綃送之紅綃示以手語生歸而神迷意奪家有崑崙奴摩勒探知其情曰此小事耳落以青絹為生製束身衣負之遁十重垣入歌妓院院有活犬搥殺之生舉簾見妓妓問何神術至此生具告摩勒之謀乃召勒入飲之且曰賢爪牙既有此術何妨脫我挫

牢摩勒曰此亦小事耳復雙負之飛出及旦一品驚覺自知是俠士擊之懼他禍不敢聲問紅綃卒歸於生又甘澤謠云紅線者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也至德後兩河未甯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田承嗣女以浹往來而承嗣方募武勇覲弁潞州嵩憂悶不知所出紅線言能解主憂請暫放一到魏城乃入房飭行具倏忽不見嵩危坐以待聞一葉墮聲起問即紅線回矣報曰某子夜二刻達魏城歷數門及寢所見田親家枕劍酣眠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身生甲子與比斗神名某遂持合以歸守護人無一覺者嵩大喜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來云自元帥

浪跡續談 卷六

沐頭獲一金合不敢畱謹却封納承嗣驚惶絕倒明日專使歸命紅線乃辭嵩曰某前本男子因誤下孕婦蟲瘕謫為凡賤女子今既十九年矣且全兩城人性命可贖前罪還本形矣嵩集賓友餞別線偽醉離席遂亡所在沈德符顯曲雜言云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為一大本南曲謂之雙紅遂成惡趣矣

長生殿

長生殿戲最為雅奏諳崑曲者無不喜之而余頗不以為然即如絮閣搜鞋等齣陳陳相因未免如聽古樂而思卧三醉酒一齣尤近惡道不能人云亦云也惟此戲之起傳

聞各殊虞山王京淑柳南隨筆云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 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讌集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 內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求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獨不及吾邑趙星瞻徵介時趙適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 國忌設宴張樂浪跡續談

浪跡續談

卷六

三

也其一云 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盡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裨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王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慧政明珠謗偶然之句橋桐夜雨元人雜劇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者也惟兩書浪跡續談

浪跡續談

卷六

三

雙忠傳

所記各有不同百餘年中事焉得一博雅君子一質之演張巡許遠故事者大率依附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妾饗士許遠亦有殺奴哺卒事惟揚州江防丞鍾浥雲力闢其說以爲張許名將必無此殘忍不仁之事且著爲論以辨之浥雲好爲議論往往驚其四筵同人亦鮮不反唇相攻者余曰我有一說爲諸公釋爭可乎宋王明清撤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每遣小校數隊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千人至六合縣西望見軍馬自西北來兼資斂所部

隱蘆荻中聞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為鬼兵乃免胄出見拜問神號答曰某唐張巡指對坐者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此雷萬春此南霽雲兼資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否張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否張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見雷萬春面止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當時六箭五著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著六浪跡續談 卷六 古

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耳此事雖未足深信然問答數語頗中情理足與史傳相參滄雲其亦可藉此以伸其說耳
脫靴
今劇場演高力士為李太白脫靴論者多以為荒誕而不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云日與酒徒醉於酒肆元宗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兼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御甲封王

劇場演郭子儀奏凱回朝初入見奏曰念臣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全禮二字甚合古意固禮介若不拜為其拜而麥拜注云麥拜則失容節麥猶詐也疏云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蓋以鎧不宛轉故致形儀不足所謂不能全禮也孔叢子問軍篇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足與曲禮相證

梁顥

陳正敏遜齋閑覽載梁顥登第詩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天福三年是五代晉高祖戊辰雍熙二載是宋太宗乙酉中間相距四十七年夫以弱冠應舉即四十餘年而後登第亦不應如世所傳八十二魁大廷云云也宋史本傳明言雍熙二載舉進士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纔二十年則顥亦不得以八十二歲登第史傳之言各有差互此當闕疑

三門

有優人以牙牌呈請點戲者中有三門一齣客詰之優人曰此即魯智深醉酒下坐中客皆大笑曰何以誤山門為三門余解之曰此殆非誤也釋氏要覽云寺宇開三門者

佛地論云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故名三門然則作山門者轉誤特非優人所能見及耳然山門亦自有出處高僧傳云支遁於石城山立棲光寺宴坐山門游心禪苑蘇文忠公留佛印玉帶於金山亦有永鎮山門語

陳季常

南戲有跪池一齣北戲更演為變羊一事尤為誕妄絕倫但其事亦有所本而皆以為陳季常則不可不辨耳藝文類聚載京邑士人婦大妬常以長繩繫夫足喚便牽繩士密與巫姬謀因婦睡士以繩繫羊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名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即君變羊能悔

浪跡續談

卷六

六

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請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噉草不美婦愈悲哀後畧復妬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按此事與陳季常無涉而陳季常之懼內則自古著名季常名慥與東坡友好坡詩有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欬公注云龍邱居士指言陳季常也季常妻柳氏最悍妬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故因詩戲之又容齋三筆云黃魯直有與陳季常簡云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方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

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云論老境情味法當如是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毒耶則柳氏之妬名固已彰著於外故蘇黃亦不妨實實言之耳 在閩知新錄云世以妬婦比獅子而續文獻稱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喫醋之說殆本此

掃秦

戲場有掃秦之瘋僧即濟顛俗以為地藏王現身江湖雜記載其事云秦檜既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峯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之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

浪跡續談

卷六

七

事立竊問之答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數卒隨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牕事發矣按雲邁淡墨所載與此略同邱氏遺珠所載亦有東牕事發語知此戲不盡屬子虛也

孫白谷

在揚州譙劇適演孫忠靖潼關之戰通名時誤以傳為傳鍾洎雲郡丞疑之客有力辨是傳非傳者余亦猝無以折之歸寓後始廣借明史通鑑輯覽綱目三編勝朝殉節諸臣錄及孫白谷集閱之乃皆作傳不作傳蓋宋儒有陳君舉名傳長者人多誤為傳長此實傳庭又或誤以為傳庭

耳食之徒遂習焉弗察耳

秋香

姚旅露書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七歲為任子十七與客登虎邱適上海有宦客夫人擁諸婢來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襖絳視風動就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為悅已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或於作窶人子往煇宦家縫人鬻身為奴宦家見其閑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愛暱焉一日求歸娶二子曰汝無歸我言之大人為汝娶道大曰必為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願也二子為力請與之定晴

浪跡續談

卷六

六

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視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邱少年耶君貴介何為人奴道人曰吾為子含笑目成屈體惟子故耳會勾吳學博遷上海令道人嘗師事者下車道人隨主人謁焉既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並謁道人旋道人從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以歸宦家始悉道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為母舅趙子按今演其事為劇移以屬唐伯虎云

一捧雪

一捧雪傳奇他處少演者余惟從蘇州得觀蓋即蘇州事

故蘇人無不能言其本末所謂莫懷古乃諱名若謂其好古玩好古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沈德符野獲編云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為重時鄧懋卿以總辦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鬼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家難以可堵動乃託蘇州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賢中丞往還思賢名好翁州山人世貞之父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蘇門即命湯以善價購之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一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壓卷置酒會

浪跡續談

卷六

九

諸貴人賞之有妬中丞者直發其為贗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者怨弁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襄廣彙云嚴世蕃嘗索古畫於王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忬家有所求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獻畫非真蹟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虞警巡按方恪劾忬失後世蕃遂告嵩票本論死廣彙所載稍畧而情節與野獲編相同又孫之騅二申野錄注云後世蕃受刑弁州兄弟得其一體熟而薦之父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中貽禍一至於此况又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尤烈也按

所云詩者謂楊椒山死弁州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錄以示高所云畫即指清明上河卷也 又按湯臣即湯棻荷今蘇州裝潢店尙是其後人聞乾隆間尙有湯某者精於此藝余初至蘇時則羣推吳文玉者爲絕技余所得字畫頗佳者皆以付吳其工值不論貲而裝成自然精絕繼至則吳文玉已物故有子繼其業雖一蟹不及一蟹然究係家傳海內殆無第二家矣

浪跡續談卷七

道光年間四太傅

福州梁章鉅撰

道光丙午余居揚州適儀徵師以重宴鹿鳴蒙 恩加太傅銜師受寵若驚囑余攷 國朝加太傅銜者若干人謹

按我 朝滿漢大臣生前得太傅加銜者不過六人

如金文通

洪文襄范文肅郭文端曹文正長文襄皆已詳前書其由身後得贈銜者亦不過十

餘人而吾師更由太子太保銜超加七級至太傅銜尤爲

曠典乃甫踰兩年在溫州郡署接閱邸抄則戊申正月初

二日長洲相國潘芝軒公亦由太子太保 恩加太傅銜

浪跡續談 卷七

以狀元宰輔位冠朝端而膺茲異數尤爲稽古殊榮儀徵

師以林下得之芝軒公與曹文正師以現任得之前後不

過十餘年中更爲 國家盛事余於三太傅皆有知遇之

感而儀徵師與芝軒公又皆夙締文字之緣惜追隨曹文

正師適在機務填委之時不獲乞其片言隻字爲憾耳

芝軒相國爲余題漢瓦研冊已錄梓入師友集中甲辰年

余以七十自壽詩寄呈相國即賜和韻四章手書金箋橫

幅寄贈時已七十六歲而聲律完足寫作俱精讀者無不

驚爲天人而預知其福澤之未艾也因屬兒輩寶藏之而

附錄其句於此云話別春明記十年康侯述職會朝 天

丙申歲君擢撫廣西來京遷昭忽忽已十年矣移從桂嶺承 恩渥喜聽蘭階報

捷先辛丑君移撫江蘇是年哲嗣長君成進士玉節三持晉開府金閨兩度賦

歸田藤花早誦琳琅集又寄親書自壽篇 康濟當年貧

澤鴻至今猶頌富韓公三英久著旬宣績四郡頻資濬滄

功率屬勉登循吏傳愛才真有古人風更欣餘事滄浪暮

逸韻應追宋漫翁 聞道黃樓樂遂初園林清福足相於

傳經近接三珠樹君與先兄樹庭甲寅同年令嗣吉甫與次兒曾瑩辛丑同年仲已亥出余選

家何子貞門下徵叔丁酉註選旁搜萬卷書君所著文選鄉舉與余猶子遊祇同年

金石怡情徵上壽烟雲過眼富吾廬君收藏金石甚富懸車

真羨神仙侶早仿鴻臚繪卜居君仿馬鴻臚卜居圖卷名流題詠殆編天

浪跡續談 卷七

教謝傳卧東山琴鶴隨身自在閱雙鑲正誇吟興健婆娑

儘許俗塵刪衰遲愧我稱先進勇退如公得大還重宴鹿

鳴開九奏者英應冠杖朝班

元旦開筆

今人於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紅箋莊書兩語如元旦開筆百事大吉之類或作動筆或作舉筆士農工商皆然隨人所寫無一定也記余少時先資政公於開年必令書元旦開筆讀書進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則令書元旦開筆入泮第一是年秋果入縣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語余曰汝現應舉但書元旦舉筆可也是年果舉於鄉此後則遺侍

之日多音容查不可復接矣憶余偶問此事起於何時公

曰似前明即有之前人多作把筆五燈會元載淨慈道昌

舉此語云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此是三家村裡保正書門

的又大梅祖鏡云歲朝把筆萬事皆吉記得東村黑李四

年年親寫在門前則此事由來久矣按吳中相傳林少穆

陳芝楫二公同在百文敏公金陵節幕度歲署中賓朋頗

盛元旦清晨齊至林少穆房中賀歲見壁間貼元旦開筆

領袖蓬山一紅箋次至陳芝楫房中見所貼紅箋正同此

八字不謀而合二公亦相視而笑是歲少穆即登館選逾

數科芝楫亦以鼎甲入翰林遂為一時佳話憶余於道光

浪跡續談 卷七

辛丑冬在江蘇巡撫任內引疾 奏請開缺歲除尚在節

署候 旨權篆者為程晴峰方伯與同僚商同勸余銷假

時余閉門謝客已久晴峰擬以元旦入見時面陳是日直

入余臥室見余几上有紅箋楷書元旦開筆歸田大吉八

字默然而出語同僚曰憲意已決似無煩口舌矣同年吳

棟華聞之笑曰元旦開筆等字無人不寫而歸田大吉之

語似前此竟未之聞可為此事開山手矣

上大人

余前撰歸田瑣記載祝允明猥談言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十七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謂此係孔子

上父書近似有理葉盛水東日記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
所自似是元末明初有此語既閱通俗篇載傳燈錄云或
問陳尊宿如何是一代時教陳曰上大人邱乙巳五燈會
元亦載郭功甫謁白雲雲曰夜來枕上作箇山頌謝功甫
大儒乃曰上大人邱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據此則
知唐末先有此語北宋時已爲小兒誦矣其文特取筆畫
簡少以便童蒙無取義理祝氏之說未免附會無稽矣

千家詩

宋劉后村有分門纂類唐宋千家詩選所錄惟近體而趣

浪跡續談

卷七

四

尚顯易本爲初學設也今村塾所謂千家詩上集七言絕
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半在后村選中蓋據
其本而增刪之故詩僅數十家而仍以千家爲名下集忽
有明太祖送楊文廣征南之作又或作贈毛伯溫南征實
不可解可知增刪者出明人之手也

百家姓

玉照新志百家姓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
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
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按
陸放翁自注農子十日乃遣子入學所讀雜事百家姓之

類謂之村書則百家姓之有自宋前無疑陳振孫書錄解
題有千姓編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豈
卽所著耶明洪武時翰林編修吳沈等據戶部黃冊編爲
千家姓見楊升菴外集蓋古百家姓原不止百家戒菴漫
筆云百家姓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是也

三字經

揚州包松溪太守新得諸城劉文清公楷書三字經全文
墨蹟將鈎勒上石寄書屬余題其冊首按三字經世傳爲
王伯厚作或又曰是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叔廣東
順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坊間有別本多出元明統

浪跡續談

卷七

五

系數句是明人所添蕭良有龍文鞭影言里中熊氏藏有
大板三字經明蜀人梁應升爲之圖聊城傅光宅爲之序
較舊板多叙元明統系八句紀文達師言趙南星集有三
字經注一卷其宋以後亦多出數句而與蕭良有所述又
微有不同今不知文清所書是從何本也

萬字文

千字文人所熟知問以萬字文皆瞠目矣按萬字文隋滿
徽撰去周興嗣作千字文時年代殊非懸絕而傳世獨罕
當是因其繁多之故耳近年有重編千字文爲祝嘏之辭
者始於彭文勤師時吾鄉游彤自侍御亦集賦一首皆一

時極思可稱傑作此在乾隆庚戌 八旬慶典時至嘉慶
庚辰葉東卿兵部志說 獻 萬壽頌冊重編千字文十首
名為萬言頌則更度越前人矣

手不釋卷

鄭蘇年師主齋峰講席來從游者甚眾師校閱課卷必詳
必慎幾有日不暇給之形時余讀禮家居師令襄同校閱
自鐫一小印曰手不釋卷笑謂余曰此四字究不知始於
何時余曰但記得華陽博議中有此語而不名一人如謂
馬懷素口思禮於休烈李瑛仕宦中不釋卷者劉昂魯肅
崔林辛術軍旅中不釋卷者劉實王起趙逸崔元翰龜叟

浪跡續談

卷七

六

中不釋卷者司馬光童稚中不釋卷者裴皞亂離中不釋
卷者皇甫謐斐漢疾病中不釋卷者師賞其博洽

添注塗改

今刊場格式卷末須注明添注塗改蓋自唐時即有之唐
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皆令注明乙音主與點同文字遺
落鈎其旁以補之畫作乙形今人以爲甲乙之乙誤矣又
漢書東方朔傳輒乙其處謂止絕處點而記之如今人讀
書以朱識其所止作作形亦非甲乙之乙也

十六羅漢

客有以丁南羽白描羅漢索題者並言世稱十八羅漢而

此只十六無乃缺歟余曰十六羅漢之名自古所傳如是
釋典載佛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阿羅故張
僧繇盧楞伽所畫皆止十六清波雜誌載蘇扶搗古畫羅
漢十有六求山谷題名號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
來挂塔江西通志載貫休於雲堂院畫羅漢已畢十五從
禪定起寫本身以足之則十六之數歷有明證惟東坡集
有十八羅漢讚前十六尊與梵志合後二尊一曰慶友一
曰賓頭盧然賓頭盧即賓度盧跋羅墮閻實復出也然貫
休所畫羅漢有十六亦有十八恭讀

浪跡續談

卷七

七

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一爲戛沙鴉巴尊者一爲納達密
答喇尊者以具大神通力故亦得阿羅漢名按東坡所
讚六羅怙羅尊者則曰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似指降龍於
伐那婆斯尊者則曰逐獸於原得箭忘弓似指伏虎惟羅
怙羅即喇呼拉尊者伐那婆斯即拔那拔西尊者由此士
僧伽未能深通貝笈轉傳訛致此外錯今謹依西洲聖
因寺所藏貫休十六羅漢遺跡 御製讚跋考定第一爲
阿達機尊者原題第十三 第二爲阿資答尊者原題第
氏多 第三爲拔納西尊者原題第十四 第四爲嘎禮嘎
尊者原題第十七 第五爲拔哩通答喇尊者原題第五
尊者

者第六為哈達喇尊者原題第六劫第七為嘎納嘎巴

薩尊者原題第三寶頭盧第八為嘎納嘎哈喇雜尊者

原題第二迦諾第九為拔嘎拉尊者原題第五第十為

呼拉尊者原題第十羅第十一為租查巴納塔嘎尊者

原題第十六注第十二為畢那楂拉哈喇雜尊者原題

原題第十三為巴納塔嘎尊者原題第十半第十

四為納阿瑪塞納尊者原題第十四那第十五為鍋巴嘎

尊者原題第九戒第十六為阿必達尊者原題第四難提

者伏讀 御跋云唐貫休畫十六應真像見宣和畫譜自

廣明至今垂千年流傳浙中供藏於錢塘聖因寺乾隆丁

浪跡續談 卷七 八

丑仲春南巡駐西湖行宮詣寺瞻禮因一展觀信奇筆也

第尊者名號沿譯經之舊未合梵夾本音其名次前後亦

與章嘉國師據梵經所定互異爰以今定同文韻統合音

字並位次注於原署標識之下云云時僧明水復為敬謹

勒石余於容秋游西湖始從寺僧乞得搨紙一副歸而敬

述之如此

四大金剛

四大金剛彼教但稱天王長阿含經云東方天王名多羅

吒領乾闥婆及毗舍闍神將護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毗

瑠璃領鳩槃荼及薛荔神護閻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

博父領一切諸龍及富單那護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

沙王領夜叉羅刹將護鬱單越人謂之金剛者以所執之

杵號之耳婆沙論稱四天王身長一拘盧舍四分之一西

國以五百弓為拘盧舍八尺為弓蓋其長百丈故凡塑天

王者皆特長大也

韋馱

翻譯名義云韋馱是符檄用徵召也與今所謂護法韋馱

無涉其護法者蓋跋闍羅波賦跋闍羅此云金剛波賦此

云手因其手執金剛杵遂以名之 按今大小叢林頭門

內皆立執杵韋馱有以手按杵據地者有雙手合掌捧杵

浪跡續談 卷七 九

者詢之老僧始知合掌捧杵為接待寺凡游方釋子到寺

皆蒙供養其按杵據地者則否可以一望而知也

風調雨順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王業在閣知新錄凡寺門金剛各執一

物俗謂風調雨順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

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楊升菴藝林伐山

云所執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順然則風神

傳之四大金剛非無本矣

國泰民安

今人言風調雨順必連舉國泰民安四字記得六研齋筆記載項子京藏芝麻一粒一面書風調雨順一而書國泰民安云出南宋官中異人所獻者然則此八字之相連成文由來久矣猶憶觀劇時有一齣忘其名某縣令在任頗作威福去任之日三班六役環送令問曰自我莅此地後外間議論如何眾答曰自官到此風調雨順復問曰今我去此地外間議論又如何眾答曰官今去此却也國泰民安令為嗒然

尼菴

余官江蘇時往來丹徒河干甚屢習見一尼菴頗冷落近

浪跡續談

卷七

十一

年過之則門戶斬新香火甚盛相距不過十餘年耳偶因夜泊與菴旁一老翁詰其顛末翁年踰七十矣慨然曰凡寺觀之盛衰雖關氣運而人事亦與有功焉此菴初不擬一日遇都天廟會甚熱鬧菴前趕會之船不少有美婦趁船到此登岸一足悞陷汙泥急行入菴眾目皆觀而舟子忽譁言婦給船錢一百乃是冥資急入菴理論則菴中並無此婦方與菴尼詰論舟子忽見座上大士像一足偏染汙泥乃大驚悟伏地叩首即將冥資焚於爐中於是闌塞入菴聚觀者無不合聲誦佛信為大士顯靈適舟中人又來報香氣四騰眾益駭異遠近傳聞自此施捨皆至香火

遂煊赫至今實則婦與舟子皆菴尼所駭串婦一入船即卸裝改容而以汙泥移入大士足下耳此事近來知者漸夥而菴之靈感如舊則其氣運尙未衰也

運木井

西湖淨慈寺之運木井余已載其說於歸田瑣記中而不知蘇州之元妙觀亦有此奇事嘉慶二十二年雷擊元妙觀大殿中西北一柱支持重穴勢甚可危然徧選東西兩匯之木材無以易之是冬當熟福山口外漁舟於水中遇一浮物視之巨木也擬牽往江北售賣半濟風阻而回再往又如如是異之始曳入港則風水皆順直達縣城東門外

浪跡續談

卷七

十二

言港橋停泊觀者如堵其木可兩圍有半水苔青綠滿其上木梢刊崇禎三年四字禎年兩字甚分明崇三兩字模糊以意度之良是蘇城人聞之出錢數十千購去而元妙觀因此興修大殿至今完固夫天生巨材上鐫前代年號自是因工入選乃選而未用歷二百年之久浮沈於汪洋浩渺之中卒無遇合一旦自來以供要用此與檜園所載大慈寺建轉藏殿少一梁材海中大木濟之其事前後略同大抵魏家廟宇皆有運可憑心神弄其巧以應運未可皆以為事出偶然也

十二屬

十二辰各有所屬其說始於論衡物勢篇言其十一所缺
惟龍而言毒篇有辰爲龍已爲蛇二語合之今說已無參
差而統謂之曰禽比史宇文護五貽護書曰昔在武川鎮
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以身屬蛇梁沈炯有十二
屬詩屬之稱當在此時法苑珠引大集經言其所由來
曰閻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龍並是菩薩化導人道初
生當菩薩住窟卽屬此獸護持侍益故漢地十二辰依此
行也所說十二獸無虎而有師子蓋彼方名虎曰師子耳
其所以分配之義則陽谷漫錄言之頗詳據云子寅辰午
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風虎龍馬猴狗五指
浪跡續談 卷七 三

楊公忌

軌論云宋術士楊救貧習堪輿術爲時俗所推其說一年
有十三日百事禁忌名曰楊公忌然其日多賢哲誕生如
孔子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嘗君崔信明蘇東坡之流今用
則其來歷復矣

其日者亦未蒙禍害按今人所傳楊公忌以正月十三日
爲始餘每月皆隔前一日惟七月有兩日一爲初一日一
爲二十九日亦隔前一日也故合爲十三日然不信其說
者多憶余以十二月十九日完娶家中親友並以此楊公
忌日必不可用先資政公毅然用之余亦了不介意後清
河君佐余憲官中外膺二品誥封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壽
族中皆以爲有福完人則又何忌之有乎

歸忌往亡

今人出行避往亡日歸家避歸忌日其說最先後漢書郭
躬傳云桓帝時有陳伯敬者行路聞凶便解駕而止還觸

浪跡續談 卷七

三

歸忌則寄宿鄉亭注引歷法云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
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徒也通鑑卷一百十
五注引歷書云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亡此皆於今
選擇書所載不符然論衡辨崇篇云塗上之暴尸未必出
以往亡室中之殞樞未必還以歸忌則古人已駁之矣

賞善罰惡

杭州吳山上城隍廟頭門外有牆四面甚高廣慈溪盛小
字亦當不磨也或疑此四字所出不古按公羊傳序疏云
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雲笈七籤天真告聖行真士云行

善益葬行惡奪筭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則此四字之由來亦久矣

物故

古人稱死為物故史記司馬相如傳治道二歲不成士卒多物故漢書蘇武傳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璧

世人於却人餽遺率書其簡曰璧翟晴江謂歸璧事出左傳史記者凡五其一為晉獻公用荀息議以垂棘之璧假

浪跡續談

卷七

古

道於虞以伐虢隨以滅虞荀息操璧前曰璧猶是也此與今人却餽之情事不合一為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之將賣之石也王定而獻之復為玉此明言為玉而不得以璧代之為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趙璧蔣相如奉璧往視秦無意償城使從者懷其璧亡歸於趙此秦恃強詐取相如以死爭歸此何等事似不宜用於和好之交際一為秦使者夜過華陰有人持璧遮道言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此更非嘉事惟左氏傳僖二十二年負羈饋公子重耳盤飧置璧公子受殮反其璧此一事最切合故今人多援此為比至

晴江又謂當本儀禮聘禮皮弁還玉於館戴記聘義曰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二事然聘義注明明言財謂璧璋璋帶也是所還惟圭璋而璧固受之則於今人用璧之義愈不合矣故家曜北直斷為用負羈事又言左氏傳昭十三年有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事則用錦字亦與璧相同若今人有用蘭相如事竟用趙字者則恐不可為訓也

緡紳

今人呼鄉宦之家居者為緡紳其實當作緡紳緡說文訓插禮玉藻言緡珽內則言緡笏晉書輿服志云古者貴賤

浪跡續談

卷七

五

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笏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亦作薦紳史記封禪書注云鄭眾注周禮云搢讀曰薦則薦亦是進謂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亦作薦紳惟史記封禪書緡紳者不道故今人皆仿之稱緡紳但言搢紳言薦紳二字意不平列而言緡紳則二字必平列作對老杜詩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緡紳皇甫冉詩地控吳襟帶才光漢緡紳宇文融詩雜沓喧簫鼓歡娛洽緡紳則皆作平對也

東西

緡紳太守語余曰向聞朱石君師言世俗通行之語但

舉東西而不言南北者袁謂吾儒之教即孔子之東家某西即彼教謂西方之聖人舉此二端足以函蓋一切矣惜當時未聞所據何書余嘗私質之紀文達師師笑曰石君篤信彼教故其論如此然余嘗聞明思陵偶問詞臣曰今市肆交易但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輔臣周延儒對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此不待交易故但言東西耳思陵善之余謂周乃小人捷給取辨一時亦未見確鑿齊書豫章王疑傳上謂疑曰百年亦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得似當時已謂物爲東西物產四方而約舉東西正猶史記四時而約言春秋耳

浪跡續談 卷七

夫

老草

朱子訓學齋規云寫字未問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據此則今人言潦草者乃老草之訛因音而轉耳

求佛

相傳康熙間 朝廷遣漢大臣張鵬翮往諭俄羅斯於二十七年五月朔出居庸關經蒙古四十九家地界入噶爾噶境六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跏趺似羅漢狀內一僧能華語自言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游普陀五臺峩嶺諸名

山不見有佛後聞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傳聞外國有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視之又非也今值喀爾喀爲厄魯特所敗搶去行李失散同伴僅存殘喘耳張語之曰爾捨生死游徧中外求活佛而究竟天下果有佛耶無耶僧笑曰今日乃知其無矣張曰既知其無益反而求諸心鹿鹿奔走何爲耶僧唯唯乃去時有勇於闢佛者執此事大張其喙又有攘臂爭之曰有西土僧語人曰我聞中土有聖人徧尋至山東見衍聖公而知其非也究竟天下之聖人有耶無耶闢佛者語塞余謂即心即佛四字最爲彼教真實之言必待一真活佛當前始爲見佛

浪跡續談 卷七

老

有何益吾儒之書曰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其於彼教又將毋同 按此條見一斑錄所載張文端公有奉使日記一書內無此條不知此何所據也

十二經脈

今人於文字間往往舍習用之本名而輒欲仿古一紀時也不言甲乙而必曰關逢曰旃蒙一紀地也不言江浙而必曰姑胥曰于越此猶不過取新耳目於施用初無所妨也若乃延醫診脈按證製方而亦必隱與其語變易其名使病者回惑自疑旁人游移而鮮據誠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即如五臟六腑之分爲十二經也肝與膽相表裡脾

與胃相表裡心與小腸相表裡肺與大腸相表裡腎與膀胱相表裡心包與三焦相表裡此蓋人宜知之矣今不言肝膽而必曰足厥陰足少陽不言脾胃而必曰足太陰足陽明不言心與小腸而必曰手少陰手太陽不言肺與大腸而必曰手太陰手陽明不言腎與膀胱而必曰足少陰足太陽不言心包與三焦而必曰手厥陰手少陽言者縱能了然於口聞者未必即了然於心避熟而就生舍易而就難是亦不可以已乎

石門觀瀑

去秋舟過青田上岸觀石門洞瀑布憶游武夷之水簾洞

浪跡續談

卷七

六

漁梁之萬葉寺瀑布皆震耀人間得此可稱鼎足歸舟中擬作小記紀之而鈍腕枯腸不能相稱勉成一詩了之而已至溫州獲讀張丹邨作楠太守梅籟隨筆中一則與余是游情景迥異景固奇亦其筆之奇足以達之也因亟錄以供卧游云丙子秋始游石門沿洞溪過石帆溪流屈曲行萬山中頗似巖瀨至洞口登岸雙峰對峙如門遙見瀑布挂峭壁間時大雨新霽過小橋行百餘步即有水花隨風飄灑密若雨點乃易雨衣持繖再行數十步至石門書院則風更緊如雨點者更密不能前進矣仰望萬斛飛泉噴薄倒瀉長數百丈若白龍騰空而下者下注池石怒而

躍起捲成雪堆又若龍門深湫盤擊作勢嘯強波心者風聲水聲震山撼谷對面不聞人語則又若獨行空山中風雨驟至雷電交作者佇至片時衣衫盡濕髮鬢皆亂人掖余回舟中易衣日纔過午遂解纜直抵青田又次日回棹再游則飛流中斷滄濛作雨狀隨風飄灑如雲烟聚散各百態又如素練迅風搖曳不定視前景又一變矣按余近游情景恰與太守後游相仿太守前游僅抵石門書院而止其距瀑布尚遠余則安行徐進不覺直抵瀑邊視太守所詣近至數倍並無飛沫濺身濕衣之事而飛舞眩忽之狀所見愈真既思其故皆是日風勢之順逆為之

浪跡續談

卷七

九

太守值打頭風余則立於風背故情事頓殊不足為異擬俟回棹時細加領畧不知能似太守之前游否耳

溫州科目

溫州科目南宋時最盛有一年出身至數十人者其兄弟同科祖孫父子接跡如永嘉吳氏者不可枚舉狀元得五人紹興丁丑樂清王十朋隆興癸未永嘉本待問嘉定辛未永嘉趙建大嘉熙戊戌平陽周坦淳祐辛丑平陽徐繼夫武科亦得十人平陽極盛紹興陳鰲陳鵬乾道蔡必勝淳熙黃衰然紹熙林管端平朱熠淳祐章夢飛咸淳翁諤林時中皆平陽人惟景定蔡起辛為瑞安人

武三元

明代三元惟商文毅一人溫州則有武三元永嘉王名世
萬歷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廷試皆第一官錦衣衛千
戶剛介不避權貴博通經史善書工詩手不釋卷時稱為
文武全才

節儉正直詩

恭兒權守溫州適東偏客屏無額因取節儉正直四字榜
之時值府試補考泰順縣文章偶以此四字為試帖題通
場無妥協之詩齋塾中內外孫等初學為試律問此題應
如何作法余告之曰此題四字平列若以唐人之格繩之

浪跡續談

卷七

三

自以合寫渾寫為正若以近時風氣論之則必以分貼四
項為工六韻者可用一層分貼八韻者竟須用兩層分貼
今日館閣諸公乃優為之原非所望於童子試且此題四
字皆仄聲點題即不容易毋怪乎通場之無合作也恭兒
五試春官皆僥得復失於試帖用力頗深自為擬程一首
越日即以手稿呈閱雖未為警策之篇而運筆尚能空靈
配詞亦頗勻稱在此題亦可稱合作因附錄於叢談之後
以為內外孫準繩焉詩云節儉尋常事還兼正直思一麾
臨要地四字奉良規禮要隨時擢用擢節廉真待養宜用
以養從繩先檢柙用木從繩如矢莫差池用其直守約防
廉語則正語

嗟若用不節若懲奢合示之用國奢示形端同此表用形

正道見自無私用不直則經訓西河古句本于夏小序臣

心比闕知客夏請訓時即懸楣資觸日日誦五經詩

時次兒丁辰由內閣衙門請假南來省視歡聚署中即

令其襄同校閱遂亦擬作一首則又別出機杼與恭兒所

作乃異曲同工因並錄之詩云經訓兼庭訓翹瞻四字楣

家常原節儉正直備箴規度本隨心制用節以純憑與眾

宜用儉語蒿邪須判別用邪事論蓬植自扶持用蓬生麻

直象齒焚先凜豚肩陋不辭政行憑所帥用子帥以正繩

在孰能欺用繩墨誠陳不南國周王化東陔太守詩循陔

浪跡續談

卷七

三

鏡樂事握管佐委蛇

浪跡續談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懸車

余以六十八歲引疾歸田或讓之曰禮言七十致仕故古人以七十為懸車之年今君未及年而退母乃過急乎余曰通鑑目錄載韋世康之言曰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三國志徐宣傳云宣曰七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辭疾遜位今余之退不猶行古之道哉且吾子亦嘗深考懸車之義乎白虎通致仕篇云懸車示不用也此當解也抑余嘗讀公羊桓五年傳疏云舊說日在懸輿一日浪跡續談 卷八

黎明

余於逆旅中見壁上近人所書朱柏廬先生格言首句作黎明即起同行者笑以為誤筆余謂此非誤也今人但知作黎明而不知古人正作犁明史記呂后紀注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又作犁旦南越傳犁旦城中皆降伏波索隱云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是作犁明

正合古義又今人以早晨為清早而不知古人但作侵早杜老贈崔評事天子朝侵早賈島新居詩門嘗侵早開王建宮詞為報請王侵早入翟晴江曰侵早即凌晨之請作清早者非然杜老詩老夫清晨梳白頭清早即清晨之意亦未為不可也

靈徹詩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無不知誦此詩者而率不知為唐詩且不知為釋靈徹詩且不知此詩為宋慶歷中始出按集古錄云世俗相傳此二句以為俚諺慶歷中許元為發運使因修江岸得石刻於池陽江水中

浪跡續談 卷八

始知為釋靈徹詩也

通用字

兩般秋雨菴隨筆云馬字之為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二義禮投壺請為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銜銀之物曰法馬賭博之物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打馬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俗亦稱木馬插秧之杓名秧馬周禮掌舍設棊桓再重注行馬也又紙上畫神佛像祭賽後焚之曰中馬又都會水陸之衡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三絃馬又都會水陸之衡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

內邊門曰馬門則不知何所取義余按鐵馬亦是象形只乘馬者皆從邊上則舟中之邊門亦象形也惟今人麵食必用數碟小菜佐之其名曰麪馬則實不知何所取耳又頭字爲用亦不一俗以在內爲裡頭在外爲外頭在前爲前頭在後爲後頭在上爲上頭在下爲下頭或疑外頭下頭二字少用不知嬌聲出外頭李白詩也下頭應有茯苓神曹松詩也皆語助辭耳以人體言眉曰眉頭賸賓王有眉頭畫月新句鼻曰鼻頭白居易有聚作鼻頭辛句舌曰舌頭杜荀鶴有喚客舌頭猶未穩句指曰指頭薛濤有言語殷勤一指頭句器用之屬如鉢頭見張祐詩把頭見東

浪跡續談

卷八

三

坡詩地面之屬如田頭市頭步頭之稱更不勝枚舉矣又按歸田錄云打字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名儒碩學語皆如此偏檢字書了無此義蘆浦筆記云世言打字尙多不止歐陽公所云也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筭謂之打筭裝飾謂之打扮席地而睡謂之打鋪收拾爲打疊又曰打逆畚菜之間有打號行路曰打包打轎雜謔

曰打誦道有打供又有打睡打噫打話打點打合打擊至如打麵打餅打百索打絲打簾打薦打席打籬笆之類能改齋漫錄云打字從手从丁蓋以手當其事者此說得之矣 按打字古自音滴耿不知何時轉爲丁雅今時並收入馬韻矣

同姓名

古今同姓名者詳見梁元帝及明余寅周應賓所撰同姓名錄近人汪龍莊又有二十四史同姓名錄於邵氏簡錄凡所列九伯顏十五脫脫外尙有十一伯顏十二脫脫蓋元明以後同姓名者尤夥悉數難終今試將 本朝大臣

浪跡續談

卷八

四

內之與前人同姓名者略舉之如孟津王文安公鐸之前有唐僖宗朝同平章事王鐸字炎錢塘黃文僖公機之前有宋撰竹齋詩話之黃機字幾仲青陽大宗伯吳襄之前有吳三桂父吳襄福建巡撫王恕之前明已有兩王恕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之前有明撰理性元雅之張廷玉延安人進士應庚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之前有宋王安石之弟王安國大興朱文正師之前有明撰名蹟錄之朱珪字伯盛浦王侍郎昶之前有三國志中之王昶同安李忠毅公長與之前有宋撰水壺集之李長與蒲城王文端公鼎之前有遼作檄錄之王鼎當塗黃勤敏師鉉之前有明靖難

給事中黃鉞常熟人其庶僚及名人亦復難以枚舉也

自鳴鐘

禮廳小牘云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為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有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執辰牌循環而出此全與今之自鳴鐘相似吾鄉福州鼓樓上舊設十二辰牌屆時自能更換相傳此器是元時福甯陳石堂先生普所製傳流至康熙間為周櫟園方伯取去則亦中土人所造巧捷之法又豈必索之外洋人哉今閩廣及蘇州等處皆能製自鳴鐘而齊梅麓太守彥博以精銅

長跡續談

卷八

五

製天球全具界以地平中用鐘表之法自能報時報刻以測星象節候不差毫釐則雖以西人為之亦不過如此矣

龍泉窰

龍泉窰出龍泉縣以綠色勻淨裂紋隱隱有硃砂底者為佳自析置龍泉入慶元縣窰地遂屬慶元去龍泉幾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窰仍稱龍泉亦可笑也青窰窰地在琉田地方按龍泉舊志載章生二嘗主琉田窰凡磁出生二窰者必青瑩如玉今鮮有存者或一瓶一盤動博十數金其兄章生一窰所出之器淺綠斷紋號百圾碎尤難得世稱其兄之器曰哥窰稱弟之器曰弟窰或稱生二

章云

入學忌偶年

北史李渾弟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拘忌不許此齊書亦云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繪竊其姊筆牘之間遂通急就章按史傳所云偶者言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耳非忌偶年入學也所云年俗忌者恰不知何忌耳余以六歲入學雖於學無所成亦不見有所忌今人五歲入學既嫌太小而必拋置此六歲一年不亦甚可惜哉

秀才

浪跡續談

卷八

六

秀才二字始見管子小匡篇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暱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楊升菴謂始於趙武靈王吳越無秀才之語考其原文乃是秀士非秀才也史記儒林傳公孫宏等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是秀才科名所自起日知錄云唐代舉秀才者止十餘人凡貢舉有博議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其次明經其次進士明實錄云洪武十四年六月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則今世學者所惡聞之號也

東面書正字

今人東面必書正字蓋自前代已然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於東面書一正字雖不知所從來而承傳已久丙子入朝見投刺俱不書正字蓋為避江陵諱故也按今時仍通用之其有或改書端字肅字者則各自避其家諱耳聞杭州人言梁文莊詩正家中羣從東帖悉用肅字

署名加制字

今人居憂服中有不得已與人通簡帖之事祇須於姓名上加制字不必更於名上加粘素紙惟斷不可用從吉二字余於退菴隨筆中已詳言之而近人多漠不關心即通

浪跡續談

卷八

七

人亦有習而不知其非者或更縮寫從吉二字作咎字冒禁忘哀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按制字最古禮記喪服四制有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世專於喪言制蓋本於此至從吉二字始見晉書孟陋傳陋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後吉則不可以為三年內之通稱明矣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言者徒三年今律釋服從吉載於十惡之條即期喪從吉亦杖六十人亦奈何甘犯科條而徒以能書咎字為巧乎

不宣備

浩然齋視聽鈔云今人答尾云不宣備本文選揚修答臨

淵侯牋末云造次不能宣備香祖筆記云宋人書問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然三字之分別殊亦未解又沈括補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二字蓋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以待尊者之批反耳余聞之紀文達師曰札尾作謹空二字者以所餘之紙為率餘紙多者必作謹空字或作慶餘二字所以防他人之攙入他語耳

橫筋

李義山雜俎謂食畢橫筋在羹碗上為惡模樣而此風經久未改徐禎卿剪勝野聞云太祖命唐肅侍膳食訖橫筋

浪跡續談

卷八

八

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成按此禮誠不宜施於天子若今人譏會往往如此未可厚非而卑幼之於尊長尤非此不足以明恭今時下僚侍食於上官即食畢亦往往作為未畢之狀以待上官之放筋此正無於禮者之禮未可盡斥為惡模樣矣

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之說不知始自何書升菴外集云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宏治中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據羅玘錮績之言具疏以對今影響記之一曰鬪鬪好負

重今碑下跌是也二曰... 蒲牢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有威力故立於獄門
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蝮好水故立於橋
柱七曰睚眦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狻猊好煙火故立於
香爐九曰椒圖好閉故立於門鋪按李文正陸文裕俱嘗
記此其名亦或不同陸謂出山海經博物志攷二書今皆
無之翟晴江謂本鋪續倡其說但云得於故冊面上疑其
權時應命所撮造故升菴云影響記之也

貓衰犬旺

吾聞有貓衰犬旺之諺謂人家有貓犬自來主此兆也然

浪跡續談

卷八

九

此語亦自古有之而各不同婁氏田家五行云凡六畜自
來可占吉凶諺云猪來貧狗來富貓兒來開寶庫此與閩
語不合又江盈科雪濤談叢載其邑諺有猪來窮來狗來
富來貓來孝來故猪貓二物皆為人忌有至必殺之又雅
俗稽言云俗稱貓兒來帶麻布又稱貓兒來耗家蓋其家
多鼠耗故貓來捕之因耗誤為孝又因孝布轉為麻布耳
金海住先生云此等語聞諸長老謂是已然之效非將然
之祥也窮則牆坍壁倒猪自闌入之富則庖厨狼藉狗自
之開當舖則羣鼠所聚貓自共捕耳

酒色財

今人率以酒色財氣為四戒莫知其始按後漢書楊東嘗
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財色也王禕華川卮辭云財者
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
致戒焉灾禍其或寡矣是古原止有三戒不知何時添一
氣字殆始於明人

嫖

今人讀嫖為瓢音字典云俗謂淫邪曰嫖故世有嫖賭飲
三般全之諺按此字傳記中甚少見惟漢書景十三王傳
廣川王立為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注嫖匹昭
反金梅住云嫖以忽猶言瓢忽謂遠別父母也嫖字與嫖

浪跡續談

卷八

十

姚校尉之嫖義同不關婦人淫邪事

嫖

嫖奴烏切古人每用此字嵇康與山巨源書足下若嫖之
不置隋書經籍志序釋迦之苦行也諸外道邪人並來嫖
惱以亂其志而不能得世說政事篇有署閣柱云閣東有
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別嫖不得休詩家更多用之梁
吳孜春閨怨云柳枝皆嫖燕柔葉復催蠶王安石詩云細
浪嫖雪于娉婷韓駒詩云弟妹乘羊車堂中走相嫖

見怪不怪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此語起於唐時亦實有此理可作座

右銘也藝文類聚引見異錄云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一婢方變有老猿爲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聞我闕僕爲執事耳又嘗呼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又獨坐首事以拱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乎乃飼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汝能徙我於堂下乎婦人竟昇堂下曰可復徙堂中乎羣婦昇舊所曰能徙我於街市乎羣婦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故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三多

今人每以三多爲頌禱之詞問其出典輒以華封三祝應

浪跡續談 卷八

十一

然華封事見莊子天地篇堯觀乎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未嘗指爲三多也三多事惟見玉海載楊文莊公徽之言曰學者當取三多乃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也此言甚有味今俗言多福多壽多男子實無所出華封人但言多男不可強合孫志祖讀書脞語亦辨之並云若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則三多並非佳語矣

致劉玉坡督部

魚刊書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之夏閩浙總督劉玉坡督部由福建巡閱至浙江將以次按臨溫州未到之前一月有杭州友

人書告余云劉督部近有不滿於足下之語不審何故余亦茫然不知所由來越日書又來云僕聞足下所刻歸田瑣記中有誹謗督部之詩深所不喜恐溫州相見時或費唇舌耳余始恍然有悟伏思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誹謗乎且匿怨而友其人古人所恥此事誠不可以隱忍含糊若無以自明卽無以對友因尋繹往事手繕長函先期遣僕迎投其辭曰憶自乙未道出武林匆匆一晤傾蓋投紵此後遂成神交繼則粵西同官不果曾蒙頌寄楹帖挂屏至今奉爲墨寶迨至吳越隣治當羽書擾攘之際僅得尺素頻通而不獲親承教誨然彼此相契之篤迥異尋常異姓手足之稱卽此時所訂也自執事總制閩浙日著盡勤某早以病告歸伏處浦城山邑常與藥餌爲緣亦不敢以寒暄虛文瀆塵視聽前歲因家食不給挈兒輩出代爲謀官作餬口計繼因左支右絀集腋不成遂在揚州遷延一年彼時忽得都中友人信云劉玉翁頗有不適於足下足下與玉翁均是爽直一路人何以彼此不合爲公乎抑爲私乎某始聞之而駭繼謂此旁觀擬議之私談無足介意乃昨得杭州友人信又有齒及此事者並云甚以拙刻之歸田瑣記爲非是則不能不爲執事懸陳之夫以執事所處之地諸多棘手某所深知特憤時之過不禁形

浪跡續談 卷八

十一

...

諸筆墨然局中之難局外人不代為設身處地轉從而噴
有頌言本非怨道某前以病辭官即不能保人之不相責
今且慮人責之不暇而敢於責人乎竊謂拙刻中有致劉
次白中丞一書因恨異族之逼處語頗切直次白虛中雅
懷並不以為忤過浦城時猶蒙訪我敝廬譙談竟日極歡
而散豈次白不辨而執事轉為代抱不平乎無已則有二
詩乃全為舉商一事而發被舉之家橫加疑謗於某不得
已以詩自明詩意不過謂此事實發自上非起自下詩云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九自向甌夷止但
笑蚍蜉撼樹狂或執事之不滿於某即為此詩乎舉商之

浪跡續談 卷八

三

事是非自有公論豈一人一口舌所能爭惜執事到閩時某
以水陸程途錯互未得促膝細陳又不便形諸楮筆耳其
第二詩為喜雨而作則直是讚揚執事之實情詩云側目
驕陽作暢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灑甘
霖起頌聲蓋是時令浦邑者奉行不善以致大結民怨謗
議沸騰直至四月杪執事洞徹根由立將某令撤任而民
心始定頌聲甫作旋沛甘霖玉清垂慈正謂此也故不禁
歡欣鼓舞道之玉清二字關合台號且於詩後專注月日
以明之以竊附於詩史之義浦之人上至今能述之執事
何不一加俯察乎至卷末覆廖尚書魏山長一書則就事

論事撫今追昔更與執事不相干涉憶前戊子己丑間合
省捐修通志共有數萬金彼時付一故紳主持如擲虛牝
至今為人口實皆尚憤憤不平前捐之數出於清城結富
者即不少此次勸捐信到正值舉商之際目擊逆者紛
紛實屬難於為力不免切實言之並非於梓鄉義舉視之
漠然原書謂奉大府傳諭而來其或即緣此而遂開罪於
執事乎惟是執事芥蒂之端數者必居一於此而在某實
一無成見即以目前而論若果與執事齟齬不合豈有為
子指省捐官而偏擇一齟齬不合之第一大憲託其宇下
夫即不望其垂青格外獨不畏其遇事吹求乎則雖至愚

浪跡續談 卷八

西

者斷不出此矣究之拙刻皆信筆直書實不免有招忌之
處即如前呈之楹聯續話中有兩將軍難兄難弟一中丞
憂國憂民二語經執事作信力勸而刪之此足見執事關
愛之深亦即足徵鄙人之傾倒於執事者非一日矣乃執
事不前好之念而以逆億相加則信乎投杼之言古今動
色矣某獲交海內賢豪不下百十輩周旋且數十年從無
匿怨而友其人及凶終隙末之事尚願執事熟察此信頗
釋前疑且既蒙結為異姓手足則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
無失其為故所望於執事者正未有艾也兒子現權甌守
儘免貽累轉眼亦即須交卸補實尚遙遙無期楚香先生

爲十九年前山左同官直至前歲始得重晤其待兒子頗厚現在溫州之署雖係頂委到班而恐其憚於遠行曾託考人再三下詢意殊可感此番轉恐以我兩人齟齬之故不無瞻顧於中尙望執事以前言業經永釋附函闕會俾得坦然於胸敢拜下風所禱不淺晤教在卽諸容面奉不

百

附玉坡督部覆書云濶別十有餘年並尺書亦多阻隔近始以校閱之役班荆道左備領塵談蓋已願慰生平乃復惠賜錦聯洋烟以示永好之意而且珍香疊沛每飯不忘佳釀延齡瀕行見貺故人之有加無已真令受

浪跡續談

卷八

五

之者感謝難名別後登程猶覺神依左右回思我兩人心性之契合言論之投機可一日亦可百年可自信亦可共信固非因久不相見遂爲流言所中者昔讀吾兄歸田瑣記諸大作曾因詩旨淵微淺識不無誤會迨後于細細繹殊覺命意措詞祇有過譽之情聞之足以自勉豈等谷風之章刺及朋友耶交友之道必兼規勸即使我兄不滿於弟不妨直言相告亦奚必託諸歌詠而使之聞之前事懷疑本已永釋嗣在黃巖途次接讀手札再三捧誦仰見真情摯意流露行間不特我兄之襟懷朗然若揭卽弟之前後衷曲亦無不盡入鑒中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至於如此設使相逢不偶尺素鮮通竊恐他人之致書我兄者尙不止爲公爲私之語一再傳來卽蒙我兄相信有素而諧之者或無端構衅或借題作文必使得行其說而後已則我兄之包涵於弟者固無已時而弟之開罪於我兄正不自知其凡幾矣昔日傾蓋如故今茲白首如新此中之作合天也非人也青蠅之集可置勿論專泐申謝並布歉忱卽請鈞安伏惟雲鑒不備

浪跡續談

卷八

五

浪迹

三

大至署
端

福州梁氏校刻
版今歸杭縣鄭
氏小琳瑯館

浪跡三談 序

浪迹三談序

長樂梁敬叔觀察以先中丞公浪迹三談付手民命智董 料勘智 親炙公言論公遇智 頗異於眾人觀察復命智 綴一言附不朽之名歲壬寅公既歸田丙午迄己酉自浦城移居武林游吳門及邗江就養東甌丁未冬浪迹叢談刊成戊申冬續談刊成三談甫得六卷讀是編者多舉宋洪文敏以方公智 竊謂文敏生南宋偏安之代涉攬不能周中原交游不能徧四海典籍且散佚掌故亦不能求備公則遭逢

盛世接引賢才又當 四庫全書告成之後博探中祕漁

浪跡三談 序

獵靡窮資見聞之多廣江山之助為何如也文敏之不若公者一文敏僅中選詞科授職館閣屢知州府曾以奉使辱命被論罷官公則由翰苑改部曹直 樞垣擢郡守歷藩牧任封圻官中外數十年從無一稍干吏議之事經濟文章之交著宜乎朝野交重而仕學交優矣文敏之不若公者二文敏容齋隨筆五集固為南宋說部之冠隨筆外僅傳夷堅志萬首唐人絕句兩書殊無關學問公則於四部各有撰述凡六十餘種已刊行寓內四十餘種皆有益於後之學者文敏之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其四筆之成不費一歲五筆亦閱五年而公

於四年中但所劄記輒成巨冊文敏之不若公者三唯容齋隨筆傳入禁林孝宗稱其瞭有好議論受知之榮較為過之然他日偃武脩文重開四庫館采訪所及得邀乙覽未可知也已昔文敏從孫總刊隨筆五集何同叔為之序恨不及識文敏與其子其孫相從甚久今智視同叔之於文敏為幸而欲以蠡測海以莛撞鐘則又烏乎能同叔之言曰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譌謬可以膏筆端實為儒生進學之地智第舉同叔之推文敏者以推公同叔之言蓋於公是編為尤當世之博雅之君子智足以知公者奉公之緒餘尚如是則推公實突過文敏信不

浪跡三談

序

二

阿云咸豐七年丁巳秋九月朔年家子羅以智謹序

浪跡三談目錄

第一卷

觀弈軒雜錄

第二卷

改元之始

易世仍稱舊號

紀號之變

第三卷

八十九日菴

句踐

浪跡三談

目錄

周太祖柴后

赤

佐雜擅受

冠玉

李瀚蒙求

避家韓

豪歌協韻

齊物論

十反

唐人避諱

元號相同

通鑑刪紀元

歷代年號

太牢少牢

韓通

札字

架閣庫

明史紀事本末

鵲起

父子同名

梅花詩

弟靡

讀離騷

儒林參軍

多字

三字字	太上感應篇
楊揚一姓	葭葦
古田逆案	杏仁
螟肺	閩諺
送窮日	水味
中郎有後	本紀
送春詩	
第四卷	
七十四歲初度詩	戲綵堂詩
和卓海帆相國詩	徐信軒觀察詩
浪跡三談 目錄	
長孫入泮詩	得曾孫誌喜詩
賀林少穆督部詩	五郡守詩
披山洋盜	戲綵亭詩事
石門	仙蠟
薔薇花詩	說鈴冥報二則
第五卷	
酒品	惠泉酒
蘭陵酒	千日酒
燒酒	攪水酒
紹興酒	女兒酒

火腿	海參魚翅
鹿尾	燕窩
黃羊	靖遠魚
黃河鯉	土參
波稜菜	蕨菜
白菜	飄兒菜
芥藍菜	食單四約
鮓魚	甌江海味雜詩
第六卷	
收銅器議	古人用尸之意
浪跡三談 目錄	
應變	曉
貓	燭營
神童對	王荆公詩
筮	新齊諧摘錄
鵝血治噎	都天廟聯
附詩三十首	

浪迹三談卷之一

福州梁章鉅撰

觀弈軒雜錄

戲綵亭之右老桂之陰有精室一間余日觀弈其中即額為觀弈軒恭兒善弈偶於公餘之暇借朋輩為之凡遇弈者多被饒子余問以弈之原始及弈之故實則皆曰不能舉因取古今弈事雜錄數十則以示之行篋無書不能備也然大略則已具於此矣昔論語舉博奕以警用心孟子言弈小數亦必專心致志弈與學將毋同竊願為學弈者發其蒙並為舉弈者進一解焉道光己酉暮春之月福州

浪迹三談

卷一

七十五叟退菴老人書於東甌郡齋

張華博物志云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 按皮日休原弈云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祕再出必用吾意焉夫堯之仁義禮智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道教其子哉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縱橫者流豈自堯舜哉 抱朴子云棋子無比者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新論專學篇云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常弈之時有吹笙

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

通元集云圍棋兩無勝敗曰芾 按芾有縣免二音說文

芾相當也今人賭物相抵謂之芾俗言謂之和

劉義慶世說云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

談 按王中郎者王坦之也在哀制中客來即用方幅為

會戲故曰坐隱支公者支遁也又羣仙傳云王積薪夜宿

村店聞隔壁圍棋及明視之則無棋局問之乃手談也又

按顏氏家訓云圍棋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

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則知此語由來尚矣

世說又云王導嘗與其子悅圍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

浪迹三談

卷一

葛亦得爾耶

胡應麟筆叢云今圍棋十九道縱橫三百六十一路子亦

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

也 按韋曜博奕論云枯棋三百李善注引邯鄲滄藝經

云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

百五十枚沈存中筆談云弈棋古用十七道與後世法不

同今世棋局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錢竹汀先生云嘗

見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棋譜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

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是後人假託藝文類聚卷七

十四載晉蔡洪圍棋賦云算塗授卒三百惟羣是晉時猶

未加也 又按柳子厚柳州山水記有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云云是即胡應麟唐局或十八道之說所由來或棋局稍有不同不可為典據也

晉書謝安傳云苻堅入寇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遂命駕出別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其甥羊曇日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元等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便攝於牀下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曰小兒輩

浪跡三談 卷一

三

已破賊既而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又阮簡傳云阮簡為開封令有劫賊外白甚嚴簡方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按此實不可為訓不得以謝安石藉口也

又祖逖傳云逖兄祖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弈棋納曰聊以忘憂耳

齊書王湛傳云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湛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

清定訪問

齊書蕭惠基傳云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未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浪跡三談 卷一

四

默識如此 按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亦言覆棋不失一道似當時有能覆局者便已驚之若神而今人之稍工弈者類能覆局不足為異良由後世弈詣高於前代況古棋縱橫十七道今棋縱橫十九道則古易而今難今人之能覆局似亦較王粲孝瑜為精也

三國志費禕傳云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南史齊武陵王煜傳云煜常破枋為片縱橫以為棋局指

點形勝遂至名品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曰汝與司徒手談當小推讓答曰燈立身以來未嘗一日妄語

又羊元保傳云元保為黃門侍郎善弈宋文帝亦好弈一日帝召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風景當得劇棋

宋書徐羨之傳云羨之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

宋書羊元保傳云元保入為黃門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浪跡三談

卷一

五

王志堅表異錄云宋明帝好圍棋而詣甚拙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帝終不覺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上與親王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於康國獅子於坐側獅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又云僧一行本不解弈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為國手

續酉陽雜俎云北宋雅禪師建蘭若於東都龍門庭中桐

始花有異蜂聲如人吟詠視之具體人也網獲其一置紗籠中忽數人翔集若相慰狀云叱叱子與青桐君弈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禮禪師舉籠放之

薛用弱集異記云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處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

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

浪跡三談

卷一

六

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祕妙而布置未及十數

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

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間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有所記婦姑

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圍棋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棋天洞覽云王積薪每出游必攜圍棋短具畫紙爲局並棋子盛竹筩中繫於車轅馬鬣問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勝則徵餅餌牛酒

棋訣云王積薪夢青龍吐棋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北夢瑣言云滑能善弈忽有一小子自云張青與能對弈思甚精敏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使我召公著棋耳能忽奄然

北夢瑣言又云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部民有油

浪跡三談

卷一

七

客於此姓鄧能棋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進之終日不過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見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金十錠獲免良可笑也

于寶搜神記云賈佩蘭說在宮每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綵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葛洪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任昉述異記云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含之不覺饑

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旣歸無復時人按松窗百說云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

長生久視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開關以來終得幾局棋也

幽怪錄云巴邛人家橘園有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有二叟對弈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恨不能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

唐書李泌傳云帝召泌初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

浪跡三談

卷一

八

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說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陶穀清異錄云明皇因對甯王問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憑託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二宮人以玉界局進遂與王對手

唐蘇鵬杜陽雜編云大和中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

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棋局光潔可鑿及師言與之敵手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按今所傳范西屏

浪跡三談

卷一

九

桃花泉弈譜首局即九五鎮神頭凡四十四變大抵即顧師言遺訣也

郡閣雅談云唐廖凝十歲詠棋詩云滿汀漚不散一局黑全輸作者見之云必垂名於後

梨軒曼衍云圍棋初非人間之事其始出於巴邛之橘周穆王之墓繼出於右室又見於商山仙家養性樂道之具也

白孔六帖云取蛻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百出智慧自生按蛻龍牙從何處得之聊廣異聞可也

宋史潘慎修傳云慎修善弈棋太宗屢召對弈因作弈說

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宋史吳越世家云上遣中使賜錢俶文楸棋局水晶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便可用此以遣日

宋馬永卿懶真子云玉子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瀟瀟羸形暗去春泉湧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塵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真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

浪跡三談

卷一

十

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不貪也猛勢橫來則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也牧之嘗云棋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若至七十猶有萬日也

姚寬西溪叢語云蔡州信縣有棋師閩秀才也說嘗遇一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四庫全書簡明錄云宋晏天章撰元元棋經一卷凡十三篇蓋以弈通於兵故仿孫子之篇數於棄取攻守之道言簡而理該歷代國手無能出其範圍

劉仲達鴻書云圍棋有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邢居實拊掌錄云葉濤好弈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宋何遠春渚紀聞云弈棋古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賜王景文藥時景文方與客行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著棋著如著帽著履皆訓

浪跡三談

卷一

十一

容也不知於棋有何干涉耳

春渚紀聞又云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卽出市游每至夜分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卽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曰勢似北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

觀者合噪云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爲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棋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弈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卻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卽覆前局旣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

浪跡三談

卷一

十二

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卽仲甫當攜孥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衆棋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卽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卽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服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贖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按劉仲甫有棋訣一卷凡四篇後附論棋雜說則卽晏天章棋經之末篇仲甫爲之注耳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

安詳極於寬緩性躁怒作家人輩密以弈具陳於前訥觀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忘其志矣

世說補云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荆公詩話云蘇子瞻言太宗時有賈元侍上棋太宗饒元三子元常輸一路太宗知其挾詐謂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死不生太宗曰更圍一局勝當賜緋不勝當投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是汝不勝浪跡三談 卷一 世 命抱投之水乃大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蘇東坡觀棋詩序云司空表聖有棋聲花院閉之句吾嘗獨游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古松流水閒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妙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卻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空中卧而仰視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

棋饒得某先天下無敵手矣

蔣正子山房隨筆云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窗弈棋余屢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著但不敢耳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示聶云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范正敏遜齋閒覽云荆公棋品本不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歛局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至苦思勞神不如其已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著棋竭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雖一著終老不能加也

浪跡三談 卷一 古 山堂肆考云林和靖每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棋耳 按此語殊過圍棋何可與擔糞並論不得以和靖而為之詞或亦自嫌其棋力之不高故為此調語以自解耳今人目棋品低者謂之為臭殆此語為之濫觴也

胡應麟甲乙剩言云余年八齡即喜對弈時已從塾師授書每於常課外必先了竟且語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弈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且於書案下置局布算天下遂無敵手

魏瑛耕藍雜錄云明太祖智勇天縱於藝事無所不通惟

於弈棋不耐思索相傳其與人對弈無論棋品高低必勝一子蓋每局必先著輒先於枰之中間孤著一子此後黑東南則白西北黑右後則白左前無不遙遙相對著著不差至局終則輒饒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凡手所能擬議矣 按此事余素不敢信嘗與友人按此法演之二三十步外即隔閡不能通友人亦好學深思者終不得其故或天資聰明者自優爲之歟

耕藍雜錄又云我朝弈師以范西屏爲最范名建勳海昌人偶騎驢至揚州探親路過一棋局入與對枰連負兩局局中人責錢范曰我身邊適無錢但有一驢可抵衆

浪跡三談

卷一

五

諾之即牽驢去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越月餘日而范復至連勝兩局衆議價以錢范曰不須錢即還我舊驢可矣蓋范前度適欲舟行他往無地寄驢故借棋局喂養至是則加茁壯矣於是衆始知其爲范西屏也相與爽然

耕藍雜錄又云吾福州乾隆間有薛翁師丹素稱國手余弱冠即從之學弈初饒九子至十年始進至饒兩子今又十年不能再進半子也嘗私問其命名之義翁曰昔堯以圍棋教丹朱余豈敢言師堯但竊願師丹而已味翁之言乃謙遜而實自負也 按薛翁短小精悍人甚蘊藉與先王父天池公相友善饒先王父弈在先兩之間先王父對

弈必令余侍旁斂子偶私叩以弈事翁曰足下若有志學弈但務學士大夫之棋不可學市井之棋今後生小子偶有一知半解即自視甚高一局未終而鄙倍囂陵令人不可嚮邇此即所謂市井之棋也先王父令余識之 又按余雖及見薛翁而未嘗一日對弈至嘉慶間始偷閒從弈師學弈一爲鍾望高一爲林茂敬皆足與薛翁抗手鍾以學力勝林以天資勝而薛則學力與天資並勝者也此二人者余視之皆高不可攀其時與對手者一爲余同年鄭成綸一爲雲騎尉何文上鄭亦以學力勝何亦以天資勝雖視國手尙遠然在士大夫棋品中亦可謂大雅不羣者

浪跡三談

卷一

六

矣此外有王登碧者爲福州府署皂役人頗麤俗貌亦頗齷惟與圍棋則甚覺溫雅故曼雲兄頗重之亦著有棋譜數十紙爲人所稱善飲酒余嘗與對弈輒在鼾睡中詰其故則曰昨夜伺候本官坐堂徹曉未睡耳昔宋李愬與人弈皆昏睡但隨手應之多出人意表此人正類是未嘗得其一著之差也余嘗叩以弈訣曰士大夫之棋自有根器不可如我之下流但須處處出人頭地不被人籠罩即得之矣嗚呼此亦可謂隱於弈者矣

方勺泊宅編云朱正夫致仕家居杜門謝客一日曉容大師自京來謁公欣然接之二子行中久中秋試不利皆在

侍下公強使冠帶而出容一見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睥
睨久之徑辭出後三年久中謀赴舉之資暮至六和才泊
岸見容在寺中遙揖久中歸與之款是秋二朱至京師舍
開寶塔寺容寓智海禪刹行中預薦惟殿試病作不能執
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
信筆寫答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仁宗良愛之
行中不知也日與同舍客圍棋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禿
蓋恨容許之誤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棋遽使人卻之曰此
必下第人欲丐出關之資士人立於門下不肯去行中乃
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曰乃梁御藥門客御

浪跡三談

卷一

七

藥特令奉報足下卷上已置魁等他日宰相記行中唯唯
而入再執棋子輒手顫緣寵辱交戰不能自持也

范公併過庭錄云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
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
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
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已者欲
避之見其於身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
親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
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為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
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弈翁同竝立云不見其人矣頃又

有一披衣從中出視弈者蓋太宗也翁警曰卽此人當之
汝善佐其事遂別餞留連久之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
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既佐唐平
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異哉異哉
按此與虬鬚客傳相彷彿疑本一事而誤演之

浪跡三談

卷一

六

浪跡三談卷之二

福州梁章鉅撰

改元之始

改元始於漢文帝之十七年戊寅稱後元年其後景帝之八年壬辰稱中元年又七年戊戌稱後元年至武帝始以卽位之元年稱建元元年後遂或仍或改以迄於今隨園隨筆云古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竹書紀年魏惠王有後元年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疑是湯崩不踰年而改元之證按改元之制古亦無一定唐虞終

浪跡三談

卷二

三年喪舜禹皆行之而踰年卽位者周也然漢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稱元年功臣表稱平陽侯曹參元年諸侯王表稱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爲嫌也後世惑長生之說乃縮去其已往之年而爲更新之號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冊萬歲魏之太平眞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矣

元號相同

隨園隨筆載年號雷同者建武有七中興有六建元有六建平有八天成有六永和有五應天有五太平有五建興建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祐乾德光天天興天正俱有三

其餘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貞觀天寶俱有二又指不勝屈矣按隨園所列尙多未備如永興有六相同甘露永康永安建元建平皆五相同永平太和太安太和皆四相同嘉平龍興元興永甯太甯太定太安皆三相同其二相同者如天禧天德天順天啟天璽和平黃龍皇始元康元和元嘉天漢延興延和天保光天貞元青龍咸康五鳳武平武成紹興承光永初永建永嘉永熙永昌永泰永隆景福鳳皇至德至元太始太興大同大寶大和大德大慶建和建義上元正德諸號眞指不勝屈也

易世仍稱舊號

浪跡三談

卷二

隨園隨筆又云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稱天復五年而哀宗亦稱天祐梁太祖崩於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仍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至重貴已改開運矣而後漢高祖仍稱天福至於高祖隱帝俱稱乾祐周祖世宗恭帝俱稱顯德大抵五代之際樂於因循也

通鑑刪紀元

隨園隨筆又云通鑑遇一年兩紀元之事必硬刪其一如後唐閔帝改元應順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刪去應順則閔帝之數月天子無故遭削矣史記索隱譏史遷全沒惠帝之六年而不爲之作本紀

亦此類也

紀號之變

梁曜北醫記云年號自漢武帝始前此惟紀年而已嗣後皆仍之惟北魏廢帝恭帝周閔帝金末帝元明宗宣宗無年號而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以斗所建辰為名至明年四月復舊此紀號之一變旋即殂落非佳兆矣

元鼎 元封

郎仁寶七修類稿云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為始於漢文帝後元不知後元應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

浪跡三談

卷二

三

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方為有號之始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以為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為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為是予謂既以元封明詔而言則當以元封為始又何為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在元符因得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為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為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以文景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

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為改元明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尙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為有理但遇事遇瑞即屢易之豈如本朝之高出千古哉

永嘉

後漢沖帝在位一年改元永嘉崩年僅三歲學齋佔筆云清熙二年印州蒲江縣上乘院僧得漢碑石作永嘉以嘉為譌何義門讀書記又引左雄傳作永嘉為證按晉懷帝亦改元永嘉

浪跡三談

卷二

四

建元

晉康帝名岳改元建元或謂庾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崩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

永昌

晉中宗元帝小字銅環以太興元年即位五年改元永昌即崩初即位有日夜出之象及改元永昌郭璞復以為有二月之象而齊廢帝小字法身元號亦為永昌初廢為鬱陵王後為蕭鸞所弑在位僅六箇月

興甯

晉書五行志云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
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足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
甯人復歌曰雖改興甯亦復無聊生帝尋崩

大亨

大亨乃晉安帝年號史家以爲桓元僞號誤也考元興元
年三月桓元自爲丞相改元大亨明年十月始篡位則大
亨乃安帝年號而史家以此號爲桓元所改晉書安帝紀
並黜之概用元興紀年矣 按此號實爲桓元敗兆晉書
隋書五行志梁書武陵王紀傳及容齋續筆玉海並云年
號大亨識者謂一人二月了之兆而桓之敗果在元興三
年仲春五月帝復位

天正

梁豫章王名棟高祖曾孫大寶二年入月爲侯景所立十
月卽爲景所廢又高祖子蕭紀大寶三年四月僭號於蜀
明年七月兵敗見殺史言棟改元天正紀改年亦與棟暗
合識者曰天字二人正是一止各一年而滅承豐侯搆歎
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

建始 永始

桓元桓溫孽子也晉元興二年十一月廢安帝自稱楚帝
明年五月敗走江陵伏誅梁諫庵曰初出搆詔改年建始

右承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永始復是王莽
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廣運

後梁帝名琮在位二年隋徵入朝廢爲莒國公北史本傳
及隋書五行志並云琮改元廣運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
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及入朝京師江陵父老隕涕曰吾
君其不反矣 按晉少帝開運亦同故遷於契丹

天保

齊顯祖文宣皇帝高氏名洋受魏禪都鄴北史云初帝踐
阼改年天保識者以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年乎

浪跡三談 卷二

五

又謠曰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
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帝曾問太山道士吾得幾年天子答
曰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
畏之及期而崩 容齋續筆云齋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
十果十年而終梁明帝亦用此盡二十四年或最爾一邦
非機祥所係也

貞明

梁末帝初名友貞改名瑱太祖子在位十一年元號貞明
唐兵入命其將皇甫麟進刃崩或析瑱字爲一十一月
一八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

德昌

齊主名延宗高祖孫北齊書云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脯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聞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一日云

隆化

齊後主名緯世祖子在位十二年為周師所逼禪於太子恆稱太上皇帝及恆禪於任城王階稱無上皇尋被執封溫國公後遇害年二十三有隆化年號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見隋書五行志

宣政

周高祖武皇帝名邕字彌羅突世宗弟在位十八年有宣政年號隋書五行志云宣政改元蕭歸離合其字為宇文亡日其年帝崩

大象

周靜皇帝名衍改名闡宣帝子在位三年禪隨封介國公尋遇害年九歲隋書五行志云宣帝禪位改元大象蕭歸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帝崩

大業

隋書隋煬帝即位改年大業隋書五行志云大業改元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為大苦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

塗炭之毒焉

顯慶

唐高宗年號玉海云或作明慶日知錄云唐中宗諱顯元宗諱隆基故唐人凡追稱高宗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

永隆

閩王曦初名延羲晉天福四年立改號永隆後為其臣所殺陶穀清異錄云王曦淫刑不道黃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

唐隆

唐殤帝中宗子遜位睿宗開元二年終年僅十七玉海云或作唐元唐安唐興蓋開元以後避諱改稱鍾淵映建元考云唐會要唐大詔令皆書唐隆實明皇踐阼之讖猶漢安樂之災興也此劉後主之元號亦應司馬氏之名

咸通

唐懿宗名漑初名温宣字子蘇鵠杜陽雜編云初宣宗製秦邊陲曲云海岳宴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按元和郡縣志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通志成於元和八年不及懿宗實咸亨二年也因避肅宗諱改亨為通遂與懿宗咸通混

浪跡三談

卷二

八

浪跡三談

卷二

八

大和

唐文宗九年改元大和或作太和誤也李德初析大和字為一人八千口見張讀宣室志

金統

黃巢自陳符命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生宜改年為金統

乾德

宋太祖改元乾德而前此蜀王衍立於梁貞明五年亦改元乾德又輔公祐於唐武德六年稱帝於丹陽即陳故宮

浪跡三談

卷二

九

居之國號宋亦改元乾德宋史太祖本紀云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蜀平宮人入內見其鏡背志乾德四年鑄召寶儀詰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按宋小說寶儀或作陶穀或作盧多遜當時尚未記有輔公祐也楊文公談苑陳鵠耆舊續聞並記江南保大中得石有大宋乾德四年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宋小說又載乾德初元丹陽人掘地獲古錢文曰乾德通寶則並國號年號而同之矣

太平興國

宋太宗改元太平興國貫耳集云當時有一人六十卒之讖太宗五十九而止

天聖

宋仁宗年號天聖歸田錄云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議者謂撰號取二人聖悅太后耳張端義貫耳集亦云於文取二聖人故當時有二人口耳之讖

明道

宋仁宗改元明道議者以為明字於文為日月並時母后臨朝也見歐陽公歸田錄貫耳集亦云仁宗劉后並政明道曰日月同道宋史夏國傳元昊避父德明諱稱宋明

浪跡三談

卷二

十

道為顯道顯亭林日知錄范文正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為顯宗

康定

宋仁宗有康定年號歐陽公歸田錄及玉海謂好事者以為康定如諡法

崇甯

岳珂愧郗錄及玉海並云神宗改元熙甯徽宗改元崇甯皆同劉宋陵名沈作喆寓簡袁文寶牖閒評並謂年號最忌與前代諡號陵名相犯熙甯崇甯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按宋書武帝胡婕妤生文

帝追尊為章太后陵曰熙甯文帝沈美人生明帝追尊為宣太后陵曰崇甯又貫耳集崇甯錢上字蔡京所書崇字自山字一筆書寧字去心當時諺云有意破崇無心甯國

重和

宋徽宗初改元重和二年正月即改宣和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改宣和然重和乃契丹宮殿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實重熙後避天祚嫌名乃追謂重和耳

宣和

浪跡三談 卷二 十一
玉海宋徽宗宣和之讖為一家有二曰果徽欽同帝又說鈴談往云宣和契丹宮門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

靖康

宋欽宗年號按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二帝北遷康王在濟州耿南仲汪伯彥等皆勸進且謂靖康紀元謂十二月立康之兆容齋續筆靖康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中興玉海云靖康或謂如謚法

建炎

李心傳朝野雜記云高宗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劉之亂以為炎字乃兩火還自海上改五年為紹興

隆興改乾道

宋孝宗之二年也玉海云隆興近正隆而孝宗更之又云隆興偽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容齋續筆云隆興嫌與完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樓鑰攻媿集云錢端禮行狀上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為載籍所不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事也簽書王剛中奏此事具見曾布日錄不當復用李心傳朝野雜記云王瞻叔為參知政事言趙諗謀逆以隆興紀元會太常檢故實以進上愕然遂改乾道

壽昌

浪跡三談 卷二 十二
遼道宗年號按遼史作壽隆玉海無壽隆有壽昌錢大昕遼史考異云洪遵泉志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予家藏易州興國寺碑安德州靈巖寺碑與中府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皆署壽昌年號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人書亦稱壽昌無有稱壽隆者可證壽隆乃壽昌之譌案愧邾錄引范成大攬轡錄稱壽昌六年又朱彝尊日下舊聞云阜成門內白塔寺建自遼壽昌三年並可為證

大定

金世宗年號也金史載海陵在揚州聞帝改元大定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羣臣卽預志改元事也

崇慶

金史五行志衛王卽位改元大安四年改崇慶既又改至甯有人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變案俗謂虎爲大蟲大崇至者讖言大蟲至也

至元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湧幢小品稱大明者以別於小明王

浪跡三談

卷二

七

也是元明兩代皆用二字爲號與大漢大唐大宋爲臣下尊奉之辭者不同又李翊戒庵漫筆云明初惡勝國之號稱吳原年洪武原年此亦史所未詳 案元世祖於中統之後改爲至元元順帝於元統之後亦改至元詔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仍爲至元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舊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帝不聽按晉中興與惠帝同號建武魏太武與太宗同號永興唐肅宗與高宗同號上元皆在順帝之前何云於古未聞耶

彰聖嘉慶

交趾李乾德於宋熙寧五年立即位六十一年紀元二有彰聖嘉慶四字年號 按杭州人有藏泥金羅漢畫卷者署款爲嘉慶丁卯有髮僧海崙考乾德立於壬子卒於壬子丁卯乃乾德十六年爲宋哲宗元祐二年海崙蓋即其國人其稱嘉慶者單舉二字也魏元號太平真君史止稱真君宋元號太平興國大中祥符錢文只稱太平祥符近有著歷朝紀元錄者謂乾德年號嘉慶殊誤

建文

謝肇淛五雜俎云梁蕭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建文之號亦同御名惠帝名允炆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 案梁

浪跡三談

卷二

七

末帝名友貞改名瑱而年號仍用貞明漢隱帝名承祐而年號仍用乾祐西夏趙仁孝父名乾順而年號亦用乾祐皆不可解

永樂

明成祖改元永樂五雜俎云永樂之號張遇賢方臘已再命之又皆盜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

正德

明武宗改元正德五雜俎云正德同夏乾順之號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武皇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

之興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

泰昌

明光宗於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崩說鈴談往云昌乃二日是天啟繼之

崇禎

吳偉業綏寇紀略云崇禎時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宜用古字作密蓋以山壓宗故不安從古文作密則宗社安於泰山也人以爲妖言

隆武

明唐王名聿鍵太祖子唐定王極之後順治二年五月南

浪跡三談

卷一

五

都亡六月王立於福州紀元隆武明年八月卒吳震方說鈴云有無名氏談往一冊云隆武乃降止也一年即敗

通乾

前代有曾擬定元號而後不用者如唐高宗之通乾唐書本紀儀鳳之三年四月詔改明年爲通乾十二月罷之玉海云以反語不善停所謂反語不善者今不得其解

豐亨

宋神宗熙寧之末詔議改元執政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於文一人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改元豐見容齋續

筆及葉夢得石林燕語

風和

莊季裕雞肋編云穎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菜香門因更修見其鐵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此不知何代紀元不見載籍 孫奕示兒編紀元一條云以天紀者有神雷以宵紀者有乂宵不知所出

重熙

宋史汪應辰傳孝宗內禪議改元重熙應辰謂遼興宗嘗以紀年遂改隆興

龍興

浪跡三談 卷一 前涼張駿時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汜韓言宜因龍興改號以彰休徵駿不從晉書及十六國春秋並載之

龍虎

師顏僞南遷錄謂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 按孟珙蒙韃備錄云韃人稱年曰兔兒年曰龍兒年其時尚未改年立號也師顏之語不實姑記之

神爵

宋書載宋世祖大明七年十一月車駕習水軍於梁山有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改神爵元年詔不許

純熙

宋孝宗乾道九年冬至郊赦改明年為純熙已布告天下後六日改淳熙或謂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或謂純旁作屯不宜用也容齋續筆趙彥衛雲麓漫鈔及玉海並載其事

文明

梁書太宗本紀云帝初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強景蓋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為大寶

元慶

浪跡三談 卷二 七
唐德宗初擬改年元慶後用季祕之言改貞元合貞觀開元之名以取法二祖見玉海

天元

唐德宗初擬改年天元後不用 案玉海云天元為周號而李泌議之其實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非年號也

乾統

宋孝宗曾擬用之後因契丹已用而更議 案樓鑰攻媿集錢端禮行狀上問改元事御筆欲用乾統而北朝曾用遼天別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

炎興

玉海云宋高宗欲用炎興以劉蜀已用而更議

大慶

唐書南蠻傳載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兵部侍郎韓愈諫討西原蠻請改元大慶普赦不納又見昌黎集論黃家賊狀又玉海載大慶金國而金實無此號

執中靖國

宋徽宗改年建中靖國會肇以唐建中為疑欲改建為執宋帝不從 案宋史王觀傳改元詔下觀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帝曰梁末禪位年號太平太宗不忌也

浪跡三談

卷二

六

浪跡三談卷之三

八十九日耄

福州



曲禮云八十九日耄七年曰悼釋文本或作八十九日耄
九十曰耄恐後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
當時八十曰耄九十曰悼 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
八十九十同稱曰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
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也况九節俱是成數則
七年之為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按白虎通
攷黜篇引禮記此文正與姜說暗合是可據也

浪跡三談 卷三

太牢少牢

古祭用牲必牛羊豕皆具曰太牢而以牛為主少牢無牛
有羊豕而以羊為主一牲即不得牢名見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曾子
天圓篇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此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所自出也

句踐

句踐事吳此孟子以前事然孟子中又有宋句踐其人而
戰國策中又有荆軻游邯鄲見叱於魯句踐事句踐名義
不知所謂何戰國時人爭尚此名乎 荆軻見叱於魯句
踐過榆次又曰懾於蓋聶蓋二人劍術皆出軻上軻語燕

丹云吾待客與俱得無即句踐與聶乎使軻果虛心與之
游必盡得其術於入秦之舉未必無功惜皆交臂失之

韓通

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此自是歐公之疏或謂通之死在
宋已受禪之日於例不當入五代史符彥卿李洪信等功
名顯於五代而沒在宋初即不為立傳此史家斷限之法
宜爾 按符彥卿歷仕兩朝沒在宋初自應入宋史若韓
通未嘗一日仕宋其捐軀殉國為周而死若不為立傳則
無可位置矣後宋史創立周三臣之目首列韓通以補歐
公之闕此史例所當變通者也

浪跡三談 卷三

周太祖柴后

袁文瓊牖閒評云魏人柴翁之女初備唐莊宗掖庭明宗
入洛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進其女曰
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者乃極貴人願事之即郭
威周太祖也竟為皇后 按五代史周祖即位后已先卒
竟為皇后四字當云後冊封為皇后但五代史家人傳不
載此事不知袁氏所據何書

纒字

金史有纒字而字書不載錢竹汀先生日記曾有小說家
書讀為管不知所據孫頤谷先生曰纒疑紕字之誤蓋部

落有糾聚之意 按金史百官志有諸糾詳穩一員在諸部落節度使之下諸移里革司之上糾蓋部落之類遼史耶律隆運傳亦有糾詳穩

赤

元代官名多用赤字其官之最尊斷事主生殺者爲札魯火赤凡內外文武大小掌印辦事之官皆名達魯花赤知書通文義者爲必閣赤佩橐鞬侍左右者爲火兒赤掌服御事者爲速古兒赤族貴者爲賽典赤執賤役者爲玉典赤兵之勇健矯捷者爲探馬赤此外又有哈刺赤奧魯赤合必赤溫都赤昔寶赤怯里馬赤皆當時國語俱散見各

浪跡三談

卷三

三

紀傳中今元史國語解中分注甚爲詳晰

架閣庫

今中外官廨皆有架閣庫之名人多不考其始末 按能改齋漫錄載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千丈架閣法以數月爲次嚴其遺失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此今各衙門設架閣庫之緣起乎

佐雜擅受

燕翼貽謀錄載尉職警盜邨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已

丑有司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 按今令申佐雜不准擅受卽此意也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人皆知爲谷應泰所撰而姚際恆庸言錄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後爲某以計取之攘爲己有其事後總論一篇乃募杭州諸生陸圻所作每篇酬以十金歸安鄭元慶今水學略例云朱竹垞言谷氏紀事本末本徐績邨著績邨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爲諸生時蒙谷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而績邨轉得脫然與姚說又不同未知孰是或云海昌士人名

浪跡三談

卷三

四

談遷亦不知所據

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灌等咸譏陳平日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注云飾冠以玉光雖外見中非所有南史鮑泉傳帝責泉亦曰面如冠玉還如木偶近人多以此二字爲美稱若檢本書示之恐非所喜矣

鵲起

六朝人多用鵲起二字爲美詞宋書謝靈運傳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文選謝元暉詩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其意竝同李善注引莊子云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

高榆之顛城壤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然則鵲起亦非美詞矣

李瀚蒙求

今學童初入蒙塾必先授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諸書愚謂此外即應授以李瀚蒙求今通行本皆作李澣蓋從通鑑本五代史四夷附錄亦作李澣而困學紀聞諸書皆以為李瀚五代史李瀚無傳附見桑維翰傳中按通鑑李瀚與兄濤並仕石晉為翰林學士瀚與濤義相近當是瀚字郭巨埋兒一事後儒多議其賊恩而李瀚蒙求但云郭巨將阮則實未埋也按太平御覽引劉向孝子圖曰郭

浪跡三談

卷三

五

巨分財兩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宅妻產男慮舉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是郭巨之兒不終埋與蒙求之語正合又蒙求載黃香扇枕而後漢書黃香傳卻無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子傳贊云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王觀國學林云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與淵明傳言事父互異按後漢書本傳言黃香九歲失母年十二辟為門下孝子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且太平御覽引黃香事親暑則扇枕

寒則以身溫席但云事親而不分別父母無妨九歲以前母在之時亦扇枕溫席也扇枕世所熟傳溫席則鮮有述者又蒙求載子建八斗按李義山詩亦有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之句注家皆引南史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得一斗今檢南史並無此語亦不知蒙求所據何典也又蒙求載蕭芝雉隨按太平御覽引蕭廣濟孝子傳此事正作蕭芝但未詳何代人杜少陵奉蕭十二使君詩王鳧聊暫出蕭雉只相馴亦用此事而事文類聚載蕭望之為即有雉數十常隨車翔集按漢書蕭望之本傳並無此事此事文

浪跡三談

卷三

六

類聚誤以蕭芝為蕭望之耳當以蒙求正之又蒙求載阮簡曠達注家多未詳案水經渠水注引陳留志云阮簡字茂宏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蒙求似即本此今吾鄉陳楓階大令辰書有李澣蒙求注已梓行所當家置一本而吾鄉人不甚重之可怪也余行篋亦無其書尙未知所注何如耳

父子同名

古人命名多不可解至有父子同名者尤為匪夷所思漢書王子侯表廣陵孝王子廣平侯名德其子嗣侯者亦名

德梁書林邑傳林邑王范陽邁死其子咄代立慕先君之德復名陽邁明史劉榮傳有劉江父子同名襄陽隨處士羅君墓志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皆事之絕奇不知其何所取義也

避家諱

世傳杜子美母名海棠故全詩不及海棠此不知所出何典子美父名閑見舊唐書文苑本傳或疑本集詩曾兩押閑字一留夜宴詩云臨懼卜夜閑一諸將詩云曾閃朱旗北斗閑以爲不避家諱其實非也有卞氏園杜詩本蓋出宋時夜宴詩作留懼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

浪跡三談

卷三

七

關字似闌字因而筆誤耳北斗閑作北斗殷蓋漢書有朱旗絳天語朱旗旣閃北斗自赤應用殷字惟是時宣祖正諱殷俗本遂改作閑全無義理後此祧廟不諱則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者萬無可疑又何必改字以觸諱乎

梅花詩

宋人陳從古字希顏哀古今梅花詩八百首其自序云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十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其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

行云云今其書未見此語僅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中

按方虛谷瀛奎律髓中梅花類亦多至六十餘首皆五七言律而唐律亦不過十餘首餘皆宋詩其小序云梅見於書詩周禮禮記大戴禮左氏傳管子淮南子山海經爾雅本草取其實而已未以其花爲貴也惟詩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大戴禮夏小正正月梅杏棗桃始華一言卉一言華自說苑有一枝梅遺梁臣之事則梅以花貴實自戰國始自荊州記載陸凱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之句則以梅花入詩實自晉時始沿唐及宋則梅花詩殆不止千首而一聯一句之佳者無數矣梅花詩之源流如此

浪跡三談

卷三

八

豪歌協韻

宋人說部中有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蓋至今吾鄉漳泉人語音尙不免此病然蘇子由蜀人也亦宋人也而巫山廟詩云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下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多則亦以豪通歌矣又嚴顏廟詩云相傳昔者嚴太守刻石千載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最高又云吾愛善折張飛豪乘勝使氣可若何又云我豈畏死如兒曹所重壯氣吞黃河皆豪與歌通用也何以獨笑閩人乎按蕭肴豪三韻今人皆獨用惟作古體可以通用而獨與十一尤韻不能

相通奈吾聞人尤韻與蕭肴豪往往相混即語音亦然最
為可笑其實則古人已有相通者如毛詩役車其休與日
月其慆為韻如山之苞與如川之流為韻與子同袍與修
我戈矛為韻浸彼苞蕭與念彼京周為韻驅馬悠悠與言
至於漕為韻惟參與昂與抱衾與禰為韻如蠻如髦與我
是用憂為韻武夫滔滔與淮夷來求為韻以謹愒與以
為民憂為韻鼓鐘伐鼗與淮夷三洲為韻宋玉高唐賦正
冥楚鳩與垂雞高巢為韻易林依霄夜游與與君相遭為
韻後事未休與不得逍遙為韻稷契皋陶與微子解囚為
韻東家殺牛與汗臭腥臊為韻不宜動搖與傅母何憂為

浪跡三談

卷三

九

韻路與縣休與侯伯恣驕為韻失志懷憂與如幽狴牢為
韻為穆出郊與名曰豎牛為韻急就草亡命流與檻車膠
為韻楚詞秋風兮颼颼與舒芳兮振條為韻王逸九思令
尹兮警警與上下兮同流為韻心煩憤兮意無聊與嚴載
駕兮出戲游為韻九章遂自忍而沈流與惜壅君之不昭
為韻招隱歲莫兮不自聊與蟋蟀鳴兮啾啾為韻桂樹叢
生兮山之幽與偃蹇連卷兮枝相繚為韻陸雲夏府君誄
君望斯周與戢翼洪條為韻劉楨魯都賦俯仰哮咆與喪
偶失儔為韻劉劭趙都賦鳴籟簫與鏡清流為韻崔駰反
都賦散紫苑之饒與辨胡亥之邱為韻陸機詩飛沈是收

與騰光清香為韻韓愈楚國夫人墓銘義以家酬與始自
郎苗為韻祭穆文惟其嬉游與草生之朝為韻又與多君
子寮為韻以上皆見經傳及古集此外尚不可枚舉若以
今人為之鮮不為名流所譏矣

弟靡

郭頻伽為余作詩鈔序有與時弛張而不為弟靡語錄稟
者以弟靡為弟靡頻伽斥之曰弟字誤也此余用莊子語
不可錯寫 按莊子應帝王篇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
本作弟靡釋文弟徐音頽丈回反蓋弟頽聲之轉列子黃
帝篇作茅靡注云茅靡當為頽靡是也今本莊子弟字

浪跡三談

卷三

九

偶缺一筆字書遂於弓部增弟字始於正字通非也類篇
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正本莊子集韻十五灰有弟字不
窮貌一云遜伏宋本集韻並不作弟字孫頤谷曰埤雅茅
靡言其轉徙無定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此
又一解然可證無作弟字之理矣

齊物論

莊子齊物論今人多以齊物二字連讀而宋人多以物論
二字連讀謂物論之難齊而莊子欲齊之也案文選魏都
賦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
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皆不以

物論二字連讀若文心雕龍論說篇則直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尤可證六朝之舊讀矣近人多尙古而薄今而不知宋人之讀物論尙不如今人之讀齊物爲有據且蘇詩中亦云逍遙齊物追莊周卽宋人亦何莫不然

讀離騷

昔人言痛飲酒熟讀離騷便成名士謂離騷之不易讀也余十一歲隨學廈門先資政公卽以此授讀分日爲課每讀三百字凡八日而竟及長從鄭蘇年師游師亦令讀此則漫應曰已讀過師愕然曰汝亦知讀此乎試以句義茫然不能應乃悔所業之未精而離騷之果不易讀也最後

浪跡三談

卷三

十一

始得讀吾鄉龔海峯先生之離騷箋則怡然渙然覺難讀者轉爲易讀憶在浦城作七十初度詩諸孫有不知初度二字者出離騷示之於是有欣然欲讀者今年就養東甌夏日正長因督佳儔二孫於正課之際分日讀之乃展轉至數旬而不能竟其事記余在京師時與伊墨卿談及離騷墨卿自言少侍其尊甫雲林光祿公值有謬誤事公怒欲扑責之門客爲之解勸公因罰令一夜讀離騷自贖墨卿自初更朗誦至雞三鳴卽能背誦一字不遺云云回里時問與林樾亭先生述其事先生亦言少時爲其尊甫山陰公名其茂曾爲山陰令督責偕弟香海太史俱以一夜讀離騷終

篇黎明背誦不誤一字此二事恰相似墨卿樾亭二先生並非有絕人之稟而古今人之不相及已如此然則熟讀離騷作名士顧可易言哉 王叔師離騷序云離騷之文依詩取子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草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只用五十餘字括之而二十五篇深情隱恨畢露此靈均之功臣也

十反

世俗相傳老年人有十反謂不記近事偏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而遠視轉清哭無淚而笑反有淚夜多不睡而日中

浪跡三談

卷三

十二

每就睡不肯久坐而多好行不愛食輒而喜嚼硬暖不出寒卽出少飲酒多飲茶兒子不惜而惜孫子大事不問而絮碎事蓋宋人卽有此語朱新中鄆州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云云余行年七十有四以病齒不能嚼硬且飲酒飲茶不能偏廢只此二事稍異餘則大略相同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時聞風雨聲而實雨卻不甚聞因成一聯云夜雨稀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則當去嚼硬飲茶二事而以此二事湊成十反也

儒林參軍

張蘭渚師巡撫福建時延余入幕爲代撰奏御文字又校

勘所進遺書四十餘部並分注 御製全史詩六十四卷
凡三年有餘日迨師移節吳中而余亦入都補官矣時戲
作一小印曰儒林參軍或疑其杜撰不典 按南史齊豫
章文獻王疑傳開館立學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
人勸學從事二人又晉書江統子惇傳征西將軍庾亮請
為儒林參軍正是外僚幕職或改作羽林將軍者誤也余
辭出幕後擬將此印贈林少穆庶常而少穆旋亦入都供
職遂移贈劉敬輿明經

唐人避諱

古人避家諱有絕不可解者李長吉以父名晉肅不得舉

浪跡三談

卷三

三

進士蓋此風起於六朝而唐人因之唐律有一條云諸府
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疏義云假有人父祖名常
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蓋其初本避父
祖名之本字後乃并其嫌名而亦避之新唐書賈曾傳曾
擢中書舍人以父名言忠不拜蕭復傳進復戶部尚書行
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改統軍長史降至五季猶沿此習五
代史劉昫傳太常卿崔居儉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
蓋則不知此律何時始除也

多字

近人之多字無如毛西河先生按先生名奇齡又名姓字

兩生又字大可又字齊於又字于又字初晴又字晚晴又
字老晴又字秋晴又字春遲又字春庄又字僧彌又字僧
開皆雜見集中其取義有不甚可解者今人但稱為西河
先生而已西河者其郡望非字也嘗見先生作李自成傳
略首三句云李自成米脂人字澄生亦足見先生之喜稱
字矣

三字字

古人一字字者多三字字者少王漁洋池北偶談及徐位
山管城碩記各載數人外孫頤谷讀書脞錄云尚有張天
錫字公純嘏崔宏度字摩訶衍又興唐寺主尼法澄字元

浪跡三談

卷三

古

所得見開元十年塔銘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
見續博物志盧抱經先生云宋遺民有千載心者亦三字
字也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隋唐兩志俱不載惟晉書慕容軌載記軌雅
好文籍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
疑卽今之感應篇也潛邱劄記云太上感應篇宋理宗命
鄭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於世

楊揚一姓

楊用修云羊陽楊揚本一姓揚子雲自以蜀無他楊其揚

字不從木而楊用修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楊特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爾孫頤谷云漢書揚雄傳據其自叙出於晉之楊侯而廣韻楊字注又姓出宏農天水二望自周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也其揚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從木之楊姓並無從才之揚姓矣杜詩壯游云以我似班揚謂班固揚雄也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固以子雲之姓從木矣故夏日楊長宵宅詩又云醉酒揚雄宅

葭葦

有代余作應酬答啟者以葭葦對桑梓自誇其工余曰此不過常用語料工則未也其人艷然余曰此對仗並未妥

浪跡三談

卷三

五

何工之有且君亦知葭葦二字所從出乎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羣臣非葭葦之親鴻毛之重注葭蘆也葦者其箇中白皮至薄者也以鴻毛爲對則二字非平列可知前人文字經用者如蔡邕讓高陽侯表事輕葭葦功薄蟬翼則以蟬翼對葭葦魏徵爲李密檄柳王慶文預占磐石名在葭葦則以磐石對葭葦温庭筠書懷詩浪言輝棣葦何意託葭葦則以棣葦對葭葦至東坡詩人生百年寄鬢鬢富貴何當葭中葦著一中字極爲明白乃知前人詩文用事總未嘗不求甚解輕易落筆也

古田逆案

少時熟聞里中故老談古田縣逆案其事在康熙之末當時尙能舉其里居姓氏今則忘之矣初起事時不過數十人家有面山小樓常聚羣不逞轟飲其中私造天書寶劍壯火藥預埋於對面山中蓋仿篝火狐鳴故事夜間火發羣往掘視翌日卽豎旗稱號不半月全家黨羽悉就擒獲棄市日有舊友遇諸途驚問何往則曰我幹一小事去臨刑時顧其妻子尙稱尊號不少貶語極從容聞之無有不捧腹者憶讀十六國春秋恍惚亦有此事不知古田人知有此事而仿爲之歟抑不知而與古暗合乎昨讀家曜北元號略亦載一事云萊蕪人王始以妖術聚衆於太山晉元興二年四月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征東將軍弟泰征西將軍南燕慕容鎮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在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鑲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此與吾鄉所傳古田人口吻一一相肖聊錄之以資劇談前後遙遙千百年古今人眞未嘗不相及也

杏仁

癸辛雜識載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

為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貓立死
又甯都魏際瑞詩石山人畫蓮絕句注蓮身皆藥惟心食
之令人煩雜 按此二味今醫家所常用而此說則鮮有
知者因亟錄之憶余在吳門時門下士魏巡檢邦魯之父深
通醫理而時時勸余飭合家人毋飲杏酪毋嚼杏仁蓋有
見及此者也

螟脯

浙東濱海最重烏賊魚腊者行遠其利尤重嘗聞主人呼
之為明府不知其故或以為腹中有墨似縣官之貪墨今
縣官率稱明府也余已筆之於書矣頃閱七修類彙云烏
浪跡三談 卷三 七
賊魚暴乾俗呼螟脯乃知此稱自前明已然今人不攷誤
沿為明府耳

閩諺

吾鄉土諺有最俚俗而無理者曰丈母傷寒炙女婿腳後
跟而不料杭州亦有此諺惟傷寒作腹痛耳梁山舟先生
曰女婿女膝穴之訛也見癸辛雜識續集鍼法條下

送窮日

四時寶鑑云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
日死於巷世作糜粥敝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
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

竟如寒食競渡之事止於此日也

水味

歸安孫遲舟先生名承恩乾隆壬辰以第二人及第其從
祖祀瞻司空 在豐 康熙庚戌亦以第二人及第里人因目
遲舟為小榜眼有種紙山房詩集中有選溫明府之崇安
詩云御茶堪配崑崙水絕品人間或未知最是官齋清絕
地一甌啜向退衙時自注茶味武彙第一水味黃河第一
此論不知出何典抑躬親品定之歟

中郎有後

晉書羊祜摶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
浪跡三談 卷三 六
蔡襲詔封襲為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嗣而蔡克別傳亦
云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再傳為司徒謨則中郎後裔且蕃
盛於典午之代何得云無嗣哉又代醉篇載羊祜父道先
娶孔融女生子發後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適發與承俱病
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承竟病死邕女之賢如此而後
漢書蔡邕傳無聞列女傳止載文姬沒胡中生二女贖歸
重嫁董祀事而亦不及羊道之婦史之漏略如此

本紀

何元則云太史公為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
卽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

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歷非爲項羽也王東淑云陳承祚三國志亦然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最早在漢獻末禪之先已久與中國抗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爲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况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固已隱然言外乎

送春詩

杭州城東有藥園康熙中毛西河先生會同城諸名士於立夏前一日集此作送春詩橐筆者數十人多有佳句末坐錢景舒景舒年甚少獨集唐句爲之如用王建杜甫句云浪跡三談卷三九

浪跡三談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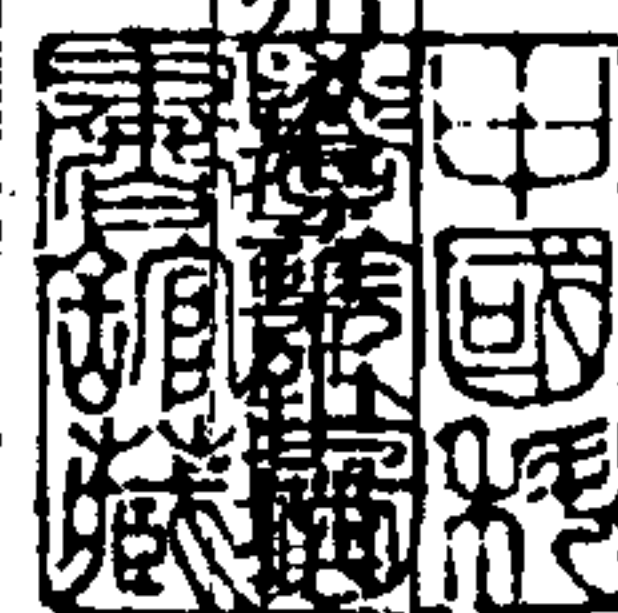
九

每度暗來還暗去暫時相賞莫相違又用翁綬白居易句云百年莫惜千回醉一歲惟殘半日春先生極賞之錄入西河叢話

浪跡三談卷之四

七十四歲初度詩

福州



余就養東甌郡齋適值七十四歲初度一交七月恭兒卽召菊部於戲綵亭稱觴情文備至合城賓僚來觀禮者秩如也惟日來雨風間作雖殘暑不侵而於田禾未免稍損且逢兒映兒在京師丁兒在浦城敬兒在福州四女兒亦無一在膝前者不如甲辰年七十壽辰諸兒女團圍爲可樂也因戲拈六言詩四首以紀之云偶然亭名戲綵誰信此事非虛自戲綵亭成後至此始連日演劇但知及時行樂遑問此後何

浪跡三談

卷四

一

如二十三科進士五十八年秀才海內此人有幾故鄉猶未歸來六日笙歌雜還一天風雨迷離急呼兒輩撒去怕聽民間怨咨望望南北互隔迢迢道里幾千試問年年此日何時復似辰年

戲綵堂詩

蓉塘詩話云宋趙岬倅温州時其父清獻公致仕家居岬以就養作堂名戲綵公題詩堂中云我憩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竟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著朱衣勝綵衣案此詩今載清獻集而温州郡縣志俱未錄未免失之疏矣近年余亦就養郡齋恭兒仿其意作戲綵亭余追步清獻

韻作詩云浪迹清懷祇自知故山在望豈忘歸名流堪笑
名心重尙較朱衣與綵衣又按世人但知以一琴一鶴爲
清獻故事而不知其尙有一白龜一匹馬也石林詩話云
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
一所向與之俱始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
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再移蜀公時老矣過泗州
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乃入見帝問曰聞卿
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
詩有云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和卓海帆相國詩

浪跡三談

卷四

二

余與海帆別十四年矣海帆來信甚勤每信必有詩索和
老懶都無以應近復緘寄新作菊花梅花秋海棠水仙四
種詩皆用漁洋秋柳韻與館閣諸公酬唱者洋洋灑灑九
百言心甚慕之惟老境頽唐吟腸枯澀隨大兵當大役實
所不能閒作小詩以塞雅意真左氏傳所謂御靡旌摩壘
而還也詠菊花云相公意不重姚黃但愛秋容晚節香更
有新詩寄桑苧海山深處一籬霜詠梅花云鐵骨冰心宋
廣平中朝事業正和羹憐余浪迹隨方轉一角孤山夢不
成孤山看梅之約詠秋海棠云秋花原不比春花况復幽
芳別一家有色無香渾不語自應夕秀讓朝華詠水仙云

得水能仙耐歲寒余九歲時詠水仙有得水能生梅花妙
語沁脾肝來詩有又與梅兄伴一年小齋亦有彝齋蹟惜
不同君並兒看來詩有子固雙後接海帆復書甚賞此詩
以爲老手與眾自異則過譽也

徐信軒觀察詩

臨川徐信軒觀察敬官莊浪縣丞時適余藩牧蘭州延入
署中鈞稽公事相聚不及半年卽別去此後不相見者十
二年丙午夏余薄游浙江則君已作守嘉興迎晤余於煙
雨樓舟次一傾積愫又復溝水東西今年君量移杭州首
席則余已就養東甌示復憑尺書往復而已前月余已長

浪跡三談

卷四

三

孫入泮小詩奉報承君和詩並疊韻敘在甘藩解中聚會
之樂情溢乎詞余因復疊韻寄答十四年蹤迹此會爲不
虛矣太守詩云遙望東甌翠嶂連卽今治譜得真傳朱顏
上應昌期瑞青眼曾邀昔日憐雅抱隨時多著述清懷到
處足林泉藝材飄泊同流水愧負知音十四年余疊韻答
之云前詩恰與後詩連無限深情一紙傳正喜要津騰達
易莫須浪迹老衰憐離腸客夢纏孤嶼照眼山光憶五泉
甘藩署齋正對五泉山襟上杭州酒痕在開樽仁我拜新
余與君日從事其中年

長孫入泮詩

重陽日接福州家書知長孫僑年得入郡庠詩以誌喜云
開函忽喜笑聲連世業書香又一傳衰老情懷聊自慰秀
才風味最堪憐况欣猶子同初地時同堂姪祜辰亦同案入縣庠祜惜亡人早及泉及見此孫好語諸孫應學我回頭五十七餘
年憶余於乾隆辛亥年入學再踰二年便當重游泮宮矣
因戲及之 案此詩同時和者頗多而皆以憐字為難韻
惟楊子萱邑候炳句云阿買曾經韓愈賞客兒應得謝元
憐用事新穎而蘭笙十弟句云孫枝擢秀遙相慶子舍分
榮亦自憐蓋同案之祜辰即蘭笙長子也自然工切皆不
為韻脚所縛者

浪跡三談

卷四

四

得曾孫誌喜詩

已酉元夕接福州家書知僑年孫新得一男疊前泮喜韻
紀之云一堂四代喜相連千里書來吉語傳不覺眉梨開
口笑遙知頭角動人憐藻芹香裏春如海燈月光中酒似
泉珍重吾家開盛事吾家前此未有四代同堂者先大父八十二歲歸道山時長孫尚未授室也
曾門從此樂年年古人稱曾祖為曾門見唐書孝友傳

賀林少穆督部詩

滇南永昌漢回不靖釀成巨案前人辦理皆不協機宜自
少穆總制滇黔勦撫兼施膚功迅奏遂膺懋賞加銜宮保
賞戴花翎常與趙蓉舫學使談及之為足繼鄂西林相國

之勳名蓉舫即滇人極感頌之有詩云誰謂苗頑甘白刃
須知蠻觸亦蒼生長卿論意惟馳檄諸葛攻心詎耀兵皆
紀實語少穆可當之而無愧矣余僻居東甌久之始得閱
邸抄亦寄賀以詩云致身貴乘時立功不擇地官人仰
明哲終獲長城利桓桓宮保公耿耿壯夫志東南不得朋
西北且歷試

帝曰往汝諧滇黔作總制此邦近搶攘和良匪易惟公
姬韓范仁者勇兼智調度固有方事會巧相值先幾震遠
邇勝算自指臂膚功刻日奏上賞遂身被指揮靖風塵談
笑息羹沸頌聲浹蠻陬允合止戈義書生偏知兵吾儕盡

浪跡三談

卷四

五

吐氣須知古名臣即在人閒世前聞某大臣稱林某奏疏雖工而全不知兵何能辦
賊又有某制府稱我不知書不知古來所稱名臣者何若
今與林某共事竊謂古之所謂名臣不過如此其言皆上
達天聽所謂彼亦一比年感吾鄉仕宦頗不振豈皆君
子人易退而難進仗君樹偉績深結九重信文通復武
達一酒邊遠客萬里傳好音羣倫悉奮迅海邦非無賢零
落不堪問雪山有故帥極思驥足騁城中廖楊葉拱手齊
孟晉年華都未衰各各殷報稱牽連倘彈冠榮懷有餘慶
愧我百無補浪迹忘老病遲遲見朝錄豁眼讀 新命吾
友方騰驥吾鄉仁幹運喜極翻恧然何時合爪印 青宮
繫國本古重保傳尊吾郡二百年此階尚乏人福州鄉宦本朝從無

加宮銜者公驟得太子太保銜更近來所罕遇也 我公蘊名德異數超等倫顧名
倚思義凡情豈所論願君卽內徵清切依 紫宸三天極
諭教六太資頻頻指顧撥席筭兼倚樞地親居高澤愈遠
綜理化如神勝於秉節鉞方隅限邊垠否則作使相三江
民望殷河海漕鹽計一一需陶甄惟公籌之孰萬彙皆生
春故人方伏處遜聽俱眉軒扁舟或近便闕懷仁一伸

五郡守詩

道光戊申初冬浙江大府以各屬縣催徵不力將紹興湖
州温州台州金華嚴州五太守並奏請摘去頂戴時恭兒
以權温州事亦與焉余勉之以詩云空中嚴檄忽飛過可

浪跡三談

卷四

六

奈延年五詠何初宦自應居下考好官要豈在催科不妨
子舍豪情減但惜吾鄉笨伯多謂台州張松泉太守此舉吾閩人居其二且祀
和甘普豐瑞大家齊唱薩婆詞 附錄摘頂記云道光戊
申恭兒權守温州余就養郡齋者一年矣是年十一月初
旬忽接省檄大府以各屬縣催徵新糧不力將督催之五
郡守 奏請摘去頂戴恭兒亦在其中查温州所屬初起
錢糧實俱已批解在途而尚未到省故省檄彙入全未破
白單內浙屬十一府以温州為最遠距省千里而遙水陸
屢換視他屬程途尤為艱折遲到自非無因而催科政拙
咎無可辭此大府裁成愧厲之盛心應善體之且所屬之

玩視正可藉此助其激催之勢亦未始於事無裨不日奉
到 諭旨批回卽當欽遵辦理愈曰外省故事凡奉文摘
頂者在外郡縣率多有名無實惟進省謁見大府則須實
行摘去回署時仍可照常戴用余笑曰摘頂係遵 旨之
事既奉 旨而不遵行必俟謁見大府時始暫為之是視
朝廷不如大府也此豈居官者所宜出此乎摘頂而不
實摘外省陋習似此者甚多余皆曾目擊之然在末秩微
員已屬非是二千石為面承 訓諭之官有表率僚屬之
責則斷不可如此惟近日知好之通候於余者率謂此風
流罪過無足介懷則猶是世俗之情以余老邁之年不欲

浪跡三談

卷四

七

見此不如意之事耳而余則謂卽此一事其可喜處轉有
數端少年初宦得缺後每慮其志高意滿藉此小懲大誡
未必不有益於身心一也屬員疲玩之積習忽目擊本管
上官之代人受過苟有心人未必漠然全無所動於中二
也時當獻歲新韶難免有酒食往復之事今既摘頂自未
便以華筵賜客更未便赴人盛招轉可謝卻應酬專心案
牘三也頂帶既摘雖蟒衣貂褂仍可服用而斷難戴無頂
之朝冠則凡遇 壇廟大典都不應廁身其閒暫免星夜
奔走之勞轉遂粗官偷閒之計四也余官中外數十年從
無一稍干吏議之事回首未免惶然今兒輩初入仕途卽

爲余償此愧負自覺心安理得本不足累我天懷而愛我者乃鯁鯁以爲慰論轉淺之乎視我矣惟此案凡五人而吾閩卽有二人台州張太守余新有詩紀之云不妨子舍豪情減但惜吾鄉笨伯多出句以勉恭兒對句且歎閩人拙官之多因記其事並爲當官者止告云

披山洋盜

温州海洋遼闊爲盜匪出沒之區近日此風尤熾而舟師所獲不過零星小夥故無所忌憚積日滋多戊申臘月十七日新獲任葉玉田鎮戎萬青巡海至披山外洋遇洋盜大船五隻率所屬戰船悉力攻擊生擒巨盜林蒂等五十

浪跡三談

卷四

八

餘名又登時擊斃及轟沈落水數十名救釋被脅難民數十名並收獲礮械無數余因過鎮署親見堂上器械林立有大礮六位並重至數百斤皆從盜船中運來者也而逃聽縱談者猶或疑其有所粉飾吁可歎矣時恭兒方權溫守本有丁勇隨同舟師協捕者是會適遇粵省商船卽邀其協同攻擊亦生獲蔡阿直等十二人僉曰此温州文武數十年來所僅見之事也不可以無記因成一律約同人共歌詠之云橫海樓船壯鼓聲坎門歲暮羽書馳力驅賊避掀騰險迹聽猶煩粉飾疑助順欵來舟共濟適值粵東大夥估船遊其倒懸親解命如絲謂賊救難民數十人欣看巨礮充庭滿盡是

孫盧隊裏遺頻年捕獲笑零星此舉真堪播大庭爭望飛章達 丹辰普教重賞被滄溟先聲自懾蛟宮膽眾志能消蟹穴腥近說漁山淵藪闊漁山爲近日羣盜萃集之所在甯波台州交界海中從茲捧海定澆螢 案是役獲盜頗多爲近今所稀有故閩中大府頗以爲疑余因致書詳哉言之亦冀後來者有所勸云爾

戲綵亭詩事

戲綵亭仿戲綵堂而作不過爲歲時觴詠之所自趙蓉舫學使張之以詩而虞唱始盛阮儀徵師相復寵之以序而題贈愈多余因思輯爲戲綵亭詩事以存其概而遠近投

浪跡三談

卷四

九

寄者一時尙未能齊來付梓尙需時日因先錄趙學使詩並儀徵師相序先與眾共讀之以備緣起云攬勝題詩偏浙東安輿到處興何窮官游最好永嘉郡頤養直過清獻公藤杖吟雲身自健荔鄉隔嶺路原通從來仙福能兼少况有高文邁古風跋云前輩茵林中丞就養令嗣敬叔太守權甌篆署中人謂與北宋趙清獻公就養甌倅事相類竊以公封圻碩望退歸後流覽山川著述益富今官舍近接珂鄉且綵服承歡同探雁蕩龍湫之勝君身自有仙骨繞膝况皆詩人揆之趙清獻之戲綵堂恐未必如此美備也因次蘇頌濱韻錄呈大教聊以志傾慕之忱云爾余卽

日依韻和答云兩度趨承越海東客懷離緒共何窮最難
勝地逢宗匠無補清時是寓公勝賞詩連春草後公兩度臨斷皆

在深春健探路未石門通連日議尋石門舊址游山更鼓

登臨興直駕龍湫最上風公前游雁蕩以陰雨未學使臨

發之前一日余召菊部飲餞於戲綵亭學使復疊前韻相

贈云堂名戲綵紀甌東盛會重開興不窮賢守承歡過趙

倅高齋投句愧蘇公東坡有贈趙閣道高齋詩游山未許

雲借訪公去春游雁蕩余以案觀瀑今看徑可通去春將

湫以雨水自壓而兩度招邀聆塵論且欣絃管坐春風跋

云蔭林前輩就養東甌與趙清獻公事相類而福且過之

浪跡三談 卷四 十一

因次穎濱韻奉贈猥承賜和兼蒙招集戲綵亭仰仙福之

能兼感情文之交至用疊前韻賦謝以志盛會幸逢云爾

案此詩亦書扇以贈並蒙集禊帖字留題一聯云山水林

亭自得清趣管絃觴詠以娛大年次日余復次韻奉答云

轉眼鴻飛西復東匆匆握晤意何窮戲場欣看老萊子是

菊部正演老萊子故事詩事須追康樂公學使屬同人將相連茵九

斗肅是日葉容齋總戎亦在座雲煙落紙百蠻通學使瀨

揮楸聯百十幅一亭從此增聲價留與輜軒採越風越月

承儀徵師相寄序云宋元豐閒三衢趙岷倅温州迎其父

清獻公侍養倅署構戲綵堂一時豔稱其事東坡穎濱二

先生並有詩後七百餘年而福州梁敬叔太守權温篆其

尊甫蔭林中丞亦就養郡齋太守援清獻故事構戲綵亭

署中以為歲時觴詠之所中丞願而樂之道光閒昆明趙

蓉舫學使按試東甌學使與中丞舊相善遂以詩相酬答

一時歌詠之歡賓朋之盛浙東人士播為美談中丞因撫

成戲綵亭詩事一本寄余屬以數語張之竊謂中丞之撫

吳也恩惠浹於吾鄉至今熟在人口其撫粵西五年控制

得宜桴鼓無警余曾手製楹聯贈之云江鄉仁惠傳荒政

嶺表恩威播外夷綜前後宦績其與忠獻之帥蜀將母同

今敬叔雖初登仕途才望已不在趙岷下古今人何嘗不

浪跡三談 卷四 十一

相及哉信乎蓉舫學使之言恐當日清獻之戲綵堂不能

如斯之美備也余老衰久不作詩而樂述其事因即列其

緣起以復中丞為當代之服官者勸且為後之續東甌志

乘者有所考焉道光己酉春日揚州八十六老人學愚弟

阮元書

石門

永嘉青田兩縣並有石門皆謝客屐齒所經惟永嘉石門

最高頂一詩甚著青田之石門相傳為謝客所創闢而卻

無詩或取最高頂一詩鐫之石門巖壁者誤也青田石門

之勝在瀑而最高頂之詩言不及瀑其為永嘉之作顯然

然自謝客後歷千百年游事絕少不知何故余至東甌年
餘亦鮮有談及此者已酉暮春昆明趙蓉舫學使按臨過
此因緝志乘得之始屬地方官訪其途徑知由甌江一湖
可達山口有兩大石如削開因名石門稍進數里爲千石
村村後有古寺寺後十里始爲最高頂學使以駢征不果
往余心怦然因於四月十八日挈恭兒偕張鏡蓉邑侯廖
菊屏守備葉心湖廣文馮芝巖畫師拏舟乘早潮往竟日
而返作此紀之云游山如讀書當進不可止而况最高頂
昔賢所題擬謝公登山或茲始故蹊與新術并入
雲梯峙中閩百千年寥寥幾屐齒寺老山復荒無人復料

浪跡三談 卷四 三

理星軺天上來健探姑舍是趙蓉舫學使至始吾徒更好
游耳食卽仰企欣聯儕侶愜矧值風日美短篷壓潮雄輕
棹穿雲駛一條瀑離披千石村地邈禪關靜無塵野衲頗
知禮勝朝有老佛寶墨剩瑰璋前明惠帝曾棲遁於此有
大書精嚴戒律四大字上
嵌大明帝骨一印不知何人注其
下云大明帝孫雪經道人書九字大地忽偪仄弔古漫嗟
唏飽餐恰亭午陟巔尙十里徒御多畏難老懷且振靡筇
將屏不前筇枝鎮自倚連巖猛窮攀仄徑惕勞睨居然造
其極豈真中有恃本坡公
詩話遙睇江達海近睇天連水九斗
拱在下三州厯可指乃嫌舊詩屨未盡名蹟偉閒情助吟
料藉地雜樽簋糟香透天關毋戰嚇山鬼罡風催客下斜

陽去人咫返棹疾如飛吟筆渴欲泚當年笑客兒惜無同
懷子六人惠然集千載能有幾欲傲松雪翁謂蓉舫
學使且莫
青田比青田亦有石門是謝
公所關而卻無詩他時仁採風曷可以無紀

仙巖

瑞安縣之西北四十五里爲仙巖與永嘉接壤道書稱爲
二十六福地相傳是黃帝修煉之所宋陳傅良嘗讀書其
中其名始著有梅雨潭飛瀑及雷響潭最勝山口橋亭有
朱子題溪山第一扁字尙存余於嘉慶閒薄游東甌有客
約定游期爲雨所阻不果忽忽至今四十五年矣道光丁
未冬重至温郡卽謀游事又遷延年餘始挈恭兒偕張鏡

浪跡三談 卷四 三

蓉廖菊屏葉小湖馮芝巖質明出城拏舟前往窮日之力
始回郡城於舟中默成五十六字紀之並索同人和作云
回頭四十五年光夙願誰知老竟償古帝丹爐雲尙護名
賢書舍草猶香千層潭底晴雷殷百尺巖頭夏瀑涼漫與
道家誇福地溪山第一信難忘

薔薇花詩

三月初八日廖菊屏守備招同人至官廨看薔薇花暢飲
而歸口占二截謝之云驚心花事漸闌珊少府夫人錦被
團白香山詩少府無妻春
團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微雨輕陰好珍護待余垂老霧
中看閒身卻爲看花忙破例開門赴飲鄉暢作海城藍尾

宴紅鬚綠刺總無傷語陸魯望詩有芳菲雖照日苦刺欲傷人之語是日郡署適屆試文章余特破例開門而出亦尋芳者一新樣也

說鈴冥報錄二則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滄祐橋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歸臥卽時若氣絕者自玉爾時覺身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遙至一大野更轉道左見紅牆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隆崇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府府各有縣其

浪跡三談

卷四

十四

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各執簿雜選排擁幾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猙獰細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遂巡閱見左首有杭州府門署複道逶迤到大室見伊舊友王昭平先生宛如平生敘寒溫畢自玉曰余今病勢至此恐無生理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人今閻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祿壽正長何

浪跡三談

卷四

十五

必過慮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聞鳴鞭震耳衆肅然曰此閻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之出見諸閻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念云某省某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幾件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惡事幾件對簿銷差閻君卽加改抹約有數時而退次日考覈詳明亦復如是階下油鐺火柱劍樹刀山每置人於中糜爛殆盡忽現原身又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陳侍御元倩及家大行鯤庭諸君聚坐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所罕儔諸翁曰如翁慈仁端介獲重閻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弟輩彼時幸爾矢志少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棄名謝世亦可謂無忝所生皆冠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逢垣亦在彼作記室逢垣言沒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數之語自玉又聞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則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鯤庭皆旁坐第六殿閻君向昭平先生輩曰此非善士沈鼎新乎衆曰然閻君下行賓禮坐賜茶皆紅磁鉢味香烈閻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

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騭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聞自玉曰鼎新日恐過戾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聞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爲眾式自玉益惶悚不敢當聞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閣君贊賞閣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總之富貴電光

浪跡三談

卷四

十六

功名泡影真中有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賞不勝罰善不勝惡奈何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無度想上帝亦無如之何耳聞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諸人委曲開導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爲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辭出昭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眾人聞自玉從榻上連啟口曰我欲到相國寺去頃刻已蘇此蓋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來

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開行漸即霍然而起今自玉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又云杭州凌聚吉名萃徵住新宮橋南首於崇禎丁丑生一女癸巳年女十七歲忽遭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頃始甦言見一黑面平復兩三月忽又一發遍訪名醫服藥無效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每發愈重聚吉俟其發時誦加審視覺口中諄諄作聲聚吉與之語輒忽應答往復方知爲鬼所憑乃專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遺醮薦之法無不畢試辟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投鬼作語曰我係前世冤家向冥稟白而來者也至問其冤業所起及何

浪跡三談

卷四

十七

處鄉貫輒答云久當自知道至五月二十五日凌女見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明日當攝汝魂六月十三日陰司懸牌赴審至明日午後女方坐稠人大呼二鬼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暈倒自此以後輒見二鬼押持操縱不可復食睡每合眼則二鬼與爭辯聚吉輩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於是方知其爲索冤黑面者言我揚州人名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相詰訟言凌女係揚州察院姓劉彼收我銀若干復獎我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而黑面索冤至今已六十載今來索命無復他求問其致訟之緣則云瑞龍有地五十餘畝

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卽慮反復便投一大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繇此仇恨互相訐告今長儒已絕無嗣而倪有子尙存名宗某其言鑿鑿可據也言已復帶凌女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劍樹鐵床磁磨白碓水浸石壓等獄又如鬼門關望鄉臺孟婆庄破錢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捺何橋僅濶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聲悉呼痛楚卽分形變畜如蟲蟻之類苦不可言大概始則大地如潑墨之黑久之中又歷歷可見又或遊善人長者之處則略有微明燈燭輝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光天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

浪跡三談

卷四

十九

人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卽閻君賓館中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我我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三黨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又見母氏高年白髮倪瑞龍詆之云此一箇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子敢爾耶聚吉聞之總疑怪誕難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求其別白是非於是以六月初一日虔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冤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

令妖狐野魅故託妄言擾害無辜則神聽聰明立賜處決兼令凌女拜禱觀音大士日誦二千聲求其解冤釋結直至初八日下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候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恐慄之狀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審理候開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官旣受我賊復害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賊但我旣爲官豈能躬自詣獄來害汝命是誰持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瑞龍語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污受賕汝旣爲官私取民財難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作鬼

浪跡三談

卷四

十九

六十年真害汝命者不知卻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股慄謔言不知城隍怒令夾見吏卒上來鬼便自招云尙有下毒家人放夾責二十大板審訖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殿裏審去如是遂出自始至甦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立堂陛寬廊殊非人閒廟宇也至凌女每對簿則仍方巾葛衣朱履有所稟訴卽與倪袁二犯同跪稟畢卽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迥別又審後瑞龍來凌家雖若憤懣然強梁稍沮卽其同長儒索酒食紙錢

辭亦稍衰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巳時三殿閻王掛審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諾之迨至辰刻見冥司二差至凌女向臥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換衣衫與家人作別甚慘言已就瞑聚吉按視脈息但遲極不竟斷絕手足冷而心頭微暖又少頃聞言此路曠甚熱蓋其甦時正赤日將中也俄又言汝等定要喫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善惡二判官階下俱小鬼獄卒猙獰可怖牛頭馬面守門始聞唱名黑面者名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按聚吉自註其名不便顯列又云號玉臺又次唱袁長儒則白面者閻王廷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與女爭辯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聲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銀不少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雖有罪但今世父母生我一十九歲未曾孝養願且放回閻王因言汝尚孝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倪瑞龍令其投託苦人家以在生作惡仍責以戒訓其袁長儒不責令收監受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起急令燒送紙錢羹飯以贈其去又從前欲口數壇超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崖禪師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未嫁之夫有江津修者雅

浪跡三談

卷四

三

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於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罵我問之果然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公必須一送女因靚妝冒雨出中堂坐視微口若無病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虔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迹凌女沈疴如失去凌女嫁後孕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天亡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為釋氏之苦心警世之權語儒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出已身耳聞目見曾非影響姓名俱有對證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如左 又云子女自乙未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睫不交當其去也則僵臥竟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如常始終會無一語模糊其閒幽冥警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含冤隱毒願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也因將前後始末備載之或亦冥冥之中喚羣蒙而肅官箴之意云

浪跡三談

卷四

三

浪跡三談卷之五

酒品

福州梁尊鉅撰

隨園老人性不近酒而自稱能深知酒味其稱紹興酒如
清官循吏不參一毫造作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長
留人間閱盡世故而其質愈厚故紹興酒不過五年者不
可飲攬水者亦不能過五年此真深知紹興酒之言矣是
則品天下酒者自宜以紹興為第一而食單所列酒名則
首為金壇于酒次以德州盧酒仍不免標榜達官之故態
又次以四川郫筒酒則又未免依附古人之陋習據稱郫
筒酒清冽徹底飲之如梨汁蔗漿不知其為酒然則竟飲
梨汁蔗漿可矣又奚煩飲酒乎大凡酒以水為質而必藉
他物以出之又必變他物之本味以成爲酒之精英即如
釀米爲酒而但求飲之者如飯汁粥湯不知其爲酒可乎
西北口外馬乳蒲桃置於暖處每日用箸縱橫攪之數日
味如酸漿力可敵酒名曰七格然則隨園所飲之郫筒酒
得無卽此物乎

惠泉酒

隨園稱惠泉酒用天下第一泉所作自是佳品而被市井
人苟且爲之遂至澆漓散樸殊爲可惜據云有佳者恰未

飲過余記得三十許歲時曾從徐望欽同年家飲所藏陳
年惠泉酒絕美初不知何酒據云其叔父十年前從無錫
帶回者蓋酒底本佳歷年復久宜其超凡入聖矣此後官
大江南北者十餘年往來九龍山下者廿餘次不能一再
遇之然究竟領畧一次足以傲隨園矣

蘭陵酒

唐詩稱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今常州實無
此酒隨園老人自誇飲過蘭陵美酒或偶遇之而必屬之
相國劉文定公家則又是標榜達官故態矣余謂必求琥
珀光者惟浦城之紅酒足以當之似此色香味俱佳再得

浪跡三談

卷五

藏至五年以外者當妙絕天下矣語詳浪跡續編 談第四卷此則隨園

老人所不及知也

千日酒

左太冲魏都賦云醇醑中山流湏千日博物志亦載劉元
石千日酒事皆沿誤也周禮酒正注云清酒今中山冬釀
接夏而成疏云昔酒爲久冬釀接春清酒久於昔酒是酒
名千日者極言其釀日之久後人乃附會爲一醉千日之
說耳酒貴久釀亦貴重釀憶余在蘭州時爲齊禮堂提軍
招飲席半別出一酒嘗之色如清水味微甘香余不知其
名禮堂曰此蒙古人所釀蒲桃酒也其名爲阿爾氣余微

嫌其薄禮堂曰此其初釀也若略加酸乳入鍋重蒸之名阿爾占則味較濃三釀者為和爾占四釀者為德普舒爾五釀者為沾普舒爾六釀者為蕪舒爾多一釀則色加濃而味益厚香益冽以足下之量飲至十鍾無不沾醉矣蓋田園中所出之物無不可以釀酒而蒲桃之性尤與酒相宜余在蘭州所食之蒲桃至長不過二寸餘嘗聞口外人說吐魯番之蒲桃長至三四寸可以切為四瓣則以此釀酒其性有不釀厚者哉

燒酒

凡酒皆愈陳愈貴燒酒亦然隨園言燒酒乃人中之光棍浪跡三談 卷五 三 縣中之酷吏打碯臺非光棍不可除盜賊非酷吏不可驅風寒消積滯非燒酒不可燒酒若藏至十年則酒色變綠上口轉甜亦猶光棍變為良民便無火氣殊可交也但不可使洩氣耳

攪水酒

酒之攪水可以法分之惟攪過多如六分酒四分水便無法可施若七分酒三分水只須於嚴冬日將酒罈用薄紙封好夜中露天皮之次早將罈打開其上必結薄冰一層將冰去盡則所存者皆酒矣余官京師時每夜輒用大碗將此法施之則次日所飲無非醇酒也

紹興酒

紹興酒之梗概已於續談中詳之昨魏默深州牧詢余紹興酒始於何時余無以應惟記得梁元帝金樓子云銀瓶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則知六代以前此酒已盛行矣彼時即名為甜酒其醇美可知若今時所造則或過而粹或不及而淡斷不能以甜酒二字概之聞彼處初製時即有路酒家酒之分路酒者可以行遠者也家酒則只供家常之用而美惡分焉矣

女兒酒

相傳紹興富家養女甫滿月必開釀好酒數罈直至此女

浪跡三談

卷五

四

出門即以此酒陪嫁余已載其說於浪跡續談中近聞杭人言是男家所釀直至娶婦時以此酒為納幣之需故謂之女兒酒則其說微有不同嗣閱格致鏡原所引投荒雜錄云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真酒罈密固其上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賀客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似即世所傳女兒酒矣惟紹興舊志載有荳酒荳酒地黃酒鯽魚酒諸名而荳酒之名最著其法以綠豆為麴統名之曰老酒又有名蕭釀者蕭山縣金井為徐氏園邑人釀酒多汲此水是以蕭釀與越釀並重名酒記云越州蓬

萊酒蓋卽今之紹興酒今人鮮有能舉其名者矣

火腿

今人饋送食物單中有火腿者率開蘭薰幾肘初笑其造作不典而不知其名乃自古有之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云蘭薰俗名火腿出金華六屬皆有出東陽浦江者更佳有冬腿春腿之分前腿後腿之別冬腿可久留不壞春腿交夏卽變味久則蛆腐蓋金華人多以木甑撈米作飯其飯湯醃厚專以飼豬兼飼豆渣糠屑或煮粥以食之夏則兼飼瓜皮菜葉故肉細而體香凡茅船漁戶所養尤佳名船腿較小於他腿味更香美煮食之其香滿室東陽縣志

浪跡三談

卷五

五

云薰躡俗名火腿其實烟薰非火也所醃之鹽必台鹽所薰之烟必松烟又一種名風蹄不用鹽漬名曰淡腿浦江爲盛陳達夫藥鑑云浦江淡腿小於鹽腿味頗淡可以點茶名茶腿陳者止血痢開胃如神 或傳數十條火腿中必有一條狗腿蓋初醃腿時非雜以狗腿則不成故貨腿人亦甚珍惜之不肯與人偶有得者則其味尤美此說不知何所據余素不喫狗肉卽得之亦不知其味也 按志乘中所載火腿頗詳而此物之緣起則從未有考證卽古今人亦絕無吟詠及之者惟記亡友吳巢松侍講詩集中有詠花豬肉五古甚博雅惜手邊無此書也

海參魚翅

隨園食單言海參魚翅皆難爛大凡明日請客須先一日煨之方能融洽柔膩若海參觸鼻魚翅跳盤便成笑語可謂言之透切憶官山左時有幕客赴席回余戲問肴饌如何客笑曰海參圖脫拒捕魚翅札傷事主合座爲之軒渠不已惟隨園謂魚翅須用雞湯攪和蘿蔔絲飄浮碗面使食者不能使其爲蘿蔔絲爲魚翅此似是欺人語不必從也隨園又謂某家製魚翅不用下刺單用上半厚根則亦是前數十年前舊話近日淮揚富家觴客無不用根者謂之肉翅揚州人最擅長此品真有沈浸醞郁之概可謂天下無雙似當日隨園無此口福也

浪跡三談

卷五

六

鹿尾

隨園食單謂尹文端公品味以鹿尾爲第一此固不待尹公而始知之也特南方人未嘗此味者直不知耳余入直樞禁每冬間輒得飽啖自關口福外宦後由清江浦及山左吳門亦皆得朵頤時清河夫人皆隨任並親手奏刀而薄切之不煩厨子也迨擢撫嶺西雖去京師愈遠而本署摺弁往來攜帶尤易並可與幕客共嘗之余嘗有句云寒夜何人還細切春明此味最難忘桂林人傳爲名句俯仰今昔不勝感慨係之自歸田以後徒勞夢想而已

燕窩

隨園論味最薄燕窩以為但取其貴則滿貯珍珠寶石於碗豈不更貴自是快論而其撰食單又云燕窩貴物原不輕用如用之每碗必須三兩則不但取其貴而且取其多未免自相矛盾矣今人徒務其名用三錢或五錢生燕窩鋪於碗面而以肉絲雜物襯之竟似白髮數莖一撩不見固形其醜而必以三兩為限則無與於味之美劣徒以財力相誇而已今京師好厨子包辦酒席惟格外取好燕窩一兩重用雞湯火腿湯磨菰湯三種淪之不必再攪他作料自然名貴無已即再加數錢以見豐盛斷無須加至二

浪跡三談

卷五

七

兩若三兩之說行則徒為厨子生發為厨下留餘何益於事至言在廣東食冬瓜燕窩甚佳則亦不可信冬瓜無本性亦無本味不得謂之以柔配柔以清配清近人更以鵝蛋圍其碗邊亦取柔配柔清配清之意皆於真味不加毫末更無謂矣 按燕窩一物美劣懸殊價值亦異如廣東澳門及吾閩廈門所產潔白不待言而其絲之長至與箸等祇須一兩即可充一碗而有餘此須相物為之如此燕窩必以三兩塞一碗則反討太多之厭矣

黃羊

余在蘭州飽食黃羊所謂迤北八珍也僉謂口外之黃羊

則更肥美元楊允孚灤京雜詩云北陲異品是黃羊即此其狀絕不類羊而與麀相似許圭塘詩無魂亦似麀亦即此惟麀角大而黃羊角小又其尾短而根白色為差異戴侗六書故直以黃羊為麀誤矣 按漢陰子方祀竈用黃羊竊謂陰是貧家祀竈安得此異品考爾雅釋畜播羊黃腹陰所祀當是播羊而邵二雲先生爾雅正義直以今之黃羊當之恐誤周禮疏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黃羊其可畜乎

靖遠魚

甘肅靖遠縣黃河邊瘠區也冬季黃河中出小魚長不

浪跡三談

卷五

八

過三寸縣官取而腊之歲底則以分餉省中各大吏及同官院司每署一百尾道署府署每署百尾餘以次而般歲以為常省中每以此為獻歲美品余循例收之惟某制府獨峻卻焉越日余偶留制府晚餐出此佐酒制府食之而美而譽不容口並詰所從來次日即遣家丁向余索此魚余合署食之已過半矣乃以剩餘五十尾獻之當時從縣志中繙出其名今久忘之但呼為靖遠魚云

黃河鯉

黃河鯉魚足以壓倒鱗族然非親到黃河邊活烹而噉之不知其果美也余以擢桂撫入 觀京師至潼關即欲渡

河城中同官皆出迎爭留作晨餐余曰今日出門甫行二十里不須早食擬再行二十里方及前驛午餐為宜費鶴江觀察曰緣此間河鯉最佳為他處所不及且烹製亦最得法不可虛過耳余乃從所請入候館食之果佳當為生平口福第一至今不忘吾鄉惟鱒魚可與之敵而嫌其多刺故當遜一籌也 京師酒館中醋溜活鯉亦極佳然風味尚不及潼關殆以距黃河稍遠耳隨園食單中獨遺此味實不可解潼關固隨園行滕所未到而京中之活鯉豈亦不足繫其懷來乎

土參

浪跡三談

卷五

九

距溫州府城數十里為永嘉場濱海斥鹵地出一物似鰻魚無頭無足色青而質亦較嫩或云即小鮑魚又似無刺之小海參據土人云其腹中具腑臟須盡剔去製食脆美土人名之曰土參以比之海參也適與朋好作飮飽會人各二味重複者有割廖菊屏出此品則不但從未入口並從未聞名醫中多濱海客攜歸示之亦各不能識其物當為海錯志所不收也

波稜菜

波稜菜亦呼波菜菜之至無味者也而偏入隨園食單亦不可解以余從不下箸故家厨中亦鮮購此物自官京師

入樞直官厨乃頓頓有此余以素不食置之不論而樞直前輩有由外省大僚入 覲者往往留飯直廬中則無不詢及此菜者如姚亮甫康蘭泉二先生尤喜食之謂此乃樞直中一佳品相傳數十年如是及余同輩無知此者惟程春廬大理尚能述其說蓋刪盡旁枝專留肥幹加以濃油復多用好乾蝦米炒之其美處乃非常菜可比余自是始得味而喜食之偶還家索之厨下則其無味如故蓋既不用濃油又無多好蝦米且以為常菜忽之擷之不精淪之不淨又何能發其精英乎 前明說部中載成祖微行民間食黃面豆腐乾及此菜而甘之詢其名店傭以金磚白玉板紅嘴綠鸚哥對白玉板謂腐乾綠鸚哥即此菜而隨園食單中於波菜條下謂杭人名此為金鑲白玉板自是偶誤以杭人述語不應如此舛訛也

蕨菜

浪跡三談

卷五

十

陶雲汀先生最喜食蕨菜或云其乾者即吉祥菜余亦喜食之憶與同官吳門時每飯必具而烹製尚未得其法隨園食單謂用蕨菜不可愛惜須盡去其枝葉單取直根洗淨煨爛再用雞肉湯或煨或炒自別有風味 按食物本草云此味甘滑令人消陽道眼昏腹脹非良物也陶公嗜此未必不受其累又此物不可生食搜神記載郗鑿鎮丹

徒二月出獵有甲士折一枝食之覺心中淡淡成疾後吐
出一小蛇懸屋前漸乾成蕨此生食之患不可不知

白茶

北方白茶以安肅縣所出爲最聞縣境每冬必產大茶一
本大可專車俗名之曰茶王必馳以首供 玉食然後各
園以次摘取山左所產猶佳迤南則其味遞減惟吾鄉浦
城所產尙具體而微廣西柳州所出亦略與北地相仿近
吾鄉永福亦產此俗呼爲永福白較勝於浦城去冬余薄
游温州有以山東白茶相饋者皆以永福白充數蓋福州
由海舶來者南風三日卽至而天津山東之海舶向不入

浪跡三談

卷五

十一

甌江也此茶以吳紅生太守所製爲最著同人皆賞其菜
中尙帶癖味而不知其暗攪生蘿蔔耳

瓢兒菜

瓢兒菜惟江西與南京有之其質與北方白茶相似而風
味各別近人烹製多不得法卽隨園食單盛稱乾炒菜心
之佳亦未盡其味也余在京師與同年作消寒會惟南昌
黃俊民觀察煨此獨美與煨白茶略同自出京後此味遂
成廣陵散矣

芥藍菜

芥藍菜本閩產蔬品中之最佳者而他省無之然吾鄉人

仕宦所至率多於廨中隙地種植近聞京官宅中亦多種
此他省人亦喜食之 按羣芳譜載擘藍一名芥藍芥屬
南方人謂之芥藍菜可擘食故北人謂之擘藍菜大於菘
根大於芥薑苗大於白芥子大於蔓菁花淡黃色余就養
東甌曾從吾鄉人吳雲峯乞得數根種於後圃每觴客輒
出此佐食眾以爲美或曰此卽鹿鳴詩所謂蒿也未知然
否羣芳譜引蘇詩云芥藍如菌草亦未知卽此物否客中
無書俱無以考之

食單四約

郎仁寶曰食爲人生大計況年老者尤所宜講嘗見一書

浪跡三談

卷五

十二

云食爛則易咀嚼熱則不失香味余更爲益二語云潔則
動其食與少則不致饜飮盡之矣憶余藩牧吳中時韓桂
舫尙書與石琢堂廉訪朱蘭坡侍講舉消寒會有食單四
約云老少爛熱卽與前人之論恰合潔字所不待言而早
字尤與老年爲宜也是時韓與石皆大年善頤養約同人
各以詩紀之余詩云振衣難俟日高春速客盤筵禮數恭
朝氣最佳宜燕衍寒庖能儉亦從容午餐遲笑雷鳴腹卯
飲清如雪飮胸觸我春明舊時夢禁廬會食正晨鐘 早百
年不厭腐儒餐方丈能無愧此官五簋好遵先輩約萬錢
休議古人單艱難食貨應加節真率賓朋易盡歡願與吳

儂返清樸豈徒物命慎摧殘少無煩礪齒要脾老去都
存輒飽思莫等熊蹯滋口實何妨羊胃混時宜調和烹飪
皆歸禮歌詠燔魚本入詩仙訣也須憑火候漫誇煮石便
忘饑爛大都作法不宜涼何況尊生服食方悅口本無嫌
炙手平心剛好稱披腸殘杯世界春常駐冷窻門風客共
忘獨有名場慙翁翁年來肝肺已如霜韓文不為翁翁熱
杜詩回首肝肺熱
熱時吳棣華同年亦有作與余詩皆為吳民傳誦

鮓魚

廖菊屏守備連日招客看花皆郡署中同人也余適新獲
江鮓一尾卽以贈之俾佐一觴並疊前韻索和云莫嫌一

浪跡三談

卷五

三

尾到珊珊助爾歡場錦簇團此物由來關宦味卅年世態
靜中看眼福還兼口福忙醉鄉勝否黑甜鄉嘉魚名卉偏
多刺莫怪題詩易感傷憶自卅餘年外宦後凡遇鮓魚率
皆屬吏爭先呈獻卽同人往復投贈亦取自宮中而已足
從未破費囊中一錢辭官以來乃反是故前詩三四句戲
及之又薔薇多刺鮓魚亦多刺二物巧值一時故後詩三
四句戲及之

甌江海味雜詩

余就養東甌已踰年所嘗海味殆徧實皆鄉味也以久宦
於外乃久不得嘗耳昔朱竹垞先生客永嘉數日有海味

雜詠十六首余曷敢比竹垞而口腹之好同之因亦隨物
綴以小詩而名號各殊並各贅數言為小引俾觀者有所
考焉

王瓜魚 此魚以四月王瓜生時出吾鄉因呼為王瓜亦
稱瓜魚而他鄉人多呼為黃瓜魚因復稱為黃魚皆誤也
其實古名石首魚 瓜魚乃常饌甘美而清真長年有如
此何煩夢鱸甌江長年有此卽
吾閩亦不能也

鰻魚 此海鰻也甌人多不敢食小者間以充饌稍大卽
釜之故大鮮鰻頗難得也 河鰻我所戒河鰻卽白鱈吾
鄉呼為壯鰻近
年始與黃鱈
同入戒單云海鰻我所嗜甌人戒鮮食咄哉不知味

浪跡三談

卷五

古

鮓魚 鮓魚冬出者愈美吾鄉間亦有之昔人謂鮓魚以
夏時出而名疎矣余今歲於重陽前對菊花置酒賞之足
增詩事矣 蒸鮓賞牡丹吾鄉每以四時土物與四季名
花一一相配置酒賞之為韻事
如鮓魚配牡丹荔枝配荷
花蟹配菊花鱸配梅花也吾鄉樂事僅奇哉菊花天兼有
持螯韻

帶魚 此與吾鄉同而闊且厚者頗難得 帶魚如帶長
我但求其寬烹製倘如鮓美堪佐春盤此魚家人率以常
饌忽之余嘗為友
人留飲以白糟豬脂同蒸
鮓法治之乃美不可言

鱧魚 鱧魚俗名鍋蓋魚肖其形也其美全在肝他鄉人
鮮知味者此間厨子亦剔去之 鱗族乃無鱗厥形亦可

嚇誰知美在肝不減河豚白肝金黃色其味酷似河豚白魚黃恰可對

魚豚白也

鱠殘魚 吾閩長樂福清有之別有土名有聲無辭莫能

譯以上紙也此間乃呼為龍頭魚正字通有此名吾鄉

能收冰肌復玉質如何稱龍頭乾者亦名龍頭

鱖 甌人多不敢食嫌其形也烹法亦難厨子多為之束

手 鱖帆如便面離奇形可惜烹製亦實難安得天厨星

製實難得好手鱖尾最佳然烹

蠓 此吾鄉所謂石蠓濱海皆有之總不及長樂所產之

豐美而其味則略同入秋即登市也 蠓房海之美當冠

浪跡三談 卷五

加恩簿吳航與新溪甲乙未易譜蠓房自以吾長樂縣海

記稱樂清縣新溪口有蠓與方圓四十畝四面皆蠓其味

偏美余至温州匝年並未得嘗以問樂清尹蔡琪亦莫能

也

螳 此與吾閩同而其質較小憶小住揚州時楊竹圃親

家由鹽城寄惠玉箸螳食之絕美今一海相通而此味渺

不可得矣 螳味次於蠓佐饌亦所宜獨惜水晶人繼見

竟無期在揚州時以玉箸螳分餉吳笏菴京

非承和詩以白角衫製水晶人為比

蚶 甌江多蚶入秋即登市但豐美不及奉化所產耳

甌江頗多蚶登盤甫新秋但不及奉化飽餐敢多求

石蚌 郭京純云江賦云石蚌應候而揚葩注引南越志

云石蚌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江淹賦云一名紫蓋平陽

縣志云一名仙掌皆肖其形也 石蚌即龜脚其形似筆

架粗皮裹妍肉難免厨子詫上層如筆下層皮甚粗刺之

無強之始購於市也

不諳製法說言海中所

而甌人羣呼蚌為蛸蚌且變其聲為蛸蠓則殊可笑也

蚌乃海中蟹其性殊甘平沿訛稱蛸蚌坡公語可憑坡公

讀山谷詩文如食蛸蚌令人發風動氣今食蚌者殊無此

患又呂亢蟹詞記稱蟹有十二種一曰蛸蚌兩蟹大而

細毛八足亦有微毛今蚌二蓋八足皆極紅潤無毛是

蚌與蛸蚌迥為二種不能強合特著之以正告甌人云

蠓 蠓與蚌相似亦產於海而性獨冷其味亦少遜於蚌

浪跡三談 卷五

若以椒鹽拌之為腥則殊可口 蠓亦海蟹族性異美復

減腥盤加椒鹽風味轉不淺可以酒醉可以糟醃

加之椒末不嫌其冷

蛇血 此真蛇血也閩甌海中皆有之若吾鄉所謂蛇血

則海蜇之腹下紅肉與此迥別此物鮮者未得見腊之可

以行遠外人不知為何物矣 水母且有血食單所未詳

甌俗亦珍此令人夢江鄉

烏賊 卽墨魚浙東濱海最尚此腊以行遠其利尤重其

味亦較鮮食者為佳 烏賊卽烏魷吾鄉稱墨魚沿訛作

明府縣官亦何辜甌人呼此為明府初不知其故或以為

稱明府也余已於叢談中辨之頃聞七修類稿云烏賊魚

訛為明
府耳

浪跡三談

卷五

七

浪跡三談卷之六

福州梁章鉅撰

收銅器議

前因銀少錢貴公私交困因請變通錢法以裕國便民專摺上陳昨奉到

硃批交部議奏而部中准駁尚未奉有明文伏思錢法為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為錢法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徒毀盜鑄之條非拔本塞源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而聽其為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者莫此為甚大約風氣之華靡

浪跡三談

卷六

一

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銅之為用尚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為尤甚如一煖手足之鑪雖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闔閭之鏡乃徑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斤一盥盆一炭盆一壺一鑊動重數斤又如大小鈺鏡與鼓相配而鳴者為歲首戲樂之具從前惟富戶乃有之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省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以數十計縣城亦不下數家至究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運開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為

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卽乾隆嘉慶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爲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卽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爲厲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爲宜令收局公堂以漸收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輪繳淨盡每劬給以價銀一錢五分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別有所抵徵地丁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爲收銅之資竊又以爲宜從權變通准其

浪跡三談

卷六

二

開常平倉或卽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旣淨卽以原物統歸省城總局然後酌量分別鑄造不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礮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資必照時價給發使鑄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皆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賄賂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矣錢旣鑄成令當商每家領去使民行用而兵丁口糧及各工程雜款皆以此種錢給之卽百姓持此錢以完錢糧亦一例收之然後免其疑貳可以暢行而無礙矣

古人用尸之意

舒白香 夢蘭 論古人祭必用尸之深意以爲可以維持宗法而固其國本其義甚創而其理實精蓋恐正言之而愚妄之夫未必深信於是設爲尸以服其祖宗之服居其祖宗之位無論其爲臣爲子爲諸孫一旦爲尸則皆以祖宗事之神之所憑卽吾所當拜何敢以齒德傲也習見乎此而不之怪則其國其家一旦有孩提嗣爵宗嫡世祿諸大禮凡諸尊貴誰敢不從亦誰敢不敬其神明式憑之重又過於一祭之尸尸尙受拜而不辭我且拜之而有素何況於繼體爲後正位設朝祖宗之靈儼如在上伯叔諸舅敢

浪跡三談

卷六

三

異議乎舉朝上下但知有祖宗社稷神靈所憑依之人無論其賢愚長幼皆當敬事如先王先公先大夫無可疑者而名分定矣羣心服矣逆志銷矣國本有不固者乎然究其推明義例於無事之時維持宗法於不言之表實賴有尸祭之法潛移默化其強宗尊屬不馴之氣及奸雄貴戚僭亂之心於平居祭祖拜尸之日而習焉不覺此聖人之道先王之禮所以微妙深遠而未可以小儒俗學躁心而輕議者也

應變

前明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

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妻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二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且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闔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馬亦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猝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嚏

詩願言則嚏箋曰願思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故漢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東坡元日詩曉來頻嚏為何人康進之負荆曲打嚏耳朶熱一定有人說皆本此

源跡三談

卷六

四

又法苑珠林世尊嚏諸比丘呪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佛令比丘亦呪言長壽燕北錄戎主太后嚏噴近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今俗傳小兒噴嚏亦呼百歲及大吉以解之則亦皆有所本也

貓

朱竹垞詠貓事詞徵引極博然有二事未曾引用者元好問游天壇雜詩注仙貓洞土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獨不去又魏禧畫貓記云俗傳二危合畫貓鼠輒避去蓋宿與日並值危也

燭營

淮南子精神訓子求脊管高於竅燭營指天高高誘注脊管下竅也燭陰華營其竅也佛家名陰為馬藏觀佛三昧經云時耶輸陀羅及五百侍女或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諸奇特惟有一事於我有疑采女眾中有一女子名修曼陀白妃言太子是神人也奉事歷年不見其根况有世事復有一女名曰淨意白言大家我事太子經十八年未見太子有便利患况復諸餘爾時諸女各各異說皆謂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晝寢皆聞諸女欲見太子陰馬藏相爾時太子於其根處出蓮花其色紅白上下二三花相連花中忽有身根如童子形又忽如丈夫形諸女見已不勝喜悅現

源跡三談

卷六

五

此時羅喉羅母見彼身根華華相次如天劫貝一一華上乃有無數大身菩薩手執白華圍繞身根此名菩薩陰馬藏相又佛告阿難我初成道在熙連河測有五尼捷共領七百五十弟子來至我所以其身根繞身七而鋪草而坐即作此語我無欲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爾時世尊告諸尼捷汝等不知如來身分若欲見之隨意觀之爾時世尊從空而下即於地上化作四海中須彌山佛在山正身仰臥放金色光晃映諸天徐出馬藏繞山七匝如金蓮華尼捷見已大驚心伏佛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議云云此真梵夾中奇文所謂不可思議者也

神童對

七修類稿載金茂之言雲貴閒人絕不知詩偶遇一秀才
試之以對時值暮春曰馬踏紅塵風力軟果無能對者余
偶思古詩雞鳴紫陌曙光寒豈非天生對乎又有乾坤聖
世空搔首句久未有對或對以雲雨巫山枉斷腸又課徒
云人閒自古無仙骨池上於今有鳳毛皆舊詩今對天生
而成余謂此等出句本非成語安知非先拈對句而強就
之乎又載何仲默入場時最少其兄背以進之御史出一
對云弟騎兄作馬遂應曰子證父攘羊又閣老袁元峰十
歲時縣審里役於清道觀隨父至觀縣喚問何家兒曾習
浪跡三談 卷六 六

王荆公詩

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
生真偽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為王荆公之詩郎仁寶曰
臨川集不載此詩不知究屬何人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
耳 按此是白香詩郎氏偶失考則可必以格律定為宋
詩則未免武斷也
笄

廣韻笄奇直集韻笄音姐蓋上入兩音博雅擊也亦姓

國初有笄重光鎮江人余僑居浦城時權浦令者為西江
笄慕韓余嘗詢其姓源據云此字似於古無考余姓蓋自
東漢以後始有之相傳王莽欲絕漢後時宗室皆逃避四
方易姓自匿捕務方急有一宗室夜漏踰出城達旦而
倦臥於竹林之下遂易姓為笄後事平而出即以此字著
代云云此笄令自述其先當不誤也 陸游南唐書盧文
進傳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
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笄日何足
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 南部新書亦載此事作笄卻日按

浪跡三談

卷六

七

盧文進為契丹平州刺史今之永平府即遼上京臨潢府
今為奉天之錦州亦不聞有所謂笄日者或地脈漸轉異
氣漸消古有今無之事往往如此耳 唐書突厥傳言突
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以為災異也然今塞北苦寒之地
盛夏而霜固無足異即三日五日並出亦時時有之蓋寒
氣逼天凝為此狀非日出也

新齊諧摘錄

偶閱隨園老人新齊諧即子語佳年傳年二孫每請余絮談
其事因閒摘其最可喜者數條告之不但資博聞之益且
可備不時之需云爾

毘騫國王一條云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
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於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略
爾寺呼爾托托康熙時曾命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
桶頸如鶩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
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

黑牡丹一條云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
種皆黑牡丹花開時數百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若移動
神像則花亦轉面向之不知果否俟得惠安人問之

彭祖舉柩一條云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社
兒等六十人皆陳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猶

浪跡三談 卷六

八

在號曰社兒墩彭祖墓在何地俟考

黑青畏鹽一條云諸城王憲榮言其地殷家莊多古墳壙
中有怪物僅黑氣一團高可丈許每夜出晝隱其出也遇
人於途隔一矢地輒作嘯聲如霹靂令人心震膽落惟見
者問者則罔覺也嘯畢以黑氣障人至腥穢人輒暈絕里
人相戒為畏途昏暮無行者有鹽販某醉中忘戒悞躡其
地前怪忽突出遮道某以木挑格之若無所損不知為計
急取鹽撒之物漸透巡退縮入地因取籬中鹽悉傾其處
而去曉往蹤迹見所棄鹽堆積地上悉作紅色旁有血點
腥穢難聞此後此怪遂絕 按鹽米皆可驅邪今人尙習

其說

僵屍畏棗核一條云尤明府佩蓮言河南某地多野厝棺
常有僵屍挾人土人有法治之凡被屍挾者把握至緊爪
甲入人膚終不可脫用棗核七個釘入屍脊背穴上手隨
鬆出如新死屍奔名曰走影乃感陽氣觸動而然人被挾
者亦可以此法治之

人皮鼓一條云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
名寬者戮海寇王良之皮所鞣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
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按余曾游北固山尋狼
石及大鑊不可得無暇訪鼓矣

浪跡三談 卷六

九

縊鬼畏魄字一條云凡遇縊鬼者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
字指之入地彼一入即不能出矣

雞毛煙辟蛇一條云李金什言雞毛燒煙一切毒蛇聞其
氣即死凡蛟蜃亦然無能免者蓋蛟蜃與蛇皆屬陰雜本
南方積陽之象性屬火為至陽故至陰之類觸之無不立
斃此陰符經所謂小大之制在氣不在形耳 按余官廣
西習聞此事然燒以驅之足矣必盡絕之似亦不必也
靈符一條云萬近蓬言胡中丞寶瓊病劇時忽語家人曰
明日慎閉吾戶不喚勿入也明日將暮夫人疑之自窗隙
窺見房內設一卓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頭大如十

石甕目灼灼翕動中丞北向與相對桌上列紙筆方握管似與問答第見口動亦不聞聲夫人大驚排闥入中丞擲筆而起曰汝敗吾事矣不然可得尙延歲月然此亦天數也速備吾身後事二日後當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頭屬何神怪時張六乾在座曰此名靈符文昌宮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護昔朱子注四書每見之而文思日進復能招之來麾之去遇疑義輒與剖晰中丞蓋欲召之來以祈祿命不意爲婦女所敗也予因詢其出何書曰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因記之

浪跡三談

卷六

十一

治肺癰一條云蔣秀君精醫理遇一紅袍鬼問曰君是名醫敢問肺癰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藥曰白朮紅袍鬼大哭曰然則我當初誤死也

水鬼一條云趙衣吉云鬼有氣息水死之鬼羊臊氣岸死之鬼紙灰氣人聞此二氣皆須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囂字如舟中忽聞羊臊氣則急寫一囂字可以遠害

牛生麒麟一條云乾隆四年蕪湖民間牛生麒麟二日而死剖其腹不見腸胃中實如蟹有人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載此事

王謙光一條云王謙光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貲數

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眾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沈舟溺死者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迹絕至雖不葬魚腹中恐亦難免爲山中餓鬼眾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明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清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徼外巡攔

浪跡三談

卷六

十二

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曰係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並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饋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眾設資冥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經者爲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

几筵儼然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
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為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
因言夢回時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按此條當補入東甌
雜記可續採郡縣志中

鵝血治噎

嘗聞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藥不效臨歿
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為祟逝後剖去殮我
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經案久相傳
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鵝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
以挑刺鵝血噴發而骨遂消滅後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

浪跡三談

卷六

三

鵝血可治數飲遂愈遍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書之以備
世之一助

都天廟聯

過京口日聞都天廟會甚盛蓋數十年來所未有因停櫂
兩日憑篷窗縱觀之至邗上為雲臺師述之及師為言甲
辰年新修廟時鄉人請製楹聯因手書付之曰顏許同名
唐代人倫維氣類李韓論定熙朝廟貌屹江淮當時奸臣
曾勸睢陽以天道公罵曰汝不識人倫焉知天道此人倫
二字所本語頗沈著且人倫廟貌二字皆雙聲也 按此
當補入楹聯續話謹先記於此又按說鈴載睢陽靈異一

事并附錄之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睢陽張公祠正德
初太守盧濬偏毀神祠誤暴公於烈日中太守一輿卒日
不識丁神附其口罵曰爾以我為何人敢爾肆傲耶命具
楮墨走筆書云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
山兮風雷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鎗將劍星未落兮
擊鼓掀旗搗賊室兮赫寒鸞賊肉兮充饑食馬草兮既盡
殺妻妾兮心悲誓與死戰兮身披鐵甲願為厲鬼兮手執
金鎚亦莫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巡兮在世
與許遠而同時在東岳兮押案都統事兮陰司侍蓬萊兮
殿直任鄆都兮獄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

浪跡三談

卷六

三

天上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兮皆知太守觀此靈異
慚愧惶懼具牲醴鼓樂拜而昇神歸座焉

不作詩久矣邇來為友人所促辭不獲已因得詩三
十首姑附於此

五月念三日阮雲臺師招同畢韞齋茂才泛舟湖上
飯於長春橋樓歸輿率成

湖洄邗上舊農桑樓下雅愛清遊寂寞鄉二客恰宜伴坡
老一湖早已屬知章舫中畫本資欣賞適攜舊書畫市外
盤殮許飽嘗我本公門雜桃李長春花柳共成行師於樓
新種花
樹甚夥

雲臺師招同王望湖阮慎齋孟玉生偕僧樹菴游雙

樹菴看竹並聽僧小支彈琴疊前韻

洗眼精藍話宿桑相逢都在水雲鄉尋花乍入長春地看
竹還歌有斐章古調閒中欣靜契清齋午後快同嘗殺人
往矣伊人妙珍重籠紗墨數行

前詩正錄就而吾師以詩飛示謹次韻奉呈

梧竹詩情久寂寥鈞天復與振風簫苔痕恰好連雙樹生

與建隆僧茶話何煩配一蕉幾有春遊過僻地直須雲臥

到深宵笏菴近在安家菴畫理真堪永夕朝適吳笏菴祭

寓圖卷屬題卷中景正連及虹橋以西雙樹菴一帶

浪跡三談

卷六

十四

題吳笏菴祭酒清鵬邗江寄寓畫卷卽次自題韻

君本家錢唐乃停廣陵權我亦榕海族他鄉有何好異塗
而同趨隨地可娛老古來賢豪人如此正不少不辭蝸室
陋詎煩鵲枝繞登堂殊惜惜入畫非草草坐床紛吟牋插
架餘史稿末病資延年清課學起早見君自題詩居然寓公重
莫笑酒戶小居士慙我忙安家爲君禱

爲沈飴原題虹橋脩禊畫卷

二百年來又此圖竹西韻事古誰如風流繼起東陽沈待
續他年畫舫書

已把閒身入畫圖近來耆舊果誰如壽星都在南河下欲

傲新城老尙書外人以儀徵師相暨公及鄙人爲南河下三老

喜雨簡雲湖都轉

廣陵使者久宜民性壁關心最有神側耳灌壇纔肅令阿
香早已走颯輪

三日爲霖信不差滂沱聲裏雜譁譁南河庶客猶飛舞何

况邗江十萬家

但快祛炎見尙低三農從此洽羣後放晴試上平山望何

處新秧不插齊

游宦何如聽雨眠三家村裏好相鄰荷衣雲陣真堪恃亟

獻新詩祝有年

浪跡三談

卷六

十五

右原招同羅茗香飲福茨堂

快雨新回百卉芳佳辰恰值閏端陽重來舊雨尋樽酒喜
有文章聚草堂逋客回頭渾似夢腐儒促膝話偏長竹西
歌次古時樂爭似高齋文字祥

答吳笏菴

我昔號退菴正持急流權僉言退卽安芝南語亦好時賢
但知進勇進遂忘老仕止各有宜此道識者少樹立半茫
昧利祿自纏繞報國眞區區勞人何草草用茲徑情行避
人起疏稿戀棧非所甘懸車豈爲早仗公付我心進退繫
不小陳義信卓關貽詩勝頌禱

再疊前韻

既辭宦路轍合理窮海權如何舍吾土翻愛他鄉好橫流
不能安奔波敢辭老卉服雜鄉里此事古所少橫江一葉
來舊路三叉繞訪舊已寥寥寄廡殊草草矜持幾古物淺
雜半舊稿不煩筋力禮且適起睡早屢承杜律細愛乞晉
楷小來往成風流笑謝王孫禱

笏菴詩札往來稱謂過於謙抑非克承當疊前韻奉
教

憶同上林柯夙共人海權岑苔匪自今孔李本世好維時
丈人行巍巍蓬池老鴻文我能熟名德世所少幸隨大阮

浪跡三談 卷六

後許向函丈繞試律荷繩削鈔胥雜行草先叔父九山公
曾攜余謁尊甫
於京邸以所作試帖就正承批點極詳至今理殘篋尚存舊時稿乾隆末有
九家試帖
之刻有正味齋芳草堂芝香閣三卷稿皆余手錄撰杖喜猶及登朝惜不早覲縷
與君聽幸勿再謙小西江賢使君同此齊心禱

題許蓮史西湖釣遊圖

我昨游西湖淡旬興未已無端來邗江但向畫中企君本
湖上客釣遊憶鄉里我亦戀名區一椽屢伴描君家大阮
賢尊甫尤我喜助我成卜居清波隔尺咫三橋連六橋西
家即西子與君作比鄰伴君狎煙水高秋君重歸彩筆燦
生蕊正當魚龍變非為鱸膾美擊舟許我隨引觴報君許

仁成第三圖醉倒桂香裏

題包松溪棣園圖

人生恣意在邱壑底用豪名慕衛霍有山可壘池可鑿閉
戶觀書便卓犖何況耽耽盛樓閣滿眼金迷復彩錯二分
明月此一角南河名勝畫舫拓承叔荷花魏公藥千載風
流春有腳卜居我憶寄廡昨隔牆先聽鳴皋鶴名園果冠
綠楊郭何必緇塵濁京洛浪游幸許芳鄰託日日從君泥
杯杓

為小支和尚題建隆寺圖

竹西講忠義似梅香破臘古寺抱冬心千載不蕭颯支公

浪跡三談 卷六

愛神駿懷古如響答冷緣與俗判勝踐招我踏闡幽合名
流好事仗老衲咄哉淮海濁鄙詞委塵劫珍茲圖畫傳敬
仁香火接隔鄰桃花嶺貞風共獵獵

金衙莊

武林第一此園林我到紛來舊感心相府潭潭兼曠奧侯
門鼎鼎半蕭森天成夏木千章繞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
年來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初為章文簡公舊宅後屬
嚴小農河帥皆余舊知也
立秋日偕黃右原比部羅茗香茂才孟玉生山人游

建隆寺尋李招討遺址

建隆寺想建隆年廿四橋頭一角偏城北林園同此寂行

西歌吹果誰賢尋詩客冷渾忘暑懷古情深不話禪愧我
留題無俊語仁將秋菊薦寒泉

題金亞伯廷尉大江泛月圖

月光如水水如天天塹茫茫未有邊誰識澄清無限思扁
舟一老獨茫然

尚憶衝湖夜渡忙松寥東指幾帆檣清時何敢談形勝讀
畫因君一慨慷

為金亞伯廷尉題其先代三十六陂春水圖

甫登豸華堂旋游珠湖濱君家世德遠繁葉鍾名臣珠湖
有遺愛卅六陂猶新沐澤復泳勤永作江南春我昔吏淮

浪跡三談

卷六

六

浦深感河伯仁無端陳堰開殃及下河民治黃不治淮昏
墊難具陳焉能起名賢碩畫堪遵循田廬方待命畚築須
躬親至今頌遺愛召球同嶙峋

題楊飛泉太守鶴書清夜焚香小照用李春湖侍郎

韻

早歲欣連襪聲華滿士林他鄉重握手宦海共盟心桂嶺

千觴會余撫桂林時君奉差過訪大醉數日而去桐山萬里陰君隨任子姪並醮謹識君

清夜意慎矣四知箴

又題楊飛泉太守桐葉坐題詩小照用蘇鼇石廷尉

韻

觀場回首卅餘年異地相逢亦夙緣何必畫圖方省識題
詩老守正飄然

佛自西來海自東誠求冥漠本相通新晴助我遊湖興一

路靈山頌碧翁杭州城苦雨已久時方迎天竺大士入城晴送大士還山

時余親見之

舟泊吳門董琴南觀察招同朱蘭坡同年高復堂觀

察翔麟楊芸士明經集慕園蘭坡疊前唱和韻一律

因次答並約同人和作

橫流何地設柴荆垂老奔波豈性情到處棲遲思寄廡無
端傀儡便談兵郵籤深愧頻煩報三吳舊治所過園戶應

浪跡三談

卷六

九

為剝啄驚難得五君繼高詠襟期都向酒杯傾

第一名園翰墨林能無知古又知今欣聞梨棗新編富蘭
所輯國朝文肯聽丹鉛舊學沈琴南以新刻王西莊輟語
鈔聞已開雕先生蛾術編見贈

依然談藝樂狂歌同此濟時忱靈巖清曠穹窿奧擬共秋

來一再臨

固蓮溪都護以重修西湖靈峰寺碑文見示作此以

當讚歎

北山幽絕壓西湖一角精藍苑不枯靈傑詎徒關氣運勝

區原要偉人扶

再傳名德豈尋常一片貞珉萬丈芒正是湧泉須慧日旌

塵世望指吾鄉吾鄉鼓山湧泉近日不振其望都護蒞閩如修靈峰故事也

題周半樵西園葺居冊

易節高人樂有餘長才也復戀閒居知君嗜好酸鹹外拓室應添善本書

隨方寄應正遑然老筆輸君句似仙數笏西園如果得也應好手倩龍眠

福州急足至兒輩附寄土物各係以詩

忽聞香氣出郵筒習習先生兩腋風龍井龍湫齊壓倒歸心已繞幔亭東丁兒寄武彞茶

蛭螟風味少人知水稻菁英土脈滋夢到鄉關六月景千

浪跡三談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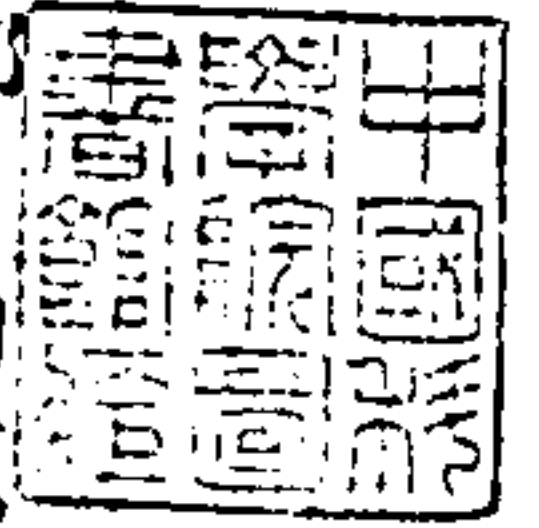
三

畦潮退雨來時敬兒寄蛭螟乾

蔽天錯認作飛蝗誰信龍身有蟲藏談笑不遑王景略祇應把酒話江鄉僑孫寄龍鱗

我暇編

黃小松



黃小松司馬名易。號秋盦。錢塘人。昔為鄭公製錦幕友。司筆墨。嗜金石。由川運例捐從九品。棟發東河。於乾隆戊戌年。到濟。歲末。豹泉托顧。蘆汀為之。噓拂。時蘆汀寓舍下。遂得交焉。曾為余鑄芝蘭生於深林青田印。後幕姚大司馬。署浙。陞至運河同知。集宋以上碑帖。過五千種。搜輯古鏡古錢最多。自畫得碑十二。圖嵩嶽岱山圖。皆脫去筆墨。恒境其畫古洞。則作望窗外之勢。並畫洞中石態。峻嶒。近年公以中疾。自愆。請假時。多得常。晤且時。飲食。畫展所有。以示收藏之精。世所罕。為人扇面尤多。凡作扇諸公。均為署其家。世未末。而於倪雲林。左太冲及李朝陳恪勤諸忠義之士。每拳。不忍釋公之東。

亦可見矣。其齋中如唐造像鋪。翁覃溪閣學作蠟頭題額。乃其先人松石先生共患難者。公述其事。猶令好古者危。其石經乃宋搨。即鴻都蔡中郎殘字。一百餘者。皆搨世之寶。而求武梁祠。鈎摹范式碑。其功尤巨。在濟所交。如鄭君魯門。李君鐵橋。鄭君鎮堂。與余皆津人。鄭君年已半三。李公亦且病。又以舊醫混。於世。余貧而飢。馳今黃公於嘉慶七年二月廿二日卒於司馬署。其子元長。投劾南河為簿。性聰。惟不能言先志。好李君一。家。即。亦不知外。勇。所。重。恐。將。素。珍。藏。古。物。盡。就。淪。亡。則。數。千。年。考。據。所。歸。古。今。未。名。人。心。血。一。旦。聚。而。殲。滅。所。繫。甚。大。余。見。鄭。君。鎮。堂。官。而。好。古。亦。精。于。筆。墨。又。為。黃。公。友。特。囑。其。留。意。庶。黃。公。一。生。哀。輯。之。功。永。在。子。而。在。友。亦。書。畫。金。石。之。幸。也。

我暇編

曾七如

余於濟南試畢。每遊書畫鋪。見有寓意人物山水。皆生就活。不。可。端。視。而。題。咏。皆。隨。意。放。筆。不。假。繩。尺。字。更。奇。特。與。畫。無。異。知。為。異。人。所。為。然。無。從。詢。其。出。處。戊申歲。和希齋侍御。巡視。東。漕。出。素。冊。屬。沈。青。齋。觀。察。訪。求。名。人。作。畫。沈。公。以。近。無。佳。者。舉。目前。知名。士。已。遍。索。按。幅。畫。及。五。十。餘。空。白。百。頁。不。得。已。委。河。南。主。簿。章。情。帆。令。作。四。幅。計。遲。至。三。月。章。不。敢。輕。報。命。一。日。黃。河。渡。上。一。客。閑。容。憤。甚。尋。其。官。則。章。公。也。章。見。其。人。粗。豪。多。狂。語。知。非。常。人。恐。釀。事。遂。責。舟。人。留。客。飲。客。出。談。驚。四。座。皆。聞。所。未。聞。遂。假。榻。寢。次。日。黎。明。章。起。視。客。則。已。去。見。案。上。沈。觀。察。所。委。畫。冊。已。隨。意。塗。抹。盡。百。幅。章。緒。愕。良。久。詳。所。作。大。小。畫。頑。石。偶。間。以。筆。不。解。何。處。著。筆。奇。以。為。仙。即。日。將。冊。封。繳。沈。轉。呈。和。不。能。定。其。美。惡。

惡。迨。歲。終。和。以。冊。送。汪。公。承。需。汪。寄。書。報。謝。云。畫。幅。多。佳。然。尤。時。人。可。學。惟。石。幅。析。之。成。篇。用。筆。奇。妙。直。造。仙。境。諒。非。近。人。所。為。望。叩。所。由。和。以。是。詢。沈。詢。章。四。顧。皇。然。詢。左。右。前。之。醉。客。何。如。人。僕。有。憶。者。以。嘗。詢。其。所。隨。云。為。嘉。祥。曾。七。如。遂。訪。指。至。幕。見。其。為。落。不。羈。頗。不。當。意。余。所。居。去。和。館。總。數。十。武。七。如。忽。飄。然。來。舍。叩。門。逐。入。云。此。非。王。禮。思。先。生。盧。耶。余。例。履。見。之。問。所。以。識。則。以。海。內。皆。知。君。豈。曾。七。如。遍。遊。九。州。獨。不。知。耶。出。黃。葉。旅。人。圖。索。題。並。作。畫。數。幅。知。沈。南。所。見。延。君。筆。也。君。聰。明。絕。人。古。今。事。所。聞。輒。不。忘。余。與。談。恒。徹。夜。君。即。筆。之。為。文。並。其。生。平。所。作。畫。以。相。示。筆。生。妙。字。奇。古。行。文。用。意。考。古。徵。實。悉。能。直。通。滄。仙。聊。齋。志。異。後。只。此。為。最。遂。自。署。曰。小。豆。棚。積。三。二。卷。庚。戌。春。偕。余。恭。迎。聖。駕。獻。詩。賦。先。是。學。使。鄧。曉。屏。夫。子。預。試。各。省。士。子。君。在。其。中。

題出後曉屏夫子遍講論并渝速竣諸士咸拱立靜聽學使未退
 是言畢有交卷者聲聲異之以為必病辭也及學使歸聞則滿幅
 且光怪端整徐慰之曰汝携印板未耶其快如此恒取為時文常
 擬為爛墨套以誚人及壬子入闈迨初九夕仍乏佳構惟憶平日
 誚人爛套不得已遂揮于紙是科意也曉未發有揚人蔣判仙
 設卜紫竹對華橋凡未卜者問中否則多曰否七如怒曰等會
 能問其中否中不中尚聽命於彼故不作吉語吾問中彼必不敢應以
 否於是擲錢於案曰試卜我中何愛蔣曰君世一名耳何必狂粉發果
 其言曾未第時尚隱迹浪遊生涯任意及第後益為名所縛窮
 窘尤甚嘉祥僻邑人少見多怪不識曾為何等人咸望風避余謂
 賦難辱後同蕪湖謝公嘉璜開字畫鋪於京師琉璃廠題曰二
 妙軒曾作畫寫詩謝鑄章卜課有所得則飲食贈貧半載訖

無餘丙辰歲余朝考入都乘駟車避淖見有泥靴散初行唵於
 市面潤而目小者則七如也相携入古寺微道所為知其近曾為貧
 所迫賣畫以為活余喜曰公謂無知已售畫者非耶曾曰畫者
 吾名則莫售售者悉摹名人章法偽以欺識裝池精整每出則爭
 買然吾恥為市人雖甘於欺吾不願欺人以自沒也連曾試房考
 咸未寓目以故不再第辛酉大挑曾自負必一等王大臣見其有
 異人概竟如其志而予之時余在東華門候撥曾出門即揮手
 笑曰今而後可以効百里之命不復與若輩開文墨矣歸至館
 衆與選者咸恐簽發軍營喜夏文集而曾獨急赴隆福寺信
 苗刀二終日刮磨余詢其故喟然曰吾上無老親下有妻孥若
 妻皆悍且猛吾素不得志今天忽使我與批非軍前不足用
 我四月五日蕺湖北此時川陝楚均未平賊出沒無定所他人

掣此省則嗚咽不能行曾急買駟一頭分所售刀與其子各佩
 一負小包囊中挾四面印章大小筆十鎗鞋三銀二兩星夜
 赴楚到日軍中需人戢曾遂有得所之樂居三月費銀
 二十金遣一人迎其妻妾夫人孔氏善琵琶工彈雀能百步中側室
 精烹飪善拳術能舞于繩索乘獨輪車竟之楚余異七如之為人
 非世所易得故深器之今見其妻妾皆豪士而七如赴楚竟有盡
 瘁王室視死如歸之心國家得人能盡如斯川楚之賊又何慮其
 不平以視七如之由于不用耳

壬戌五月記

七如於楚署江夏潛江等縣後以公事呈議其妻與子控部
 均未得伸流溫州將遣之聞其畫者盈門排闥竟得萬
 金而去

郭小華

小華姓郭名敏歷城人近居黑虎泉善法工山水筆近董文
 敏王麓臺即作小幅亦蒼莽渾浩覽之不窮墨色稍重遊鄭柳
 田其為人也。不事生業兄為豫中明府絕無仰給獨以筆墨交遊
 羈其身蓬頭垢面衣不浣之衣常坐臥五龍潭與桂末谷鄭柳
 田顏衡山吳竹虛及和尚作龍潭友乙卯秋阮芸臺師居
 小滄浪輯山左金石志余相聚數月歡若生平小華性情高
 曠平和不以貧富動心亦不以進取為意願得好友一榻朝夕
 談心以了此生所望甚庶而猶不可得可以世之貧者戒矣甲
 子歲舉於鄉座師黃佐田奇其才招入京師黃供奉南書房
 每以小華為代筆人以為小華幸吾獨為之悲云

鄭柳田

柳田名士芳。濟南人。少負無業。三十餘始學畫。性聰慧。頗得惲南田筆意。字亦相類。年五十。遂名當時。其摹冷梅卷軸。清逸相等。而綿密過之。乾隆甲寅年。余相識於歷下。後常濟寧與鄭鎮堂訂書畫友。後以官事卒。不復見。

李鐵橋

鐵橋名東琪。濟寧人。其父名化鵬。故碑。常與帖客友。搜羅歷代碑碣拓本。盈三千。凡集古錄金石志所載。有過無不及。鐵橋業醫。精亦潛心於碑帖。與翁覃溪黃小松友。因構帖以年利。亦學隸。數十年未能精。以其賦性自滿。未得隸書用筆之法。故久而仍俗耳。京聽之。恐所收藏終歸於散。說者以其倡率他省沽名之士。混錫名號。刻毀漢碑。宜有是報。豈其然乎。抑其醫時好。用大黃。後人故耶。

徐地麟

非麟。字練溪。濟寧人。雍正壬子。子副車。任太安訓導。工歐楷。行草。俱雅。隸書八分。均逸。年九十餘。尚能於紅紙作細字。子孫數人。皆不肖。致仕後。居於濟寧南門西。飢寒而卒。

鄭魯門

字岱青。名支宗。濟寧人。其先世名與儒者。于明末曾守濟城。魯門之父。號秋實。居士。善篆隸。魯門世其業。亦工篆隸。嘗摹鐫漢印數百方。家素貧。子遊市井。不能養。魯門藉鐫刻以自存。年八二步履甚健。嘉慶癸亥。移居於余之西鄰。

李隆萬

隆萬名隆臣。幼為州壯。後負豪氣。後入武庫。嘗為鄉里排難解紛。亦能構譽。目不識丁。而胸中頗了。見余頗敬畏。中年因事

慕淳藩司。走江廣販藥。由赤手得巨萬。晚年業稍落。同里求和事者。叩門求見。日猶不暇。惟報慕亭家稍薄。或為謂其與也。由慕亭及其妻也。仍刺慕亭之子孫以奉。為前世事云。

王含銘

王含銘名秉韜。漢軍正紅旗人。其先自山東出關。東遂從龍為旗人。乾隆丁卯舉人。有行狀可考。其在山東。授河任中。頗重。余每逢途。余謁必正衣冠。論國家大勢。有大臣風。公臂帶金釧。遙見余。即脫釧置茶几下。嘗謂余曰。河工專糜帑項。國用浩繁。吾當此出內之樞。不惟不忍與若輩分肥。實不忍與在工老吏接談。其所謂熟悉河工。不過精于浮冒。尚可言哉。又曰。吾見徵君神氣一肅。方檢點平日所行所思。恐難相對耳。壬戌七月二日。余省親過廟。工公留食。業談小碟四品。曰。飲食足以適口可矣。勿以多為貴。余曰。公能慎重

工程。整飭屬吏。上不負國。下不害民。萬金祿養。即日食少牢。亦不為過。能自儉約。狃其小德。一日。公方演劇。請余入談。偶詢及濟上。有何名旦。余曰。戲者戲也。所以旌忠。惡動人。忠孝友弟之心。而示儆。或橫之報。以游戲出之。人當以莊敬接之。近世以為飾觀調笑之具。已失作戲本意。至悅及於旦。則戲轉為誨淫之媒。在可宜禁。余素不樂觀戲。故未嘗留心於此。公曰。吾特驟試徵君耳。然失言矣。余笑曰。公可謂愛人以德也。公即于壬戌七月廿九。無病卒於工次。余贈以聯曰。聖經自此亡真學。河伯於今有正神。蓋以公專心古本大學。而又極力防禦。為數任所難誅者。

顧蘆汀

蘆汀名文銜。長洲諸生。乃秀野草堂之後。余母族中姪。於乾隆辛卯年。至濟寧。本善隸法。與黃小松翁覃溪及余梅生叔

友考訪碑板而隸法益工亦長於畫好王羲之畫沈石田諸家及精於詩得倪雲林小硯遂以雲林小硯齋名其詩稿嘗聚漢唐古鑑至百二十枚又以百二寶鑑名其軒拓鑑背文與周秦各代古泉刀幣文鏤諸石攷其源流重刻燉煌太守碑姜壽碑畢秋帆制軍曾售其銅鏡刀斗銅雀古瓦均有銘終日刮磨金石摹訪名人筆墨搜漢章盈千圖書珍玩無不精雅惟善啖非膏腴不食好客飲無虛日甲午秋壽張賊王倫作亂濟州距二百餘里城門戒嚴紳民咸持矛賊守衛戶日夜鳴鑼擊柝貧者恒終日不得食富者懼不敢食河帥姚公赴臨清禦賊運河道憲為陸朗夫先生於夜半出城巡查守禦之勤情至河干聞草廬中有高吟低唱聲又聞柝聲初聞而奇之後聞而怒問從者此內何人居戰士對曰此奇客顧蘆汀

也觀察素檢其名未及見遂入至蘆汀下見叢菊正開蘆汀坐其上旁坐美人一互相豪飲若不知有世事者觀察長揖蘆汀短袂以荅從容問曰大官何來觀察曰適以巡查得君蘆君亦知有逆賊否蘆汀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太平無謀誰亂何策當此重陽持蠓飛觴洋菊滿唐美妾在旁今夕何如慨當以慷陸嘆為異人後歸蘇齋畫為活妾許氏生子二又以青蚨千淨醜妾生子三皆學為畫其長宗濟嗣於堂兄名文銑善鐵筆余於嘉慶壬戌歲赴蘇於外龍街雅園荒址中尋蘆汀得一見其地即吏部公圭田別業嘗置三雅以遊名雅大者盛酒十六斤中者十二斤小者八斤其堂僅存一角石欄傾臥古木支離問其坑皆蓮塘石笋廢也蘆汀散衣纏屨携其子女數人並其醜妾往氏逆客入花山下押硯沽酒鬻畫設有談論今古毫無質俗之態

述吳中舊族姻亞如竹塢文氏所藏最富自明及今未嘗散棄得一敗孫不三十年中前人手澤歷代珍藏皆無餘燼為之歎歎余北歸後又十二年八十以壽卒於家四壁蕭然惟存筆墨而已可謂清矣

徐乙菴

乙菴江南人中年為羽客相法昔甘肅冒賑者不發相十餘人皆大山應大辟遲二年果如其言嘉慶四年至黑龍潭黎明有一人長衫棕履謁寓求相乙菴方下榻沐愕然曰君延闈防貴人何輕出寧不惧彈劾乎訊其姓氏即現任學政胡西庚狀元也曰余來無可問此生有風波否荅曰君無風波之心安有風波之事尚書數年當以攷舉後果驗

喬老人

老人家鉅野忘其名善相法昔單縣劉大司馬為縣令居憂回籍身衣白坐鄉間大樹下喬遙騎驢徑過亦息涼焉彼此素不識喬問劉曰公官何邑劉驚曰子何以知我為官其相士耶喬曰然劉曰我服闋後當入山耕種不復願出仕喬問何故劉曰天下事大不易為恐負主耳喬曰公二十年即總制直隸雖不欲為豈能免乎公富貴中人非神仙侶也俟制一時當往謁即直藩猶不往也劉以為江湖相士習妄言而妄聽之後至直隸制軍憶其言不記姓氏亦無從向訊喬果以是年往投刺巡捕及司閭持柬入劉令駕履歷喬曰無庸但言二十年前柳陰下相約聚此者便知劉大悅開閣携手以為神人延幕中早晚為求規氣色一日喬忽訝曰公氣色將有大變禍不可測劉愕惶不知所

措令子姪賈用。檢查月內所奏事，毫無可招尤者。劉終不釋其嗣君曰：喬以索謝求助來，今鬱鬱；數十日無所獲，宜作此驚人語，無怪也。劉曰：爾何知？務留意焉。甫三日，忽報大名熊觀察為段文經徐克展邪匪所戕，劉以其言不爽，恐甚，即延命詢以若何。喬賀曰：吾方懼別有大事，今氣色就平，所在此無慮也。即有詔削職而不去，官任批相回一，皆應劉益服其神。凡屬下來謁者，必令喬規休咎。於是名布京師。時和珅威權正赫，名喬相喬曰：公位極人臣，位祿名均已得之，惟壽不過五十，當作德存謙以綿福壽。和大怒，以為呪詛，發宛平進籍，永遠禁固。地方官及隸卒凌辱，管押五六年，幾瀕於死。嘉慶四年，和被誅，後官吏不復禁喬，得復出游，絕口不言相，并勸余毋學相。曰：公乃神仙中人，非富貴人，若復精於相，更輕量人，清益損福矣。余未之從。今屢以直言招怨，方信此公為過來人也。

閻希少

希少名文源，沛縣人。其先為閻古古，奇園記所記。因詩中有特句，歿後罹於法。希少無所倚，精於數，奇門六壬，所占輒中。余依其法而斷之，亦無不屢中。閻曰：此法伍子當用之最熟，見於吳越春秋，而皇帝伐在尤則未見於正書。若金口訣先修主事，其應亦夥。其於捕捉尤歷，如響，然不肯輕占，且多秘術，不以授人。余以誠求之，以意會之，頗有所得。竟有以余課脫難者，皆閻之學也。一日余在都門，方秉燭，忽聞叩門，來拜。余接入，閻曰：余病亟，求占能生否。余以其時占之大駭，曰：公此課不惟不復生，死且久矣。閻俯首曰：子更神哉。遂風旋而逝。余追之不得，疑為夢中。居兩月，訪閻蹤迹，得南信，知謂余曰：已歿於沛半載矣。閻其真未死耶。

其淵

其老八名其淵，河南汜水城東人。習少林鎗法，善擊刺，鎗長一丈八尺，短者與身等。短鎗帶拳法，每刺必先趨，能躍八步。九接戰一舉鎗，雖八步之遙，身隨鎗至。其迅如風，不惟得少林拳法，並聞得高家法。蓋於夢中受張桓樞法。嘉慶十八年冬，滑縣賊牛亮臣李文成馮克善等藉白蓮教為名，與林清謀逆。據滑縣城反河北山東震及京師，各路防守。汜當大河，守虎牢關，為自古東西鎖鑰。過汜則入大山，汜有失則各隘皆阻。余宰是邑，方防河練勇，日夜堵禦，選數百精悍之夫，苦不得善教者，何能以少勝多。其在汜而不知也。忽河北近賊諸縣，星檄來求索其八，以練士言其英勇，殆非近世所易聞。余訪之紳民，咸曰：此人年老且慤，嘉慶三四年間，伊曾同林小岑太守，以五百人於商南山中

禦徐添德五萬之眾，自下仰攻，自上俯壓，攔腰截尾，沖頭掃尾，無不悉破其膽，而三五成攢，亂星設伏，又無不咸抗其眾，坐作進退，一舉手間，所刺皆心喉及手，虜虜而中者仆矣。余邀至署處，以厰舍集八百勇士，以練之。其勇：若書生日持一鎗，默坐無語，使眾勇各持白杆互刺，積十日，然後教之。左：右：上下：曰：刺一而遮五十，學三刺須得百五法，方不敗。眾曰：若黎明薄暮皆習法時。一日余見其距高房瓦甃間，以鎗向下拍，眾皆緣鎗上。其跳躍如猿，捷余往訊所教，其曰：我生平得力，惟當心封喉落手三鎗耳。茲倉卒莫能詳，急授以最下法。余問所法，曰：刺勝腕以喉與手為地甚窄，當心處咸有所蔽，初練之士，何能為勝腕穴。惟善騰遠方得適，我使其拋而刺側而入，去腿腋間不及寸寬，以誘之，則人不惧，斜以招之，則人不防，所謂三尺之上，洞其虛，積月

餘使所訓卒相擊刺以布色白灰着杆端刺中者皆及少腹其言其練氣則鼓腹可經車輪轉試其猛力則舉足能挾石米飛練至百日喟然曰此八百可當八萬旅矣後河北平其仍歸教讀余曰真勇者不言勇家有名士三年而不知信哉後見吳淞圃大司馬亦以美詢曰斯人鎗法蓋世殆有異傳非六合少林法也其徒數十人多在蒙亮間授鎗法聞不及其八遠矣惟柴姓得真傳焉

孟蓼齋

蓼齋姓孟名此瞻歷城人少孤其昆季苦讀書嘉慶庚申與余同舉於鄉當宴鹿鳴蓼齋以省居及與宴時有數鶴自空降舞於庭高喉而飛人以為此榜必有奇士後數年是也科連捷者最衆人即以為鶴來之驗然出奇者卒罕戊辰

年蓼齋以大旆至豫寓於遊梁祠軍裝庫側即於軍器之旁教讀講書當天下太平不知其所負也嘉慶癸酉河南鄉試余入內簾蓼齋在外簾八月底外簾事畢蓼齋先出關余在內簾方與副主司蔣笙先生李春生王月樞朱澄齋諸同事高談世事余以邪教充斥危在旦夕為詞諸皆以杞人之慮及九月初四撤關初七日聞睡工決口初九日即聞滑縣警報云初七清晨滑城為白蓮教所破賊鋒甚熾余即奉檄回汜水守城後河北匪勢猖狂日望大兵不至各路驚駭失措復探賊匪牛亮臣等退入滑城閉堅不出方知蓼齋於初九日至衛輝郡中遇賊數次皆服趨避欲入城謁即太守而城門已閉二日呼始開即計所出與汲令劉志亭熟商守城之外別無所畫蓼齋曰此時賊氣初起章程未定入馬未齊乘其始而驟擊

尚可撲滅若延日久附和者衆莫更難圖即田既無兵後無糧任君所為毋自貽悔蓼齋即請往探之從行者惟僕人王太及車夫共三人耳乘馬三匹各持長鎗一腰繫短刀一初十日早出衛輝東門即與劉登城而望見蓼齋昂然去毫不返顧以為此去必不反矣詎料蓼齋至牛氏屯遇快後減進美詳知賊中情形聞其聯絡有八九萬人今夜必攻此屯蓼齋曰豈合縣皆匪乎減曰此屯有郭姓武生與賊等素讎可招為羽翼可致鄉勇千餘人以自衛於是相見共謀項刻之間拔白旗而易赤幟者八百家正躊躇人少難敵倏有快復毛天榮帶鄉勇五百人來見云賊且來如之何蓼齋乃嗚泉鄉勇急簡精壯各持長短鎗農鋤棍出莊外伏溝道旁又使老幼婦女持銅鑼銅鈸各携刀棍空虛而

出伏於穀草高粱地中而村內俱燃燈三更時賊五六千自東北來皆入莊見無一人知有計即轉彎四出行半里精壯齊起婦女鳴鑼賊皆燃火伏盡燭發鎗戰刀斫賊勢自亂得首級二千餘軍裝器械無算勇壯無一傷於是軍聲大壯有迫於賊勢而界乎兩端者聞蓼齋兵勝皆去白幟蜂擁來投聲聲蓼齋曰汝等皆逆向順其義可嘉第吾衆多疑恐不相下若能搗一二賊巢擒其渠魁以勇助汝建功則收納矣於是五晝夜連破賊寨十九所生擒賊五千餘殺取耳記十數萬奪獲糧食數萬石金帛無算志者諸勇收還婦女萬餘人俱飭認領其無家無人者專撥二村留養使老弱鄉民圍守之共聚鄉兵之精壯者七萬餘十數日中刀矛鎗炮無不精整大半得之賊穴

畧無一言囑家事。惟以僑人過多。猶未能盡除賊黨。為憾。後尊官。以功大罪小。為之嘆惜。戊寅冬奉一敕歸。於除夕。抵歷城。遍訪故廬。竟無知者。若窮鄉。詢有孟姓者。居齊。篋下。日夕叩門。有女。泣。不。休。而。夢。齋。夫。人。在。草。棚。中。聞。夫。言。急。相。訊。遂。抱。頭。大。哭。道。離。別。若。隔。世。事。夢。齋。室。中。惟。一。妻。一。孫。女。牀。中。破。席。破。絮。無。升。米。無。點。火。哭。至。元。晨。鄉。間。寂。靜。無。錢。無。食。乃。命。孫。將。其。歸。餘。賸。數。金。入。城。易。錢。購。食。即。日。通。知。縣。官。於。次。早。即。騎。乘。馬。在。馬。披。破。羊。裘。仍。赴。豫。中。訪。友。道。出。滑。邑。眾。鄉。勇。携。聚。由。羅。拜。於。地。住。兩。宿。聞。孟。太。爺。後。來。則。四。鄉。及。鄰。境。皆。扶。老。携。幼。頂。香。來。謁。曰。昔。年。保。全。我。等。者。今。得。赦。矣。武。笑。或。哭。道。路。為。擁。塞。諸。勇。曰。此。地。不。可。久。留。以。匪。徒。根。株。

未淨。恐有中傷。遂亟去。夢齋乃入汴。館於余寓。每一言賊事。猶怒形於色。以未能盡滅為貽害也。夢齋以書生志在為國除奸。始終如一。余不能助一臂。難免於愧。幸豫中已有漢其劇者。忠奸如繪。夢齋惜念。親觀亦快事也。回思魏晉之厄。不在於此。亦不在於彼。亦不在於彼。亦不在於此。

于丹崖

于公名墀。號丹崖。天津人。由河工佐雜。升中牟令。素性豪俠。精于佛理。每與人言。必求竭盡。不識者為之號曰于聆聆。聆者。刺。不。休。之。謂。也。人。初。與。其。過。直。繼。而。皆。稱。其。誠。其。在。河。工。官。多。不。睦。以。為。言。大。而。考。及。為。令。余。方。與。自。相。接。一。見。如。故。窺。其。言。論。丰。采。超。有。出。塵。之。態。喟。然。曰。此。豈。庸。俗。所。能。識。乃。訂。交。所。言。如。投。水。公。方。以。生。平。僅。一。知。已。於。是。慷慨悲。

歌常抒胸中所欲為。余信其得志於時。必能展其歆。而公竟以大令卒于官。惜哉。余憶其行事。有目覩者。如侍前官王公葉舟。不惟舉薪空數萬金。一力任之。並送其眷婦歸里。所有遺物。移交者。盡還其家。而王有遺女。年長未嫁。其婿貧不能娶。公招致其婿。贈以娶資。並為其女置裝奩。視兩家子女。如已出。婚後。稱月。代其婿謀館席。月給廩餼。往來如至戚。嘗謂余曰。此中牟令之婿也。吾為是令。豈可以為他人僕。而王公之婿。遂去之。若固有者。一日。余因鞫獄。過中牟。正飲酒。忽司閹報有陳太。下車來。署公詢。係何。由。來。司閹述稱。乃前武陟陳公名驥。驥夫人。公即請入後堂。使其夫人款待。聞陳專來。此不後他。往公命。瞻其兒婦。另院室以居之。並使合家婦女。幼孩。常朝夕相聚于其室。以慰寂寥。夫人一日。詢公。

曰。聞陳兄在。千金一擲。交友甚多。我家蒙贈三百金。伊違事時。已加倍償之。何以不尋他友。而獨來吾家。公曰。陳嫂具有慧眼。以陳兄所交者。多負心。惟吾尚有微良。故薄視他人。而厚視我也。婦人笑。第勿作此錯。銖銖市語。夫人默然。連飲餘大。人謂公曰。夫以吾婦人。所見。吾以為暫時好人。為常為好人。難。中牟一缺。非吾家世業。倘一旦離此。陳嫂將何托。安可不為計。長。知公恍然。遂請見陳。曰。吾欲立姪為嗣。而自口難。樹馬能。再增一。且房產已典與人。無棲止。公曰。願代圖之。爰作札。遣丁。以前事。奔告於殷東橋。東橋時為祥符令。其義氣較公尤。急乃通札。全省大。賑。助五十中。錢三十。與。與。約得三千。票。懇各太守。直收得千二百金。公謂東橋曰。可見善與人。同樂。善者眾。初不意一氣四千金。嗟乎。而得。然。憐人之慨。我二人。

不拔一毛可乎。每人各出五百金，共得銀五千餘兩，開封奎太守備具公文，專差解送山陰，託縣宰以四千金存撫當一分生息，以千金置器具，贖普盧東橋，又不使幹僕送陳夫人歸，並代送函子，延師讀書，立案縣中，不准他人爭事。事畢，公喜而歎以爲又了一心事，每與余談事，嘖嘖泣下，其意政也。鈞孫扶師，鈞孫後省刑罰，民咸賴之，其待友也，急患難，重然諾，輕資財，別善惡，不相契者，不與言，有小過者，必面責，以故交遊落已。郊四月九日，公至汴城，詢余曰：君視我氣色，能升官否？余曰：公氣色已內斂，面色青而光，越與神仙近矣，可不向人間富貴？且公生有先知，寧忘今歲之厄耶？公微西曰：吾早知將離塵世，故以此言相試耳。初十早馳回署中，親友曰：吾將赴滬，謂夫人曰：夫妻相親，皆適然之數，今數將終，必過城，十日早起，極未

了各案，立爲分割，又喚教子至前，命之曰：人出世上，本係虛幻，能作好事，便覺心地光明，毫無纏繞，我本猿猴轉世，爲和尚，今適到此，又將去矣。汝輩各幹好事，自脫孽緣，我有偈四句付汝等，悟之。十百辰刻，無疾坐逝。先一日晚，忽有小夜穿新衣，拜別父母，曰：于本官差，我赴滑縣，下紅諭，明日到任，言訖而倒，氣絕身濕，其父母遍搜其身，並無紅諭，既痛其子之死，又恐誤官，差急赴署稟知，而司府者不知有此差，遂請公示，公曰：自領之，不誤一言，及公致次，而小夜後甦，以爲在中途銷差，歸公卒於辰初，當利雞初鳴，黃河渡，見數舟上有滑縣牌燈，衆後迎接新官，頭頭驚而起，送轎馬已至中流，望見公神色，惟悅不言而去，掘頭以爲，怪差事，至署請罪，署中哭聲已作，始知公未渡河，所見乃幻

相耳。是月八日，滑縣陳公籍在署送客，回至書齋，見公至，即出席迎，公曰：汝何不解事？滑邑被賊擾，民心未定，鬼屬甚凶，城隍神像宜用鐵裝，乃以前朝文服被塑，成何體制？方欲細詰，而公已却陳詢，左右皆曰：毫末之見，陳公驚誅，遂停鑿，（裝）正欲作札請公示教，日計到知相見之期，即公歿之時，是以滑邑城隍，即作戎裝，且肖公形，至今豫中無不知滑縣城隍之神爲于公者。

熊貴實

熊貴實先生名孫枝，江寧人，以甲戌進士選縣令，升東河通判，署濟寧，後屢以不獲於上，被黜，終於曹單，同知之任。余於乾隆壬子秋，曾館於其署，運河署中，其人相光明秀，瘦骨嶮嶮，肩聳腰長，侈口無鬚，每一論文，夜不倦，其

構思也。必於題額及夾縫無字句處，云作文如鷹摩空，獸骨求髓，豈容在題面作生活，九遊海者，必於額額之上，以觀風色，登山者，必從溪澗之際，以探幽隱，又於時文中，擬摹八字，以爲秘訣，曰：驚、悍、醉、萃、擲、標、英、者、何、使、通、篇、皆、英、特、之、氣、驚者，何令人字、驚奇、悍者，何如勇士之能戰、莫之敢懼、悍者，何有激喜之色、無愁寂之態、醉者，何沈酣濃郁、若麻若迷、萃者，何經史子集、花團錦簇、播者，何於極綿密之中、有極靈動之勢、如大樹臨風、枝葉自然搖曳、標者，何如於題間字句、隨時隨地、批別顯明、如萬里程途、十洲城郭、一、點、明、使、閱、者、如、觀地圖、如達里、未有不稱嘆佳文者、聞其十五、六、時、家、道、正、裕、性喜用武、一日南京放火、袁簡齋先生令上元、見火勢凶、極、延燒數千家、兵後幾人撲之、益甚、忽見風向西吹、火轉東勢、

避先食酒半。出五百金。懇而請。且立誓必得。而致先先行。先
先曰。公雖願受。吾不願。公必悔之。買者曰。請。而無悔。遂
售。章而行。後數歲。先赴楚。買者曰。前所售。章。果賣物。乃貴卿
周德勝。所製。先曰。何知之深。買者曰。此種物。忽屢見於他省。陝
中有影。賣而構訟者。考所自始。如此真。某。石中之一種。天然
漢玉。不假裝飾。惟賞識家。售其欺。即李制軍。畢中丞。所得
龜。歷皆以此器也。從此有。謁得勝之門。而請見者。計德勝。所獲。十
五年中。不下十數萬。志予。子。惟。配。酌。後。變。體。無。完。衣。曰
此等。昧心。錢。以游戲。來。仍以游戲。去。可留。為子孫。累。服
余曰。如德勝者。可謂技精。而。識。卓。矣。之富貴。利達
者。亦知。昧心。錢。為子孫。累。否。

吳允平

吳允平。名醫也。家濟寧之東郭。皆知其能活人。不知其遵何
術也。乾隆乙巳冬。先慈。顧恭人。忽大病。偏體腫痛。不能轉。移
遇骨節。震其痛。尤。割。晝夜。泣。延張陽和先生診視。曰。此白
虎。歷節。風也。投以風藥。三劑。而病。益甚。陽和曰。於。向。醫。太。夫
人。無不應手。立效。今視症。不差。而藥。不投。豈。昏。耄。而。直
乎。抑。手。戰。而。診。乎。然。此。症。在。可。治。而。不。治。不。惟。無。以。文。子
之心。而。亦。無。以。自。解。請。增。一。醫。以。講。論。之。余。務。復。無。所。措。再。三
請。以。先生。不。加。救。不。惟。濟。中。無。及。海。即。徧。天下。亦。再。無。勝。於。先
生。者。蓋。以。陽。和。迺。葉。君。天。士。及。門。弟。江。南。北。無。不。待。命。因。年。近
九。旬。家。若。紛。擾。巨。卿。大。族。歲。以。數。千。金。迎。至。濟。寧。以。養。靜。者。陽
和。曰。嗟。吾。聞。貴。鄉。有。吳。允。平。其。人。少。後。官。東。南。諸。省。得。異。人。授

其望聞闕切。均有深思奇想。尤熟於本草內經。仲景景岳
之書。每診一人。必盡其心。與。加。而考其病之源委。卓然有所見
而不惑。默爾有所會。而不言。方大藥少。選而試之。隨飲可愈。謙
而可商。胡不一致。於是命。輟。輿。厚。幣。帛。親。往。送。之。吳。仰。幣
帛。或。衣。冠。而。至。與。陽。和。晤。談。論。半。响。入。內。室。診。視。良。久。曰。得。之。矣。
謂。陽。和。曰。此。症。濕。熱。受。風。乃。其。本。也。內。經。云。無。濕。不。痛。無。熱。不。脹。
非。風。無。以。歷。節。先生。以。祛。風。去。濕。清。熱。之。品。遵。古。以。治。宜。其。立。效。今
不。應。者。非。法。不。精。乃。病。者。病。後。得。此。血。虧。已。極。藥。不。能。運。去。熱。而
胃。後。寒。去。濕。而。脾。加。燥。驅。風。而。風。鼓。盪。於。空。虛。而。風。益。盛。風。益。盛
則。血。益。枯。病。日。增。而。命。幾。殆。為。今。之。計。專。養。血。而。微。引。其。風。用。大
劑。四。物。湯。加。油。松。節。毛。竹。節。每。劑。二。筋。服。一。劑。而。痛。止。服。三。劑。而
腫。者。消。喘。者。定。夜。眠。盡。夜。與。未。病。時。等。陽。和。曰。允。平。未。侍。葉。先生

而通慧超神。足以契之。嗎診已。脉以文王之年。告之。陽和曰。公真
精於太素者。後數冬。先慈復患是症。吳公微前治法。十餘藥。而
減。舉家驚恐。吳亦憂形於色。一日。雖。然。喜。曰。可以。口。吸。腫。處。病
必。愈。余。曰。唯。遂。照。告。於。先。慈。先。慈。命。吸。之。着。口。處。腫。者。皆。平。以
手。勻。之。色。悉。淡。腫。漸。消。吸。數。百。口。而。周。身。之。脹。且。痛。者。均。釋
然。若。無。恙。胸。中。亦。豁然。開。爽。耳。目。聰。明。不。藥。而。愈。病。即。已。再。三
下。三。鼓。尚。佳。書。齋。候。詢。請。以。故。吳。曰。吾。凌。晨。與。兄。對。坐。議。病。良。久。覺
有。溫。和。之。氣。自。屋。宇。罩。吾。頂。及。足。及。先。出。則。吾。身。身。冷。不。可。支。始。憶
平。昔。所。聞。吾。兄。有。吐。納。之。功。且。有。孝。感。之。事。今。太。夫。人。所。虧。者。血
而。氣。元。不。足。以。生。之。以。吾。兄。脩。補。之。氣。毛。裏。相。吸。則。氣。壯。而。血。生。
血。生。而。邪。出。埋。固。然。也。試。之。果。驗。此。以。孝。子。之。心。與。氣。為。藥。難。神。
莫。能。喻。也。全。家。長。幼。皆。賴。之。隨。時。隨。地。無。物。不。可。為。藥。非。同。世

俗之所謂良醫專以善能結納走聲氣與病家親戚奴子售
重藥分把逢迎趨奉抄襲成方百復一中能誠至而明
極誠十不失一哉

雍老八

雍老八名廷煥江南沭陽人家貧少孤依其戚吳俊華吳為曹輩
同知館於濟頗得於河帥車馬盈門宴會無虛日其往來皆紅人
中等親友不能一瞻其顏色雍尤貧者寄居牆外唯供驅策不以客
禮雍貧日甚弟若妹或衣不蔽體余相其人頗豪邁眉宇間有英
爽氣吐屬之際皆露真誠常以小事相托其諾者無分風雨晝夜
必以報每構一物必擇其價廉而貨精者籌一事必思其能成與否
力半而功倍者為之其卒於不可者不輕試甲辰冬改葬父母邀余
視其穴有蟲蟻否余見其擲厚寸許皆板獨成雖數百萬之富一
二品之尊未嘗得有此本詢其所獲雍潛然曰以吾父與母舍儉
時家正貧貧不能棺以柳木為之十餘年晝夜焦憂恐骸骨
不全保極力經營於嘉祥西南山適遇曾博士代林木卧地高四

尺皆數千年物急賣無售主吾以數年積六百金購得之以釋此
中宿憾又未知遷地可安否余嘆曰以公孝思所感有地理必有
地理况以孝傳習者不責公深買木當喜公善事親也心竊敬之
以此人終必發嘗編告親友然其戚吳司馬不相濟也乾隆乙卯
秋充沂德觀察以騷擾驛站青斃泰安僕滋陽陳明府以首站獲
傳牌畏罪縊王中丞參奏觀察罪斬候籍洗書篋中有吳司馬代
觀察存金字遂並抄吳罪軍台至親密友一夕星散唯雍獨相對
泣代為謀養殮吳終日涕泗不能言雍曰何太苦人生世上豈盡
富貴而後生哉吾素不舉火家數丁赤手而出家一日力所得升
白多則飯而食少則粥而飲雨雪風霾高卧於炕之上歷數日
中親見人曾不數年富者貧貧者富貴者賤賤者貴如珠走盤循
環往復鬼神弄人嬉笑怒罵毫無一定何太苦吳意稍醒雍為計

贖罪徒步貴函登山涉水隨吳所使無不親到哀求奔兩萬里投
數十書獲不盈千雍嘆曰有黃池李司馬為人頗慷慨好濟危何
不往說吳曰此人乃大公子聲色貨利飲酒觀劇之場是其所樂
一聞落囊囊便拂不欲聞憂而怒詈矣雍曰胡不修札於貴試之
遂詣足至武陟謁廳署閩人持書入香無一言蓋李見書大辨以吳
本卑污向不與齒今忽遣人貸千玉說其長而不屑答也是日天
大雨雍無可托即宿於鼓架下更人哀之藉以席雍踴至四鼓放
聲悲號連內寢李驚詢何人為此閩人稟以吳親雍老李起喚
入雍衣濕履履履立而言李曰汝戚吳三所行為皆何賤哉非
我族類素不交言我昔賞戲且武釗嗎其隨喜伊僅給十
金其辭細無情以至於此何今日窮蹙尋李三耶汝何戚為其
作申包胥甚可恥可急行勿相擾雍曰公言誠是余所哭非為戚也

乃自恨無知人。深服作官人。高我十倍。我此生將下流矣。李詢以故。雍曰。與本不致。書以公可共安樂。非可共患難者。我以公為豪傑。士極危。濟難。出自性成。非淺人。耶。易識。今果拒我於門外。而不拔一毛。我之。藏下。吳連。我此生尚可問哉。李勃然。變手色曰。吳三。不是。論何。竟有。是。肝。胆。成。昏。不。助。吳。三。而。助。雍。八。何。持。是。出。廿。寶。命。後。獲。其。行。雍。得。金。走。京。師。代。吳。贖。百。計。圖。誰。情。詞。悲。慘。當。事。者。皆。力。為。連。請。不。半。載。而。吳。釋。歸。嘉。慶。丙。辰。秋。余。在。都。門。值。雍。謀。幹。時。嘗。在。沅。津。中。見。其。倉。皇。急。遽。收。若。不。自。暇。給。友。人。馮。以。小。事。托。之。曰。此。可。辨。否。答。曰。可。於。百。此。中。應。期。而。復。必。信。必。果。其。恩。可。時。即。可。為。成。事。時。以。其。無。輕。諾。也。二。年。秋。東。河。繙。道。為。黃。水。沖。開。投。効。例。雍。代。人。辦。土。工。有。取。得。先。為。其。弟。捐。棧。九。又。為。其。妹。倩。捐。縣。丞。最。後。乃。自。捐。未。入。癸。亥。秋。河。決。衝。家。棧。雍。挖。引。河。又。代。人。挖。數。段。遂。捐。引。河。與。弟。捐。如。

己官乙丑春黃沁李司馬升河督。余與雍同謁於廟。工李問雍曰。汝亦識雍老八否。此人大可敬。為眾人述投書事。雍曰。即卑職也。李曰。其待親戚如此。其辦公事。必不苟也。深器而類。擢之一年中。以太守銜任祥河同知。事有人告余曰。雍近頗狂。余曰。此公由亦。前日不識。丁十餘年。游至四品。亦可謂成伴作祖矣。諸公多世家子。官至佐貳。即面目一改。恐更狂於彼也。及十二年秋。余卸濟邑。差過其積科。震雍。援至。厥相中。進饌。頗豐。偶以河魚不得。當遣責。所人二十。余起而拜曰。何必用此。凌逆罪。雍詢以何謂。余曰。州縣官。新統徒流。按罪而施。習見無足異。公河工官。杖責即極刑。茲以小事重責。以炫容。公犯一字。祿位盡矣。雍拜曰。所犯何字。余曰。與公交餘年。以公為偉器。不料以府銜。即至此。雍詢一字。惟紗。余曰。滿後一年。卒於中。

我暇編

彭象先 名義 江南沛縣人。居夏鎮。離濟寧僅九十里。少孤。無所倚。棲其叔命館中。為之檢書。以。供。童僕。之役。日與。弟。二。碗。經。冬。無。棉。衣。象。先。亦。無。奢。望。於。閒。暇。時。求。叔。訓。字。並。願。請。命。理。書。叔。憐。其。志。晚。夕。無。客。時。告。以。推。算。日。法。象。先。性。頗。慧。自。七。歲。至。十。六。積。十。年。攻。苦。與。乃。叔。實。疑。辨。難。凡。世。間。子。平。星。命。之。書。無。不。讀。探。訪。精。微。毫。無。所。不。極。謂。曰。此。等。書。汗。漫。無。紀。何。足。以。知。真。妙。而。定。榮。枯。於是。負。書。隱。棲。而。蓋。白。手。登。途。以。往。來。於。江。湖。關。關。間。雖。山。人。墨。客。僧。道。推。牧。之。信。無。不。與。之。深。談。密。語。冀。得。所。學。一。日。遇。異。人。相。挽。同。行。至。豫。省。寧。陵。縣。治。有。宴。人。宿。河。堤。下。華。慶。中。相。借。借。宿。宴。人。詢。何。往。象。先。曰。我。將。訪。知。命。者。求。其。道。苦。不。可。得。繼。奔。走。七。八。年。足。跡。遍。天。下。今。偶。至。此。宴。者。曰。我。雖。不。知。命。家。中。剩。有。推。命。書。先。生。盍。觀。之。象。先。令。其。悉。陳。所。蓄。大。

半皆習見。其中有手抄細字書二卷。曰命理金針。誦其歌訣。無不一語當百。蘇華海內數百家。而撮其精。以取用神為第一。較滴天髓尤為新。聞。奪。要。覺。平生。所。讀。皆。屬。糟。粕。真。易。同。眼。為。天。眼。矣。詢。以。何。人。所。作。宴。人。曰。此。刻。誠。意。公。秘。本。乃。吾。高。祖。所。收藏。者。叩。其。高。祖。姓。名。曰。吾。平。生。金。星。後。因。避。難。改。姓。郭。氏。數。世。不。應。試。遂。不。讀。書。算。命。事。無。人。知。昔。年。有。客。過。此。翻。字。令。問。其。所。言。此。命。書。不。可。氣。十五。年。後。適。有。識。者。命。先。生。到。此。出。以。請。教。如。可。用。請。收。去。使。此。書。得。所。亦。不。負。祖。遺。物。象。先。閱。書。尾。有。七。字。聯。云。是。書。甚。秘。少。人。知。當。俟。乾隆。辛。巳。是。時。為。乾。隆。庚。子。年。四。月。正。建。辛。巳。象。先。為。之。味。然。拜。而。受。之。沉。心。摩。挲。命。學。貫。通。隨。而。觸。發。無。不。洞。極。原。委。凡。有。批。評。百。發。百。中。窮。通。休。咎。所。應。如。響。王。公。大。人。爭。獲。一。睹。若。星。雲。景。度。其。偶。有。不。合。者。必。其。人。之。年。月。日。時。中。有。差。謬。或。所。生。鄉。里。未。

志耳。象先人書自推必入洋。為廣文圖苑。尔以為無中理。蓋亦不讀揚屋文字。絕無志於科名。秀了教職。何自。思一日與閩學謝公談。子平許其下。必待江南。美謝曰。如果尔。志取汝為主。我後如期。放江蘇學政。象先竟。童子試。謝覽其文。不古不今。頗有奇氣。遂取進科。試補康膳。主嘉慶初。川楚例。象先獨敢論。面奏。制前名。居然。選金山縣。命之理微。而此書實闡其秘。象先之用心。理會。歸類。字通。又有出於金針外。初。余每與象先遇。輒相聚。數月。錄其書。而叩其旨。頗有清心之境。以其學論世中人。亦固有道。象先可謂知命矣。

嘯亭雜錄卷之一



太宗伐明

天聰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與明巡撫袁崇煥書申講和議崇煥信其言故對莊烈帝有五載復遼之語實受 文皇給也 帝乃因其不備假科爾沁部道自喜峯口洪山入明人震驚薊遼總督劉策潛逃 帝率八旗勁旅抵燕圍之匝月諸將爭請攻城 帝笑曰城中痴兒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圍尚強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 天命可也因解圍向房山謁

金太祖陵返下遵化四城振旅而歸偉哉 帝言雖周武觀兵孟津何以異哉明人固知深謀如姚希孟輩反謂 本朝夙無大志真蠢測之見也

太宗讀金史

太宗天資敏捷雖於軍旅之際手不釋卷曾命儒臣翻譯三國志及遼金元史性理諸書以教國人嘗讀金世宗本紀見其中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心偉其語曾御翔鳳樓傳諭諸王大臣不許褒衣博帶以染漢人習氣凡祭享明堂必須手自割俎以昭其敬諄諄數千言詳載 聖訓故 純皇帝欽依 祖訓凡八旗較射

處皆立卧碑以示警焉

設間誅袁崇煥

本朝自攻撫順後明人望風而潰無敢櫻其鋒者惟明巡撫袁崇煥固守寧遠攻之六月未下 高皇拂然曰何慧兒乃敢阻我兵力因罷兵歸故 文皇深蓄大仇必欲甘心於袁己巳冬 大兵既抵燕崇煥千里入援自恃功高 文皇乃擒明楊太監監於帳中密劄鮑承先在帳外作私語曰今日 上退兵乃袁巡撫意不日伊即輸誠矣復陰縱楊監歸明莊烈帝信其間乃立磔崇煥舉朝無以為枉者殊不知中 帝之間也

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歸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頭跣足罵詈不休 文皇命諸文臣勸勉洪不答一語 上乃親至洪館解貂裘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洪茫然視 上久之歎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降 上大悅即日賞賚無算陳百戲以作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疇一羈囚 上何待之重也 上曰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欲何為眾曰欲得中原耳 上笑曰譬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獲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也眾乃服乃毛西河謂洪初不降繼命優人誘惑洪故閩人夙習好男寵因之失節何

厚誣之甚故明帝初聞其死設壇以祭非無因也

收孔耿二王

皮島自誅毛文龍後眾皆解體孔有德等據登萊叛為明將擊敗逃入海嶠流離無所歸 文皇帝聞之乃命達文成公等往相撫綏招孔耿二王至 盛京 上親迎至都門賞賚甚厚即日授都招討印命其兵為天祐故其將卒皆用命尚平南沈續順等相繼歸降明皮島遂墟

世祖問喀爾喀使者

章皇即位時甫七齡時喀爾喀使者來朝隨班祝賀拜跪失儀

上即宣問祠臣答以北方使者未嫻禮節 上乃悅時 上在冲齡即聰慧若此

世祖勤政

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忠王權宜任之故勝國弊政未盡釐正 世祖親政後任法嚴肅凡大臣專擅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輩無不立正典刑故人知畏懼夙弊盡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

世祖善禪機

章皇帝冲齡踐祚博覽書史無不貫通其於禪語尤為闡悟嘗召

玉琳木陳二和尚入京 命駐萬善殿機務之暇時相過訪與二師談論禪機皆徹通大乘惟王丈靖麻丈僖孫學士諸文臣扈從互相問難有達公虎溪之風真天縱夙悟也

世祖畫牛

章皇勤政之暇尤善繪事曾賜宋商邱冢宰牧牛圖筆意生動雖戴嵩莫過焉王文簡公士楨曾紀以詩云

親定 陵寢

章皇嘗校獵遵化至今 孝陵處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葱鬱非常可以為朕壽宮因自取佩韉擲之諭侍臣曰韉落處定為佳穴

即可因以起工後有善青鳥者視邱驚曰雖命我輩足遍海內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所以奠我 國家萬年之業也

聖祖擊鰲拜

余嘗聞恭頌 成文 言 國初鰲拜輔政時凡一時威福盡出其門因正白旗圍地事以直隸總督朱公昌祚巡撫王公聯登戶部尚書蘇公納海與之齟齬乃將三公立加誅夷 聖祖不預知也嘗託病不朝要 上親往問疾 上幸其第入其寢御前侍衛和公託見其貌變色乃急趨至榻前揭席刃見 上笑曰刀不離身乃滿洲故俗不足異也因即返駕以奕棋故召索相國 額圖入謀畫

數日後伺鰲拜入見日召諸羽林士卒入因面問曰汝等皆朕股肱者舊然則畏朕歟抑畏拜也眾曰獨畏皇上帝因諭鰲拜諸過惡立命擒之聲色不動而除巨惡信難能也

論三逆

國初既定雲貴因命吳三桂耿繼茂尚可喜等世守邊圉以為藩鎮後漸跋扈擁兵自重聖祖欲除之召諸大臣謀畫惟富察尚書朱思翰首言其兵可撤明相國珠和之餘皆嘿然上曰吳尚等蓄彼兇謀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養癰成患何以善後况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可也因立下移藩之

諭三逆果叛時爭咎首謀者上曰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故明相感上恩竭力籌畫以致成功也

愛惜滿洲士卒

國初自定中原後復遭三逆之亂故八旗士卒多爭先用命效死疆場丁口稀少上嘗憮然曰吾廿年之久始得獲一滿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當時時加賞恤至為之代償債務凡撫字之術無不備施雖一時不無濫溢而滿洲士卒感戴如天凡征討之所爭先致死焉

崇理學

仁皇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者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者儒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者學風俗醇厚非後所能及也

解易占

噶爾丹叛時侵犯烏闌布通其勢甚急上命李文貞公占易得復之上六文貞變色上笑曰今噶爾丹背天犯順自臨危機兆乃應彼非應我也因立下親征詔果大捷焉

優容大臣

仁皇天資純厚遇事優容每以寬大為政不事苛刻厚待儒臣如張文端英高江村士奇等朝夕談論無異友生與李文貞光地談易每至子夜諸侍從多枕戈以待又枉法諸臣苟可宥者必寬縱之如明相雖貪擅上念其籌畫三逆之功時加警策終未置之極典徐健菴乾學昆仲與高江村比昵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淡人之謠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嘗諭近臣曰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駟擁護皆何所來賞可細究乎其明通下情若此

善天文算法

自明中華泰西人入中國而算法天文精於中土中土因大統法係許魯齋所定故終扼其說不行 仁皇天縱聰明夙習算法特命靈臺皆以西法為主惟置閣用中法以合堯典千年錯失定於一旦然後乾象昭明千歲可坐而定乃知 聖人御世故天預令西法傳入中土使 上因之懸象布命億萬年之景運固先兆於是矣

不改常度

仁皇臨御六十餘年凡一切起居飲食自有常度未嘗更改雖酷

暑蒸處從未免冠見 純皇帝詩註中

拜明孝陵

仁皇帝六巡江浙每至江寧必幸明孝陵拜謁如儀嘗曰明太祖一代人傑不可褻慢其他如遼金諸陵亦皆如謁明陵制其雅慕先代如此

世宗居藩大度

世宗居藩邸時一切外間人情物理無不通徹凡藩屏外任者上皆命將其省封域產殖豐庶貧富等情具載一小冊呈覽是以天下利弊如諸指掌理密親王時為儲位 上事之最敬而王先

受宵小言待 上甚薄及王被罪 聖祖將王縛置空廬不許人謁見 上親持湯羹以進守者過之 上曰吾惟知盡昆弟之情不知顧己之利害也 聖祖聞而善之

世宗不興土木

憲皇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余嘗聞內務府司員觀豫言查舊案檔雍正中惟特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而賜外初無特建一離宮別館以供遊賞故當時國帑豐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理足國帑

康熙間 仁皇寬厚以豫大豐亨以馭國用故庫帑虧絀日不暇給 憲皇即位後綜覈名實罷一切不急之務如河防海塘等巨費皆罷不修體恤民力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凡一切賦歛羨餘銀兩皆貯其內至未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每令直省將天下正供糴米隨漕以入故倉庾亦皆充實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真善為政理也

寵待大臣

世宗夙知大臣祿薄不足歲用故特定中外養廉銀兩以濟其用其外歲時尚賞上方珍物無算以通上下之情鄂文端公召入時

上特命海司空望為之起第於大市街北凡器用物具無不備置張文和嘗小疾及病痊後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眾爭來問安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其優待也如此陳中丞時夏官籍滇南上因其母老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其母至其任所岳威信公鍾琪以邊勳置高位或謗其係岳武穆後欲復宋金世仇之語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後公出征西域上特命其子濬送至玉門關以慰之其體下情若此故一時將相感上威德無不效力用命以成一代郵隆之化也

用顧天成

上以蔡宗丞嵩依附年黨因籍其家得顧太史天成詠星星草詩稿疑其語涉譏諷命蔡索其全集進呈見恭挽聖祖詩云已過虞舜巡方日尚少唐堯在位年之句上因之淚下曰草莽之間乃有此忠臣耶因召入特賜編修命值上書房以示寵云

賞花釣魚

世宗馭下嚴肅然每假以辭色以聯上下之情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于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遊燕泛舟福海賞花釣魚竟日為散故當時堂廉之間歡若父子無不可達之情也

察下情

雍正初上因允禩輩深蓄逆謀傾危社稷故設緹騎邏察之人四出偵詞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有引見人買新冠者路逢人問之告其故次日入朝免冠謝恩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王殿元雲錦於元旦同戚友為葉子戲忽失一葉次日趨朝上問夜間何以為歡王以實對上笑曰不敢暗室真狀元郎因袖中出葉示之即王夜間所失葉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公薦一健僕供役甚謹後王將陞見其僕預辭去王問何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京面聖以為汝先容地始知為侍衛某上

遣以偵王劣蹟也故人懷畏懼罔敢肆意為也

硃批諭旨

上於即位後慮本章或有所漏洩故一切緊要政典俱改命摺奏皆可封達上前無能知者上於幾暇親加批覽或秉燭至丙夜未罷而批皆動輒萬言無不洞徹窾要萬里之外有如覩面獎善服奸無不感泣肌髓後付刻者祇十之三四其未發者貯藏保和殿東西廡中積若山岳焉

善禪機

憲皇舊邸與柏林寺相近故上同巡陵上人朝夕談禪頗通釋

理臨益後嘗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載然後開明釋法故於十一年稍講禪理所著悅心集及論諸寺院等論皆直達上乘非浮泛之士所可解者又謂木陳頗通世法非禪宗正眼黜其法派又以皓月所宗以袈裟傳派實為魔道併着撤其鐘版以辨邪正又以張紫陽雖道教其悟真外篇實通禪理并着歸入釋藏中以廣法門皆隻眼正見直達如來之真諦也

杖殺優伶

世宗萬幾之暇罕御聲色偶觀雜劇有演繡襦院本鄭僊打子之劇曲伎俱佳 上喜賜食其伶偶問今常州守為誰者戲中鄭僊乃常州判

史 上勃然大怒曰汝優伶賤輩何可擅問官守其風實不可長因將其立斃杖下其嚴明也若此

禁抑宗藩

國初入關時諸王多著勞績故酬庸錫類之典甚為優厚下五旗人員皆為王等僚屬任其差遣承平日久諸王皆習尚驕慢往往御下殘暴任意貪縱如兩廣總督楊琳為敦郡王屬下王曾違聞人赴廣據其署內搜索非理楊亦無如之何 上習知其弊即位後禁抑宗藩不許交通外吏除歲時朝見外不許私謁邸第又將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以殺其勢故諸王皆凜然奉法罔敢為

矩外之行自今上下安便皆 上之威德所致也

純皇初政

純皇帝即位時承 憲皇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為政罷閑懸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謠有乾隆實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一時輔佐之臣如鄂文瑞爾恭楊文定名時朱文瑞執趙泰安國麟史文靖貽直孫文定嘉皆理學醇儒見識正大故為一代極盛之時也

聖祖識純皇

純皇少時天資凝重六齡即能誦愛蓮說 聖祖初見於藩邸壯丹臺喜曰此子福過於余乃命育諸禁庭朝夕訓迪過於諸皇孫嘗扈從之木蘭 聖祖鑄中熊仆命 純皇往射欲初圍即獲熊之名耳 純皇甫上馬熊復立起 聖祖復發鑊殪之歸諭諸妃嬪曰此子誠為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更成何事體由是益加寵愛而燕翼之貽謀因之而定也

西苑門習射

乾隆初 上每月朝 孝聖憲皇后於暢春園者九因於討源書室聽政 己巳秋天氣肅爽 上乃習射門側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 諸臣無不悅服齊侍郎名南曾紀以詩 上賜和其韻即

命鶴諸壁上以示武焉

殺訥親

上即位初以果毅公訥親為勤慎可托故厚加信任訥人亦敏捷料事每與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其門前惟巨葵終日縛扉側初無車馬之跡然自恃貴胄遇事每多豁刻罔顧大體故者宿公卿多懷隱忌戊辰春金川蠢動張制軍廣泗率兵攻之因其地勢險阻不獲克捷上命訥往為經畧訥自恃其才蔑視廣泗甫至軍限三日克刮耳崖將士有諫者動以軍法從事三軍震懼極力攻擊多有損傷訥自是懾服不敢自出一令每臨戰時

避於帳房中遙為指示人爭笑之故軍威日損有三千軍攻碉遇賊數十人闐然下擊其軍即鳥獸散上知其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後召還以全國體訥乃毫無舉措惟日乞增兵轉餉至有欲乞達賴喇嘛終南道士為之助戰之語上大怒立褫其職初尚令其往塞外効力後因其匿敗事聞立封其祖邊必隆之刀即於中途斬之故眾皆悚懼每遇戰伐無不致命疆場罔敢懷苟安之念也

平西域

乾隆初既命傅閣峯尚書等與準噶爾議和互通市易甲子歲

噶爾丹策零既沒不數年間篡弒相仍辛未春酋長薩喇爾來降

上素諳蒙古語已悉知其篡弒之情甲戌秋輝特長阿睦爾撒納款關請降欲請兵收復四衛拉時諸者舊習辛亥敗兵事皆以不納為便上深悉其情謂天與人歸時不可失乃內斷於衷立主用兵事詳三載之間拓地二萬餘里天山雷窟無不隸我版圖其間雖有成功賞賚之費然視往昔邊防轉餉十不一二足見上之貽謀宏遠非人臣所及也

聽報

上自甲戌後平定西域收復回疆以及緬甸金川諸役每有軍報

上無不立時批示洞徹利害萬里外如視燎火無不輒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內監出外問有無報否嘗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機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重經學

上初即位時一切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經術者上特下詔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輦至都下課其學之醇疵特拜顧棟高為祭酒陳祖范吳鼎等皆授司業又特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宮命方靈皋任宗丞啟運等褒集三禮故一時者儒風學布列朝班而漢學始大著齷齪之儒自躐足而退矣

不忘本

本朝初入關時一時王公諸大臣無不嚮強善射國語醇熟居之既久漸染漢習多以驕逸自安罔有學勦弓馬者 純皇習知其弊力為矯革凡有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為羽林諸賤役以辱之凡鄉會試必須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屋故一時勳舊子弟莫不熟習弓馬金川臺匪之役如明將軍亮奎將軍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一代武功於斯為盛 上嘗曰周家以稼穡開基我 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廢武再滿洲舊族其命名如漢人者 上深厭之曾諄諄降 旨不許盜襲漢人惡習曾有以漢人鈕鈷祿氏為郎者蓋鄙之為狼之諭言雖激切亦深恐忘本故也

重讀書人

上雖厭滿人之襲漢俗然遇夙宿者學亦優容之鄂剛烈公 容安不諳 國語上雖督責然厚加任使未嘗因一音以致廢棄國太僕 杜習為迂緩當校射 禁庭國褒衣大冠侍衛有望而笑者上曰汝莫嫻笑彼為儒士今乃能持弓較射不忘舊俗殊為可嘉也其優容如此

普免天下租稅漕糧

上自奉儉率深惜物力初即位不許街市用金銀飾禁江浙組繡代以刻絲御膳房日用五十金 上屢加核減至末年歲用僅二萬餘金近侍雖告匱不顧也然攸關民間大計者則豁然不計有無西域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河工海塘以億萬計曾於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 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糧四次每舉率以億萬計而 上初不為之吝惜也

善待外藩

蒙古生性強悍世為中國之患雖如北魏元代皆雄起北方者然當時柔然海都之叛未嘗罷絕 本朝威德布揚凡擅裘月寇之士無不降服執爰效順無異世臣 純皇恢廓大度尤善撫綏凡其名王部長皆令在 御前行走結以親誼托諸心腹故皆悅服駿奔西域之役如喀爾沁貝子扎爾豐阿科爾沁額駙索諾木巴爾珠爾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衮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爾阿拉善郡王羅卜歲多爾濟無不率領王師披堅執銳以為一時之盛其子孫亦屢登膺仕統領 禁軍以為誇耀故 上宴蒙古王公詩註其今入宴者率皆兒孫行輩其親誼也若此故 上崩時諸蒙古部落皆躡踊痛哭如喪考妣新降都爾伯特汗某幾欲以身殉葬其肫摯發於至誠不可掩也

土爾扈特來降

準噶爾本元太尉也速後與徐達戰於通州見明史以元綱不整遂遁居伊犁分四部落曰衛拉特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各立可汗以為輔車之計後土爾扈特部落以噶爾丹不道故率本部落遷入俄羅斯彼國以其愚慙時加欺凌 大兵既定伊犁威布遐邇土爾扈特部長聞之曰吾儕本蒙古裔今俄羅斯種類不同嗜好殊異又復苦調丁賦席不暇暖今聞 大皇帝普興黃教莫不棄此就彼亦良禽擇木智也遂率其全部涉河而歸繞道行萬餘里始達哈薩克失道入行郭壁復斃數萬人抵邊者十之三 上

聞之命舒文襄公攝伊犁將軍募往為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舍榜請 上勿納 上曰遠人來降豈可扼絕况俄羅斯亦大國彼既棄彼而南而又挑釁於此進退無據黠者必不為也舒既抵邊察其心實恭順乃受其降厚加撫綏彼既窮窘欲絕今獲意外之惠乃誠心感化然後四部落皆為我 大清有也

書無逸

上於勤政殿展閱 御書無逸一篇以示自警凡別館離宮其聽政處皆顏勤政以見雖燕居遊覽無不以莅政之要後暮年少履乃默誦無逸七嗚呼以靜心見 御製詩註

不用內監

自 世祖時設監前代官官之禍乃立鐵牌於 交泰殿以示內官不許干預政事 純皇待之尤嚴稍有不法必加箠楚又命內務府大臣監攝其事以法周官冢宰之制凡有預奏事者必改易其姓為王以其姓東多人難分辨其用心周詳也若此有內監高雲從素與于相交善稍洩機務 上聞之大怒將高立置磔刑其嚴明也如此

編譯

上夙善國語於編譯深所講習然嘗謂 國初惟以清語為本編譯為後所增飾實非急務故屢停編譯科目自戊寅至戊戌凡二十年未嘗舉行後阿文成公 桂 因旗籍出身無所始奏請開編譯鄉場以勉旗人上進之階然非 上之意也

不喜朋黨

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 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諭引 憲皇朋黨論戒之胡閣學 中 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張黨為寇仇語多譏刺 上正其罪誅之蓋深惡黨援非以語言文字責也故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緩愚誕皆置諸閒曹冷局終身不遷其

官雖時局為之一變然多獲奇偉之士有濟於實用也

至誠格天

純皇敬天法祖乾健不息踐位六十年間命親臣代郊者二餘皆親襄祭祀己卯夏旱六月不雨 上親自齋宮步禱 園丘未竟日甘霽大沛壬子夏旱既甚 上宣召九卿科道名對於勤政殿下罪己詔言 本朝並無強藩女謁宦官權臣佞倖之弊惟土木繁興引為己責命羣臣直言以匡救其失是日申酉時即雷雨大作四郊霑足又丙辰丁巳間邪匪叛亂糜爛川楚三省 上於內寢設几夜間叩禱願天求廷國祚故逆氛日漸屏之以底滅亡

友愛昆仲

上即位後優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然必時加訓迪不許干預政事保全名譽和恭王少時驕抗 上每多優容嘗命王監試八旗子弟於光明殿日已晡 上尚未退朝恭王請 上退食 上以士子積習疲玩未之許王激烈曰 上疑吾買囑士子心耶 上怡然退傳文忠責王曰此豈人臣之所宜語王始悔悟次日免冠請罪 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語汝身應粉齏矣其言雖戇心實友愛故朕怒之然他日慎勿作此語也友愛如初果恭王因救火遲悞復交通外吏事發 上惟 戍其賓客

降王為貝勒事不深詰以保全之王慚惡病發 上往視疾執手痛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加拭拂以格汝性何期汝愧惡之若此即日復王爵慰諭者再其厚待天性也若此

孝親

純皇侍奉 孝聖憲皇后極為孝養每巡幸木關江浙等處必首奉 慈輿朝夕侍養 后天性慈善屢勸 上減刑罷兵以免蒼生屠戮 上無不順從以承歡愛 后喜居暢春園 上於冬季入宮之後遲數日必往問安視膳以盡子職 后崩後 上於后燕處之地皆設寢園凡巾櫛施加沐盆吐孟無不備陳如生時

上時往參拜多至失聲又於園隙建思慕寺以資 后之冥福

焉

用傅文忠

上既誅訥親知大權之不可旁落然國無重臣勢無所倚以傅文忠恒為椒房懿親人實勤謹故特命晚間獨對復賞給黃帶四圍龍補服寶石頂雙眼花翎以示尊寵每遇事必獨攬大綱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專擅 上尚時加訓迪一日 御門文忠後至踉蹌而入侍衛某笑曰相公身肥故爾喘吁 上曰豈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氣不寧者數日故當時政治寬厚無

侵擅之弊焉

殺高恒

兩淮鹽政高恒以侵貪匪費故擬大辟勾到日 上惡其貪暴乘

筆欲下傳文忠代為之請曰願 皇上念慧哲皇貴妃之情姑免

其死 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當如之何傳戰慄失色 上即命

誅恒

惡章攀桂

淮揚道章攀桂以吏員起家人工獻納 上南巡章司行宮陳設

欲媚 上欲以鑲銀絲造吐孟設坐側 上見之瞿然曰此與孟

錕之七寶溺器何異心甚惡之終其身未遷其官

食魚羹

金川用兵時累歲未得進至乙未冬始克勒烏圖阿文成公桂以

捷書進 上方用膳因念將士用命潛然淚下適落魚羹中 上

即命封魚羹以賜文成並申明其故文成泣曰臣敢不竭死以報

上之眷也

用傅文襄

傅文襄王康安荷父庇廕威行海內 上亦推心待之毫無肘掣

臺灣之役傳戚宗室恒瑞以逗遛失機 上命入京訊質傳以戚

故故緩其行乃於戰陣時首列瑞功以希免罪 上諭傳云使恒

瑞果將材何以汝未至時並未觀其專戰而一旦勇健若此豈以

戚晚而袒庇乎朕深為汝惜也傅文襄承命之下戰慄失色花翎

動搖竟日

誅伍拉納

伍制軍拉納繼傅文襄督閩惟以貪酷用事至倒懸縣令以索賄

故貪吏充斥盜賊縱橫魁將軍倫劫之 上大怒並巡撫浦霖罷

斥檄解入京時和相擅柄故緩其行以解 上怒 上計日不至

立命乾清門侍衛某飛騎召入於豐澤園庭訊伍浦皆服罪立置

於法和亦無能為力是日冬月天氣和暖人皆以為刑中故也

雪睿王寃

大兵平定中原睿忠王方攝政定鼎規模多所裁定堯後議罪革

爵饒餘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討吳逆累功封安親王以

其後嗣依附廉親王允禩故 世宗特斥其封 純皇夙知二王

功高於乾隆戊戌特復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孫 襲封並命配

享 太廟安王嗣封輔國公以承其祀實盛德事也

定恩騎尉

國初定世爵自公至雲騎尉凡二十四級以為賞功之次然雲騎

尉南襲三次又陣亡後裔與戰績加者無所區別上軫念殉節之員未易代即停封甚為惻惻故特定恩騎尉之職凡陣亡人員其封爵襲替者皆賞給恩騎尉以世其家真曠典也

綠營定世爵

國初定制凡旗員陣亡者廕以世爵漢員猶沿明制惟廕以難廕官及其身而已純皇念一體殉節而有等差其制不無偏袒之勢下詔命凡漢員文武各員如有陣亡者皆廕以世職雖微員末吏亦得廕雲騎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省教匪之役殉難以數千計蓋上之恩澤淪浹之深也

哨鹿

上蒐獵木蘭時於黎明親御名駿命侍衛等導入深山疊嶂中尋覓鹿羣命一侍御舉假鹿頭作呦呦聲引牝鹿至急發箭殲斃取其血飲之不惟延年益壯亦以為習勞也

松苓酒

純廟時張文敏獻松苓酒方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本根將酒甕開罈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後掘之其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上偶飲之故壽躋九旬康莊日強有以哉

答錢香樹奏摺

上庚寅歲舉行六十萬壽禮錢文端陳羣獻竹根如意上批劄云未頌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風趣也如此

純廟博雅

純廟天縱聰慧攬讀淵博萬幾之暇惟以丹鉛從事御製詩五集至十萬餘首雖自古詩人詞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每一詩出令儒臣註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然後上舉其出處以博一笑諸臣無不佩服嘗於塞中而獵詩曰用製字象皆莫曉上笑曰卿等一代鉅儒尚未盡讀左傳耶

蓋用陳成子杖製以行也又出汗危賦考詞林眾皆誤為麻尊上徐檢出乃擬傅咸汗危賦也彭文勤嘗進呈百韻排律上立讀之曰某某出韻後考之信然其博雅也如此

純廟賞鑒

純廟賞鑒書畫最精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註心甚愛惜命畫苑寫御容於其上岳氏五經特建五經萃室以貯之又覓馬和之國風圖歷數十年始全獲藏於學詩堂其他如韓況五牛設春耦齋周鑄十二鐘於景陽宮皆有所謂可知勤政之餘其所以怡情悅性者皆不凡也

內湖珠兆

乾隆初有小內侍夜於御湖泛舟見神光燭天自湖中出因網羅之得 徑尺中有明珠寸餘二顆相連如葫蘆形內監不敢匿因以進 上嵌於朝冠珠晶瑩異常夫御湖非孕珠之地而能獲此奇寶蓋天預為之兆以肇六十重元之盛也

今上待和坤

丙辰元日 上既受禪和坤以擁戴自居出入意頗狂傲 上待之甚厚遇有奏 純廟者託其代言左右有非之者 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輕也坤又薦其師吳稷堂省爾與

上錄詩草覘其動靜 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故坤心安之及 純廟崩後王黃門念孫廣侍御典等先後劾之 上立命儀成二王傳旨逮坤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坤毫無所能為控制上相如縛庸奴真非常之妙策恭讀味餘書室稿中唐代宗論有云代宗雖為太子亦如燕巢於幕其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輔國之罪肆誅市朝一武夫力耳乃捨此不為以天子之尊行盜賊之計可愧甚矣乃知 睿謀久定於中矣

却貢玉

今上親政時首罷貢獻之詔除鹽政聞差外不許呈進玩物違者

以抗旨論諭中有諸臣以如意進者朕視之轉不如意之語時和闐貢玉輦至陝甘間 上即命棄諸途不許解入故一時珠玉之價驟減十之七八云

辛酉工賑

辛酉夏霖雨數旬永定河漫口水淹 南苑漂沒田廬數百里秋禾盡傷 上減膳徹樂步禱 社稷壇祈晴命步軍統領明安廣為賑賑粥廠有所不及明親乘木筏施散餅餌日以數百萬計特建席棚以處災黎凡活者數百萬人又特簡大臣四出查賑截南漕數十萬石以備緩急又築建永定西堤 上親為巡視指定方

略堤遂以成其憂勤民瘼實為曠古所罕觀焉

虔禱風神

癸亥秋祀縣河溢衝北衙家樓 上命侍郎那彥寶堵禦經冬未竣余聞內務府大臣戴公明德言甲子春 上偶泛湖值東北風甚驟 上因念北河若得此風助庶可竣工乃即於舟中拈香禱之未通旬那公奏北河合龍信得東北風助去 上祈禱甫三時非 上精虔何以致此後聞莫侍郎曜云此為黃金大壩康熙中曾漫溢經數十年始竣工未能若是之速信百靈之效順也

重朱文正

今上在藩邸時朱文正為尚書房師傅朝夕訓迪 上深知其醇
正於親政後特召入都日加親信朱故宿儒亦持躬勤謹時有嘉
猷入告故 上之行政惟以仁厚為本至癸酉林清之變駢戮百
餘人 上惻然哀憫命有司於菜市口築壇超度猶秉文正之教
也文正既歿踰年 上駐蹕趙新店猶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輔
松楸在望之諭焉

親骨肉

今上即位後厚待儀成諸王雖不假以事權每有過失必寬容之
儀王性剛愎在 上前作爾汝辭成王遇事模稜不竭力以報効

上待之如舊己巳秋慶郡王遊桃花寺行宮乙亥秋儀王奉祭
裕陵私回京邸有司議以黜革 上惟罰鍰示懲而已諸王子
孫皆封貝勒貝子諸爵至於孩提皆授以應封頂戴其連枝友于
之愛實後世所罕見也

嘯亭雜錄卷之二

淳化帖

法帖之久無如淳化閣帖其後鼎絳汝諸帖互相彷彿愈失舊規
近日祖帖收藏家無過而問者惟 大內所藏保當日所賜畢士
安者篇帙完善墨瀋如新成親王曾見之 純皇帝珍惜如寶特
建淳化軒以貯之又命于文襄摹刻上石頒賜諸王公卿雖不及
原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金元史

自古稗史之多無如兩宋雖若捫蝨新語碧殿錄不無污蟻正人
然一代文獻賴茲以存學者考其顛末可以為正史之助如金元
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歸田錄中州集等書史官賴以成編元
代惟輟耕錄一書所載又多係猥鄙之詞故宋王諸公不得不取
材諸碑版行狀等詞其事頗多溢美如完澤傳甫載郭 劾其
貪酷諸款而後又言其公正廉潔惜名器重士節諸語梁德珪本
紀載其與相臣比昵為奸為何煒所劾而其傳又言其遵守先朝
法度諫臣浮競使其不終其位等語臧否如出二手蓋皆碑版之
文故也

本朝文人多壽

王弇州著文人九厄使人閱之索然氣盡余按本朝文人多壽可
以證王之失如王文簡公士禎七十七朱竹垞彝尊八十四尤西
堂侗八十五沈歸愚尚書德潛九十五宋漫堂萃七十二查初白
慎行七十三方靈臯芑八十六素簡齋枚八十二錢辛楣大昕七
十紀曉嵐尚書昉八十二彭芸楣尚書元瑞七十三姚姬傳履
八十四翁覃溪方綱八十餘梁山舟同書九十二趙鷗北翼八十
二四公至今猶存

本朝父子祖孫宰相

王弇州載明代門族之盛按本朝父子調梅以濟昇平之盛者
指不勝屈如何文公蘭泰之子為傅文恭公明安阿文勤公克
敦子為文成公桂張文端公英子為文和公廷玉劉文正公統勳
子為文清公瑤馬文穆公齊之侄為傅文忠公恒其子為文襄公
康安高文良公斌之侄為文端公晉其子為參政公書麟皆父子
宰相惟溫文簡公達孫為相國福其子今相國伯勤保尹文端公
泰子為文端公繼善其孫為今相國慶柱皆三代持衡為昇平良
佐實古今所未見也
本朝狀元宰相

本朝閣臣最利整頓如傅聊城以漸為順治丙戌狀元呂常州官
為順治丁亥狀元于文襄公敏中為乾隆丁巳狀元莊參政有恭
為乾隆己未狀元梁文定公國治為乾隆戊辰狀元王文端公杰
為乾隆辛巳狀元戴文端公衛可為乾隆戊戌狀元今七卿中有
潘芝軒世恩胡希廬長齡茹總憲某王司空以銜姚閣學文四凡
五人皆有調羹之望焉

張魏公

世之嘗張魏公者皆謂其不度德量力專主用兵幾誤國事殊不
知其誤不在稱兵黷武反在過於持重之故按宋金強弱之不敵

夫人知之魏公即勉力疆場親持桴鼓尚未知勝負若何今攷其
出師顛末富平之敗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離
之潰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間數百千餘里安得使士卒奮勇而能
保其不敗哉故鄴瓊對金梁王言宋之主帥皆持重擁兵去戰陣
數十里外不如王之親冒矢石之語蓋指魏公而言也

國初定三院

文皇踐祚之初改內閣為三院曰弘文曰秘書曰內院皆置大學
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闕後仍沿其制至順治戊
戌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

諸大學士名乾隆戊辰特 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為體仁閣以配
三殿三閣之名焉保和殿大學士不常置惟張文和公傅文忠公
拜馬體仁閣大學士初以楊節相廷璋楊節相應珩先從大拜皆
不終位故戴服堂藤陰雜記內謂其名不祥然劉文清公今曹相
國振鏞遞相任之卒無他咎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本朝宗室輔臣

本朝定制宗子無爵者與八旗世臣同授朝職然為輔臣殊不利
康熙初忠懿公塔拜子班穆布爾善嘗拜東閣大學士以繫拜黨
誅覺羅勒德洪拜武英殿大學士後以事罷斥覺羅吉慶以粵督

有廉名授參政以永安州兵事失機褫職公自吞烟具死宗室琳
寧繼之以失察書吏事降官致仕宗室祿康拜東閣大學士初以
失察輿夫博降都統復以失察曹倫謀逆事遣置 咸京皆不終
其位蓋以天潢驕縱易以致咎故卒無繼李沂國趙忠靖之相業
者

宗室科目

康熙初嘗置宗室科目不久停止見紫幢居士文昭詩中乾隆乙
丑復設科目中達麟圖戊辰中良誠辛未中玉鼎柱後以達侍班
失儀罷斥遂傳文科目嘉慶己未 今上親政從肅親王之請復

設鄉會試壬戌中果齊斯歡慧瑞德明阿三人果為鄭恭王胞侄
慧為簡良王曾孫德即良祭酒子皆入詞林一時稱盛其後累科
皆中二三人果今游至戶部侍郎德至左庶子惟慧以散館降秩
今任宗人府理事官

宗室詩人

國家厚待天潢歲費數百萬凡宗室婚喪皆有營恤故涵養得宜
自王公至閑散宗室文人代出紅蘭主人博問亭將軍塞曉亭侍
郎等皆見于王漁洋沈確士諸著作其後繼起者紫幢居士文昭
為饒餘親王曾孫著有紫幢詩鈔宗室敦成為英親王五世孫與

弟敦敏齊名一時詩宗晚唐頗多逸趣雁仙將軍永忠為恂恪郡
王嫡孫詩體秀逸書法道勁頗有晉人風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
衢遇奇書異籍必買之歸雖典衣絕食所不顧也樗仙將軍書誠
鄭獻王六世孫性慷慨不欲嬰世俗情年四十即託疾去官自比
錢若水之流即有餘隙地盡種蔬果手執畚鍤從事以為習勞晚
年慕養生術每日進食十數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
可諒其品矣先叔嵩山將軍諱永奎詩宗盛唐字慕榮祿晚年
獨居一室人迹罕至詩篇不復檢閱故多遺佚近日科目復盛凡
溫飽之家莫不延師接友則文學固宜其駸駸然盛也

宋置封樁庫

宋太祖起自布衣深悉民間疾苦故平定諸國後自奉儉薄積左藏之餘立封樁庫嘗欲待足五十萬後捐贖契丹以贖燕雲之地如其不與則以其贄厚賞軍士與師恢復其土及澶淵和後不復講求則以其財供土木祠禱之費至神宗時日憂國用之不足王荆公以新法濟之卒招靖康之禍孝宗天資英敏復置封樁庫以為減金之贄暮年積錢四十萬緡他物稱是後為韓侂胄取為賞賜燕好之贄至理宗時國用復絀以致滅亡世之如宋太祖孝宗之舉皆勝夫庸淺之主而子孫不知愛惜反消耗於聲色土木之間良足慨惜然則丁謂王欽若韓賈等所為可容誅乎

宋金形勢

宋自建隆開寶後民不知兵者一百餘年一旦金人以颯迅之勢破京俘主其勢實不可與敵然建炎之初河北尚為宋守河南淮右堅城數十自相保障使高宗重任宗忠簡等使其固守殘疆漸為恢復之計則金雖強無能為也乃先避敵南下一聞兵燹首倡泛海方自以為得計明州之役幾不自保其軀其不為石頭之降者幸耳使金兵攻破臨安即設置郡縣官吏以一旅窮追雖有智者亦無如何矣梁王智不出此乃復倉卒凱旋致有黃天蕩之戰

乃金自失其機非宋人有能禦者其後張韓劉岳等練集士卒防守邊隅至紹興庚申辛酉間宋兵日見強盛金兵自入中國習於安逸其強不及於前故韓常每為之憂懼順昌朱仙鎮之役宋人屢次獲勝而高宗狃于見聞甘心乞和稱臣以致大仇不復受金人朽木燈檠之欺良可悲也

吳春麓語

吳春麓御史秦州桐城人中嘉慶己未進士性忠愍頗以理學自命與余交最篤嘗與余書曰奮與憤盛衰之本勤與惰成敗之原貪與廉得失之林寬與寬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夭之徵忍與激安

危之恭謙與盈禍福之門敬與肆存亡之界此數語真見道之言也

旭亭家書

韓旭亭先生諱是升今大司寇桂舫翁父也性和霽居家勤儉年四十即棄儒冠游食四方余少及其門嘗語人曰天下事多矣未有驕盈而不敗者恒以謙抑自居雖僕夫媼婦必接之以溫顏其子雖屢任封疆而先生淳素如故也嘗寄書與司寇云余今年秋收頗佳而植菽稷頗足釀酒筆墨足以代耕僅有餘享汝所獲廉俸豐贍其養贍妻孥之餘猶有餘贄切勿貪分外之榮致使七十

垂盡之翁反被汝所累也故司寇謹守先生教始終以敬謹受
今上知遇屢登高位皆秉其家範也

德濟齋夫子

本朝宗室任外吏者以簡儀親王為首稱王諱德沛鄭莊親王之
裔也少應襲公爵王讓其弟己入西山讀書怡賢親王薦於朝
世宗聞而異之召見問王所欲曰惟願百年後於孔廟中食塊
冷肉耳 上奇其言即任戶部侍郎後屢任封疆不鳴一錢每到
處務立書院聚徒講學嘗謂人曰人心為風俗之本未有人心澆
漓而風俗高朴者今世不患乏才而患人心之不復古非講學無

以明之如使風化日移勝紛據於呶唔之學多矣嘗與河督高斌
議論不合高欲歲減草掃沙船王力持之不得時語先人曰古人
制度安可輕易改革吾年就衰恐不及見汝今年少應見河患之
日增異日當思吾語也後癸酉秋水漫張家路頭果如王所料時
王薨已二年矣其後河患日增至竭海內脂膏以供之猶尚無補
於患則王之先見若何也講學家尊之為濟齋夫子云

醉公

睿忠親王嗣曾孫名塞勒性爽伉嗜糟醪日夜不醒雖朝會酒氣
猶熏然人呼為醉公然遇大事多直鯁康熙戊戌理邸以罪黜東

宮虛位 聖祖命諸臣集議時廉王親觀大器撥敘王鴻緒復左
右之公憤怒起於座高聲曰惟有立 雍親王天下蒼生始蒙其
福也眾為之慄然後 世宗即位召公責之曰當日汝言幾有危
於朕躬然汝忠鯁可嘉嗣後慎勿多言也公免冠謝曰臣一時直
性不能自遏抑也後乾隆戊戌復睿邸追贈公王爵

元泰定帝

元泰定帝乃晉王甘麻刺子為世祖嫡長孫南坡之弒帝雖與聞
然立執其使驛遞以告其未及達者天也即位後即首戮鐵迭等
明示天下頗有叔孫昭子之風其視晉簡文之拜桓温宋理宗之

寵彌遠者不啻霄壤崩逝後青宮踐祚統緒有歸乃燕帖木兒心
繫周王乘間奪國其後文宗卒膺大寶而以篡弒之罪歸之非公
論也

朱清張瑄

朱清張瑄以隸卒之賤受世祖知遇以海艘濟運及夫末際歲運
至四百萬之多使太倉陳陳相因紅朽不可食亦有賴於元者何以
一旦致罪乃至身首不保後世亦未有鳴其冤者何也

國初官制

國初甫定遼瀋官職悉沿明制其總攝國政者有五大臣十大臣

之分其餘設總兵副將遊擊備禦之分而皆階以等級如一等總兵官三等

遊擊其後改為國語無復漢名如國山額入關後始改總統旗務

者為都統每旗一員其參協者為副都統每旗二員其下設參領

佐領等官惟世職名仍沿國語如一等阿思呢哈番三等乾隆初從

舒文襄公議始設漢銜其一品者為子二品者為男三品者為輕

漢軍初制

車都尉四品者為騎都尉五品者為雲騎尉而官名乃釐正焉
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為滿臣奴隸 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為兵設左右兩翼命佟駙馬養性馬都統元遠統之其後歸者

漸多入關後明降將踵至遂設八旗一如滿洲之制康熙中平三

逆其藩下諸部落亦分隸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

下五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人隸焉於是其

制始定蓋雖曰旗籍皆遼瀋邊氓及明之潰軍敗卒今生齒日繁

其從龍豐沛舊臣尚不能生計富饒而聚若輩數萬人於京華又

無以令其謀生之道其當軸者宜有遠略歟

國初尚右

國初世沿古制凡祭祀明堂諸禮儀皆尚右祭神儀神位東嚮者為尊其餘昭穆分列至今猶沿其制故 先列王以宗老孔定南

以藩臣之長皆居右班云

三王旗幟

孔定南耿靖南尚平南等歸順時未隸旗籍 文皇名其軍為天祐軍特設白綠黑諸旗幟以賜之見八旗通志

王府屬下

國初定制 皇帝親將之旗有三曰銀黃曰正黃曰正白諸王分將之旗有五曰正紅曰銀白曰鑲紅曰正藍曰鑲藍其五旗戶籍皆為王公僚屬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迨為臣僕凡所陞擢皆由諸王公掌之其後昇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多有重其所屬不堪

言者 世宗習知其弊故命諸王府護衛諸官仍由本王府擢其餘皆隸有司諸王之權始絀然猶許歲時慶弔趨謁如制至今護軍營捺習仍用各王府旗幟猶存舊制近有妄男子身隸王府旗籍乃聲言並非王府臣僕等語真故違 祖制也

先恭王家訓

先恭王襲爵垂五十年其勤儉如一日不好侈華所食淡泊出處有恒雖盛夏不去冠冕嘗曰吾心如權凡事至皆量其輕重然後理之又曰凡執權者宜開人生路不可博公直之名致裁抑仕途使進取之士壅滯怨望時和相當朝每苛責諸士子先人每不以

為然嘗誠禮曰朝廷減一官職則里巷多一苦人汝等應誌之

經驗良方

余嘗患鼻衄至流血數斗竟夕不止以青黛紫苑諸物治之毫無
應驗有人送一方用干辦石榴花燒灰以酒調之塞鼻中其血立
止屢試果驗因誌之

先惠順王神力

國初諸王披堅執銳撫定遼藩 先烈親王諸子中如克勤郡王
額駙王諸王平定山左各著有勞績惟 先惠順王以年幼未經
從軍然天授神勇眾罕與匹生有髭鬚數十莖人爭異之順治中

有客爾喀使臣至與近臣角觝俱莫能樓王聞之請於烈王偽為
護衛入朝雜於眾中使臣與關應手而仆 世祖大悅賞賚無算
時年甫弱冠也後嘗告人曰此間殊寂寞惱人未若諸天樂也烈
王方訝為不祥未逾年薨

宋太祖解兵權

宋祖生於兵間頗知五代藩鎮之弊故假杯酒解釋兵權使驕兵
悍將無所用智實為一代良法然聚兵於京師習為驕縱而天下
州郡不復置兵一有變亂皆請兵於朝故其國勢衰微末年致有
靖康之禍使當時如唐府兵之制易其將不汰其軍使重臣遞相

撫禦以為強幹弱枝之制安得坐喪其業哉

宋武臣

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廣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諸樞
府甚為駕馭得宜乃歐陽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豈人臣為
國愛惜人材之道狄公終以憂憤而卒其後賊檜得以誣陷武穆
者亦襲歐陽之故智也

五大臣

國初 太祖時以爪爾佳信勇公費英東 鈕祜祿宏毅公 額亦都
董鄂溫順公何和理佟忠烈公毛爾漢 覺羅公 費古為五大臣

凡軍國重務皆命贊決焉

啟心郎

國初滿大臣不解漢語故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
員為之職正三品每遇議事座其中參預之後多緣以為奸乃汰
去

元順帝

元順帝亡國之君無足置議然有二三政事遠勝前人者巴延擅
權舉國依附帝能識托克托于行間密與之謀一旦立解兵柄貶
謫遠方頗有英颯之姿明宗被弒多年帝首發其逆謀將雅爾特

穆爾子孫咸置於法雖遷逼太后謀害皇弟不無太忍然較唐敬宗敬禮陳宏敬明天啟之不究詰方從哲崔文昇反將劾奸諸臣屈陷成獄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漢人賀惟一為相改革蒙古勳臣專擅之風亦良能也

劉樂村

劉樂村名大槐海峯先生之弟也館於明太傅第課子弟甚嚴性迂澗初不知人間有分桃斷袖事者聞之以為人倫大變作檄以討論之又性惡女尼每於市衢間遇之必歸蒙以紅綾被卧竟日以為厭勝其迂妄也如此

劉孝廉

吳夔倫學士言康熙中有劉孝廉名祥河南人善風角占卜仁皇召直蒙養齋欲授以官孝廉屢辭隨上北征糧餉乏濟上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又從幸濼陽一日踉蹌至宮門請上速徙居高處以避水厄時方晴霽夜間山水漲發果沖沒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文和公史文靖公皆異日太平宰相壬寅冬乞假歸省至冬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縵服向北哭之竟日及哀詔到正仁皇崩之後二日後孝廉卒于家

鄂爾奇短視

鄂爾奇馬爾奇西林相公胞弟目短視性聰敏讀書數十行顯揚後頗耽聲色與相公異趣時人比之以大小宋云相公嘗浴足公倉卒至相公不及攝攝加足於懷司馬急以烟筒擊之相公矍然公曰大白貓何罕物而兄珍之於懷何也蓋以足為貓云人傳以為笑

十五亭

我文皇撫定遼瀋規模澗大而集思廣益納諫如流造十五亭於宮右側凡有軍國重事集眾宗藩議於亭中而量加采擇故當時政治肅清良有以也

漢軍各營旗幟

漢軍八旗旗幟皆用描洒金飛虎前鋒營用五色飛虎旗香山健銳營用黃色綠藍火器營用藍色綠黃以辨制度云

范文肅公厚德

范文肅公文程為宋忠宣公裔國初仗劍謁軍門太祖曰名臣後宜厚待之遵化四城之役公守灤州獨得保全閩郡生靈大兵入閩時公參決憐惻勸睿忠王秋毫無犯為明帝發喪並護送倪文貞公靈柩南歸凡忠義之士皆褒獎之時定賦稅有司欲以明末練餉諸苛政為殿最公曰明之亡由於酷苛小民激成流寇

之變豈可復蹈其所為因以萬歷中徵冊為準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蘇故其簪組鼎盛為八旗巨室云

成王書法

成親王諱永理為純皇十一子善書法幼時握筆即波桀成文少年工趙文敏又嘗見康熙中某內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握筆惟以前三指握管懸腕書之故王推廣其語作撥燈法談論書法具備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諸海內以為榮云

褚庫巴圖魯

褚庫巴圖魯姓薩爾圖氏少為先烈親王牙將勇絕一時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堞頭為明兵所刃公左手撫額右手猶手刃數人僵於城側其氣僅屬大兵因以破城時有善醫者云其喉未斷使婦女撫吸其氣猶可望生時命妓女如法治之用巨繩縫其頸公果得復生至順治中從上幸南苑彎弓逐獸馬蹶其頸復斷公因之薨焉

徐文定公

徐文定公元夢舒穆祿氏楊武勳王裔也公父生公時夢一老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為誌公中癸丑文進士與韓慕廬同榜高

不逾人鼻齷然為紫纓怒性和露遇大節侃侃雍正中廉王允禩貝子允禵以觀觀大器世宗命諸大臣議其罪公首言二王之罪誠不容誅願皇上念手足之情暫免一時之死等語情詞懇摯上為之動容尋以罪謫為中書舍人公即抱素牘持鉛管從事諸同侶有避之者公曰否此僕之職敢不勉勉從事退與諸舍人講實誼其不苟也如此其孫舒文襄公復以勲業見稱於世

史文靖公

史文靖公胎直器量宏大風度翩然嘗有不時宣召公雅步如常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宰相耶人服其知大體云

馬彪

馬壯節公彪固原人少無賴嘗衝突固原提督儀仗提督命杖於轅門公問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為之人告以由行伍起者公奮然曰吾以提臺皆天人耳若由行伍進吾猶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終不入此城也遂仗劍從軍時大兵進討回部公奮身用命積功至總兵官路由固原有邀其入城會飲者公力辭之曰此尚非吾入城時也後以平撒拉爾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門揮去侍從步入其闈至衙中首命置前提督神主公朝服祀之然後接其眾鄉里父老設酒歡宴終日指其牌

曰吾非為此公所激烈何能致身至此此聊所以報德也

圖文襄公用兵

圖文襄公諱海馬佳氏輔翊世祖聖祖二朝功業卓然初公

為中書舍人負寶從世祖之南苑上心識其人欲重用之恐

人不服因謂求輔臣曰其中書舉趾異常當置於法求以無罪請

上曰否則立置卿相方可滿其願也因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

海至大學士康熙初奏茅山之捷甲寅冬吳三桂既叛察哈爾

復蠢動事聞聖祖憂之孝莊文皇后曰圖海才略出眾可當

其責上立召公授以將印時諸禁旅皆南征宿衛盡空公奏請

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公令以翊日聚德勝門外是日

黎明公已整裝至教場甫檢閱畢即趨以疾行不許夜宿每至州

縣村堡即令眾家奴畧掠之所獲金帛無算不數日至察哈爾下

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為寶今察哈爾承元之後數百年

之基業珠玉貨寶不可勝計汝等如能獲取之可富貴終身也眾

踴躍從事公率眾夜圍其宮廬察哈爾部長布魯尼不及備倉卒

禦敵我兵無不一當百卒擒之公分散財帛獎勵士卒而歸陸

見時仁皇責其擄掠宣府等郡縣以有司劾章示之公謝罪曰

臣實無狀然以輿臺之賤禦方強之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以壯其

胆何以得其死力然上不即誅待臣奏績而後責之實上之明也仁皇大悅曰朕亦知卿必有所為也因命公復西征焉

劉海峯

劉海峯先生諱大樅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謁李穆堂侍郎驚

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其見重如此舉博學鴻

詞科鄂文端公業經首選張文和惡其才因曰此吾鄉之浮蕩者

因易以劉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終其身居京師其弟館於明太傅

家先生惡其權貴乃避居朱都統淪淪宅破壁頽垣藹如也先恭

王重其品終身執弟子禮甚恭而先生歸鄉後音書杳然其高傲

也如此

劉文正公之直

劉文正公當乾隆中久居相位頗為上所倚任公性簡傲不蹈

科名積習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風嘗有世家子任楚撫者歲暮饋

以千金公呼其僕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誼通問候其名甚正然

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歸告汝主贈諸故舊之貧窶者可也

有贊郎昏夜叩門公拒不見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責曰昏夜

叩門賢者不為汝有何稟告可來前言之雖老夫過失亦可箴規

也其人躡屣而退堯時上親奠其宅門間湫隘去輿蓋然後入

上歸告近臣曰如劉統勳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

謝薌泉之疎濶

謝薌泉先生焚車事另載後卷其人大節不苟然性疎濶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艸紛披殊有瀟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意性復多忘嘗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著之罷官後遂不復取及官儀部當有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故意問之曰吾記君嘗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曰此等物棄諸敝笥安可索取法復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復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

余笥中君果忘乎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若此

本朝內官之制

世祖撫定華夏習知前明閹宦之弊故立鐵牌於 交泰殿戒內官不許干預朝政其官不過四品皆隸內務府總管歲時謁見如堂司制頗有周官冢宰統攝之制 純皇帝乾綱獨攬防馭內官尤嚴有高雲從者稍干涉外事 上遵 章皇旨立時磔死若輩皆凜然敬畏和相雖貪贖無狀然制內官最嚴其軍機隨侍嘗有背呼梁文定公名者和聞之奮然曰梁為朝廷輔臣汝輩安可輕之立杖數十命與梁叩謝乃免故當時寺人頰首惟命是從近日

內務府大臣多由僚屬驟遷又無重臣兼領故故事房總管輩多與諸大臣分庭抗禮無復統轄之制至蘇大司空 標 曾對眾曰今日尚未見吾都堂雖一時之詭語亦可現風氣矣

巴廷三

巴廷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醜醜無他能人爭鄙薄之嘗當值宿時西域用兵夜有飛報至大臣俱散出 純皇帝問值宿者以巴對 上呼至廳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親龍顏戰慄應命出宮後一字不復記憶時有 上親侍小內臣鄂羅裡人素聰黠頗解 上意遂代其起草 上閱之稱嘉者再因問其名默

之數日語傳文忠曰汝軍機有若等良材莫不早登薦牘因立放潼商道不數歲遂至兩廣總督已感教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既任封疆毫無建樹終以貪贖罷歸為鄂怨恚者再以節鉞宗臣其才反不若閹豎亦可醜也

楊武勳王

余外祖舒穆祿武勳王諱 楊古利以開國功臣封王尚主為異姓諸臣之冠其功業載余文集中王末年從 文皇帝征朝鮮大捷後巡視山谷天大霧中伏弩而殞按北齊書韓賢破韓木蘭後檢閱甲仗有餘賊藏屍邊待賢近舉刀斫之中脛而卒與王差彷彿

也

何溫順公

高皇初起兵時滿洲軍士尚寡時董鄂溫順公諱何和理者為渾春部長兵馬精壯雄長一方上欲藉其軍力乃延置至興京款以賓禮而以公主妻之公乃率眾歸降兵馬五萬餘我國賴以造締薩爾汗之役卒以敗明師者皆公兵馬之力也其前妻聞其尚主怒掃境而出欲與之戰高皇面諭之然後罷兵降故今襲世爵者皆係公主所出其前夫人所生者不許列名國語呼為厄嚇媽媽蓋識其鮮德讓之風也

洪豁爾國

今鄂羅斯北有洪豁爾國國勢富強護軍統領百公順嘗至其境謂其人善於騎射有三韓之風其國自言先世係由索倫遷移者按遼史西遼耶律大石自天祚被擒後遂率眾西移凡萬餘里自稱西遼其後為愛烏罕所滅今其國豈其苗裔耶

劉文清

劉文清公壻為文正公子少時知江寧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及入相後適當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純皇召見新選知府戴某

以其迂疎不勝方面因問及公公以也好對之為上所斥謝辭

泉侍郎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象辭詆之語雖激烈公之改節亦可知矣然年八十餘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時毫無疾病是日猶開筵款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餘亦釋家所謂善解脫者余初登朝猶及見其丰度一日立宮門槐柳下余問朱文正公五矢之日朱未遽答公喟然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君今以宗臣責爵所學者自有在奚必津津於象物之微者哉宜朱公之不答也老成之見終有異於眾也

衛司空

衛司空哲治歷任封疆以廉能著其撫粵西時謝侍御世濟子犯法公鍛鍊其子因波及侍御素簡齋太史曾作書規之劉文清公亦言其官每高一階而其品乃下一級蓋亦不能自守之士然先恭王親見其各對純皇帝問近日封疆大吏臧否公自謝無狀上言置汝姑勿論其外究竟孰為最劣公對曰惟江西巡撫阿思哈耳時阿寵眷最渥而公敢撻之亦難能也

阿爾薩

阿相公爾薩以胥吏起家屢任封疆不喜科目嘗謂傳文忠公云朝廷奚必置棘場三載間取若干無用人以為殃民悞國之具經

傳呵斥頗為士林所譏然居官清介籍沒時其家惟黃連數十斤當粟數紙而已亦近日大吏之所罕見也

橫閑侍郎

雍正初年大將軍^{美堯}寵眷甚渥嘗入京陛見世宗因命其子正大光明殿閱朝考卷時復有所宣召殿庭深邃繞出前庭路頗迂折年方起座聞後楹丹宸歛然四扉洞開年趨視之則某侍郎橫閑於其旁蓋自啟扉以便其行時謂之橫閑侍郎云

活佛掣籤

西藏喇嘛自宗卡卜興揚黃教其徒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呢率

言永遠轉生以嗣其教行之日久其徒眾稍有道行為人推許者亦必踵其轉生之說以致呼畢爾罕多如牛毛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資產者乃請托達賴喇嘛指其子姪為的乳互相承授與中國世爵無異純皇習知其弊因其陋習已久難以遽革因命製金丹巴瓶設於吉祥天母前遇有呼畢爾罕圓寂者即揀其歲所生產子之聰慧者數人書名於籤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封名掣之賄請之弊始絕時謂之活佛掣籤云

來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逆既投誠舒文襄公^{赫德}時任定邊將軍請將其家

屬分置蘇尼特等近地以為羈質純皇帝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遠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斬之來文端公聞命排扉而入請召對力言人材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援議能之典上曰命已下踰日恐難追轉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 上可其請公出謂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於馬前割袍前襟馳騎而往甫至潼關卒追前命而歸時傳文忠公告人曰來公誠仁者之勇是日雖恒百輩終無濟于事也

盛司寇

盛司寇^安滿洲人以科第游至卿貳頗然蓋立鬚眉蒼然以古大

臣自命戊辰春孝賢純皇后崩時有周中丞^{學健}瑟制府^{爾臣}等以違制雜髮伏誅有錦州守金文瀉者稟命於府尹然後雜髮事發純皇震怒命立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國制且請命大僚然後雜髮情可矜恕請上寬之上怒曰汝為金某游說耶公曰臣為司寇盡職而已並不識金某為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為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文瀉同寘於法公佯然長笑惟曰臣負朝廷之恩而已後上海悟命近臣馳騎並金救之公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萬目共覩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即命公入上書房傳導諸皇子曰盛

安尚不畏朕况諸 皇子乎真師保之妙選也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屢膺捷伐平定絕域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於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即登薦牘故人皆樂為之用與將軍奎以將校從事公奇其貌曰此將材也因與之副將劄命其攻剋某嶺即日克捷其後卒為名將如王述菴司寇 昶韓桂齡司寇對百菊溪制府 齡朱白泉觀察 慶 皆以微員賞識其後皆為卿相聞其於軍務倥偬間惟於幕中獨坐飲酒吸烟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持酒旋舞則次日必有奇策其驅使將士如發蒙振

落其成功者或獎以數語或賞以糒果而其人感激終身甘與效死其薨數日前自知死期於其誕辰置酒作樂終日訓其子孫勵以綱常名節曰余從此長決不復訓教爾等矣病篤時將其兵書詩文稿盡命焚之曰無以此悞後人也余嘗往弔見其廳第湫溢居然儻素較之當時權貴萬厦巍然者薰猶自別比之李文靖廳前僅容旋馬者未為過也

舒文襄公預定阿逆之叛

舒文襄公既以分置阿逆家屬獲罪降為馬卒公即荷艾執豹甘與士卒同伍及閩班忠烈公第密劾阿逆之事曰阿逆叛志已決

不可使得其家屬傳虎以翼余雖得罪曾任大臣出疆專命之罪

余甘任之乃部署士卒圍其營帳其夜阿逆果率眾至欲擄其家屬收厥我兵蟻集爭先用命阿知有備乃踉蹌遁去其家屬終為我虜獲焉 上聞之大喜立復其位

崇政殿

高皇初定遼瀋建立宮室卑淺其制殊有茅茨土階之意今 陪京宮殿大清門內即為崇政殿為視政朝貨之所其後鳳凰閣分限內外內為清寧宮內奉 神位即為燕寢之地其旁六宮分峙制作極為儉朴亦可想見 祖宗開創之艱難也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公嘗命張制府 廣 征花苗開筵設樂談笑竟日而不及用兵事及薄下張不得已請公將畧公愀然曰老夫悞用人矣夫轉運糧糧備整甲仗有不備者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間已自變易惟在為將臨事處決安有預定機謀而能勝人者哉張懾服其言其他如哈軍門 元 董將軍 芳 皆出其幕下卒為一代名臣此數人至其家皆執洒掃賤役而其家亦備僕視之如郭汾陽之於李西平馬北平也

奎壯烈

奎壯烈^林為 孝賢純皇后之侄以椒房甲第勇力過人其兄忠烈公明瑞嘗殉節滇南故 純皇帝不欲使其臨戎而公乞恩者再至痛哭殿陛間惟願殺賊復仇 上為之動容其後從征緬甸金川皆以趨捷建功後任伊犁將軍公乃縱酒指揮嘗集眾官飲其不勝者仰鼻灌之至登屋瓦上與近侍酣飲有犯法者公刺其皮以鹽揉之其人號痛竟日始斃為海祿所劾罷職其後復從征廓爾喀疽發於項仍力疾從軍孫文靖公^{士毅}往候其疾公執其手曰疾何必問大丈夫不能馬革裹屍乃至殫殫林簣亦可醜也至卒惟以軍務未蒞為憂語不及他然性耽書史好作小詩有曹景宗之風嘗讀元史王述庵侍郎問其所向慕公曰耶律文正公非余所及得及王保保之忠貞足矣亦可覘公之志矣

雲梯

文皇帝時攻取明人城堡多以雲梯制勝乾隆戊辰金川之役其地多築堅礮於絕壁懸崖上官軍屢攻弗克 純皇帝閱實錄乃仿其式製造雲梯命八旗子弟日以演習其後專隸健銳營再征金川時卒收雲梯之功始能搗傾賊窟丙辰間湖北奸民竊發舉秋帆制府屢攻當陽不克 上乃命海內綠營皆習其伎以昭

文皇帝威德焉

克勤郡王墓

克勤郡王諱^{岳托}先烈王之長子也壬午冬從征山東薨於途喪返文皇帝痛甚及葬 命開其隧道以便歲時 賜奠撫柩而哭故至今未封其壙以誌榮遇 純皇帝及 今上翠華東幸皆親往賜奠焉

嘯亭雜錄卷之三

記辛亥敗兵事

康熙丁丑 仁皇帝親征沙漠噶爾丹窮威自縊其姪策零多爾濟奔竄阿爾泰山北稽首稱臣 仁皇帝受降凱旋朔漠湯平其後數歲策逆休養生息招徠噶爾丹藩臣部落漸強侵犯喀爾喀部落 仁皇震怒練兵籌餉為深入計 憲皇帝踐祚欲竟 仁皇帝未竟之緒會策逆死其子噶爾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聰點善馭士卒諸台吉樂為之用 憲皇帝遂決議討之朱文端公沈

總憲近思 皆以為天時未至惟張文和公力為德惠時費直烈公嗣爵傳爾丹者頽然蓋立面微頓美賴蘇有名將風張將以為帥築大將壇率滿洲綠營等五萬兵討之諸蒙古藩臣皆執勒以從時達忠烈公 福力諫不可 上曰策零阻落噶逆新立彼境分崩之勢何云不可達曰策零雖死其老臣固在噶逆親賢使能諸酋長感其先人之德力為扞禦主少則易諫臣強則制專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効死之士臣未見其可況天溥暑未易興師張文和旁贊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未果知耶 上曰達福忠暑疾盍以蘭汁灌之達詞色愈厲 上曰然則命汝副傳以行尚敢辭

耶達語塞遂叩首出禱禱於 明堂 上親酌傳公以寵其行是日大雨如澍旗幟盡濕狼狽出國門識者以為不祥時從征為查副將軍弼納巴將軍賽副都統戴公蒙海公蘭西公彌賴定公壽蘇公圖馬公爾齊侍郎永公國塔公爾岱皆一時將帥之選馬八月會師於科布多城噶逆遣將偽降言其國攜貳與哈薩克迭戰經年馬駝羸弱可掣滅其部落傳公信其言欲進師定公壽曰噶逆聞警斂師境內靜以觀變其謀可知我師莫如耀兵境上以揚我武全師凱旋策之上也安可信傳虜片言突入敵壘以贖其武哉傳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窮威之餘安能敵靜強之士不禦

敵非勇也汝何懦怯自損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袍付僕曰汝持此以歸望馬生子名壽以誌難也永公國曰國聞用師乘暇而戰未聞無隙而能致勝者今噶逆親親用能人惟求舊選不失材賢不失位疆圉遠闢牧養蕃滋彼雖犯我師旅尚當良籌以禦之而况敵兵蓄銳乃可深入自暴其師乎海公蘭曰量敵而入將之能謀也知難而退武之善經者敵未可輕武未可贖得虜之言奚足為信贏師待敵外夷之故智君其防之傳施然曰我國家之所以無敵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漢兒之習自弱其勢哉因命整軍以進主事何公 溥執轡以諫傳曰最爾堅儒安識兵家事因

以鞭揮何手而去馬公退告衆曰此師殆哉戴公豪曰帶組具存何畏死無具也查公弼納曰余刀植餘生受君恩乃不死今得以馬革裹屍幸矣查前因允禧朋黨故廷議大辟上特宥之故查益感激用命及出境數百里不見賊壘獲偵者云在博克托嶺傳遣蘇公圖往勦未數里聞胡笳聲遠作羶裘四合如黑雲蔽日傳懼移師東陷和通淖爾華言大澤也定公謂傳曰違衆陷師誰之咎也傳默然無語定公曰言在先敢辭死乎遂與馬公爾齊率師援蘇兵既接忽大風蔽日電如牛首我兵血戰間後無繼師定公壽中天殞蘇公等俱沒於陣西公爾賴率本部援之兵潰身殉

賊遂犯大營傳命蒙古兵禦之定制科爾沁王公樹紅蘇土默特旌樹白蘇以為誌轉戰間科爾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達賴奮身入賊壘白旌耀然衆知蒙古兵敗曰白蘇兵入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傳舉趾失措惟撫馭滿洲士卒曰慎無墮家聲也永國公剏頭死戴公豪海公蘭自縊於幕杖上何公溥儒服雅步曰死為國殤水享俎豆榮矣遇賊而死有蒙古泰領某潛渡淖遇婦人騎以追推某何中水淺得不死醫士湯某蒼黃奔竄揚言曰余有丹約喻之可以免渴卒無應者陷于賊傳雜士伍奔竄出查公弼納躍馬舞刀賊皆披靡潰圍而出不見傳以

其已死恐蒙陷帥罪曰頌白之年豈可復對獄吏遂復入陣而死達公福殿軍被殺巴公賽血戰死之下見惟塔公爾岱冒鋒矢出中槍穿脛血殷征衫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賊獲諸士卒皆以皮繩穿其脛威以皮袋載諸馬後從容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逃匿崔符中以千金賂傳傳受賄揚言於衆中蒙古白蘇者先敗乃收公津津斬之蒙古士卒皆忿怒潰軍事聞上震悼曰朕悔不聽達福言今無及矣乃厚卹其家達故權臣鰲拜孫耻其祖所為故盡節云乃斥傳爵賞卹諸潰卒後二年噶逆衆大人賴額駙超勇親王戰於光顯寺見其勢始衰遂講和馬初上命

傳爾丹與岳威信公鍾期會議進兵策岳公赴傳穹廬中見壁上刀槩森然問傳何所用傳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懸以勵衆岳笑而漫應之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後卒如岳公所料云

郭劉二疏

國朝懲明代之失因許言官挾私言事紊亂門紀然遇骨鯁之士彈劾權要列聖必立加獎勸以旌其直如郭華野之劾明余二相及王高諸人劉文正之劾果毅勤宣皆侃侃正論有足取者備錄其疏於右郭疏云明珠與余國柱背公營私諸款一凡閭中票

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 聖明時有詰責漫無省議即如陳紫芝之劾張汧內並請議處保舉之人 上面諭九卿宜一體嚴處票擬竟不知及一明珠凡奉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曰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曰 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即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其族姓富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匯者為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

腹心凡會議會推皆佛倫格斯特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一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輟轉取鬻必索其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剝削小民柔困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沾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時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新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極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為必委任新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詞及 上另欲委人則以于成

龍方沐 聖眷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新輔此是未有阻撓議也及新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始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一科道有內陞及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素至於考選科道既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計疑曲而陰行整害意陰謀險最畏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 旨御史吳濤方頗有忝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俱暮指恭總之明珠一人其智術足以彌縫過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

負 恩之罪罄竹難書伏祈 寬威立加嚴譴天下人情無不欣暢矣其劾王鴻緒高士奇奏疏云 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人行政皆出 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為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畧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為士奇者即當竭力奉公以報 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奇士之名夫辦事南書

房者前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審聞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誅之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科臣何楷為義弟兄翰林陳元龍為叔姪鴻緒胞兄頊齡為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人居傳哄騙而實緣照管者餽至成于壘萬即不屬黨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而人之肯為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熾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

俞子楨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維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治門外科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為收租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李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贊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口之窮儒而今忽為數百萬之富翁試門金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削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豁登是士奇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

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竟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日新仍怙惡不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恣不畏死於淮揚等處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萬金潛送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之欺 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清議為人作壘斷不以為耻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即以人之所不屑為者亦甘心為之而不以為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

蝎其心思域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 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 皇上立賜罷謫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其劉之彈張文和訥果毅云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恒多臣竊聞輿論動言桐城張姚二姓站却半部緡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鋹等十三人雖二姓本係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之舉襲蔭議敘日增月益以至於今未便遽議裁汰惟稍抑其陞遷之路使之戒備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查得康熙年間因王奕清等

姻眷仕宦最多 仁皇帝曾降旨三載陞遷不許開例奏補今可
仿其例請以三年內除 特旨陞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
親年未強仕統理吏戶二部入典宿衛忝贊中樞兼以出納 王
言趨承時蒙 召對嚮用方隆我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
公訥親之居心行事亦當極圖報稱但臣慮訥親以一人之身承
辦事務太多或有疎失臣雖不能知其所管項何所當去願 皇
上諒其才能酌量裁去一二項使其專心機務得以無所錯悞再
其任事過銳逢迎者漸衆請 皇上時加訓飭訥親得以有過知
改常承 主眷二公疏上皆得 嘉旨若合符節

朱白泉獄中上百朱二公書

朱白泉觀察原名友桂酒齋先生孫也今改名朱爾爾願涵齋於
仁皇帝以繪事供奉 內廷觀察雖入賞為郎性甚剛毅勇往
敢為屢任封圻以廉能著百菊溪制府任倚之如左右手庚午夏
隨菊溪制府韓桂舫中丞勦撫洋盜張保張鄭氏等頗樹功績
上特賜孔雀翎後任江安道因主議增長葦蕩事宜為河帥陳鳳
翔所控 上命鉅卿往訊其人本迂悞為鳳翔所惑惑卒以冒功
不實論罪謫戍伊犁白泉與余最善憶戊午歲冬夜與白泉及謝
鄉泉侍御小集 筠堂挑燈剪燭談論天下古今事潸然淚下白

泉以王文成自許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終以任事犯衆怨自
攬其罪今錄其與百朱二公書以見其事之顛末云其與百制府
書云蓋聞人之窮通有數事之成敗有時是不必以口舌爭也物
理之是非有定評國家之體統宜共立是不可以意氣用也額雖
不才然奉教於先生長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竊聞辱名為上辱身
次之是故身泰而名辱古人以為下額自上年九月接奉 恩命
調任江巡依侍節麾俾供驅策受 聖主累世養之恩懷名師
特達知遇之感撫心切齒固報涓埃竊謂料物為河工之根本葦
蕩為料物之基業悉心剔獎期裨功益比較正額之外增出過倍

然撥蕩為購減廳員冒銷之利按東交方拂營員偷換之慾額以
隻身獨攬衆怒固已知其禍不旋踵功廢垂成日昨以陳竹香道
丁京控蒙 欽派鉅公前來查訊驗尾幫駁回之料取船弁挾怨
之詞廳營共証合翻此局從吏議而証服戴覆盆以望天從古如
茲况在微末文道有言若使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何以見燕市擊
筑之夫對趙北悲歌之士今已愚昧於此獲罪所知為之流涕路
人為之嘆息撫躬自問為幸多矣此所以含笑而入圍土長歌而
膺徽纆者也 額始謂今年柴蕩陸續出運七 順清河兩處漫口
藉以堵合外南海阜山安海防四廳奇險藉以搶護誠恐自此廢

棄貽悞堪虞以今思之成敗早遲皆有期合實由天定非關人事也額於十一年作守潮陽海氛告警大幫壓境屠毒生靈驚怖城市額捐資集勇謹守疆場絕濟匪之源挫觸藩之銳卒能化梟為鳩閭閻安堵繹堂制府謂那公以為能言聽謀決匪目李崇玉以計就擒大幫未資乞命投款已可旦夕告成風濤永戢而繹堂先生旋被嚴劾竟坐投荒時額以居憂得從漏網三載之後老夫子秉節海嶠仍用前策以賊攻賊生路既開輸誠踵至鯨波遂恬恬帆無恙此亦乘勢待時事半功倍之明也也安知葦蕩之功不更待有異日乎不過為人臣子有見利於國者不敢委之時數而濡滯不前耳至於官職升沈一官如履久已膜外置之矣抑聞之物不得其平則鳴額之所遇似不可謂得平矣然昌黎眉山之倫餘姚萊陽之輩斯並義冠雲天文雄霄壤當其拂逆殊疆顛沛垂死不聞有伏闕訟冤危辭表憤誠以卿大夫不比齊民曲直蒼黃非爭一口額待罪監司通籍中外三十餘年若復效尤竹香於獲罪之後再行申訴豈不重為天下耻笑如漢書之所謂賈豎子爭言何其無大體者乎惟願老夫子大人調氣頤神珍重柱石之身幸勿以額為念額被譴至重不過謫戍數年之後循例邀恩猶可劫其犬馬則額雖在萬里如依函丈若老夫子以額之故至煩

聖睿是額之踈拙不能周詳以為師門光寵而轉使慈懷耿耿則負疚愈深額遠覽先聖知命之教中考昔賢處變之方近驗己身經歷之跡反求本身貞厲之故區區寸心伏乞採察其與未方伯錫爵書云竊念弟歷官中外世受國恩自量移江南以來思欲稍竭涓埃勉圖報稱再四延訪知江南重務莫大於防河而防河機宜莫先於儲料葦蕩營者國家之官地料物之所從出也自齊敏愨齊蘇開之於前稔文恭璜守之於後天產地利固足金堤比年以來葦蕩廢弛料價翔貴南河庫貯歲糜金錢數百萬仍復繕堤不完漫口屢告皆由工無存料猝難購買故事搶廂已成冲決而葦蕩地畝一萬二千餘頃歲產柴千萬束徒令灘棍狡兵據為利藪盜責採割轉販到工額誠私心痛之是以奉委伊始不自度德量力奮然欲除此弊欣逢大府嚴明有司效命果獲掃除積習實收成功於舊定正額二百四十五萬之外增出餘柴四百三十餘萬束而眾怨沸騰謗書滿篋吹毛求疵力翻此局遂逢吏議竟挂彈章若以參詞核之不復少加辯雪將舍垢後世傳笑四方額實無以自容於天下矣謹按參詞曰以採柴之刀本採草而草又不足原估之數工程不歸實用錢糧盡成虛糜云云去年辦理葦蕩時左營俱係淨柴右營因有下茂地段土地瘠薄所產葦柴

烏荻鹽蒿紅草蒲頭五種相間名五花頭束交工適用所以照例
詳定與葦青淨柴三七勻配乃星使臨工以為巧立名目不容申
辦葦船諸人遂各布指承順有三成葦七成草之語不知例載雜
草每斤一釐三毫此採柴刀本僅發一分二釐一毫是所辦之柴
即不必問五花頭與抽改情弊全以草論每束折算十六七斤每
蒲草一束節省將及一分三百萬束蒲草即節省三萬兩何況右
營出運之柴三百餘萬業經交廳廂用取有工收冊報工段為准
左營未運之柴現俱存貯蕩中委員查驗方回乃欲概行抹然而
以為不適工用虛糜錢糧乎此類之所不解也又參詞曰儘蕩搜

括之苦累樵兵實所難堪云云查工部則例載葦營所產之柴儘
數採交其餘柴之餘除量為酌賞外即行盡數歸公其有私動餘
柴並束者官則從重參處兵役嚴行治罪自葦營廢壞十隊効目
勻通附近灘棍偷漏柴束轉買南河廳員領購之價乾沒其餘効
目據官產之柴因以為利樵兵人等不過分沾餘額歷來辦蕩之
員歸苦累於樵兵公私肥於効目若以功令繩之則罪將有在矣
然願昨於奉委時深知其弊不肯波及前事但思調劑兵夫故詳
定章程內樵兵給與耕地借與牛具籽種船兵月餉仍舊雖照乾
隆以前舊例設船歸廳自運而船兵隨船駕運並無失業又另加

一柴束給廳員使廳員挪抵購料於購價內籌貼食米是樵船各
兵等從前乞憐於効目者其盜賣之利小此時取給於公家其調
劑之利大而況兩營樵兵左營尚屬額設右營多係僱役向來効
目以四五文一束僱採而今官以十二文一束僱採食力為備加倍
得利何從苦累乎夫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縱使有司奉行不力
樵兵竟有苦累亦當備求實惠重議卸兵以運柴不得留柴而養
兵也今南河竭天下不足以供而棄此額產葦柴徒供愆整令司
農有仰屋之嗟 天府廉水衡之費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
把總錢水勝據寔具稟蒲草即將錢水勝頂帶揭去勒令受裝蒲

草云云本年二月十九日錢把總在蕩督裝以運柴夾草受裝出
蕩已有一百九十餘幫尚存船八十餘幫現在受裝具稟願因查
蕩時柴束並無蒲草知係預為抽賣抵換地步即於十八日接稟
嚴行批飭後恐蕩內耳目難週果有包蒲夾草等弊隨於十九日
據錢把總所稟札行韓守備移會王泰將一體嚴查駁換又恐承
辦之人未免回護添委知縣劉平驕專查有無夾草錢把總並未
再有稟白請驗柴束是額之批飭專為不許受裝夾草而設迨後
順清河漫口搶築需料孔殷錢所運料船在李工停泊去工四十
里順風五六日觀望不前潛回浦寓是以會同庫道摘頂示懲其

去具稟蒲草時案隔半月仰卷可懲錢把總希圖脫罪巧構南箕而星使驗明批稟不顧文理之順逆以剔除夾草者反為勒裝蒲草遂使海上樓成臺中獄定此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汰黃隄運到之柴經各廳具稟短少云云本年八廳共稟稱浚船所帶淨柴大捆者俱執以自賣餘柴概不交納及拆稱採計每採竟柴只一萬四千餘斤而每採折短草有一萬一千餘斤額去冬儘蕩搜括時收買餘方之例業經會庫道裁革船兵何從得有餘柴其沿途抽改無疑是以各道特奉制河二憲委審得實責處目兵然葦營兵目積獎相沿旋有山安廳稟請驗收到工葦業經委員

覆稟驗明船兵所交之柴夾雜短少每船另有淨柴數百束吊驗四束稱重九十餘斤的係蕩內原捆勒令交工即有老姬幼婦跳河拚命而山安廳自稟與船目議明以原捆交工八折收受而船兵又以六分改捆抵交仍要八折收受各等語眾証確然而乃以為畏懼威勢草率了案以監司公定案卷為虛以奸弁挾怨巧言為實此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左營蕩柴雖無夾草而每束短少四斤六斤云云向來蕩內產柴濕乾枯遞分三種其初採時盤箱捆成以三十斤上下為度一年之後內重耐乾者有二十四五斤不耐乾者即止十五六斤不過報部之時彼此牽算約以二

十二斤其實廳員領帑自購之料並無此數今左營蕩柴自去秋以至今冬存貯一年豈無耗折而摺內既有堆積愈久折耗愈多之語又曰荒貯蕩地未運至工此自河道不通之故豈得以為採柴罪過且幸而未經出蕩星使猶得以驗無夾草設使河道通行船兵出運沿途抽拔改捆則蒲草亦與右營等耳觀者豈復代為區別哉不即左營以驗右營之無草轉以耗折為斤重之不數此又額之所未解也總之葦蕩之事非眾人之所樂成而草創經營亦非一年所能盡善是以今年圍估新屆將下茂五花頭不行估採將二尺四寸箱口加寬四寸又奏明試行三年的中定額若果

司事得人日臻起色其於國計民生豈無裨益乃棋局一更大事盡廢今年新估八百萬束隨在盜賣莫復過問刻下雖奉到諭旨仍須核實採辦再定章程而聚訟紛紛適從誰是羣小泄泄威令不行縱有桑榆之效已見東隅之失豈不深可痛惜哉額見收時星使並未按問但令隨帶司員代具親供至額將印卷七套呈核又裁截要証印稿七件然後發還菊溪先生深憤不平額在獄中曾上書菊溪先生自明成敗有時勸勿仰頌 聖慮迨定擬覆奏後外間傳有摺稿菊溪愈怒不可解而清河令郭禹修者與安徽包慎伯蓋實始終蕩事見額獄且不測竟私走春明欲為訴冤

二人去後二日額始知之遺急足數輩追及汶上而返會臺諫中
有劾菊溪先生者為馬履泰吳雲上命星使密偵於彭城回奏一疏具
言所劾虛無並為額前雪云前征洋匪辛苦備常家無餘財人所
共知或以此重邀天恩未減罪狀然前此嚴奉乍入自分立正
典刑乃高厚鴻慈僅與荷校三月是聖主好生之德業已寬
無可寬何敢再行希冀惟額除樊太驟眾謗羣疑雖執法大臣亦
為所惑卒之陰察其冤抗表代白畧不護前額之愚忠或尚猶有
可取而三代直道之風其真至今未泯矣乎故縷觀布呈以達區
區伏望閣下於眾惡必察之下存日久論定之識也觀察二書前
書隱忍不辨得人臣引罪之體後書分條駁詰以洗滌百世之名
合而觀之可互相發明也

西域用兵始末

準噶爾自光顯寺一敗事見後卷決意請和至乾隆四年和議始成又
許通市及入藏作佛事人馬貨物皆限以數噶爾丹策零於乾隆
十四年死生三子一女長曰喇嘛達爾扎次曰那木扎爾又次曰
莫克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阿札母貴蒙古最重嫡庶國人因立阿
札坐床坐床者華人言即位也那木札爾殺莫克什喇嘛達爾扎
自危乃殺阿札而自立烏蘭巴雅爾與其夫擁戴有功因其委任

踈遠叛去達又擒而殺之當是時大策零事見上卷王孫達瓦齊與輝
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另居雅爾地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千戶華言
達瓦齊與達爾扎為近族貴而無位阿逆出身微賤而狡黠兇狠
迥異諸酋亦皆不平達爾扎之所為與之相抗不奉教令達爾扎
命眾討之達瓦齊等兵敗竄入哈薩克達爾扎以二人不除終為
禍害遂遣心腹人率兵六萬追之期於必獲達瓦齊計無所出日
夜涕泣而已阿逆曰與其束以待擒何若捉而走險兵法所謂往
呢其吭者也因率精銳卒一千五百人裹糧懷刃於山嶺僻境繞
道入伊犁乘其不備晝夜突入其幕達爾扎方圍爐擁妾飲酒阿

逆趨而斬之撫定其部落迎達瓦齊入立之初策零拉布坦欲叛
中國也以衛藏據其右臂欲與之和使無後顧之患因其女妻
拉藏王子入贅其國陰說拉藏王頗羅鼐叛中國頗感仁皇帝
之恩固守臣節策逆怒遂親率師由回部之沙雅爾潛襲衛藏近
星宿海為導者誤入大澤中沮如難行人馬多死窮蹙而歸遂斬
其贅婿其妻有遺腹女長而適阿逆父阿逆初生時滿身鮮血或
謂其復讐而來也達瓦齊既立不能統馭其屬歲多叛亡每遇急
難必撤阿逆至與調停阿逆諂讓之達瓦齊不甘曰彼雖才能
終為我之臣僕何敢以臣凌君而忘其已為所立也其後達部署

漸定因曰不誅阿某禍終未艾因統領國兵討之阿逆不敢十九年遂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往靖亂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已得據其位也 純皇帝實知其國內亂之可乘足以竟先朝數十年未竟之緒今事會適至乃天以其國畀我大清時不可失遂決意用兵時舉朝不知準噶爾內亂狃於辛亥敗兵之事不願勞師動衆惟傅文忠公一人力贊成之 上曰卿朕之張華裴度也阿逆入覲 上以撫綏事急乘馬三日而至熱河命王公大臣皆從往陪宴阿逆行抱見禮 上從容撫慰並賜 上駟與之乘親與其分較馬射並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 賜宴而退阿悚然時冬月嚴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 天人也敢不誓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膽裂自不知生死矣乙亥春遂兩路進兵北路以班直義公 弟為定北將軍阿逆為定邊左副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督董鄂公 永常為定西將軍薩賴爾為定邊右副將副之盡簡八旗子弟吉林索倫諸精銳士卒從之所至準夷各部落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酒牽羊以降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敢抗者五月五日齊抵伊犁達瓦齊阻渾為營衆尚萬餘我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衆驚潰達瓦齊竄走陰計阿克蘇回人伯克霍迪斯為已所立必不負

之因率親丁百餘騎逃至回疆去阿克蘇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達瓦齊之黨以為不可信而達以為與其有恩遂殺牛酌酒與衆酣醉後霍迪斯盡縛之入城後承班公檄獻諸軍門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先後檻入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樓受之以達瓦齊人固庸憇可憫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寶善寺街擇誠隱郡王孫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鷓鴣浴其中以為樂而已體極肥而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 上命為御前侍衛終優容之準夷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部落也部各有汗 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後仍其舊設四汗衆建之而分其力如喀爾喀之編七旗至今長亨太平而阿逆志不在此上預燭其情甫出兵即密諭班公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為科爾沁親王與阿逆言語相通氣類相近令與之偕行俾耦居無猜實陰伺之乃額駙為其所結反與之昵阿逆遂恃為奧援既平伊犁阿逆處事多不稟承將軍生殺自尊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舊用小紅鈴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等國皆不言降我 朝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準噶爾又使其黨等流言不立阿逆為汗終不得寧班公憂之鄂襄烈公曰吾儕大臣所謂消息於未萌昔拉忠烈公誅朱爾墨

札事見後卷身雖殉死終膺懋典吾等可仿而行之此傅介子請纆日也班曰阿逆叛迹未見安可妄誅藩臣以櫻上之怒哉遂密以其事馳奏上命即軍中誅之母濡忍貽後患而是時大兵皆凱旋隨二公者僅五百人餘皆新附眾班公遂不敢舉事上先有旨命阿逆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公等趣其行欲使入我境則易擒也先是六月中額駙奉旨先歸阿逆私以總統舊部之意乞其代奏並約以期如得請旨當七月下旬至及額駙歸事已中變遂匿其奏阿逆待命久不至班公迫其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伴之阿逆不得已起程中途遷延猶有所望也迨八月中尚無信疑事已變入境且得福遂陰召其眾張幕請額宴酒數行起謂額曰阿某非不臣但中國寡信今入其境如驅牛羊入市大丈夫當自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戮遂命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旌旗耀目擁阿逆出營去阿逆徐解副將軍印組擲與額曰汝持此交還大皇帝可也遂據鞍馳去額林沁多爾濟瞠目視之無如之何阿逆遂寄聲伊犁嗾其叛又遣其黨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軍臺而伊犁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果遽起為亂倉卒兵少班鄂二公扼腕無計鄂曰今日徒死無濟於事有負上付託矣班公持劍太息久之列頭而死鄂故書生腕弱不能下命其

僕剝腹而死事聞上以額駙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來文端公請曰願皇上念孝賢皇后莫使公主遭孽獨之歎上揮淚太息勸其死祇視其爵額林沁多爾濟以元裔故特與賜死改命公策楞公達爾黨阿由巴爾坤速進兵二十二年參贊公玉保至特克勒深知阿逆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至遂駐兵俟之而不知報信者即阿逆之偵者以為緩師計阿逆得從容而去遂逃入哈薩克上怒拜瓜爾佳公哈達哈鈕祜祿公達爾黨阿為定西大將軍加大學士銜以擒阿逆事專委之復命握二大將軍印使阿逆心以為傅文忠公至冀其自投羅

網達至哈薩克界阿逆方借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敗之擒其酋長願往說其主阿布賽擒阿逆來獻達受其給縱之去卒無音耗達復使人詢之訖未得要領而西路降夷巴雅爾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尼瑪舍楞等皆羣起叛亂都統公和起職馬兆文襄公惠復有濟爾哈朗之圍事見後卷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輒叛知厄魯特人概不可以恩信結故命喀爾喀超勇王成衮札布出北路兆文襄公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蹂踐扎那噶布爾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呢瑪又欲襲扎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為汗聞我兵將至又遁去諸

賊皆竄匿於是兆文襄擒原任內大臣巴桑鄂博什擒原任散秩大臣厄爾錚音圖倫楚擒原任貝勒納奇木海超勇公蘭察擒巴雅爾烏爾登擒尼瑪扎那噶爾布已病死台吉輝齊達瓦以其首來獻惟阿逆尚未獲六月兆文襄公使愛將軍星阿阿拉善王羅卜藏等追阿逆至哈薩克其長阿布賚以為大兵取其部也鋒刃既交我兵勢寡阿拉善王曰與其同沒何若冒死說敵猶可冀免因脫帽蹈烟燄馳去作蒙古語曰吾來說降阿布賚因收軍見王王從容曰吾亦係也速後王之父阿寶始降本朝固厄魯特也因歸降故荷大皇帝撫綏裂土封之永為藩服今部長最爾小國何可信阿

逆之言自與 天朝為敵是代人受禍也阿布賚悟請降為屬國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賚約以詰朝相見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又逃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凌送軍門事聞 上大悅封羅為親王受阿布賚降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琉球云阿逆徒步入鄂羅斯為樵者所得守卡之瑪玉爾名送往其國我侍衛順德訥尋踪往瑪玉爾諉為不知時廷臣議又恐挑鄂羅斯之釁兵連不結陳文勤公有將帥糧餉幣餉三議史文靖公直欲退守玉門闕 上笑曰皆書生之語不足與較因命理藩院行文鄂羅斯索之阿逆患病死鄂羅斯以其屍送入邊 上命素識阿逆之林丕

多爾濟往驗屍屬實於是阿逆之局始結 上命兆富二將軍擇地過冬明年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者二十三年春兆文襄由博羅布爾蘇富公由賽里木如獮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可漁獮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時厄魯特懾我兵威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計自準夷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楞內附始終無異志其王策楞臨終時諄諄囑其子孫報效 天朝百世毋忘此德故其所部得保全至今無恙世襲藩封云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當阿

逆初叛時正伊犁騷擾之際獨率所部疑關來投 上憫其誠使居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為兵俾資餉以給若沙克都爾曼吉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等之亂 上諭巴里坤大將雅將軍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懷以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為肘腋患初非必欲殺之也雅故書生不敢保時餉正乏而沙請糧不休雅患本軍缺糧而又齋敵遂令裨將闖師相率五百人入其壘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聞曰此擒吳元濟時也遂以笳為令襲其臥廬盡殲全部四千餘人沙被殺時殘燈未滅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夫之

戕於亂刃驟而抱持之如兩白蛇宛蜒穹廬中以至於死雅以沙
謀叛被殺報 上封雅為一等伯雅歸朝日拜其祖祠數曰李廣
以殺降不封侯至於失道自刎今我罪踰於廣而反膺五等之爵
祖宗茂血食矣其後果以失機被誅事另見 上於庚戌中詠西域
諸故事猶及雅之濫殺云其他諸賊既降復叛自取誅滅草薶禽
獮無噍類固無論已此固厄魯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
鄂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里內遂無一
人蒼天欲盡除之空其地為我 朝耕牧之所故生一河逆以為
禍首輾轉以至漸滅也自此偃息兵戈墾闢屯田中原民爭趨之

村落連屬烟火相望陌巷間牛羊成羣皮角擅褐之所出商賈輻
輳自有天地以來漢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景象也惟 純皇帝
天聖聰明乾健不惑見事機可乘順天而行每軍書旁午應機指
示必揭要領或數百言或數十言軍機大臣承 旨出授司員屬
草率至脫脫或軍報到以夜分則預飭內監雖寢必奏迨軍機大
臣得信入直廬 上已披衣覽畢召聆久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
十刻 上猶秉燭待閱不稍假寐或一二日無軍報則延望不釋
蓋數年如一日也領兵者奏事大率減短露長 上即其所奏勇
怯勤惰洞見肺腑分別功過信賞必罰是以人人效命有進無退

成此大功歷觀史冊漢唐以來何代可以比隆者也

李壯烈戰蹟

閩中國積富區自總督雅德伍拉納等驕奢貪縱吏治廢弛下屬
習為懈怠海中盜艇猖獗鯨鯢日盛閩中水師懦怯莫敢與櫻提
督倪斯得老而耄不諳紀律惟令士卒避寇而已故蔡牽未潰等
嘯聚海澄兵至十萬於乙丑冬突入臺灣賴浙江提督李公長庚
抵死禦之臺灣得以恢復公同安人由武科起家出為浙江副將
福文襄王康安見而奇之時安南阮光平陰叛本朝命其夷官等
入中國海面擄劫以充其國帑王命公往擒之公曰官船釘踈板

薄不能衝突波濤長庚願傾家造船以適其用惟火藥非私家所
有願公賜之其餘不費官絲毫物也王大悅奏署總兵銜並賜銀
數萬公乃造海船數十艇不加縷飾與客船無異率兵三千尾追
夷艇夷人以為客船遂返舟與之敵公乃旗鼓哭出聲振數里加
以颶風大作海濤洶涌公士卒百倍鎗礮驟發賊船驚潰覆船數
百殆盡俘斬數千人生擒夷偽官倫貴利等以獻王優獎之請命
於朝任海壇總兵浙撫阮公元倚為左右手公雖武人好讀書樂
靜坐與阮公唱和無虛日臺灣之役公已將蔡牽賊艇圍於鹿耳
門計日可擒其時所率多閩兵公浙中精兵祇五百餘人蔡牽以

賤錢四百餘萬遍募閩中將卒諸將遂解體不為力戰數日牽道
 妻童蹈小船偽獻降書欲效郭循之策公覺之抵書於地褫衣刃
 見公立誅之是晚大風雨蔡牽乘勢解纜而去公方飲酒立傾杯
 整隊進閩中兵無不披靡莫有繼者公太息曰朝廷養兵百餘年
 一旦用之乃反為賊之間諜諸將帥果何為者因全軍而歸閩督
 阿林保置酒與賀筵間從容笑語曰海上事易為掩飾如公以蔡
 牽假首至余即飛章露布不惟公居首功吾亦當受帷幄之賞如
 如則海氛告成此局亦了豈不勝衝突鯨濤倖於萬一哉公奮
 然曰于清端之捉賊姚制府之用兵長庚所知也石三保聶人傑
 之擒長庚所未解者 皇上之所以委任長庚者蓋欲使永靖海
 氛以綏民命其成功與否則天也公以文吏倘佯中外故宜幸其
 事早蔽其功僕則視海船如廬舍不畏其險也公今以逗撓劾長
 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譁長庚之死皆維公命之是從也僕一武夫
 猶知以死報國公以世臣名族敷歷封疆縱未嫻於軍旅亦固識
 忠孝二字乎公何其淺視僕也遂推几而出其幕客諫曰將軍誤
 矣自閩粵用兵以來生靈糜爛者幾數百餘萬皆以蔡牽一人故
 也今或假傳其授首以博 天顏之喜或羈縻以官爵收其桑榆
 之效則其局可了將軍宴坐衙齋緩帶投壺不亦樂乎定必冒風

濤之險必欲涸其巢宅一旦颶風阻路音耗莫通糧餉莫繼士卒
 散亡縱竭將軍一人之力難以敵衆綸百萬之師倘稍失利大吏
 勝臘奏之將軍必遭獄吏之辱矣公慨然曰君不聞王彥章人死
 留名豹死留皮之語乎僕雖不肖願與蔡牽同日死不願與其同
 天生也閩督故恨之切齒至漁山之戰公船遭風失信阿遂誣公
 逃寇不知所之入奏賴阮公以公受傷入告 上優語獎之後於
 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戰於黑水洋時蔡牽以三舟橫島去公艇
 半里耳寇勢已窮迫公因山為壘以逸待勞舟師四面圍之計日
 以擒而閩督以飛檄催戰動以逗撓為詞幕客勸公封章以奏公
 所駭怒曰大丈夫以死報國不受唾面之辱也因整軍進下令軍
 皆持短兵以為必死計及戰浙軍無不一當百有卒校跳牽船上
 牽幾被其擒以眾寡不敵死之而牽奴林小猗素識公面暗中指
 示由篷窗中出火鎗中公胸公茹痛呼諸將部署其事曰諸君不
 殺此賊老夫死不瞑目矣因長號而終事聞 上震悼封一等壯
 烈伯謚忠毅祀昭忠祠公卒後二年公部將邱公良功王公得祿
 等率公舊卒建功海上時閩督易以方保巖制府維甸與二將合
 志賊戴文端公衛亨時掌樞柄凡所請無不立時俞允中無阻
 撓二將得以用命蔡牽投海死其子小仁獲而奴之海氛遂平然

皆由公裹血如瘡大小百餘戰於驚濤怒浪之中使賊無以休息其精銳日見耗亡是以繼之者奇功之易成也

嘯亭雜錄卷之四

岳青天

岳少保起滿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某以貪黷著公入署時命僕自屋宇器用皆洗滌之曰勿縑染其汚跡也後與將軍某抗罷官今上親政首起用為山東布政使俄調任江南巡撫公以清介自失夫人親掌茶押署中僮僕不過數人出則騎從蕭條屏却輿轎瘦駮服居然寒素禁止遊船妓館無事不許燕賓演劇吳下奢侈之風為之一變實數十年中所未有者其馭下甚寬然不假以事權嘗與客共談指其侍從曰若輩惟可令其洒掃趨走烹茶吸煙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輩者安可使其與聞從來大吏多不能令終者皆倚任若輩為心腹故也其夫人尤嚴正公常往籍畢命尚書產歸已暮而微醺夫人正色告曰弁山尚書即以耽於酒色故至於家產蕩然今相公觸目驚心方畏戒之不暇乃復效彼為耶公長謝乃已故吳民至今思之演為岳青天歌以湯文正之後一人而已

昌齡藏書

傳察太史昌齡傳聞峯尚書子性耽書史築謙益堂丹鉛萬卷錦

軸牙籤為一時之盛通志堂藏書雖多其精粹茂如也今日其家式微其遺書多為余所購如宋本江湖諸集多公自手抄者亦應見其風雅也

馬壯節公

馬壯節公諱詮初中乾隆壬申武探花因與同僚角觥故罷官入京營為武弁傅文忠公甚倚任之後中庚辰探花世人榮之游至四川提督從征金川時溫相國福擁兵不進公慨然曰金川蕞爾小夷經大兵兩度捷伐不能獲尺寸之利乃至屯師經年老師糜餉安用將率為也今相國以台司重臣不能出險用奇使彼畏威

革面惟知置酒高會捷辱士卒終將何物歸報 天子真所謂空搖羽扇無計請纓者也溫笑斥其妄其後木果水之敗公殿後隊手戮數十賊力盡乃死同難者有黃提督 天弼 牛提督 天昇 皆不及公之勇烈云

薩賴爾之叛

準夷初亂時達什達瓦部下有宰桑薩賴爾者不肯他屬率千戶首先降 純皇帝召見詢以準夷事薩曰自今諸台吉皆覲覲大位各不相下達爾扎以方外之人篡殺得國誰肯願為其僕况往昔噶爾丹在時優待下屬親如骨肉其宰桑有功者噶親酌酒到

肉食之每秋末行圍爭較禽獸擊弓馳騁毫無君臣之別故人樂為之用今達爾扎妄自尊大仿效漢習每召對時長跪請命聲歎之下生死以之故故舊切齒其危亡可立待也 上悅授散秩大臣其後其國互相篡弑卒如薩言及阿睦爾撒納攸關薩復奏其為衆部所畏服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 上乃拜薩為副將軍率所降衆往討及伊犁復變班那二公召薩讓之薩曰阿逆智勇兼備何可以攖其鋒不如裹糧先歸覆命 天子將準夷全部是之則其禍立解也鄂襄勤曰為王守土之臣安可以地資賊當此危急之時理宜效死弗去豈可捧首逃竄致對於司敗也薩拂然

曰儒豎安知兵家事因策馬去改易厄魯特衣冠以叛及策公標收復伊犁時薩復覲願以歸迎大軍於土魯番 上命械至京陳文勤公請首誅之 上曰死綏之義惟士大夫之所宜守薩賴爾乃藩部屬臣安知大節未可苛加責備如卿所言反高視薩賴爾矣因命其泥首於班那二公之柩前乃釋其縛復授內大臣數年始卒夫以亡國俘虜因其歸誠之早乃至諒其苦衷曲法以貸亦可現 純皇帝之寬仁大度矣

李昭信相公

李昭信相國 侍堯為忠襄公 永若 六世孫少以世廕膺宿衛 純

皇帝見曰此天下奇才也立授滿洲副都統部臣以違例凡之上曰李永芳孫安可與他漢軍比也後任廣東將軍即轉兩粵制府先後幾二十餘年公短小精敏機警過人凡案籍經目終身不忘其下屬謁見數語即知其才幹擁几高卧談其邑之肥瘠利害動中窺要州縣有陰事者公即縷縷道之如目覩其事者故譽咳之下人皆悚慄然性驕奢貪黷竭民膏脂又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識者譏之任雲貴總督以受納下屬賄賂故下獄廷議大辟上終憐其才故緩其獄復歷任陝甘兩湖浙閩諸制府而貪績仍如故其督閩時值臺灣之變上以

常青非將材恐不能守臺郡令其全師以歸待傅文襄王至再籌進取公以臺為嚴邑一旦失守非十萬兵不易取恐有失機宜因將諭節去數語錄寄常青然後具疏請罪上大悅以為處置得宜有古大臣風度賜雙眼孔雀翎獲諭獎之其處大事情決若此亦未可徒責以素絲之節也

烏提督

乾隆甲午壽張民王倫作亂孫總兵惟一舉兵剿之眾寡不敢徐中丞績檄合省兵與河督姚立德會剿戰於柳川賊初起事皆烏合眾見官兵甚畏徐故書生紀律頗疎又令將軍奴縛載後乘倉

卒遇賊士卒皆徒手與敵逆至大清宗室某首先逃遁徐中丞避兵東昌賊遂猖獗進圍臨清時守將為葉清故武科子弟善於詩書學竅字倉卒乘馬傷髀署知州秦震鈞與恭將烏公大經任守城責各堞立烽燧造火礮及擊木礮石等具嚴察奸謀曉諭民令其分地而守賊屢次攻之火礮擊發斃賊無算賊首王倫對城張黃蓋奏鼓舞指揮其眾公令敢死士數人突出擊之幾獲王倫黨抵死禦之倉卒奔去後舒文襄公率葉旅救之其圍始解舒公召公詢其顛末公應對詳明舒薦於朝純皇帝召見奇公貌曰真將種也公故修葺墓立望之生畏云後游擢至甘肅提督終於

任

孝感之戰

癸酉秋余掌棘南搜檢事與明參政亮同事數日聞其談孝感戰事頗詳故彙括其詞於卷中明云嘉慶丙辰夏湖北孝感滋事毗連三省賊眾蟻聚數萬總統永公保屢為所敗先後徵兵數千皆全軍覆沒余方獲罪以待衛銜自西域歸純皇帝命余往代余行至當陽路謁畢制府沅時惟有固原西家兵五百人畢全昇之余曰今孝感嘯聚數月已傷官兵數千是其賊中必有知兵之士若不十培其眾難以破敵此王肅之所以請益兵破楚也今若不

謀而後進以零丁積畏之兵禦銳氣方剛之賊是驅羊入虎投刺待縛也畢無以對適陝西鎮德公先率其兵三十人至願隨余往畢大喜曰此天助將軍以成功也其獲糧器械吾願任之余大喜過望鼓勵以行數日至楊鎮民已逃竄街市空闕賊聞余至皆領兵守其寨余率眾守橋笑謂眾曰此贏張飛尚可禦幾許敵也眾故余舊部下皆談笑以答余命諸將鳴鼓吹角以致賊師賊果遷湧至余據地勢殺傷頗相當賊說曰吾儕與官軍門未有不聞聲而潰者此老子殊耐戰乃爾嗣聞為余皆相顧唏噓曰此老尚無恙耶此吾儕命蹇故也次日賊繞道上北山據建瓴以觀我德鎮

請戰余曰賊勇狠而銳未易貌視固以千人付之德故未經戰陣既見敵未鼓而火鎗驟發余聞其聲驚曰孺子誤乃公事此軍殆矣非出奇萬無以勝之因怒馬獨出率將士數十人行荒畦間繞出數里畦間賊屍縱橫皆水公兵潰死者適有江西潰卒二百自德安至三五散坐黃金廟側方燕火聚食余笑曰雖余幕中謀士所資余力者未必如是之巧以此破敵必矣遂呼其將士至慰以善言諸人聞余名爭先踴躍請戰余授以旗鼓命掩伏山側余遂趨賊壘其壘外松棚下餘賊方據望余驟發矢傷數人賊錯愕間江西兵展旗鳴笛以進賊互相踐踏曰伏兵至矣賊中有紅巾者

聲揚於眾曰慎毋驚恐速發大礮以禦我兵聞皆披靡余誑曰礮碎兵賊固烏合不解用礮礮果裂聲震山谷我兵突烟而入余因縱火焚其松棚大光燦然山上賊聞之皆退歸巢因圍其四門為避守計時德鎮所率兵亦振旅還其固原士卒皆爭先用命奪其西壕梁進賊當門拒之兵無以入德鎮請用蔡人擒公孫廟計述左氏多則死二之語語余曰彼一勇夫故可施此計今賊至萬人徒傷勇夫非計也因命積柴時他門外賊未覺察適大風霍因風施火俄見萬厦驟焚我兵合圍其壕賊無路行突烟出者咸墮於壕哭聲震天大光竟夕火三日始燼於焦骨中取賊首 屍其

賊遂平捷聞 純皇帝大喜復余職而責永永遂恚其恨至己未歲余方逐張漢潮於漢中事見卷永為松尚書 筠所劾其私度為余漏言乃密疏劾余 上命那尚書 彥成代領余眾余已擒張漢潮方振旋而被逮致使功敗垂成可惜也其言顛末若此明故宿將談戰鬥事形狀如繪簡兵儲糧成如兵法非他人所易及者余記丙辰夏間潘若舟侍御名紹經 斬水人聞明復起用笑謂余曰吾鄉人方人製肩輿請明入楚吾甘心願為其輿夫也雖一時戲語亦可現公之威望也

王文雄

自嘉慶丙辰春楚匪滋事當事者過於持重遂至蔓延三省用兵
十載方至撲滅其中殉難者提臣為王公文雄花公連布富公成
穆公克登額鎮臣則諸公神保朱公射斗袁公國鑽何公元卿施
公縉德公光凝公德北公爾抗阿李公紹祖其中死尤烈者以王
穆花三將為最穆花事見石卷王公貴州人由行伍游至通州協副將率
直隸兵往援鄖陽時陝撫為秦公承恩性懦弱不知兵事賊遂猖
獗挺入陝境至藍屋秦惟閉門獨守日夕哭泣目皆腫公倉卒率
直兵繞道擊之陝境保全公之力也事聞秦受上賞公累擊賊賊
皆畏之恨入切骨庚申夏於棧道中猝遇賊賊覘知公兵力單弱
乃四出紛擊公轉戰竟日路既險峻糧復斷絕遂為賊擒公噴血
痛罵賊首曰此手戮吾三十二頭目之人不可令其速死以洩吾
憤乃支解竟日賊既退軍士於草中尋遺骸惟餘一臂而已諸大
將死節慘者莫公若也事聞上震悼賜世襲一等子其嗣開雲
以世蔭任臺諫建白有聲今出為順德太守

楊時齋提督

國家昇平日久提鎮皆由武科積勞以致開闢初未備於武畧
居多故川楚之變將帥多不知兵以致敗衄其身經百戰而功績
尤著者以楊時齋軍門為最公名遇春四川人由武舉入營紅苗

之變公以材官奔走其間傳文襄王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因權
至專閩時宜制府督陝甘畏蕙不前公諫曰甘涼兵為天下勁
卒阿文成公會將以平西域今諸將尤有能揆及者制軍據河山
之險擁精銳之卒自關隴西下建瓴之勢破敵必矣崇何以百戰
之卒而畏烏合之眾也哉宜不能用其策願經略至陝倚公為左
右手公修髯偉貌善撫馭士卒其部下皆非匪所反正者腰懸長
刀形狀先險而公頤指皆使愛戴之如父母故十載之間所至克
敵聲價赫然公有黃驃日馳數百里公乘以追賊未有能及之者
故賊人畏之如虎其部下諸將如楊公芳游公雲棟吳公廷剛祝

公廷彪皆由偏裨而公拔至專閩有郭令公之於李西平渾太尉
之風白馬關叛軍之役官兵業經敗北公獨騎至賊隊中說以大
義賊即拋戈而降其為賊所佩服若此甲戌春公陞見來京上
召見優獎之賜紫禁城騎馬乾清門侍衛裡行武臣中罕有
比者今鎮陝中幾十餘載而勇健猶如故云

議政大臣

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重務不由
閣臣稟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會議每朝朔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
朝儀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之權遂微然由存其名以為滿大

臣秉銜乾隆壬子 純皇帝特旨裁之

領侍衛府

國初以八旗將士平定襄區鑲黃等三旗為 天子自將爰選其子弟仿周官宮伯之制命曰侍衛其日侍 禁廷左右供趨走曰御前侍衛稍次曰乾清門侍衛其值宿宮門者統曰三旗侍衛設領侍衛內大臣六員內大臣六員散秩大臣無定員俱以世廢公侯並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諸尚書下侍衛躋三階選其才俊者充隨即協理事務班領十二員每謀四人掌文書政令諸事凡其班有六班分奇偶以為離合其制凡十二日為一轉每班先於園

中值宿四日後入 禁中值宿二日空閒六日以為修沐之暇更番輪值其 行幸駐蹕宿衛一如禁中之制扈從後扈二人於御前大臣內 簡命前引十人於內大臣散秩大臣及 御前侍衛內 簡命遇 郊 廟諸大祭祀 陞殿慶賀及 巡幸啟蹕 迴鑾日引導常日 駕出則以侍衛二十員充前導隊豹尾班侍衛選功臣後裔六十人日以二十人直後左門 乘輿出入以十人執豹尾槍十人佩儀刀侍於 乾清門階下左右 駕出侍衛殿於後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領之 巡幸方岳木蘭行圍御前大臣侍衛暨 乾清門侍衛均隨從輪直侍衛以二班或三

班隨從日行以侍衛二十人前導左右各十人名曰傍扈豹尾槍殿如常制次二班侍衛列隊後行或內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衛什長二人率黃龍大轟行其餘仍令令稽察踰越喧嘩者 駐蹕行營以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分宿 御營兩廂 御營黃慢城旌以侍衛二十人四隅分宿網城門內以侍衛什長三人率親軍校等三十人環拱宿衛其 御蹕圓明園日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一人於朝房住宿其禁城則命內大臣一員代之朝會班次歲於十二月將應入坐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鋒護軍統領暨外省來京之都統將軍職名開列進 呈恭

候 欽定其散秩大臣世襲者數人為蒙古明安貝勒後一人佟忠勇公國剛後一人李懋烈公國翰後一人覺羅武功郡王後一人石忠毅公廷桂後一人楊額駙舒後一人每缺出時移咨該旗將應襲人員開送引 見補授其兼攝者為 上駟院侍衛每旗七人其兼尚虞鷹鷄房鴉房十五善射善騎射善射鵠善強弓善撲等處侍衛各有專司統於三旗額內漢侍衛其一甲一名者充頭等侍衛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衛二甲內簡選三等侍衛三甲則簡選藍翎侍衛如文員之編檢焉

湯文正

湯文正公試撫吳時以清介自勵敦厚風化其下屬有貪酷者皆善為勸勉其不改者始以法懲之郭總憲瑋時任吳江令以貪贖聞公檄至省教以貞廉郭曰瑋所以貪酷者以供前任某撫軍之愆故也今公既以清廉自矢請寬一月之期如聲名猶著昔請公立置典刑可也歸自洗其堂廡曰前令郭瑋已死今來者又一郭瑋也其政治為之一變公首薦於朝後卒為名臣徐中允沂既殉明即其子侯齋昭法不仕本朝隱於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騷從徒步訪之侯齋辭以疾公徘徊門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糲公為之醉飽時人兩賢之 仁皇帝初南巡公引 駕自盤門入以

為吳郡中最冷落者曰無得使 上知吳秦蕩有損 聖德又請免漕糧數千百石吳民至今感之時納蘭太傅明珠掌朝柄前撫軍某歲以萬金餽之以為常公終年不投一刺明銜之會立 東宮明告 仁皇帝曰前星春秋方盛不可不以正人導之如湯某其選也 仁皇帝尤其言遂召公以尚書銜守參事府事入輔 東宮公素嚴正入朝多所建白人爭疾之嘗侍漏朝房眾方促膝歡語見公至皆鳥獸散終日無一人對語者公笑謂人曰吾今入 啞人國矣明猶恚怒不釋命尚書 叔元明章劾之 上知其忠故優容之一日赴黃木廠查木歸晚猶健飯如常次早卒然薨人

以為明道人陰醜之也乾隆中 特旨追諡文正

黃文襄

乾隆中漢軍人登仕版者多以玩法被罪其始終 聖眷優隆者惟黃文襄公廷桂一人而已公以武弁歷任嚴疆督撫其恭縱嚴切下吏多不善之而 上眷為獨注其督陝時西域用兵投誠之虜首既宜撫綏其竊發叛逆又應勦捕兵出萬里糧運維艱公以為先安內而後攘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驛騷致內地有事則所係者大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買鬻民踴躍爭先又以凡事豫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餓馬待缺而

後補則戰歟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蓄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臺站有缺米者曰吾撫蘭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為此耳蓋公久知 純皇帝之欲西討也 上倚任如左右手以鄯侯劉晏褒之加大保封忠勤伯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公素嗜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疾疾劇時囁語猶以馬馱糧運進勦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統榻環聽為之泣下 上以其未及預飲至之禮深惋惜之然性陰刻督江時值 上南巡公逼諸鄉紳命各出重貲辦演燈彩而不為之上達為錢侍御所劾又與雅將軍 爾吉善不睦故陰絕其糧

使其士卒飢餒致採青杏葉以食事另見雅因之獲罪故世以此詬之

金川之戰

金川為漢丹驪地隋置金川縣唐屬雅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高峯插天屬疊迴復中有大河用皮船竿橋通往來山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其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接康熙中內附後莎羅奔以土舍率兵從岳威信公征羊崗有功雍正元年授為安撫司莎羅奔既得官號自號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於是有兩金川之稱莎羅奔尋以女

阿扣妻澤旺旺懦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師十二年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時制軍慶復用兵贍對土司草率完局頗不當 上意巡撫紀山親覲其位遂主用兵進勦之說 純皇帝壯其情紀山因命副將張興倉卒進兵反為所敗 上知紀山不足有為慶復又以班滾事被逮因命張公廣泗改督川陝主勦金川張故老將初隨鄂文端公征苗所向披靡因易視金川與諸苗寨相等夷遂慷慨覆 古謂旦夕可以奏功調兵三萬分兩路由川西進者攻其河東噶拉依諸寨穴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諸碉卡副將馬良柱已乘勝攻克孫克遜賊衆警服累具稟請

降張公以小醜故毀書辱使務期搗其巢穴又因馬未請命而戰因檄調馬還改以他將賊乘勢建寨巨碉蓄糧養銳我兵阻於險隘終不得進張公泥於前奏不敢據實入告仍以期於冬盡殄滅醜類為言至十三年春諸將反多失事張興為降番所誘被戕噶固土兵與賊交將擊孟臣死焉張公復以增兵練餉為請 上疑其妄乃命大學士訥公親往督師岳威信起至廢籍授總兵銜命岳公由丹壩取勒烏圍張公由昔嶺取噶喇依議甫定而訥公至訥故 近臣望族負 上恩寵銳意滅賊遂諭軍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違者以軍法從事諸將身蹈鋒火總兵任舉副將買國良

殲焉訥自是不敢言戰仍倚張公辦賊張公復輕訥不知兵而事權出已上陽奉而陰恃之諸將無所稟承率觀望不前訥復密劾張公袒庇黔兵輕信胡士勇諸款時莎爾奔之弟良爾吉在我軍中張公為其所愚倚為心腹反為賊之耳目軍中動息賊悉先之早為之備故兵老氣竭林守半載無尺寸功 上大怒立逮張訥二公先後明正典刑命傅文忠公為輕暮將八旗勁旅復調吉林黑龍江諸趨捷之士以從傅文忠臨行時 上親禱明堂張黃幔以宴公 親酌之酒 命於御道前上馬設大將旗鼓軍容頗肅命將之典實近代之所罕觀者公既至軍任治軍門大雄為總統

凡張訥誤尊者咸更置之壁壘為之一新又偵知良爾吉之奸召至幕中責其二心之罪立置於法人皆畏懼又有雪夜攻克堅碉數處察其道路險峻非人力之所易施據實奏聞上亦知羣鼠穴門無須勞我兵力會孝聖憲皇后中降懿旨以休兵息民為念賊亦畏懼具稟於岳威信公代為乞降傳文忠公命岳公來會師岳公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賊巢莎羅奔等稽顙膜拜表甲持弓矢近公目莎羅奔故緩其響笑曰汝等猶識我否眾驚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降爭為前馬導入帳中手茶湯進公飲盡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番歡呼頂佛經

立誓推牛行爰留公宿帳中公解衣酣寢如常次日莎羅奔率子郎下入傳文忠公營投降傳公擁蓮幕諸將士佩刀環侍岳公引二酋入跪啓事傳坐受岳公拜始呼二酋入撫以威德二酋戰慄無人色匍匐而出謂其下曰吾儕平日視岳命命為天上神祇傳公何人乃安受其拜天朝大臣固未可量如此金川遂平傳岳二公凱旋上郊勞於黃新庄行抱見禮封傳文忠為忠勇公賜雙眼花翎四團龍褂寶石頂紫纓轡復岳公舊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立碑太學大赦天下詔與民休息焉

朱檢討上書事

朱檢討天保字九如滿洲人父朱爾訥任兵部侍郎公中康熙癸巳進士入詞林時理密親王居東宮以暴戾故仁皇帝廢之儲位久虛廉親王允禩覬覦其位揆故王鴻緒復左右之欲陰害理密親王公隱憂之具疏曰皇太子雖以疾廢然其過失良由習於驕抗左右小人誘導之故若遺碩儒名臣如趙申喬等羽翼之將左右佞幸盡皆罷斥則其潛德日彰猶可復問安視膳之歡儲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為覬覦則天家骨肉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疏成欲上以侍郎公在徘徊久之侍郎公察其情曰忠孝未可兩全汝捨孝全忠可也因趣之入告時仁皇帝幸湯山公早出德勝門有百數鴉棲其馬前似阻其行者公揮之去疏上仁皇帝欽歎久之會近臣阿靈阿素為允禩黨因某孽其間曰朱某之疏為希冀異日寵榮地步上大怒置公於法侍郎公荷校死而理郎卒以壽終

王太倉上書事

理密親王既廢儲位久虛仁皇帝因命眾王大臣保立東宮時允禩黨羽布滿中外王鴻緒後至掌書八字以視眾眾遂共保廉親王為儲位仁皇帝震怒問首謀之人眾莫敢對以馬太傅齊首銜故問擬大辟因謂眾曰朕必立一剛堅不可奪志之人為爾

天下共主蓋謂 憲皇帝也眾莫能測 上意王太倉相國 扶年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又以其祖父肅公錫爵於明神宗時以建儲事受惡名欲幹其盡遂於丁酉五月密奏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又有言建儲者 上不悅遂並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引馬太傅故事欲陷公以死公止宮門外不敢入 聖祖顧左右問王揆何在首輔李安溪奏扶待罪宮門 上曰王揆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有蹈前明惡習汝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其來公開命趨入免冠謝 上坐乾清宮手招公跪耳語良久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

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崇謙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并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曰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髮為白臣愚信古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常妄嗾臺臣共為此奏奏上待罪五日詔王揆應謫戍軍臺姑念老年免行着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往為父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觀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代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

齊向公拜賀歌呼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賜宴 太和殿再 召見西煖閣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是年 聖祖崩 憲皇帝即位 召公獎譽久之公曰天生 聖人社稷之福老臣何敢居功也

佟襄毅伯

佟襄毅伯 伊勒慎為忠毅公 已篤理 嗣乾隆中任領侍衛內大臣典宿禁者數十年先恭王與之交最契常言公雖無赫赫名然馭下最嚴肅每早朝黎明公獨正襟坐中左門將入直侍衛按簿呼唱朝服佩刀率之以入有遲至者令其次日自負糶被出以辱之

景運 隆宗二禁門內非奏事人待 旨及 上所宣召者雖

王公大臣不許私入故當時禁禦嚴警有終身列部曹而不識乾清門者自公故後日漸廢弛至有侍衛曠班累日不至每夏日當直宿者長衫羽扇喧嘩嬉笑至圓明園諸宮門乃竟日裹體酣卧宮門之前余任散秩大臣時曾告當事者當事者笑曰使其裹背者俱全已為厚幸君尚何苛責哉其玩愒也若此故追思曩昔老成之人實有益於國也

王文端

余登朝最晚不及見諸先達惟王文端公 尚未去位逾年公始

致仕歸故時瞻其丰采公高不踰中人白鬚數莖和藹近情而時
露剛堅之氣其入軍機時和相勢方薰赫梁文定公國治為其擲
揄若童稚公絕不與之交除議政外默然獨坐距和相位甚遠和
相就與之言亦漫應之一日和相執公手笑曰何其柔羨若爾公
正色曰王杰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和艱然退然 純皇帝深
任之和亦不能奪其位 今上親政公為首輔數年遇事持大體
竭誠進諫 上亦優待之其致仕歸日 上賜以詩有清風兩袖
返韓城之句命 皇次子親為祖餞以榮之癸亥春陳德之事公
時已致仕急入內請 安謂余曰德為庖厨之賤安敢妄蓄逆謀

此必有元奸大慙主賄以行明張差之事殷鑒猶存吾見 上時
必當極力言之以除肘脇之患聊以盡老臣報主之心可也後
上召見公應對如前 上深然之會某相國恐株連其戚急治其
獄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哭入 禁門之變 上深思其言
命有司特 賜祭焉

朱文正
今上親政之後寬仁厚德不嗜殺人皆由朱文正公於 藩邸時
輔導之功良多公諱 大興人年八歲即擢為文文體優聲蒼
古與兄竹君學士筠齊名年十九登進士為乾隆戊辰科時大雨

連綿三日蓋即為公霖雨兆也 純皇帝深重其品劉文正公復
薦於朝曰北直之士多推魯少文而珪筠兄弟與紀昀翁方綱等
皆學文淵博實應昌期而生者 上曰紀翁文士未足與數朱珪
不惟文好品亦端方數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時撫軍為黃檢文襄
公之孫也少年純樸貪黷驕奢公時匡正之黃以公為腐儒不足
與談因劾公為迂滯 純皇帝優容之改公以學士入直 上書
房時為甲午春季蓋以為豫教 今上計公欣然就職日導 上
以今古嘉猷侍講歷十年餘無一時趨之語 今上甚重之後以
孫文靖公薦 純皇帝曰朕故知朱珪通曉史治事遂授安徽巡

撫公以清介持躬自俸廉外毫不沾取余業師吳修園 駟為公所
取士嘗謁見公時夏日酷熱公飼吳以瓜亦必計價付縣隸其不
苟也如此公經學純粹愛惜人才所保薦如荆道乾王秉韜等其
後皆為名臣掌己未乙丑二春聞所取張惠言鮑桂星陳超曾湯
全釗孫原湘孫爾準謝崧等皆一時之名士嘗於關中子夜搜得
吳山尊 卷再三咏讀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叩阮中丞 扉
命其秉燭批點曰其佳處在某處老夫眼方倦不能執筆君可代
為之書此吳山尊文也榜發果然其賞鑒也若此故其亮日 上
甚震悼 親臨奠醊世共惜之以為劉文正公後一人而已然性

醜厚易為人欺詐有貪吏某知公嗜好故為衣服藍縷狀以謁公竟日談皆安貧之論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遣戍 赦歸公掌銓日力為趨雪欲復其官彭文勤公元瑞言其貪狀公絕然曰若其人者可謂忠於朝友於家為今世之閔顏安可辱之以貪名也又取文尚引据經典故士子多為盜襲獮祭之學文風為之一變素嗜許氏說文所著詩文皆用古法書之使人不復辨識晚年酷嗜仙佛常持齋茹素學導引長生之術以致疽發於背時對空設位談笑酬倡作詭誕不經之語有李鄴侯之風余常與共宿郊壇時鮑雙五病劇余向公惋惜公岸然曰彼祿命方長安得驟死若實有

先知者然雙五果病愈致位通顯則公之仙伎亦未易窺測也

李恭勤公

本朝漢名臣中其以賞郎進者二人一為李敏達公衡一為李恭勤公世傑公貴州黔西州人少入賞為江南某司巡檢 純皇帝南巡公司船跳木時雨後泥滑 上登舟時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撫恐縛公請命 上笑曰微員中有如此忠愛者命立擢知州後官至四川江南總督以廉能稱職 純皇帝屢欲以為閣臣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公督川時蜀中自金川用兵以來府庫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積奢侈後徵調賦歛無

藝州郡皆疲蔽公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復入成都郡即以公事來者不過數日不得畜音樂侈宴會不得飾與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公官總督數年未常宴一客成都將軍新莅任公思不為置酒則太忍置則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時饋一羔豚一燒羊使標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春屬至謹以此佐家燕屬吏於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飯元日則先飭厨為饌饌十數斛有下屬謁見者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勞苦蓋餉以食遂設食餉之畢公然後出坐堂皇受禮畢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屬員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晨始歸徒苦像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屬員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始革其風趣也如此及督兩江時福文襄王征臺灣檄調各督撫府庫餉銀他人無不應命惟公力持不與曰不見部文徵撥誓不敢發此餉有虧朝廷之府庫也福亦無如之何其嚴厲又如此

威京五部

章皇帝初定北京 威京設昂邦章京一員及駐防官員兵丁若干以為 陪京保障時未遑設文吏至康熙初丁口漸盛其賦稅

刑名簡練士卒等事有饒於昔因仿明南京之制初設戶部侍郎一員繼而次第設立禮兵刑工侍郎各一員陪京之制始備其未設吏部者以其地官員無多仍由京中銓選故不備其後王侍郎原祁請增設漢員以備體制部議不果行

天津水師

雍正中 憲皇帝念津門附近京畿海防甚重因設滿洲水師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其協領下若干員兵三千名守禦海口以防鯨濤不測之變然滿兵雖雄健不利水師初設時章程草率所訓練技藝不及綠營之半乾隆丁亥 純皇帝巡幸津甸是日大風

海船逆勢難以施演時都統為奉義侯英俊年既衰老復戎裝繁重所傳令俱錯悞兵丁技藝既疎隊伍紊亂竟搽喧嘩不絕 上大怒因裁革焉

關稅

直省關稅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稽之共四百三十三萬當時天下最為富饒商賈通利其後司事者覲久留其任每歲以增盈餘至乾隆六十年加至八百四十六萬有奇其數業經倍蓰故其後每歲日形虧絀行之既久司事者預為之計將虧絀之數先行存貯庫中然後重征其稅將所利益餘私飽囊橐而其虧絀數目乃

歸正供銷算是以每歲徒有賠補之名而從無有傾其私橐者至嘉慶十九年游墅關虧缺二十餘萬其他關稅虧缺稱是而藉以正額虧缺為名日加苛斂以致商賈傾家蕩產累足不前乃使物價昂貴於民生大有虧損當筦庫者應詳細籌畫使輕其征收之苛而核其實入之數雖不能及乙卯之豐腴亦必以乾隆癸酉酌中為則每歲年銷年款則國課不致虛懸而貿易者實沾其惠實上下兩益之術也

廣慶虞之死

廣侍郎興高文端公第十二子以貴郎補官少聰敏熟於案牘每

對容背卷宗如瓶瀉水不餘一字任祠部時王文端公識為偉器游陞給諫嘉慶己未首劾和相貪酷 今上嘉其直言立擢副都御史令掌川中軍需時用兵數載司事者任意揮霍不復稽覈侍郎司事數月力為裁核每月省糜費數十萬而國帑賴以充裕當事者恨入切骨以騷擾驛站入奏 上優容之又與魁制府倫互相 劾乃降補通政卿居逾年復任刑部侍郎時秋曹諸卿有由久任司員擢者皆輕渺之侍郎閱數稿畢即大聲曰悞矣眾詢其故侍郎曰某條實有某例而今反稱比照某條實無正例乃反云照例云云未審諸公業經閱目與否稿首則朱墨淋漓皆已畫諾

侍郎笑曰不期三十年老嫗反倒細孩兒若是衆乃誓服時上頗加倚任侍郎亦慷慨直言當召對時凡庭臣舞弊諸狀及閭閻細事必詳贖入告每逾數刻猶憶甲子冬余與侍郎先後入對親聆玉音曰汝與初彭齡皆朕倚任之人何以外庭怨恨乃爾侍郎頽首稱謝故朝臣頗憚忌然未有敢首先搖動者有內監郭羅裡者少為純皇帝近侍年七十餘尚及見高文定公者常至朝廊與侍郎促膝談頗以長筆自居侍郎絕然曰汝輩聞人惟當敬謹侍立安可與大臣論世誼也鄂恨入切骨會以內庫綢緞竄敗故鄂即以侍郎私行抽換入奏上尚優容之命鄂出以

告侍郎鄂出漫言之侍郎未省為上旨坐而辨之鄂入即以其坐聽諭旨奏之上大怒命削職家居素與侍郎不協者遂遽起媒孽其短豫齊二撫復交劾之上親訊日尚欲緩其獄侍郎未省上意乃辨論不休初無引罪愆語上怒遂置之法其賊款實皆有司贈饋及侵蝕李姓析產之實無分毫枉法者侍郎性爽朗少隨文端公居兩江久習染南人風度舉趾迂緩不入時趨惟以驅奸逐惡為念遇事詆人陰私鋒銜凜然人多隱恨然心無城府事過即忘故忌者恨侍郎若仇而侍郎罔覺也既得志驕奢日甚縱容家人貪鄙不復稽察又性耽風月以致日擁優伶飲酒

終夕反寄耳目於若輩識者譏之初與余交甚篤後因余屢諍故日漸疎遠然其禮貌如故戊辰春侍郎自山東審案返余過於圓明園宮門外侍郎仰面談論旁若無人狀余退告人曰慶虞既驕且溢奇禍不旋踵矣侍郎果以是冬敗余言不幸而中也

松相公好理學

自和相秉權後政以賄成人無遠志以疲軟為仁慈以玩愒為風雅徒博寬大之名以行狗庇之實故時風為之一變其中行不阿者惟松相公筠一人而矣公性忠愛幼讀宋儒之書視國事為己務肝膽淋漓政事皆深憂慮不慕近功鎮伊犁時撫馭外夷視

如赤子凡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諸國貢使至日公皆呼至坐前詢問其國之治亂親賜以食教以忠孝之道並曰我大清國所以立萬年基者惟賴此二字也辭行時厚加賞賚其豐貂錦幣之物滿載而返故屬國愛若父母涕泣而別又以國家經費有常不可以邊鄙故致有絀國用乃議開屯田數百萬頃皆命滿洲士卒耕之並與以牛糧籽種厚其賞卹故人樂為之用歲省邊費鉅萬又重於交誼傾蓋之士與之告匱者即解囊與之毫無吝色故任封疆數十年而家無擔石上深知其忠正擢為奉政御前大臣公於召見時凡民間隱情街談巷諺無不率口而出毫無隱

忌故人多尼之癸酉秋復出為伊犁將軍新疆聞其復來慶若更生老稚荷擔以迎公笑撫之曰鯁生此行頗不寂寞也其冬擢為首輔仍兼攝伊犁事朝中之士君子皆翹首以望其歸也

吉制府之死

粵東制府為天下繁華之區居是官者無不窮奢極慾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寶玉載滿海舶而歸惟覺羅吉制府慶督粵幾十年不鳴一錢几榻蕭然渾如儒素壬戌冬博羅之變公率孫提督全謀極力勦捕業已蕞事而撫臣某素暴戾爭柄公屢寬假而某恐為公所害因先發制之密劾公疲軟失機數事上命其究詰某乃

坐高座呼室宣上諭畢即命公改囚服并去僕從銀鐺繫頸吏隸詆呵以辱之並詈以譏謾之語公浩然曰某雖不才曾備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傷國體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搯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烟壺吞之逾時而死某遂其輕生上聞公子壽喜襲祖廕散秩大臣與余同官者二載余常往投刺其家華門圭竇初不知為曾任封疆者則公之清介可知也

三姓門生

子金壇相國敏中當權時凡詞林文士無不奔競其門有某探花者人愚聞爭慕時趨命其妻拜于妾某為母情誼甚密及于公死

梁瑤峯秉樞柄某又令其妻拜梁為義父饋以珊瑚朝珠紀曉嵐恭政時作詩譏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楣新吏部悽涼池館舊中堂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為郎百八年尼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之句某慚恚謝病歸及嘉慶己未朱文正公內召某復匍匐其門覲顏求進時又有壘前韻者云人前惟說朱師傅馬後跟隨戴侍郎之句時謂之三姓門生云

三文敬公擢駕

余外舅三文敬公保以翻譯進士出身任兩湖浙閩總督入拜東閣大學士公人愚聞不悉吏事動為人欺始屢封疆蓋不飾

時人比之李昭信而庸劣過之然幼讀宋儒書大節不苟癸未夏純皇帝巡幸承德府公時任直隸按察使至密雲霖雨數日潮河水驟發上欲乘騎渡河公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至尊豈可輕試波濤使御駟有失雖萬段臣等之軀何可追悔上以滿洲舊俗宜親習勞動以揚武勇為言公曰皇上此行奉太后乘輿同至即使上渡河安便獨不識太后之與安奉何所上動容為之回轡又督閩時浙撫王亶望既丁艱自以督辦海塘為言奪情視事又不遣眷屬回籍公惡其茂倫密疏劾之王因此獲罪其為上書房總師傅常集古今儲貳之事

曰春華日覽教授 諸皇子詞雖命陋為成親王所譏然不失師
保之體故卒後 上親諡文敬蓋取責難於君之義也

曹劍亭之諫

曹副憲錫寶 上海人成乾隆丁丑進士任給諫時和相專擅其僕
劉全常交接士大夫納賄鉅萬造屋踰制僭如王侯規度公密疏
劾之先商之同鄉某某潛修書馳告和相和相令劉全拆毀如制
及公疏上 純皇帝命公率近臣往毀其宅以奏對不實論 上
優容之公自恨為友所賣佗條以死已未 今上親政和相既伏
誅念公往言非謬因追贈副都御史特與之廕以旌其直云

漢人任滿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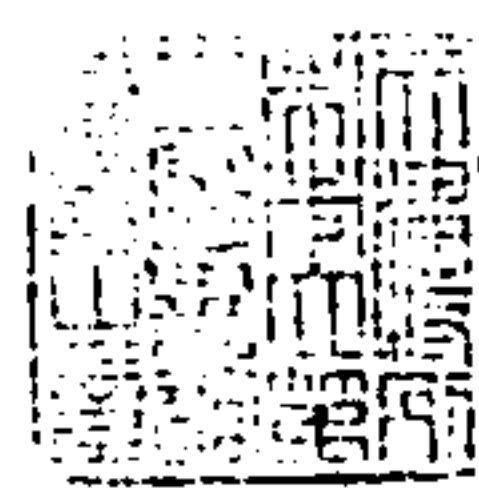
雍正中滿洲副都御史缺出一時之人 憲皇帝命九卿密保鄂
文端公保許公 希孔宜任風憲 上曰彼漢人礙於資格鄂公曰
風憲衙門所關甚鉅臣為朝廷得人計初不論定制也 上乃用
許公為滿副憲缺踰年始調漢缺云



喃亭雜錄卷之五

緬甸歸誠本末

緬夷古朱波地自古不通中國宋甯宗時史志始有其名元世祖
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聊以羈縻間亦貢修
貢賦而還其事詳正史其特緬地不過數千里附近之提涼猛養
猛拱猛密司蠻木邦落卓來卡猛迺擁會金坎毋得馬大山宋
賽錫箔猛樟猛素孟民整欠整責諸大土司尚非所有及莽體瑞
之子莽應裡漸強威明所設三宣六慰大抵皆服屬於緬 本朝



順治十五年大兵破貴州明主由榔奔緬甸時定西將軍愛星阿
吳三桂等於十八年十一月入緬師至木邦白文選降於茶山康
熙元年緬酋自相篡殺殺明宗室及黔國公沐天波等數百人將
軍等索明主緬人不與師至阿瓦緬人懼遂獻明主師歸緬人遂
不通朝貢其世次亦不可考至雍正九年緬酋與整遣獲兵緬日
蛛古叮在九龍江邊守備燕鳴春有告知國王明年進貢之語鄂
文端公以聞得 旨宜聽其自然不必有意設法誘致乾隆十一
年開茂隆厥雲南永昌順甯徽外有非稅其地北接耿馬土司界
西接木邦界南接生彝界東接孟良土司界地方二千餘里其

長曰蜂筑自號葫蘆王不知其所自始有世傳鐵印緬文曰法龍
湫諸木隆華言大小菁之長也所居本城草房戴金葉帽似盛穿
花衣俱跣足夷民山居穴處以布纏頭敵衣短褲刀耕火種軍器
惟刀鏢弓弩又有夷日蜂坎幸猛莽恩莽間俱係蜂筑弟兄叔姪
分掌地方亦不屬緬酋境馬土司罕世屏代果稱願歸順境內
茂隆廠自前明開採特甚壯廠民吳尚賢等議給山水租銀不敢
受請照內地廠例抽課報稅以作貢物總督張允隨奏言葫蘆乃
係化外野夷輸誠內附請將此項廠課飭令減半抽收一半貢給
該酋長以慰遠人之心得 旨允行十三年鎮康土司刀悶鼎報

緬夷願通貢賦不許十四年二月茂隆廠吳尚賢入緬甸先是迤
西道承差賈興儒奉差往茂隆廠訪緝緬犯鄒啟周張寬果等茂
隆廠委吳尚賢於十二月丙戌派帶練兵一百餘人分起前往訪
緝壬辰吳尚賢帶練兵八百餘人賈興儒隨同自廠起身癸卯至
幹猛十五年正月朔日己巳廠練已擒鄒張二犯至幹猛押解回
廠吳尚賢帶練兵一千二百餘人前赴緬甸時上年緬人所遣土
目五人請進貢者尚在鎮康吳尚賢委令前導丁未自幹猛起程
庚戌至木邦木邦令頭目猛占等八十餘人從之丁巳至錫箔庚
子至宋賽吳尚賢等於所過土司地方皆有餽送遂致書於貴家

貴家者隨明主人緬之官族其子孫淪於緬自署曰貴家據波竟
廠採銀貴家頭目官裡雁素與緬甸有隙因率兵阻之吳尚賢至
麻里脚洪又遣人致書講和貴家羈其來使吳尚賢遂會緬兵三
千餘人至德廣城與貴家數戰三月庚戌貴家出迎敵詐敗吳
尚賢前赴之為貴家所敗緬甸復遣人和解之吳尚賢渡麻里脚
洪回廠賈興儒於五月癸丑帶張寬果回大理尚賢意欲邀功因
謀說緬酋莽達拉遣使入貢莽亦荒淫無道眾叛親離遂從其言
具表來降十五年七月葫蘆茂隆廠課長吳尚賢稟稱緬甸國王
莽達拉情願稱臣納貢未作外藩命工匠製造金銀二鈔篆刻表

文又造貼金寶塔裝載黃亭毡緬布土物各色馴象八隻入貢
又貢 皇太后馴象二隻毡緬布等物差彼國大臣一員頭目
四人象奴夷象數十人出境過江於四月已抵邊界請代奏督撫
令司道會議布政使官爾勸會按察使獲鹽遠東迤西四道議以
前鎮康土州刀悶鼎稟報緬酋請通已不許今稟內絕不言及且
明置緬甸宣慰司表內未稱宣慰司衙又有蟻穴自封夜郎天外
之言更不欲明使臣銜名吳尚賢前稟與今稟又復互異至木邦
乃緬甸所轄中外攸分唯木邦投誠木邦即緬甸之叛逆必至大
起釁端亦有妨於國體吳尚賢初到廠地恃強凌弱今率緬甸

來歸實有邀功之意且外國歸誠亦斷無借一厥民為媒進將來
緬甸設有寇警必另求援兵不應則失統帥之體應之則苦師旅
之煩恐鞭長莫及反難善處況前明頻通賦貢受侵擾者數十年
我朝久置包荒獲宵盜者百餘載邊境之教育原不關乎遠人
之賓服其不可信及不可行者各四而巡撫圖爾炳阿竟據稟詞
並表文入告表文曰緬甸國王莽達拉謹奏 威朝統御中外九
服承流如日月經陽春煦物無有遠近厚樂甄陶至我 皇上
德隆三極道總百王洋溢聲名萬邦率服緬甸近在邊徼河清海
晏物阜民和知中國之有 聖人臣等願充外藩備物致貢祈准

起程由滇赴京仰觀 天顏欽聆 諭旨云云十六年六月得
旨准貢凡宴宴賞賚一應接待事宜俱照各國王貢使之例以示
綏懷因遣官伴使赴京入貢至十月貢使回滇尋遣吳尚賢尚賢
本無籍馬脚於茂隆山開廠督臣張允隨遣委充當課長積私財
捐通判職銜於廠地製造鎗刀弓弩張黃蓋以自豪年來侵酋長
賞銀三萬二千餘兩前証鄒啟周檢掠外域致死後令楊公四等
於廠外地鎗斃客民彭錫爵經屍弟彭錫謀控告是歲充通事隨
緬使入貢於途挾重貨招搖生事總督愛必達奏請革職於十六
年九月拏審擬大辟 旨未下瘐死於獄十七年三月敏家攻阿

瓦破其城上年十一月緬國貢使回抵耿馬即聞滾弄江外有警
十二月耿馬土司罕國楷遣人伴送緬使至木邦先是六月內緬
首達子糯喇他蝶左同弟色允瑞凍至猛乃城迎貢使未至是年
三月敏家破阿瓦城以率民拖五八喇扎居之緬首避居約提即
憂撤填等處居無定所其子糯喇他蝶左亦避居錫箔四月緬使
抵猛乃搭建亭閣貯 勅旨 御賜欲侯其國平定始旋十八年
九月丙寅木梳頭人覺藉牙與貴家戰勝之乃令貴家及約提即
之兵共五千人圍敏家又景實卡普幹官之子占朵蝶率眾至猛
乃亦欲據緬十九年正月緬使及緬首子遣人賫蒲葉書至耿馬

未及回國緬首莽達拉即為得楞錫箔所殺子色允瑞凍出奔緬
國無主覺藉牙起兵聲言復仇糾合緬屬各土目擊敗得楞錫箔
遂自立於木梳城尋伐阿瓦凡緬國舊屬土司皆遣人降服之有
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 貴家據波意廠採銀向有歲幣至是
不復輸覺藉牙擊潰之追至猛乃獲所貯 勅書 御賜遣人四
出求緬首子色允瑞凍避入木邦覺藉牙追之二十年六月耿馬
孟定等土司以木邦警聞十月辛亥色允瑞凍挈妻喇打那疊玉
及親屬頭目男婦等八十餘人緬僧二人渡江入猛卯總督愛必
達巡撫郭一裕會撤猛卯土司衍明遣之使去越二日始出境覓

藉牙猶遣人在木邦城徵象隻索童女木邦土司罕蝶底乃置色
允瑞凍於滾弄江內二十一年二月復遣至蠻弄寨建草樓數楹
夷求擊金飽甕珍馬益逼近內地之耿馬鎮康督撫會檄防禦甚
嚴六月壬辰景貴屬之猛放緬日波頗連老緬四人來迎色允瑞
凍遂挈家由白沙水渡滾弄江而南波頗率衆五十餘人迎猛猛
放猛放至木邦計三十餘程此後遂莫如其蹤二十三年二月緬
酋甕藉牙攻陷木邦木邦在耿馬外為耿馬孟定鎮康孟連之藩
籬落卓土司地大而強甕藉牙據有阿瓦落卓首先歸附於是甕
藉牙冠劫波甕厥遂威賜木邦索其賄貴家官裡雁與結些國人

糾約厥衆至木梳鋪劫殺兵始退時緬首莽達喇之族弟占朵莽
者先分居景邁宮裡雁遂附應之十二月宮裡雁謀攻落卓會占
朵莽及木邦土官之弟罕黑至落卓劫殺落卓大敗復引緬首甕
藉牙及各土酋之兵謀攻貴家及木邦以泄其忿二十四年三月
落卓先鋒兵六千餘人至腊戍是時占朵莽率猛交兵一千人駐
猛乃乘落卓兵練遠出間道已赴落卓木邦土司罕蝶底聞緬旬
落卓兵至乃屯發練堵禦遂遣其家屬於大橋邦囊翼日與宮裡
雁出白小坡與落卓決戰赴二日木邦城陷罕蝶底奔蝶底家屬
渡滾江江至邦離又遭於錫我緬兵入踞木邦人民逃竄波甕厥

衆多歸於內地沿邊土司撥練防宮裡雁率兵練男婦二千餘人
渡滾江江奔蠻東蠻弄勢甚窮蹙又由白沙水駐南湖欲假道孟
良耿馬往莽狗猓求占朵莽所在會兵復戰而占朵莽已襲破落
卓率兵練還救木邦木邦復定罕蝶底宜裡雁復渡江回永昌鎮
府聞報率兵二百名於四月辛酉出禦行抵姚關旋即撤回二十
五年緬首甕藉牙死其子莽紀覺嗣與各部搆兵如故二十七年
正月宮裡雁被緬首追殺甚急由猛榜奔至耿馬又由孟定之邦
模南板入莽旦窮蹙無歸五月丁酉至猛馬並至孟連之猛尹散
處各村寨初宮裡雁自阿瓦奔出帶練一千三百人至木邦撥給

占朵莽五百人實止帶練八百人又賜從阿瓦緬子木邦擺夷及
擄掠男婦共三千餘人既抵猛尹猛尹頭目率衆擊之宮裡雁乞
內附寄住孟連地方孟連土司刀派春遂赴猛尹收其兵器戶索
銀三兩將其衆安插於猛尹各圍寨官裡雁不欲受土司管轄已
相嗟怨總督吳達善知其七寶鞍乃亡明至寶太監王坤由北
京內庫竊去者向其索取宮裡雁以其祖宗所傳重物怯不與吳
達善其妾婢六人赴石牛廠刀派春率官裡雁之妻擄占及男婦
一千餘人至孟連城刀派春又向擄占及頭目撒拉朵索牛馬童
女以贖吳達善據占忿於閏五月丁丑夜糾衆焚殺孟連城刀派

春家屬三十餘人俱被害逃免者僅應襲刀派先及刀派春妻二人戊寅樓占撒拉朵率逃散至猛養莽抗各處刀派春族兄刀派英聞變率鍊追剿而猛養莽抗兩處夷寨亦各要路劫殺樓占大敗逃竄無踪派英寄信石牛厥民龍得位王天和等將官裡雁好為款留官裡雁實不知也七月永昌守楊重殺撒耿馬土司軍國督帶鍊誘擒官裡雁並其妻妾六人及另行擊獲之餘黨阿占阿九二人因解赴省布政使姚永泰日孟連之變雁不與知況其夫妻不睦雁是以避居兩地今若留雁可以為緬首之忌憚不可代敵殺仇也按察使張坦麟審稱官裡雁雖堅供不知情但勢窮

來歸先令妻屬詭計歸服以致其劫掠罪有攸歸且連年與緬首擄殺既經擊獲斷不可仍留夷地之害應正法吳達善以前鞅不與故切齒於雁遂左袒張議逼緬首至木邦聲言前往整欠景練相戰因這頭目蝶散至孟連索官裡雁所賜從之緬首刀派永悉將緬東遣回蓋知內地虛實十月丁未殺官裡雁以其妻婢分給功臣吳達善既遂其志乃徵緬人諭以官裡雁業經誅殺官裡雁之妻據占及兇目等當即擊送以靖餘孽時據占已據林首弟情駭故緬人以為有心羞指其淫行益加忿恨會木邦罕黑勾結遂滋擾內地之款馬款馬雖屬內地於緬亦有歲幣緬目普拉布率

兵來索聞入孟定執土司罕大興兵及茂隆厥時永順鎮田允中調隣近各營官兵親率進剿吳達善恐其連兵致敗露其前事乃飛檄田鎮責其輕率遂還師狀馬土司罕國督率兵禦緬於石牛厥厥委周德會聞田允中違發持為屏障率其厥練於深弄江截緬人歸路擊殺普拉布吳達善以周德會為殺良冒功竟置之於法而緬人益輕中國二十八年十一月緬人犯猛籠莽紀覺既兼并諸土司東之景線整責孟良整欠皆以力戰迫脇附從復言普洱之十三版納原隸緬甸遣播定縣寄緬文於車里宣慰司索其貢獻率賊眾至打樂隘口猛逃撥練禦之遂犯猛籠劫掠村寨猛

籠不能禦土弁刀乃召奔等被害普洱鎮劉德成領兵至恩茅遣兵前赴九龍江吳達善飭調元江土練未至次年春緬賊始退時復分兵至我邊於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吳達善畏葸惟戒官兵不與之戰而已會莽紀覺病死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情駭嗣時賊勢愈肆強橫其西之結些南之白古大姑拉小姑拉悉為其所據是年賊犯普洱普洱在者城之西南幅遠瀾瀾與緬甸之孟良猛勇整欠接壤南南掌所屬有九龍江車里宣慰司及倚邦土守備六田土守備猛遮土千總普藤土千總猛阿猛籠猛腊猛壯整董猛馬馬得土把總大小十三土司俗稱十三猛又

稱十三版納其間九龍江猛逃猛阿猛龍猛腊並猛逸所屬之猛海及九龍江所屬之橄欖埔小猛莽猛奔補爾等處均偏近外域上年九月匪首名播率眾一百三十餘人至九龍江要車里宣慰司前赴阿瓦會盟時吳達善已調陝甘總督為劉藻老係也不識事體以王者須正禮里為言命驅逐之明年春賊人飽飢始去五月賊眾復由整欠渡九龍江至猛腊島得猛為整董猛狂各土弁率眾驅逐賊路猛腊奔普洱鎮割得成連土日擒獲賊目叭信波半阿泥等解審正法是時緬酋雖恣肆亦不敢抗官兵實遣人於十三猛索賊十三猛係雍正年招降而亦輸賦於緬叭信三人傳為在十三猛之貿易人悉職之賊因憤而思逞十月緬賊復由整欠入猛奔頭目頭目名教其子召淵與車里宣慰司為一族車里所轄之猛奔頭目叭先奔名教惡其不遵遂糾緬賊攻之孟良頭目名丙名散以同祖弟兄分掌其地名丙遂名散名散約頭目名猛照同攻名丙名丙逃入內地之鎮沅府乞降名散遂有孟良之地後結緬賊追逐名丙於是緬賊益出入九龍江一帶矣十月提督達啟由會城巡閱赴普洱十一月抵普城即聞賊耗普洱鎮劉德成率本鎮兵八百名前往思茅一帶彈壓提督移知總督亦前往劉藻 移兵茨道提督達啟亦進駐思茅劉藻聞緬人入犯

嘯亭雜錄 卷五

先遣後營遊擊明浩賞銀三千兩備犒復遣標兵八百人以甫抵任八日之參將何瓊詔及員弁三十八人率之前往援剿時緬賊西由孟良入打樂至猛逸九龍江東由整欠至整哈渡至橄欖埔猛阿之整控渡亦復有賊達啟分兵四出堵禦何瓊詔明浩及守備楊崐帶兵一百人前赴猛阿何瓊詔等素無備止於江干守備楊崐率四十人於子刻先濟整控渡何瓊詔等從之至午刻官兵悉渡甫行數里而楊崐兵已覆瓊詔兵猝遇賊各倉皇避匿劉藻遂以何瓊詔陣亡入 告而何瓊詔及軍眾等後先由威遠所屬蒙撒江歸劉藻復以 聞 上察其詐切責首臣命拘瓊詔等三十一一年總督劉藻自投劉自遣標兵後屢接提鎮啟稟知賊勢已猖欲躬往按察使良卿復從吏之止掣丞令陳元震屠思等數員午夜猝發於除夕抵普洱連駐思茅乃檄調各營兵數千是時瓊詔等已失事賊勢日熾傳鋒逼近思茅城劉乃退於普洱府治劉本懦弱既已前奏夫旨特分調各路兵之檄時發時止人莫知所從以致漫無經畫會 上以陝甘總督楊應瑞調任而降劉為巡撫劉益懼無措手手足因於三月癸酉中夜挑燈默坐廳侍者出自劉不殊宛轉於牀榻間七日乃死三月所調兵已集楚姚鎮華封具報以名丙為嚮導率兵由橄欖埔孟良召散逃遁無踪普洱

鎮劉德成具報以先奔為嚮導率兵由檄攬壩至猛奔副將孫
簡柱具報由車里至猛龍會攻整欠克之召教降提督遠啟由猛
籠攻猛勇召齊降時瘴癘大作賊眾亦退是月丙戌總督楊應琚
至普洱是以以提 聞請賞給召丙以先奔三品指揮使職銜管
理土務孟良整欠各留兵八百名猛散留兵二百名駐守五月提
督遠啟卒於軍啟揮禦邊城頗有勞績時在孟良受瘴癘卒滇人
思之賓從無一存者以李勳代李至數月亦受瘴卒九月猛竟沙
人暨猛勇補哈猛撒等相繼內附而總兵華封復招撫景練整練
孟良小頭目等詣軍門投誠是年四月楊應琚既終定普洱回省

城以前巡撫常鈞有莽業事畢即辦木匪之奏爰飭詞文武及習
熟外域情形者至省商辦騰越副將趙宏榜首陳本邦蠻寨各土
司願內附緬首勢孤易取狀騰越之西南為南甸干崖蓋達三土
司是即所稱三宣者為勝越之屏翰三宣之外為蠻寨蠻寨之西
為曼鳩猛拱猛養東為猛密波音自騰越關外復有止丹弄種各
山寨野人族類甚繁是時聞各土司樂於內附又傳言情駭之毋
勸其子臣服時有機可乘趙宏榜楚人少為波音廠丁習緬事野
人頭目皆與之善總督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
復何求而以懼外域邊蠻乎趙宏榜復慫恿之楊信其言於是令

道鎮府州官各議迤西道陳作梅永順鎮總兵烏爾登額永昌知
府陳大呂皆議以賊勢甚大邊蠻不可開騰越知州陳廷獻則銳
意進取楊應琚怒阻議者陳大呂懼改初議烏爾登額阻益力書
凡七上楊滋不悅而陳大呂陳廷獻革職開化同知陳元震即馳
檄緬甸號稱各國精兵五十萬大礮千尊有大樹將軍統領以
震懾之又密布牒分遣通事至各土司說降初楊應琚檄調官
兵八千人至是祇調三千人俟八月到永昌蠻寨木邦降復其附
近各土司再相機辦理六月趙宏榜帶兵五百名抵鐵壁關陳元
震遣人至蠻寨時土司瑞團赴阿瓦未歸其妻及弟坤商以所

屬五六十寨三千餘戶請降宏榜遂率二百人襲蠻寨之新街一
鼓克之坤商率頭目於七月甲午赴永昌途次為趙宏榜要至軍
營宏榜於關外撫止丹弄種六酋喇痛邦領蚌林暮習魯緬喇同
草梁習董各山寨野人八月乙卯陳元震以曼鳩允冒投降頭目
線茂猛猛揀竟撒老安等男婦五人解報陳廷獻報猛密土司亦
欲乞降遂聞請永順鎮調集兵馬欲領赴猛密未行而趙宏榜先
於七月內赴新街瑞團自緬甸回至連帕請降猛密所屬之猛連
壩頭目線官猛赴新街軍營請降趙宏榜又遣人招撫猛拱猛養
九月木邦降先是木邦既屢遭兵而屬緬首立因相為頭目又執

一第 1174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木邦土司罕宋法之弟罕蝶立於阿瓦城以為質復立者皆以監之者皆者緬官名也既而罕宋法殺因相等三十餘人乞內附會罕宋法即死時者皆尚在木邦木邦夷眾請立其弟線免圍緬首不免又執其土舍法坤象傳聞於內地緬甯通判富森招之然免圍亦未敢驟降未幾其保線五格為質於阿瓦開木邦變殺守者罕歸免圍於是內附富森并招撫緬甯以外詐執帶其長至永昌俱加褒獎時緬首已調遣賊眾數萬分道四出一由蠻暮一由猛竄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滾弄江於木邦之猛樟大棍罕錫滿宗寨等處皆駐有重兵我兵定議以禦之是月總督楊應琚赴永昌受

降時陳大呂等以蠻暮之新街路緬向水陸之衝自新街下連帕水路四五日可到緬甸自猛竄波竟陸路七八日可到緬甸計日可望成功趙宏榜兵前已在新街新街在鐵壁關外江干為互市之所兵丁受暑者多緬賊於八月中旬遣頭目覘軍營為乞降狀趙宏榜不察搗而遣之時新街兵少各路警報時至楊應琚乃飭水順鎮都司劉天佑勝趙都司馬拱垣領兵四百餘自翁冷出關於九月庚午到新街丁亥趙宏榜方祭轟饗士卒緬賊乘船猝至帆檣啣接倏蜂擁蟻屯者數千人登岸攻柵翌日賊勢益張都司劉天佑死之趙宏榜力戰相持者兩日一夜官兵被困不能禦

趙宏榜收病傷各兵同軍械於草房內焚燒乃與馬拱垣等憤圍關道由野人寨退駐鐵壁關端圍至鐵壁關趙宏榜安置於隴川其族屬人民遁出關外野人村寨時總督楊應琚方行次永平縣之太平鋪聞警報即携疾乃加調官兵分剿十一月水北鎮朱崙進攻楞木不克退守隴川是時東路永順鎮烏爾登額帶兵至宛頂欲進攻木邦西路永北鎮朱崙帶兵駐鐵壁關欲進攻蠻暮以復新街雲南提督李時升於十一月甲戌自永昌起程辛巳至鐵壁關緬賊自新街至林岡固守我兵四千餘人亦於楞木山頭分佈七營壬午朱崙出鐵壁關癸未至楞木緬賊請以次日會戰甲

申卯刻賊約二萬眾喊叫前進我兵營柵踞山之巔向下施放鎗礮殺賊甚眾賊復緣箚盤繞向上仰攻我兵施放連環鎗礮殺賊數千而不退朱崙見賊勢猖獗至丁亥相持者四日請援甚急提督李時升撥宛頂兵七百名赴援是日我兵出柵下攻賊伴敗山腰礮火起官兵受傷者二百餘人戊子賊張象皮攔牌自辰至午方放連環鎗礮牌忽撤已立營柵一座蓋逼近大營李時升告急於楊應琚不應己丑官兵堅壁不出庚寅賊詐為乞罷兵楊應琚乃以楞木之捷入告是時賊甚眾又限於林谷阻深朱崙既不能克復新街而緬賊先犯萬仞關竟入蓋達矣蔓延遂至戶腊撤賊

氛四熾燒劫村寨李時升又調楞木之兵二千名應援萬仞關在騰越西與神護巨室二關並列時神護巨石每關僅兵一百餘名萬仞駐兵二百名都司馬拱垣領之馬拱垣以擊解奸犯回至干崖十一月己丑緬賊約二千餘眾由曼鳩遂犯萬仞關而入時都司張世雄領兵四百名駐紮遠赴銅壁謀與駐守之遊擊班第會攻賊眾賊益近至蓋遠焚掠土司城及太平街民居壬辰賊抵銅壁闖下第等於翁冷立柵抵禦賊眾仰攻相持者竟日賊旋縱火焚燒官兵撤回關上甲午賊眾潛踰關在山嶺架礮於樹下擊火光四起官兵潰散班第出關外賊兵躡其後死之張世雄聞道

回營賊遂踞銅壁關時李時升駐鐵壁關聞警臨元鎮總兵劉德成領曲尋鎮兵七百尋雷營兵二百游擊清泰鎮撫標兵四百游擊郝壯猷領督標兵八百已於丙戌出曩宗關至南甸李時升遣游擊馬成龍守備馬雲沈洪等帶兵九百名由戶撒前次檄催總兵劉德成等從後夾擊劉德成既擁兵于崖遷延不進馬成龍等復遲回海巴江外不能徑渡李時升差把總田榮督戰戊子馬成龍等始渡江水沒腰火葯皆濕伏賊突起冲殺游擊馬成龍陣亡守備汪紀亦於壩尾陣亡兵丁傷亡者眾僅存未及渡江之七八十人十二月丁酉賊渡江至戶撒李時升遣游擊邵應泌守備劉

世雄等帶官兵一千二百名前赴戶撒救援賊連營扎駐於平原壬寅李時升遣副將陳廷蛟都司陳斌抽撥楞木官兵六百名甲辰李時升又遣遊擊劉國良都司張璋周印守備程轍等帶兵一千名均赴戶撒山頭樹立營柵賊眾來攻我兵隨鎗礮拒敵時劉德成尚駐干崖飲酒高會擄婦女縱兵淫虐取富戶貨以為纏頭費李時升連檄七次劉德成擁兵不進作跋扈語總督楊應琚聞之遣緬甯通判富森持令督戰不從則以軍法從事劉不得已始於乙巳日領兵抵蓋遠賊既見戶撒兵漸加添而又懼劉德成之擊其後也是夜於營外添設號火散放馬匹仍作疑兵賊已潛退

我兵不知尚鎗礮竟夕至晚踐入其柵皆空壘也始覺其遁總督楊應琚遂以大捷奏聞是時緬賊方議乞和而兵復至先是李時升以兵寡故屢檄楞木兵時朱崙遂以欲攻其外先清其內為辭決意撤兵十二月己亥緬目莽轟渺遮復至參將哈國興營外願吃呪水乞罷兵壬寅朱崙放火燒寨撤兵甲辰退回鐵壁關派兵一千五百名駐鐵壁關外之板橙坡防守癸卯偵報者稱有賊至酉刻即放火焚燒糧石火藥聲振山谷乘夜倉皇疾走村寨四處皆大起鎗礮之聲不絕於耳黎明始退抵隴川而楞木之眾又由南庫弄河板橙坡犯鐵壁關矣於是提督李時升總兵朱崙退

至杉木籠山而由戶撒退回之賊衆尚盤踞銅壁關下十二月壬子劉德成抵翁冷賊設伏誘戰德成扎營堅壁不動癸丑刻賊乘月落霧起統衆來攻官兵放連環鎗賊不能進殺賊者三百餘人賊退至銅壁甲寅出關而遁乙卯劉德成遣守備黃化等領兵進剿聞賊遁乃令黃化領兵六百名駐銅壁關各關俱添兵防守總督楊應琚自途次構疾漸若失心巡撫湯聘以聞上命兩廣總督楊廷璋來滇比廷璋至而楊應琚之疾漸愈時楊應琚方以捷聞且恃前和議謂已受降賊事楊廷璋遂返粵前此上遣侍衛傅靈安來視疾傅靈安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子也往還數

四奉旨即以總兵補用是時賊犯鐵壁關入隴川乞降總督楊應琚許之復犯猛卯戶撒之東四十餘里為隴川總兵朱崙既退駐隴川提督李時升恐緬賊之橫截我軍於外也乃退至杉木籠山緬賊之由庫弄河板橙坡犯鐵壁關入也李時升調游擊邵應郊戶撒之兵二百名檄催朱崙領兵三千名前赴鐵壁堵剿並令劉德成飭副將陳廷蛟帶兵一千名赴弄貫要截賊歸路朱崙邵應郊等既不遵調遣俱回杉木籠山劉德成復執守關之議于翁冷頓兵不進賊衆四千餘人遂至弄貫連營樹柵分兵四出焚掠村寨擄掠我弁兵者十餘人旋據隴川劉營緬寺隴川河外亦結

營六七座乙卯朱崙領兵至隴川次日午刻賊以馬騎挑戰我兵分翼襲之越二日李時升遣游擊豆福魁領兵七百名來會朱崙派兵設伏定議進攻戊午卯刻前進賊分兵三路迎拒我兵奮勇攻敵伏兵分路拒殺賊敗我兵圍之庚申午刻賊騎自弄貫來援突於叢林中出官兵驚潰賊營亦乘機鼓噪而出追逐數里時領兵參將哈國興遊擊毛大經劉國標豆福魁都司張璋周印守備孫夢貴魏崧程轍等俱不聽總統朱崙之令悉撤回營軍械鎗礮遺失者多總督楊應琚仍以克捷奏聞是時李時升分檄臨元鎮劉德成由戶撒撤出隴川永順鎮烏爾登額由戶恩朗出隴川

三面會攻不果行總督楊應琚遣副將孫爾桂赴朱崙軍營鎮沅府龔士模革職開化同知陳元震從之傳令勦撫相機速辦蓋陰示以和了局也辛酉至朱崙軍營是日緬目莽轟渺遮在隴川河於都司張璋營外乞和癸亥求見哈國興賊日至隴川河西哈國興出營在隴川河東各遣通事一人於河中土墩傳說逾一二時賊獻哆囉呢四疋醃魚三擔哈國興攜以緬緞銀兩賊定時日撤兵回巢總兵朱崙報之總督楊應琚遂以緬首孟毒之四胞弟卜坑領兵土目莽轟渺遮詣軍營乞降懇賞給蠻幕新街以為貿易資生之路入告是日賊還我弁兵八人撤至弄貫遣延未去提

督李時升檄飭總兵朱崙偵探賊信賊已以其資重運送鐵壁關赴新街下船朱崙不識兵機後遣精騎追之賊以為敗盟也於除夕日由邦中山復犯猛卯三十二年正月丁卯賊既據猛卯城時提督李時升駐杉木龍山總兵朱崙副將孫爾桂移兵弄貫戊辰李時升遣副將哈國興遊擊劉國樞都司田萬錕周印守備溫廷秀魏燦程轍等領兵一千二百名副將孫爾桂游擊毛大經等領兵一千名土練三百名俱赴猛卯賊象已赴底麻渡紮後城虛無人哈國興孫爾桂遂率兵練二千人入猛卯城居之賊象將濟聞我兵至決以為敗盟悉反攻城下我兵捷復堵塞施放鎗破賊寨

城而上者用沸湯注之雜擊以石塊哈國興登城督戰鎗傷左腮穿落牙齒者十一把總朱才進受鎗破腦而死賊遂連營城下圍因我官兵者七日哈國興遣兵丁覓間道至李時升隴川軍營請援李時升先已調劉德成領兵一千四百名將至隴川令烏爾登額領兵二千名由宛頂渡速養江以擊賊後時賊兵盤踞分佈要隘乃遣素克全泰領兵八百名由虎踞一帶小路前進陳廷蛟領兵二千餘名由邦中山前進烏爾登額先已至速養渡沿江邀截賊往禦之戰於對岸聞我援兵既至復回迎敵丙子巳刻我兵至猛卯山脚遇賊戰勝之至城下土練三百名先總城出乘勢掩襲

賊兵潰散是夜官兵宿城外遣人援梯通信丁丑城始開官兵會合追勦賊兵迎敵次日追至底麻江邊悉力拒敵游擊毛大經都司徐斌守備高乾陷於泥濘被賊鏢鎗陣亡賊遂浮江而遁入木邦總督楊應琚提督李時升以猛卯邊外匪眾七八千人欲至木邦滋擾官兵攻殺賊已敗遁現在追剿以聞是月辛卯總督楊應琚以猛卯賊退境內已甯將議止而前所奏將蠻募新街賞給貿易經 上蒙其偽屢奉 嚴旨責其粉飾欺罔乃遣總兵朱崙烏爾登額楚游擊莫淳邵應輝等領兵八千人沙練波奄厥練一千人前進木邦朱崙二月丁酉自弄貫起營途次連延越二十四

日辛酉始至木邦時有據木邦賊萬餘是日午刻即與我兵迎敵孫爾桂特令督戰殺賊甚眾賊退據江留營九坐是日木邦所轄村寨俱被賊焚擄夷民逃竄軍糧均藉內地輓輸委游擊袁夢麟李文廣領兵八百名分佈各台護送糧運袁夢麟等均於內地之分星塔三台山弄伍分駐外城只景陽兵一百名募董底麻兵各五十名其孟撒蠻黑南庫弄三處並無兵練運糧撥催牛馬四千餘匹委糧員威遠同知張遜齡効力知州徐名道隨營供支賊眾截阻糧道三月丁卯至南庫弄辛未日至蠻黑剽掠牛馬糧石殺死馬夫壬申總兵朱崙奉 旨遣問官兵以孫爾桂烏爾登額

統領之三月哈國與退之新街先是新街賊衆已退李時升抵銅壁關進抵野牛壩李時升奉旨提問哈國與率趙宏榜參將四十一游擊都壯猷雅爾姜阿吳大士等領兵三千餘名前進庚午抵蠻寨賊衆百餘人遁去甲戌抵新街並無一賊總督楊應琚復據哈國與稟報以克復新街奏聞是時炎瘴已熾官兵染病者相繼哈國與稟請撤兵總督楊應琚遣西道陳作梅永順府陳大呂赴新街會勘確情哈國與遂自新街撤兵駐杉木籠山是月癸巳雲南提督楊甯至木邦軍營楊甯素以勇克者任廣東將軍時奉命速赴任至是抵營攻賊奪獲舊寨嗣相持者久而孟良

之賊已犯孟連矣賊知我師糧絕於四月戊戌數接戰賊情狡詐出沒無定壬寅至篆金塔劫運糧牛馬殺傷官兵沿途阻隔糧運不繼已酉又至蠻寨賊擁衆攻擊甚急我兵已七日無糧不能支提督楊甯下令撤兵兵即潰游擊莫高俊德死之楊甯遂於是日至蠻寨壬戌入黑山門時烏爾登額已被劫即連入都入孟連之賊於三月癸酉自木邦入境孟連土練及莽狃之練不能抵禦賊據孟連燒劫暮迺應襲土司避居景吉乙酉賊破孟連之黑龍丙戌至上猛尹猛猛撥練於辣赫江禦之不克賊至猛猛入耿馬孟定四出焚劫夷民倉猝不知賊至尚貿易於街場力作於

田畝均被擄掠是時順甯府城兵甚軍木邦之賊未退總督楊應琚調發木邦官兵由滾弄江前赴攻剿不能即至順甯營參將蘇國富領兵亦在滾弄江泝緬甯居民震恐撥練於那椒河大蚌江打雀山各安隘防守凡盤踞二十餘日賊始由滾弄江兩路而去是月緬賊復據整賣景練孟良先是三十一年七月總督楊奏請將整賣兵六百名猛撤江兵二百名撤回九月又請將孟良整賣兵全撤留楚姚鎮華封協同普珥鎮甯珠駐守緬賊忿整賣六本景練孟良整賣之背已也謀以報之遂據整賣六本蔓延至景練逼孟良又由老本趨整賣十二月六本土司召猛應聞緬賊欲至

六本徵調景練景海上海練景練集練九百景海集練四百從之而緬賊先以破六本景海土守備召罕彪等同回景練防守三十二年正月緬賊至景海召罕彪等領練迎戰不克退回景練甲午緬賊至景練景練宣撫司叻賽同召罕彪等合力攻戰四日不克叻賽召罕彪等奔孟良孟良指揮使召丙亦擊族遠徙是時楚姚鎮華封駐劄普珥乃與普珥鎮甯珠同遣駐防打樂猛混之游擊司邦直守備潘鴻臣帶兵九百名進守孟良游擊權恕帶兵二百名赴打樂策應時止把總韓崇外委趙喜馬伯貴三員帶兵二百名駐打樂司邦直等均在猛混觀望未進而緬賊已據孟良前趨

打樂老本一路之賊眾亦至猛勇猛曼升治進前徑迎之被賊圍困受害賊遂犯猛曼欲入猛龍整欠頭目召教之子召淵欽銀賄賊謀害結內犯諸猛震恐二月辛酉賊至打樂恃把總韓榮及委卜發等及兵二百餘名住打樂聞警韓榮即派卜發領兵三十名住三島坐路堵禦賊猝至韓榮及兵眾皆戰死生還者三四人游擊司邦直遣潘鴻臣領兵二百往援途遇受傷兵知打樂已陷引軍回邦直鴻臣及游擊權恕俱遁回九龍江駐劄賊遂入猛混猛龍時華封已出九龍江遣都司甘其卓赴整控堵禦猛龍之賊欲赴整欠必先捧乞救甚急賊遂渡整欠江逼近猛奔華封自

九龍江前往補角遣司邦直駐小渡口權恕至檄攬壩以禦之緬賊至由孟良窺入打樂也司邦直等據行退避轉以接陣獲賊捏報時總督楊應琚之次子重英以江蘇按察司來滇有仿古監軍之名乃會同雲南巡撫楊聘勅奏守備潘鴻臣先瘴故總兵華封甯珠游擊司邦直權恕都司甘其卓俱擊問邦直恕其卓俱正法是月華大學士總督楊應琚職逮入都以承恩公明瑞伐四月巡撫德鄂甯至普洱湯聘赴貴州鄂甯即劾楊重英驕從去監軍號以道府銜從徵巡撫鄂甯旋以瘴氣大作普洱無可辦事應回省具奏得 旨嘉獎令赴永昌會辦進勤五月總督明瑞至省即赴

永昌巡撫鄂甯亦偕往明瑞以將軍兼制府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省兵二萬餘以副都統額爾景額為贊贊給關防調河南開歸道諾穆親 滇鹽道陝西漢中道錢受毅為滇迤東道及軍機司官傅鳳馮光熊襄軍事議大舉剿賊明瑞至則首發楊應琚欺罔之罪疏畧言緬土司人呼為老緬或呼為莽子蓋指前首之姓本匪 今首原為木梳 是一非二至木邦等土司種類繁多楊應琚以莽已絕滅引為己功誤本緬另為一事新街亦民夷交易之所原無廬舍其荒唐妄誕之處不可勝數以致調撥毫無意見一聞議降旋即撤兵動失機宜滇兵積欠廢地無關志將領亦

未暗陣戰遺失礮位軍械無算復奏劾李時升朱崙劉德成及烏爾登額趙宏榜罪皆報可李時升朱崙劉德成皆伏法烏爾登額趙宏榜下獄六月解前總督楊應琚至 避暑山莊 命廷臣鞠得實 上大怒暴其罪於天下令自裁是時楊應琚 子前永昌應應知府董毅解湖北任奉 旨省親至滇因索玩器於瘴故前騰越州知州陳廷獻之家人杖殺之論抵是月遠貴州湯聘湯聘是月總督明瑞條上大舉機宜略曰前次辦理種種草率動失機宜如永昌騰越順甯威遠普洱沿邊土境二千餘里迤西七關八隘旁通側出絕少險要可守之區若處處駐兵二三萬眾亦不敷分

派今臣親督動兵鼓勇進剿賊必救獲巢穴其各土境阨要總區如九龍江隴川黑山門等處自應留營派委委員慎選兵練偵探賊警隨時剿逐知會就近土司應援其餘崎嶇小路祇令各總兵驅將弁使人長川游巡備禦如此則防守之兵大減於前而聲勢不分較為得力先於新街水路上游量為伐木造船使船料木片沿江流下先聲素綴彼知將長驅水道必於此設備以分其勢力兵自永昌騰越兩處出口由宛頂木邦一路作為正兵其餘或分兩路三路由猛密等處並進俾得聯絡聲援出奇設疑使賊疲於奔救前所需兵糧像僱覓夫馬設站滾運撥兵護送此次進剿不

若裹帶為便細核購辦牛隻馱載到所費且有節省官兵出口後自黑山門遞放以內仍照例安設台站備遞文報至軍前遇有奏報即於進剿官兵內擇妥幹馬壯者數十員名長川送至黑山門交遞如經過外夷部落有誠心歸化者酌留官兵數十或二三百名作一大台站以資遞送僅得依此相機酌辦更屬周妥遞事亦較便易並條列軍械糧運馱載各款俱報報可是月又查辦遞放運糧官員奏違同知胡邦佑守備陳謨下獄尋釋令隨營贖罪考訂輿圖中地名七月初曲尋鎮總兵索柱以其稱疾偷安也得旨落職効力自時是月以提督楊甯辦軍務多舛奏請以貴州提

督譚五格調補楊甯尋亦革職是月復勅永昌府知府陳大呂以其勒買軍糧縱衙役短價也是月補罕朝璣為把總罕朝璣者耿馬土司罕國楷之從子也先是二十八年土司罕國楷稟其子不孝及通謀周國裏審訊無實留會城以隨征功授土把總茲復以去歲有功並通夷漢語授把總是月復查糧員吳等紛散去語也革典史夏之璜職其吳楷張志元胡紹周陳正楷等皆以原無派撥護糧官兵得有福靈安卒於永昌七月整欠召教率緬賊陷猛奔追以先捧遂犯猛腊至九龍江先是緬賊由打樂入者據猛遮之猛混未散由猛勇入者據猛籠創營盤踞德保已授普洱鎮同

開化鎮書啟於四月丙午先至九龍江軍營調到官兵四千二百名正值煙瘴熾發欽奉 諭旨幹念士卒乃令停兵蓄精養銳將領分遣弁兵於補角小猛崙橄欖壩茨道駐劄防守猛勇之召工既附緬賊整欠之召教召淵惡以先捧之授指揮使而並得管轄其整欠也務謀執以先捧以洩其忿六月癸巳召工召教召淵率賊眾二三千人至猛奔以先捧與之力戰經旬景練响寨景海召罕彪集練助之柰軍糧匱竭火藥鉛彈俱無夷民因餓難支丙午猛奔遂陷以先捧遁入茶山之漫了寨保駐九龍江之大渡口召工等追搦以先捧遂入猛臘七月辛卯緬賊三百餘人及附從之

猛勇整欠孟良攏夷約千人貴家餘黨二百餘人至小猛峯書敏
隔江施放鎗礮日既午書敏病篤遂回緬寺留官兵堵禦至晚緬
賊從上游而渡官兵沖散書敏奔茨道之小寨令都司那蘇泰帶
兵二百名堵禦蠻賴閏七月乙未賊由茨道至蠻賴那蘇泰死書
敏由倚邦過舊埕病故德保在九龍江聞風逃遁率四達色等結
既歷九晝夜回至思茅住二日率將官等復赴九龍江緬賊三百
餘人至撒攏壩小猛養焚燒擄掠由整哈渡而退至孟良盤路普
洱知府及參將報知總督明瑞即奏泰德保解京去書敏戮屍
梟示乃飭署普洱鎮七十一昭通鎮修國英率兵分駐小猛養補

角凡外域投誠之難民寄居各猛者俱行賑卹九月將軍兼總督
明瑞議進剿時領隊大臣 內廷侍衛率滿洲官兵川貴鎮協率
川貴將領弁兵及本省派出之官兵俱抵永昌四川廣東廣西解
運之牛馬滇省各府州縣所辦之糧馬亦陸續到齊乃議定分為
兩路將軍明瑞率大兵由木邦進取錫箔恭贊額爾景額由老官
屯進取猛密時從征者員外郎富顯馮光熊道員諾穆親錢受教
道府楊重英郭鵬冲蕭日章革職知府陳元震胡邦佑同知圖敏
提督譚五格鎮將得寶李全國柱達興阿王五廷哈國興本進忠
長清及文武員弁以李經朝翁得勝等為通事光密導線窺圍線

官猛線五格等俱在軍二路約相會於阿瓦乙巳出師會天大雨
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濘中餓且冷多疾病糗糧又盡濕裹糧
以牛行不能速至潞江人眾船少不能畢濟十月壬戌始渡船至
營分兵將軍明瑞以庚午師次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
盛時恭贊珠魯訥以十月至騰越進木邦即留守給以兵五千俾
為聲援以楊重英郭鵬冲及陳元震胡邦佑司印糧餉十二月恭
贊額爾景額卒於老官屯軍中時景額亦於十月癸卯抵騰越與
提督譚五格率官兵於十一月壬辰出虎路關趨猛密越六日至
老官屯賊已立木柵進攻不能克日與接戰亦不能勝我兵久屯

於暨柵之下人亦多疾病額爾景額幽恚以死 上優敘之以其
弟額爾登額代是月將軍明瑞率萬二千人抵鎮箔江結浮橋以
渡至蒲卡始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攻蠻結
賊果立十二柵以侍領隊大臣觀音保慶象先據山之左臂賊來
爭不得翌日雨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木為柵聚兵於其
柵之外又開深濠植竹木於旁皆銳其末而外向賊有柵自護我
鎗礮不能傷而賊從柵隙處發鳥鎗擊我輒中此賊之長技也
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
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柵有黔兵

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恒亂不知所為多被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乘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也首竄後不敢復抗矣明將軍亦一目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領隊大臣觀音保扎爾豐阿等咸勸乘勝退兵至木邦整旅復進明將軍矢銳氣欲直抵阿瓦觀音保曰我兵出師時已失軍裝今軍器日見其少糧餉不足恐難深入以受其紿明忿然曰汝氣餒否非夫也觀音保傲然曰若非滿洲丈夫吾儕其將軍死可也因進軍象孔去阿瓦祇七十里失道而軍中糧已匱明將軍集諸將議諸將懲前言

莫敢有言退者明瑞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密有糧且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消息於是定計就糧猛密賊探知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為賊所掠者詢知軍中糧盡糾眾來追及我於章子壩至是無日不戰明瑞與哈國興觀音保等更番殿後至猛密果多糧軍士賴以濟食歲暮即其地度歲共駐兵七百以行而猛密之信杳如也是月春贊爾登額以九千眾攻老官屯木柵不克師久頓賊眾日增王玉廷陣亡時錫箔路音信已斷得

肯令前赴應援乃與提督譚五格撤兵回時倉卒撤兵又不設殿賊得以襲我之後軍器亦失乃入關賊即尾隨入戶撒拉撒二處恣搶掠時副將孫爾柱王振元俱由關退回駐劄賊聞有備乃退額爾登額偵猛卯及邦中山梁有賊不敢進乃旋師至隴川所屬之猛籠迂途月餘由龍陵出宛頂三十三年春明瑞自猛籠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籠糧尚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攜數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近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巔賊即營於山半明瑞浩然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毒於我噍類矣

賊久識我軍號令每晨興我三吹螺而啟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螺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中以待毋得有一人留營者今既下翌日三螺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蟻附而上我兵萬眾突出鎗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及走趾及頂背自相蹴踏死者無慮二十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二千人坡澗皆滿是役我兵傷者數人總兵李全受傷死自是賊不敢進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大礮數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五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奄人引以間道始得出過波奄老廠是貴家所採銀處居民遺址盡數十里計

當日厥丁不下數萬已皆為賊衝散盡愀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追至是月木邦兵潰上年十二月珠魯訥駐師木邦分撥參將王棟赴錫箔擺台站索柱赴宋賽擺台站守備郭景霄於天生橋擺台站丁丑皆起程甲申索柱偵得有賊兵至語即前進遇賊戰路阻丙戌退守錫箔橋正月辛卯賊數百來攻次日賊數千至以大礮攻守備郭景霄方渡河接索柱營見賊四面來攻即潰參將王棟營兵亦潰索柱等衝出次日總兵胡大猷之師復潰於葫蘆口索柱陣亡辛丑賊鋒及木邦參贊珠魯訥誓死率文武七十人出禦乃付印及 御賜將軍之寶匣于陳元霄言我死汝以是歸元霄懼即偕郭鵬冲逃入內地珠魯訥出師隔河遇賊歸而欲以印徵兵而元霄已賈即遁因移知巡撫鄂爾齊即奏參將 旨以叛論置極典明日壬寅賊大至珠魯訥自剄執楊重英我兵大潰總兵胡大猷與胡邦佑成陣殲廣南府經歷許景淹亦自剄死木邦一路台站俱斷其賊首乘勝率猛密木邦二路之眾畢集於明將軍壘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蟄集不下四五萬人我兵當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尚駐兵宛頂去小猛育僅一舍竟擁兵不救明瑞遣賊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矣乃命諸將達興阿本進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自自拒賊從者領隊大臣觀音

保札拉豐阿總兵哈國興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血戰於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札爾登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副都統德森保竟降賊觀音保發數矢連殲數賊尚餘一矢欲復射忽收而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拒戰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髮授家人使歸報而自縊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軀而去二月三十日也計自章子壩與賊接戰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糞一嚙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及其死也非不能自拔出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遙望 闕庭進退維谷故傍皇輶轉決計以身殉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去宛頂不過二百里計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矣方軍勢日蹙時門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處至此無一

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猷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癸酉兵將至宛頂已多時巡撫鄂尚未知將軍陣亡的耗即將額爾登額譚五格逗遛不進失誤軍機及得將軍聲息並不通知內地實屬有心貽誤具劾奉旨俱連問越數日得將軍凶問上聞上震悼賜卹立祠後於四月中命侍衛兵弁及將軍明瑞之家人數人赴猛育尋收將軍遺骸歸葬京師額爾登額解赴京上親訊額尚以無糧封上愈怒廷訊時譚五格自稱老臣上命侍衛捷至數百額爾登額論磔刑明瑞喪到日上親奠於郊即用額爾登額以享之譚五

格亦正法是月命協辦大學士阿里來滇協辦軍務即授為參贊以鄂寧為總兵調江蘇巡撫明德為雲南巡撫三十三年二月丁亥授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為經略阿里來桂為副將軍舒赫德為參贊傅恒俟將次退兵再行前往阿里來已赴滇舒赫德即馳驛過行是月派荆州滿洲兵一千五百名成都滿洲兵一千五百名赴雲南以荆州將軍永瑞統之是月派京兵來滇時以進剿於去歲三千兵之外復派健銳營兵一千火器營兵二千前鋒護軍二千令將校率領陸續來滇其前鋒護軍二千旋停止是月以五福為雲南提督是月副將軍阿里來抵雲南特幕府為郎中明

善員外郎薩靈阿三月參贊刑部尚書舒赫德抵永昌會同總督鄂甯密奏籌辦情形略以每兵千名應需馬三千九百非馬千萬不足濟用又稱現已設法招致緬匪投誠疏上得旨發原摺命廷臣通閱飭其乖謬可鄙可笑之處下部議革尚書職得旨給副都統銜前赴烏什令總督鄂甯復奏是月戊戌猛勇呂功率其弟台福賸及緬賊月布尼捷刺帶緬子三百人猛勇整欠擺夷三百人由猛勇猛龍遂至九龍江外越二日昭通鎮佟國英獲善洱鎮七十一率兵於蠻紅接戰破擊佟國英手掌官兵奮勇陣亡者數十人賊眾退至猛混乙已緬賊節蓋率緬子一百餘人孟

良呂散率擺夷四百餘人由大猛養進猛遮土弁刀名鈴伏弩截殺次日亦退至猛混與呂坎等會合已酉出打樂隘退歸孟良尋奉旨荆州成都兵俱赴善洱是月副將軍阿里來等請調隣近各省道府來滇辦理軍務派出道二員知府六員其丞倅州縣佐雜每省各派四五員將日都司哈廷標於宛頂遇大山土司之從阿籠云二月間隨伊季父於猛烈地方謁見將軍明後於猛育街殺相失副將軍阿里來總督鄂甯奏准暫為養贍俟進兵時往勘情形酌辦四月撤隨將軍明瑞進剿之兵回京其老官屯一路之兵仍留滇是月緬酋差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具蒲葉緬

文求和并賞揚重英菓一封稱緬王不殺屢有投誠之意且緬國各頭目俱愿投誠是以苟延至今同客長李萬全尹士珍等宣諭我國德威極力招撫仍照舊例辦理與守備程徽盧懷亮馬子健王承瑞等同具副將軍阿里哀以聞不許五月總督鄂爾琿奏云舒赫德稱 廷諭復割緬匪一事急切不能前駐塌穴賊匪投誠即遣人探去亦未為不可寔因冒昧誤稱設法招致得 旨二人所見平謬彼此原屬相等下部議革總督鄂爾琿奉 旨鄂爾琿降補福建巡撫以阿桂代時阿桂在伊犁總督印務以阿里哀署行宥烏爾登額甯珠華封趙宏榜罷令在軍營効力趙宏榜行次河

南襄城縣中疾至七月卒是月巡撫明德赴永昌是月以滇兵懼怯積懦撥貴州兵五千名來滇撥補是月木邦苗苗溫差人至猛古地方之蠻遮泰頭人金猛處令送字與遮放土司懇內地八土司代乞求和并偵探從前八人具書求和之信其緬文內有 天朝四位大臣來滇可否准和之語副將軍阿里哀據奏七月奉 旨善耳今歲不必進兵駐紮善耳將軍永瑞等加意防守是月嚴奸民販貨出緬之禁汰滇冗兵議改曲潯楚姚永北三鎮為副將改定營制於大兵事竣後行總督阿里哀巡撫明德修省城至永昌一路傾頹道路八月調四川馬五千八百駝載馬騾二千九月

總督副將軍阿桂抵滇時幕府為革職郎中王祖中書趙文哲十月副將軍阿里哀駐兵於騰越遣侍衛達里善至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至頓拐亦殺二百餘人襲慶鳩前鋒抵江邊焚其寨柵又殺賊六七百名以馬力不足未渡江而還具奏巡撫明德以經理馬匹不善得 嚴旨十二月廣東廣西營馬及購買馬共一萬於下向陸續起程期於明歲春間抵滇奉 旨查訊本年二月烏拉撒地方被兵一事前巡撫鄂爾琿何以奏報並無一賊副將軍阿里哀等奏稱房屋未經焚毀搶去四百餘人及牛馬尋落巡撫鄂爾琿職給侍衛銜軍營効力是月派索倫兵二

千名來滇明年春復派一千吉林兵一千 盛京新滿洲西鑿兵一千三十四年正月奉 旨令臺灣總兵葉相德選福建水師兵二千赴滇戍中阿里哀阿桂俱授為副將軍其總督以明德補授巡撫以喀爾阿補授二月庚午大學士忠勇公經畧傅恒自京起程是月復派厄魯特兵一千餘名三月命伊犁將軍伊勒圖來滇提督五福將軍永瑞率兵巡邊行次打樂遇賊剿殺出境是月經畧抵滇即馳赴永昌先是滇省領布揭見經畧儀注自平夷至永昌修館舍成僕夫以待時從引之幕府為侍讀學士毓奇侍讀孫士毅給事中劉秉恬郎中博爾額主事惠齡是役也前後征調本

省兵一萬六千名四川兵七千名有奇貴州兵四千三百名滿漢兵共三萬有奇議以九月二十日以前抵永昌以待進取是月降雲南總督明德為江蘇巡撫以彰寶為總督經畧奏留暫辦總督事尋以阿思哈為總督復奉 旨令阿思哈於新街扼要之地駐守守以彰寶為雲南巡撫調喀爾喀為河南巡撫俟彰寶到任再赴新任是月令護軍統領伍三奉副都御史富順等赴野牛壩時船料釘鐵已備至秋初船造成而富伍俱以瘴卒五月續派京兵一千名即先派前鋒護軍之半也六月奉 旨阿思哈到滇後其巡撫印務原著明德署理阿思哈帶兵前進後總督印務亦著明德

署理七月降荆州將軍永瑞雲南提督五福為三等侍衛尋革職以開化鎮調駐思茅之兵丁張國寶因姦被殺未不嚴也以本進忠為提督旋卒以長青代經畧既至永昌越八日兩阿將軍及伊犁將軍伊勒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畧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至尚及鋒而用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則阿瓦仍隔 外惟騰越外西夏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為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返思機發到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搗其木梳之老巢由

木梳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夏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為聲勢後改議從猛窰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畧大兵起行阿里哀時病瘍不能行經畧請留養疾阿里哀誓從征乃留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船經畧至夏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師次猛拱土司官洋覺先進紮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欠葉書一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連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腸腹露宿於上淋下濕之中以致多疾病猛拱猛養雖屬非緬腹

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偽以八月前川未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來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船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畧過於哈坎經畧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是役也奔走數十里疲乏軍力而初無遇一賊經畧之聲名遂損因羞患得病賊輕我兵遂以大泉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沸脊至桂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兵以鳥鎗連環進弓矢繼之時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

一賊泅水適聞兵而入水斬之賊奪氣我兵驥而奮因風水之勢蹴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為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哀提兵往攻之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畧病重請將遂欲以是歲功阿里哀曰老官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畧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迤還下押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為柱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卧橫木之多枝者銳其末於外名曰木峇守禦甚備我兵阻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甚堅不折有

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與斫菁中老藤長數百丈者繫鐵鉤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為賊覺斫藤斷而罷經畧又命火攻先製檣牌禦鎗礮一牌可護數十人以兩人昇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米隨之百餘牌同時並舉如墻而進拔蒼越濠至寨下方燃火忽西北風起火反燒眾軍遂却回最後遣兵擊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起高丈餘賊驚統喊聲震天我軍挺鎗抽刀以待柵破而掩殺無何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皮斜而下而地道乃本進故坡土厚不能逆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挿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

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撥戰船五十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哀已病甚猶力疾攻柵視鎗礮最多處凱當之經畧慮其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由是益懼其首師日眇枉模親來面受要約經畧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與往責眇枉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諸事議未決眇枉模左頰而去哈國與單騎入其柵責之眇枉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經畧遂凱旋三十五年春謁上於津門自請罷劾上憐其疾優容之傳文忠因之憂恚而率總督彭寶達守備蘇爾相往責前之約乃被拘留上大怒復

議興師以前副將軍阿桂首倡罷兵議因被其職以白衣從軍會金川蠢動遂罷南征議逾四年金川平上復命阿桂往雲南會總督李侍堯相機進兵會緬首縱蘇爾相還其事乃已至五十四年緬首情駭被弑其弟孟暎初為僧國人立之因遣使輸誠納貢遂縱楊重英還重英自陷緬獨居蕭寺幾二十年未改本朝冠服上大喜愛降呂緬使朝見於避暑山莊優賚之許其十年一次入貢復重英道銜比蘇武之節御製蘇楊論以旌之重英身率緬首從此感化臣服如他屬國焉

嘯亭雜錄卷之六

平定回部本末

大和卓木波羅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即令率其回人至伊犁種地出租賦遂囚於地牢者數載我兵平伊犁時釋使歸俾仍長所部二十一年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未能定要約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撫波羅尼都謂霍集占曰我家三世為準夷所拘蒙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方久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

又為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詭詞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弗使歸時方討阿睦爾撒納兼有青滾雜卜之變未暇問及也已而阿敏道復為彼所害是其負恩肆逆不可不討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尚勒洗厄魯特餘孽乃用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城賊目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於是趨兵進攻回人素懦怯然守城遵古制雅固書生未嫻將略惟聽偏裨等出策令不盡一霍集占來救率最精巴拉烏鎗八千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而來與我兵遇於城南鏖戰竟日大敗入城其城依山岡用柳條沙土密築而成礮攻不入時提督馬得勝獻掘地道計於城北一里

掘入已及城矣而將軍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賊瞥見燈光其機遂洩賊匪自內用水灌之士卒盡沒雅將軍吐嗟無他策惟嚴守之待其自斃新降回目鄂對告曰語云因歐猶關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盡必不坐而待縛其必乘其不備以免脫之返其巢穴整兵復來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干愛曼水漫可涉又有北山口要路通戈壁走阿克蘇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則賊首成擒矣雅以其言巨信唯下令併力攻取一日暮索倫老卒於城下牧馬聞城中駝鳴似負重狀歸奔告將軍曰其駝鳴高且健賊將遁矣將軍時飲酒笑曰健卒爾何知酌酒如故其夜霍集占開

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遁果如鄂對言而我兵未知覺也後數日阿拉難爾等開城降先是霍集占入庫車城恐鄂對之不附已也凡其親屬皆殺之其妻依熱木亦被獲方少艾霍集占欲納之依熱木不從因縛其二子一女擲城下撲殺之因依熱木於高樓日加窘辱依熱木乘間逃匿阿克蘇庫車既降鄂對手及其仇三十餘人焉事聞純皇帝以雅爾哈善坐守軍營聽賊去來自如略不設備乃革其職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侍郎三泰參贊軍務皆馳驛往又以兆文毅公勒伊犁賊將盡命即以其兵自伊犁徑赴回地 上復念兆所統兵久勞於外皆已疲乃預調索倫察哈爾

往濟師兆文毅至軍庫車已降於雅將軍阿克蘇亦遣人迎降八月二十四日兆文毅遇雅將軍偕入俾 旨斬順德訥即前守下縱霍集占遁去也逮雅將軍送京擇城中伯克鄂對隨軍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閔師相率兵駐守時舒文襄方為兵効力集斯者即前縛送達瓦齊者遣其子呼岱巴爾忒來迎九月朔兆文毅至烏什以霍集斯熱回部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衛齊凌扎布偕鄂對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文毅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里霍集占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敗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

騎索倫兵欵然遁賴健銳營兵數百岸然不動我兵得以濟又敗賊眾賊入城不復出兆文毅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處結營即所謂黑水營也聞納三二將軍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畜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甫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以烏鎗進我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夾攻兼有自兩翼衝入者兆文毅馬中鎗斃再易馬又斃我兵為賊所截散落數處人皆自為戰無不以死自誓殺賊無算而我兵陣亡者亦數百人受傷者無算總兵高

天喜副都統三保護軍統領鄂實監察御史何泰侍衛特通額俱戰沒日暮收兵歸護大營過河者亦泗水歸馬力疲乏不能衝殺遂掘壕結寨守所掘壕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屨入遂日夜來攻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為長圍守之如梁宋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游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佔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烏鎗擊我其鉛子著樹枝葉間每斫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日久糧日乏僅

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間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婦同擄至者殺其夫即令其妻煮之夜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奮會除夕明忠烈公瑞常中丞鈞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錄矣某公慨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餽釘今尚貯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既飽而去則私謂曰某公亦不留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十月中旬被圍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納義烈公木扎爾三公泰亦以十三日至愛隆阿軍聞兆文毅等戰率二百騎衝入為賊所殺兆文毅告急之文遣索倫

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舒文襄公以事急不暇自計其身之
為兵也即飛章馳奏時富將軍德尚在準噶爾探捕餘孽上命
為定邊右副將軍速往援會預調之索倫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
臣阿里衮先接兆文毅信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舒文襄
守阿克蘇能和輯諸回目無異志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總兵丑
達駐守鄂對往撫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倫及內地兵已到
二千餘舒文襄先率以行富將軍德聞兆文毅被圍之信亦速赴
二十五日與舒文襄會於巴爾楚克二十四年正月六日至呼爾
滿賊五千餘騎迎戰我兵僅二三千且馬少皆步行發鎗矢斃賊
甚多然賊恃其衆戰不解我兵進擊輒退甫收兵又來攻凡轉戰
四日夜磧地無水皆嚼冰以解渴初九日之夜拒守於沁達爾勢
阻不得進又幾殆適阿叅政里衣偕鄂博什及馬駝至愛隆阿亦
以兵從望見燈火如繁星知我兵與賊相持處也阿叅政大呼突
進千餘兵諒而應之駝一千馬二千蹶地聲又壯賊駭奪氣阿叅
政從左鄂博什從右入援兵驟合富將軍德乘勢掩殺賊始大奔
然猶未知兆文毅之存歿也先數日兆文毅軍中見賊之圍守者
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鎗礮聲知援兵已至遂衝壘而出先使
人探報得達富將軍德壘詰朝兩軍以見將軍以下皆無恙計自

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
涕出額手頌 聖主如天之福且 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服
睿算之不可及也整隊回阿克蘇賊見我兩路兵合勢益盛不
復敢邀截惟遠在數里外覘望而已途次聞和闐六城其二城已
陷於賊兆文毅遣瑚爾起往援之富將軍德繼進二城尋復闔六
月內地所謂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文毅往喀什噶爾
富將軍德即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木已率其眷屬黨與先遁
兩城舊回目遣人至軍前送款十四日兆文毅至喀什噶爾十八
日富將軍德至葉爾羌各回人皆具鼓吹進羊酒迎以入蓋兩酋
雖為其部長然在準噶爾久惟伊犁種地之回人同羈旅相倚賴
而舊部本不聯屬及歸又虐用其民以伊犁同歸之人及厄魯特
避兵來投者為親兵故其窳也皆相率隨之舊部人莫有從者兆
文毅既撫定喀什噶爾尋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將軍阿叅贊明
忠烈阿文成等追賊七月七日及之於阿爾楚爾大敗之二十五
日及之於哈喇庫勒又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
拔達克山部落接界處也賊先據山麓以待富將軍等虜兵進擊
自己至未賊猶以死拒乃選烏鎗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
壓之賊輜重有攀援過山者有阻於淖爾岸者方驚懼失措霍集

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回衆數千各率其眷屬乞降聲如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萬二千牲畜萬計器械無算兩首向拔達 逸去富將軍德等追入檄諭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二十八日兩首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為兩首乞命謂我回部經教凡派罕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將軍德等脇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即入素爾坦沙乃投兩首以霍集占首來獻其波羅泥都首為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入覲回部平武功大定頒詔天下兆文毅公班師歸時 上郊勞於揚武村行抱見禮賞優厚封兆文毅為一等公富將軍德為一等侯餘遠秩有差自此葉爾羌諸部讐服如內地臣民自今甲子而浹而恭順仍如故也

臺灣之役

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澎湖旁有毘舍耶國蓋即是也明末為荷蘭人所據 國初時明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遂取其地以為國及其子經當三逆叛時屢乘間入犯海疆先良親王遣吳興祚姚啟聖等收復金厦二門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經憤悒卒子克塽降臺灣乃隸版圖特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

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濶四五十里或十餘里山之東則層巒疊嶂皆生番所居打鹿為生不隸版籍也康熙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叛水師提督藍廷珍蕩平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遠濶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以來地大物產俗日益淫侈奸宄遂熾孽其間官斯土者又日事竣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鬪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彈治水師提督公黃任簡率兵至以虛聲脇和始解散自是民狃於為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驗甫出城即為人所殺並胥吏職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

報謂番性嗜殺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脫然事外於是民益輕官吏而番亦銜怨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棧地險族繁恣為盜賊囊橐閩廣間故謂所謂天地會者為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約羣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率兵往捕不敢入駐營於五里外大墩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毀先焚數小村休之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覆沒赫耿俞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縣守及都

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為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堦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為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之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偽官來監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聞變時總督雅德被逮將軍常青本以甯王府長史起家老而耄以和相私人故得署督印時毫無措置惟檄黃仕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入臺擒賊時黃病初愈策杖而行任為金川殉難總兵官任舉

之子少年世廩素不知兵二將倉卒入臺任簡由廈門渡海入府城承恩亦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歛仕簡卧病牀篋因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官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驍將也率鄉兵數百說以大義轉戰賊寨間屢擒其首遂恢復諸羅固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為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觀望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游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殄賊也有旨

命常青往督師青不得已遷延入臺踞府城百姓以青為督府當知兵人心稍定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即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趨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恒瑞為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為參贊分浙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諸將咸思進兵而常青畏蕙日夜惟涕泣而已時賊雖猖獗勢力尚未甚大各村民俱未為所脇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城中士民咸設犒酒以待甫交綏常青戰慄手不能舉鞭於軍中大呼曰賊斫老

子頭矣即策馬遁諸將因之即退賊大歡笑而歸青入城即令閉關又請兵一萬賊得以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城皆賊矣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迨官兵從陞省調至閩又守風過海凡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萬矣諸羅為南北之中林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大紀指揮諸將云語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棄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與此賊始終可也因置酒召諸將飲席間親酌之酒揮涕拜諸將曰君等如能堅守固佳否則斫大紀以降賊無使蒼生遭鋒鏑也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嚴時出軍

擾賊營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牽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礮碎之賊復用火箭射雉樓諸將預蓄水桶隨手撲滅賊日夜喧噪以亂軍心城中鼓角應之使不得聞如是者凡百日諸義民鼓於忠節各皆出餉勞軍城賴以濟大紀數遣敢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常青青笑曰若是獸漢適足以予賊始快余心也終不發兵救之副將蔡攀龍請行 上復嚴旨督責青不得已命孱弱兵數百使攀龍率之往援咸沒於敵惟蔡僅得入城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府而賊禁粒米不得入城中士庶已飢疲不能支 上諭大紀命拔身

出大紀以士庶已共守久恐遭賊屠我誓死不出奏 聞 上垂泣曰大紀忠誠雖古名將何以復加所謂我君臣各盡其道也因封大紀為一等嘉義伯世襲罔替賜銀一萬兩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時常青在府城欲棄城遁者再賴諸將護持因密札哀乞和相請以他將往代和相晏見奏之 上亦預燭青必債事六月中即調陝督福康安為將軍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並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 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

艘盡抵鹿港海口擲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康安等起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蘭察率已圍魯侍衛發矢燼數十賊賊大驚曰是何老騎兵強壯乃爾遂即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何畏之有遂麾兵入蓋時常青偽造蜚語謂賊有異術實不可攖福康安亦先惑其言至是始知其妄乃沿路復擊殺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飢羸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歡歔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惟大紀以功高與福康安抗行賓主禮康安銜之遂密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郎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復謀

藥大紀之短 上信其言遂以前貪縱事逮大紀及永福入先後正法而大紀部下諸將李長庚王得祿卬良功等後皆有所建樹立功海上蓋承大紀訓也嘉義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而聚於此十八日福康安率將士百道仰攻又克之賊自猖亂以來狂見常青畏怯以官軍不足畏不虞此次之難抗也遂遁歸大里杙賊巢已築土城堅固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鎗箭無不中賊賊自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算黎明進

兵逆克其城林爽文已搗孳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壘石為陡墻長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妻孥於菴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孥福康安又遣使入大山牀以兵威生番懼遂獻爽文出而莊大田雖與林爽文同逆又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益焚掠聚糧為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福康安已於十六日抵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蹙之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遼阻莊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福康安先遣水師由海道

繞而截之於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能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擒而戮者亦數千莊大田遂就獲臺灣平 上大嘉封福康安為一等嘉勇公賜寶石頂四圍龍補服紫纓轡以旌之其餘將士皆優賚焉常青以失機被逮復以重賄賂和相和以其年老多病語奏 上宥之踰年復為禮部尚書卒終於任至今臺民猶有餘憾焉

癸酉之變
白蓮邪教起自元末紅巾之亂明季唐賽兒徐鴻儒等相沿不絕蓋由狐怪所傳其經卷皆盜襲釋氏之文而鄙褻不成文理又以

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為真言書於白絹暗室拱之其教以道祖為重又有天魔女諸名位以持齋修善為名而暗蓄逆志謀為不軌其教自京畿迤南學習者眾乾隆中傅文忠任九門提督時曾捕獲黃村妖婦某氏伏法其黨懲治有差其風稍息而蔓延至楚豫秦蜀諸省遂有嘉慶丙辰楚北揭竿之亂兵興九載然後撲滅其傳習京畿者久而愈熾又變為八卦崇華紅陽白陽諸名大吏相安無事不復根究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莊幼為王提督柄弄童隨王於苗疆久頗解武 遂為彼教所推尊為法祖其人頗身黥面髯張如蠟自以智謀過人其實愚

魯異常因掌教久積募銀米家業頗豐遂蓄不逞之志 大內太監多河間諸縣人有劉金劉得財等其家即素習雅教者選入禁中遂與茶房太監楊進忠等傳教羽翼頗眾因與林清交結會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欽天監又奏改癸酉閏八月於次春二月諸賊乃以為預兆又其經有八月中秋黃花落地語遂附會其說以為 本朝不宜閏八月故欽天監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久有之也楊進忠頰而長面目兇險遂以鑄軍器為己任暗於宣武門鐵市中鑄刀數百柄林清邀結其黨數千人其中祝現屈五劉第

月十五日午時入 禁城起事有漢軍獨石口都司曹倫者侍郎曹瑛後也家素貧常得林清仗助遂入賊黨通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勾連不軌之徒許為城中內應福昌欲於十七日起事蓋以是日 上駐蹕白澗諸王大臣皆往迎 鑾乘其間也而林清狂於經言未及改期本欲聚數百人入而諸逆監以為 大內地不廣濶難容多人又妄恃林清各有邪術可以致勝而清又倚賴諸逆監諳熟 禁中路以為導引遂以二百人為額然其人皆市井無賴初無智畧又其謀不慎祕願為人知林清嘗步行街衢風聞其袂露懸坎卦腰牌為市人所窺見又飲於友人室醉後露大

逆語然諸有司皆以林連太監故不敢究詰至黃村同知張步高與林清結為昆仲以希他計吁可怪也其黨祝現者本豫王包衣人居桑垓村充豫王莊頭家頗豐其弟祝高慶頗不善兄所為知其反期已決奔告豫王豫王裕豐初欲舉發會有尼之者豫王於壬申年 上大閱南海子日亦曾寓宿林清家中故匿不敢奏聞蘆溝司巡檢陳紹榮因居民逃竄訪知其謀於數日前申報宛平縣縣令某已有籤派弓兵俞同揜勦之札會亦不果步軍統領吉倫貪吏也營員久相申報吉倫以事干 禁築不肯究訊數日前方攜酒遊香界寺吟咏竟日託言迎 鑾白澗是日驕從出都門

有左營參將某攀輿以告曰都中情形大有所叵測尚書請留以為民望吉倫正襟厲色曰近日太平乃爾爾作此瘋語耶揮輿竟去十四日林清賊黨分二隊其東自董村至者以祝現屈五為首約由東華門而入其西自黃村至者以李五宋進財為首約於菜市口齊集由西華門而入正陽門外開慶隆戲園劉姓者亦其黨羽曾投偽職為巡城御史是日延李五等入其戲園劇酣飲竟日而營坊諸官莫有過而問者其去木偶幾希矣十五日午太監劉得財引祝現等由東華門入會有賣煤者與之爭道賊脫衣露刃為司閹官兵覺察驟掩其扉賊喧然出刃闖入者陳爽等十數人祝現等皆遁逃有令禮部侍郎覺羅公寶興者侍直 上書房甫退直出適遇賊舞刀入白光燦然寶興踉蹌奔入時署護軍統領為楊廷曾漢軍人由參領起家初無智畧因率數護軍禦之殺數賊於協和門下而官兵受傷者亦多寶興侍郎遂命掩 景運門入告 皇次子 皇次子從容佈置命侍者攜鳥鎗入並嚴命 禁城四門促官兵入捕賊劉得財引二賊入 蒼震門欲手刃太監督領侍常承貴洩其宿忿為太監顧某擊擒之其由西華門入者時倉卒門不及闔遂全隊入楊進忠與其徒高廣福引之尚衣監為製 上服處楊嘗乞其補綴而不與直司衣者拒之楊以是隙

遂引賊入全行屠害存者無幾有老婦數人藏於荆棘中獲免遂
入文穎館殺供事數人陶危鄉編修撰方校書聞門外履聲凜然
突然問曰金鑾殿在何所其愚蠢也若此陶僕駭升方提茶棹至
遂以身障危鄉賊傷數刃危鄉得以免其賊遂叢集 隆宗門門
已闔有護軍某知事急合符於身亦被數刃憤然卧階下合符得
以保全賊由門外諸廊房得踰牆闖 大內 皇次子立養心殿
階下以烏鎗擊斃二賊貝勒綿志亦趨入隨 皇次子 有二
賊潛入內膳房屋中衆內監擊殺之時諸王大臣咸由 神武門
入余在邸方與僮手奕間變乘馬入至 神武門郡王 綿謀貝子

奕紹亦先後趨至聞賊已聚攻 隆宗門玉麟方迎 駕歸短衣
跟蹠入皆聚集城隍廟門前時官兵至未踰百人餘皆僕隸而已
衆錯鄂無策鎮國公 奕灝 勇士也掌火器營事因曰是日火器營
官兵皆聚集箭亭以備揀出征將有變可招而至也余應聲曰君
言大是伊乃騎騎去時鎮國公 永土 護軍統領 石瑞齡 曰 禁內
隘窄恐有不測之變可速備車乘以備 后妃之行余亦是其言
宗室原任大學士 祿厚 首拂其論曰此係何等語乃敢出口耶衆
皆默然其心實巨測也成親王 永理 後至時已被酒乃大呼曰何
等草寇敢猖獗乃爾賊在何處俟吾手擊之因脫帽露頂勢甚雄

偉時內監有言賊甚兇猛已攻 中正殿門入者約計二百餘人
蓋即其黨也亦實有醇良輩登延壽閣數十人眺覽於外屢促官
兵聲淚俱下惜不知其名也須臾奕灝率火器營官兵凡千餘人
魚貫橫鎗意甚踴躍實 祖宗百年涵養之功也莊王因率百餘
人並矛手數十從西城根進余在後督率官兵後至者勵以大義
皆奮勇前進副都統公安成者起勇公海蘭察子也少年勇銳時
方徐行余撫其背曰君乃勳臣世蔭不可有墜家聲安乃奮勇而
前遙聞鎗聲羞然知官兵已對敵也時有數十賊入慈寧宮伙房
者莊王首射一賊應弦而倒官兵復鎗傷數人賊遂披靡莊王同

安成奕灝先後追至 隆宗門賊首李五祝現方積直宿者之襪
被於簷下意欲縱火莊王率衆攻之擒獲數賊其餘皆由南遁去
時副都統蘇公 爾慎 鈕祜祿公 格布 舍 方銜命南征入京整行裝
者聞警趨入亦首先殺賊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 明珠 後也少
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屢一冠數十年人爭笑
之是日應值 太和門聞警趨入時有勸其緩行者那故迂直曰
國家世臣當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因急趨至 熙和門門已
閉那方旁皇間適賊竄至遂被害高廣福時雜於衆賊中因引賊
由馬道上城腰出白旗搖展或書大明天順或書順天保民皆庸

劣可哂以白布裹首號呼於堆堞間夾灑蘇爾慎因上城驅逐高
 廣福持旗呼眾問夾灑彎弓射之自城樓墜眾聲歡呼如雷有
 御書處蘇拉某乃導李五匿於 御刻石榻間余督後兵自武
 英殿復道進有理藩院員外郎岳祥海蘭察之塔也貌甚勇健與
 余路遇願從殺賊時賊有迎拒者鏢藍旗護軍校常山以鎗擊之
 墜於 御河山即入河擒之余即與之手絹以為識眾愈踴躍時
 擒兇賊數十官兵之勢愈盛賊有自投 御河死者有匿於城堞
 草中者有匿於 五鳳樓者如鳥獸散時天殆黑與今禮部尚書
 穆公克登河遇穆驥曰天已昏黑奈何余曰今十五夜有月光照

曜蓋安眾心也穆固長者不解余意因曰月光終不及日余急指
 心以示穆乃改曰月光固皎如晝也時諸王大臣皆匍匐從事然
 亦有日落始至者亦有逍遙雅步於 御河岸者以 天潢貴胄
 之近而漠然如越人之視亦可謂無心肝人矣鈕祜祿宗伯 福慶
 脩髯垂腹公服挂珠正襟坐於軍機處階上人問之曰今日望日
 敢不公服其迂執也若此時莊王等皆入 隆宗門內余念西華
 門為賊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奪門出因率火器營兵數百屯於門
 側會成王命護軍統領石瑞齡義烈公慶祥散秩大臣綿懷副都
 統策凌分守四 禁門慶公 祥乃率其所管正藍旗護軍營弁兵

至西華門會英誠公 福克謹 原任禮部侍郎哈爾阿皆偕至慶固
 多才智其參領趕興為福中失節之德森保子人亦勇健思幹父
 盡因與余露宿馳道上中夜時有太監張泰者即於己巳春同鄂
 羅裡共傾陷廣慶慶侍郎者時亦通賊由城堞蛇行伏於東華門
 馬道上為夾灑所擒始知有內監通賊狀此十五日事也 五更
 月色皎潔如晝余與慶公命岳祥率數十兵上城巡眺慶公又命
 長槍手數十拒守西華門洞終夜間寒風凜然內務府衙門中尚
 有伏賊攻某郎中肩逃去聞大城內柝聲叢雜竟夜不絕蓋王念
 農侍郎率步兵巡邏甚嚴密天殆明烏雲自西北起霹靂轟然人
 皆避易俄而大雨如注軍士火繩俱滅間 五鳳樓中有人涕聲
 余命火鎗齊發然雨勢甚大因退屯 咸安宮門下是時兵弁無
 不怨雨非時者後知是夜逸賊匿於 五鳳樓者欲於是時縱火
 突出會聞雷聲驚潰雨復滅其火種固 國家無疆之福天有以
 佑之也天始明有 南薰殿人報其中有賊者余率兵數十人入
 其柵內余立土墩上指揮其眾有正紅旗火器營護軍校福祿者
 冒險入擒數賊出賊有攀樹踰垣者亦為兵弁所獲有名史進忠
 者人甚黠余因命岳祥以善語誘之其始言姓劉蓋以劉得財為
 可惜也久之始得林清名姓及李五祝現率眾入西華門語會莊

王率長槍手數十人擁至余告其故王曰通饒奕公灝亦於 錫慶門前訊問陳爽供與之合余因與之籌畫兵食王覺額曰內務府倉中現不發糧奈何可命余護衛向街巷中市餅餌聊充竟日之食可也因率眾巡邏去令戶部侍郎宗室果齊斯歡至衣襟盡血云余適繞巡至 五鳳樓見一賊匿於扉側余往擒之賊挺刃至被余手刃之氣色甚壯果為壬戌宗室進士勇健乃爾不負維城裔也因耳語余曰聞有內監通賊者王慎勿泄余首肯者再慶公因問果告知初因共嗟嘆刑餘之輩歷代無狀乃爾 本朝立制甚嚴乃致萌叛逆之心至此恨不共餐其肉也時天已晴霽余

余親同岳祥上城巡視見正紅旗兵列營於西華門軍容甚肅余為堞間乃康副軍修隊也午間莊王親至散給餅餌數人共一枚不足充飢余與慶公議因與修書寄家中命運米數十石以供軍食從門隙投出至晚米始至軍士飽餐歡然日落時有火器營領札某入 御書處巡視問石隙中有人語出呼兵入慶公命趕與持刀首入眾兵奔隨之余與慶福二公往拒其門賦出與鬪官兵踴躍擒捕如巢中捕雀焉魚貫纒擒出凡二十四人首謀之蘇拉亦與焉余訊之彼戰慄無人色李五甚狡捷與官兵格殺被傷甚重是夜斃焉官兵歡聲如雷士氣益壯聞是日豫王裕豐及原

任大學士祿康託言出購軍食竟開東華門出須臾乃徒手歸言無炊飯處竟不知作何狀也黃昏時訛言有賊犯西長安門者慶公與余同鼓勵將士命列隊以待兵士有驚詫者余欲正法眾乃帖服久之始知為古北口提督馬瑜率兵由密雲至京城北塵土蔽天致有此訛傳也晚間莊王入告督領侍常永貴因擒劉得財數十人出皆俯首服罪此十六日事也次日昧爽 上遣和碩額駙起勇親王拉旺多爾濟和順額駙科爾沁郡王索諾木多布齊固倫額駙固山貝子瑪尼巴達爾今大學士託公津今吏部尚書英公和先後入京蓋於路 聞警報也命八旗都統各於界域中

擒捕逆匪恐有逆賊潛大城中也時各都統聞 命皆趨出惟成莊二王及奕灝安成等數人未動殊有識也時莊王已將林清名姓住址密札告玉侍郎 麟會英公和至已按步軍統領因命番役張吉高鋒徐永功三人往宗家莊擒捕林清會有宋某舉發其事因命為引導時由東華門潰散者已歸告林清清躊躇竟夕不寐繞牀嗟嘆然猶希冀曹福之逆黨應承於十七日起事者或有所徼倖因未逃遁黎明時張吉等三人已至其家扉尚闔張扣扇久之林清著燕服出張吉偽告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請入朝清大喜過望欲登車其妙闔然出口事吉凶未可知不可獨往

張高等推婦仆地遂驅馬返踉蹌歸命數十人追之車已入南苑門門遂掩追者無及返是日停午忽傳 上自燕郊迴鑾逾時遍禁城皆知之貝勒綿志持鎗立東華門樓上佇望 景運門皆洞開久之聲跡杳然蓋即福昌之黨所為也余方假寐聞之不及著靴趨出慶公曰事關巨大我等有城守責不可擅離恐有他故也余心是其言是時諸王大臣於各偏僻處搜捕先後又獲十餘賊有劉姓者縛卧 隆宗門側聞火鎗聲自相怨艾曰吾早言是物兇狠終不能成事若輩不聽好語至此可見賊衆皆烏合而至也然始終不獲祝現劉呈祥二人或曰死於東華門著青衣者類

呈祥然無左驗至祝現蹤跡詭密必有逆黨藏匿之者其事不可深詰也是日 諭旨至深獎 皇次子之功在社稷封智親王貝勒綿志以扈翊功亦封郡王職銜賞食俸銀一千兩又擇於十九日 迴鑾 命諸王大臣毋庸遠接以靖人心是日莊王率兵出巡九門歸人心稍定晚間驟聞 禁城外喧嘩聲俄時徧滿街巷訛言太平湖在城西業經接戰又云西長安門已破徧都人聲沸騰時科爾沁貝勒鄂爾哲依圖有母喪聞變墨緣守 神武門外紀律頗嚴俄有冠五品頂戴花翎人駛馬至云欲調官兵出 禁城禦賊鄂詢之即趨出又有騎白馬人沿街傳呼有賊蓋即福昌

之黨羽期於是夜舉事者果益亭侍郎守西柵欄有其營兵校報賊至者果立縛杖之時大僚有欲啟 神武門出兵者幸為莊王所阻守 午門之策凌聞變竟率兵開門首適賴 皇次子遣安成巡察至 午門聞無一人歸報 皇次子改命舒明阿代守之舒招集前兵固守得以無虞此安成親告余者是夜余聞變亦愀然變色賴慶公撫禦士卒列隊以待命岳祥幹與上城瞭望謂余曰此隊文武二員殊可嘉也俄而大風翁翳新寒侵骨至夜半人聲漸息實無一賊焚掠蓋賊黨煽惑使我兵自相踐踏也聞是夜北城有兵家其夫出守 禁城而家無一人其妻聞變自縊者又

聞有全家殉節者惜不知其名最可記者策凌之逃合朝無人舉劾而是夜倡亂者惟擒曹福昌一人餘皆不為究詰司寇訊曹倫父子時亦未有一人問及此夜之事反代林清云欲俟滑縣李文成賊至之語以誑 君父此余之所未解者此十七日之事也至次早北風淒緊日色無光士皆披裘立尚寒慄無人色所擒賊有凍斃者其餘哀號之聲不止慶公曰余不忍聞也余曰此皆碎屍不足以洩吾憤者君可謂子子之仁也慶亦艱然時同至文隸館始知陶鳧鄉尚在匿於匱中絕糧已三日矣至晚秋卿始命司員錄諸賊生供然後啟 神武門遞送諸賊於獄中是日余至克勤

郡王寓中始食秋梨數枚前此食不下咽也此十八日事也明日
余同諸王公迎 駕於朝陽門內常服挂珠用兵禮也辰刻 上
乘馬入都門夾路士卒歡拜重覩 聖顏余不禁潸然泣下也
上撫馭士卒緩轡入 宮即下罪己 詔諸王公大臣集 乾清
門跪讀不禁嗚咽失聲惟鐵冶亭宗伯云我輩若此盡職而 皇
上惟叢脞何也人知其志荒矣 上立命開內外諸城以安人心
又 特賜將士食命御前侍衛等視食畢然後復 命又 命莊
王及貝子奕紹等入 太廟 社稷諸宮殿搜捕餘賊次日 召
王公大臣於 乾清宮面諭近今日諸大臣因循怠玩有為朕宣

勞者眾必陰擠殺之以致有此大變余首奏曰 皇上此言真切
中今日之病然臣等世受 國恩乃使今日有此等事真愧死矣
上首肯者再又言前日朕聞報時即命回鑾 皇父陵寢在咫尺
尺間亦不能前謁訛言有賊三千直犯 御營之語朕諭御前王
大臣不必驚懼俟賊果至汝等効死禦之朕立馬觀之可也因言
我大清以前何等強盛今乃致有此事皆朕涼德之咎眾皆嗚咽
痛哭叩首請罪成王因言 皇上如此聖明百姓縱不能愛戴如
父母何以疾之如寇仇此必有所致禍之根容臣密奏可也 上
曰兄可急繕奏聞王大臣中如有能據忠悃者可繕摺以奏待朕

裁定眾叩頭謝 上又曰此中亦真為朕出力者朕習知之不
必因此生怠也眾又叩首出時有欲合避邪丸藥使諸內監服之
以却其邪謀者繼又作爾汝之辭上皆笑而不答既出余笑謂成
王曰此何異揚武陵默誦華嚴却賊之故智也成王絕然曰伊之
才何得譽武陵直郭京申甫流耳因脫帽擲牀上眾皆軒渠是時
拉旺多爾濟等奉 旨率健營兵弁往勦東董村及宋家莊諸
處賊已棄巢逃竄超勇王遂取火焚其室終夜火光燎然京兆尹
以賊人嘯聚請獨對而超勇王等適率勁旅凱旋其漫無聞見至
此巡城御史曹恩繹陸泌遣偵者巡邏於右安門獲太監楊進忠

家書始知其通逆謀蓋伊引賊入見莊王率勁旅至伊即逃入直
房閉門晏寢至是事定始遣僕通信於其家乃被獲實天意也
上命承恩公和公 世奉至其家搜刀布出乃伏法二十三日 上
御豐澤園親訊逆黨諸御前侍衛佩刀環立威儀甚肅 上命莊
超勇二王坐於 御座側引劉得財劉金至 上問曰汝等皆朕
內侍朕有何待錯汝等乃萌此逆謀也二闖賊俯首稱主子饒命
者再 上笑曰汝既順林清應與朕作爾汝之辭何得尚稱君上
二賊無詞 上因命夾打畢牽去復引林清至 上問其何故蓄
逆謀林清曰我輩經上有之我欲使同輩突入 禁門殺害官兵

以應劫數 上又訊問其黨清曰有包衣人祝現為黨中巨魁

上因回顧刑部諸臣問祝現何在尚書崇祿奏曰業經正法侍郎

宋公銘奏曰尚未緝獲 上首肯之因顧莊王曰外間訛言太監

皆叛今日審明除此數逆外朕之內侍非盡叛也 玉音申諭者

再蓋安反側心也因命將林清等即時正法遂起立眾危從入

宮余是日亦佩刀隨往目擊其事後乃有妄言林清有邪術及諸

情不服之言皆齊東語也其後步軍統領五城御史等陸續捕獲

從逆賊黨 上優賚陞擢有差乃革吉倫玉麟職其日未及入

禁城之大臣大學士劉權之刑部尚書祖之望禮部尚書王懿修

等皆命致仕副都統楊述曾以其 協和門捕賊功宥死戍於邊

護軍統領明志以是日入直者乃其所屬亦革職發往 東陵贊

禮即上行走後於十月間步軍統領英公和因訪獲曹福昌從逆

有證遂逮其父曹倫至 御訊於豐澤園即時正法以失察改革

祿康裕瑞職發往 盛京居住曹福昌臨刑時告劄子曰我是可

交之人至死不賣友以求生也此英誠公 福克晉 親聞知者也逾

年裕豐匿告事發革其王爵其黨雖陸續就擒然祝現劉第五至

今通逃漏網尚未明正典刑殊使人憤悒也嗚呼林清一妄男子

耳焉有當此海宇昇平之日聚數百不逞之徒乃欲直犯 禁闕

圖謀不軌洪荒以來有此事乎而兇狠之輩聽其慫恿指揮甘冒
危險以圖微倖於必不能成之計亦可謂至愚矣

滑縣之捷

河南滑縣地鄰直東三省易於藏奸有李文成者素習白蓮教為
若輩所推服與林清相約通約於九月中起事有縣吏牛良臣主
計馮克善皆與逆謀又有宋元成身軀壯偉多點智乃勾通東昌
曹州大名諸逆賊時又有曹福昌劉得財黨宇內應之舉諸賊恃
為泰山有司有知之者皆不敢舉發滑縣知縣強克捷陝西韓城
人中戊辰進士人素忠鯁乃收捕李文成於獄根究結黨逆謀上

司有阻之者強不為所撼牛亮臣宋元成遂糾結賊眾於九月初
九日劫獄入署強聞難朝服立於堂中以大義責之曰汝輩皆朝
廷赤子奈何崇信邪教甘謀不軌自古紅巾幾見有為帝王者乃
為此滅族之計吾為汝父母官應代為悲也眾有感其愚者不忍
戕害宋元成首犯強公因屠害家屬數十人其媳徐氏美而豔賊
欲犯之徐瞋目大罵怒嚙賊背賊怒臨其軀劫文成出獄遂據城
叛時欲結隊北上有教諭呂某傳賊國語曰昔川楚教匪楚教匪蔓
延九年所以終為官兵撲滅者因其不據城池無所固守故也今
可高築雉堞閉關自守以待他郡接援然後會師北上始能保萬

全也賊信其說遂屯聚道口諸村堡以為聲援計事聞 上命直督溫承惠為總統率古北口提督馬瑜及護軍統領富蘭副都統格布舍蘇爾慎等率直隸河南等處綠營兵以討之溫馳至正定開 禁城變復率兵歸保定 上以其失察林清及逗遛故褫其職改 命陝督那彥成督師 命簡使銳火器二營兵二千名命侍郎公慶祥副都統 御前侍衛桑吉斯塔爾副都統積德長慶等率之往時山東東昌亦有應之者賴鹽運使劉清副將馬建紀張拱辰等率兵抵禦誅夷無算上又命固原提督楊遇春春率陝中兵討賊楊固宿將所統兵皆降賊技勇熟練身經百戰者楊善為撫馭得其死力時河南巡撫高杞被圍於濬縣富蘭等統兵救之圍乃解那驛堂馳至軍請申明紀律檄調各省兵馬 上責其逗遛那謂人曰不教而戰是殃民也昔川楚之所以失事者皆兵力未集而遽與之戰反為所敗是以人心震懾不敢復擾其鋒以致蔓延日久也今吾當厚集兵力一鼓滅之遂屯河陽未進楊遇春領關西兵至先率數騎馳入賊壘徧觀形勢曰烏合之眾易擒也會吉林黑龍江勁旅至遂於十一月二十日攻破道口諸賊壘時李文成於官兵未合圍之先已馳車遁以被知縣強公夾傷故遂延不能遠行那驛堂命總兵特順保楊芳副都統德英額等追之

李文成遁入林縣司寨山中徑路曲險賴獲土人導之以進官兵有潰散者賴楊芳斬數騎人始用命四面合攻自辰至酉賊勢稍衰我兵得以前進賊皆潰散墜澗壑死者無算屍與澗平我兵踏賊腹背以進李文成知事急自焚死司寨之賊始盡其據城者猶日將白旗招颺以期外援時將林清等之首示之賊皆以為偽以林清內有奧援其事定當早成其愚闇也若此宋元成遂遣馮克善潛出圍北上以偵林清事之成敗及號召其黨羽至河間旅店中為知縣張翔所獲時 上命令大學士託公 津馳赴大名率富蘭馬瑜等討長坦諸賊以次撲滅那驛堂用楊時齋提督掘地道

計初於城西北掘之為賊所破復於西南隅掘之既蕪城轟然崩墮楊時齋持卓旗首登堞桑吉斯塔爾繼之會城隅關帝廟被焚火光照如白晝我兵乘勝無不用命那驛堂與高公杞登土阜督率進兵至天明屠戮賊人殆盡亦於破屋中擒牛亮臣徐安國二賊首賊畏懼無不延頸受戮積尸若山阜凡九十日滑縣乃平教諭呂某亦自縊死事聞 上大悅封那彥成三等子賜雙眼花翎楊遇春二等男高杞一等輕車都尉餘皆優賚有差近年用兵未有若是之速者因郵強公 賜諡忠烈建專祠以祀之賊初起時余告當事者即憂其四出奔突難以追逐後聞其據城自守已知

其無能為明察政亮初慮亦與余合後知其計左因謂余曰賊自
趨滅亡孤城致斃此兵法所最忌者此時雖命余呼賊為兄亦所
情願也余亦大笑後果符余二人所料云

廓爾喀之降

廓爾喀自古不通中國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即古佛國
今分為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二驛至前藏又十二
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十驛至石宿橋為後藏極邊地
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胡土克圖曰達賴喇嘛相傳為宗
卡布及門高徒世世轉輪為王每將死則自言其往生處其弟子

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即奉以歸謂前喇嘛所託生也其真偽不可
知而準噶爾額爾喀及內部落各蒙古王公皆尊信之為佛教大
宗後藏班禪額爾德尼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蒙古番人
亦崇奉惟謹此二藏古吐蕃地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為帝師明
成祖時有哈麻立冊為大寶法王未嘗待以屬禮也我朝文
皇帝時達賴喇嘛知大東有聖人出遣使萬里相朝賀其後為
厄魯特所劫去聖祖仁皇帝命皇十四子允禵為大將軍統兵
入藏收復其地擁達賴喇嘛歸坐牀於布達拉以為綏安蒙古之
計初有番目頗羅鼐以功封王爵統兩藏事其子朱爾默特叛遂

不復封王以藏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於是以教主兼國
王之事允倚天朝以為重有丹津班朱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
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一巴珠爾復以通商事後藏
人倚班禪勢不與其值遂相結怨是以其人突入後藏據之此乾
隆五十三年事也純皇帝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勤
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詣番人語遂命監其軍巴忠自恃為
近臣不復為鄂成二人所統屬遂自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願歲
納元寶一千錠以贖其地廓爾喀欲立券約以為憑信時達賴喇
嘛以為不可而已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約而歸踰年廓爾喀頭人

索藏幣達賴喇嘛各不與其有呈進表文語不恭順復為駐藏大
臣普福匿不以聞廓爾喀頭人遂劫藏中頭目瑪爾沁以為質復
搆兵入後藏擄掠而歸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併欲棄前藏歸
賴達賴喇嘛不肯輕棄重器以免事聞上震怒巴忠畏死投河
自斃乃命禔保泰爵改名浮習潭國語所謂賤役也乃命身督福
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為大將軍統索倫吉林及川陝諸路
兵入討之其糧餉則命大學士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
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一年春福康安由青海路
進兵時青草未茂馬皆瘠疲糧餉屢絕運糧布政使受和坤指欲

絕其餉以令其自斃賴福康安行走速疾四旬至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紮防其抄襲後路福康安海蘭察二人與賊戰於擦木戰於瑪爾轄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侵後藏地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拒於噶多河福康安分前隊為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為二福自統之遣護軍統領慶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爭持福康安由間道衝賊營海蘭察又繞山出賊營後與福相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追奔至雅雅停其頭人某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康安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

以壯軍威於是舉國洵懼遣人乞降福康安曰是緩我兵也弗可聽嚴檄斥之七月庚子裹糧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等處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至熱索橋福康安以為勢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以戰自比武侯也我兵皆解縶負火鎗以休息賊乘間入我兵狼狽而退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陣亡者賊復遣人乞和福康安遂允其請賊獻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木第馬達特塔巴等贊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上鑒其誠乃許受降八月丁亥班師是役也巴忠既辱國於前福康安復償師於後猶賴

夷人畏憚為 國家威德所懾故爾獻表投誠以結其局後之用兵絕域者應引以為戒歟

鑾儀衛

本朝鑾儀衛相沿明錦衣衛之制而不司緝探之事掌衛者一人其屬凡七所左所掌鞞路右所掌繖蓋儀刀弓矢中所掌麾幡幢節鉞仗馬前所掌扇拂鑪盒諸物後所掌旂瓜吾仗馴象所掌儀象騎駕鹵簿饒歌大樂旗手衛掌金鉦鼓角諸物設衛於刑部之次其屬校尉典隸等儀猶相沿明制凡冠軍使等官之任拜即陞堂吏早趨賀悉如大部制故其秩雖次領侍衛府而威儀過之鐘

鼓司司鐘樓城北鐘鼓樓每夕委官及校尉直更 神武門鐘凡上駐蹕圓明院則每夕鳴鐘記更漏 上在宮日則已 午門鐘鼓凡 上祀郊廟受朝賀則鳴鐘鼓以為則其屬員 國初俱設漢員後以滿洲侍衛間之名曰鑾儀衛侍衛雍正中釐正官階改漢員為漢軍滿洲侍衛亦改定冠軍雲麾等名惟漢武科甲侍衛仍舊名其後許外 綠營武弁漢軍人員視為捷徑每多諉託掌衛者復有苞苴之納故其風日熾不可挽回至今 上親政初大加整飭復 特簡大臣挑取其弊始革焉

綠營虛銜

國初沿明制綠營總兵官有勲勞者遞加都督僉事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諸名目益明五軍府官也其最優始加將軍之名如趙良棟勇畧將軍潘育龍綏遠將軍楊捷昭武將軍是也至乾隆十八年 純皇帝厭其名近虛偽乃皆裁革定提督為從一品官階始釐正焉

綠營功加

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敝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日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敝一雲騎尉較之八

旗功牌殊為屈抑是以其世襲寒家武弁不肯用命職由此也近日 純皇帝恩旨將其陣亡人員一體與之世職然功加之制尚未有奏及者亦有司之責也

偽皇孫事

庚子春 純皇帝南巡迴鑿時駐蹕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妬嫉故禳禱時將其逐出僧人憐而收養至於成立初履端親王諱永成 純皇帝第四子出繼履恭王後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 上已命名時王隨 上之灤陽而次子以痘殤告其師人皆言為王氏所害事

秘莫能明也 上亦風聞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詢其嫡福晉伊爾根覺羅氏嫡妃言其子殤時余曾撫之以哭並非為王氏所棄者言之鑿鑿 上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童子相貌端莊頗敦重坐軍機榻上見諸相國端坐不起呼和相名曰珅來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沒也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勵堂侍郎成時為軍機司員乃傲然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為人所給乃敢為此滅門計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為僧人所教者其獻乃定時人以保有偽不疑之風事聞斬僧人於市成童子於伊犁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招搖愚民為松相公第所

斬然問其即太監楊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時實未嘗殤王氏暗以他屍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薩凌阿負出即棄之荒野嫡妃所撫哭者非真也然則僧人之教偽童蓋亦有所憑藉非無因而至者也

和王預凶

和恭王諱弘晝 憲皇帝之五子也 純皇帝甚友愛將 憲皇所遺雅即舊資全賜之王故甚富饒性驕奢嘗以微故毆果毅公初親於朝 上以 孝聖憲皇后故優容不問舉朝譚之最嗜弋腔曲文將琵琶荆釵諸舊曲皆翻為弋調演之客皆掩耳厭聞而王樂此不疲又性喜畏儀言人無百年不死者矣必忌諱其事未

堯前將所有喪儀注皆自手訂又自高坐庭際像停棺式命護衛作供飯哭泣禮儀王乃岸然飲啖以為樂又作諸紙器為鼎彝盃盃諸物設於几榻以代古玩余嘗觀其一紙盤仿定窰式而文緻過之宛然如瓷物亦一巧也及王薨後其子孫未及數年相次淪謝亦預凶之兆所感應也

恒王置產

恒恪親王諱弘旺 仁皇帝孫也幼襲父爵性嚴重儉樸時國家殷盛諸藩邸皆蓄聲伎囿園惟王崇尚儒素其俸除日用外皆置買田產屋廬歲收其利人以各畜笑之王曰汝等何無遠慮藩邸除梁田產外無他貨取之所不於有餘時積之以待後人之儲則子孫蕃衍時將何以為析產資也然諸邸以驕奢故時漸中落致有不能舉炊者而王之子孫富饒如故人始識王之先見也

安王好文學

安節郡王諱瑪爾渾安親王岳樂子也少封世子即好學毛西河尤西堂諸前輩皆游燕其邸中著有敦和堂集又嘗選諸宗室王公詩為宸筭集行世今杭大宗道古堂集中載延接閣百詩該以為憲皇帝事益 憲皇居藩邸時謹介持躬育德春華從不引

見外人見 殊批諭旨甚明况 御製集中亦無閣百詩詩益王曾受業於閣百詩故於送終之禮甚備而俗呼安王邸為四王府以致相沿訛傳為 憲皇也

德濟齋建園亭

德濟齋夫子嗣簡親王爵時邸庫中存貯銀數萬兩王見訛謂其長史曰此禍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無貽禍於後人也因散給其邸中人若干兩餘者建造別墅亭榭軒然故近日諸王邸中以鄭王園亭為最優蓋王時建造也

紅蘭主人

紅蘭主人諱岳瑞安親王子安節王弟也善詩詞崇德癸未時饒餘王曾率兵伐明南畧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學之士蓋即當時所延致者也安王因以命教其諸子弟故康熙間宗室文風以安邸為最盛主人喜為西崑體嘗延朱襄沈方舟等為上賓方舟妻某遊方舟久不歸作杭州圖以寄之當時傳為佳話主人嘗選孟郊賈島詩為寒瘦集以行世以諸藩貴胄之尊而慕尚二子之詩亦可謂高曠矣

果恭王之儉

果恭王諱弘瞻 憲皇帝第七子也嗣果毅王後善詩詞幼受業

於沈確士尚書故詞宗歸於正音不為凡響居家尚節儉俸餉之積至无棟宇王每早披衣起巡視各下屬有不法者立杖責之故眾皆畏懼無敢為非者壬子夏九州清宴災王後至與諸皇子接見談笑露齒為純皇帝所窺見會其門客有干請政事者上乃被王爵降為貝勒王乃閉門謝客抑鬱生疾上往撫視王叩首衾裯間惟謝過自責而已上感慟嗚咽失聲歸即加封親王會以疾薨上特謚曰恭益取楚共王之意也

武虛谷

武虛谷德河南偃師人中庚子進士任山東博山縣縣令有德聲

甲午秋壽張王倫倡亂為舒文襄公所撲滅或傳倫實未死潛匿於他方庚戌間山西人董二告王倫藏匿山西某縣和相時專柄欲希封賞乃投意覺羅牧菴相公長麟令其偵緝牧菴拂其意以虛妄對和相輒然其屬番役某欲獲和相歡心因獻計仍向齊省緝訪或可得蹤跡和相乃密簽役往山東至博山縣其役恃和相勢擅作威福公揜至署中取捕役簽票視票惟書二公役名而同夥行者凡十五人公督責之捕役抗橫無禮公大怒以大杖責數十役歸告和相和相怒曰縣令瘋顛耶乃敢仗吾胥役乃投意於山東撫臣以他事劾罷公職公歸裝惟書數十篋而已嘉慶己未

有薦公於朝者上命超雪復公職而公已先時卒士論惜之

雜昂

嘉慶己未上親政時首下求言之詔九卿台諫等紛紛白簡言事四方布衣之士亦有上書於乾清門以希進用者然率皆急功近名之士初無觥觥見事業者惟雜太守昂以從九品末職上書言教匪事上以其言肯察命乘傳從軍太守即短衣匹馬從諸大帥後隨同捕賊以勇畧見長於額經畧屢登薦牘數年間置身司馬今任荊州太守亦曠達士也

梁提督

梁提督朝柱少為黔中步卒從征金川時勒烏圍為賊壘險峻處兩次捷伐皆阻於其險不能進攻阿文成公圍之經年未得進取梁公奮然進曰朝柱聞將恃關才不藉關力今賊壘堅礮叢立我兵仰而攻之彼據建瓴之勢下以擊我人非木石焉能抵鎗礮之險是殃民也今不若覓他嶺嶂為賊所不守者繞道以攻其後可使賊進退失險我兵合以擊之可收功於旦夕此狄東美所以下崑崙關之故策也阿文成公大可其言與之數百卒立授參將劄付公因率眾卒草衣卉服自叢嵐疊嶂間以刀掘路士卒各懷一鐵釘踵跡相接攀釘而上至夜半至賊壘於營後攻之賊以為

自天而降倉卒奔竄官兵仰攻其下賊遂盡殲後公游至廣西提督臺灣時亦著勞績云

張文和之才

張文和公輔相兩朝凡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裁擬 諭旨文采瞻備當時頗譏其袒庇同鄉誅鋤異己屢為言官所劾然其才幹實出於眾凡其所平章政事及 台對諸語歸家時燈下蠅頭書於秘冊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嘗顛倒一語自擲筆嘆曰精力竭矣 世宗召對問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之姓名公縷陳名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後無所錯悞又

以謙冲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所過失公必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暑日鄂公嘗脫帽乘涼其堂宇湫隘鄂公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鄂神色不怡者數日然其善於窺測 聖意每事先意承志後為 純皇帝所覺因下 詔罪之遂公歸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輩互相承其衣鉢緘默成風朝局為之一變亦公有以致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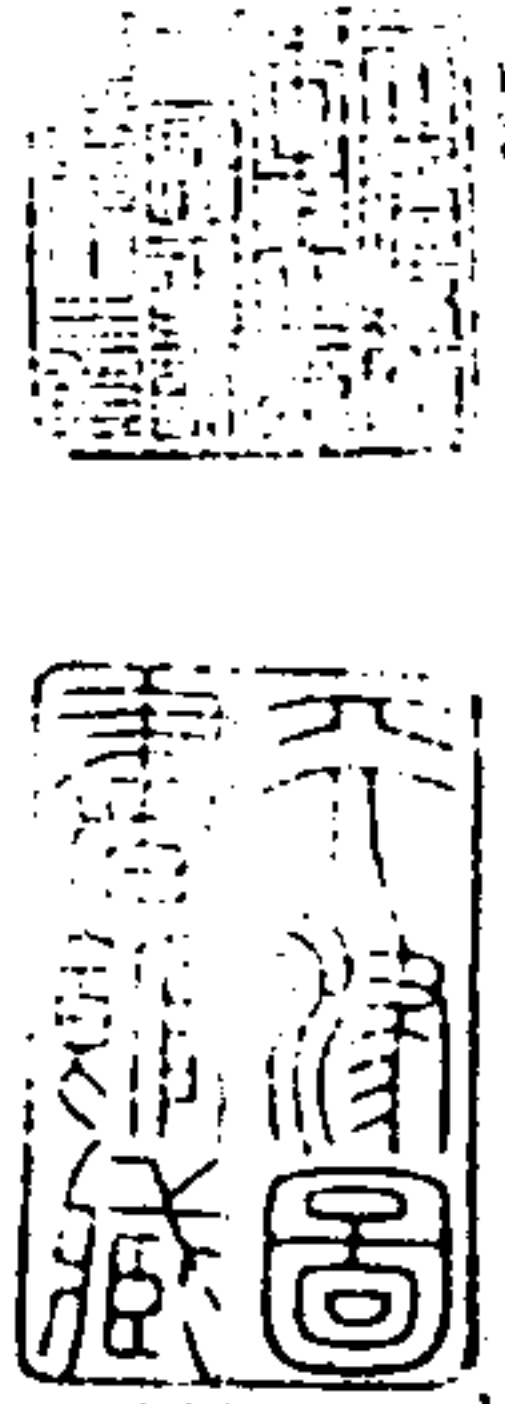
仲副憲

仲副憲永檀山東濟甯人乾隆丙辰進士為鄂文端公得意門

生時步軍統領鄂善受商人俞某之賄公首發之鄂遂伏法又劾大學士趙國麟侍郎許希孔等往工部胥役俞姓家吊喪有失大臣之體諸人為之降除有差 純皇帝嘉其敢言由御史立擢副憲以旌其直時張尚書以文學供奉 內廷嘗預樂部之事公劾之有張照以九卿之尊親操戲鼓之語張銜之次骨乃譖公洩漏禁中語下獄 上知其枉立釋之張恐其報復因用其私人計搗樽往賀暗置毒酒中因斃於獄傅文忠時為戶部侍郎大不服張所為欲明言於 朝以公屍如常事無左驗乃已踰年張病噎告假旋里卒於濟甯舟中蓋見公為崇也



嘯亭雜錄卷之七



質王好音律

質恪郡王諱維慶質莊王子也幼聰敏莊王督之甚嚴

所謂度曲者與余交最密自童幼時即日相親誼嘗

急至再三致有眾叛親離之言語雖激切實中余

有恨僕某王默告余曰其人多白眼瞳子耗馬非醇正

信其言後果為其所賣故余終身感王之德王自辛酉夏

律其後九宮譜調無不諳習較之深學者尤多別解時有優

月峯髻齡頽俊王每佳時令節於漱澗齋紅牙檀板使月峯侑酒
而歌王親為之捺鼓望之如神仙中人體頗孱弱後復有為公虞
之事故抑鬱而終年甫二十六 上悼惜之特賜銀五千兩以為
賻焉

成將軍

成將軍德姓鈕祜祿氏額直義公族孫也幼從阿文成公征金川
頗多戰績阿嘗曰裨將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而已其後征廓爾喀
苗疆亦多戰績後征楚中教匪時總統為楚制府福寧性暴愎每
失將士心攻旗鼓營涼山諸賊匪株守經年無尺寸功公隨其軍

心甚抑鬱其戚某往探之公設酒待之將飲公笑曰席上無可飲
者可以數賊匪之心肺侑酒因下令出戰公結裝去聞火鎗聲須
臾檢數十賊歸酒尚未寒也公因掀髯浩歎曰若此草竊較之金
川番匪實十不當其一二何難滅此朝食而當軸輒以養賊自重
真不解其何心老夫此生功名終於此矣因潸然淚下不踰年公
以疾告歸頤養林泉者數載然後終其子提督穆克登額亦勇猛
有父風累破賊匪賊人畏之如虎後殉節於川中 上甚悼惜特
賜世襲一等男以旌之

洪稚存

洪稚存編修亮吉 陽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縱飲善攻訐
其著乾隆中府廳圖誌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
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當時竊要人爭誦之朱文正
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先生乃於朱座首斥其崇信釋道為邪教
首領之語朱正色曰吾為君之師輩乃敢搪突若爾先生曰此正
所以報師尊也又譏王韓城相公為剛愎自用劉文清公為當場
鮑老一時八座無不被其譏者後襄裝欲歸復上書於成王及朱
石君劉雲房二相公多誹謗 朝廷語成王以其書上聞 上憫
其書生迂魯成於伊犁未踰年即放歸回里以其書常置 御座

旁曰此坐右良箴也 上之寬大也若此先生既放還亦縱酒自
娛不數載卒於家其所著古文多載 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
於世教焉

伊將軍

伊將軍勒圖 少貧窶幾不能舉養充侍衛嘗代人持豹尾鎗以食
其質實人爭賤之從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常與論伊犁疆域公
言其要隘某某處如聚米為山狀阿文成異其人及歸即薦公代
其任公撫絕域先後二十餘年駕馭得宜撫卹番夷輒以至誠怵
其天良番夷感激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薩克等處皆畏威懷德

至呼為父公性廉潔饋羊至十數即不收取而賞賚倍優渥又定
開屯田練士卒犒夷衆諸制至今遵之 純皇帝喜其守邊實謚
嘗賜詩比之趙充國班定遠焉後卒於任番夷悲慟至有勞面文
身者 上悼惜之封其子為一等 伯以旌之

錢文敏

錢文敏 非城 中乾隆乙丑狀元選為清書翰林公性聰敏以
國書為易學遂不復用心至散館日輒曳白 純皇帝大怒曰錢
維城以 國語為不足學耶乃敢抗違定制若此將置於法傅文
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尚可寬貸 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

之公倚礎石揮毫未踰刻輒就 上異其才命 南書房供奉後
遂游陞至戶部侍郎寵眷甚渥云

阿司冠

覺羅少司冠 阿永何以筆帖式起家任刑部侍郎性聰敏善詞曲
常定秋審冊公揚筆曰此可謂筆尖兒立掃千人命也 納蘭皇
后以病廢公欲力諫以有老親在堂難之其母識其意喟然曰汝
為 天家貴胄今欲進諫 當宁乃以親老之故以違汝忠蓋之
志耶可舍我以伸其志也公涕泣從命因置酒別母侃然上疏
純皇帝大怒曰阿某宗戚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以博一己之名

耶特召九卿論之陳文恭公曰此若於臣宅室中亦無可如何事
託冢宰庸曰 帝后即臣等之父母父母失和為人子者何忍於
其中辨是非也錢司冠汝誠曰阿永阿有母在堂盡忠不能盡孝
也 上斥之曰錢陳羣老病居家汝為獨子何不歸家盡孝也錢
叩謝 上乃戍公於黑龍江命錢司冠歸終養焉踰年 后既崩
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禮亦戍於伊犁二公先後卒於
邊未果赦歸也

孫文定公

孫文定公 嘉淦 字懿齋太原縣人公父以俠聞殺人公年十七與

其凡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 憲皇帝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累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存教習某 憲皇帝不用公爭益堅 上擲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之曰汝敢動 上筆耶公方悟捧筆叩頭 上大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錢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還趨庫所果殺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歎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絀無盈乃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持衡僂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別買一所請覆之王章權良久無絲毫盈絀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為轉奏 上亦愈信公命署河東鹽院 純皇帝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為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變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如未之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為喻 上嘉納之一時傳誦焉後督直隸以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勳舊所園民無恒產皆仰賴租種旗地以為生而旗人自恃勢要增租直屢更佃戶

使民無以聊生因建旗地不許增租奪佃有刁民故為抗欠者許許之官官代為徵收解旗分領至今旗民賴以相安無事後以訊謝侍御濟世事不實免官傅文忠東政後力薦於朝 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傅文忠嘗延公會食公往謁其邸未入座遽趨出傅怪問之公曰某處設反坫某處建螭頭閱皆王邸制度公不宜居此嘉淦將速歸繕疏劾之也傅公長跼請立改其制公乃入席歡飲終日其嚴直也若此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春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貯在顏間而業已置人於青雲上雖有下界接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

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公既負直聲屢躡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畧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偽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為窮治經年始得主名 天子知公忠無他腸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為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晏叅窳勿者彌口不宣即家庭間亦寂然無復知者堯時 上甚憚謚文定 今上即位念其忠鯁 詔廢其孫鑾為員外郎以旌其直云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繼善字元長姓章佳氏世居 盛京其父文恪公泰罷

祭酒家居 憲皇居藩邸時 命祭 三陵天會雨因宿於公家
與文恪公語奇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舉京兆曰當令我見及
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 憲皇已踐祚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
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遂入翰林未踰年
即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去釋褐
甫六載耳公白哲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癩如硃
砂鮮日秀而慈長寸許年三十餘即任封疆遇事鏡燭犀利八面
瑩澈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之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敏達公衙入 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
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
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為公危有治裝求
去者公不為動 憲皇帝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報 御衣冠
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 純皇帝登極公屢任中外先後督兩江
幾三十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
南為故鄉渡黃河輒心開不侵官不矯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肅
謙從所益肅然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
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

循也以故公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
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連萬千而公部居別
白除苛解饒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
憲皇帝嘗告公曰汝知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是
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
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不學其復也其敏捷也若此公
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如袁簡
齋太史劉繩庵相國秦澗泉狀元皆公所提唱者也後拜文華殿
大學士仍督江省次年 召還臨行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

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其再督江時吳民有
吉甫再來天有眼之語云年八十餘卒於位其家三代宰輔世人
榮之

陸中丞

陸中丞諱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即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
古聖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 軍機房傳文忠公倚
為左右手屢遷州郡以廉直稱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
謹造次必于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
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

示之法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闔
彈壓稽察賊知濟南有備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難犬
不驚焉後屢遷至湖南巡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
監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薦老親猶來赴補惻然
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人歸養
者千餘人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用其息穀請免
征收奉 旨先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劄子啟告柩前慰公眾
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公所著切問齋叢書皆選
本朝諸名臣奏疏見諸施行者各分門類其註疏尤詳備為後世

之繩墨焉

徐中丞

徐中丞諱士林 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樂之跪
太母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遂中康熙癸巳進士累遷至福
建汀漳道漳俗鬥殺人捕之輒聚眾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
壯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牀以好語曰垂手出
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對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為首者某也
立擒以徇眾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
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 純皇帝問山東直隸來何如曰早且

姜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
味是非者雖廉實蠹 上深然之尋遷江蘇巡撫公於要路不通
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
有宿松民孀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刎
於途誣以墜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凡某質之
則毛髮析洒口吐實情公深愧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吏皆有見
聞不能掩也凡讞決憲於轅垣絕人影射守令來謁命判試其才
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不善用
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性廉信而絕不自矜嘗賀長至節

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人耳
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故聽訟飢
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頃鬚頰盡赤蓋悞殊為飽飽筆筋交下
不能復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熒然手披目覽雖除夕元辰勿
輟幕下客憐之治具邀公公猛噉不問是何膳飲其平素精神寤
寐偃仰唾涕知愛民憂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此
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撫吳未踰年以疾乞
歸養舟次於淮安卒其遺疏云願 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
聽而中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此朱文

端公云 上悼惜賜祀賢良祠年五十八

裴文達公

裴文達公諱曰終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以原生薦博學鴻詞四年中進士大考翰林名最高遷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十餘年公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精神淵映居恒喜賓客工諧謔搜奇語怪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釋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王師征伊犁公面奏軍務機宜 純皇帝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即賜 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 聖意會逆首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

倫公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昇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為衛撥沙洲五衛來石添備支放其剩餘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糶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符 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視聽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上愛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竭竭東西雖侍 內庭領六部而英蕩款關足跡常遍天下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

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為患滋甚 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滌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淤滄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為後法凡遇政事諸大臣或探聖意喋辭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上鑒其誠雖忤 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瘞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時 賜諡文達入賢良祠

傅閣峯尚書

傅閣峯諱龍號爽齋姓富察氏世以武畧起家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目下數行年十六侍 憲皇帝於藩邸驟乘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大將軍以驕汰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脇從罔治罷侍 上久能知 上之用心倘諸公心知其寃而不言非 上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言平反無算隆科多以罪誅公言其子岳興阿無罪 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為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 上前嘗論準噶爾形勢 上不以為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 召公還于侍郎銜 上還和醫藥皆公掌之十年春命

公監大學士馬爾賽軍會賊為超勇襄親王敗於光顯寺事見由拜達理遁公請於馬曰賊敗亡之餘可唾手取也飛遠來雖馬疲猶能一戰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飛事成歸功將軍事敗飛受其罪馬嘿然不出師再三言不應公長聽以請馬威副帥李杖曰違將令者可斬也公憤激自率兵開城門出而賊已先時遁以馬病不能窮追事聞上大悅賜孔雀翎移左平良郡王軍斬馬爾賽狗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上問公公叩首曰此社稷之福也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羅密侍郎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膚氣甚惡窮沙萬里雪沒馬鼻行人

迷路認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辨嚴徑上馬馳抵策零部落噶爾丹策零坐穹廬紅瓊瑜為褥金龍盤疊高五尺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宣詔音響如鐘賊首伏地觀者以萬計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國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詔畫阿爾泰山為界策零曰阿爾泰山不毛之地中國奚用且我先人披荆棘厲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寧忍棄之公曰以為若不念先人也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聖祖征噶爾丹通好爾國爾國主伐叛助順噶爾丹來獻在連病死爾國震於天威即獻阿爾泰山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有年矣今猶有是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零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公叱曰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事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譏諷如兒女子吾為爾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翌日策零如約繕表求公轉奏並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和議乃定純皇帝即位遷刑部尚書以事免公寬於接下大難剛於事上太懣仇爽自喜好聲矜賢簡節而疎日故每櫻其禍馬果殺親王任事時營致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伺王發聲聽未畢輒據曰王誤矣王不能堪憲皇帝責公曰

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顧總河

顧總河琮姓伊爾根覺羅氏太傅公八代子也太傅為憲皇帝授經師故憲皇厚待其家公以廕起家乾隆中累遷至河東總河公性鯁直好宋儒書每日恒置一編相對燈火熒熒如課讀諸生也所期高遠以古名臣自命每大事侃侃正論不避利害人以鐵牛呼之鄂文端曰是真為鐵漢也果於友誼公之督河時前督完顏偉病於署中家屬已先行公為之守護湯藥旬日無倦完顏公謝之公曰吾輩共事君父即與昆仲無異安有凡病而弟不

為之經理者乎况公家屬已去今無親者在傍珠敢不勉勉從事乎完顏公感激垂涕曰弟來生補復之可也後完顏公卒於署公即董其喪事舍殮從厚人爭稱之所統河上兵卒教以兵法技藝皆探捷英俊少年嘗與李敏達公遇素以知兵自負其親隨皆關西壯偉之士笑謂公曰若此脆薄之物何以禦敵公笑曰狄武襄以少俊為西夏所輕故製漆金具戴以接戰恒多奇捷如用吾部下兵可效狄公之法也因命與敏達公部下兵角賦李兵將應聲而倒公大笑李慚而謝其知兵也如此

宋總兵

宋總兵元俊字向芳江南鳳縣人以武進士任四川城守營守備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首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其黨小金川首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斑爛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至刮耳崖索諾木迎謁說以革番內變為詞公知其詐歸告阿公曰兩酋角觥為奸雖陽順而陰怙惡非一大創不可如興師當先取小金川即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斑爛山直探小金川門戶一從堯碩截取甲達金山梁救連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間由約查進攻進克宗阿公以其計奏聞上命副將軍溫福提

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居中控制當是時蜀中牧宰日久文武恬熙一旦軍興相顧咋舌而金川地勢奇險礮卡築立兵將未言色沮公獨能聚米借籌歷指畫於是將軍運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詢公探知小金川所佔明正之達嶺山梁與巴底巴旺相連密令參將薛琮挾巴首暗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楚渡河攻之賊腹背受敵大驚奔潰收復納頂礮寨百餘即用納頂土百戶為前導直搗約咱賊愈困聞大兵至即走登時提督董天弼破甲金寨副將軍溫福收復斑爛山再克卡了上大喜推松滿總兵賞花翎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剿小金川未及五

月而侵地全收 聖諭褒美公益感激將直搗賊巢旋奉將軍命調回籌辦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金川求救於索諾木索諾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首密報遣使至刮耳崖責問之索諾木知情得撤回原兵於要隘處增礮固守公請於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強攻徒傷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逃酋其人有報仇雪恥之心尤悉形勢可使也遂密遣番酋乘夜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為內應而自率遊擊吳錦江等由節木郭渡河據白藏橋舉礮為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十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革境三百餘里事聞上愈嘉獎賜荷

包寵異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潛約縛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壘壘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川酋畏紳土司之躡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在西北甲爾壘壘上雖按兵不動而金革而處已既咽喉公算略深沉皆諸將所莫及時上意大兵乘勝即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為制府桂林所劾調取大營隨即革職公長身並立音響如鐘髯尺許望而知為偉人料敵審勢毫忽不爽初收復革番所用兵不過千計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所請卒無成功後副將軍明亮廣集漢土兵三萬人先通路

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參將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時制府董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利刃與薛約曰某地某日會我後至君斬我及至所期處而薛逾二刻始來公遣飛騎持刀呼取薛參將頭薛望見笑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奮前奪數礮反公猶手縛之見制府以功論贖乃已先是馭番者平時視若草芥及蠢動又畏如虎國家所賞贈帛易以竊盜酋叩首領去歸視大志笑擲於路公有賞必佳物其人輒喜相告或昇公批其巢率子若女環視左右公賜以茶烟簪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笞呵悚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夾壘出沒

惟公與果齊威太守之箱篋蠻夫爭為背負或遺於路必擊送行轎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是以所向有功後川督桂林擁兵不戰又私以銀與番夷歸贖潰兵為番夷所讎笑公與前督阿爾泰連名劾之上持疏曰阿封疆老臣所言必不悞桂林乃負恩若此法不可貸時有袒桂者乃曰元俊介胄小臣乃敢於連名者恐阿為宋所紿上感其言使某貴臣劾之貴臣左袒桂林因劾公狂貌狀公抑鬱而死之日番夷勢面環哭聲振巖野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恤下不能事上偶有議論慷慨迅厲傍若無人以致讒忌者眾身後藉沒兩

子成邊有張芝元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參將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文成公平定金川凱旋時芝元書公戰狀抱一冊哭陳轅門阿公代為之奏聞邀恩赦其子歸人莫不嘆張之能報德公能知人也

馬僧

江寧嚴星標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大將軍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命年為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為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亦驕抗二生恐為所累以年衰辭歸年厚贈金幣送還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魁猛所肩行李擔

原缺

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履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墜子行矣上馬與二首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首交達黃二將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首回入軍營次日謀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當兩部落岳公命羊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近繞十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進擊銜余詣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國所報公笑曰噫吾知汝終為白首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呪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

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剃髮赴中州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妻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妻出視廐則夜間已將所有鎖擔屈而圓之末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兒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兒李術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妻亡履之踪用晦遊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中吳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文鏡禁嚴僧轉授永泰寺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即此僧環師者金環妓

也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王公降襲次第

國初開創遼瀋凡宗臣貴位統名貝勒崇德元年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二公皆冠寶石頂以補服翎眼為差次統名曰入八分王公蓋即加九錫之意也其未入八分公以及鎮國輔國將軍皆冠珊瑚頂奉國將軍視武臣正三品奉恩將軍視武職正四品秩皆與流官同舊例親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皆遞降一等封親王庶子封輔國公親王庶子封鎮國將軍郡王以下遞降同故安王諸子皆封侯勳諸郡王蓋沿明制也康熙中以宗

祿繁重乃改親王無論嫡子庶子皆封未入八分輔國公郡王以下遞為減等而考以編擇馬步射其伎皆優等然後授以本職否則遞相降等授爵其親郡王皆世襲罔替貝勒以下皆降襲至輔國公然後世襲而輔國公又無復降襲之例其未入八分輔國以下皆降至奉恩將軍世襲罔替而無論軍功恩封皆一例辦理故杜度彰泰諸貝勒有開創大功者亦皆一體降襲未免無所區別純皇帝篤念宗親故特分定軍功恩封之例其有勲勞者無論王貝勒皆世襲罔替其恩封者親王遞降至鎮國公郡王遞降至輔國公貝勒遞降至未入八分鎮國公貝子遞降為未入八分輔國

公鎮國公遞降至鎮國將軍輔國公遞降至輔國將軍皆世襲罔替然後宗爵始廢正焉

王府官員制度

定制親王長史一員頭等護衛六員二等護衛六員三等護衛八員四五六品典儀各二員牧長二員典膳一員管領四員司庫二員司匠司牧六員世子減三等護衛各二員餘如故郡王減二等護衛二員三等護衛三員四品典儀二員牧長一員典膳一員餘如故長子減頭等護衛三員餘如故貝勒減頭等護衛四員而增設司儀長一員二等護衛二員減五品典儀一員司牧司匠等皆

裁減馬貝子減二等護衛六員而增設三等護衛一員減六品典儀二員而增設七品典儀二員八品典儀二員鎮國公等減三等護衛二員餘如故其已衣參佐領親軍校護軍校包衣駙騎校皆視其佐領親軍馬甲之多寡以遞設之惟怡賢親王以贊襄世廟莊恪親王以輔州高宗封雙親王其護衛皆倍增之嘉慶初上諭儀成二王皆增設頭二三等護衛各二員定親王慶郡王皆增設頭等護衛一員二三等護衛各二員蓋俱曠典非定制也

宗室小考

乾隆中 上嘗召見宗室公室盛頓不能以 國語應對 上以

清語為 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能語者風俗攸關甚重
因增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者之小考於十月中 欽
派 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親為考試 清語弓馬而先命 皇
子較射以為諸宗室所遵式諸宗室視其父之爵列次考試其優
者帶領引 見 上每賜花翎緞及以獎勵之其劣者停其應封
之爵以恥之故諸宗室無不講習弓馬 清語以備維城之選焉

宗室婚嫁

乾隆中 純皇帝篤念宗室貧乏以致失產無以自活因命宗人
府堂官詳為撫卹分以等第其最貧者賞銀三百兩其次者半之

命其回贖田產以資生理又念其婚喪事件無所瞻仰故特 命
王公中視其行輩最尊者命司宗室紅白事件遇有婚嫁者 特
賜銀一百二十兩死喪者 特賜銀二百兩以為妝賻之費實體
恤天潢無所不至而近日宗室中每有不循正軌至屢煩 聖諭
教斥者真罔有知識之人也

宗室任職官

國初宗臣皆係王公世庶無有任職官者康熙中 仁皇帝念宗
室蕃衍初無入仕之途乃 欽定侍衛九十人皆命宗室充補雍
正中裁汰宗人府滿洲司員筆帖式之半皆命宗室人員充補乾

隆中又設宗室御史四員以為司員陞擢之階嘉慶己未 今上
親政特設宗室文繙譯鄉會試諸科目又於六部理藩院增設宗
室司員若干員以為定額然後宗室入仕之途視為廣裕而亦皆
鼓勵以思振振也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軍機大臣入參密勿出覽奏章無不屏除奔競廉直自矢
如果毅公詢親其人雖駑刻不近人情而其門庭間然可張羅雀
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 毅愛惜文才延接後進為世所崇
議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無苞苴之議者于文襄 敏中承其

衣鉢入調金鼎初尚矯廉能以蒙 上眷繼則廣接外吏頗有盞
盞不飭之議再當時傳文忠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秉鈞軸者惟
公一人故風氣為之一變其後和相繼之政府之事益壞皆由公
一人作俑識者譏之然其才頗敏技非人之所能及其初 御製
詩文皆無煩定藁本 上朗誦後公為之起草而無一字之誤後
梁錫峯入軍機 上命梁掌詩本而專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復留
心一日 上召公及梁入復誦 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
梁勝然久之不至問之梁茫然公曰吾以為君之專司故老夫不
復記憶今其事奈何梁公愧無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

坐斗室中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 天
眷在政府幾二十年而初無所譴責者有以哉

梁瑤峯

梁文定公 國治 中乾隆戊辰狀元入直 南書房累任學使後以
粵東事免復擢湖南巡撫入繼于文襄輔政故當時有于梁之稱
其實公醇謹持躬不敢溢為文結與文襄異趣也其撫湘時其家
人索屬下賄不遂故意阻其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枵腹終日初無
怨嗟惟吸烟州而已亦不知為其奴所然也在軍機時和相以其
懦弱可欺故意揶揄至用佩刀撞公髮以為嬉笑公亦歡容受之

亦可規公之度矣

康方伯

康方伯 基田 山西興縣人久任 南由縣令以至方伯未出省界
故於河道頗熟其任河道時督率將卒防守河隄動以軍法從事
其待廷時立加枷杖故人皆怨嗟然河汎賴以無虞不宿河濱公
立埽上指揮士卒俄而狂瀾大作埽為之欹眾為公畏而公聲色
愈厲漫口因之堵塞李香林河帥告人曰康公真天人也若有河
防籌略高可隱人洞悉歷代水利如在指掌後人頗以為法嘉慶
已未公任河帥時弊竇山積恐為公所揭出故不肯官吏陰縱火

焚積料以掩其跡公因之罷官後 上復賜公太僕寺卿銜命督
辦河務而為要路擊腕不能施為公因告病歸京師公素服海參
丸老年體力輕健步履如飛年九十餘始卒

孫文恭公

孫文恭公 璜 文敏公曾孫 子也少以大臣子賜進士出身數年即
游卿貳公貌清癯遇事端謹頗有識見為史文靖公所推繼程聘
三相公為相時于和以貪刻聞而公以和平處其間初無所建白
然和相素加讒惡 然皇帝召見嘗戒之曰曹莽之為非人臣之
所宜效故公益加寅畏年八十餘重赴瓊林為近代之盛事時人

榮之然遇大事頗不苟委濬適永福初與莽義勇公齟齬故加以
萋菲之語恭因之獲罪福亦以貪酷故同下獄勾决日廷臣皆左
袒之 上顧公公抗聲曰永福為守土大員不可輕縱 上乃勾
决聞者快之公暮年 上有溫旨過輒不適則免朝公每早起必
自揉伸其軀久之曰今日舒暢登朝如故人皆笑之然亦憂讒畏
讒之至矣

尹閣學

尹閣學 壯圖 雲南蒙自人成丙戌進士久歷部曹始游至內閣學
士時和相專擅於內福文襄豪傑於外天下好撫習為奢侈因之

庫藏空虛民業凋敝公夙知其弊故上疏詳之 純皇帝為之動色和相忌公所為因奏即命公馳傳普查天下府庫虧空而今侍郎虞成監之虞固貪酷者每至省會初不急為盤查而先遊談終日惟公枯坐館舍舉動輒為肘掣待其庫藏挪移滿數然後啟之推對故初無虧蝕者虞以公妄言初之降為主事公即告終養歸當其草疏夜秉燭危坐竟夕抄錄其弟英圖代為之危屢聞其尸公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憂慮區區頭早懸之都市矣汝代余養老親之天年可也其忠敏也如此 今上即位召之入都溫諭久之加給事中銜以其親老命乘傳歸復與奏指臣鑄命其遇

事條奏久之乃卒

完顏藩司

完顏藩司 滿洲人河帥偉之孫也以甲科任獻縣令頗著廉聲後歷任為河南藩司時白蓮教初起所在蜂擁勢難阻遏巡撫景安素懦怯性復刑復故累為賊所驅逐惟公率羸卒數千守雙溝數月公性慷慨凡所經費皆早裕為籌備不問出入故人皆踴躍樂為之用賊屢犯豫界悉為公所擊去自丙辰九月至丁巳仲春大小百餘戰無不堵禦得宜時浙川有蠢動者公告之景景即命公捕獲之公自崔符小冠易為撲滅中丞可往奏功績以抒朝廷之

憂襄漢間諸賊匪勢頗先惡非公無以禦之景於初起者難於抵禦而雙溝有限可恃因促公往公急為掩擊賊盡數就擒景貪其功因乘雙溝而躡公後誅殺難民以大捷開遂膺伯爵之封而公惟謙叙而已其襄漢諸賊遂乘其不備大隊闖入南陽由盧氏出武關與川匪合其逆燄遂不可制皆由景貪奪公功之咎也公卒以勞瘁卒於軍 上悼惜之余向得公行狀其載浙川功頗詳悉後為友人取去不復記憶故聊書其梗概不足盡公之勤也

吳達善

吳制府達善滿洲人其先世由遼左移駐西去初未至京都以公

貴始入選其族入旗公以丙辰進士累任陝甘兩湖雲貴總督其督陝甘時經黃文襄之位辦理軍需無不循其章程故屢邀 上眷注其督雲貴時以謀宮裏雁珠鞍不遂故乃妄加刑戮以致構起邊釁頗為人所苦議又奏其時豐庶遂任意貪縱民多怨畏然其督楚時雖愛必違寬縱之後史治玩弊盜賊充斥公乃嚴加整飭命營員購線擒獲江湖大盜凡數百名皆立加誅矣惡其首於江干累累相望如旌旗然故一時盜賊戢跡不敢縱橫高賈使之亦嚴史中之鉅賊者也

國學士

國學士 布滿洲人中戊辰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公貌清癯懶櫻
世情中歲即以疾見告築室於西郊外數里蘇麻茅簷軒窗精雅
院中疊石為山奇峯翠嶺徑迂折饒多清趣其後園藝花種蔬
公親為之灌課每春秋佳日同曹宗丞學問過攬西郊諸蘭若嘗
風雪中其策蹇行坊澤拓成壇諸名勝短裘笠帽人望之如神仙
中人好吟咏頗不修攝字句有靖節放翁之風後即築墓於舍傍
病劇時告妻孥曰死即埋我於此不必移置城中反帶往來僕僕
也言訖端坐而逝其夫人從公之志門下士爭為弔唁成壇僧感
其惠築專祠以祀之亦近日獨行之士也

軍機大臣

國初設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付議政諸王大臣然半皆貴胄
世爵不諳世務 憲皇習知其弊故設立軍機大臣擇閣臣及六
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並揀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
為僚屬名曰軍機章京其權擬仍視本秩然後機務慎密議政之
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視其班秩故張文和在 內廷居傳文忠
公上近日董大傳諱亦居托相國津上無倫滿漢也所掌銀印龜
紐藏於 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出大臣監視用畢隨即
繳還蓋防偷換弊也其下役皆選 內府中之童子惟司洒掃蓋

例及冠時即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隸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
仍姑留之然猶呼為小公兒蓋沿舊名也

三品任軍機大臣

自雍正中設立軍機後皆尚書侍郎攝其職惟乾隆乙卯軍機大
臣乏人時戴文瑞字曾制府熊光以久任軍機章京熟習政事
純皇帝特擢為軍機大臣以資格故 賜三品頂帶時人榮之

軍機御史

軍機為樞密重地非 特有詔旨不許擅入故軍機司員至今不
叩年節禮猶沿舊制自和相專擅後其所屬繁多無地畫畫故皆

叢集軍機階下待之相沿日久皆直入堂中回稿視為泛常故政
事易為洩漏 今上習知其弊特命滿漢御史二員每日輪流立
軍機處階上有闈入者即時糾劾然後人不敢私謁紀綱始嚴肅
焉

高天喜

高總兵 天喜 其先為準噶爾部人雍正中為我兵所擄有高姓者
撫以為子故冒其姓馬雙額凸出鬚髮刺每飲酒日以石計猶
不醜然當此文報公被困濟爾哈朗時事見後卷數月音問不通當事
者遣使偵之時風雪凜然人皆憚行惟公慨然應命往返數千里

以十日還卒通兆公之信 上大喜立擢游擊未逾年即任至總
兵官兆文設公復被困黑水公率本部兵援之力戰而死 上甚
悼之

黃標

福文襄王督粵時簡練水師募奇材異能之士優為賞擢有守備
黃標者由水師步卒以善泅水著其能於海洋中出沒月餘視波
中之魚龍歷歷可數王奇其才立推參將後海至左翼鎮總兵官
捕獲海盜尤多偉績云

徐端

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後河防日見疎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
先以鉅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
蝕 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
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慶戊辰己巳間開濬海口改易河道糜費
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於
昔良可嗟嘆惟河帥徐公端自河工微員以廉能著愛 今上知
特權河東副總河尋復即真公久於河防習知當事之弊嘗浩歎
國家有用資財不應濫為糜費每欲見 上悉陳其弊同事者恐
其將積弊揭出所株連者衆多故每遇事凡其行使其終身不得

入都 陛見以致抑鬱而死至貧無以斂而所積賸項至十餘萬
妻子無以為活識者悲之繼公者為陳鳳翔以直省貪吏入貲為
永定河道復有大力者為之與援立擢河東總河其去天津縣令
任未期年也後以妄故結水故為張制府 百齡所劾 上命立加
河上聞者快之鳳翔復還其家人入都訟冤當事者力緩其獄得
以釋回未幾以驚悸死於河上廨中無人不欣然也

博爾奔察

純皇帝撫視臣庶潤懷大度有時加以狎寵以聯上下之情有內
大臣 博爾奔察 侍 上最久善嬉笑辛未春扈從南巡至鎮江口

上放烟火有放烟薰嗽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黃烟所薰怕者故
望而生畏也時黃文襄公督有邊嚴故公寓言之又有較射而弓
落地者 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 見故昨日射箭良多以
致臂痛不能引弓也 上乃釋然又 上一日較射多不中侯人
皆畏懼時修葺人至公堂而笑曰汪都統之弟至矣汪都統札爾
故修葺如戟 上撫掌大笑 上嘗行穿巷有步軍校積石為山
於其廳側者 上望而問之公駭馬奏曰此步兵花園也 上大
笑又 上書福字公立於側 上笑謂曰汝亦識此中佳否公應
聲曰知之 上所書福黑且亮也 上大笑其語諫皆若此者亦

東方朔簡雍之流也

張太監

嘉慶初有宮殿監督領侍張進忠者人嚴厲馭下整肅好批小內
監之類人皆以嘴巴張呼之然性忠鯁嘗奏事 內庭 上偶教
坐張捧黃匣不入 上詢之張曰馬有萬乘之主臥覽天下奏章
理也 上立正襟危坐張乃捧疏入 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
皆類是也

恒公之清

宗室輔國公恒祿 簡儀親王姪也素稟王之庭訓故以廉潔著其

任吉林將軍時俸餉外毫無沾染常危坐小閣中將每歲出入之
賬簿手錄封之人問之曰以符籍沒時以為証也故當時人皆畏
法產參甚旺無敢私販之者 國家每歲增消數千票遠兵兵餉
賴以接濟初不轉運太府財也有當事者索貂褂數衣公售其遠
東舊產以償之初不索諸商賈其清勵也若此

木果木之敗

明參政亮 謂余曰兵家之事宜於乘銳直進若不審敵勢坐失機
宜使兵心至於潰敗雖欲振起不易得也往昔滋將軍木果木之
敗可為殿鑒昔宋總兵元俊事見本卷乘勝直搗美諾若當時厚集兵

力一鼓殲滅金川可以早定乃温公狃於易勝不復調撥各路兵
馬惟日與董提督天弼輩置酒高宴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屢次
勸阻温公反以其煽惑軍心致登白簡 上召還額駙軍統領
伍岱者遠東駙士也見温公所為浩歎曰吾聞速拙未聞遲巧
有屯兵賊境而日以宴會為務者吾固遠海健兒未審兵法有若
此而能致勝者也温公大怒羅致伍以他罪致戍以至人心不服
温公性復下急遣綠營兵三五十人共取喇卡有致傷者温反督
責之人心益為忿懈海起勇公蘭察 至扣刀請温公曰身為大將
而惟閉塞高卧苟安旦夕非夫也今師雖疲老使某督之猶可致

勝若公終不肯出戰不若飲刃自盡使某等各竭其力可也温公
拂袖起亦無有所指揮又遲延月餘賊人偵知我兵疲弱乃整勁
旅數千直攻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公初對敵即說曰雲氣已頽
散不可與戰余馬首欲東可與諸公期會於美諾寨也因馳馬破
圍去温公方隸服督戰為賊所擒董公天弼牛公天昇張公大經
等皆死之師遂大潰我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鎖橋人相擁
擠鎖崩橋斷落水死者以千計吾方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
山嶺間吾遣人止之潰兵知吾在止者數千吾為之收留犒賞兵
方安眠適有持銅區沃水者悞落於地有聲鏗然潰兵即驚曰追

者至矣因羣起東走勢不可遏其喪胆也若此故吾與阿文成公收兵養銳至逾二載後軍心始振然後用以克敵大將用兵慎勿使其心頓喪至此也明故宿將非久歷戎行者不能作此語也因筆記之以為易於設兵者戒也

傅厚菴

乙卯春湖南苗疆蠢動毗連三省時福文襄王為滇督因率兵討之時貴州提臣花連布駭將也立解水德之圍苗頗驚畏王惑於慕容言欲養賊自重以邀封拜乃頓兵不進與川督和公琳日夜飲酒聽樂苗匪因玩視王師煽惑勾連者日眾加以山崖險阻我

兵不能寸進又有不肖將士與言以價贖地苗益肆無忌憚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繼死繼之者為明參政亮復以湖北教匪故奴奴北歸未及創懲傅厚菴者浙江人以吏掾任湖南習知苗中情形文襄王重倚之明參政因為公為鳳凰廳同知公受命時乾州鳳凰各廳苗民出沒居民逃竄公剪荆棘招逃亡圍練鄉勇數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昔夙將如福王者尚不敢撻吾鋒銳爾微員何足污吾及也因轉戰數旬苗民大敗奔還其寨公率眾圍之苗民請降公與之約曰爾後有闖入漢界者吾當檄取誅之有匪不與吾必閹寨屠夷不貸也苗匪稽首惟

命是從公乃厚加撫卹曰叛即吾仇降即吾子也忍不撫育之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無敢出寨滋事者上大嘉加公按察使因 陛見歸賜暑恭疾殂於途 上甚悼惜之加巡撫銜以旌之

艾公知人

英誠公艾星阿揚武勳王之孫也同吳三桂入緬擒獲明主由柳有功績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相國額圖以椒房擅寵明太傅時為侍郎因交結索公得以見知於 仁廟艾公謂索曰吾視明公才智皆出君上今雖因君見用而其志殊有所畏悞蓋忌公同

事故他日騎訖公者必明某也索不悟其言其後明太傅招引高江村徐健菴輩結為朋黨索終為其所擠落職抑鬱以終果如艾公之料云

木蘭行圍制度

木蘭在承德府北四百里蓋遼中京臨潢府興州藩地也素為翁牛特所據康熙中藩王迎獻以為蒐獵之所其地毗連千里林木蔥鬱水草茂盛故羣獸聚以草畜實為天界我 國家講武綏遠之區故 仁廟每歲舉行秋獵之典 歷朝因之絕法 先猷永遠遵行也其行圍時蒙古喀爾沁等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

五十人為虞卒謂之圍牆以供合圍之役中設黃蓋為中軍左右
兩翼以紅白二旗分標識之兩翼不 圍語謂之烏圍程各立蓋
毒以標識之皆聽中軍節制凡營圍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領之而
蒙古王公台吉等為副兩烏圍則各以已圖魯侍衛三人率領
馳行行圍之制有二一行圍只以數百人分翼入山林圍而不合
謂之行圍合圍之制則於五鼓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
及虞卒並八旗勁旅虎槍營士卒各部逐射生手齊出營盤視其
圍場山川大小遠近迂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十里五十里以及
七八十里齊至 看城則為圍合圍後自烏圍裡處虞卒脫帽

以鞭擊之高聲傳呼瑪爾噶口號按瑪爾噶者蒙古語帽也聲傳
遞至中軍凡三次中軍知圍已合乃擁蓋徐行左右指揮以俟
上入圍則日已辰未已初矣合圍數十里漸促漸近出林薄至岡
阜離駐蹕 行營約畧二三里許惟視高厥處設黃幙帳中設禮
帳是之謂 看城比至 看城時虞卒皆馬並耳人並肩廣場不
過三里許自圍牆外至放圍處即重設一層乃虎槍營士卒及諸
部落射生手等專射自圍內送出之獸而圍內例不準射也日出
前 上自 御營乘騎先至 看城稍息俟兩翼烏圍裡蓋毒到
後乃自 看城出 御索健諸扈從大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

槍手等擁護由中道直抵中軍在中軍前半里許周覽圍內形勢
瞭如指掌而行圍之疾徐進止 口初指揮凡二三十里間射飛
逐走左右是宜諸藩部落蒙古仰瞻 聖武莫不歡心踴躍以頌
一人有慶也或遇有虎則圍暫不行俟 上看殘虎畢然後聽
初而行每圍場收至 看城則 上即駐馬惟觀諸王射生手
等馳逐餘獸而已或值是日 看城場內獸集過多則奉 旨特
開一面以逸之仍禁圍外諸人不得逐射獵罷 上迴蹕大營謂
之散圍諸部落各按隊歸營日甫哺而一日行圍之事奏畢矣若
哨鹿日制與常日不同 上於五更放圍之前出營凡侍衛及諸

備差人等分為三隊約出營十餘里聽 旨停第三隊又四五里
停第二隊又二三里將至哨鹿處停第一隊而侍從及扈衛之臣
只十餘騎而已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吻低昂應和俟聽槍聲一
發咸知 聖武神威命中獲鹿矣聲皆欣然引領聽 旨調遣而
三隊以次皆至 上前矣其行圍所有奏章皆候 上還營後披
覽發出毫無遺滯或有時 上引諸文士廢唱終夕以示暇馬城
為良法垂遠百世宜所遊慕者實非漢唐諸君較獵於上林驪山
惟知馳騁田獵之為娛者所可比擬之萬一也

宋延清

勒相國... 督黔滇時... 南籠諸苗... 叛逆毗連... 粵西時川... 楚教匪蠢動... 川黔將士... 皆撤以北... 征滇中士... 卒微弱公... 善於撫馭... 雖騎兵走... 卒公皆能... 呼其名有... 功罪者立... 為懲賞故... 人皆為之... 初死有宋... 廷清者山... 東人其父... 為劉文清... 公與夫廷... 清乃號勇... 無敵勒相... 視為骨肉... 每飲宴間... 邀與同坐... 廷清嘗入... 苗寨殺賊... 竟日不出... 公設酒以... 待至日暮... 時廷清持... 雙刀背負... 首級十餘... 顆以饒貫... 之其甲裳... 盡赤行而... 行如酒醉... 者公望而... 喜手酌以... 齊之然後... 命其易服... 飲酒竟夕... 後廷清復... 入苗寨為... 賊所害公... 悼惜之其... 後為經略... 時所有帳... 下裨將如... 柱沅羅界... 衆羅思舉... 馬瑜地僑... 等皆由將... 校擢至

開間卒賴以平賊焉

錢辛楣之博

錢辛楣先生大昕江南嘉定人中甲戌進士幼聰敏過目成誦凡天文地理經史小學算法無不精通所著經史答問數卷其暢發鄭賈之學直接嫡乳非他稍知皮毛之可比者近時考據之儒以公為巨擘焉又習蒙古語故考核金元諸史及外藩諸地名非他儒之所易及者成王言其在 上書房時實莊王嘗獲元代蒙古碑版體製異於今書人皆不識因詢諸章嘉國師情其繆譯漢文因命吾題跋焉末吾方揮毫先生過而見之曰章嘉固為博學然

其譯漢文某字句有錯誤者吾有收藏元時嶮峻所譯漢文可取而証之因歸寓取原文出章嘉所誤處畢見故人皆拜服云聞其歸後曾著元史續編採擇頗精當惜未見其本焉其所著小學諸書翻切頗為精當惟所講字書株守許氏說文別解者皆遭排斥故取擇頗偏窄焉

蘇昌

蘇昌滿洲人以繙譯進身累任浙閩兩粵總督其材具庸下為僚屬所擢揄坐擁苞苴直初無善政其子富綱為滇督幾二十年其貪婪倍於其父目不識丁凡有文稿皆倩吏胥講釋合省傳為笑柄

後卒以貪婪正法人皆快之然蘇昌督粵時其屬縣有巨室橫斃人毋反証其子毆死者其果久具勿法本已下昌疑其寃復親鞠之得其實乃上疏自劾 純皇帝獎諭之因將縣令抵法亦當時督撫之罕能者東節鉞者宜法效焉

佟國舅傳

佟國舅傳 為 孝康章皇后之幼弟人謹恪雖屢膺重任不以攬權為要暇時惟延學士講文藝以為樂故其歿後 憲皇帝手書仁孝勤恪之額表於墓道以旌之蓋有以也其論最疵謬者嘗告人曰左邱明之文果神妙世間有瘋馬牛共馳之焉能相及也

人皆捧腹而公未之覺也

陸雙全

廣慶虞侍郎當權時好言聲伎凡酒讌間每擲纏頭以千百計余嘗規勸之侍郎殊不以為然有陸郎雙全者蘇州人貌韶秀為侍郎所鍾愛每燕寢間非陸郎侍側則終夜不寢侍郎被罪時其聲伎皆逃竄惟雙全隨之入獄視其飲膳甚謹侍郎臨刑日雙全奔赴市曹以重賄付劊子遂使其免諸痛楚及後雙全抱屍痛哭幾頃遂眠禁市側數日送侍郎至北城有其族人阻葬者雙全執手罵之卒葬侍郎於其先人家側侍郎子遂成雙全復送出闕然

後涕泣而別亦伶人中之守義者故表出之

漢軍用滿缺

漢軍 國初時定制皆用漢缺至於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漢人選法不致壅滯而其陞轉亦易雍正中盡裁汰其額併入漢員中是以漢軍陞轉倍覺煩雜 純皇帝時漢軍破格有用滿缺者范時紀曾任滿洲戶部侍郎范宜清曾任 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堯曾任熱河副都統孫慶成曾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 今上時范建豐曾任滿缺吏部侍郎李毓秀曾任熱河都統張百齡曾任滿缺刑部尚書後調左都御史皆曠典也

肅亭雜錄卷之八

內務府定制

自古宮禁服御飲食燕好必須有專司之者惟周禮分司各官統屬冢宰所以合宮府為一體其制實為良美後世人主皆委官寺掌之故閹人得以專擅因之越俎犯章干預國柄皆因替御僕夫不得其人故也我 朝龍興之初初立內務府以往昔之舊僕專司其事入關後復以明三十二衛人附麗之凡 內廷之會計服御物飾宮御武備等皆統屬於內務府大臣紀綱嚴肅與周制統

屬於冢宰之制相符其閹人寺官則惟使之供給洒掃之役毋得任事將漢唐宋明歷代諸弊政一旦廓而清之其法度之精詳規模之宏遠尤為超越千古矣其職掌廣儲司凡庫有六曰銀庫曰緞疋曰衣庫曰茶庫曰皮庫曰瓷器庫各有專司惟茶庫兼收人浸為六庫中之最要初名御用監順治十八年改設專司焉其初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乾隆中 上親為裁定汰去冗費若干歲支用六十餘萬兩其後歲為盈積反充外府之用較諸明代每勒取金花銀兩徒充閹人之囊橐者真不啻霄壤之別也會計司掌領皇莊田畝諸事田地各有等第 盛京

莊八十有四一等莊三十五二等莊十三等莊八四等莊三十四
山海關外莊二百十有一一等莊六十六二等莊四三等莊二十
四等莊百二十一喜峯口古北口外莊百三十八均一等歸化城
莊十有三畿輔莊三百二十有二一等五十七二等十有六三等
三十八四等二百十有一半莊七十一每莊設莊長一人瓜田菜
圃置長亦如之莊賦共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
賦糧九萬三千四百四十石菽二千二百二十五石芻八萬一千
九百四十束各有奇凡編比壯丁每三年一次 盛京及關外口
外各莊由總管將軍都統等統轄由府委官各具冊於府由府彙

冊奏 聞凡皇子分封各按爵秩給以莊地人丁公主郡主贈嫁
亦如之選宮女於內府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
造冊送府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 見入選者留 宮餘令其
父母擇配其留宮之女至二十五歲遣還擇配凡收錄內監由禮
部冊列姓名籍貫移府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乃委年老內監
一人驗實具奏候 旨分撥年老耆聽其回籍為民凡支領內監
月費執事人匠役餼廩皆隸之掌儀司凡饗 奉先殿之禮於
大內景運門之東建 奉先殿朔望瞻拜時節薦新牲忌祭享出
入啟告以展孝思 前殿 後殿均九殿中為穿堂以聯前後燎

以周垣供奉 列聖 列后神牌凡朔望 萬壽聖節元旦冬日
及國有大慶均恭奉 列聖神牌 前殿祭享禮成還御 後殿
寢室其禮儀祭器一如 太廟之制惟不設牲俎不行飲福受胙
禮王公不陪祭其樂名貽平敕平敷平紹平光平儀平諸名異於
太廟之奏其遣官行禮亦與 太廟儀同凡遇 列聖 列后
諸 聖誕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歲除等日於 後殿行禮
神位前設有鐙酒脯果實馬 壽皇殿尊奉 仁皇帝 憲皇
帝 純皇帝御容凡遇 聖誕及忌辰 皇上躬率 諸皇子及
近支王展謁行禮其歲時奠獻一如事生儀凡燕外藩之禮歲除

及正月十五日 賜外藩蒙古宴奏請 欽命進酒大臣內管領
備筵九十席宴於 保和殿及 正大光明殿屆時鴻臚寺理藩
院引蒙古王公台吉入領侍衛內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
武職亦預焉 皇上陞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行
一叩禮座尚茶正陞通 御筵降通進茶丹陞清樂作奏海宇昇
平日章尚茶正率侍衛等舉茶案由中道進至檐下正中北嚮跪
注茶於碗進茶大臣奉茶入中門羣臣皆就本位跪進茶大臣由
中陞升至 御前進茶退立於西 上飲茶與宴之臣僚咸行一
叩禮進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陞降出中門眾皆坐侍衛等分

賜與宴臣僚茶皆於本位一叩飲畢復行一叩禮尚茶正徹茶案退樂止展席幕乃進酒如進茶儀進酒大臣出尚膳正率尚膳進膳殿廷清樂奏萬象清甯之章尚膳正奉旨分賜食品於各席通樂止奏慶隆舞揚烈舞儀見後卷以次畢殿內奏喜起舞畢上簡召王公大臣賜酒羣臣咸跪受一叩卒飲朝鮮國俳進百伎並作退尚膳正升殿御筵降與宴之王公大臣等謝宴行一跪三叩禮丹陛大樂作奏治平之章皇上還宮鴻臚寺理藩院引外藩及百官以次退皇子成婚公主下嫁設宴其師與內廷宴同凡皇子婚禮先期移文欽天監諏吉以聞乃命夫婦偕老

之大臣傳制曰以某官女某氏作配我皇幾子為福晉福晉父闔族謝恩行三跪九叩禮擇吉簡內大臣侍衛隨皇子詣福晉家行定親禮福晉父率闔族綵服迎於大門外延皇子入至正寢於福晉父母前行三叩禮畢皇子回宮福晉父率族人送大門外誦吉行納采禮以內務府大臣宮殿監督領侍充使及門福晉父迎入中堂謝恩行三跪九叩禮與宴大臣陪福晉父及族人之在官者宴於中堂內務府命婦女官同陪女眷宴於內室畢內務府大臣暨宮殿監督領侍回朝復命成婚先一日皇子於皇上皇后前行禮福晉母率諸婦至皇子所居宮中

設牀帳粧奩工部於宮門及皇子所居宮皆懸綵屆吉時於皇子宮設錦褥二東西嚮設酒饌案於前置兩爵兩盃於案請皇子西面福晉東面相嚮行兩拜禮各就坐執事者執金瓶女官以盃酌酒合和以進皇子與福晉皆飲乃進饌酒饌三行皇子與福晉皆起仍行兩拜禮徹饌案次日皇子偕福晉朝見皇上皇后女官二人引皇子居左稍前行三跪九叩禮福晉居右稍後行六肅三跪三叩禮公主下嫁亦如之王公之女奉旨授為和碩公主郡主暨宗女撫養中宮者其下嫁之禮各視爵秩以別差等筵宴會禮部辦理其進時憲書進春牛皆如禮

部儀凡妃嬪大事皆會禮工二部按例遵行都虞司掌內府兵衛等事凡訓練內府護軍騎騎歲以春秋二季由該管官督率操演各賞罰有差凡宿衛大內護軍統領宿神武門內掌順貞門鑰其大內後複道中皆內務府護軍直宿其直宿西華門北者合護軍騎步軍及三旗服役人鑿儀衛校尉別立班次曰防範兵專司戒火凡皇后內廷主位出入以內務府總管或散秩大臣一人司官八人內府護軍統領一人護軍參領四人護軍校十人率護衛約尾班執鎗者十人佩儀刀者十人翊衛護軍百人導引扈從皇子福晉出入遞減騎從凡畿輔行宮京東

七處京西四處京北六處口外十三處各設千總若干人分隸湯山盤山黃新莊熱河各總管管轄凡捕牲烏刺官弁亦隸屬焉慎刑司專理太監蘇拉等詞訟凡審獄內府所屬人犯罪在杖一百以下者本司依律議結杖以上者皆移送刑部定擬如事干宮禁者請旨鞠問凡內監私逃按其次數分別自首被獲治以枷杖之罪營造司凡匠役均有定額內府所屬人在官執藝者於佐領管領下選取招募匠匠於工部咨取又設司匠領催以督率之缺則取補情則革除凡修造紫禁城內工程小修大修建造皆會工部大內繕完由內監匠人皇城牆垣有應修理者奏交

工部均由欽天監詠吉興工慶豐司凡牧所定額設內三園於西華門外養扇牛十有二牯牛六牯牛三青牛一乳牛無定數設三外園於南苑設羊六園於豐臺設牛羊羣牧於張家口外各牧所牛羊均由該管官烙印凡典牧凡設廐長廐副若干人廐丁司牧等夫以遞增減口外牧羣設總管一人副管二人牛羊羣協領牧長牧副牧丁若干人隸張家口外總管管轄大凌河牛羣隸盛京將軍管轄凡郊廟祭祀皆用廐牛馬凡出牧歲以三月十五日後四月初一日前均於南苑空閑豐草之處牧放停止芻菽以九月二十日後十月初五日前各歸原園飼養凡勸懲

內外各園視牛犢斃損之多寡以別功過游牧諸羣每三牛三年孳生一犢三羊三年孳生二羔於定數內缺少者治罪定數外孳生者由該總管奏聞上駟院凡園牧設內廐於皇城外廐於南苑設牧羣於盛京及張家口外以畜馬蕃庶積其數而頒之凡出牧勸懲稽查與慶豐司牛羊同凡供直馬以內廐御馬四齊其毛具鞍轡立院門外行幸駐蹕以御馬六立園門右如之凡遇車駕巡幸日以十馬備上乘御由內院大臣奏請於御馬內簡其尤良者以從其需用駕車馬公馬及索駝之數附疏以聞其扈蹕之各執事官役內監所乘之馬由所司行院如

數以公馬撥給凡調馬歲春秋二祭禱馬於神繫帛於御馬鬣尾以為識凡三十匹附養四色馬四十四匹今祭堂子率以十匹詣神前受釐繫絲帛亦如之奉宸苑掌御園亭河道南苑西山稻田諸事凡網戶沙河二十六人霸州四十六人江南六人歲給銀米有差其河道應通濬者知會工部修理凡稻田玉泉山十有五項供上方玉食餘田三十餘頃皆徵租賦御河三海諸處歲各有蓮藕之租均量地薄徵以供內廷蒔植花卉之用武備院掌甲冑弓矢兵仗及鞍轡行帳諸事凡御蓋皇上御殿設繡蓋巡幸園簿設黃羅銷金九龍三檐曲柄華蓋凡設褥

上春冬用黑貂夏秋用黃龍綺均於換季日更易凡兵仗皆由院敬謹修造 御用弓矢皆選 盛京之良楷砮石成造凡採辦物料歲支崇文門稅務銀千兩交各省敬謹採辦以上皆內府之所專司若內務府大臣得人則宮府之禁禁嚴紀綱肅整實為超軼漢唐諸制多矣

堂子

國家起自遼瀋有設竿祭 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神祇於靜室名曰 堂子實與古明堂會祀羣神之制相符猶沿古禮也既定鼎中原建 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祭 神殿於正中即崇祀

諸神祇者南向前為拜 天圓殿殿南正中設 大內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為諸 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諸王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東南建 上神殿南向相傳為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 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歲正朔 皇上率宗室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 堂子行拜 天禮凡立杆祭神於 堂子之禮歲以季春季秋月朔日舉行祭日懸黃幡繫綵繩綴五色繒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備陳香燈司俎官於 大內恭請 神位由 坤甯宮以綵亭舁出行中路至 堂子安奉於祭 神殿內東向陳糕餌九盤酒琖三 圓殿

陳糕餌三酒琖一楮帛如數司俎官以贊祀致辭行禮 大內致祭後越日為馬祭 神於堂子如儀凡月祭孟春上旬三日餘月朔日 大內道司俎官率 堂子官吏於 圓殿奠獻糕酒行禮如儀是日內領管一人於 上神殿獻糕酒楮帛親郡王各遣護衛一人於 上神殿獻楮帛凡浴佛之禮歲以孟夏上旬八日司俎官率執事人等自 大內請佛至 堂子祭 神殿陳香燈獻糕酒王公各遣人獻糕執事獻盃盤贊祀二人浴佛畢六酌獻三致禱如儀是日 大內及軍民人等不祈禱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凡出師展拜 堂子之禮 皇上親征如 征噶爾丹事 詠吉起

行內府官預設 御拜褥於 圓殿外及內門外 御營黃龍大轟前兵部陳螺角鑿儀衛陳鹵簿均如儀 皇上先詣 圓殿次詣轟前均行三跪九叩禮六軍凱旋 皇上入都門先詣 堂子行禮 命將出師 皇上率大將軍及隨征將士詣 堂子行禮儀均與 親征同凱旋日詣 堂子行告成禮均與古之禡禱告功明堂之禮相同實 國家祈禱之虔 百神之所佑庇與商周之制若合符節所以綿億萬載之基也

額經畧

額經畧 爾登保 吉林人少以侍衛從傅文襄王征臺灣耶爾喀苗

疆諸部落有功游至護軍統領楚苗之役公受瘡得疾時傳文襄和宣勇相繼卒亦有傳公已故者其家已為之設位祭久之始知其訛嘉慶己未冬授經略督辦三省教匪公雖武人為富尚書德甥故夙知兵法待下過嚴厲然遇有功者必親為撫視又延胡學士必顯為幕客凡出師皆請其參酌故每戰必勝賊皆畏懼聞慶總憲溥言公行師川楚時如數日不遇賊則抑鬱不樂鞭撻士卒不已聞鞞鼓聲即踴躍披鞍指揮三軍欣然從事及凱師歸公必命烹肥羊呼眾將士至邀與同食公親持刀為之割削視諸將如骨肉言語質朴如達其制則當筵謾罵初不少貸一日游總兵雲

棟違公節制至敗劾公罵之曰汝何畜產乃敢違乃公令以致敗辱如楊遇春小兒斷不至若此時楊方在坐而公初不顧忌其真率也若此故人皆為之用命甲子春歸朝任御前大臣余於朝廊遇之高不逾中人性和霽初不意其勇烈若此也乙丑秋病篤時上遣莊親王往視王嘉其勲績公瞪目曰吾有功公可計殊愧死矣其謙冲又如此然性好殺戮檢賊至無論老稚盡皆殲滅嘗曰母留此賊種致他日更生事變也故卒無嗣人皆為之惜云

札克塔爾

札克塔爾金川番部人其父某為索諾木所殺故公自弱冠投誠

因秘獻入番捷徑阿文成公得以進兵成功 純皇帝憐其幼稚命近臣撫視之後游至護軍統領公雖外夷性敏捷川楚之役公每膺師旅未嘗敗北軍中敬畏之呼田苗張無敢櫻其鋒者丙寅秋瓦柴關兵變公首趨赴時西安駐防兵已為賊冲潰勢甚猖獗公怒馬獨出手殺數賊賊有識之者說曰苗張至矣因皆奔潰楊時齋提督繼至為之撫慰賊皆棄甲請降是役往返不逾二十日皆二公之功也壬申春病卒於邸 上悼惜之賜金幣令人董其喪焉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間有順義民婦張李氏善醫術兼之符籙祈禱之事病者服其藥輒瘥又有宦家婦女為之延譽爭建西山三教菴西峯寺與之居處為供奉號為西山老佛後燒香者既眾男女雜沓頗有桑間濮上之疑為有司所懲治將張李氏伏法其風始熄云

法和尚

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東某寺勢甚薰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伎日夜淫縱其富適王侯人莫敢攖果毅公阿里哀惡其壞法乃令番役陰夜踰垣

擒之盡獲其不法諸狀阿恐獄緩為之緩頰者眾乃遍集諸寺僧
寮立楚杖下踰時要津之托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
間繪圖驚之久未已也

阿里瑪

國初有驍將阿里瑪者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盛京實
勝寺之石獅重踰千斤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為多不法 章皇帝
欲置於法恐其難制有巴圖魯占者其勇亞於阿因命其捨之占
至阿邸故與之語粹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擲於庭外數十武因
數之曰汝何等人乃敢與吾門勇耶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

兒安惜死為何須用給計耶因受縛坐車中赴市曹至宣武門阿
曰死則死耳余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於門內可也因以足
絀城門甕洞間車不能行行刑者從其語阿延頸受戮其頸脉如
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後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三焦

醫家載十二經之脉其所言手少陽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處諸
醫家或分上中下三俞為三焦以敷衍之然六陽經絡皆為六腑
之所繫故命為陽未可統指背俞謾無定所蓋三焦男子藏精之
處為腎臟之外腑腎賦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為其腑即命門之

關鍵也或有被磔刑者見其膀胱後別有白膜包裹精液此即三
焦之謂也世之盲醫不察而忘相指擬故使十二經之名殊缺其
一亦古今行醫者之所宜曉也

秦腔

自隋時以龜茲樂入於燕曲致使古音湮失而番樂橫行故琵琶
樂器為今樂之祖蓋其四絃能統攝二十八調也今崑腔北曲即
其遺音南曲雖未知其始蓋即小詞之濫觴是以崑曲雖繁音促
節居多然其音調猶餘古之遺意惟弋腔不知起於何時其鏡鉞
喧闐唱口囂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簧腔亂彈諸

曲名其詞淫褻猥鄙皆街談巷議之語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
靡可聽有時可以節憂故趨附日眾雖屢經 明旨禁之而其調
終不能止亦一時習尚然也

王樹勳

王樹勳江都人其父某曾任微職樹勳幼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
慧寺為僧法名明心性聰悟剽竊佛氏絮語以為直通圓覺又假
扶乩卜筮諸異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樹勳以重賄賂諸人之
聞寺故多探刺其陰私事而揚言於外故人俞尊奉之蔣子蒲龐
士冠等以詞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餘達官顯宦為其門人者

無算朱文正公正人也亦與之談晤其他可知矣為和相所訪擊
樹勳復以重賄賂司員吉倫為之袒護因未減其罪勒令還俗而
已樹勳後游蕩江湖間時值川楚教匪倡亂松相公為時督師湖
北樹勳仗策軍門松公故喜佛法樹勳投其意指公大賞鑒因命
易裝為道士入某寨中說賊降公大悅獎以七品官銜樹勳復從
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嘗入都引見刑部尚書金光悌貪吏
也因其子病劇延樹勳醫治樹勳怵以禍福光悌至長跪請命人
聞傳為笑談為御史石公承祿登諸白簡上下其章訊之得實
上獎之曰真御史也因禱樹勳職遣戍黑龍江光悌以先物故

得免置議蔣子蒲宋鏊等黜降有差夫樹勳以一浮蕩僧人乃敢
以口舌干請諸大僚為之薦引致身二千石之貴其雖遭遣戍謫
死窮荒不無厚幸諸名士以翰墨名流而甘為縑衣弟子以至遭
其笞撻之辱亦可謂斯文掃地矣

畫眉楊

京師有善作口伎者能為百鳥之語其效畫眉尤酷似故人皆以
鸞鳳翔翔戛戛和鳴如聞在天際者至於午夜寒雞孤牀蟋蟀無
不酷似一日作黃鳥聲如睨睨於綠樹濃陰中韓孝廉崧觸其思
鄉之感因之落涕亦可知其伎矣

魏長生

魏長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夏入都年已逾三
旬外時京中盛行弋腔諸士大夫厭其囂雜殊乏聲色之娛長生
因之變為秦腔辭雖鄙猥然其繁音促節嗚嗚動人兼之演諸淫
褻之狀皆人所罕見者故名動京師凡王公貴位以至詞垣粉署
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一時不得識交魏三者無以為人其徒陳
銀官復髻齡韶秀當時有青出於藍之譽長生既蓄厚貲乃抽身
歸里陳遂繼其師業當時百官殷富習俗奢靡故二子得以媚取
為和相所覺察因荷校銀官於緹帥署前以辱之為緩頰者皆謫

貶有差乃逐陳銀歸川中其風稍息銀官不知所終嘉慶辛酉長
生復入都其所蓄已蕩盡年逾知命猶復當場賣笑人以其名重
故多交結之然娉娉一老媪無復當日之姿媚矣壬戌送春日卒
於旅邸貧無以殮受其惠者為董其喪始得歸柩於里長生雖優
伶頗有俠氣庚子南城火災形家言西南有劍氣冲擊長生因建
文昌祠以厭勝又納蘭太博孫成安者初與其狎昵後遇事遣戍
歸貧無以立長生嘗贈恤之亦其難能也

茅麓山

茅麓山在鄖陽界毗連三省廣數千里明末時流賊餘黨郝搖旗

等竄入其中復有明珠宗某等崇奉為主恃險假息康熙初命
圖文襄公海為督師同川督李公國英護軍統領穆公哩瑪率三
省兵會勦諸將皆於層巖陡壁間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進逾年
始蕩平其巢穴故今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曰又上茅麓
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矣

煙蘭小譜

自魏長生以秦腔首倡於京都其繼之者如雲有王湘雲者湖北
沔陽人善秦腔貌殊秀為士大夫所賞識有宗臣某嘗折其園中
櫻閣為其償債湘雲性幽謫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為
之作煙蘭小譜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為魁選云後湘雲改
業為商賈家頗富饒至今猶在云

喬道人

乾隆庚戌辛亥間有喬道人自陝右至貌清癯霍立面微暈紅自
云數百歲曾經明末鼎革事與孫百谷周忠武相交言皆妄誕然
談兵家事歷歷如繪或云為年大將軍之潰卒曾經青海戰事故
所言了了然無左證也今漕帥李公奕疇深為崇奉喬居一小菴
中飲啖如常毫無他異壬戌五月中卒於旅邸亦卒無他奇驗蓋
如抱朴子所言古強類也又有某道士居西城紅廟玉皇閣能預

知和相死期辛酉夏大雨鈕鈷祿縱帥明安嘗延其在海淀寺中
築壇祈晴頗有小驗 上以其惑眾命逐出境外亦不知其所終

岳少保之死

昔蘇東坡以不及見范文正公為恨蓋不同朝故也岳少保起入
為少宗伯時余已任散秩大臣因直宿 中禁不得常至西苑故
未能與公一會至今心猶耿耿聞公入都時已抱沉疴京中素無
邸舍因寓居友人家中後病篤時遷於某寺中龕燈總帳渾如旅
客實近日大僚中所罕見者其夫人賴友生為之置室親織紡以
度日而其本旗都統某因公有代屬員分賠款項立偈夫人驚室
充公人皆為之切齒未逾歲某卒以貧事敗死

毒死幕客

有某江督任蘇撫時其父為福建將軍某歲出洋船數百艘名為
其父飲膳之資實陰需米於外洋以獲重利皆幕客某為之經理
後江督高文端晉聞客練達幕事欲親為延聘某公恐洩其陰事
因延幕客會飲置毒酒中以滅其口至今蘇人猶能言之

閔撫軍

閔撫軍元烏程人中乙丑進士累任安徽江蘇巡撫初任皖時
以廉潔自重布衣蔬食接見僚屬必談性理近思錄諸書背誦如

馮水狀人皆服警衣簡齋先生笑曰如其廉潔果實不過高平氏之孽子流耳况外木強而內多狡詐不近人情乃王荆公之絮餘徒貽害蒼生耳人皆以其言為過當及撫吳日頗改前節苞苴日進動踰千萬人始服袁之言時李昭信相國以貪墨獲罪上嚴諭令各督撫議其罪人皆希上旨以為可誅獨閔探知上有憐才意乃以謙貴議功為言復以請督撫養廉實不敷用必須受諸陋規始足以充公項等語上雖嚴斥心是其語李相因之未減其罪時以其弟獲罪降為三品頂帶故吳人諺曰議貴議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難逃青史偽仁偽義三品留江蘇巡撫無補蒼生云後以庇屬員冒徵案獲罪遣戍人爭快之其家置產券約皆惟書文字蓋豫防籍沒也其用心豁刻如此

李中丞

李中丞湖江西人屢任封疆以廉能著撫粵時海盜充斥邊民為之逋藪督臣巴延三性懦怯不能制公設關禁嚴為查究諭將士泛重洋冒波濤嚴為捕緝未逾年擒盜數千人公誅首惡其餘皆縱之日此亦吾民何忍使搜白刃也故民皆感服與人誦曰廣東其樂土來了李巡撫之語卒以勞瘁卒上甚悼之謚公毅廕其子為中書

舒梁河三公遠見

乾隆初政令寬大一時輔弼大臣皆忠正有遠略嘗見梁文莊詩正掌戶部時上疏稿數計度支盈絀如在指掌略言每歲天下租賦除官兵俸餉各項經費外惟餘二百餘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今雖府庫充盈然乞皇上以節儉為要慎勿興土木之功贖武之師以為持盈保泰之計當時人皆咎其言利至嘉慶初年河水屢溢漫口川楚教匪用兵九載國帑為之告匱始服公之遠識預定於五六十年前也壬辰癸巳間純皇帝以八旗火器未備因建營於藍靛廠間欲令鳥鎗兵丁皆攜家往住以便演習舒文襄公上言火器為國家要務不可使盡居城外以致內城無備倉卒用之難以立至上從其言因分為內外二營至嘉慶癸酉秋林清之變有賴內營火器始能即時撲滅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賈販紬緞往新疆皆命官與之平準而命其攜銀以歸不許私置貨物人關以干禁令蓋預防內地銀兩有所虧缺也又乾隆庚子上以天下殷富乃議改綠營名糧名為公費而招募補實其額以為足兵之計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希上意乃改巡捕五營之制天下督撫因而議符歲糜費國帑三百餘萬國用因之不足甲戌春今上從廷臣議始復舊制若三公者可

謂謀慮深遠得輔相之道矣

馬侯

奉義侯馬蘭泰者元裔也其祖某 國初時歸降最先故膺五等之封雍正中北征準噶爾馬為副將軍屯察汗赤柳軍中無以為娛馬乃選兵丁中之韶美者傅粉女裝覆衣長袖教以歌舞日夜會飲於穹幕中為他將所舉發奪爵遣戍焉

信勇公

信勇公瑪木特厄魯特人初為準噶爾宰桑乾隆癸酉杜爾伯特汗策凌來降見卷達瓦齊遣公追之既入邊復逸出副都統達青

阿誘公揜之 純皇帝諭曰瑪木特儻名之不至或至而心懷不服則揜之可今遣使往輒至不明懲其罪反誘揜非也 詔宥罪遣歸給衣冠公感 上恩稽首而還後我兵入公感激前事且念達瓦齊不足事乃赴副將軍薩拉爾軍請內徙因入覲 上念歸志誠信授內大臣時議征達瓦齊以阿睦爾撒納為左副將軍以公為參贊公密奏曰阿睦爾撒納豺狼也雖降不可命往往必為殃 上以不逆詐諭之軍抵伊犁公多贊化功封三等信勇公賞雙眼孔雀翎四團龍服命守扎哈沁以疾留伊犁聞阿逆叛前事見將脫歸乏兵衛為逆黨揜赴阿逆所阿逆慰之曰準噶爾與天朝

疆域殊異爾欲向內何也不如歸我當善視之公怒唾而言曰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達瓦齊篡而虐 聖天子討其罪噶爾丹策凌嗣已絕我不內歸將焉往且 天朝已揜我不即誅復擇還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何忍背之爾先我往 聖天子待爾厚爾乃謀逆今既揜我我何懼死則死爾大軍至將磔汝犬猶不食爾肉也阿逆漸縊殺之事聞 上震悼御製烈士行以獎之公生長窮荒乃知忠義若爾實為中原士大夫之所宜景行者也

仙提督

仙提督為湖山東人甲午秋王倫叛逆時公為千總隨副都統尹

公吉圖入汪家小樓搆緝王倫尹公驟抱倫背為賊黨刀劍叢至尹公撲地公奮身前救尹公出因背受刃傷如畫三日乃甦舒文襄公奏聞 上立擢為守備後游至湖南提督征苗匪時有勞績焉

富公

宗室輔國公富春者敬謹莊親王裔也任杭州將軍時撫軍王亶望貪吏也性耽聲色元旦拜 聖牌王以酒困故日中始至公正色責曰元日履端茲始拜 牌臣子禮儀安可遽延若是殊玩愒於時日也王長跽請謝公退謂人曰王公其不久乎為人臣者不

以篤敬將事能無遭天譴乎逾年王果以貪縱敗卒如公言

李毓昌

李縣令 毓昌 山東即墨人中嘉慶戊辰進士揀發江蘇試用淮安報水災大吏遣公往查核故事凡委員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規而已山陽令王仲漢貪吏也有冒增戶口事為公訪察將欲舉發仲漢懼乞太守王某代為緩頰公力拒之仲漢乃遣其僕色祥乞公從者李祥顧祥姚陞等私以賄進言公正色曰今歲某赴科場皇上所命題即以德本財未為言某雖不肖敢欺 君納賄耶明日並以此稟諸制府可也李祥等報顧退告諸色祥色祥懼因

以其賄贈顧祥姚陞等命謀害公以滅口顧祥等許諾是晚公赴太守宴歸明早即欲解纜時公寓古寺中寂闕無人夜間公獨酌自遣僕等因以毒酒進公飲覺之遂停杯血流於頤僕等愈懼因以帛勒死之以自縊聞王仲漢并賄通檢驗者遂朦朧通稟公樞歸家公叔某於蓑衣中覩血迹因上控都察院 上大怒會緝帥緝獲姚陞盡得其實然後逮仲漢入鞠供如前因立置典刑色祥顧祥李祥姚陞等皆正法贈公知府銜廕其子為舉人 上復御製詩以旌之或云公樞歸時其家已釋然公託夢於其叔言其屈枉已授江都城隍神位篋中有血衣可證其叔如其言啟篋視之

果然因而成訟其語近誕不足信也

石倉十二代詩選

四庫全書提要云石倉十二代詩選五百六卷曹學佺著學佺工詩去取頗有別裁其明詩分初集次集千項堂書目尚三集四集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近佚云今余家所藏則一千七百四十三卷較四庫所收多至千餘卷矣古逸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元詩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零一卷九集十一冊十集四冊續集

十冊再續集九冊三續集五冊三四續集四五續集一冊五續集三冊五六續集一冊南直集八冊浙集八冊閩集八冊社集十冊楚集四冊川集一冊江西集一冊陝西集一冊河南集一冊九集後不分卷以冊代卷其曰三四續四五續義例難通而雕鐫完好刷印清楚自是閩中初榻精本法時帆祭酒頗加賞鑒以為近世難覓之本惟七集八集中數卷為王功偉明經攜去以致遺佚不復得為全豹殊堪扼腕也

恒待衛

宗室待衛公恒斌 字綱文 太宗文皇帝第十子輔國公韜塞裔

也充三等侍衛父薩喇善官吉林將軍以事謫伊犁方卧病不起
 公奮然曰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不為遂陳情當事乞代奏有
 旨責其沽名褻職仍命從父行 純皇帝殊惻然也公竟行
 晝夜侍父疾至廢寢食父每怒其愚公無幾微怨抵伊犁父疾以
 廖阿文成公時為伊犁將軍賢其行尋哈薩克新附遣使入貢奉
 旨擇賢員伴送阿公因命公充伴送官入京途間馭陪臣忠信
 得大體 上召見加慰藉仍授三等侍衛留京供職蓋 特恩也
 公請畢伴送事仍往伊犁事父 上允之擢二等待衛三十年烏
 什回人叛公隨明忠烈公瑞由伊犁倍道進抵烏什戰屢捷三月

朔領兵為左翼陣城南山下接戰賊更廣至公奮勇邀擊之所向
 披靡賊懼隱城壕誘公公怒馬前萬鎊齊發不及禦歿於陣事聞
 上軫惜因宥其父罪還京 賜卹如例瘞雲騎尉

傅文忠之謙

傅文忠公恒以椒房勳戚當朝軸者幾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輩引
 權後進為要務故一時英俊之士多集於朝如孫文定嘉塗岳威
 信鍾琪盧巡撫焯等皆起自廢棄田里畢制府沅孫文靖士毅阿
 相國爾泰阿文成桂皆公所賞識者後皆為封疆大吏其子文襄
 王復以英年擁節屢鎮邊隅累世三公門多故吏殊有袁氏之風

聞公款待下屬每多謙冲與其同凡共榻毫無驕汰之狀汪文端
 公死公為之代請得瘞其子承霖為部曹舒文襄公籍沒遺戍公
 代贖其宅俟其歸而贈之故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然於恩怨分
 明有詆之者務為排擠又頗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華美風俗因
 之轉移視諸盧懷慎布衣脫粟呂蒙正之休休有容者殊有愧於
 昔也

私造假印案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私鑄假印冒支 國帑其於
 欽派歲修工程皆假捏大員名姓重複向戶曹支領每歲耗銀
 至數十餘萬兩久之為工頭某告發始置書常於法大吏降黜有
 差夫水曹支領銀兩必須諸司空簽押畢關知戶曹度支大員復
 加查覈然後發帑定例本為詳慎乃諸部曹蚩緣為奸伺大員談
 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科進諸大員不復寓目仰視屋梁手畫大
 諾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畫者其習已久故使奸蠹胥吏得以肆其
 奸志嗟夫於熙常供職之事尚復世沓若是又安望其興利除弊
 致吾民於熙皞之世也哉宜夫我 皇上屢降明諭諄諄之告誠
 也

伊桑阿

貴州中丞伊桑阿高文端公兄子也累任封疆以貪黷聞為下吏
舉發上命初頭圍侍郎往詢得實解京正法上怒其暴虐復
遣侍郎瑚圖靈阿於中道賜死伊初聞旨以為詐偽不肯受
命瑚使人縛之乃叩頭乞貸須臾以待恩命之至瑚笑曰曩昔
威望皆往何處去也因以帛勒斃夫以封疆世族至於玩法致罪
已無顏以對人乃搖尾乞憐如犬彘就死狀真不知是何肺腑也

盛京先朝舊物

盛京 清宵宮貯 文皇帝時棟燈屢見 純皇帝之詩又 崇
謨閣藏 高皇帝舊履以牛皮為之為護以綠皮雲頭又有 先

朝登山負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為之制甚樸素想見 祖宗
開創之艱公劉走馬之什古今若何符節也

洪文襄之降

文皇之收服洪文襄事已詳前卷中聞范冢宰建豐言洪被擒時
文皇命先文肅公往說洪謾罵不已文肅以善言撫之因與談
論今古事時有梁間積塵落洪襟袖間洪屢拂拭之文肅遽辭歸
奏 文皇曰承疇不死矣其敝衣猶愛惜若此况其身邪後文襄
果降如公所料云

黃文襄設幕館事

黃文襄事蹟已見前卷聞公督陝甘時正值西北用兵公督師肅
州乃設一公館凡藩臬兵備道州縣等所司軍旅事者皆寓其中
公鎮日危坐中堂其郵騎至直入館院公啟封視之應付何司者
立時分派目擊其抄稿鈐印畢即以咨覆故應付急速無以留滯
軍事得以易嚴司軍事者宜以為法也

五國城

五國城在今白都納地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託築城掘得宋徽
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器數千
件因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尚可得其崖略云於天會十三年

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金時所謂五國城即此地也

禮烈親王彝

先烈親王同鄭莊親王征輝發夜間大燬頓生光燄鄭王欲凱旋
先烈王白馬知不為破敵之吉兆也因整師進卒滅其國故今余
邸中燹頂皆懸生鐵明鏡於其上有異於他旗之燹按定制燹頂
皆用銅火鏡
蓋以誌瑞也

桂香東侍郎

桂香東侍郎 桂芳 興祖直皇帝裔也為兩湖制府圖公思義
孫性豪宕中嘉慶己未進士 上召見曰奇才也因日見信任不

數年即登九列家素貧窶然不鳴一錢門生有餽納者公曰以束脩贄先生其誼甚古然某任司農尚可充用不敢拜受其惠因封還之時相有以苟且為政者公深惡其人至面責之曰不意宗臣中有如公之行者真汗蠟帶間物矣某公恨之次骨然亦無如何也癸酉秋林清之變公擬奏稿數條預以示董蔗林董曰公言雖是恐不能迎合 上意公正色曰此何等時尚以迎合為言耶董公為之拜謝乃己其奏上 上皆嘉納之甲戌春 欽命往粵西審辦成林案病寓於武昌未數日暴卒 上悼惜之獎以忠鯁有古大臣風焉先是公祖制府公公父觀察公恒慶及公身三世

皆沒於楚中亦一異也

張若瀛

張若瀛文和公之族姪也以吏員任熱河巡檢 純皇帝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若瀛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乃命縛之立加大杖數十方敏愨公時督直省大詔曰張某瘋矣乃立劾之上察其情曰非太監恣情不法若瀛安敢杖之其人殊有家風誠可嘉也因立擢為同知而遣戍其太監真 聖主大度有異於人也

書劍俠事

余友畢補垣云粵西永甯州有陳氏者家巨富嘗飲於州署中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服鮮美年甚髣髴與州牧款洽陳異其人訊諸州牧牧曰此所謂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為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因欲贄李為婿倩州牧為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吾應夜出會容莫相為阻陳允之既贄數月每夕出終夜不返所招徠者皆戎冠奇服相貌傲醜之輩陳叟亦頗悔為姻既已贄之無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者少無賴好劍術有老嫗導之能以劍為雙丸納諸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終無血迹老嫗因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拜學其術因出游於外時 王師征緬甸有轉餉至楚南沅州者一夕忽失銀數百鞘守吏大驚因督胥胥隸捕緝終日答捷有老胥曰銀至數百鞘非一人之所能持如其夥眾多聲應喧沓何以守者聞然無所聞見其中必有異也因號泣路旁葉氏子適至沅異而問之老胥告其故葉憐其老曰吾可為代覓之因赴滇黔物色之終不得其要領一日路之永甯遇李生於途託曰此小李將軍也奚以至此因問諸路人曰此陳氏贄婿也葉氏子遂至陳宅告楚中失帑之故陳亦訝曰數日前吾婿頗暴富未審其財物所自豈即盜官項耶葉日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叟告其女晚間李生至入戶見妻色悽

然曰此必有異因究詰之女戰慄無人色長跼以謝李生疑有他故因拔壁上劍將斬之葉氏子自窗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為某甲請斬吾首可也李嗒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於此葉氏子忿然責之曰吾儕以義為重豈可盜官家物使遺禍於他人以遺天譴也李生曰諾兄可速回楚官帑保無遺失吾亦棄此而他徙矣葉氏子因辭陳叟歸李生亦以其日棄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庠得所失鞘封印如故葉氏子既歸吳中數載相物色者愈眾葉氏子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辭其父母云欲之點蒼山學道至今未歸云此甲寅秋日

告余者今補垣已歿廿載未知其事確否聊漫錄之以誌異云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既謝事復獨居侘傺有其同鄉士人往謁公拒不見士人歸旅邸無聊甚晚間喧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公降輿握手故作寒溫泛語久之入則四庭肴饌備陳珠簾繡幕華燈輝燭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時名士既而筵管續紛伶工畢集演劇數齣酒數行罷公起告辭士人送出公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燈如豆破壁頽垣猶如故也蓋公久蓄將畧無所施為聊借款客以展其懷抱耳

張文端代作詩

王文簡公士禛詩名重於當時浮沉粉署無所施展張文端公英時值南書房代為延譽仁皇帝亦素聞其名因召漁洋入大內出題面試之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覩天顏戰慄搥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為墨丸私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上笑閱之曰人言王某詩為手神妙悟何以整潔殊似卿筆文端公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上因命文簡改官詞林因之得置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幾作曳白人矣

高江村

高江村士奇華亭人家甚貧窶鬻字為活納蘭太傅明珠愛其才薦入內庭仁皇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獵皆命江村同禁蘆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故江村詩曰身隨翡翠叢中列對入鵝黃者裏行蓋紀實也江村性趨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愜聖懷一日上獵中馬蹶上不憚江村聞之乃故以糝泥汚其衣趨入侍側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墮積糝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故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墜騎也意乃釋然又上登金山欲題額濡毫久之江村乃擬江天一覽四

字於掌中趨前磨墨微露其迹 上如其所擬書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內院筆帖式

國初海內甫定督撫多以漢人充之凡文移用 國書者皆不省識每省乃委內院筆帖式數人代司清字文書後內三院改為內閣翰林院繕書房等署而督撫衙門筆帖式仍沿舊衙未及更正云

裕陵聞香

刑部侍郎 永祚 言其任工部司員時督辦 純皇帝大葬禮事甫

啟地宮石門聞有異香自隧道出清芬可愛如是者數日乃已蓋寢宮幽閔日久山嶽秀氣所鍾靈也

蔣文肅入場

蔣文肅 赫德 初名元恒永平樂州人幼為諸生善望氣數明天啟丁卯公赴科場夜間聞明遠樓鼓聲驚曰此頽敗之氣其國安能久長故不終闈而去徧遊九邊云王氣葱隆聚於遼瀋其間必有聖人御世吾蓄材以待可也逾年 文皇帝入關公杖策軍門上閱其文喜之因改今名遂攜出塞不數載以致大拜云

陳提督

乾隆己巳 上命工部侍郎 三和 修理靜漪園別館中有複道可通西苑 上幾暇之餘嘗乘小輿率諸內侍數人由複道往監工外庭殊未知也時陳提督杰為中營千總日夕危坐宮門側督率工匠搆締初無怠容 上心識其人諭傳文忠曰汝中營有偉髯千總其人勤樸可任事因詢其名姓名文忠保薦之不數載遂至專闕云

祿相公

宗室相國 祿康 為誠毅員勒奮於宗室中屬長行嘉慶初輔政數年繼和相既敗之後欲反其政故持躬清介馭下寬大僚屬感其

小惠翕然呼為良相然才具庸劣無所建白又不甚識字於古今政體毫末寓目其所搯持率皆以市井毀譽為之趨慕因識朝廷大體故一時叢脞成風每多苟且之政最可哂者一日余會公於禁中蒙公教誨甚篤余因述其祖德公報顏曰先世身遭刑戮安敢計功余為之駭然按誠毅員勒為 顯祖幼子開創時勲勞稱最以病薨於邸經 太祖親臨奠立碑旌功事具 國史而公所言如此誠為駭異因細詢之乃誤以褚英員勒之事歸之誠毅 按褚英員勒為 太祖長子以事賜死 太誠所謂數典忘其祖矣後以故縱與夫聚賭事降副都統復以失察曹倫事遣戍遼東侘傺以卒夫以天潢

貴胄而不學無術至此安可以常調羹重任也

亮總兵

伊爾根覺羅總兵亮祿以世歷任河南城守尉嘉慶庚申川楚教匪滋事已逾數載豫省將校皆檄調他往撫軍吳公熊光亦率兵堵禦盧氏腹心千里兵力虛弱故寶豐鄭縣教匪藉以謀逆時布政馬公慧裕護撫篆省中惟滿兵千人而已馬公因命公率滿兵同往馬公固書生未嫻軍旅公曰吾聞兵貴神速未聞遲巧今賊初滋事率皆烏合之眾易於撲滅不可使其蔓延日久有害蒼黎也乃驅兵疾行未三日至賊尚未知覺公即率兵圍其堡寨聲言

滿兵自京中至數逾十萬賊未知虛實使偵者探伺公命樹八旗大纛五色絢爛並命兵卒以鞭笞馬腹使其騰蹶嘶號聲震數里賊已畏懼至夜間公起曰此正擒賊時也因吹角命士卒喊號進公首先踰濠焚其寨堡士卒益用命一鼓殲之回報馬公馬公方踞鞍危立戰慄不能上馬也事聞上大喜立擢公副將後任雲南開化鎮總兵未逾年卒於任按寶豐為中原腹心之地四通八達無不襟連微公乘賊之瑕即時撲滅儻至盤踞日久豕突於江淮濠潁之間則其禍有不忍言者矣若公者謂之社稷之臣可也

超勇王

超勇王成衮札布額駙襄親王之長子也襄親王光顯寺之戰功

在社稷後事見王嗣掌定邊左副將軍印父子專閫軍中禁之其族

貝勒青滾雜卜因其兄額林沁多爾濟以故縱阿逆故賜死前事見

陰煽感諸喀爾喀蒙古諸藩曰元太祖奮無正法理欲共謀叛逆

其檄至王所王大怒曰焉有人臣犯法而其骨肉代為復仇之理

吾家世篤忠貞豈可效叛人之謀自蹈誅夷也因首發其謀復寄

札於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令其諭所部知大義俾勿感事聞

純皇帝嘉之即命王統師以勦曰大義滅親此王茂宏所以仗安

東節也王率諸喀爾喀藩部兵力為追捕青滾雜卜計窮擁兵自

衛王傳檄諸部宣布國家威德其黨皆散惟餘青滾雜卜父子

數人宛延沙漠中迷失道路為官兵所擒上大悅賜王金黃帶

封其子為世子以優賚之王自督微髭數莖不類蒙古世族知兵

法有元臣木華黎所著兵法王氏收藏之暇時擁一編展誦故用

兵多合古法掌大將軍印幾四十年未嘗戮一編卒曰三世為將

道家所忌吾敢恣意誅戮貽禍於後人耶其弟郡王車克登布以

勇捷見稱上嘗以霍去病曹彰比之

軍營之奢

宗室副都統東林文皇帝第十子昭塞裔也任侍衛時從征川

楚教匪凡十餘年其親為余言者云軍中糜費甚眾其帑餉半為糧員侵蝕任其濫行報銷有建昌道石作瑞曾侵蝕帑銀至五十餘萬兩然其奢費亦屬糜濫延禧將帥會飲多在深菁荒麓間人迹之所罕至者其蟹魚珍羞之屬每品皆用五六兩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賞賜優伶犒賚僕從之費不與焉有某閣部初至石為饋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故其所侵蝕者轉皆蕩盡至死無殮費人皆快之軍中奢靡之風實古今之所未有也聞明參政亮言其隨明忠毅公瑞征烏什回部時軍中大帥惟有肉一截鹽酪數品而已其事未逾數十年而其風變易至此其作俑者可

勝誅乎

李激芳

李侍御激芳四川人巡視中城有傳文忠公家奴樂大恃公之權勢招徠無賴輩肆行市衢間無人敢過而問者公慨然曰傳相以忠謹傳家故能奕禩而保大其家奴游蕩非公所能知者不可使其風日滋反貽累於楨房其攸關甚鉅乃命捕大審得實立登白簡 純皇大悅立遣戍樂大傅公罰鍰有差而擢公為給事中以旌其直焉其後以諫匿灾事失實降官人爭惜之

俄羅斯

俄羅斯國在喀爾喀烏里雅蘇臺之極北東西袤長數萬里東接黑龍江西延安集延教罕諸部落其人黑皙首目衣服食物言語文字皆近西洋與蒙古部落習俗懸絕其文官皆洋中人為之武官始參用本國人其主名察罕汗女傳已七世生男則為異姓人生女始為國種又蒙古源流云元太祖之長子分封絕域來往數萬里事見元史即為俄羅斯之始祖云然則彼國亦元裔也其世系萬可考矣

熊志契

熊文端公賜履漢陽人相 仁皇帝先後幾三十年忠清剛介崇

尚理學當時號為賢相竟時家無擔石賴族人熊本主喪始獲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鍾愛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無人訓迪遂至目不識丁 仁皇念公舊德 召見志契欲賜科目因問曰汝所羨慕者何志契童駭因遽曰我欲策蹇馳遊都市中 上嗟嘆曰賜履無子矣因命歸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駟院賜驢一頭以遂其志後志契以孔目終其身歷官幾四十餘年乾隆丙午始卒年已七十餘矣

阿文成相度

阿文成公與和相同值軍機大臣十數年既薰蕕不相合乃除

召見議政外毫不與通交接凡立御階之側公必去和相十數武愕然獨立和就與言政事公亦漫應之終不移故處也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饋公土儀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公相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優賚厚寵皆出自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夾背出謂人曰此誠宰相語公有上賜馬一日脫繮去圍人入告公方觀書曰覓之既獲復命公徐曰好仍讀書如故其相度也若此

蔡必昌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慶守云能過陰間預知冥中事傅文襄王

征廊爾喀時蔡往謁見王因問此行休咎蔡云此次行軍藏事必速冥中祇造冊數月此後不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劫難至冥中已造冊數年尚未已也王因問冊中名姓蔡憮然曰未來事不可預言依稀記得秋帆制府乃冊中首領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大令慶祥親告余者其時楚中尚無兵燹之事余責以為妄言休咎明年果有楚苗之變其後川楚教匪蠢動兵連九載始得蕩平果如洪令所言云

按雜錄中不錄鬼怪詭誕之語以為近日奇異小說過多有意避其窠臼惟載此段與費直義公事者費事載後費事乃余幼聞

先人所述必非荒渺之語此言實係余聞於未變之先者故漫記之以誌異云

四神祠

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中有四神祠狀貌偉然甲冑峙立聞故老云為瓜爾佳直義公費英東舒穆祿武勳王楊古利鈕鈺祿果毅公額亦都瓜爾佳公勞薩四公之像孝莊文皇后念其舊勳故塑像祀於朝中乾隆戊寅寺中災太監等往撲救見四像宛轉欲動急扶之出四神像即似趨行狀不數武已至門外得以無恙亦一異也

蘇相國

蘇相國凌阿姓他塔拉氏中庚申舉人晚年與和相聯姻始游公卿齷齪守位無甚表見任江督時貪庸異常每接見屬員曰皇上帝厚恩命余覓棺材本來也人皆笑之其幼楊天相誣盜案事眾皆為楊挽屈正法日六營合祭哭聲震天幾至激變賴陳軍門大用安撫之始已其入閣後龍鍾目眊至不能辨戚友舉動賴人扶掖瑤華主人弘時嘗笑謂余曰此活傀儡戲也和相賜死後公即予告復命守護裕陵久之乃卒然其少時充中書舍人請諾於政事堂中眾皆笑其庸劣惟鄂文端公曰諸君莫輕視蘇公其

人骨相非凡將來必坐老天位也人皆以為公一時謔語後卒踐其言亦一奇也

楊誠齋軍門

楊誠齋軍門芳貴州人少貧屢讀書應試未就乃充行伍積軍糧以贍其家乾隆乙卯楚苗竊發毗連黔境銅仁諸苗亦乘時蠢動攻銅仁寨時遊擊為孫總兵清元欲棄寨避賊公奮然曰芳聞咫尺才土莫非為天子所守者奈何委之於賊孫壯其言因與賊戰乃至敗績時福文襄王督師命諸將移寨聞兵敗怒欲置孫於法孫叩首曰非裨將之過皆楊芳一人意也王命緝公至詰曰汝何

人乃敢抗吾法時兵衛森嚴堂宇深邃公大聲曰芳幼讀聖賢書惟知忠孝字今寨雖小為天子所界付若輕棄是違君命也故芳欲一戰以揚士氣其勝之與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執役效命早裹屍馬革矣言既終愀然長嘯王壯其言命為親軍日見委任不數載官至再闡公與楊時齋軍門為布衣交遂至通譜公善謀時齋善戰二公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者其守陝安鎮政令寬洽民感其惠公嘗入陞見其署篆者暴虐激變營兵亂軍滿大芳揭竿而起然感公舊德曰楊夫人在慎勿殺害也因共昇夫人轎送出南山共拜叩去其善馭士卒也如此

信莊二王生命

信恪郡王如松莊慎親王永瑋同年月日生莊惟後信數刻時互以弟兄稱之稽其福命信先莊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導頤以復睿忠王爵故因贈王為親王莊恪王無子嗣其弟子承襲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莊恪王少亦賜公品級歷副都統等官雖文武少差而其陞轉如一亦一異也

先悼王善六合槍

先悼王諱椿泰先良親王嫡子幼襲王爵濶懷大度撫僚屬以寬恕喜人讀書應試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槍手法奇捷雖十數

人揮刃敵之莫之能禦又善畫硃砂判嘗於端午日刺指血點睛故每多靈異余少時尚見一軸其判俯首視傍側如有所覩每使人皆畏云

欽訓堂博古

宗室輔國公永璚號素菡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籍善為甄別真偽凡經公品題者百無一失故收藏家皆首推之汪文端公嘗倩公分別所藏卷軸公撫摩終日曰惟米襄陽一帖近真迹其餘皆偽鼎也汪為之勃然變色公亦不顧也余幼時拜謁其室見架上書卷粉披惜未得一寓目近聞皆至散佚殊可惜也

趙護衛

趙護衛名赫紳其先蒙古人為余邸僚屬性忠醇先修王命傅先恭王凡醫藥飲食皆賴以調護乾隆乙亥春邸中有護衛雙愛者出境滋事先人劾之愛因反噬為奉先人命者而引護衛為證時先人與時相不睦因嗾某尚書欲坐實其事時尚書據高座侍郎等左右列護衛因服縲紲入尚書故作怒狀欲護衛引陷先人加以三木者再護衛仰天大呼曰如本王知情方隱匿之不暇敢據實以入告乎皇天后土實鑒斯情赫紳雖死不敢誣王以求活也尚書為之氣奪時趙方伯孫英為部郎因進言曰紳已老不可再

加以刑何不以鞠紳者而鞠愛也尚書語塞不得已引愛鞠之甫加刑愛即輸服先人之冤始白而護衛卒以劊死

費武襄公知大體

費武襄公楊古以威晚故封伯爵為撫遠大將軍征噶爾丹既奏凱眾皆欲露布揚功績公却之其奏措惟言兵至某處失迷道路宛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敗績又於某處絕糧數日皆臣失算之故賴 聖天子洪福得以無慮今微幸成功實出意外之語幕客或咎其失體制公曰 天子深居九重如見奏功之易若此必長其好大喜功之志軍中士卒勞瘁不可不令 上聞之以消異

日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服其言得體云

嘯亭雜錄卷之九

甯王養菊

京中向無洋菊籬邊所插黃紫數種皆薄瓣粗葉毫無風趣甯恪
王弘政為怡賢王次子好與士大夫交因得南中佳種以蒿接莖
枝葉茂盛反有盛於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諸名目凡名類
數百種初無重複者每當秋勝雨後五色紛披王或載酒荒畦與
諸名士酬唱不減靖節東籬趣也王又自製精扇體制雅潔名東
園扇一時士大夫爭購之以為賞鑒云



花老虎

花軍門 連布 滿洲人以世職游至南籠鎮總兵官性質直與人交
有肝膽少時讀書曾習左傳故於戰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覲半道
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福文襄王以總督進勅檄留公隨營素稔
公勇令首先解永綏圍公率百餘騎長 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
人皆烏合眾未見大敵大驚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爾因遂
相奔潰永綏之圍立解時公著豹皮戰裙故苗人呼為花老虎云
王大軍至今公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之王日置酒
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既知

王持重不戰乃默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
告王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掣肘故不
及成功小竹山賊匪叛點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勦公禦賊山梁
上轉戰益奮中鳥鎗三墮入深淵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
自力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願骨皆寸
寸斷矣事聞 上震悼特 賜祭葬云

穆富二將

川楚教匪竊發鹿挺獸駭蔓延三省一時諸大將多擁兵自衛任
其奔突惟知擄掠良民以供糈食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目

惟穆軍門 維富將軍 成 二將督齊魯兵堵禦甚嚴賊人畏之羣相
戒曰慎勿犯三眼燧將軍蓋山東旗燧皆繪三太極圖云穆江南
人少隸山東行伍征王倫時手斃賊帥為 純皇帝所喜每見之
即問曰穆維尚未陞擢耶故不數年即至開閩後以勞瘁卒於軍
中富公滿洲人少充巡捕營將佐以矯捷稱後擢成都將軍以救
援覺羅收菴叅政故殉於軍 上深惜之

和相善謔

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詭語以為嬉笑嘗
於 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

子教演女兒兵矣又安南貢金座獅象空其底者和說曰惜其中空虛不然可多得黃金無算也為夷官所姍笑其器量淺隘若此嘗聞聞見後錄載章子厚好為市衡之談以取媚於神宗之語可見今古權奸如出一轍也

趙泰安

趙泰安相國 國麟 山東人理學名儒 純皇帝即位之初首權綸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時吁咈都俞朝野傳為盛事後有民人俞長庚父死延諸大臣往弔唁謝以重賄或言公亦偕往為仲副憲 永檀 所劾公力為辨白其事終無左證 上以其言懇急殊失

大臣之體乃遠公為工部侍郎公即日謝病歸故里中十數載始覺云

自鳴葫蘆

康熙中吾邱遠東莊頭某家植蔬菜籬間結一巨葫蘆中能作音樂之聲獻於先修王修王異之因進於 仁廟 上甚為愛惜日置 養心殿中後隨殉 景陵云

三楊將軍

乙卯春苗匪竊叛福文襄王率師征之有神兵數千助陣苗匪因之敗潰土人云與三楊將軍廟相近王奏於 朝特建祠以祀之

見邨抄

雞公山

先良親王南征時於雞公山與耿逆接戰時有神兵助順中有披髮仗劍者云係真武神助戰王請立廟祀之見池北偶談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帥師討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無不為王所識有拔自行伍間者姚制府 啟聖 吳留村 典祚 皆以縣令起家王優待之不數年洊至封疆大吏賴征南 塔 黃總兵 大賴 藍將軍 理 楊昭武 提督 皆由王所賞識卒至專閫黃有黑甲重三百餘斤王凱旋時黃持以

為饒余少時猶見之鐵光照耀雖勇趨之夫著之不行數武亦可想見將軍之勇力矣

先良王大溪灘之捷

良王進討衢州時賊將馬九玉據大溪灘又名太極灘以逼我師王率諸將身先用命臣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轉戰竟日王坐古廟側指揮三軍纛旗為火鎗擊穿者數十護衛身寺雙扉以庇之王飢進食典膳者方割肉為鎗所斃而王談笑宴如也我兵踴躍擊賊賊遂大敗去九玉自是斂兵不復出戰隨王二內監聞鎗箭聲震懼遂自縊於廟中王既勝九玉遂偃旗鼓一日夜行數百里

夜抵江山縣王曰若不乘其銳攻之使賊有備曠日持久非計也乃乘月下攻之其縣立下常山關警遂降直抵仙霞嶺嶺下有溪溪賊目金應虎攏其船於對岸我兵不能渡王躊躇假寐夢先烈王撫王背曰此豈宴安時耶繞灘西上數里其淺處可涉也如是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將至上流果見淺處遂斷流而渡賊人以為兵從天下故不戰而潰

先修王善書

先祖修親王自幼秉母妃教習二王書法臨池精妙薨時先恭王尚幼多至遺佚余嘗觀王所書多心經用聖教筆法體勢道勁又

其所書友竹說會心齋言志記皆用率更體製蓋效王若霖筆意導時尚也又善繪事洪大令慶祥家藏王所繪白衣觀音像趺坐正襟莊嚴淡素即王當時贈其祖農部工德元者惜所傳無多焉

和真艾雅喀

吉林東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翦魚皮為衣裙以捕魚為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即金時所謂海上女真也其舊俗父母至六十誕日即聚宗族會飲剖其父母軀肉以供賓客埋其骨於戶樞前歲時以為祭奠其鄉黨始稱孝焉 仁皇帝習知其弊許其世娶宗女命改正其污習至今其部落及歲時至吉林納聘將

軍即購買民女乘以紅輿代宗女以厚奩贈之其部落甚為尊奉初不計其偽也

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圓周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初置廣寒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某道院中以為醬故有工部侍郎三和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 上仍置故處 純皇帝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廷臣廣和以鄭虎文之詩為最其

詞曰天啟聖瑞玉甕出惟聖克受昭聲歌臣愚未覩法官寶伏讀睿藻心為摹甕廣三尺容五石隨形窅突浮圓荷刻劃類聚象鼎物長風蹴踏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睽騰龜鼉陽冰不治陰火聞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鏹削運鬼斧或巨靈掌吳剛柯吾思此玉當在璞魄然萬古藏嵯峨百靈孕含胚太極潤及草木輝巖阿原為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襲白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媿姍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陛下聖萬方供獻聲猗那人無遺賢物鮮棄希世寶肯終煙蘿熊龍氣光燭夜乃迹而得歸探羅轉勅內府輸朽貫千金易致馮馬

馱陳之廣殿重圖訓莫如金甌無傾陂龍翔鳳翥發天唱四十八
人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遇委棄道院歲已多冬道實腹泥沒足
學士憑弔資吟哦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義娥甄幽拔隱
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異物且貴况奇士努力明盛無蹉跎

年羹堯之驕

年大將軍堯克受 憲皇帝知遇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
飾三眼花翎四團龍補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權賞四
品頂戴實為近臣所無年既承 天眷日漸驕邁入京日公卿跪
接於廣甯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領之

而已至 御前箕坐無人臣禮 上皆優容之而年猶不悟至書
夕惕朝乾為朝惕夕乾語意干指斥故 上決意誅之籍沒日其
家蓄婦女舊包頭數篋云欲作綿甲者又有刀劍無算命其交將
印於岳威信時年進三日始付出或云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
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事不諧矣始改就臣節其降為杭
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年
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尚如此實近日勳臣所未有也

太和門箭

豫德親王下江南時王鐸錢謙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誠偽命都統

舒穆祿諱春 往偵之公至太和門門扉為故明舊物生鐵包裹甚
為堅厚公拔矢射之洞穿其扉明人驚駭以為神力今其箭猶存
每 翠華南幸時有司飾其楛羽以示威德焉

王文簡公補謚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職 仁皇帝甚為優眷因與
理密親王酬倡為 上所怒故以他故罷官沒無卹典 純皇時
與沈文愨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之語沈公乘間
曰因不讀王某之詩益以其卒無謚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
同韓文懿補謚焉

蓮筏

萬壽寺僧人蓮筏長洲人為寺中住持十數年貌清癯蕭然白髮
為出世狀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談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
其博達公背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尚下乘
學也其詩清新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祭酒唱和頗有虎溪三笑
之風丁巳春余至寺師為款茶年已七十餘尚輕健如故未久謝
世聞其圓寂數日前至鄭邸盤旋竟日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
復參謁王矣此石琴主人親告余者亦彼教中善知識也

婁真人

妻真人 近垣 江西人 憲皇帝時召入京師居光明殿有妖人賈某之鬼為患真人為之設醮禱祈立除其祟又在 上前結幡招鶴頗有左驗 上喜之封妙應真人真人雖嗣道教頗不喜言煉氣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謀生理耳焉有真仙肯向紅塵中度世也先恭王延至邸問其養生術真人曰王今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席上有燒豬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燒豬即絕好養生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妻公為真學道者始能見及此也年九十餘始仙逝

戴學士

戴學士 梓 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員劄付 仁皇帝召見喜其能文 命直南書房賞學士銜公善天文算法與南懷仁詰論懷仁為之屈心甚忤刻因誣公通東洋 上大怒遣戍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邸人共惜之

詩識

朝野雜記記寇萊公去海只十里離家已萬山後果貶謫雷州以為詩識按余友畢補垣 敦嘗有詩云空濛人浸一江煙之句後出仕為開化丞果溺水斃哀簡齋先生丁巳歲寄余札尾云恐從此

雁少鴻稀望長安如在天上矣余訝以為不祥後不久果下世可見落筆之時機兆已現不必待著龜始先知也

詩龕

蒙古法祭酒 式善 榜名運昌中式時 純皇帝曰此奇才也 賜改今名祭酒居澤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湖山之趣家藏萬卷多世所罕見者如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家築詩龕三間凡所投贈詩句皆懸龕中以誌盍簪之誼任司成時惟以獎拔後進為務同汪瑟菴先生選成均課士錄其取售者率一時知名之士海內遂為圭臬己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事上

以為故違 祖制降官編修因引疾去官以終先生慕李西涯之為人訪其墓田代為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謝薊泉侍御等鳩工立祠歲時祭享焉先生與余最善每相見勵以正身明道之詞坐談終日不倦實余之畏友也

韓貞文先生

韓貞文先生 曆長洲人少時習字董香光見而悅之曰此子日後必以書法擅名年七歲書五人之墓碑碣人爭異之至 國初隱居不仕惟以習學禪定為事晚年披髮頭陀作出世裝其弟某有習科名者先生曰 皇清以義受命其垂統之誼甚正然吾儕生

於季世食明之粟已久不可為失節之婦以為異日子孫羞也其
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今大司寇前即先生元孫也

仕宦最速

近年仕宦之速者阮中丞元中式後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東
侍郎中式五年間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恩中式七年官至
亞卿盧少司農蔭居郎官最久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
未期年也皆宦途之最速者也

仕宦最久

實東皋尚書任宗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劉秉權任戶部郎中三十

二年吉通政光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成善任祭酒二
十年皆仕途中之最久者也

兄弟鼎甲

乾隆乙丑莊少宗伯存與中探花時其弟狀元公培因寄詩與其
兄曰他年若使登科第始信人間有宋祁之句後果中甲戌狀元
未久即卒

神童

乾隆戊辰 純皇帝東巡濟南張宦家有童子年七歲能默誦五
經及 上御製樂善堂集中詩 上大喜欽賜舉人命 後宮編

覽之一時傳為神童不久即卒

諸葛顯聖

嘉慶辛酉台中丞斐奏稱川匪闖入漢中時犯定軍山其間有
諸葛忠武侯祠賊恍惚見侯綸巾羽扇率神兵數萬助戰賊因以
敗潰去 上命葺祠以報其德事見邸抄

綠量美人

蔣司農賜為文肅公子孫承先代家世 上頗優眷侍郎乃附
和相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為友誼分庭抗禮頗有墮其家聲
朱文正公曰使戟門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

若此乃終未能改一官階徒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侍郎頗好聲
色以為婦女頰而長者其交始久故預製墨線合其度者方為收
用時謂之綠量美人云

蒜學士

翰林學士興安滿洲人中庚戌進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藥皆
以蒜伴之曰始可以延年却疾人爭笑其迂呼為蒜學士云

神樹

永陵中 原皇帝享殿側有榆樹一株高數十丈蔭庇 神殿其
樹枝幹詰屈若虬龍狀樹腰有瘿數百顆聞土人云每 帝 后

上賓時其瘞自隕一枚 五朝皆然實為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兆宗周卜世之祥未足比也

滿洲跳神儀

明堂之制余已載諸前卷中凡八旗長白舊族跳神之儀今盡錄之以為文獻之徵宗室王公家每祀神前一日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麴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雲華言引前一日敬置糕餌用黃黍米以推擊碎然後蒸饋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為敬獻其大祀日五鼓獻糕於明堂如儀俟其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帷嚮東供糕酒素食其中

設如來觀音關聖位巫人用女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康年諸詞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絃箏月琴以和其聲嗚嗚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與司香婦敬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聽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封牲茹烹畢及熟薦選牲內之最精者以為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人致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

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門以誌敬焉暮時供七仙女長白山神及遠世始祖位西南嚮以神幙隱蔽窗牖以誌幽冥之意其祝詞舞刀進牲祝詞如朝儀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焉次早設位於庭院神竿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酒揚趨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剉為菹醢和稻米以進名曰祭天還願焉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餌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以為受福凡三日祭乃畢其長白滿洲舊族近興京城者其祀典禮儀皆同惟不於明堂報享焉惟舒穆祿氏供昊天上帝如來菩薩諸象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

氏則供羊雞魚鴨諸品其巫用銅鈴繫腰以跳舞之以鈴墜為宜男之兆焉又蒙古跳神用羊酒禱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墻堵上以為儀蓋其先世有劫祀者故預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為制云

滿洲嫁娶禮儀

滿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為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塔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

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以為繼續計聞尊室女頗賢淑者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敬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古位男家居賓席或設酒燕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服細緞羊鷲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跳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資視其家之貧富新乘騎往謝五鼓鼓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婿用弓矢對與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座向吉方及吉時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詞

為禮畢新婿登牀行合卺禮男女爭坐被上以為吉兆因交媾焉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甯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海超勇

國家捷伐四夷開闢新疆二萬餘里南驅緬夷西翦金川惟賴索倫輕健之師風馳電掣耐苦習勞難撻其銳其中勇往絕倫以功名終者惟海超勇公為巨擘公諱海蘭察索倫人幼從征西域以步卒射巴雅爾殲之純皇帝特賜侍衛其後每經戰陣以勇力

顯生平惟服阿文成公任其驅使辱詈聽命惟謹嘗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為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鉞適足為殃民具耳某安能為其送死也後南征臺灣傳文襄王趨拜下風公始為之盡力三日攻破鹿耳港賊人以為天人從空而降自相踐踏以斃後征廓爾喀回京未匝月即以病殂上深悼惜後以楚教匪叛上浩嘆曰使海蘭察在此賊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戰陣兵既接公乃敝衣布帽騎繞自賊隊後觀其瑕可乘者然後集兵攻之或以數千騎闖入賊隊左右射之使賊隊紊亂我兵因以致勝又能枕弓卧地聽之知

賊馬之眾寡及嗅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與古人暗合其長子安祿隨征川楚教匪殉節以終其次子安成少年白哲美如冠玉喜聲伎日游狹巷中然勇幹有父風癸酉林清之變余目覩其殺賊無算焉其婿岳祥理藩院郎中亦以武力稱職蓋幼稟岳氏訓也

伊犁疆域

國家綏定新疆戡甯西域設立職官星羅棋布因地制宜開屯列戍以為駕馭邊氓之計既善且備因綜其崖畧以見國家武功之盛焉伊犁乃準噶爾建廷之地因之定為將軍駐防之所建惠遠惠甯二城設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分統滿

洲蒙古綠營索倫喜伯厄魯特回民諸營以為邊防扼要之區其
 滇南去伊犁三千餘里日烏魯木齊設都統一入副都統一入提
 督一人掌漢南軍務通北去驛路實為新疆門戶重地其北近哈
 薩克日塔爾巴哈臺設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一人阨外夷要
 路其地西連哈薩克北界俄羅斯為二國郵貢要隘其哈薩克入
 冬後則遷幕於卡倫內避寒春夏始驅逐之實為北門關鍵也其
 山南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一人協辦大臣一人
 其為拔達克山接壤風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轄皆二和卓之遺氓
 撫綏尤宜得體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大臣各

二人惟司回民採辦玉石以為貢獻其地富渥天時和暖有類內
 地非漠北窮荒甌脫者比也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曰庫車曰阿
 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為回部心腹之區綏定保障尤加慎
 重其南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其他為古火州夏時天氣炎酷
 焦燥千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間始出為市歲以為常其北曰
 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城相傳為唐李衛公建節之所溫相國
 稿從紀晚歲議因建城焉其又南曰巴里坤哈密各設辦事大臣
 及營汛諸官其相通糧帑開牙設候咸如內地焉

蒙古儒士

傲漢部落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額駙彭楚克林沁者
 尚簡親王郡主通文藝熟習遼金元諸代事嘗與裘文達公談三
 史事裘為之瞪目然亦他書卷詢之彭亦不能驟答也 純皇帝
 呼之曰傲漢先生見 御製詩註中彭既習漢俗不樂居本土故
 典宿銜數十年卒於京師

馬太傅

馬太傅 富察氏為文忠公之伯歷仕 兩朝居相位者幾三十
 餘年時明索既敗後公同其弟太尉公武 權重一時時諺云二馬
 喫盡天下草云公不甚識字延西賓課子弟學其師不時至太傅

告僚屬曰所雇先生終不愜人意他日當買一先生定當差勝此
 也時人傳為笑談

孔王祠

定南武壯王祠在阜城門外春秋遣太常卿祀享蓋順治辛卯王
 殉節桂林時所建立也近日祠宇頽壞椽桷傾折丹青墜落無人
 奏請修葺者蓋有歲修祭田為祠官所侵蝕故不敢揭告恐破其
 奸也履端親王 永璘 有孔王祠長律一首格調遒勁故備錄之其
 詩曰王本尼山裔支分遼水東風雲際會草澤見英雄皮島才
 初展吳橋計漸窮 王見隨毛文龍駐皮島嗣 天教投 上國時至

樹宏功締造膺 皇眷招徠 錫命隆師仍提舊部銜獨授元戎

我 太宗命仍統 所部兵馬都元帥 袍解豐貂煖筵張秘殿融直將心腹待應竭股

肱忠兵特稱天祐天聰八年 賜王 所統兵號天祐兵 恩尤出 聖衷鼓舞勞乍

效銀帶賚何豐是年閏八月從征由大同 入敗明兵 恩賜銀帶 國號承基大宗王拜

爵同崇德元年封 王為恭順王 威揚平壤外聲震塞垣中降將開山海偏師佐

鄧馮賊氛旋拉朽明業已飄蓬 定鼎邀殊賞為屏冠上公自茲

頻討亂所向輒橫空捷屢馳吳楚銘兼勒華嵩同豫親王平 定江南等處 定南

封更晉攘外獎宜崇疆域偏多事干城合鞠躬蠻方琛未獻尊徽

道宜通六月五日奉 命往定廣西 遠統緄貅往親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

野起疲瘵反側行看盡功名惜未終潢池妖復熾桂澤孽潛江九

李定國入 犯桂林 大帥成孤注危城倚上穹來援音香出戰事匆匆冠

裂肝俱碎袍沾血盡紅肯將身落賊爭覺氣如虹素帛全忠節丹

忱報 曹聰城陷王 自縊死 盟無慚帶礪軍竟化沙蟲馬革酬專閫牛眠

勅考工烈名標武壯曠典荷 悒悒我偶紆吟轡人來說殞宮

由來能擇 主浩嘆緬英風

綠頭牌

定制凡 召見引 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雁行以進王貝勒

用紅頭牌公以下皆用綠頭牌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

勳績諸事以便 上之觀覽焉

膳牌

凡王公大臣有入 朝奏事者皆書名粉牌以進待 上召見於

用膳時呈進名曰膳牌焉

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室左右翼各學揀王公等專管歲時 欽派大臣

考其殿最以為王公獎罰左翼在金魚胡同右翼在簾子胡同皆

設宗室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績授七品

筆帖式以為獎勵覺羅八旗各設學一其總管副管如宗學之制

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取皆月有帑糶四時

特賜衣縑以禦寒暑其體掣實為周備為天潢者不思奮志讀課

互相砥礪乃至甘於淪廢者亦可謂徒自暴棄矣

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凡三品設咸安宮官學在西華門內擇八旗

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補學弟子月有帑糶不計歲月俟入仕後始

除其籍 特派大臣綜理其事其教習皆用進士或參用舉人非

舊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補其制與

咸安宮同為內務府總管所轄其次曰八旗官學每族各設學一

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之子弟充補以十年為期已滿期未及中式者即除其名另為挑補為國子監祭酒所司亦附於太學之意其立制非不詳備然近日所司者或以賄進教習惟圖博其進身之階不復用心課藝或有處館於外終歲不入學者其子弟挂名其間亦勉博士弟子之試其視太學生以賄進者相去無幾實有負祖宗之良法也

張鳳陽

康熙中余邸包衣人有大俠張鳳陽者交結戚里言路專擅六部權勢有郭解魯朱家之風時諺曰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

其任之暫與長問張鳳陽蓋謂伊與明索二相也張嘗憇於郊有某中丞驕卒至呵張起立張脫視曰是何齷齪官乃敢威彼若是未踰月其中丞即遭白簡一時勢破人莫之及納蘭太傅高江村等款待賓客鳳陽楊萊露頂忝路上位其結交也如此先良王夙知其行會先外祖董郭公見罪於鳳陽鳳陽即率其徒入外祖宅拆毀堂廡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見 仁皇帝時遂免冠秦 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呼鳳陽至立斃杖下未踰時而 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鳳陽罪已無及矣都人大悅咸感王惠焉

老年科目

本朝老年中式者陳檢討維恭舉宏博時年逾五十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村式丹五十九會狀宮恕堂鴻歷五十八查他山慎行五十四已丑何端惠世璣五十八壬辰胡文良歟五十八乙未裘德七十二年辛丑陸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歲授檢討己未沈歸愚尚書六十七入翰林張總憲奉開六十二癸丑吳種芝貽詠五十八中會元嘉慶丙辰元和王岩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試辛巳己山東王服經八十四入翰林皆 熙朝盛事也

青年科目

國朝年少登第順治丁亥王文靖年二十乙未伊文瑞年十六戊戌陳文貞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年十八納蘭侍衛成德年十九己未李丹壑年十六辛未黃崑圃年二十庚辰史文靖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少司冠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稽文恭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國保年十九己丑夢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文正年十八壬申熊恩年二十甲戌戈太僕年十九丁丑彭年十八辛巳秦司冠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年二十甲辰蔣制府年十九文侍郎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年十九其弟甯夏守道生

年十八同中式嘉慶己未張侍御麟年十八

吳留村

康熙中先良王奉 命南征一時奇材異能之士皆經拔擢吳留村與祚父大圭紹興人明末時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為幕客掌會計之事任頭等護衛即中皆呼為鬻宰公以乙榜知無錫縣有惠政因與上官忤罷官落拓江淮間適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瑯山下之王即承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眾數萬犯汀州閩中大震公啟王曰此可折簡而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

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其故公曰吾來生弔將軍也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之重故也今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間未建咫尺之功屢為官兵所敗挺而走險突入閩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眾破將軍如摧枯拉朽耳將軍兵敗身辱孤騎南下吳王殺之如机上骨耳是其死期已近安得不使僕預為弔也大任遲迴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實為王使以逆將軍之師請公解甲歸朝效命大邦可保終身之令名也大任悟乃率眾降良王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迴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同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

功鄭氏既降其將藍理曾受明魯王將軍封號率三千眾據島不降公說以大義理乃受命時納蘭相公明珠與公不睦乃不增理標下糧餉皆公以私財蓄之理感激用命擒海賊無算公又奏通洋舟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至今賴以豐庶焉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 仁皇帝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 御營已絕糧數日 上大喜謂理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因詢運糧官名近臣以公對 上曰究竟舊臣其材可恃也因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條屬禮甚恭王建邸時奉 旨命天下督撫飲助公毫無獻

納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適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蓋公預命人文量而製辦者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也如此

敬一主人

敬一主人諱高塞 文皇帝之第七子也封鎮國公世居 盛京主人善文翰詩多清警愛醫無間山幽雅嘗於夏日讀書其間有遼東丹王之風孫赤崖 以事戍吉林主人留於邸中數載遇赦始歸其愛才也如此有壽祺堂集行世漁洋池北偶談中曾採其詩句焉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院光平降乃遷安南故王恭維祺宗族入京入鑲黃旗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駒等四人不肯薙髮改服上怒置諸獄中及今上即位命移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咏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既福映滅光平裔獻表稱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放四臣歸國亦鑿夷中俊傑之士也

瞿園狀元

乾隆初有粵東殿撰以少年擅巍科啟歷中外頗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嘗讀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以矍為瞿人皆笑之呼為瞿園狀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艱歸會有楚中人貌甚猙獰挾巨斧於其宅旁日相窺伺為其覺察因遁解歸終不知何事以致之蓋有夙怨故也後居家修池塘梓中風卒是日雷雨異常眾皆謂其為雷所擊云

張狀元

張狀元書數元和人少負竄奮志讀書以求科目秋間院中稟粟米其父命其看視狀元以讀書故其粟為雞食盡狀元未之覺也按漢高鳳以讀書故其粟為雞食盡遭其父責狀元之事有其似也
權貴之淫虐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樓於街衢間觀有少艾即擄歸坐其樓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動轉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從以雞卵塞其陰戶致死乾隆中某駙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擄穴棄屍出其父母莫敢詰也後卒以勞瘵死

魁制府

魁制府完顏氏副將軍查弼納孫也性勇幹純皇帝召見詢以家世公自述戰功口如瀉水因授福建將軍公喜聲伎嘗夜宿狹巷為制府伍拉納所覺欲劾之伍固貪更嘗納屬員賄動逾千百有不納者鎖錮偏勒又受洋盜賄任其劫掠毫不捕緝五虎門外賊艇雲集公慨然曰夫夜合之慾情不自禁乃過之小者若伍公以天子封疆大吏舉止有同盜賊貪黷無厭不知自相愧悔乃反欲劾人耶傳曰無瑕者可以責人其不明何若也乃抗疏劾伍之貪縱並聞省庫藏虧蝕事上大怒立置伍於法以公代其位伍故某近臣戚晚故公直名聞於當時及今上親政公丁艱歸以直見知時勅相公為經略待滿兵甚嚴肅故蜚語上聞命公往代其任公至營宣諭畢勅公即就速合營訴其冤柳乞公代奏公毫不省察故人心渙散不復為其所用嘉陵江之役一任賊

人偷渡無為其抵禦者公以是獲罪 賜死然其剛鯁之氣時相發露非近日模稜諸公所易及也

伍彌相公

伍彌相國 秦 蒙古人其父以破準夷功封誠毅伯公少膺宿衛任散秩大臣先後幾五十餘年以勤慎稱與先恭王交最篤其後任西安將軍撤拉爾回民叛時公應調往援途中遇制府勒爾錦止兵檄文公慨然曰夫奕小伎心無卓見尚不能制勝况兵家事乃指揮士將如兒戲勒公真非知兵者乃仍率兵進時蘭州被圍甚急賴公兵先至軍威乃振後以和相威說故引入政府阿文成公

心甚輕之及判決事公素持大體事無稽遲文成嘆曰真宰相才也反與之結姻焉班禪額爾德尼來朝 上命公護送往返數千里公不與談不和南稱弟子惟行主賓之誼先恭王赴質莊親王約同謁班禪於清淨化城公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奚必隨人蹊徑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於伍公多矣其嚴正也若此

竇東泉

余幼時聞韓旭亭先生言當代正人以竇東泉為最時閱其劾黃梅匿喪奏疏侃侃正言心甚欽佩以為雖范文正孔道輔無以過之後入朝聞成王言公迂闊不識政體素惡宋儒書明道晦菴諸

先生至加以非語詈之又以方正學為元惡大慙致與靖難之禍其議論殊為怪誕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為師往謁其門至琢姓名於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希 上賜紫禁城騎馬日跨胡牀於家中以勸其勞頗為與人嫻笑又素善青烏術以諸城縣應出二輔臣及聞劉文清公以事降黜大喜過望置酒歡宴終日殊乏大臣之度後聞蔣孝廉 言亦然故併錄之以俟考焉

鮑海門

鮑海門先生 丹陽人善詩賦日客淮陽間時天下殷富邇上諸大賈富踰王侯皆延先生為上客獻以金帛先生領之而已其詩

蒼勁音節鏗然有北地信陽之風而丰緻過之故名重一時其子雅堂之鍾 以進士補中書舍人其詩亞其父云

京師園亭

京師西北隅近海浚有勺園為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雅今改集賢院為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多諸王公所築以和相十笏園為最近為成邸所居又在安門外有尺五莊為祖氏園亭近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簷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多為遊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向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所衝圯後明太守 保 售之力為構葺修繕未

終而太守遠卒故令池館尚未黝畫半委於荒烟蔓草之中殊可惜也

程魚門

程魚門編修晉安人治鹽於淮時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伎狗馬先生獨惜惜好儒器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先生不能無用世心屢試不售亡何鹽務日折門而君舟車僕遯之費頗不貲家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純皇帝南巡先生獻賦授內閣中書再舉辛卯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上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先生為纂修官議敘改翰林院

編修大喜過望先生耽書史見長几澗茶心輒喜鋪卷其上而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一任盜侵公不勘詰以故雖有飲助如沃雪填海負泰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中將謀之畢中丞沅為歸老計至冒暑暍至署未半月卒人爭惜之

松鶴菴

松鶴菴在宣武門外响間為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寇季堂會諸僚友釀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生有過

忠愍祠詩甚佳蓋丁未年初立祠時作也

趙忠愍公祠

趙忠愍諱雲南人明崇禎間仕至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城陷時為流賊所害於白帽胡同其時黨人氣盛公以遠遠之士未及攀躋清流故南中祭享及本朝賜諡時皆未之及乾隆初公同鄉侍御傳為詩為之表白始補諡忠愍立專祠以祀之在憫忠寺旁今為雲南會館云

成容若

成容若德為納蘭太傅長子中康熙癸丑進士時太傅權要當時

而侍衛委嗜丹鉛與諸名士交接初不預預政事惟吳漢槎請成黑龍江以顧貞觀舍人向侍衛乞憐故侍衛閱其寄吳小詞詞甚凄苦惻然曰都尉河橋之作子荆楚雨之吟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專任其責毋煩兄更多言也貞觀曰人生幾何顧以十年期之侍衛乃白太傅援例赦還一時賢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諸家經解數十卷名通志堂九經解一時傳誦焉

甘嘯崑

甘嘯崑運源襄平人為忠果公文焜曾孫少隨父司馬公遊川楚滇黔西至衛藏故詩體渾厚道勁有唐人風味為劉海峯先生弟

子海峯甚賞識之與先恭王交最篤先生既屢試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飲酒肆中遇與負販皆招與飲曰近日公卿皆若儕輩耳余有何區別焉故人多忌之晚年始仕為英德縣象岡司巡檢傅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之命韓桂舫司寇為介紹先生復書曰某雖不肖豈可以筆墨為羔雁耶卒不赴召其耿介也若此在余時與韓旭亭先生最篤曰梁園賓客皆充數輩惟君可當其選其輕傲白眼之習至老猶如故也

賈筠城

賈筠城 鹿龍漢軍人其祖某任陝西道以貪贖籍沒考廉少年落

拓貧難自立與朱石君兄弟砥礪為古學文先恭王見曰此奇才也因延至邸中凡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考廉之作先成坐中使酒罵坐人皆厭之獨先生識其品與朱子穎運便為莫逆交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後贅於馬府尹環第稍以自給以癆瘵終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時邸中有老儒王功偉富順拘方之士文宇迂腐與考廉同年生先恭王嘗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賈筠城死豈不天下快事一時譁語亦可規考廉之學矣

姚姬傳之正

桐城姚姬傳先生象成癸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劉文正公素加

賞識曰近日文人能知此體者惟姬傳一人而已公為方靈泉弟子故古文學歸震川而精粹過之其紀事體多仿樸廬陵殊多神逸文正薨後公即請假歸里以教課為生居鄉循古禮日講政書於塾中有賈人子以重幣來聘公力却之曰鯁生雖貧不能受無義之財也今年八十餘輕健如故猶著述不休云

何義門

何義門先生值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仁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於爐坑中久之不聞玉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

父天母地之謂子非有心誹謗也上大悅乃舍之此錢黼堂侍郎樾親告余者以後南書房侍臣相傳為故事云

先禮烈王散箭

先禮烈王所遺箭一鏃與筈皆以木為之鏃長今尺六寸徑三寸圍九寸周圍有觚棱者六首處穿孔數亦如之筈長三尺六寸括之受絃處寬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而中之按唐六典鳴箭曰散漢書亦云鳴鏃箭也字書或作髡吳萊詩遠矣鳴髡箭皆此物也世代敬藏於廟余命王處士嘉善繪為圖延諸名士題之其中吳舍人嵩孫太守爾詩為最因錄之吳蘭雪詩云烈

王腰間大羽箭射人射馬經百戰耳後勁風啼鶴鳴箭力所到無
重圍早賜翻雲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陣前奮臂摧賊鋒雪夜
斫壘收奇功邊牆踏破中原定 帝銘彤弓拜家慶箭傳三尺六
寸長百石能開猿臂強白翎金幹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澤王有
名馬能報恩事見汪堯 作歌我昔貽王孫千金駿骨市誰買三脊
狼牙幸猶存願王寶此功載旌格矢貢已來 周庭孫平叔詩云
白羽森森開素練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畫猶胆寒何況沙場
親眼見沙場餓鴉叫鳴鏑箭鋒所向無堅敵敵人未識六鈞弓魂
影晴霄飛霹靂我 朝孤矢威八荒賢王赤手扶 天闔薩爾汗

戰如昆陽二十萬衆走且僵雷閃橫馳克勒馬蹴踏明騎如排牆
入關三發歌壯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間
兔與犂勳成麟閣銘殊績垂竹東房存手澤狼牙鴨嘴不可得獨
此流傳有深識我聞唐代傳榆勝主皮禮射尊周膠即今金革永
不識格矢枉自隨包茅文孫七葉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弔

楊文勤

楊文勤公錫 江陰人任漕帥二十年以清介稱 純皇帝甚寵
之其時漕運通暢旗丁富庶天庾賴之以濟後共稱之謝薺泉巡
南漕歸告余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寬饒餘利使人樂於從

事故一時所理升井久而易行其後某公皆加搏節 國課所有
無幾而諸事叢生至私貨載滿艙板而官未以致虧絀遲滯故老
成之見非淺識者之所能知也

謝濟世

謝侍御濟世 廣西桂林人中辛丑進士補諫官三月初河督田文
鏡偏袒知縣張球而妄劾黃振國即捷春之事時田督以風勵自
持為 憲皇帝之所倚任疏上 上震怒以公偏庇科目必有所
主使者因下刑部嚴鞠主使之人公昂首曰果有其人衆訊之公
曰某自幼讀孔孟書知事上以忠盡即為孔孟所主使也訊者語

塞獄上遣戍軍營數載 純皇帝登極赦還游任至湖北督糧道
復與巡撫許容齟齬罷職人爭惜之

永相公

永相公貴為提督布蘭泰子布歷任封疆以苛虐稱而公以寬大
濟之游至浙江巡撫有廉聲共以為朱文端公後一人而已入為
禮部尚書時侍衛李公滋芳以初忠勇公家奴樂大以直鯁稱復
以條奏失職降禮部主事會有員外缺公以李一人引 見無擬
陪者 純皇帝以其違制沽名謫為副都統守回疆時高樸以貪
虐回民恚怒將激變公首劾其事 上詔曰永貴之罪原不至貶

謫然朕命其西行適足以發高樸之奸消禍亂於未萌以天啟朕衷也會籍某大臣家獲公尺牘言萬里遠行皆自招罪戾毫無訛妄之意並言此地他物皆備惟缺查糕望便賜數兩諸語 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風也命驛賜 御厨查糕數斤以旌之會 召還拜協辦大學士未幾薨於位公少時值軍機時與阿文成公齊名時稱二柱云

金海柱先生

金海柱尚書 姓 中壬戌狀元值 上書房簡莊親王為其弟子公善時文應製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鯁遇 諸皇子有嬉

笑者即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初無忌憚時 禁庭詞臣皆有所貢獻公遇 萬壽節貢菜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笑其舛陋公曰 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異賴吾輩措大所貢獻其所以收納者聯君臣之情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人皆服其誠樸

英夢禪

夢禪居士 英寶 永相公子也其兄 伊江阿 任巡撫一門赫奕而居士隱居不仕有張攝之之風善繪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書法俊逸可喜尤善指頭畫識者以為高且圖侍郎後一人而已其兄撫

齊時居士聞其延納縹流又交結近侍慨然曰夫以封圻大臣素緣自勵謹避嫌疑恐察訪不周自招罪戾豈可結交權要倚木山為巢窟其禍不旋踵矣中丞果以是敗人皆服其先見云

海恭領

海恭領 秀 滿洲人為褚庫巴圖魯裔 見前 幼患痘左鼻墜塞人多嬉笑恭領恥之伺其母出日以佩刀刺鼻孔血涿涿下卒通其竅乃已時方七歲其父嘆曰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洊至正紅旗恭領以廉能稱時和相建議以官廩馬散兵丁飼養會八旗大僚議人皆應言如響公獨曰國家所以不惜數百萬金錢以為易收費者

良以天開重務備緩急之用也今若散給兵丁雖稍濟其生計儻一旦用之則恐侵冒者眾徒以繁刑害眾無以濟實政也和岸然曰汝是何齷齪官乃敢抗乃公議耶卒如和議後 今上習知其弊復命立廩飼養所靡繕葺之費不貲而公卒已數年矣玉蘭峯侍郎 保 文士也夙與公善嘗曰使八旗恭領皆如海某安有疲玩之兵卒哉將薦於朝而公力辭卒以勞瘁終論者惜之

費直義公

費直義公 英東 瓜爾佳氏為蘇完部長國初時首先歸順 高皇帝任為五大臣事具國史聞先恭王言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

歸里回 興京時路遇大風霍某乃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簇烈然
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其徑如甕某惛憚無人色聞
巨蟒作人語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宿所
降生今事畢歸本垣位汝可歸奏 睿聽貝勒慎勿以吾為念也
語畢蜿蜒而去已而風息侍衛歸時公已薨二日矣其事雖近怪
誕不經然先恭王親聞其五世孫哈達哈語者諒非虛謬故筆記
之以誌降甫騎箕之瑞焉

汪忝軍

汪忝軍 松漢軍人少為忝頌為李都統 德所賞識倚如左右手都

統公被譖公亦罷斥先恭王延為記室印中護衛多驕悍不法忝
領於中調護之頗更舊習時傅文忠當位以寬厚博舉公獨不
善其所為曰為臺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勞以濟國事惟知含垢納
汙以博一時虛譽吾恐日後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譽以濟其私者
玩愒之風由此日甚 先朝恭嚴之法必因之墮壞矣後和相秉
政果以叢脞為風以闕冗為解事風俗因之日偷實自文忠公有
以啟之也

韓大任

韓大任歸降余已詳載其入覲時 仁皇帝以其為吳逆將因留

為內務府包衣忝頌後隨佟忠毅公 國綱 征噶爾丹官兵已致勝
而伏賊猝發忠毅公殉於陣大任驚曰吾聞臨陣失帥兵家大罪
吾以叛逆之黨久合誅戮蒙 上恩不死得延殘喘已十載矣今
豈可坐必死之律白頭脫帽身膺徽纆復對獄吏乎以此殘軀貽
芳後世可也因以花布巾蒙首馳入賊陣手刃數十人然後致死
時吳逆將馬保隆命九卿會鞠有某將軍為彼所敗時亦在坐保
昂首曰某帥慎勿多言吾雖不識汝面而熟識汝之背矣蓋譏其
敗潰也某將軍為之靦顏在獄時必以吳逆所賜袍蒙衣上曰吾
不忘其舊德蓋效小說家關帝覆舊袍之故事亦可謂懲不畏死

矣

趙勇略

趙勇略 良棟 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
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
熙元年平西王吳三桂奇公奏推廣羅鎮總兵公已知三桂必反以
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異詞以解免隨入闕補天
津總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陝西大震寧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仁皇帝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
已率勁兵前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

兵歸原汛劾貪墨募健兜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
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
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
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鑊門鑑賊防守尤力沿江立
營為石圍木炸張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恭明公騎
屏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為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
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令如
山不可抗也方格關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

儀等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
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
黔倚蜀為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
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
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
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
寺至碧雞山東西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掘裡壕相攻逼其一稱
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

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
不解睦目抵牾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
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台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
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營壕牆多牆上架交鎗子母砲身
披厚綿持大刀首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
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砲雨下賊敗走公奪
橋迨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
然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公本秦人性慧取蜀時見
罪於將軍吳丹丹為明珠姪珠心休之乃授憲兵部故抑公功公

復不卒屢上疏爭珠主使其党人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
斬 上優容之命乞骸歸里 上征噶爾丹時復幸其邸問方略
以行敘公功封一等子嘗 諭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惟性褊狹
與人每多齟齬朕不用實保全功臣也放歸數年卒諡襄忠乾隆
中 純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趙曰泌為一等男略伯云

拉傳二公

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以世蔭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公多巧
思每 製衣服修理洋鐘表皆稱絕伎乾隆戊辰奉 命同傅襄
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傳為 孝賢純皇后之兄性甚忠鯁其弟

文忠公貴公尚於人前呵叱之時藏王頗羅飛新故其子朱爾墨特扎布性兇悍與準逆勾通誤其兄某謀逆手刺其胸計日舉事二公密劾 上命岳襄勤公鍾琪率兵討之道路遠岳公不時至而賊逆謀益日熾二公計曰語云千里裹糧士有飢色況兵行萬里乎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矯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為其屠害而岳公不獲進討非惟徒死無益而是弃二藏地也不若先發制人雖非猶生亦可使繼之者易為功也二公因矯

詔召朱至樓上宣 詔預去其梯朱跪羽階傳公自後揮刃立斷其首賊眾圍樓數層二公知事不濟傳襄烈先自刎死拉忠襄

揮淚久之扶刃跳樓下殺數十人腸出委蛇於地然後死事聞上震悼封二公為一等伯建雙忠祠於石大人胡同以祀云

巴將軍

巴將軍實為鄭獻親王孫其父武襄公巴爾堪征吳逆時被創而死公同撫遠大將軍傅公爾丹征準夷傅公兵既潰前奏公力戰潰圍出覓傅公不見以其已被賊害慨然曰余為 天子宗臣今遇危急之秋不能斬將搴旗以雪國恥乃以臨帥得罪何面目歸對妻孥也因復馳入賊壘有裨將某逃出須臾見賊人以矛挑黃帶示曰汝之宗室已被吾輩戮矣事聞贈公爵謚襄愍乾隆中以

其子簡恪王嗣獻王封贈王爵祀 昭忠祠

曹學士

成王言乾隆中有直 上書房者為內閣學士曹某甚迂魯每以帝子皆生深宮身體柔脆必須輔以藥因上疏言近日 諸皇子日習書史馳騁鞍馬身甚勞瘁皆宜服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之源等語為 上所斥云

都爾伯特

都爾伯特汗策凌親王策凌烏巴什於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上錫以王爵優卹奴僕定其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 上撫

字之恩深入切骨策凌卒時諄諄告其長史曰 天 汗之恩萬世不可負也策凌烏巴什投誠時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年始卒時西域大定已數十年矣

嘯亭雜錄卷十

稗史

按紀曉嵐宗伯滌陽續錄載五大神事乃辨其妄因思委巷瑣談雖不足與辨然使村夫野婦聞之足使顛倒黑白如聞公釋曹潘美陷楊業此顯然者近有承運傳載朱棟篡逆事乃以鐵景二公為奸佞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為元惡大愆又本朝佛撫院盲詞以李文襄公之為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以忠為奸使人豎髮不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流傳後不加禁止亦有司之過也

華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游西嶽夜宿湘子亭見一道士豐頤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國初事最悉京師道士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人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洊至叅領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為輔臣所誘殺吾儕恐以陷帥獲罪乃隱避此山中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命道士寄書歸並告其居址里巷子孫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誰何云

筮侍御

筮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聲嘗劾明珠舍國柱二相國棄官而去不知所終有吾邑金氏子隨其舅氏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

龍山年九十餘作江南語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為諫職以劾權相去官然自稱繡髮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屢叩之不告也後金氏子歸告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左證也

南征小校

大兵討吳逆時有涿州小校充軍以行校初入伍無他技惟善烹飪故留營中為軍士具食一日蒸飯初熟賊劫營入眾軍奔潰校

倉皇恐無餘糧因以飯囊繫馬後囊蒸馬背馬吃嚼轉入賊隊賊將驚懼我兵因之轉敗為勝大破其眾主將嘉之拔為隊長後累功至護軍叅領李靜軒先生少猶見之其人自具其顛末初不甚諱云

查相國

查相國即河滿洲人雍正中累任督撫無所施為人爭鄙之其童名鈕鈕遂呼為牛丞相云然性篤厚嘗置產容城田中有楊耕山祠查感其忠自撥二項付畀子孫以為香火貲而自食其餘租後以罪籍沒其田久無售者工念其耆舊因命賜其餘產惟此田

存焉時人以為其一念之善報云

綠營增世襲

國初舊制八旗官弁陣亡賜雲騎尉世襲綠營則仍沿明制例與難廢特旨者不與焉乾隆甲辰上諭兵部云國家滿漢視為一體同為殉節之士豈可功賞之間有所異也乃命文臣自大學士及典史武臣自提督及把總皆以次賞給世襲與滿臣同之故川楚之役將士爭先用命皆上之厚澤所感也

蔣欽

今傳奇家演楊耕山寫本時見其旁有鬼哭初不見於史策按明史御史蔣欽劾劉瑾時曾夜聞鬼哭云云蓋即欽事演劇者以耕山名重故附會之也

忠臣狎妓

自古忠臣義士皆不拘於小節如蘇子卿娶胡婦胡忠簡公狎黎女皆載在史策近偶閱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歐陽文忠公諸集皆有贈妓之詩數公皆所謂天下正人理學名儒然而不免於此可知粉黛烏裙固無妨於名教也因偶題詩云希文正氣千秋在歐九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集具在也皆有贈女郎詞

李巨來風慧

李侍郎性聰慧少時家貧無貨買書乃借貸於鄰人每一翻釋無不成誦偶入城市街衢鋪店名號皆默識之後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公皆讀之同儕取架上所有抽以難公無不立對人皆驚駭後典試江南闈中卷幾萬本公皆披示鉛華紛披無不中肯實近世文人所不逮也

劉文定

劉文定公論武進人少時家貧嘗至絕食嘗以竹煙筒乞煙草於鄰家鄰人謂曰煙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後受知尹文端公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公喜其文穎銳既讀其詩至可能相對語闕闕句曰真奇才也因擢第一後致位宰相本朝漢閣臣不以科目進者惟公一人而已

劉武進相公

劉武進相公於義性剛毅受憲皇知曾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時人榮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餘奏事養心殿踞跪良久立時誤踏衣袂撲倒公體素肥壯加以御座高聳因之暴蹙上甚惜之傳文忠公出告人曰劉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時人以為笑談

權臣奢儉

世之論人者莫不以奢為驕汰以儉為美德者然大臣賦否自當論其大節初不在奢與儉也汾陽王姬妾數十人寇萊公蠟淚成堆卒為名臣秦檜之不著黃衫王安石之囚首垢面非不儉樸然終不免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近日某閣臣歷任封圻篋蓋不飭其家奢汰異常與夫皆著毳毼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嘗操演士卒有司某適餽銀五萬某揮散軍士略無吝色至於和相則賦性吝嗇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宅中支費皆由下官承辦不發私財其家姬妾雖多皆無賞給日殮薄粥而已然二公貪婪如出一轍初不以奢儉易其行也

周文恭公語

周文恭公焯任武政時語旭亭詩云今天下惟川陝楚豫甲兵甚少其地當中原腹心道路險阻一旦有盜賊竊發恐非有司所能辦者欲見上陳奏經略會以病去官不果行後川楚放匪作亂果以兵勢單弱不及防備遂使蔓延九載始定公言不幸而中也

滕鄉勇

滕鄉勇嘉瑞辰州人苗匪叛時公同弟兄數人糾合鄉兵屢破賊寨苗人憚之謂曰滕爺命傳文襄王倚為左右手甚寵信之公為之畫策指示苗洞山川險易如指掌聞苗人憚之聞公兄弟他出

夜中潛兵圍宅全家被害兄弟甚憤激請兵於王會王疾甚他將忘公勇略不與一卒且調撤其鄉兵公乃率兄弟某隻身入苗洞力殺數十人遂被害事聞於朝上甚惋惜贈雲騎尉世襲其家云

八大家

滿洲世族以瓜爾佳氏直義公之後鈕祜祿氏宏毅公之後舒穆祿氏武勳王之後納蘭氏金台吉之後董鄂氏溫順公之後輝發氏阿蘭泰之後烏喇氏卜占泰之後伊爾根覺羅氏某之後馬佳氏文襄公之後為八大家云凡尚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為最云

文體

汪鈍翁先生有云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頹促破敗衰世之文也顛倒純謬亂世之文也後生為文豈可昧於辭義救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為然自命作家僕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菴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乃知文章盛衰關于世道今幸值右文之世而近日學者多以割裂古書勦襲成語以為博雅而課士者復多取之誠亦過矣惟辛酉科王韓城掌北關一洗前人陋習專以清醇為主而落第者反聲譽不休亦可笑矣

權臣同列

自古權臣擅國必以簡默易制之人引為同列以為事無肘掣抑且炫己之長如楊國忠之於韋見素盧杞之於閻播蔡京之於何執中等秦檜之於楊愿段拂温體仁之於張四知等無不皆然惟蔡確與温公共相嚴嵩徐華亭先後同列後皆為其所制近日和珅相時首相為何文成公遇事輒相梗軋後阿公亮乃引其戚蘇公凌阿同相遂肆無忌憚矣聞中惟王偉人相公素與之忤後珅會鞫時首坐即韓城也故知古今奸臣如出一轍亦勢不容已也

三王絕技

國朝自入關後日尚儒雅天潢世胄無不操觚從事如紅蘭主人敬亭主人皆屢見漁洋雜著諸書矣乾隆中簡儀親王品行端醇崇尚理學其剛直可匹薛文清政治可匹王陽明殆有過者慎靖王詩筆清秀擅名畫苑可與北苑衡山把臂入林近日成親王為今上之兄端醇儒雅書法擅長論者謂國朝自王若霖下一人而已三王皆以屏藩之責涉獵文翰轉非佔畢之士所可及者信所謂天資非人力也

書賈語

自于和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詬詈正人以文已

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余嘗購求薛文清讀書記及胡居仁居業錄諸書於書坊中賈者云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貯此種書恐其無人市易徒傷賢本耳傷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歟

本朝理學大臣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間理學大臣頗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嚴厲趙恭毅公之鯁直張文清公之自潔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楊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孫文定公之名冠當時李巨來傅白峰之剛於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寬於

待下鄂西林之勳業偉然劉諸城之忠貞素著以及邵中丞基胡侍御鼎之儒雅蔡聞之太傅傅龍翰之篤學甘莊恪之廉顧河帥瑛之剛陳海甯史溧陽之端方陳桂林尹文端之政績完顏偉張師載二河帥之治河楊勤恪公錫綬之理漕皆揚名於一時誰謂理學果無益於國也

滿洲二理學之士

近日士大夫多不尚友宋儒雖江浙文士之數然其仕朝者無一人以理學者轉於八旗之士得二人焉一為松尚書翁蒙古人雖不以科目進然品行廉能立朝不苟和珅當國時嘗與之抗

純皇篤任之居家好理學程朱之書終日未嘗離手性孝友其叔某虎而冠者也侵佔其田日相詬詈雖公官至六卿而其叔驅使之無異奴隸嘗命手執炊公笑受之而已人有代不平者公曰倫常在焉何可非也其孝友也如此其一為唐水部嵩齡滿洲人成辛已進士曾任充沂道少時以才能稱老而歸於理學曰聊足以自懺耳理學之書無不具載余嘗借觀之公驚曰君狂誕之士而乃肆業及此耶蓋予素以清狂著也二公雖官階出處不同然於舉世不為之時尚能篤於伊洛非知道之君子不能為也

古長城

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邪羅斯西抵準夷界蜿蜒數千里屯戍墩堠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按始皇前未聞築長城者豈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耶抑果疏化禪通所築也然則始皇之見亦為愚矣

海道

按宋史徽宗遣馬政報書於金當時云艱難險阻始達其國云云按金時已據會甯今盛京諸地俱為所有宋使自登州航海可朝發而夕至何艱難之有豈政不識海道故紆其路與抑記事家之附會也

侍衛教場

國朝最重騎射凡羽林虎賁之士其退直暇嘗較射於教場中即明內操地也鑲黃旗在皇城東北隅臨御河正黃旗在闕華寺後正白旗在小南城即明南內地也

異姓王

本朝罕有以異姓封王者國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泛海來歸封孔為定南王耿為靖南王尚為平南王吳三桂以請兵功封平西王揚古利以世臣故追贈武勳王孫可望來歸封義王黃芳度以殉節贈忠勇王然皆不世其爵惟傅康安以征苗薨於軍

特贈嘉勇郡王其子德麟現襲貝勒蓋曠典也

直恪公厚德

舒直恪公諱起輝滿洲望族也曾歷任西安涼州安西黑龍江諸處將軍純皇篤任之嘗曰滿洲世族未忘舊習者惟某一人而已公性直篤任西安時其前將軍杜賴性貪鄙屢糧餉至自製餅餌令軍士以重價購之公至三日立劾其貪士卒快之任西安提督金礦事發牽連數百人獄未決公竟命釋之僚屬有請之者公曰金礦窄不容足安可容數百人盜者必獲重寶以遠揚異累及無辜也後盜果於他境獲之任黑龍江將軍奏開倭市許開墾諸

疏夷民便之有饋漫者公笑曰吾日啖數升自能强健安用是物為也因取小淺啖之曰已領命矣然其味甚苦無所取也人笑其樸亦可現其廉矣

索家奴

索相當權時性貪黷一時下屬多以賄進然多謀畧三逆叛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要吳逆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頓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領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身至其地料理軍書竟

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賢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乃投公邸中執奴僕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客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按公此事可比張魏公然張以忠正立朝名播後世公乃芑苴不禁致干國紀反有負於客所望矣

王西莊復明

王光祿^{鳴威}家居時目已瞽者數年後遇高郵醫曹某以金鍼撥其翳雙目復明趙鷗北曾以詩傳其事云

山舟書法

梁山舟^{同書}文莊公子也官侍讀即引疾歸善書法遠近馳名日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論者謂近日善書者劉石菴相公樸而少姿王夢樓侍讀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摩三唐面目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渾如天馬行空汪文端張文敏後一人而已

勇健軍

雍正中西虜未靖上號召天下壯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眉鏑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文靖公司之屯巴里坤以備不虞後西夷來朝始

罷此軍故當時盜賊稀少四海靜謐論者謂帝善於牢籠勇士不使其為非也

車騎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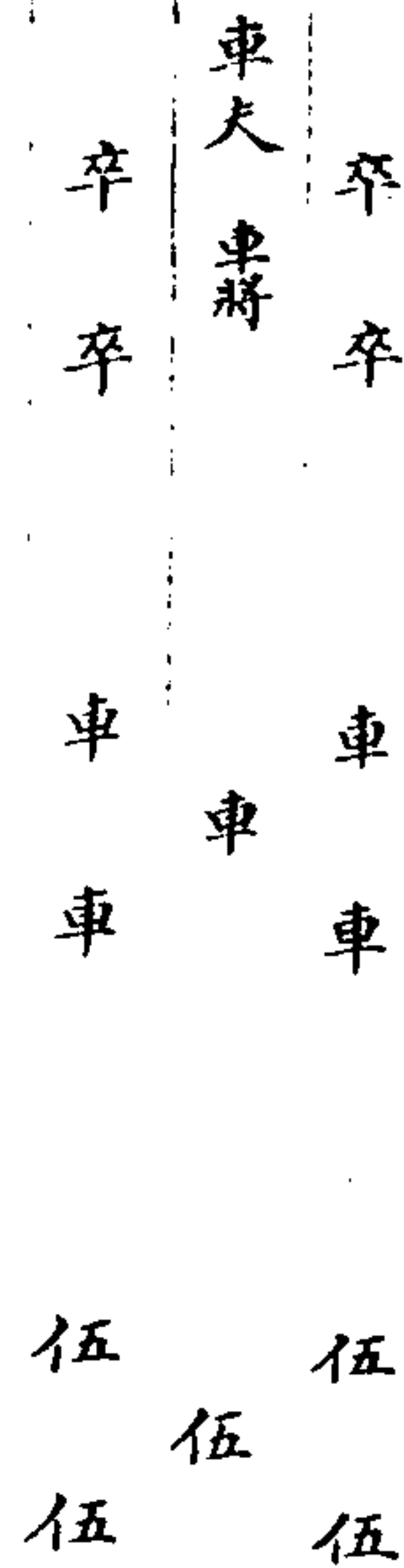
雍正中上命九卿籌禦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獻車營法其製仿邱濬舊制稍加損益凡車廣二尺長五尺用一夫推輦而四夫護之五車為伍二十五車為乘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以載輜糧軍衣夜則圍聚為營戰時兩隊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以隨之其餘五隊則圍聚元戎以防賊入劫戰並具圍以進上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後北征時屢以車師取勝然其制嚴重難以連行

和通之敗，轍亂旗靡，道路壅塞，士卒多有傷損，論者歸咎車戰，遂廢其營。然此役乃將帥驕慢，誤墮賊計，未必皆車騎之咎也。故存其圖以待後之用者。

一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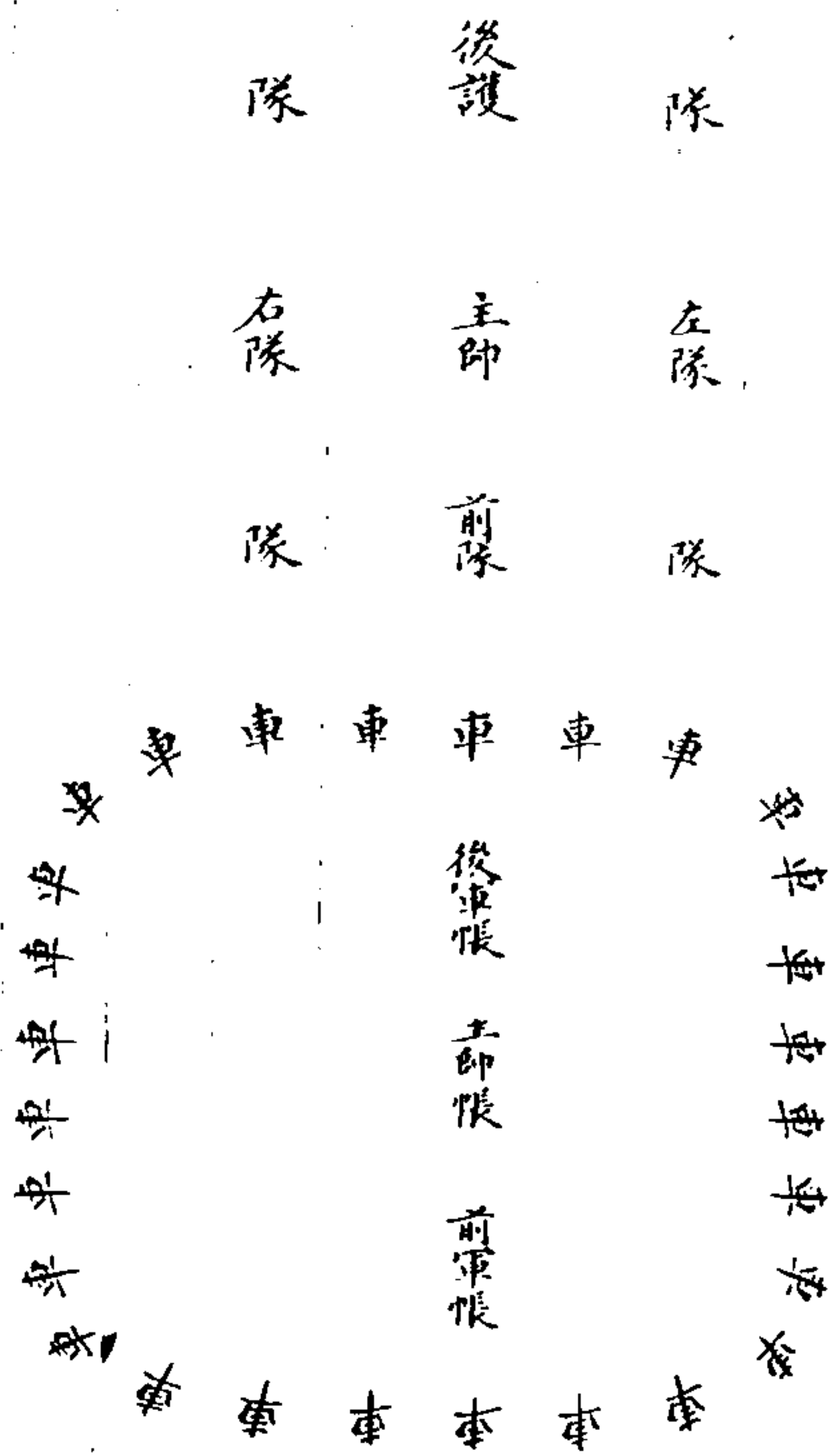
伍圖

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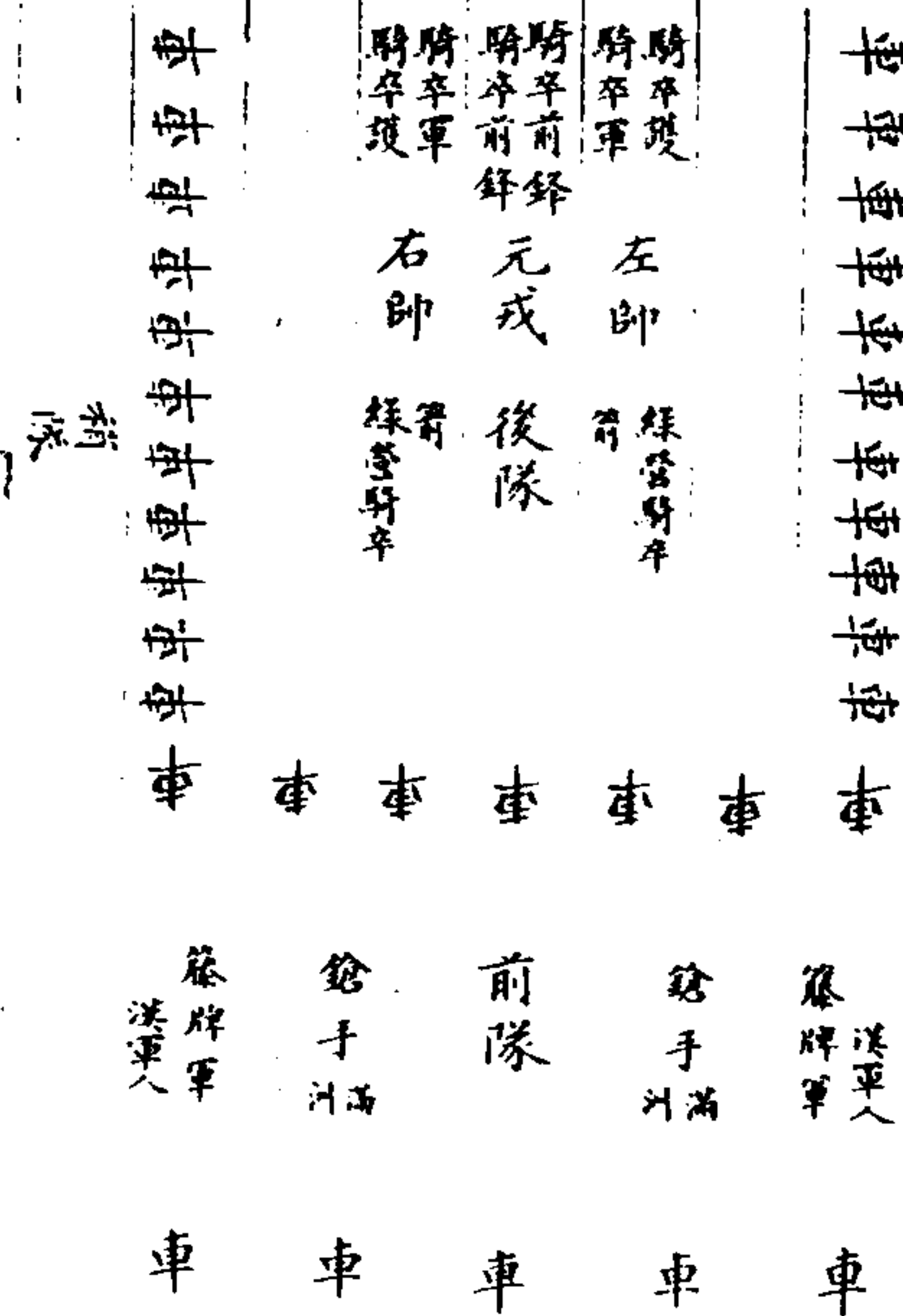


營居圖

營居車圖



戰圖



帝王入獄

傳奇家演帝王末興時多有入獄受困苦者，按古今惟漢宣帝少時以誣盡繫獄，賴丙吉護之，以免。光武少時曾與李軼詞訟於嚴尤，陳宣帝流入西魏，繫禁多年，此外更無他帝王繫獄也。

宮女四萬

按開元時，後宮女官多至四萬，久禁不放，亦奢汰極矣。按本朝定例，從不揀擇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選擇，其幽嫺貞靜者入後宮，及配近支宗室，其餘者任其自相匹配。後宮使令者皆係內務府衣下賤之女，亦於二十五歲放出，從無久居禁內者。

誠盛德事也

索明二相博古

索額圖明珠並相時權勢相侔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為郭制府琇所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彝盤盃索相見之無不立辨真贋無敢欺者明相好書畫凡其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人有比以鄰架者亦一時之盛也

宋人後裔

兩漢以下惟宋室最為悠久雖屢遭變遷其業猶存雖亡國後具後裔亦未有遭酷毒者按野史謂元順帝為天水苗裔事雖暗昧未必無因也近日董鄂治亭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為宋英宗越王之裔後為金人所遷處居董鄂以地為氏數百年之後尚有巍然興者何盛德之至也

三年喪

自漢文帝短喪後歷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晉武帝魏孝文帝唐德宗宋孝宗四君決意行之然武帝終惑杜預之議孝文妄尊篡逆之婦唐德宗空駕虛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後世亦無述者惟我 純皇孝摯性成力阻浮議使千載之陋更於一旦

今工復能繼述前美恪遵先志實為三代後之第一美談也

四布衣

乾隆中 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羣儒劉文正公薦邵學士晉涵于文襄公薦余學士集周編修永年戴東原檢討震於朝 上特授邵等三人編修戴為庶吉士皆監修四庫書時人謂之四布衣云

本朝從祀

自明嘉靖間增祀孔廟兩唐諸儒及宋元明三代無不具列 本朝罕有及者惟乾隆初增祀陸稼軒閻學一人而已按 國家右文之代名儒叢生如名臣湯文正公李文貞公孫文定公楊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紱方苞之於理學顧炎武胡渭毛奇齡朱彝尊惠棟任啟運江永顧棟高等之於窮經極一時之盛乃有言職者從未議及何也

明非亡於黨人

近日嘗議理學者皆云明人徒知講學不知大體以致亡國何不察之甚也按明末君主昏庸紹璫擅政其國之勢已岌岌不保者數矣賴臣下克明大義遇事敢言以彌縫其過失不然如英宗之被擄武宗之游蕩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國而國未遽亡者

未必非諸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閣擅政誅戮賢臣殆無免者然
後寇勢日熾中原土崩與東林諸君子何與焉及夫唐桂諸王奔
竄海上其勢萬無可救者而諸臣日謀恢復蹈死如飴是明人之
報亦云至矣而今猶嗷咻不已者何哉

三分書

乾隆中 工既開四庫全書館分發京師諸處甲辰春 翠華南
幸念江浙為藝林之藪其天府秘本多有貧士難購辦者因命續
錄三部分置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
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勝錄寶藝林之

盛事也

摺子

自明太祖後立通政司凡內外章奏皆須於其司掛號後始能達
入九重故權相多以其私人專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動作無不先
知故使讜言正論多有泄漏以致被罪者如嚴嵩之於趙文華是
也 憲皇帝夙知其弊乃命內外諸臣凡有緊密事務改用摺奏
專命奏事人負若干以通喉舌無不立達 御前初無鞞轡數百
年之弊政於是始革通政惟掌文書而已無曩日之權也

圖爾泰

康熙中有滿洲科臣圖爾泰者葉河巨族也與明珠同族初不善
其乃為嘗劾奏滿臣權重漢之六部九卿奉行文書而已滿人營
咳之下無敢違者殊非立政之體以忤當日權臣謫黑龍江公素
尚理學於戌所自置程周四先生祠朝夕禮拜人爭笑其迂亦可
以現其行矣

朝鮮廢君

明人十六朝小紀中曾紀朝鮮王李琮篡弑其叔暉事朝鮮嗣王
力辯其誣具載於池北偶談中今明史依據其詞亦無明文然吾
邸屬有韓氏者其譜言先世明璉為朝鮮武臣為暉所任用後李

琮因淫於宮間據奪大位因憚於某島中以石灰矐其目韓氏盡
被族誅惟其始祖雲與其弟霓星夜逃竄後被擒獲凡三月始至
威京投誠 太宗義其忠於所事因授輕車都尉世襲云云則
是小紀所載未必盡誣也

將軍

古有伏波樓船諸將軍名號未有以將軍為官名者國初四方未
定多有以重臣佩諸將軍印將勁旅屯戍者後遂沿為滿人總兵
之名號惟察哈爾烏魯木齊及天津水師稱都統餘皆稱為某處
將軍秩一品視提督上 威京初名內大臣後亦改今名云

世祿品級祿米

本朝沿三代之制設立勳爵以待有功有古世祿之寵而不畀以權使功臣之後安享太平而無敗壞決裂之患竇法三代而有勝者焉初定公侯伯名位歷級有九子男以下以國語稱之乾隆初允御史舒赫德請改子男等名號公位視三公冠珊瑚服斗牛補襲次二十有四祿米六百石侯伯服與公同侯次二十伯次十八祿米四百石子位視正一品服麒麟歲祿三百石次十六男位視正二品次十祿米二百石輕車都尉位視正三品次八祿米百石騎都尉位視正四品次五祿米五十石雲騎尉視正五品次三祿

米六十石凡位八級二十有一品位釐然使功臣之胄有所瞻養較邁漢唐之制遠矣 國初以開創勳者不論階次咸世襲罔替其順治九年後封者始以次為沿革其間有功業偉然 上特命視開國元臣世襲罔替者蓋異數焉乾隆中 純皇特念陣歿殉難諸臣其後裔官一人賜曰恩騎尉位視正七品世襲罔替亦曠古未有之澤也

三詔

國初世爵與職任官無異每逢 恩詔輒晉其秩所以有以子男而躡至公侯者爵位未免濫觴康熙中議准凡三詔所加者皆遞

減至其本封故近日檔案皆有三詔遞減之語即此者也三詔者謂入關定都及 世祖親政詔也

岳威信始末

岳威信公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入覲命提督紀公成斌權其象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紀不時奏乃為總督查郎阿所發遂褫岳公爵置紀於法然嘗聞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紀以滿人強勁因以駝馬命副參領查康領卒萬人驅牧原性懦慧畏邊地寒因以馬駝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眾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挾娼伎以為樂會準夷入寇偏裨報康康笑曰鼠盜之輩不久自

散因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康聞信乃先棄軍去過曹總兵勳壘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為其所敗單騎而奔賴樊提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始卻其敵康見紀公皆委罪於曹勳紀笑曰滿人之勇固如是耶將收縛斬之會岳公至紀告其故岳公驚曰君今族矣滿人為國舊人黨類甚眾吾儕漢臣豈可與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原縛以善諭之因皆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康乃恨公入次骨會查郎阿巡邊故康威也康因稽控岳公諸不法事以及紀公掩敗為功諸狀查故怒岳公因誣實其言以聞 上大怒斬紀公於營置岳公於詔獄而康官固如故也

嗚呼 世宗之於岳公君臣之際可謂至矣因誣一滿人卑賤者乃使青繩之說為禍若爾持國柄者可不省歟

阿文成公用兵

乾隆辛丑夏撤爾回民叛 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時阿文成公視中牟決口工未即趨赴 上命和相往攝其篆和固自負其才欲於公至前先時驅滅乃刻期進師卒為所敗又所調至將帥俱不為所用和每發一議眾輒沮之亦不能難也及公至和初迎公問其失機狀和慨然曰將帥皆傲慢不為吾用公請試之公曰然則斬耳和復問進兵狀公笑不答令諸將帥於次日晨集轅前公每

呼一將入輒令和坐其側公有所調撥及命屯戍處其人輒應如響如是者數和坐工甚恚憤公部署畢問和曰諸將初不見其慢尚方劍不知誅誰之頭也和戰慄無人色公命和即日銜命歸和於是恨公入次骨故終身與之齟齬蓋搆讒於此也

義僕

乾隆乙卯宜制府總督陝甘時好盤詰私販凡回疆屯戍官吏私往來販至者盡被所獲立正典刑有故巡撫某貪吏也以罪戍邊其僕僕李七往來販玉事發李挺身自認謂主人初不知情大吏協以三木李執辭如初因論李大辟罪某奪俸而已及被刑日

李尚謂人曰奴代主戮是其分也初無悔心嗚呼公以宗戚之近而為商賈之行乃使其僕銜怨地下今雖華衮顯然不及死者多矣

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其任安徽按察使時有畫士年九十餘相貌偉然自號衣道人杜公善遇之嘗談及京都道人言之井井杜怪問之道人泣然淚下曰某本滿人初屬其滿洲將軍從征吳逆某將軍以軍降某恥為其下故乘夜潛出遂流落江湖間以賣畫為活因言當日滿洲諸將自尚善貝勒一路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襄

陽以北降者賴蔡制府就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戰諸將皆閉營壘擁諸婦女逸樂而已後幸吳逆寔誅其黨自潰又聞東西兩路屢次奏捷始不得已進兵按東路為先良說王西路為馬文夏公及賊平後諸將皆蒙上賞而東西兩路反有以敗亡致罪者良可慨也杜亦憤懣故人都後屢舉以告人云

清甯宮

國初 列聖皆以儉樸開基天聰間雖卜都 盛京然其宮殿制度率皆草創 清甯宮為 列聖后燕寢處其壁間懸以篝燈 純皇曾紀以詩仰見 祖宗勤儉之風譬夫陶復陶穴可並駕而

驅矣

純皇愛民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分歲分命大吏報其水旱無不見於翰墨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倉原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省復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甯可冒賑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御製詩錄為簡冊進者今朱相國珪祇錄上紀詠水旱豐歉之作名乎惠全書以進上大嘉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為固不同於眾也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屬國官也 國初建置故上林舊址初置蒙古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秩視六部同漢院判一人秩三品漢蒙員外郎中中主事若干人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故朱竹垞集中有贈宋院判云云蓋漫堂尚書曾任是官也後康熙中漢員盡裁去惟滿員獨存司蒙古內外部落諸務分司六曰旗籍前後司錄勳賓客理刑後改旗籍後司曰柔遠賓客曰王會錄勳曰典屬又特設徠遠以司回部遂析為七旗籍專掌內四十八部落疆域襲封譜族旗制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侵佔其台吉有分晰者以加其賦人丁滋蕃滿百者許改官屬以督之其滋蕃牛羊諸物

視其土之寒暖可種植者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容留漢人及以貨易土者戒之凡諸侯襲封者先許以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後授以印綬其弱小者擇族人之忠正者護其印既冠而後納之三歲修其譜牒辨其貴賤勿許冒賤為貴以良為勞每旗設都統一人秩二品副軍二人秩三品命諸侯自選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歲科其政令有不職者易暴戾者罪之並飭其諸侯馬王會司掌朝貢會盟聘享武備諸政令藩王凡充補近侍者歲一朝餘則三歲一朝各於歲終分班入覲分其品位給以廩膳凡朝郎官領入大內位宗室王公下朝見如儀元旦上元復如之歲朝上

宴諸藩於 紫光閣郎官領進自陽澤門入宴於階次奏樂拜謝如儀翌日宗室王公序以享之將歸辭謝於 乾清門禮臣宴享如儀賞賚有差貢則視其土之所宜黍禾皮帶以及牛羊諸物部臣受貢翌日寓其使於署中俸幣則視王公之半之半有勳業者加之各部落有荒饑者部長捐金以救之則告於方伯請賑於朝凡使人許以驛傳視其途而賚之國有大喪則集諸藩王奔訃入次舉哀如儀典屬司掌外侃堪四部落北入瀚海西絕羌戎凡青海西藏諸土屬馬各分視其畛域奠其土宇教以德化理其政績旗制會盟咸如內藩屯戍將帥士卒食其屯用乏則請餉濟之每

歲閱武本司員二人往視之其技良者資其部長兵仗弱者示以罰焉柔遠司掌外盟諸部朝覲宴享聘納諸儀侃堪諸長四歲一朝薄海諸長三歲一朝篤本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五歲請命於朝許則覲之貢期侃堪三歲一貢西藏間歲一貢各視土之所宜侃堪貢馬駝羊鴉諸物西藏青海貢藏香氍毹馬駝其享使頒賚如內藩焉柔遠司掌回部疆土分封朝會聘享諸政嘉峪關外回部有十曰吐蕃曰丕占曰沙蘭曰昆辰曰鄯顏曰班曰武始曰韓曰葉羌曰和闐蓋統屬之其舊疆建諸王二成如蒙古諸藩餘則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中長吏也各視秩有差三年考其政績優

者褒以幣賚劣者付屯戍大吏治之戶口丁數皆藏其籍三載更之回俗以十為數計一帕得中土五石有奇錢曰普兒皆委伯克以司鑄焉田賦以種為則官田什取其五次者什二民田十一有常賦焉閩稅三十取一皮幣二十取一其畜產餘物各視其多寡以征之歲貢各視土之所宜厥貢皮幣果蒜金刀毛毯以歲終納焉俸幣視秩授以田土以代俸薪長吏三百畝中士百畝下士八十畝丁二十五畝有其屯戍伯克均其糧以差之外藩如布特韓薩安集延愛烏罕諸屬國皆置譯使以通其語朝聘宴享悉如朝鮮琉球儀制理刑司掌蒙古諸刑名自斬絞外罪止鞭撲不及流

從而以牛羊作贖刑焉罰數維九牛三馬六遞以加之窮者贖之富者倍之犍歟北人自秦漢後匈奴突厥遮雄其部漢唐主不能與抗乃至和親納幣舍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邊烽又環然至矣至若本朝威德偉然疆廬月窟之長無不匍匐庭除爭為臣僕故列聖裂土封之世界其守作戎藩服朝聘宴享比隆三代王者守四夷固如是也豈漢唐孱弱之主所能及哉

八旗之制

我國家以神武開基龍興之初建旗辨色用飭戎行始建兩翼其後歸附日眾乃析為八以本部所屬者為滿洲蒙古部落而遷入者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合為二十四旗制度備焉每旗制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參領五人佐領以百丁為率無定官而每以驍騎校一人隸之鑲黃正黃居都北址次兩白次兩紅次兩藍皆四周星拱以環禁城凡城池衙署倉庫皆以驍騎馬兵守之各於禁門外置公廳都統副都統更番直夜以備不虞火災則各往救之出境者不預焉禁城災則並往視之怠者絀之皇上巡狩則增街衢之守俗名街歸則撤之每三歲編審戶口稽其幼壯除其逃亡書版藏於戶部具有冒充濫入以及隱匿不報者罪其有司焉閱選秀女以三年為率屆期戶部移文造籍申選有隱

匿不報者罪之旗人有所逃亡逃申刑部以督捕馬大閱士卒
 皇上親御甲冑巡閱營隊八旗將士簡精蓄銳集於演所肅聽軍
 令陣法漢軍火器左翼四旗以次而東西工右翼四旗以次而西
 東工每旗鹿角二十步卒八十八引旗四人長槍手二十鹿角傍
 列礮十鳥鎗百藤牌百礮夫三十人御礮車夫百人燾十執燾卒
 三三十小旗二十負旗將士二十紅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金
 夫十海螺五每旗參領三散秩官十曉騎攻十每翼部統二副部
 統每旗各一滿洲火器營左翼四旗在漢軍左翼左右翼如之鳥
 鎗夫百二十八護軍百二十八總統五人每旗燾二執燾四海螺

十八金五鼓一委傳宣官八人金下麾旗者揚旗鼓聲大作鹿角
 夫前進分隊而立藤牌卒跳舞作斬虜狀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
 聲一進鳥鎗夫列隊而進鎗聲齊發聲亂聲虛之地子落者罪之
 麾旗者落旗金聲初奏鎗聲頓止俄而播鼓如前麾旗者揚旗鎗
 進如前如是者凡連環鎗作滿洲前鋒護軍乘馬者自兩翼出彼
 此奔馳煙霧冲天三軍作冲圍狀呼聲如詳盤旋者數鎗止乃已
 金聲再奏八旗驍騎卒衝陣而出海螺畫角齊奏旌旗耀目隊伍
 整齊傳宣官呼收兵者三軍士咸頓首歡呼再叩而退兵部臣告
 禮成 上還御營翌日賞賚有差每歲春秋成集於仰山窪村

勝門外簡練如儀惟將士衣素服不著戎冑以別之演試火器礮
 石歲以春秋用兵臣奏請 欽命大臣同漢軍都統演礮於蘆溝
 橋八旗以次演之及牌者賞之否則罪之軍政五載一舉行有四
 一操守曰廉平貪二才能曰長平短一騎射曰優平劣一年歲曰
 壯中老以次定賞罰焉故其紀律詳明守職甚重仿周禮遂人之
 制舉而為官出而為伍凡力能舞勺者無不執戈執銳為王禦侮
 其較前代養無市井之徒而走廉費國帑得夫不啻倍徙矣但承
 平日久休養生息甲兵有額而生齒浩繁加以奸宄之徒冒濫其
 籍故使閱者日眾不事生業不無窮匱雖 國家屢有厚賚難以

博濟其眾若在朝公卿有為 國家計久遠者宜仿周禮寓兵於
 農之策開墾塞上閒田以及京畿旗稅官地使其各事南畝生有
 定業三時務農暇以講武 國家若有所調遣可朝呼而夕至則
 其體恤者舊之制益昭然從厚矣

駐防

古人云千里持糧士有飢色則知調撥之兵非惟緩不救急抑徒
 糜費國帑疲勞士卒故 國家駐防之兵最為良制盡選虎賁勁
 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練嚴其律令使四稍有不靖自可驅除不須
 遠方調撥以誤時日如近日河南寶豐教匪時有不靖當時河南

鎮兵皆調撥殆盡賴開封士卒從馬中丞慧裕往相攻討立時翦滅亦其制之一效也

吳廷楨

吳太史廷楨為諸生時以詩名世宋漫堂尚書喜之 聖祖南巡嘗迎 駕於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吳中才子也 上因命扶上御舟當面 御試以 聖駕巡幸為題限江韻吳應聲曰龍舟彩鷁動旗幢 聖主巡方至越邦 上問侍臣曰舟至何處對曰已至吳江公乃續曰民瘼關心忘慮所侍臣傳語到吳江 上笑曰即景生情真才子也因 欽賜舉人

賜奠

國家篤念舊臣凡陪葬 福 昭諸陵王公諸功臣 翠華臨幸必 賜奠焉以寵耆舊之臣先列王入闈後始薨逝故未陪葬昭陵乾隆戊戌春 純皇帝念王首創義舉功冠諸臣因特行賜奠禮於園寢中哀恻久之 賜詩以旌其功實曠典也

配享

國家有大勳勞歷顯中外者皆行配享 太廟禮蓋古紀於旗常之遺意也西廡功臣為揚武勳王額宏毅公費直義公圖昭勳公圖忠義公馬文襄公蒙古超勇親王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傅文忠

王傅文襄王兆武毅公諸人東廡諸王 國初惟以武功郡王等四人配享蓋以其絕嗣故也雍正中增祀怡賢親王乾隆戊戌上特念開創諸王功業偉著未得與斯享因命增祀禮烈王及睿忠王鄭獻王豫通王肅武王克勤毅王諸王於東廡中亦一時曠典也

郊勞

國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凡有將帥凱旋歸者 列聖皆行郊勞之禮康熙中先良親王之平耿逆安和親王之定兩湖貝子彭泰之平滇南凱旋時 上皆親幸蘆溝橋以郊勞之乾隆己巳傅相

公恆平金川歸 純廟特築壇於黃新莊以旌其功後兆武毅公惠平回部歸阿文成平定金川歸 上亦行是禮云

拉總憲神力

拉總憲卜敦董鄂氏滿洲望族也有神力能彎十力弓左右射善詩文不加點頃刻數篇以及外國番語無不畢具真奇人也性剛直立朝不苟嘗忤某相國因遠戍西藏會藏王叛公殉於難事見前卷茲不復載

呼延碑

乾隆中大臣收復西藏烏魯木齊築城郭時掘得漢裴岑破呼延

碑字體完善遠勝曹全夏侯諸搨本石逾千載尚未剝落真奇物也紀曉嵐尚書曾藏一通罕以示人云

書法

余素不善書人爭嘆之深以為恥然明王鳳洲尚書素不善書嘗自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近時紀曉嵐尚書素簡齋太史皆以不善書著名按晉史武帝疑太子不慧召東宮官領而以尚書疑事命其判決賈氏乃命張泓代對而太子手書以呈武帝稱善按惠帝惡聞世所罕見乃能手書決辭以對筆畫端楷可知然則善書亦何足貴也

葉副將

葉副將清臨清人游至本協副將王倫之變公嘗抱疾與知州秦公震鈞同守其城凡十餘旬賊人嘯聚甚多晝夜圍之公應時堵禦患痢疾勢甚委頓秦公嘗勸其休息公曰吾聞均之死也與其死疾甯死於賊遂帶疾從軍賴大兵雲集其城獲全公卒以疾死上甚憐之

畢制府

畢制府元庚辰狀元歷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

至姚姬傳先生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謝天下其受謗也若此然好儒雅廣集遺書敬重文士孫淵如洪稚存趙味平諸名士多出其幕下嘗歲以萬金適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不虛也

湖北謠

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甯為巡撫陳望之准為布政三人朋比為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後得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虫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

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為初頤園所劾罷惟福甯尚列仕版人皆恨之

八大王

蘇州閶門外有八大王祠神像鬚眉偉然著本朝衣冠有風疾者禱之輒愈俗名箭風八大王云係國初王公孤舟招撫其土土人疑為奸細擊舟斃之後知其情因建祠以祀之按國初下江南時雲屯席捲所向無前初未有王公死其地者或云蓋偏裨之將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為王公建祠以祀理或然歟

土國寶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國初歸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措紳故老無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糧集株連生負數百盡行斥革震動一時後又交通鄭氏欲以地叛為制府麻文僖公勸吉所知因擢取其兵馬糧餉盡赴江甯然後露章劾之國寶傾知欲逃城門已閉因夫婦縊死鐘樓中外快之

王述蒼書

己未夏吳中有杖責諸生之獄今得王述蒼少司寇與平恕書文甚道勁故具載之書云違晤經時伏稔執事與居安豫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吳下備知諸生獲罪深為駭異諸生

寒士居多求貸於富戶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課為業或以筆墨為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賴有父母師保之責正宜加之憐惜或代為寬解或再為分限俾得從容措繳即使伊語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貸乃至朴責寒士以媚富戶實無情理此非該令平日與富戶交結往來受其饋賂即係意存庇奸為事後得錢之計情事顯然不待推求而可見諸生之不平則嗚有何足怪惟是時承審之負非該令平日結納之上司即係狼狽為奸之寅好通臬將赴湖南不顧其後而撫軍初莅新任以至四查拏牽通數十嘴鎖項凌辱不堪成何政體當今律令內從未有生員借貸不還

遂致責革之條若以聚眾為名亦當視其應聚與否耳漢時太學生舉幡闕下見於漢書不一唐之太學生為陽城而聚集宋之太學為李綱而聚集至周朝瑞等為趙汝愚而聚集史冊載之不一而足以為美談蓋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諸生理屈詞窮糾眾以挾制縣令重懲之宜也若縣令先以挾私違制則人有同心豈能默爾一呼百應籲告上臺以求判斷自無不可斯時即宜告承審各負研究富戶平日與該令有無交結何以討好如此果無他故然後科以性情兇暴違制擅責之咎仍另為該生起限寬緩清還諸生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此大獄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

中那繹堂司空言宜撫軍為人仁厚劉竹軒倉場亦言其老成精細及昨過蘇相見謙和恭敬抑然自下實有古賢臣風範特其時兩司未到獄案已定而執事又無一言救正縱地方官之所欲恣其蹂躪此事非撫軍之本意也今者荷蒙皇上坐照如神洞燭其違例擅責之由降旨再飭制軍研審制軍居心公正未必謂然然成事不說是否覆盆能白尚未可知儻執事以繫鈴者解鈴則日月之更民皆仰之矣弟此次進京仰見皇上典學石文而王韓城劉諸城二相國以及石君家宰繹堂司空贊翊熙朝愛才好士力持大體恐承旨之下於此亦不嫌然弟見數十年來小

省學政職分本微奉督撫如上司與州縣相結納甚至幸其嗜爾
蹴爾之助掄柯唯喏殊為可恥若夫江浙學差皆三品以上大員
出膺任使地分既高卓然自立故遇有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學
業不進詞章不工者令廣文夏楚之其餘則是曰是非曰非所以
重人才而勵廉恥今執事久以詞林雅望游受 主知莫旦夕入
贊綸扉惟是扶持士類主張名教庶可與石君諸公相見耳至近
來州縣所以魚肉諸生其意蓋在立威成立而諸生箱口結舌則
庶民何敢出而爭控是以獄訟之類倒徵收之加耗無所不至此
者言路大開江南漕政橫徵重斂已一一仰叨 聖鑒故制府亦

力為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縣或有陽奉陰違倍收多取
恐生監連名許告而州縣指為閑堂鬧事者甚多未知執事可能
究其是否俟案定而後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縣之失而
即科諸生之罪若使仍助其饒而長其氣則吏治之壞不知伊於
何底也弟陳臬三司且於大理司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為堂上
官所見生監控告之案不勝枚舉然未見有人因其抗令而石袒
之至於此者弟與緣事諸生並無門生故舊之雅誼一至蘇州即
知此案已 上聞並荷 聖明指摘所以不辭饒舌者實以此案
追債事輕關於士氣者大而關於將來漕弊者尤大且為執事風

節所聞風切世好度無肯效忠告之誼者故忘其愚慙用布區區
如或以規為瑱則韓文公之諍臣論歐陽公之與高若訥及與杜
祁公論石介書取而研之可也其文亦真可與韓歐諸文並傳而
不朽矣

世俗之論

世俗鄙夫之論似是而非足有關於風化岳中丞之廉正余嘗記
吳人所作岳青天歌以美之矣今有某散騎見余記讚之曰岳公
本偶人耳受其下屬欺罔不知省察又更張鼎筴報銷之政重使
苛擾閭閻受其災害烏得為廉吏哉余曰子何不察之甚也夫正

人之過如日月之蝕非不韜匿其光然而久之其光華仍照耀於
天下也況自古正人貽笑於後人者亦復不少如子產之智尚受
絀於校人黃霸不識鴟雞皇甫嵩以董卓為正人袁粲失計於劉
秉房杜以蕭瑀為俗學魏元忠薦郭霸富鄭公以王安石為君子
胡安國之附秦檜真西山有一錫麪之謠皆不失為君子又何獨
岳公哉况當時督撫不尚廉而尚才故使貪婪之風遍於天下奸
民因之搖動至今流毒未遠反覆思之實堪切齒而岳公獨能自
守時人頗非笑之岳公不顧至今 天子力革其弊天下守臣始
稍有自好者由是其風始革獨是岳公於舉世不為之時而慨然

為之亦豪傑之士也縱使有所過失諸君子宜代為隱匿之不暇
何況岳公清貞剛介其過未必若斯之甚今吾子不備責往日之
貪憚者而責岳公總總之過亦見其自比於貪墨之吏設淫詞而
助之說也某報顏而退

嘉慶初年督撫

今上親政之始政治維新一時督撫罔非正人如岳中其輩已詳
載於前其他大吏亦皆卓然一時今因其公之論故詳載之長公
麟覺羅氏中乙未進士撫吳中時廉名素著嘗私行街市間以察
下吏賢否首清漕政下屬抗之公斥其最貪者力持其議故吳民

至今賴之嘗忤和相遣戍伊犁數年今上召入命為陝甘總督
陳公大文會稽人咸辛卯進士乾隆中歷撫兩粵以能吏名今
上初政首調山東其省大吏屢非其人吏治廢弛貪污遍野公至
日剔清漕務首劾貪吏三十餘員公性深嚴凡下屬叩見皆溫顏
以對談論良久然後正色申之曰汝某政事貪賄若干子皆悉知
若不速改余劾章已定草矣故下屬咸畏之故關傳曰山東民不
反而官反之言亦可現公之為人矣覺羅吉公慶武功郡王某世
孫性溫厚長者初撫齊越諸邦雖無所施為去後民輒思之每於
署中構屋三間不采不琢僅庇風雨室中惟設長几一椅十數宋

儒書數冊而已凡判事見容起居飲食無不於其室中他屋皆封
鎖之其檢樸也如此今任兩廣總督加協辦大學士高公書麟文
恪公晉之子也首擢安徽巡撫有善政純皇帝最喜之加兩江
總督以忤和相故貶謫西域數載今上親政首推浙閩總督再
調雲貴劾罷前督富綱人謂仁者之勇其弟副憲公廣興以劾和
坤擢官屢劾大吏公不喜其所為嘗於上前告之後調兩湖總
督屢奏大捷嘗於炎暑中奔馳山谷間堵勦教匪不使入境卒以
是瘳疾薨上甚悼惜之以一等男世其家汪公志伊桐城人以
縣令起家累任至福建巡撫皆以廉著嘗陞見熱河公惟乘一敝

車束襪被於其中後隨二奚奴而已往來都邑數十人皆不知其
為封疆大吏也請客惟用二簋不事口腹又嘗疾天下廢講宋儒
因刊幼學儀節之書皆總括濂洛之書入乎目為怪物書制
府時與之甚契後易以其制府情性不適因引疾去人爭惜之台
公布蒙古人初任戶部銀庫郎中時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賢進故
任意貪縱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允納公至
日與員外郎和公德盟諸庫神積弊為之一清人以為瑞云後任
廣西巡撫粵西儲糧虧缺甚多公調停數年倉庾充牣下僚爭慶
公性廉明而不外顯嘗不喜制府吉公之沽名太甚與之抵牾時

人有疑之者余曰韓范上殿爭之如虎蜀洛二黨訖如寇讎然均不失為君子亦可定二公之品矣初公彭萊陽人初任御史劾彭參政元瑞兄子冒充吏員事彭公為之罷官時言路久閉無敢與大員忤者公毅然疏入人謂之鳴鳳朝陽云江西巡撫陳淮性最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爭怨之其民謠云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公即並其謠劾之陳為之罷官任雲南巡撫前巡撫姜蘭虎而冠者公又劾罷之適年以親老陳情改補京職後任巡撫為伊桑阿任黔撫時即以貪婪著又冒銅仁苗洞功績入境後勒索沿途供用

滋擾下屬公已去任聞之歎曰均為天子大臣豈可以去官故即目覩下民受害而棄之不顧又露章劾之上震怒以手獎公而賜伊自盡滇民大悅吳公熊元常熟人初任軍機時以才能著純皇帝與今少司農戴公衛亨特擢卿貳和相以非已保薦故改補外吏今上親政首擢河南巡撫時豫省重遭景安倭什布之虐盜賊遍野民不聊生公至之日為之定保甲聚鄉勇堵禦虛氏東境不容一賊犯邊處之數載豫省安堵如故士民賴之今遷兩湖總督王公秉乾漢軍人以縣令起家累遷潁州守丁巳春教匪突至光州去潁州甚近豫省大吏皆畏憚開闔任其寇飽颺去

公慨然曰均為天子守臣豈可以疆域故致遺害於眾也因同提臣定公柱圍結鄉勇數千戰於境上定公故知兵軍容甚整公復勵以忠義之言助其糧餉屢破賊壘賊甚畏之踉蹌而去豫首賴之以安朱石君司農時守皖撫甚器重之今上親政首薦為奉天府尹有德政今任河南道總督公性方正不好沽名長制府麟汪中丞志伊皆以廉名著公輒不喜其為人嘗曰長三汪六皆名過於實者奚足為貴也荆公道氣介休人性直樸為縣令時嘗著敝衣冠獨步工棘絮應手出人爭笑之不顧也以朱石君薦代其為安徽巡撫雖無所更張而下屬畏之不敢干以非道請客惟用五簋飯脫粟而已後以疾去官人爭惜之阮公元儀徵人家世任武職惟公以科甲著自釋褐至卿貳甫五年好博學羣經諸子無不通貫尤精爾雅小學諸書以朱石君薦任浙江巡撫前中丞以貪名著而公易以寬和下屬相慶以為更生溫台盜賊充斥公與提臣李長庚設法捕之其風稍戢性和霽而能守正不阿嘗有縣令欲謀美缺以賄干其父某代為之請公曰元未仕時此身本屬父母今承乏為天子大吏豈可以私犯義終不允其請云上待之甚厚每批其摺嘗卿之而不名云

嘉慶初年諫臣

今工即位首下求言之詔故一時言官皆有手采指摘朝政改如轉圜雖其間不無以妄言獲咎者然其補益良多矣故列名於後廣公奉滿洲人下詔時秦同廣興首先應詔劾和珅奸惡諸款即時伏法人爭快之今任內閣學士蔣公依銘漢軍人嘗劾外省貪吏宜降革者李奉翰景安秦承恩諸人因之先後獲罪外省吏治為之更張實自依銘發也副憲公瑚圖靈阿宜制府綿子也性豪邁不屑小節今工親政首條開稅監務諸弊又請卻納貢獻停止捐納一時皆懷其丰采云馬公履泰仁和人今工親政履泰首論湖督景安畏縮偷安老師康餉之罪安為之罷職又論

湖北教匪奸民宜除雜民宜撫諸條 上盡從之繼公善滿洲人雖為和相所引無所依附時繙譯科場皆近臣子弟藉以進身頂冒傳遞之弊繁不勝言言官以其傷眾無敢言者惟括取文場弊賂瀆不休惟善首論繙譯諸弊場務始嚴公後逮太僕卿八旗士卒畜養馬匹多有冒領其餉伺者十不二三出牧時啗番使以金帛為蒙古所哂善復犯眾怒言之其弊遂清滿人恨入切骨至驗馬日眾誤以戴蔽塘路為善政之幾斃事聞首謀者伏誅今遷盛京禮部侍郎張公鵬廣西人任御史時頗為敢言嘗陳奏出師八弊政皆中窺要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任專擅一時諸堂官

多包庇之後遷光祿少卿猶戀戀其司職鵬展劾請離任其略云以天子之刑部而金光悌一人專擅二十餘年其餘司官皆出門下故使比昵為奸無阻之者良可慨也 上遽允其請人爭快之和公靖頗滿洲人以繙譯起家而素重文士滿洲舉人舊例三科後始簡選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壅塞非歷科三十餘年不能入仕反不若漢人大挑之捷徑靖頗深憫之因陳請同漢人例一體選授縣令百年弊政一旦改之入爭頌其德云衛公謀濟源人成辛巳進士年七十餘始為諫官傳文襄王康安雖屢立戰功然所歷封疆芑苴廣進沒後復膺重典未免濫觴 今上責那繙堂

司空諭旨有福康安歷任封圻簠簋不飭之語謀因備論王貪婪諸狀不宜配享 太廟子孫享其非分之榮 上雖未允其請一時之公論與之周公杖甯夏人初論外省大吏多有叅劾屬負初無芳跡恐悞無華之人不得工司之歡心以致被劾者眾請嗣後照大計例許其付咨引見則具員之賢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可使大吏專擅之習為之稍減 上允其請庚申夏彭芸楮尚書入內落馬昏撲朱石君司農因以已與載出故事 大內無特旨不容車轎出入棧因劾之其略云朱珪無無君之心而有無君之迹云云又溫藩司承惠冒以鄉勇功為己功又依附罪撫秦

承恩致使武關有失亦附劾之當時雖奉 嚴旨未數月石君與夫有闕禁門故毆傷守者 上切責之嘗曰周拭之言甚正殊堪嘉也沈公現歸安人江蘇生負之獄巡撫宜與庇護屬負又信任管門家人致使苞苴日進特造嚴刑以訊告者有小夾棍頭腦箍諸名目又於 國喪中任意演劇無所忌憚現皆一一陳之乃罷與職適歲 上欲巡幸盛京現復上疏阻之亦見稱一時云蕭公是漢陽人久淹詞館及用御史年已七十餘上疏奏端正風俗反樸還淳以天道人心啟沃 上聞其文洋洋數千言皆有關於政治一時翕然稱之王公寅山東人嘗上疏言 上之用人行政宜

習其素不可因其有人保舉遽加升用如金光悌黎兆登等非不有人薦用然考覈其實殊有未稱者云游公光福建人曾上疏言今大臣未盡和衷武備未盡整飭願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 上獎之後滿漢某侍郎因公爭憤 上曰游光繹之言不為無見殊屬可嘉後以劾黃公永沛罷職人爭惜之

苗氏婦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送余亦從眾而行比至車馬壅阻因飯於農家逆旅苗姓有老婦云觀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驕溢已極禍不旋踵奈何趨此

勢利之途以自傷其品也余報顏以退不踰年和相果敗卒應其婦之言嗟夫當和相擅權時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終身以賴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婦識也

舒太夫人

滿洲舊俗凡所婚娶必視其氏族之高下初不計其一時之貧富有時感於勢利之見以至以賤凌貴以高就下人多恥之然至感其義行與之聯姻初不計其品之高下此古人所難能於吾外祖母舒太夫人見之太夫人姓馬氏為文襄公曾孫女直恪公嫡配也初感吾邸趙護衛之義護衛名赫 赫 予見前卷欲為吾表兄某聘其孫女

吾母以其為家君僚屬故為之代辭太夫人曰吾雖貴族然能與忠義之士結為親誼其榮多矣奚必計其族之貴賤也卒訂其婚生子某齡已入學舒氏雖世出名臣然罕以科第進者人皆以為太夫人盛德之報云

紀曉嵐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澹而雅人爭服之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穀粒真奇人也

明用度奢費

明代歲入帑金不過數百萬然其國用十倍於今九邊月餉半飽私囊六部耗費多不可計其宮殿一切鳩工取材皆倍於今乾隆中重修明長陵啟其寢宮護板皆以生銅鑄之又康熙中通海滄其溝皆以巨石築之其中管榘數尺皆生銅所鑄也又西什庫中尚餘宮人鞵數十箱皆以珠寶飾之其糜費也若此故迨至末年國帑匱乏致借餉於朝臣良有以也而不知者尚造蜚語言內庫財帑豐盈莊烈帝斬之不賞軍士何其儉也

噶禮母

康熙中兩江總督噶禮滿洲人貪婪一時家貨巨萬嘗造金絲帳以眠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畜女尼數百而其母暱其少子初不喜禮之所為會禮與張清恪公伯行互相參劾 聖祖初頗右禮乃置張公詔獄而吳氏素服張公從行者數十人爭至 賜春園代為張公請命 上益厭張之沽名會問安於 孝惠章皇后宮禮母固 后近戚 上遇之不及避 上因詢其子所為何以與張齟齬故其母乃言其子貪狀且言張之克謹 上艱然曰其母尚取其行其罪不容誅矣因置禮於法而復起用張公後其母負篋以織紉為生其族之無知者咸歸怨之時諺曰噶禮之母為禍

之祖云

方靈皋之直

方靈皋先生受 世宗知以罪僕而致卿貳性剛戇遇事輒爭嘗與履恭王同判禮部事王有所過當公輒怒拂袖而爭王曰禿老子敢若爾公曰王言如馬勃味王大怒入奏 上兩罷之公往謁查相國其僕恃相公勢不時稟公大怒曰狗子敢爾以杖叩其頭血涔涔下其僕狂走告相公相公迎見公云君為天子輔臣理宜謙冲恭敬款待下僚豈可縱豪僕以忤天子卿貳公誤多矣卒拂然去查長揖謝之乃已後復至查邸其僕望之走曰舜杖老翁又

來矣其憚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載政事多有匡裨嘗密薦來相公保魏尚書廷珍方敏懋公觀承 顧河帥 琮方中丞 世俊 於朝後皆卒為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知其直鯁故表出之

青樓

近日皆以青樓目為娼妓之所按南史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晉侯云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是青樓乃帝王之室未可以名賤者之居也

應制詩

近日有滿洲某制府初非科目進身韻語非其所長自以為善又

好擬和應制諸題目人爭笑之自不覺也鐵冶亭保嘗與戲曰兄詩殊勝少陵某尚謙謝治亭徐曰少陵應制之詩無如此之多也

庚子火災

乾隆庚子城南火災燬焚數千家庭及城樓雉堞經月乃已或言火災之先有賈萊傭夢一人告曰京師當有火災汝視某火神廟額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視其守者詢知因暗塗豕血以戲之次日果有是災人皆以為妄言按淮南子云歷陽有老嫗頗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告曰此國當沒於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血以

塗其門明日樞早往視便走上山國沒為湖然則古即有此事也

孫文靖

孫文靖相公士毅卒時余嘗作四律輓之或有譏譽非其人者因焚其稿近讀東坡集見有輓韓絳詩三首備推其人按絳為玉荆公所引世人呼為護法沙門初非端士而蘇公褒之如此可見先輩之忠厚也嗟夫文靖雖有交結權要殞師安南之咎然其遇事明斷下屬震畏當其時貪吏如李侍堯輩布滿天下而公獨以廉著每出巡輕車減從不擇飲食嘗郵傳至江西時余業師程蓉江先生為縣令往謁之公即呼與對食惟蔬食數盞而已又連劾巴

廷三富勒渾二滿洲貪吏皆時人之所難能者余嘗比之明周忱胡宗憲信非阿諛反有勝於絳也

黑經

喇嘛有咒詛之術凡蒙古有所爭鬪必令其徒誦之時有驗者名曰黑經然其掌壇番僧往往自斃蓋邪術也按漢武帝嘗命丁夫人祀祠以詛大宛匈奴北史天竺有婆羅僧善咒詛人魏太武嘗用之蓋即此術之濫觴也夫以堂堂之國不能以威德勝人而欲仗區區之異術以壓其敵其志亦鄙矣

蘇州街

乾隆辛巳 孝聖憲皇后七旬誕辰 純皇以一后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於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廛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里以奉 鑾輿往來游行俗名曰蘇州街云

甘莊恪

甘莊恪汝來吳江人少任涑水令有德政時有 御前侍衛某往放御鷹蹂躪田苗公即命鎖至庭大杖數十大吏聞之驚曰某命瘋耶因共劾之 聖祖笑曰不畏強暴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後遷至吏部尚書乾隆初 純皇堅意復三年喪諸臣莫詳其制公時任禮部依據經注參定大禮繁儉當理後皆遵之後暴亮於署

同事者為相公訥親因親送其喪歸訥先人見老嫗縫紉於庭訥誤以為奴婢因呼曰傳語夫人相公暴薨於署矣婦愕然曰汝為誰訥備告其故老婦汪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訥因問有餘貲否夫人曰有啟囊出銀八金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儉計日以用此所餘半月費也訥因感泣代以衣衾殮之歸奉於工工亦感動命內務府代理其喪入賢良祠

書光顯寺戰事

雍正庚戌敗軍之事余既詳書於前卷矣今閱先外祖行述乃思光顯寺大捷之事其謀乃發出於一偏帥因詳書之以誌往事初

富爾丹之既敗也虜勢日張無敢攖其鋒者因闌入喀爾喀界時起勇親王策凌遠屯他戎酋帥利其厚賞欲據其游牧其副曰彼為盟長北方之最强者若激其怒以過吾歸諾願難生選也酋長不從因破其寨擄其妻孥驅牛羊數萬以行因南犯大青山當是時先修親王屯歸化城順承郡王屯賀蘭山互相犄角聞警先修王調宣大二鎮卒整旅以待事聞世宗命大學士馬爾賽佩撫遠大將軍印一等侯李柱副之率精卒數萬人過其歸路虜首知有備因而南擄諸蒙古無敢拒者敗亡者數部落時起勇王聞警趨歸知其妻孥已被擄倉卒計無所出時先外祖舒穆祿直恪公

諱爾輝以理藩院侍郎轉餉至彼起勇王因謁之告其故且欲奔訴於朝直恪公笑曰余素以豪傑待王今乃知王甚夫耳夫蒙古諸藩以王為最朝廷方恃以解賊今雖妻孥失陷然其勁卒尚存王若統率諸部盡力向敵遇其歸路則可一戰成功然後妻孥可全疆域可復朝廷則必旌王之功厚資以酬其勞其收功遠矣今若不顧大計單騎歸朝諸將帥不明王心必以王為敗債收付廷尉按律定科吾恐漠北諸部不復為王有也起勇王感激嘆曰君言良甚免腔血當為諾願也因返旆以向敵諾願者蒙古所謂君也直恪公復命使謁順承王乞出師以相助起勇王

聞之益用命其護衛其能日行千里嘗立高峯上拱手作鷹立狀賊人不覺王因命其潛入賊營悉知其虛實然後檄調諸部落蒙古兵得三萬人王曰賊眾三十萬以一誅十可以禦敵矣乃會順承王請其孥弱滿軍以行順承王簡其精銳付之起勇王笑曰吾所以請王師者欲以其餌敵也不然王師縱強焉能禦彼百戰之師哉乃易孥弱以行日行三百里至光顯寺王笑曰其險已為吾據賊雖百萬可成擒也寺左阻河右山眾請登山據險王曰賊知吾據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吾軍反不易成功也因命諸滿軍背水而陣諸蒙古軍於河北而已率勁旅萬人伏於山側且屬諸將曰

聞胡笳聲即率以進部署始定賊眾果大至見我背水軍盡滿洲
卒其首笑曰前日敗亡之餘復敢與鬪因僕可增額矣其副曰策
凌人傑也今吾已破其部落彼豈甘心於吾而吾往來數千里並
未見其禦敵恐彼駐師於此以逼吾歸也首笑曰彼國之制從無
以外藩將滿兵者彼烏敢在此哉因率眾越險以進滿師皆披靡
棄甲沿河而走虜眾適追掠間陣作胡笳聲須臾旌旗遍滿山
谷間王修作蒙古語曰策凌在此祖君之行因率眾從右山下馳
如風雨王擲帽於地曰不破賊不復冠矣其軍無不一以當百爭
先用命谷中之尸可踏而行也賊狼狽渡河以逃河北諸蒙古將

聞笳聲結隊以進復半渡以擊之虜眾大潰其副戰死首帥率數
百騎白駝駝陰夜以遁河水盡為之赤王從容於馬上彈琵琶唱
胡曲以歸先是馬爾賽之師屯於烏蘭城以為虜不復經此因日
置酒高會置軍事於不理李秋故馬威惟其言是用及諸路捷書
至其軍士咸欲出師立功馬屢止之復聞賊哨騎至諸將復請命
曰吾奉命屯戍於此未奉命退賊也諸將士叩刀斫柱間有泣者
李秋以鞭揮之曰守吏緊關其闕其越出者吾以軍令斬之諸將
益憤傅閣峯尚書時以偏裨從軍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逼賊歸
路今逆賊天亡其魄豕突於此正男兒殺賊立功時奈何緊關其

關任其颺去坐失機宜也因率本部斬關而出馬不得已始下令
追賊時虜已遠去適副都統達爾濟受先修王節制追至馬誤以
為虜師因命軍士擊之兩軍互多傷損然後知之乃收兵歸託辭
為賊行速急難以追及人告賊竟得從容去奏入 世宗大怒因
斬馬爾賽於軍李秋流塞外超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虜師歸告
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凌謀勇兼備未可櫻其鋒也然後虜首
始斂兵戢眾微吐和意 上復遣傅閣峯尚書 羅阿文勳公元叔
往諭其間和議乃成事詳傅閣峯事茲不復載越十年超勇王薨
於軍 純皇帝念其勤勞 配享 太廟蒙古王公以勤勞侑享

帝庭者王一人而已嗟夫當是時諸大將坐擁強兵者不下十
數莫不養寇自重不肯禦敵幸而直恪公等畫於前超勇王奮激
於後乃始摧挫其鋒和議始成若非馬爾賽之閉關縱寇則其酋
可擒其部可滅不待夫日後其國內亂自相敗亡歷二十年之久
始克收復其土也

章嘉喇嘛

國家寵幸黃僧並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諸部敬信
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仗其徒使其誠心歸附以障藩籬正
王制所謂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然亦有聰慧之士生其間者

如章嘉國師者西甯人俗姓張少聰悟熟習佛教經卷 純皇帝
最優待之性直鯁 上嘗以法司茶卷令師判決師合掌曰此國
之大政 皇帝當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之人所敢預也又寺與某
相國鄰師惡其為人卒不與之往來其尤著者為折服哲敦番僧
叛謀之事故詳載之乾隆乙亥阿逆之謀既露事非誠勇公命喀
爾喀親王額林沁伴之入覲額中途泄其謀故縱阿去 上震怒
賜額自縊故事元太祖裔從無正法者諸部蠢動曰成吉斯汗後
從無正法之理因推其兄哲敦國師為主勢多叵測師時扈從木
蘭 上以其事告之師曰 皇上勿慮老僧請折簡以消逆謀因

夜作札備言 國家撫綏外藩恩為至厚今額自作不軌故 上
不得已施之於法乃視蒙古與內臣無異之故非以此盡疑外藩
有異心也如云元裔即不容誅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況吾儕方
外之人久已棄骨肉於膜外安可妄動嗔相預人家國事也遣其
徒白姓者日馳數百里旬日始達其境哲敦已整師刻日起事聞
白至嚴兵以待坐胡牀上命白匍匐而入白故善游說備陳其事
願未哲敦已折服更讀師札乃善諭白歸其謀乃解夫蒙古素稱
強盛歷代以全力禦之尚不能克師乃以片紙立過其奸亦可嘉
也師守戒甚嚴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典盡識其字人爭異之亦

彼教中篤行之士也或言師有奇術因造諸怪誕不經之事以歸
之則非余所敢知也

江陰口談之誣

國初豫通王下江南時所至摧朽拉枯無不立下惟江陰城守推
典史閻公應元為之拒守九十餘日 大兵四集然後破之夫以
卑賤未秩能於萬不可為之時乃欲堅守臣節誓死不降亦可憫
也乃近日江陰口實謂閻公守城時 大兵屢為所敗至於三王
九將盡被所害云按 國初並無親藩隕傷即滿洲諸大將亦未
有殉節於江陰者蓋當時偏裨之將偶為所傷土人欲彰其功故

爾張大其詞初不知閻公之忠在於百折不回初不計其謀略之
疎密也近日劉國三祀閻典史文亦有云遂使南頓舊臣幾傷賈
復濼梁諸將先殞花雲云者亦沿其誤故詳辨之

毛文龍之殺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寃世儒以崇煥後死可憫故爾掩飾
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文龍守
皮島多年雖有冒餉抗據諸狀然其兵馬強盛將士多出其門
本朝佟張二將盡為被害使留之以拒 大兵不無少補崇煥乃
不計其大事冒昧誅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

為 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國之大機豈可因其日後之死乃遂掩其過也或曰毛文龍嘗求陳眉山懋德作文陳遼以重價毛靳不與陳深恨之乃備告董文敏言毛不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煥為董門生任遼撫時嘗往謁董董以陳語告表表故決意為之然則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手也

兆武毅公

徐英公選將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爭笑其誣然果有恃其福命而成功者如耿恭終返玉門之道渾瑊不荷吐蕃之加載在史策近日如兆武毅公忠果其人也公白氏 孝

恭仁皇后族孫 王師定伊犁時公以偏裨從事會將軍策凌玉保等先後禡職 命公權護其印未逾月四衛特部受阿逆指揮四部齊叛欲擒公獻於阿逆公先時知時所率惟蒙古兵二千官軍數百而已諸將震懼永相國賁時在其軍曰均之死也與其束手待斃何若全師以歸且戰且行不過逾月可抵邊境時以烏魯木齊為鎮 皇上念戰士之苦未必盡施於法先是永將軍常以退兵伏法 縱受斧鉞不昧孤死首邱之義士卒猶可得而生也公尚猶豫曰永將軍殿鑒不遠不如繼班鄂二公於地下可也都統莽阿難老將也掀髯笑曰將軍休怯若以阿難獨當後隊可保諸君生入玉門公從其

言莽率本部百人殿隊於後有追兵至輒為莽所敗夾鋒矢聞賊爭畏之曰無敵修聲將軍轉戰數十日虜賊漸遠公欲屯營休息士卒莽曰我兵惟餘十日糧而去邊境尚數千里若使糧盡兵散強敵追至何以禦之因日馳數百里卒入內境官兵未損一人上大喜云介子耿恭不過如是因封公武毅伯 賞賚無算復命公佩定西將軍印往勒回部時雅將軍爾哈善以遲緩致罪公乃輕騎直入至阿克蘇為賊所困公因臨黑水而陣先是鄂參贊曾阻公曰我兵運路生時豈可冒險直入儻敵人夾以攻我雖以生還不可得也公不聽至是鄂公曰致使全軍受困誰之咎若聽

實言焉得至此公慚甚因命勇士數十人各懷羽檄突圍而出抵阿克蘇二人而已舒文襄公時屯阿克蘇因立命諸將往救巨捷督城高總兵天喜石都統三泰先後往救皆沒於陣石為賊獲縛諸高竿命石降石罵曰天朝世臣安肯屈膝醜虜以求旦夕之生哉大罵不絕賊因用礮擊之猶聞其厲聲云時糧已絕鄂公實等先衝圍死軍士咸煮鞞革以全其生懸伏山谷間以救其飢賴富將軍德率偏師自小道入賊不為備因得衝隊以入殺眾無算公復率殘兵自內攻之人各用命遂解其圍振旅而歸公先後兩遭危患皆死生不容髮間竟得保全其身歸膺高爵非其福澤豐厚

曷以致此也

蔣生

年大將軍美克鎮西安時廣求天下才士厚養幕中蔣孝廉衡應聘而往年甚愛其才曰下科狀頭當屬君也蓋年聲勢赫濯諸試官皆不敢違故也蔣見其自用威福驕奢已極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勝威其禍立至吾儕不可久居於此其友不聽蔣因作疾發辭歸年以千金為贖蔣辭不受因減半與之乃受而歸未逾時年以事誅幕中皆罹其難年素奢費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諸簿故蔣辭千而受百者也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滑稽一時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表為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敗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為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破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虛實也

憲皇用鄂文端

鄂文端任內務府時憲皇時龍潛藩邸嘗有所請公拒之曰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上心善其言及即位首召公

入其戚友以故嫌故代為公憂上見公即諭曰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堅今任汝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請託也因立授江蘇布政使不十年超登首揆

碩制府

碩制府色兆文毅公姪也歷任四川總督有賢遜白誓寡血色身碩而長亭亭如樹俗呼曰泥塑天官云

姚制府

姚制府啟聖從先良親王平耿逆有功隨園文集載其任南海令前官有虧空數萬公盡任之解其因使去而已錄十萬彈往謁先

良王王與之語大奇之因檄兩廣有司均其所虧云云余聞姚氏子云公為虧空事已罷官解送歸旗抵揚州暫寓於兩淮商程氏家次早公起沐面程氏子窺其貌偉然語其父曰某縣令非久在人下者昨聞其為前官代認虧空罷斥吾家廣蓄貲財何不可借彼以償國帑使彼得復其官他日必獲其報也其父從之公因得復官會先良王南征公與吳伯成巡撫與非舊識故因吳為介紹以見王王乃重委任之及後大用以十倍償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與表記有所抵牾因筆記之

施青天

施漕帥世倫有權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謀以寵幸冠一時
時轎前常擁八駟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
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駟馬吾以為諸王至此拱
立以俟孰意其為汝也欲立効之託謝之乃已同時于襄勤公成
龍二公皆名盛一時俗呼曰施青天云

錢南園

乾隆中因御史王蓋羅先春先後劾大臣獲咎故諫官皆默無
言轉相戒誨錢南園深惡之曰國家設立諫官原欲拾遺補闕
今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徧野而 上不知安用諫官為哉

乃陳秦山東巡撫國泰諸貪婪不法及國帑虧空事 上震怒命
劉石菴相公往彼審訊盡得其實乃置泰於法立選公官為通政
副使時謂之鳴鳳朝陽後以事錫級再被言官時和相擅權朝中
自立私寓不與諸公共坐公立効之謂國家所以設立衙署蓋欲
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視難以挾私賢者亦集
思廣議以濟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而命
諸司負傳語其間即有所私弊諸大臣不能共知雖欲參議無由
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攬權之漸請 皇上命珅拆毀其寓遇事公
同辦理無得私自處判疏入 上嘉其言即命公入軍機以監之

通年公暴卒 上甚悼惜之

荊州礮

丙辰冬賊犯荊州時屯卒皆遠調兵力甚寡副都統德福日夜守
之勢甚急尹太守乃於城中掘得大礮數十皆康熙甲寅所鑄銅
雖鑄澁猶可施用礮聲所至賊立奔潰其圍遂解按康熙中順承
王勒爾錦守荊州聞吳逆兵至踉蹌而歸蓋當時所鑄者恐以資
吳故埋瘞於地下何期百餘年後猶為我兵所得用致使垂破之
城危而復安亦有天意存也

稗史

稗史小說雖皆委巷妄談然時亦有所據者如水滸之王倫平妖
傳之多目神已見諸歐陽公奏疏及唐介記王漁洋皆詳載居易
錄矣近有盛世鴻圖雜劇演曹彬南征故事謂南唐有妖道某能
使迷藥宋將自相殘殺語雖怪誕不經按北史魏冀州沙門法慶
以妖詞惑眾與李歸偽作亂自號大乘王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
子兄弟不復相識以殺害為事後為刺史元暹所破然亦有所託
也

季教諭

韓旭亭師言江陰有季教諭性怪誕語多不經旭亭師好游覽山

水季謂之曰君何時遇虎豹乃作其小殮也其鄉有耆英會季曰何所謂耆英謂之風燭會可也又戲作討海寇檄或有謂非宜者季曰人安得縛向菜市口鋒刃過頸爽如冰霜以為快也按北史劉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辨髮反縛蓬蔭上乃知古今竟有此怪誕人也

謝薌泉

謝薌泉侍御性豪宕嘗蓄萬金遨遊江浙間拋棄殆盡嘗曰人生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也與余交最善嘗屢戒余之浮妄躁進余熱服之嘗曰君子之交可疎而厚不可傾蓋之間頓稱莫逆

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相當權時其奴隸抗縱無禮無敢忤者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馳車衝騎從公立命撻之杖以巨杖因焚其數人爭快之王給諫鍾健希和相意劾罷公官管御史世銘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答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矣今上親政復特召為祠部主事

嘯亭續錄卷一

純皇后之賢德

孝賢純皇后富佳氏文忠公之姊也性賢淑節儉上侍 孝聖憲皇后恪盡婦職正位中宮十有三載珠翠等飾未嘗佩戴惟插通草織絨等花以為修飾又以金銀線索繡成佩囊珠為暴珍用物故歲時進呈 純皇帝荷包惟以鹿羔絨絨緝為佩囊仿諸先世關外之製以寓不忘本之意 純皇每加敬禮後從 上東巡崩於德州舟次 純皇帝深為哀慟故於文忠父子恩寵異常實

念 后之德也

大雩

本朝 列聖憂勤民瘼每於雨澤愆期必敬謹設壇祈禱乾隆七年特 旨每歲巳月擇日行常雩禮如冬至郊壇之制 皇帝躬詣行禮所用敬衣旗幟皆皂色以祈甘霖速降常雩既舉如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太歲三壇次祈社稷遺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咸齋戒陪祀如仍不雨還從神祇等壇祈禱如初旱甚乃大雩 皇帝躬禱昊天上帝於 圓邱不設鹵簿不除道不作樂不設配位不奠玉不飲福受祚三獻樂祇用舞童十六人衣元衣

為八列各執羽翳歌 純皇帝御製雲漢詩八章餘儀與常雲同祭後雨足則報祀之所以感格蒼穹軫念農業實為自古所未有也

御營制度

凡 列聖每歲秋獮木蘭巡幸直省除近畿數處建 行宮外其他皆駐蹕牙帳名曰 御營亦崇尚儉朴兼不忘本之意也定制護軍統領一人率其屬預往相度地勢廣狹同武備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設立 行營中建 帳殿御幄繒以黃漆木城建旌門覆以黃幕其外為網城正南暨東西各設一門正南建正白東建鑲

黃西建正黃護軍旗各二東西門側三設連帳旌門領侍衛內大臣率侍衛親軍宿衛網城門八旗護軍統領率官兵宿衛又外八旗各設帳房專委官兵禁止喧譁 御營之前扈從諸臣不得駐宿東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 御營百步扈從人等各按翼駐宿皆北上最前為王公次大臣侍衛其次大小官員扈從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帳御前大臣內府官負人役均駐北面去行營二里外前鋒營相形勢設卡倫於路左右各暨飛虎旗幟以為偵哨以禁行人之誼罰者其中頓營或一或二各視途之遠近焉

裕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 純皇帝念 宗廟執事禮宜盡用近支宗室駿奔襄贊以聯本支百世敬迓 神庥之意故命歲暮 太廟裕祭凡捧帛執爵諸執事官皆用 聖祖以下宗支諸王公將軍充之特 賜花翎以優寵焉視明代惟使齷齪黃冠數人濫充助祭者真超越其制多矣

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乾隆八年 純皇帝以 太廟中司香太監為太常寺召募悉皆庸悍老稚 官府所不收留之輩借以充數不足以昭誠敬故

命自 仁皇帝以下王公府中各交太監二名以備 廟中司香洒掃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以司其屬不惟下聯宗室之情而各王公皆選青年潔淨者充之奔走 廟廷以昭明禋之禮典甚鉅也

十五善射

國初定制選王公大臣以及滿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十五人充禁庭射者 賞戴花翎凡 皇上御射皆侍其側 命射則遞射之名十五善射云

曲宴宗室

每歲元旦及上元日 欽點 皇子 皇孫等及近支王貝勒公
曲宴於 乾清宮及 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皆二人一席
賦詩飲酒行家人禮焉

廷臣宴

每歲上元後一日 欽點大學士九卿中之有勲勩者宴於 奉
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其禮一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是宴
蓋以別燕毛行葦之義也

茶宴

乾隆中於元旦後三日 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曲宴於 重華

宮演劇賜茶仿栢梁制皆命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 御製詩二
章命諸臣和之後遂以為常禮焉

山高水長殿看烟火

乾隆初定制於上元前後五日觀烟火於 西苑西南門內之山
高水長樓樓凡五楹不加丹堊前平園數頃地甚爽塏遠眺西山
如髻出苑牆間渾如圖畫是日申刻內務府司員設 御座於樓
門外凡宗室外藩王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 南書房 上書
房軍機大臣以及外國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園前設火樹棚外圍
以藥欄 上入座賜茶畢凡各營角伎以及傑侏兒雜之戲以次

入奏畢 上命放瓶花火樹崩湃插入雲霄洵異觀也膳房大臣
跪進果盒頌賜 上方絡繹不絕凡侍座者咸預焉次樂部演舞
燈伎魚龍曼衍炫曜耳目伎畢然後 命放烟火火繩紛繞若如
飛電俄聞萬爆齊作轟雷震天逾刻乃已 上方回宮諸大臣以
次歸邸時已皓月東升光照如晝車馬馳驟塞滿隄陌洵昇平盛
事也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國家威德遠被大漠南北諸藩部無不盡隸版圖每年終諸藩王
貝勒更番入朝以盡執瑞之禮 上於除夕日宴於 保和殿一

二品武臣咸侍座新歲後三日宴於 紫光閣上元日宴於 正
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 禮詳前卷內 務府定制中典甚鉅也

大蒙古包宴

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 上宴
於山高水長殿前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 黃幄殿可容
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 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 上
親賜卮酒以及新降諸王貝勒伯克等亦無外也俗謂之大蒙古
包宴嘉慶八年 今上以三省教匪告嚴亦循例舉行焉

賜福字

定制 列聖於嘉平朔謁闈福寺歸 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
以迓新禧凡 內廷王公大臣皆遍 賜之翼日 上御乾清宮
西暖閣召賜福字之臣入跪 御案前 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
之出以誌 寵也其 內廷翰林及 乾清門侍衛皆 賜雙鈎
福字蓋 御筆勒石者其餘 御筆皆封貯 乾清宮於次歲
冬間 特賜軍機大臣 御前大臣數人謂之 賜餘福云

賜荷包燈蓋諸物

定制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 賜予 御前王大臣皆 賜歲
歲平安荷包一燈蓋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無

算外廷大臣擇其 聖眷優隆者亦 賜荷包一皆佩於貂裘衿
領間泥首 宮門前以示 寵眷蓋堂廉之間情意歡洽渾如家
人父子實一代之美制也視諸前朝高座深宮寄耳目於宵小聲
效之際誅夷立達者真不啻霄壤間也

派吃跳神肉及聽戲王大臣

定制 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 神於坤寧宮
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吃祭 神肉 上面北坐諸
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 神帷行一叩首禮畢復向 上行一叩
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為上蓋視 御座為尊也司俎官捧牢入各

寶銀盤膳部大臣捧 御用俎盤跪進以髀體為貴司俎官以臂
肩膂各盤設諸臣座前 上自用御刀剖析諸臣皆自齋割遵
國俗也食畢 賜茶各行一叩首禮 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
晚各 賜糕養醅各攜歸邸至上元日及 萬壽節皆 召諸
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 賜盤餐肴饌於禮畢日各 賜
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 寵眷焉

大戲節戲

乾隆初 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
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

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於內廷諸喜慶事奏演祥瑞應者
謂之法宮雅奏其於 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
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捷連尊者救
母事析為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
古人儼被之意演唐元裝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
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引用內典經卷大為超
妙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
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
其詞皆出日華遊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襲元明水滸義俠

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多矣嘉慶癸酉 上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上元日惟以月令承應代之其放除聲色至矣
端午龍舟

乾隆初 上於端午日命內侍習競渡於福海中皆畫船蕭鼓飛龍鷁首絡繹於鯨波怒浪之間蘭橈鼓動旌旗蕩漾頗有江鄉競渡之意每 召近侍王公觀閱以聯上下之情 今上親政後亦屢循舊制觀之然每以雨澤愆期罷演者多矣

御前大臣

本朝鑒明弊政不許寺人干預政事命內務府大臣監之然 內

廷事務每乏統領之人 仁皇習知其弊特設御前大臣皆以

內廷勳戚諸臣充之無定員凡 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諸務皆

命其統轄每 上出宮巡幸皆命其橐鞬扈從代宣 王言名位

優重仿兩漢大將軍之制而親誼過之初尚命軍機大臣代攝

今上親政後特分析其職而體制尤為釐正初無王公兼攝者乾

隆中 命喀爾沁固山貝子札爾豐阿兼之其後蒙古藩臣遞攝

其職嘉慶初 上特命睿恭王及定莊二王兼之實曠典云

紅絨結頂冠

國朝定制 皇上燕服宮中冠紅絨結頂冠凡 皇子 皇孫皆

以是為禮服甚屬尊重近支王貝勒得 上賜者許常冠戴輔臣間有 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蒙 特旨許元旦日冠戴時以為非常之榮成王嘗戲謂余曰吾帽冠祇值清錢百文然勝汝輩數百金之頂多矣時紅寶石頂價甚昂故王以為戲云

金黃蟒袍

定制 皇子服金黃蟒袍諸王 特賜者始許服用乾隆初諸王蒙 賜者過半實稱一時之盛及其末年惟定怡二王 特賜之時以為榮 今上親政後惟榮恪郡王蒙 賜服焉

香色定制

古之東宮皆服絳紗袍蓋次明黃一等 國初定制 皇太子朝衣服飾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其後儲位久虛漸忘其制近日庶民習用香色至于車幃中悅無不濫用有司初無禁遏者亦未習典故故也

朝服龍團

定制惟 皇上御服朝衣於腰闌下前後繡龍團各四諸王以下皆用素緞數則以為辨別近日南中所繡朝服衣料無論品級皆用龍團各四初無以素褶沽者余常購市料服之成王見而責曰君素稱守禮者亦濫為服用耶先輩之知定制若此

四圍龍補服

舊制親王服四正龍補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龍補服乾隆中傅文忠公以為與御服無別乃奏改親王服二行龍二正龍補服郡王服四行龍補服以為定制諸王有特賜四正龍者許服用焉異姓初無賜四圍龍者雍正中年大將軍羹堯特賜四正龍補服不久即以驕敗乾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優寵兆文毅公惠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桂以平定兩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臺灣功皆賜四圍龍補服孫文靖以入安南功賜之未浹旬即以潰兵聞遂繳還成命焉惟文忠公每入署辦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補服以示謙云

大臣賜紫

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賜紫者不乏其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恒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桂和相神勳戚則福駙馬隆安福尚書長安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海超勇蘭察皆賜紫色與服嘉慶中慶文恪公桂德繼勇楊泰額經畧爾登保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賜紫焉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與服貝勒貝子用紫色與服宗室公與大臣

同乾隆五十二年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與服其未入八分公仍舊制云

穿朝馬

明制諸朝臣皆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從無賜禁門騎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顛仆為時人所憐云國朝定制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禁門至景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諸臣待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為顛蹶因特許諸閣臣乘馬入內以示榮寵嘉慶己巳上特旨諸大臣年逾七十者賜肩輿入直尤為曠典云

黃馬褂定制

凡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侍衛乾清門侍衛外班侍衛班領護軍統領前引十大臣皆服黃馬褂凡巡幸扈從鑾輿以為觀瞻其他文武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勞中外上特賜之以示寵異云

花翎藍翎定制

凡領侍衛府官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員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鴟羽藍翎以為辨別王府頭等護衛始許冠戴花翎餘皆冠戴藍翎云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親郡王貝勒為宗臣貴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貝子冠三眼花翎公冠雙眼花翎以為臣僚之冠乾隆中順承勤郡王奉斐英阿以充前鋒統領故向 上乞花翎 上曰花翎乃貝子品制諸王戴之反覺失制傅文忠代奏某王年幼欲戴之以為美觀 上始許之因並賜 皇次孫今封定王者三眼花翎曰皆朕之孫輩以為美觀可也由是親郡王屢有蒙 恩賜者嗣後 純皇帝欲定五眼花翎為親郡王定制為和相所阻未果行云

雙眼花翎

國初勲臣功績偉茂多有 賜雙眼花翎者乾隆中 賜雙眼花翎者閣臣為傅文忠公 恒 尹文端 繼善 兆文 毅 惠 舒文襄 赫德于文襄 敏中 阿文成 桂 和 相 坤 福文襄 康安 孫文靖 士毅 勲臣為富勤勇 德伊 勒圖 海超勇 爾察 永制府 保 覺羅制府 吉慶 和制府 琳 嘉慶中得 賜者閣臣為保文恪 寧慶文恪 桂 勤相公 保勲 臣為明叅政 亮額 經畧 爾登 保德 繼勇 楞 泰 那制府 彥成 惟彭軍門 承堯 王軍門 得祿 以綠營將佐得雙眼花翎之 賜尤為 寵遇優隆以 槌之不肖於九齡時即蒙 純皇帝賜雙眼花翎實為 千古榮遇至今思之猶感激涕零云

外官 賜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無 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懋 觀承 官直隸制府時 聖眷頗優以古北口大閱故公特乞 賜花翎 上笑曰若爾侏儒狀亦愛花翎耶因 特賜之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 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 特賜花翎公回京時即日繳還 上亦優容不加厚責也

賜奠

國家寵待臣僚遇有勲績昭著者飾終之典有 上親臨賜奠者亦有特遣 皇子大臣代賜者代不乏人惟乾隆戊戌 上念先

烈親王開創功特往園寢 賜奠嘉慶丙子 今上念朱文正公傳導功親往其墓 賜奠皆一時曠典云

賜宅羅經被

本朝王大臣有薨沒者 上特賜宅羅經被以白綾為之刊金字番經於其上時得 賜者以為寵幸蓋即古人賜東園秘器類也

賜宅

定制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凡賃屋時皆高其值京官咸以為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誣諉勢所不免 列聖咸知其弊故漢

閣臣多有 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 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
賜第李公橋表文達 賜第石虎胡同劉文定 賜第阜城門
大街劉文正 賜第東四牌樓汪文端 賜第汪家胡同梁文定
賜第拜斗殿董太保 賜第新街口皆一時之榮遇也

清字經館

乾隆壬辰 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其
禪悟深邃故漢經中咒偈惟代以翻切並未譯得其祕指清文句
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 命章嘉國
師經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考取滿騰錄纂修若干員繙

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蕝然後四體經字始備焉初貯經
板於館中後改為 寶錄館乃移其版於 五鳳樓中存貯焉

石經

漢靈帝時立五經石碑於白虎觀蔡邕等為之校刊其碑經魏晉
之亂盡皆湮沒唐開成中刻九經文於國學至今傳千餘年字皆
漫漶失真又間有明人補刊者字體惡劣實無足觀雍正中有生
員蔣衡字湘帆者善書法立志書十三經十餘年乃成於乾隆初
上之 特賜國子監學正藏其書於 大內乾隆庚戌 上念衡
尊經之功未忍磨滅乃命刊其書於太學中乙卯春告成凡

碑筆力蒼勁燦然兩廡間士大夫過者無不摩挲賞鑑焉

千叟宴

康熙癸巳 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 乾清宮預宴者凡一千
九百餘人乾隆乙巳 純皇帝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 乾清宮
預宴者凡三千九百餘人各 賜鳩杖丙辰春 聖壽躋登九旬
適逢 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 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凡五
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至以十數計皆 賜酒聯句百餘年間
聖祖 神孫三舉盛典使黃髮皤背者歡飲 殿庭視古虞庠東
序養老之典有過之無不及者實熙朝之盛事也

宗室宴

乾隆甲子 上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更其殿名
惇敘殿以示行葦燕毛之意乾隆壬寅普宴宗室於乾清宮凡三
千餘人極為一時之盛嘉慶甲子 今上遵循舊制復宴近支宗
宗百餘人於惇敘殿 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為成王所擬書詞翰
並妙杼寫一時盛典如繪非他詞臣所擬者之可及也

北郊齋宮

自明嘉靖中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因循未建齋宮 純皇帝
念祀典甚鉅未可二郊異宜因建北郊齋宮規模一如南郊然後

二郊之制始備乾隆己巳 上宿齋宮以天時暑熱從者多有暍者因仍舊制齋於 內宮體恤臣僚故也其後齋宮為更衣別殿不復 駐蹕焉

親禱

康熙中孟夏間久旱 上虔誠祈禱由 乾清門步禱南郊諸王大臣皆雨縵素服以從南未至天橋四野濃雲驟合甘霖立降乾隆乙卯 上因旱屢禱於 三壇 社稷雨不時降乃步禱於南郊次夕澍雨普被歲仍大稔 上詠喜雨詩以誌之 二聖軫念農食惟艱甘屈萬乘之尊為民請命其於桑林之責千古若合符節也

射布靶

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勦弓馬殊有古風每歲 上狩木蘭前將派往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出入賢良門 上親閱之以定優劣其中三矢以上者優賚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護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 上親閱視其中優者立為擢陞歲以為常大為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賓射之別今每春習射及秋獮前習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於春秋大射之儀尚未之備余立朝時每為言官等

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禮終必有議及之日也

文臣射鹿

每歲射布靶時漢大臣官員有能射者亦許與及 上每特賜花翎以旌獎之趙謙士侍郎每歲貫侯屢為文臣之冠 上甚嘉之戴文端公衛亨任修撰時隨從木蘭嘗射鹿以獻 純皇帝大悅曾賦天章以紀其事馬惟江皖香中丞蘭於習射時甫彎弓其鏃崩壞弓矢盡落於地 上大笑時謂之江三丟云

奏事處

國朝鑒明季科臣紛囂每致政務叢雜特設立奏事處遠選六部

內務府司員之能書寫者為奏事官十年一為更易統屬於 御前大臣又命 御前侍衛一員總統其事凡外庭章奏許其傳達蓋以其官職卑末不敢壅滯耳目至於露奏本章仍令六科傳遞以符舊制仿周官小臣致命之意也

奏蒙古事侍衛

舊制選六班蒙古侍衛中之熟諳蒙古語者與奏事官同事專奏外藩王公呈奏事件 國語謂之卓親轄蓋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易通曉其意指一柔遠人之一道也

常朝

自後唐明宗改入閣儀為百官五日候起居之制歷代相沿以為
鉅典本朝 列聖憂勤政事凡離宮燕寢無不披覽奏章召對大
臣堂廉之際甚為通達然相沿古制凡王公將軍六曹冗員無政
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朝集於午門前朝服坐班 上駐蹕大內
日王公皆於 太和門坐班侍衛 賜茶始散 上駐蹕園中時
王公則同百官坐班午門外科道官輪班察核不至者立劾之時
謂之常朝云

萬壽節

本朝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咸蟒袍補服於黎明時排班

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於出入賢良門外

上龍袍珠冠入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宣贊一如大朝儀 上受

賀畢始還宮如遇 上幸木蘭時諸王大臣則齊集午門外遙祝

萬壽云

本朝祧廟之制

自商周時尊契稷為始祖歷代相沿各追崇四親帝號供奉太廟
而開創之君反居其下至親盡廟祧時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歷
有百年其典不備如唐之獻懿宋之僖宣屢經罷復渾如兒戲識
者譏之本朝 太祖肇基東土撫有寰區追崇 原皇帝四聖神

主即安奉於 太廟後殿遇四時祭享遣親王一人為之攝祭元
旦 萬壽節日特遣官致祭每歲禘祭時則命覺羅官恭捧 四
聖神主合祭於 太廟中禮成仍安奉於 後殿焉時享之時既
不預 九廟之數復不歷 高皇帝南向之尊實祭典之良制百
世宜遵奉者焉

薦新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廟方氏云王必乘舟而後薦
新所以示親漁也今 奉先殿每月薦新仍沿明制而 列聖秋
獮木蘭凡 親射之鹿獐必驛傳至京薦新於 奉先殿即月令

王親漁之意也

射牲

古禮王祭於廟親射牲以獻今 坤寧宮跳神儀凡牲入 上迎
出戶俟牲進 上隨入跪視庖人執鷹刀以屠割畢方叩頭興即
古射牲之遺意也

皇后入廟之制

古制后先帝崩則祔祀於廟設位於其姑下然遇行禘祭之禮動
多關礙至明世宗預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 本朝定制
凡 后先 帝崩時則奉安 神主於 奉先殿夾室中俟 大

行皇帝崩後始一同入廟如 孝敬憲皇后 孝賢純皇后 孝儀純皇后皆沿是制有勝於古制多矣

壽皇殿

壽皇殿在景山門內正北殿凡九室重簷金楹一如 太廟之制供奉 列聖御容 上遇元旦歲暮及 聖誕忌辰之日皆行親謁禮凡諸 皇子皇孫及近支親郡王皆從行禮其旁 永思殿即 列聖苦廬地凡瞻謁日必於 永思殿傳膳辦事蓋亦示孺慕之意也

安佑宮

安佑宮在 圓明園西北隅朱扉黃瓦一如 寢廟之制內供奉 仁皇帝 憲皇帝 純皇帝三聖神牌 上於臨御園中日行瞻謁禮每年四月八日率領諸 皇子近侍拜謁其朔望薦熟徹饌一如生時禮皆隸內務府大臣承辦即古原廟之制也

皇史宬

皇史宬在東華門外迤南與普度寺相近蓋明南內地也殿廡七楹扉牖楹楣以石代之內貯金漆櫃數十蓋古人金匱石室之意凡 列聖實錄 玉牒 聖訓皆藏其中設旗員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嚴密余於丁卯冬奉迎 純皇帝實錄曾一至其地嘗聞

徐崑山先生述聞李穆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樂大典較今翰苑所貯者多一千餘本蓋即姚廣孝解縉所修初本繕寫精工非隆慶間謄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忽忽瞻禮不得從容翻譯未審是書尚存與否也

皇上日閱實錄

列聖於每早盥沐後即敬閱 列朝實錄一卷自巡狩齋戒外日以為常雖寒暑不間也聞覺羅侍讀 榮昌 言其書皆收貯內閣大庫內每前一日中書舍人啟鑰取書用黃綾袱包裹外用楠木匣盛貯次早同奏章送入一日寓直者偶忘啟鑰同事以為次早可

及遂不獲開五更時 上已遣小內侍索取余是日承值乃匆匆啟庫取書未及盛匣 上已催促者再矣亦可覘 聖主之勤於法祖也

喜起慶隆二舞

國家肇興東土舊俗所沿有喜起慶隆二舞凡大燕享選侍衛之猥捷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於庭除歌者豹皮褂貂帽用 國語奏歌皆數陳 國家憂勤開創之事樂工吹簫擊鼓以和舞者應節合拍頗有古人起舞之意謂之喜起舞又於庭外丹陛間作虎豹異獸形扮八大人騎馬作逐射狀頗沿古人儻禮之意謂之

慶隆舞 列聖追慕 祖德至今除夕上元筵宴皆沿用之以見當時草昧締構之艱難也

武官乘轎

舊制武官一品皆乘轎 純皇帝以滿洲大員皆宜夙習勞動不可耽於安逸故將都統將軍提督等乘轎之制盡行裁革惟領侍衛內大臣例無明文然向率以諸王大學士兼之未有單銜者故皆因循乘轎惟英誠公阿克棟阿一人初無他官以家室貧乏不能養養與夫故獨乘車以行後超勇王拉旺多爾濟以足疾喀爾沁貝勒丹巴多爾濟以受重創故皆 特旨賜轎繼其位者為科

爾沁郡王索諾木多布齋 科爾沁貝勒鄂爾哲依圖 皆因循坐轎

丙子冬 上特旨罷斥仍交部嚴議焉自是武臣無乘轎者矣

鷹狗處

鷹狗處向在東華門內長街說總統二人以侍衛兼之奉飼 御前鷹狗以備蒐獵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許其蟒袍繅帽為執事人中之品最高者 今上壬戌以其非急務不宜蓄於禁垣內因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其職事為之稍賤眾視為冗員焉有吾宗宗室琅巖侍衛薩彬圖者素好與文士交及兼鷹狗總統因書鷹狗處少卿銜帖投刺於翰苑家眾爭笑之

上虞備用處

定制選八旗大員子弟中之獯捷者為執事人司 上巡狩時扶輿擊蓋捕魚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備用處蓋以少年血氣憤張故令習諸勞動以備他日干城侍衛之選實有類漢代羽林之制而精銳過之蓋善於寵馭近侍之制也

虎鎗處

定制選各營中將校精銳者演習虎鎗之技凡巡狩日相導引上大獵時其部長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踪跡凡猛獸出其部長排槍以伺虎躍至猛健先以槍刺其胸仆之謂之逸

頭鎗然後羣槍林至其頭槍者賞賚優渥故人思效命焉 純皇帝定制凡殺虎時為虎斃斃及被創者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恤馬

御鎗處

乾清門侍衛中選火器精熟者數十人為御鎗處 巡幸時日相導引其長服黃綠紅馬褂餘者皆紅綠白馬褂以為辨別凡上合圍時皆下騎執火器翼列扈從以防猛獸奔突 上用御火鎗擊獸時則爭相副貳馬舊時郊行免其相從近自癸酉之變後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以扈 蹕馬

善撲營

定制選八旗勇士之精練者為角抵之戲名善撲營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與外藩部角抵者爭較優劣勝者賜茶繒以旌之純皇最喜其技其中最著名者為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員者蓋以其勇摯有素也和相當軸時令巡捕營將士亦選是伎其後文遠阜_事任金吾時以其賤卒不宜近上前因奏罷之人稱其識大體云

嚮導處

定制凡上巡狩時預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

程途凡御蹕尖營相去幾許及橋梁傾圯道塗蕪滓者皆令

有司修葺名曰嚮導處先是獲是差者皆為美選沿路苞苴肆意

徵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塗為名凡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

畏之如虎罔敢稍拂其意後純皇帝知之將其最暴者懲治數

人然後其風稍斂焉

蒙古醫士

定制選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隸上駟院名蒙古

醫士凡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命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逾

期則懲治焉齊息園侍郎墜馬傷首腦泚然蒙古醫士嘗以牛

將蒙其首以治之其創立愈故時有祕方能立奏效非岐黃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覺羅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於鉅富其授徒法先將筆管戕削數段令徒包紙摩挲皆使其節合接如未破者然後如法接骨皆奏效焉

批本處

國初鑑明季秉筆太監專擅弄權之弊特簡滿翰林官一員滿內閣侍讀一員滿中書舍人六員在內廷行走專司批本之責凡本章大學士票擬上經上批覽畢即交該處用清字批示然後交付內閣學士恭錄聖旨發抄故機宜慎密從無敢遲滯刪改者實當代之善政俗謂之紅本云該處行走人員皆許掛珠用紅雨襜帽每遇歲時內廷賞賜咸預其列以示榮云

翻書房

崇德初文皇帝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治體乃命達文成公_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範及定鼎後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鑿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其深文奧義無煩註釋自能明晰以為一時之盛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疏櫛字句咸中繁

肯人皆爭誦焉

上書房

本朝鑒往代嫡庶爭奪之禍永不建儲 皇子六齡即入 上書房讀書書房在 乾清宮左五楹面北向近在 禁籞以便 上稽察也雍正中初建 上書房命鄂文端張文和二公充總師傅二公入 諸皇子皆北面揖二公立受之實從古帝王乞言之制也當時師傅皆極詞臣之選故 列聖學問淵博固皆天縱亦一時師保訓迪力也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經史漢策問詩賦之學禁習時藝恐蹈舉業弁陋之習日課詩賦雖窮寒酷暑不輟皆崇篤實之學其較往代皇子出閣講讀片刻即歸徒以為飾觀者真不啻霄壤分也其 圓明園書房在 勤政殿東屋凡三進地宇幽邃有 純皇帝御書先天不違中天立極後天不老三匾額時呼為三天云

南書房

唐宋優重詞林最為清秘凡制誥草麻外一切機務皆與商榷故其品為高要明代設翰林院於東長安門外視之與部院等坐耗俸貲毫無一事惟以為入閣之階故大拜後不嫻政事動為胥吏所欺如周道登不識情面二字鄭以偉有窮於數行之嘆安問其

變理之道也本朝自 仁廟建立南書房於 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康熙中 諭旨皆其擬進故高江村之權勢赫奕一時 仁廟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晰經義無異同堂師友故一時卿相如張文和蔣文肅勵尚書廷儀魏尚書廷珍等皆出其間當代榮之 列聖遵依 祖制寵眷不衰為木天儲材之要地也

如意館

如意館在啟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軸之諸匠皆在焉乾隆中 純皇萬機之暇嘗幸院中看繪士作畫有用筆草率者輒手教之時以為榮有繪士張宗蒼以山水擅長仿北宋諸家無不畢肖 上嘉其藝特賜工部主事實為一時之盛其他如陳孝泳徐洋輩皆以文學優長或 賜舉人一體會試或以外郡佐雜陞用亦各視其才具也

廷寄

列聖天縱聰明凡 召諭外吏剴切機宜輒中窾要恐傳抄後有所洩漏反使幹臣難以施為故一時機密事件皆命軍機大臣封緘嚴密由駟傳遞名曰廷寄向例封面標軍機首揆名姓自阿文成公沒後 純皇帝嫌涉專擅命改為軍機大臣等寄云每月兵

部將所寄封數及寄外任何人名目彙奏一次蓋亦杜大臣有所私請託實一代之良法較諸前代綸音未降而輿隸咸聞者真不啻霄壤之別也

上諭館

本朝 列聖家法相承 諭旨頒自樞府或每諭萬言或日數言 綸綍式昭積累繁富恐有所遺漏故特立 上諭館設主事二人筆帖式若干人專司恭錄 清漢諭旨每數月後彙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特簡閣臣二人綜理其事真遠勝往代惟命詞臣視草誥制又以駢體膚濶陳陳相因所謂依樣畫葫蘆者真無濟於

實事也

國史館

國初沿明舊制惟修 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勲於內祇履歷官階而已康熙中 仁皇帝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於內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勲業茂著者仍缺如也其所取材皆憑家乘秉筆詞臣又復視其好惡任意褒貶如開國名臣何溫順公和理費直義公 英東等諸傳其文寥寥數則而如蔡綏遠 毓榮 蘇侍郎 拜 幾至萬言皆剽竊碑版中語也 純皇帝夙知其弊於乾

隆庚辰 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重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將舊傳盡行刪雜惟遵照 實錄檔冊諸籍所載詳錄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也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焉 嘉慶庚申 上復命補修 列聖本紀及天文地理諸志乘儒林烈女等傳附之一代之史畢具矣其續錄者以十年為則陸續修之以為萬禩之計也

本朝欽定諸書

列聖萬機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宮以為士子仿模規範實為萬目之巨觀也今臚列其目於右

經部 易經通注四卷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日講禮記解義二十卷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御注孝經一卷 御纂孝經集注一卷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御纂律呂正義五卷 御纂

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御定音韻闡微十八卷 欽定同文統韻六卷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欽定音韻述微一百六卷 史部 欽定明史三百六十卷 御批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御定三逆方略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三卷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三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 臨清紀畧十六卷 蘭州紀畧 石峯堡紀畧 臺灣紀畧 平定廓爾喀紀畧 平苗紀畧 平定三省教匪紀畧 辛酉工賑紀畧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 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 高宗純皇帝聖訓 卷 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 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 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 欽定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六十卷 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 御定月令輯要二十四卷 大清一統志五百卷 欽定熱河志八十卷 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三十卷 欽定滿洲源流考二十卷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皇清職貢圖九卷 欽定盛京通志一百卷 詞林典故八卷 續詞林典故 卷 欽定歷代職官表 卷 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 新定大清會典 卷 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 新定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欽定續通志一百四十四卷 欽定皇朝通志一百卷 欽定皇朝通典二百卷 幸魯盛典四十卷 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 欽定大清通禮四十卷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 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 國朝宮史三十六卷 續國朝

宮史 卷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 八旗通志二集 卷 大清律例四十七卷 欽定天祿琳琅十卷 御製詳鑿闡要二十卷 子部 御撰資政要覽三卷後序一卷 聖諭廣訓一卷 庭訓格言一卷 御製人臣儆心錄一卷 御製日知薈要一卷 御定孝經衍義一百卷 御定內則衍義十六卷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御定執法成憲八卷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 欽定醫宗金鑑九十卷 御定歷象考成四十二卷 御定歷象考成後編十卷 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 御製

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御定星厯考源六卷 欽定協紀辨方書
 三十六卷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 祕殿珠林二十四卷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續石渠寶笈 卷 錢錄十六卷
 欽定西清古鑑四十卷 欽定西清硯譜二十四卷 御定古今
 圖書集成五千二百卷 欽定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 御定駢
 字類篇二百四十卷 御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 御定子史精
 華一百六十卷 御定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三卷 御定韻府拾
 遺一百十二卷 御注道德經二卷 集部 聖祖仁皇帝初集
 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 世宗憲皇帝
 文集三十卷 高宗純皇帝樂善堂全集三十卷御製文初集三
 十卷二集四十卷餘集二卷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二集九十四
 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二十卷五集一百四十卷餘集 卷
 今上皇帝味餘書室集 卷御製文初集 卷御製詩初集
 卷二集 卷 御定全唐文五千卷 御選古文淵鑿六
 十四卷 御定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 卷補遺二十二卷
 御定全唐詩九百卷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二卷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 御選四朝詩二百九十二卷
 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 御選唐詩三十二卷 御選唐宋文

醕五十卷 御選唐宋詩醕四十七卷 皇清文韻一百二十四
 卷 續皇清文韻 卷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 御定歷代
 詩餘一百二十卷 御定詞譜四十卷 御定曲譜十四卷

嘯亭續錄卷二

韓旭亭

旭亭先生寄子尚書公家書余已載前卷矣先生少貌岐嶷目炯如電喜作豁刻語使人莫能禁受嘗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黃閣學孫懋當早貴恐不永年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過格以自警凡利衆濟人事皆勉力為之乾隆庚寅客京邸嘗大病夢人語曰汝發憤改過造化已延汝壽矣及病愈貌和霽有識之者云非復當年形狀矣老年遠遊燕粵吳越身愈輕健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壽

八十經 上賜匾旌之越二歲無病終實近世之罕見也憶丙午間師嘗設席余即因余性卞急諄諄相戒以己身為譬喻不啻再三然余終以暴戾致愆至今思之深有愧師教也

張雲汀

張雲汀名賓鶴 浙江餘杭人性豪宕不羈小節詩學杜韓其七古蒼涼勁健尤入少陵之室以詩客禮怡諸郎與嵩山叔交甚篤先王喜其才而誚其品嘗曰使雲汀讀宋儒一篇書其怪僻當不至是嘗與先王飲於清流激湍飛觴醉月之候禪落於席人爭笑之而先王不顧也後以落拓卒於京邸怡王訥齋主人嘗刊其詩以

行世亦甚憐其才也

黃雅林

黃雅林初名俊 字石咸遼陽人為明青州太守某後崇德癸未大兵破青州太守殉節其子孫遂流落寓籍 陪京云先生學問淵博矜才使氣醫卜藝術之書無不周覽時時述裨官家言聞者絕倒自以其名不雅馴遂易名願以癡者自居蓋俗謂癡者亦好奇士也詩畫仿鄭板橋有意矯俗反使性靈汨沒先恭王甚惜其才華不由正軌時有詩文就之商榷先生輒加抨擊酒酣耳熱賓主喧嚷聲驚四座先恭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時未嘗不

嘉其忠告交誼仍如故也館於宦邸時貝勒永福已襲封先生督責甚嚴時有佞色先生勃然曰爾冠則 朝廷貴爵爾身猶吾弟子也命免冠重責數十至長跣謝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尤水村

尤水村名蔭 儀真人善繪事詩宗放翁間有清新之句幼冠入都從先恭王之遠藩往返數千里有出塞詩一卷皆蒼涼弔古之作哀蘭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曠不屑小節用濃墨作黑竹琅玕百尺頗有凌雲之勢江鄉諸艇客多珍重之名與王夢樓相埒晚年寄跡釋道於內典頗精熟年八十餘始卒

超勇親王

余向記超勇王光顯寺戰績於前卷今於其嗣王處得王家乘其
功尚有未詳處故補書之王先世為元太祖第四子後裔居喀爾
喀賽音諾音部康熙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勢強侵喀爾喀四部
盡為所破王時弱冠負祖母單騎破關降 仁皇帝憐之置宿衛
授輕車都尉爵 賜第京師尚純愨長公主至海封郡王雍正中
遣歸游牧九年征準噶爾時王請從征 上從之命從順承王駐
察汗河傳爾丹既債師於和通淖爾見前賊眾追蹂闖入內境順
承王擁兵不救王慷慨曰使虜騎充斥大軍敗亡安用將帥為也

因率本部卒迎賊於鄂登楚勒時賊勢鴟張赤光遍野王曰此未
可以力爭因命其部將巴海夜入賊壘以致師王伏精銳於林莽
間巴海率哨騎奔賊大隊賊眾追之伏起王吹角於隊我兵無不
一當百轉戰竟日賊倉卒遇大敵不及備遂為我兵所殲王陣擒
賊首二皆百戰渠魁賊帥小策零墮騎裸身跨白蛇遁漠南肅清
時謂北征第一戰功云逾年復有光顯寺之戰王威名鎮漠北虜
騎震懾不敢復南牧矣及 純皇帝即位授王定邊左副將軍鎮
烏里雅蘇台傳閣峯尚書歸定和議見前 上命王會議虜使哈
柳至強辯士也謁王於京邸哈柳謂王曰聞王漠北有營帳奚必

居於京邸王曰 國家都於此我隨 君而居即為吾土喀爾喀
乃藩部若人有圍困然何足道也柳又言王幼子思歸見前欲傳
致之王慨然曰公主所育為吾嫡長其餘孽何足齒及汝部縱放
歸吾其請於 皇上必戮於宗也哈塔然退王復面奏 純皇帝
曰今北虜挾臣子以為重臣若許之適足以長其驕心恐無益於
國事況此不肯子不即隕滅報顏偷生無足存也 上詔獎之比
之樂羊云復 命王脩書答之和議乃成庚午王薨於軍遣表請
歸附公主園寢 上惋惜之命配享 太廟及賢良祠外藩得預
侑食者惟王一人蓋異數也嘉慶甲戌禮部尚書成寧以王為外

藩故撤賢良祠神牌於後殿事聞 今上震怒立褫成職蓋猶念
王之勲也其孫拉旺多爾濟頗有祖風尚和靜公主掌宿衛四十
年所領將卒無不感激用命以忠醇持躬和相當權時諸王大臣
盡交其門而王獨與之梗 今上甚為優眷癸亥春有陳德之逆
喀爾喇貝勒丹公某已為所刺傷王以手按其腕德莫能支遂被
擒其勇力可知也余以罪廢時王面詰某貴臣曰禮王何罪公乃
羅織至此使宗藩斥革如發蒙振落吾儕外臣何足道也貴臣報
然退王因於歲首謝病歸藩憤悒而薨余與王素乏締交乃情摯
若此深有感於心也劉文清公嘗比王為金日磾余以其謹慎寡

過處有類霍大將軍日碑尚非其匹實為朝廷重臣也王堯之夕有大星隕於西北訃至恰如其期亦一異也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延壽長洲人為沈文憲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文哲曹學士仁虎等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諳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先恭王嘗曰近世不為袁趙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鯁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輩待之和相慊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為權臣屈

也嘗賞鑑余詩文臨歸時余題四律贈行先生即日挑燈和之其末作玉蝴蝶詞尤多規勸余心感其言然性紆緩多為人所愚任湖南學政歸以官囊開凶肆以其利溥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寧秀生有艷

納蘭侍衛寧秀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艷數十莖羅羅頭下年弱冠頽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

張漢潮渡漢江

嘉慶戊午夏教匪張漢潮自秦竄入楚境勢甚猖獗楚督景安畏

懦遠避武昌賊如風飄豕突無所抵攔漢潮欲渡漢江以窺全楚時漢陽最為富饒市廛毗連數十里甲於天下聞警商賈驚避有老賈某祈於關帝廟會大風驟起飄泊賊人舟楫斃於江者如鷲也漢潮亦落水得拯因狼狽返秦中自是不敢東下逾年乃為明參政亮所擒當時假使賊得濟蹂躪江淮其禍不可問矣信夫國祚昌熾水伯得以默為佑護也

稗事數則

乾隆末定王屢攝金吾印信正陽門外火災延及民居王馳救之有娼家避火羣立巷口粉白黛綠者數十人王不識詫曰是家女

子何若是之多也人爭笑之

陳春澈副憲性鯁直敢言滿朝以怪物目之廣賡虞侍郎嘗謂余曰仕途以我與王暨陳副憲為三怪殊為憤懣余笑曰吾今日誠為周處矣蓋狎以廣為虎陳為蛟也後春澈降官編修嘗路遇余余降輿立市間語移時與夫皆詫私語曰是何佗僚老翁而王為之謙遜若此余聞之笑謂僚者曰非驕夫不能道此語也

張靖逆東樞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嘗侍班而冠纓忽斷不及縫紛恐上出見之乃以下僚啟事筆於頸下繪之如纓然人傳為笑柄云

宗室鎮國公永玉嘗饋蒸鵝於順義侯田公國榮閣人誤以蒸鴨告之田說曰吾年已老從未見此巨鴨也後食始知之

有某公家素貧得上賜人參票喜極過望感激涕零是日

祀霄壇某不及伺上回宮乃於天橋路側泥首稱謝成王笑曰

自有郊祀以來從未有在此叩首者某公此舉恐橋神亦有所

驚訝也

曹劍亭之劾和相家奴劉全余已載前卷或有訾之者曰公嘗押

暹某伶童後為全所奪故公啣怨劾之後廿餘年花曉亭侍御杰

之劾醜賈查有圻侵冒國課人復以此語歸之甚矣不樂成人

之美若此

甘嘯崑先生運源為忠果公會孫幼師劉海峯書畫精絕詩文上

宗七子殊有豪氣為旗籍文士之冠然不甚工楷書有某大臣延

其書寫奏牘先生以靈飛經法為之某公大怒揮之門外曰甘某

名望若爾乃其書法尚不如吾部曹胥吏之端楷也

哈軍門拳龍為將軍元生子元生隨鄂文瑞公征苗有功軍門子

國興復以勇健著三世擁旄時人榮之公為回屬素禁豕肉外祖

舒直恪公名見任西安將軍時與公甚善嘗請會食哈公每嫌蒸

羊品味不佳異日庖人潛以豬肉託羊饌哈食之甚美褒獎備至

初不覺異味也

張文和公晚年頗以謙抑自晦每遇啟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

閣中胥吏請假公問何事曰適聞父訃信公習為常亦云好好舍

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

褚筠心學士於庚寅科同國學士柱典試江西國故文理庸劣而

不許褚同定一卷乃自為批閱同時全閣學魁與邊學士繼祖典

試浙江全故疎懶終日不閱一卷任邊選中時人諺曰全虧邊繼

祖裏住褚廷璋云蓋北人呼虧裏與魁國同音也

成王性滑稽遇事喜作反語自言直樞庭時嘗召見上適閱

明叅政亮捷報命王閱之王習為常奏此戰惜未獲渠首使張

漢潮得擒明亮始為佳事上正色曰若是則不佳矣王始省悟

免冠叩謝出

賡閣學奉滿洲人中已酉孝廉以資深歷顯職面目臃腫人爭厭

之與人言習語可不是三字人以賡可不呼之宗室輔國公晉隆

性滑稽一日於坐中驟問賡曰今日天氣甚寒賡習以可不應之

又云君觀某大臣貌可作龍陽否賡亦漫應之為某大臣所責至

跪謝乃已

明副軍奉寧夏駐防人以功績洊至副都統人多粗疎一日帶領

引 見時明司鑲黃旗漢軍其都統為榮恪郡王又兼攝領侍衛內大臣故事領侍衛府階最高故先入 殿明親王即偕入定制一品官皆賜坐 上命之坐眾大臣叩頭謝明亦隨之叩坐如儀為 上詫之明始知誤免冠謝罪即日罷之

王文靖

王文靖 與宛平人為文簡公宗簡子少年登第 章皇帝喜曰公輔器也然當草創之際非習國書無以濟大事乃命供奉 內廷上親為之教習清文兼習釋典與孫學士承恩 麻文僖公勅吉日侍西清 上登遐時命公與文僖同撰 遺詔因授 顧命康

熙中正首揆吳逆叛其子應熊因尚主故留京師時莫敢言公首劾之其疏要語云不斬應熊無以寒老賊之膽云云 仁皇帝乃正應熊之罪時人快之公家訓云祭墓無以牲牢惟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過儉者公曰今以宰相祭墓誠為太儉然日後子孫儉於庶人時則易於措辦若教民之鬼不至於易餒也人服其言薨之日都城士民皆往送喪為之罷市其感人也如此

查初白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為諸名家查初白 慎行 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其詩句亦頗俊逸峭勁視西厓義門諸公自為翹楚公以

晚年入翰林嘗隨 駕木蘭褒衣襁服行山谷間 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獄緹繫入京 憲皇帝聞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先恭王之正

先恭王性剛直某相國當權時與余邸為姻戚先王惡其人與之絕交又當時譽鄂文端公相業先王頗不以為然日居相位者當有相度西林偏袒鄉黨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善劉文正裴文達曹文恪諸公每訓 勉必以諸城為式文恪薨王親臨其喪壬戌冬路過三河旅店見壁有文達詩挑燈屬和潸然淚下其真摯也如此

此又善料事甲午秋王倫叛於壽張率黨北上圍臨清勢甚洶惡王笑曰賊不西走大名南下淮揚而屯兵於堅城之下此自敗之道也逾旬果為舒文襄公所滅又石峯堡回民叛時王曰西北用兵當決水道使其涸守自斃後阿文成公果用其計以破賊當緬甸用兵時王嘗答其不用火攻後 見明參政 述先王言公曰當時吾嘗屢言於文忠叔奈蠻地匝月無風難以施行亦天意耳又與先王言不謀而合也

張夫子

明監軍張公 於大凌河被擒見 太宗不屈 上挽弓欲射之

先烈王諫曰此人既不懼死奈何殺之以成其名 上從之命達
文成厚養之公獨處蕭寺中聚徒課讀一時開創名臣如范忠貞
甯文成輩皆曾執經受業者也居數年卒 上厚葬之時人比之
文中子教授河汾諸徒所以啓唐之基也自古款待勝國忠臣莫
之能及既能全彼之忠又不傷我之德以元世祖之戮文文山視
之 文皇殊有愧也滿大臣某入都後告明臣某曰汝國有一張
夫子而不知用反為我國教育人才誠可惜也余嘗讀明臣奏疏
至有毀公為李陵衛律者真所謂顛倒黑白矣

海神祠

瀛臺中有海神祠塑明內官像三人祀之傳即熹宗於南海覆舟
時拯帝所溺斃者帝封三人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按當時正人
君子為魏閹所害者指不勝屈其違左蒼安殉死諸公如王三
張銓等亦頗有人帝固知憐恤乃煦煦於溺死之閹璫亦可謂厚
其所薄矣

佟昭毅

佟昭毅公已為理為忠正公養正之族姪 國初時隨忠正來歸
從征朝鮮北京遵化大凌河諸戰皆有功天聰甲戌為明曹忠果
文詔所害 文皇甚惜之贈三等昭毅伯世其家近日大宗伯永

度是其裔也因思北周時有斬齊將高敖曹者周人歲賜其帛至
周亡猶未已曹忠果乃能推斬大將實為明將中難能者莊烈帝
不惟不賞其功乃反以恇怯論戍吳興化姓屢救之不報賞罰顛
倒若此欲國不亡烏可得也

吳六奇

吳六奇浙人少負大志家奇貧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
如故查孝廉伊璜奇其人嘗加周恤公深感之後仕粵西桂王時
嘗有功至總兵官投誠 本朝隨尚平南可善屢擒海寇有功泚
至提督孝廉嘗以與修偽史故株連獄中幾不能免死公特疏為

之解救卒白其冤因聘查至粵中厚為贈贖以歸其署中有峻石
高數丈查愛之摩挲撫惜因醉題湖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
立其庭中蓋吳潛使人運至矣今越中傳為佳話云

郭尚書

郭尚書四海納蘭氏為金台石之後即明所謂海西部落也以文
蔭康熙間屢任撫任嘗以宗伯兼攝司寇數年亦異數也然聞其
多權術任科道時有以賄進者公於夏日皮冠重裘圍爐斗室中
見之繼乃仍登白簡其人反噬公詰其謁見時日其人言衣冠居
處狀眾以為必無之理乃脫身事外亦巧宦之極者也

趙恭毅

趙恭毅中喬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爭厭之公託疾歸曾買妾媵其家故官族女以負債故賣之公規知之慷慨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汚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為之繼乎乃立送女歸家事漸聞於朝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公聞命出游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時廉郎令人殺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謝曰天子之法不能為王屈也憲皇帝重其人登極後屢獎譽之以為人臣之式云

費襄莊之殺活佛

費襄莊公之平噶爾丹事見上卷久炫耀於人耳目公嘗隨仁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之號活佛者見上頗倨傲公即揮刀斬之上尤其行公曰番僧雖尊亦人臣也豈可使其倨於君父前亂我國法使其果有異術則臣抽刀時伊早令伽藍輩按捺不延頸待戮矣人爭服其言

百菊溪制府

百菊溪張姓內務府人成壬辰進士館選編修嘗領署事何文成公見曰公輔器也異日功名當不在老夫下其後官階躡躑翔翔科道者二十餘年公頗熟中朕望韓旭亭師嘗曰大器晚成公

無須踴進也今上親政後立擢山東按察使不數載遂至封疆公性聰察遇事敏幹賞識人才如朱白泉廉使溫臬使承志皆拔自微員故人樂為之用以集大勳其再任粵東時百姓聞公履以迓其毒蓋恨其來遲也時海盜充斥連檣百艦出沒波濤間人莫敢攖公任溫朱二公入盜艦中說匪首張保降保觀望未果未現知其妻鄭一嫂頗勇健保素畏之乃以賂賓百萬饋之曰百公良吏非前誘降以邀功者時不可失也溫山石人故年少美麗遂潛入鄭寢中解衣酣寢誘鄭以薦枕焉鄭氏因慷慨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縱微公至妾亦解甲降矣乃說保曰吾所以贊汝

者以汝有丈夫氣也今察之非知時事者向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蓋因督臣懦弱不敢卒搜其鋒今百公健吏反前所為必欲盡殄滅其黨類以報天子今不及早稽首軍門則其兵朝暮下汝輩儼如齏粉妾不欲同君盡也請自今始斷其禍袂各行其志可也保畏懼因同鄭降公復督率將帥攻烏石二匪賊石擊發二匪艇皆傾摩海水為之色赤粵東洋匪盡殲實海上第一功也事聞加公宮保銜賜雙眼花翎朱溫諸公賞賚有差公貌岐嶷面如削爪雖談笑間而凜然有忿狀使人望生畏心初任封疆以廉直自矢下民以包龍圖比之逮夫名譽既彰乃頓改初節搜求

苞苴動以鉅萬聞其為江南制府時每出巡閱後車數十乘徵收珍錯海物至數百箱之多他物稱是又以重賄交結權要偵探秘旨然後傳會迎合故人莫敢攖其鋒銳初頭圍大司馬素不直公所為因巡察江南時露疏劾之 上命重臣往查虧帑公左右阻袒初卒以不實罷職人頗不滿公所為也嘗為御史吳雲參劾怒莫能害丙子冬以勞瘁死 上下詔褒寵之繼以諱災為松相公所劾始罷其奠駮焉

李仲昭

李御史 仲昭 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

之弊每引浮數百斤以致壅滯難消動損 國課又有離賈查氏富適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攖故釀政日見疲弊公補官旬日即露章劾之枚舉其弊 上大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咸皆引服查有折論戍其餘降革有差人爭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調取文卷故為臺長所劾罷歸其中與提未易知也

李鴻賓

李御史 鴻賓 新建人成辛酉進士館選改官御史時值林清之變公上數疏皆言 朝廷利弊洞中竅要 上嘉其直言立擢河東副總河漢員陞遷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運河淤壅

微山湖蓄水盡涸糧艘壅滯公立率下屬疏濬上流湖水通暢船隻得以濟運實近年之罕見者逾年丁母艱歸

勒相公

勒相公 保溫相國福之子也溫以木果木價事公統師時盡反父政待緣營士卒頗優厚與文士論交誼如石殿撰錫玉石太守作瑞輩皆收羅門下馬軍門 瑜忠壯公全羊鎮將國銳為金子公皆與之論世誼故人皆樂為之用惟滿兵切恨入骨己未之後幾受青蠅之害賴繼起者債事公乃復擁旌旄與額經略等先後殺賊川楚敵匪為之盡殲公之力也公短小精悍善恢諧飲酒賞賚頗

豐遇人投其所好抗卑得宜人喜與之交在軍中不喜談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於將帥使其各盡所長又力持堅壁清野之策故賊人無所撈掠以底敗亡入閣後益敏鋒芒日事飲燕以取要人之歡遇知大體者亦加禮貌實多智士也然數任封圻蓋不飭在蜀數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賦之謠見胡柏坪之彈章又性不忌責奴隸多酷虐有致斃者所使令皆優伶致喜怒為若輩所操亦嗜聲色之過也

金司寇

金司寇 光祿 安徽含山人性豁刻外貌剛果心實陰險任刑部司

員時惟以酷虐為政濟其貪婪阿文成公為其所給以為豪吏頗任信之和相理部務時立斥其柄人事快之嘉慶初和既債事公卿文章薦之金亦廣為交結使眾延譽於朝張通政鵬展曾露章劾之不能傷也洊至江西巡撫入為司寇既持大柄倚胥吏為耳目任意周內罪名有輦金幣賄者雖入大辟立為昭雪否則酷虐猶如故也故使司員朋比為奸文成公所貽良法更改無餘至今猶為烈也有市賈莫姓者其妻私御車人隨之逃匿為莫某所偵獲因以重賄賂金金援奴姦主妻律皆擬斬決諸大臣欲調停其說金曰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也濡毫立定其罪二人皆戮於市未決月其子暴卒金於途中遇鬼連稱悔之無及於輿中泥首者再昇之歸尸已僵矣後事聞於朝 上曰光悌信死晚矣因屢舉其事以誠刑官焉

許壯烈

許壯烈 世亨成都人先世回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時以功洊至專閫阿文成公頗器之曰武臣中識大義者惟許某一人而已任廣西提督會安南國王黎維祁為其鄰清化主阮光平所逐敏關請兵其時孫文靖公主 毅為廣督自負將材主意用兵公曰蠻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連禍結未易已也孫不聽其言乃率領

兩廣諸鎮兵伐之阮光平初不意王師至又所率兵寡因回清化調兵孫公遽以大捷聞入黎城據其王宮飲酒賦詩不以賊為意公諫曰我兵深入重地自應慎重况光平未戰遽退恐有不測宜及其未至振旅入關上計也孫曰介冑之士爾何知也及光平復率師至維祁驟棄國走賊勢洶湧孫茫然失措欲以身殉公叩馬諫曰公為大臣若有所傷有關國體世亨一介武夫受 上知遇位至擁旄以身殉國可也因令諸將護孫公入關獨卒數百人赴敵盡歿馬光平遂尾追文靖至富良江將及我師總兵尚公維升平南王裔也少年勇銳因率兵禦之轉戰竟日尚手戮數十人甲盡股馬以後援不及因撫劍歎曰丈夫死綏志也然不死大敵而亡於小醜未果盡吾之勇聊以洗先世之恥可也因自頸死孫公遂撤江橋狼狽率殘卒入關總兵張朝龍李化龍亦先後死馬所

張總兵

張總兵 元川中人少為小校隸宋總兵元復麾下宋撫恤甚厚公感其德後宋公以枉獲罪佗條而卒其子皆遺戍公復隨明

參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為賊偵凡軍中事無不洩漏公進言
明將軍曰軍中機宜動為賊覺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我封號
乃陰為賊謀非翦除之則賊無滅日矣明公偉其言會大風雪乃
命公率數十人故為出差狀投宿寺中公故道番語自取囊中脯
鮮與僧察煮酒痛飲情甚歡洽番僧皆醉飽眠去公出寺聚柴焚
之風火酷烈番僧皆焚死賊謀乃斷後公屢立戰功遂游至參將
丙申春金川平凱旋時公書宋總兵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何文
成公訊之公曰非宋公芝元無以致此敢不報其大德況宋公所
以獲罪者乃觸怒閩帥羅織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陳其

戰績乞公轉奏於朝若猶以功微罪重則賞罰出自朝廷芝
元心無憾矣文成公笑曰壯士也因代為奏聞邀恩赦其子
歸人皆以為宋公知人公能報德云辛亥冬廓爾喀再亂擒擄札
什倫布公率數百孱卒轉戰山崖中時大雪彌漫山谷皆平而公
手揮大刀指揮番卒皆感激用命卒禦賊歸巢孫文靖公曰達賴
喇嘛之杵轉不如張總閩之刀靈也時人傳為笑談公以勞瘁早
傳文襄王奏於朝上甚悼惜之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滿洲人以筆帖式游至冀州知州時甘肅道員蔣全迪

以冒賑伏法子孫皆遺戍其妻孥流離失所嘗覓食直隸至州界
其妻病旅店中因責其媳為奴公買其媳歸成婚日憐其孀媿羞
泣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為外吏豈可幸其患難辱及家室安知
吾子孫輩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遺還並厚贈貨囊送其妻媳歸籍
土人爭頌其德焉

劉文清語

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尚奢華凡翰苑部曹名輩無不美麗自喜衣
圭袍褶式皆內裁其衣冠敝陋悃幅無華者人皆視為棄物時劉
文清公故為敝衣惡服徜徉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
宜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墮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亦可以醒
豁矣時人爭服其言

佛典屬

蒙古典屬 佛爾丹額 順義王俺答裔也其祖拉錫被擄至隸上駟
院牧馬 仁皇帝於內苑閱馬見其竟日無怠容曰此金日磬儔
也因擢侍衛 憲皇帝御極康親王允禩等覬覦大位拉公首發
逆謀 憲皇帝悅之擢內大臣其子孫皆膺膺仕公其長孫也年
十六即擢宿衛嘗擊蓋於馬上假寐悞驚 御騎 純皇帝惡之
以貴臣子不即責倘佯 禁闈三十餘年未逾一級公性滑稽喜

作謔語時 上最喜贊禮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蝸蟬輩亦足貴耶某雖不肖實能揣摩其調秋娘縱老猶可獻倚門技也因與擢其選 上大喜曰爾亦能作是耶立擢鴻臚卿未逾年授副都統時和相擅權 旨未時下有賀之者公告人曰余之陞擢猶奕者反者其子尚未定也人爭笑之 今上時游至理藩院尚書公素不信佛謂世無輪迴方病革時呼子孫環列榻前眾以為有遺囑公忽張目曰此時目前尚無一鬼至是終無鬼矣奇語世人莫信浮屠說也語罷瞑目逝是臨終尚作笑柄也

劉鳳誥

劉少保 鳳誥 江西人中己酉探花殿試日天已昏黑公文尚未就眾監試大臣欲逐之出常宗伯言曰此生書法極秀勁可給燭使終篇榜發擢高第公於常公終身執弟子禮人爭與之公性豪宕少傲館將司馬元益宅蔣公喜其俊雅欲納為婿久之公嘗使酒嘗僕蔣公曰非大器也因善遺之海至吏部侍郎與修 高宗實錄告成加太子少保近得戴卿加宮銜者惟公一人人爭羨之督學浙江以嚴酷馭士子為言官所劾謫戍黑龍江時將軍有賀表命公代撰表至 上謂近臣曰此劉鳳誥筆也其文愈佳於昔可謂窮苦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按北魏時高聰以罪遣戍瀛洲代

州牧為奏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乏文士此必高聰之筆古今事時相同若此

德尚書

德尚書 珙 姓通顏覺羅氏滿洲望族也年六十餘始擢太常寺卿又二十年游至戶部尚書已八十餘矣與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會時人榮之公貌清癯性儉樸廉潔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駟馬人比之公孫宏以其剛毅勝之嘗入直樞廷其下屬告人曰其他費不具論即四時衣冠之費我公即未能具也其清貧也若此後以失察胥吏罷官至今年九十餘身猶健云

帽頭禮帽

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煖帽而窄其簷其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緣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縵尺餘無老少貧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紉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為燕服也至於禮帽尚簷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蟠金線組繡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秋間倘祥市衛欲求一紅縵縵冠者未易見也至禮帽則以細縵為之簷用紫黑色或有綴金線蟠龍以為飾者非復

往日粗野之製如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親矣

明參政

明參政亮金川孝感諸戰功已詳前錄矣其少時尚履懿親王郡主大婦初谿王頗厭之王母定太妃亮奉移之東陵秋間道路積潦昇夫皆憚行公時襄事因以巨杖擊昇夫自先行泥渾中昇夫乃媿媿從命往行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馬王大喜曰誠吾佳婿也他日可為名將是公少時舉止已不凡矣又公入闈鄉試純皇帝偶問傳文忠公曰汝家有與試者無文忠以公對上曰世家子奚必與文士爭名因擢藍翎侍衛命從征西域公甫出

闈即忽忽就道亦一異也公雖以武公顯然姻文墨吟小詩善寫墨竹故屢歷文階人不以為過也

劉清

本朝用人不以資格故朱衣客以道員用總兵官見魚洋池北偶談然皆國初開創之際近百餘年未見以文員改武者劉松齋清以縣吏起家著青天名屢征川楚山東殺匪皆有戰功公性粗率喜嗜檮蒲於文史坐使酒罵座喜與士卒共飲詭初乏方面之威儀又以揮霍貧乏故頗有置蓋不飭之舉屢遭躓蹶今上悉知其人因功高寬貸之丙子秋以山東鹽運使改登州總兵官公

大喜過望曰老臣得以盡其職矣命下之日舉朝咸以用上用人得宜因材器使云

小說

自金聖歎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余以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斤劣者無足論即以前二書論之水滸傳官階地理雖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為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志奚急行數十日尚未至又紆至山東鄆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

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如著書體裁如太史公漢興諸書王侯是也今於魯達林冲輩詳為鋪敘至盧俊義關勝輩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長處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層見迭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能辨別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屢亂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尚未見商輅宋元道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兪州山人何至謗陋若此必為膺作無疑也世人於古今經史畧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庸

鄙之書稱贊不已甚無謂也

老據之難

本朝諸儒皆擅老據之學如毛西河顧炎武朱竹垞諸公實能洞徹經史老訂鴻博其後任翼聖江永惠棟等亦能祖述淵源為後學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簡齋太史趙鶴北觀察詩文秀雅蒼勁為一代大家至於老據皆非所長隨園隨筆中載宋太宗高梁之敗中遼人斡箭以崩雖本主鉅默記然太宗自幽州敗歸後二十餘年始崩斡箭之毒馬能若是之久沉默記所載狄武襄跋扈韓魏公擅權至以司馬溫公之劾王廣淵乃投執政之指直與胡荻之劾真魏可同傳矣其踏駁不一而足吳可據為興要至趙鶴北屠曝雜記以湯若望南懷仁至乾隆中猶存其言直同讒語未審老叟何以昏暗若此亦著述中一笑柄也

明人論先烈王

嘗讀金謝山結 亭集載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東國乃能恪遵成命推讓其 弟又能與之并禦邊圉舉止與聖賢何異其國馬得不興蓋謂先烈王讓國事也其時傳聞異辭尚不知先王擁戴文皇出於至誠 高皇帝初無成命也董崇如與友人書云東國部主雖老其子某雄擊非常才畧不出董齊公之下將來邊警

尚未已也是二人如明臣作乃推尊烈王至此當時神武英畧洵可知矣

定數

太平廣記張文謹居中書數年未能食一堂餐以為命蹇余自乙丑襲封至乙亥十載間凡 朝廷大燕會及 內廷聽戲等嘉禮皆未曾領已已 今上五旬萬壽余適丁內艱不得與逢 盛典自今思之曷勝垂涎感歎其命之蹇應與文瓘同也

海起勇盜馬

海起勇公蘭察從征西域金川台灣諸戰功起封五等如近日武

臣之冠值 內廷時與蒙古巴林郡王 已 相善二人皆有駿驥 扈 蹕木蘭王欲以己馬易公騎公不許王曰余夜間使人盜去公勿瞋也公笑應之曰大佳晚間王果使人往竊見駿馬獨主荒原亂草因潛捕之前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鞭伏其內蓋公預為之備也因大呼曰寄語汝王吾公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防閑嚴密夜半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乘馬遁矣俄而萬帳齊呼捉賊如山兵崩勢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公潛至王帳後使從者羣呼及防者出視而公乘馬行兵事雖猥瑣亦一兵機也次晚二人相見歡飲竟日王卒以馬贈公蓋深服其智也

按太平廣記柴紹弟盜馬事與公正同古今毫傑皆未可繩以法度也

郭汾陽逼娶妾

嘗讀劍俠傳崑崙奴盜紅銷事其人曰當朝一品再造社稷語實為郭令公無疑義按紅銷曰家本良家為君偏娶為妾至今心猶耿耿故願隨雀生潛逃諸語事雖出於稗官家不足深稽可見當時法網之寬故人樂為盡力雖如汾陽勤慎尚有小德出入之舉而世人並未以為非豈若後世人情豈悍雖行如曾史稍有不當則浮議蜂起利害隨之其功業安得建樹也

元裔之多

自大勝國之裔以元裔為最優順帝之嫡支雖為額駙所滅喀爾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之裔族牒昭然其他科爾沁巴林奈曼教汗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胄今悉為藩封又回部中尚有元裔按元史其長子 封於絕域去中國萬餘里其地似今俄羅斯然則元之世澤延長較諸江於乞食三王同戮者不可同日語矣按蒙古藩封中惟喀爾沁土默特二部落姓烏梁哈為元大將阿木後今杜稜郡王邸中尚存譜牒嗣王曾命余為序故知之甚詳今元裔薄之係漢人王姓篡竊其地非蒙古裔者誣罔

之談也

本朝待外國得體

列聖柔遠綏邦撫安華夏皆得操縱之道喀爾喀四部落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其歸降時皆不去其汗名蓋以其地處遐荒不足與較今既仍其名號異日即稍有梗化亦不有傷國體所謂蠻夷相攻王者不治較諸前代爭款式之名受吾祖之治者其得失信何如也又俄羅斯國未通貢表故彼此闕會不用詔者惟令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浴牒之狀實得中國馭夷大體勝於富鄭公之爭多矣使宋室於契丹早行此制焉有燕雲連兵之禍哉

之禍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時其妻子為舒文襄公所擒事見前卷其少子某年甫周時純皇帝憐之命永錮監中年至四十餘尚未出獄不識牛馬之形狀嘉慶甲子乙丑間始卒獄中皆推為祭酒焉又回部霍集占之子某 賜傳文忠宅為奴文襄王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為殷富回部王公輯瑞至者叩拜其門某坐受之主僕之禮儼如也

諧達

國朝定制凡 皇子六齡入學時遴選八旗武員弓馬 國語嫻

熟者數人更番入衛教授 皇子騎射名曰諧達體制稍殺於師
傳蓋古保氏之責按明順義王俺答即為小王子之保氏故眾相
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甘受其給亦乖陋之一端也近皆選
東三省人充補雖其弓馬純熟然人率皆舉止獷野眾素輕之朱
文正公晚年信道自言曾拜純陽為師命柳仙察察即世所謂柳
魁者公敬禮視呂祖稍殺時皆以為荒謬成王忽曰然則為朱先
生之柳諧達矣眾皆粲然

榮恪郡王

王諱綿億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時 國語騎射嫻習為 純皇

帝所鍾愛欲在儲位純王早薨王少失怙恃溺於聲色身體孱弱
至中年無日不病或對人終日不復接談 今上令王 乾清門
行走以習勞勩然其疾終不愈也性聰敏善書法誦古今經史出
口如瓶瀉水余嘗以荀子淮南鴻烈解諸書詢之王背誦爛熟然
亦未見王嘗讀書也遇大節侃侃不苟癸酉之變王時扈從聞警
或猶泄泄然王泣然出涕曰 上為吾輩何人即以親誼論之猶
當代分其憂况 萬乘之尊乎因進諫請 上速回京中以靜人
心 上首肯之即日 迴鑾因重視王曰朕姪輩惟綿億有骨肉
情也寵眷日優王逾年以勞瘵薨 上悼惜之

陳壽山

陳處士松字壽山天長人性豪宕善繪事少游楚不遇入京客余
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曰與壽山設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繪事
少師板橋諸派故頗為人所訾議然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
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設設有聲如身在深山中
爭愛之以先生終身筆墨惟此為最云淹蹇以終年未五十其妻
孥流落客邸先恭王厚為恤養至今猶存年已八十餘蕭蕭白髮
亦可憫也

顧星橋

顧太守宗泰長洲人少為諸生時喜聲望築月滿樓招延賓客飲
酒賦詩無暇日為沈文愨公弟子故詩筆清秀尚沿正宗強仕後
第偃蹇粉署二十餘年壯志不為稍衰客余邸與余最善有詩賦
相商權先生必為忠告亦瀟樸之士也然性喜躁進以巧宦自目
序余詩稿書官階至三十餘字旭亭師笑曰今世兼相事者自初
相下即星橋歟其熱中也如此晚年負債山集一麾出守眾債帥
日集其門如市卒乘奔棧車潛逃出京人爭以為笑柄至粵東後
以結習致罪制府劾免其官歸吳門後貧苦益堅寄食友人以卒
先生初以文愨致通聲氣及文愨被論後先生惟恐牽連逢人告

曰沈公非我之師亦稍為背德矣

本朝富民之多

本朝輕薄徭賦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京師如未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然二姓喜交結士大夫以為干進之階故屢為言官彈劾致與獄訟不及祝氏退藏於密也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為郝善人 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適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典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王氏初為市販弄童後以市帛起家築室萬間招集優伶耽於聲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云器皿變置猶足食五十載其他日可知矣亦皆極一時之盛也

麻狀元

本朝順治壬辰許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另置一榜頭場四書文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已麻文僖公爾吉中廷試首名人爭呼為麻狀元今其宅猶存人呼為狀元街云其後停試至癸丑復開科即與民籍貢士同榜如今制云

王文肅

王文肅公安國性剛毅操守廉潔雖屢歷臚任其貧窶如故也每

早登朝家不舉火皆幼子同與往公入內堂餐市餅餌數枚令其子坐與中食之充饑而已履懿王與之善嘗仗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其子侍御念孫以彈和相著聲望喜講水利屢任河員卒以河決罷官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孫也

陳文肅

本朝漢閣臣率以耆儒碩德始獲登庸故歷黃扉無不白髮駸駸者惟陳文肅大受以大考受 上知其參政時去釋褐甫十載人爭羨之公性剛峭岐嶷偉貌善吏事歷任封圻以廉敏稱職諸下

屬畏如神明莫敢欺詐然多谿刻恩怨分明睚眦之仇必報有道員明公福者伊文端公孫也為公門生仕粵東糧儲道公之兩粵制府時明公適丁艱歸遇諸水程明公具刺謁公公適假寐聞人不時通明公慨然揭帳去及稟欲見而明已行公心恚其事至粵中撫拾明浮收糧米案劾之明因致火辟後數十年其子輝祖卒以貪婪伏誅皆以為公苛刻之報云

王功偉

王功偉富順漢軍人性迂拘學問夤陞除四子書時文外他書籍莫覩也性直樸明大義見有人受奴隸欺者必從旁證之屢遭人

怨詈先生不顧也自以為善陶猗之術屢開市店貲財為人給盡而先生自以為倍獲人津津道之其志終不衰也以致落魄布衣縵袍尚不能給訓課蒙童以為餬口計繩床土釜終日書聲喧聒不已而先生不以為厭也嘗病眩暈恆恐斃於道途每出行必小紙書其姓名居址以防顛僕余笑謂曰昔劉伶荷鍤自隨今先生之骸骨惟以不歸於田廬是虞何其不達也若此先生亦無以對也後卒以貧困終

肅亭續錄卷三

明史稿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刑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淠劉安輩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淮沈一貫畢自嚴與陳

新甲同傳未免驚異並接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為戕削國脉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醒齋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為改正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為詳然其事跡今已見 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曉屏相公

鄉晚屏參政 炳泰 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之門徜徉詞館者三十年以資深得躋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嘗得化度碑宋榻本

至質余禍以易歸曾告余曰他人以如山金帛乃易贖物滿架閣不及余數金之真也立朝不苟存至冢宰與胡合卷圖理爭兵部銓選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奪卒以見諷余是日過公於九松山古寺中公歷言胡變法故曰吾年已及衰尚戀戀此位何為當以去就爭之不可使朝廷之法自我壞也余欽服其言以為有古大臣風上亦重其品望誕日賜內府梨園部曲以榮之然性多疑忌苛待下屬嘗於政事堂謂銓部選君曰汝部中皆賣法之人何面目入此堂也以致激怒閹部司員皆欲挂冠去賴同事者勸諭乃止故僚屬嗟怨不以實告兼京兆數載致延林清之變而公

尚不知也是日踉蹌入朝履聲橐橐然向人語曰事出倉皇我亦無法措置昏然坐軍機處階上默無一語眾皆笑之卒以是免官歸時橐無貲裝至賣書畫以行聞法時帆言公所著午風堂叢談皆載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額為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書為之實無足取也公善吟詩體裁正宗頗有隨州青耶遺趣實近日公卿輩所罕能也

和相見縣令

右安門外野寺僧人言和相權威凡入都謁選爭以謁見為榮有山東歷城令某入都求見和一面以誇耀於同寅以三千金賄其

聞者於和相歸邸時長跽門前自呈手版和相於與中呵曰縣令是何蟲豸亦來叩見耶時傳以為笑柄

質莊王義犬

質莊王嘗蓄小犬名蘋姿頗馴順解識人意王薨犬不食三日斃亦一異也

伊總憲

近日宗室中洵列卿貳者多不稱其職任如祿相公宜中丞其彰明較著者繼起為伊總憲冲阿為豫良王猶予以資深致大員初無所表見於世甲戌秋任總憲甫數十日忽奏檢拾無名揭帖有

滑縣民某首告京師有林清逆黨欲於萬壽節起事闖入神

武門之語舉朝駭然至期間無其事人多疑之穆司馬彭阿告余

曰吾儕家長稱觥之期其子弟僕長尚預戒同事勿以不祥事見

知今萬壽令節伊公以惑亂人語入告何其外也余首肯其言

又聞中城副指揮史作霖夢蛟言前期伊公已至公署園中並無

應奏事件若預為引避者次早即有揭帖之事又其宅隱僻甫為

總憲何以訐者即詳其居址官職殊堪駭惑或云伊素好左道嘗

引扶鸞邪術之人寓其宅中其跡隱秘莫可詳也以是見請烏里

雅蘇台將軍人心大快未逾年復以援授理藩院尚書初不愜公

論也

胡桂畫

內府伶官胡桂善繪事仿董北苑黃雀山樵諸家酷肖嘗作長安雪霽圖見 純皇帝御製詩中其子九思亦善繪事通書翰拜法時帆祭酒為師客質邸以文墨自娛嘗作小詩清雋可喜較之時帆實入室弟子也

關槐

關司馬槐浙江人家巨富以貲為中書黃緣成進士初未嘗能文翰也拜傅頌射隆安為師自相誇耀人爭鄙之亦自以為能繪事

凡歲時貢畫數百幅以供 內庭糊壁復餽遺諸內侍故其值房中槐畫為多時中書盛公敦崇亦善繪事故人誦之曰關花盛樹歲朝胡蓋三人所長也晚年跛足尚復戀棧嘗同余 名見乾清宮槐躉躉上階成司馬書謂余曰吾若有其家貲早罷官歸去尚復阻後進之路何為也槐乃以貧窶自居冬日服單襦衣室不舉火謝鄰泉侍御往拜之延之坐土銚上窗不糊紙寒威凜然謝笑曰余雖年邁然不以此殘軀陪君為凍餒鬼也而槐初不怍然但謝貧乏而已

圖文襄公厚德

圖文襄公平察哈爾川陝戰功余已詳載前卷矣幼時聞先外祖母舒太夫人言太夫人為公掌刑曹時與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將明代酷法盡皆刪除奏釋死囚長枷匣牀以免獄卒凌虐又燬明代鎮撫司酷刑如呂公絳紅繡鞋諸虐具以免後人效法當時翁然頌德至今馬姚二氏簪纓不替有所由來汝小子其勗諸今余以虐刑治強暴致罹刑網靜思罪愆真有愧先外祖母慈訓也

劉全母

和相家奴劉全幼時為人執鞭家甚貧乏至冬月着單衫繫縷有聲和相攬權時甚為倚任屋宇深邃至百餘間曾為曹劍亭所彈劾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結姻眷有蕁山楚瀆之風其母甚賢慧及全富時其母必日索腐敗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雖豪富敢忘舊日景况耶故全受稟母教罔敢干犯國法其子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斃人命事以遭刑誅而全母卒以善終

王西莊之貧

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入宅時必雙手作撲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撲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誣楚譴多所乾沒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貧吝不已不異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貧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

百年後口碑已沒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故所著書多慷慨激昂語蓋自掩貪陋也

鐵冶亭尚書

余束髮與冶亭尚書交已廿餘年喜其詩才俊逸議論今古是非侃侃正論以為有古大臣風範後聞其愿任督撫以倣庾稱考核下屬往往因苞苴多寡定其優劣又袒庇科目頗蹈明人惡習乃因王仲漢之獄謫貶西域 召用未逾年又以在西域時濫斃人命致遣戍吉林頗詫其言行不符乃至若是後聞人言當癸酉秋林清之變時公獨 召對盡述閣宦不軌之謀又發十七日夜之

事見前故 上從其言搜捕逆黨頗急太監楊進忠造刀逆謀又

為其門生御史陸泌曹恩繹所劾發致閣宦恨之切齒造諸蜚語

上聞適遇西域之咎重遣重譴公嘗選八旗諸耆舊詩數十卷

頗為繁富任齊撫時進呈 上御製序以寵之 賜名曰熙朝雅

頌集頒行天下

玉閣奉侍郎

冶亭弟閻峯司馬 玉保詩才敏捷過於其兄品高雅不趨聲聞

純皇帝時惡八旗詞林學問奔陋特 親試之推公兄弟二人眾

以軼轍郊祁比之公學淹博嘗讀武經諸書自以為知兵臺灣之

役傳文襄王海超勇公膺上賞公以藍鹿洲平臺紀畧示余曰昔

廷珍以七日擒巨寇甫蔭一輕車都尉今二公竭天下之力以成

其功不及藍氏多矣川楚教匪叛時公欲請纓自薦為人尼止

上知其才欲擢為督撫有公鄰某公先以賄賂和相因薦其資格

較玉某為深 上從和言故公有詩曰春風先已入鄰家之句其

家復遭婦道不職終日勃谿因鬱鬱成疾寄居冶亭園庭以没人

爭惜之

蔣元亭侍郎

蔣元亭侍郎予蒲少司空元益子也父子同居九列時人榮之公

好講辟穀術朱文正公引為入室弟子又以釋迦柱下之道異致

同功故合釋道二學著書立說時人頗以為恬靜然踪進取急於

名利凡要津當道無不交接其人稍蹉跎即厭棄如敝屣嘗與其

徒某於密室談道有睚之者皆容成御女之術及奔競要津秘竅

耳畢子筠孝廉深惡之曰元亭之倡邪說與川楚教匪何異况假

元漢之言以為終南捷徑何其外也余以畢子為知言後卒以師

事僧人王樹勳為石御史承藻所劾罷鬱歸去久之乃死

熊鉛山司寇

熊鉛山司寇江西南人少中戊子解元屢任封疆以懦弱名下其

多撤撤之年六十餘始登九列壬戌科主會試總裁於闈中擬墨
文字荒疎不堪入目有文王亦人耳之句為籍籍子傳為笑柄紀
曉嵐批其文曰中有一團渾穆之氣亦譏其不中軌也公以江西
名隽自居晚年文字何以荒謬至此也

陸大司馬

陸司馬宗楷少年科目居大司成任垂三十年 純皇帝召見憐
其衰老數年中立擢大司馬嘗問之曰卿年遲暮自揣精力尚能
衡文柄乎公對曰臣任司成時日課國學生乃自文章堆中匍匐
出者殊不以為苦也 上笑頷之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惡扶乩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為王者所必誅故律置之
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蘇彭氏素設文昌神乩壇南昉先生以孝友
稱其孫大司馬公復中元魁祖孫狀元世所希見司馬之子紹觀
紹升紹成其孫希鄭希洛希曾其曾孫慈輝皆成進士今司寇公
希濂復登九列科目之盛為當代之冠豈真獲梓潼之佑耶抑別
有所致之也

鮑雙五侍郎

鮑雙五侍郎桂星雖以妄言失職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時為涑水

方氏主計臣出入百萬計無遺策方氏賴之以富為中州學政督
課士子最勤五更時即朝服坐堂皇校閱文字以何南士風多弁
鄙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詰以誘士子勉於學問誦讀其敎中州試
牘有云士子奔西不已必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
雖激烈亦見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學政時聞林清亂慷慨就
道數日急驅至京時滑縣道梗公主僕數人直摩賊壘而過嘗曰
吾既以身計 國豈可畏禍紆行以干名義也途中上疏洞劑兵
食語多裨益 上採行之故滑縣之成功較速公之策居多公為
余之畏友丁卯冬余邸既遭回祿公每勸宜急修葺以存 國體

至丙夜修書洋洋數千語以責之又余挾優過其寓公拒不納其
嚴厲也若此

陶珏卿

余素狎優伶屢為吳春麓侍御鮑雙五司空所斥心甚慚惡若輩
迎歡賣笑雖其常態然亦有深知大美者如陶珏卿名雙喜江都
人貌雖齊李蔡然性多伉俠才敏捷頗可人意侍母最孝凡所得
纏頭任母蕩費惟恐不得其歡余每放言妄論伊必阻止曰此招
禍之媒也卒應其言伊於奉母外其所蓄貲財多周濟貧窘曰同
為世人何忍見其流離也後余以暴戾致愆乃株連及珏卿入獄

數旬日夜長號思聞者哀之因以庾死亦若輩中之翹楚也

慶丹年相公語

丹年相公三世調梅古今罕觀性和平居樞府四十年初無過失舉趾不離寸跬人比之玉岐公憶其初賜雙眼花翎時緩步出神武門風度安翔衆譽之曰世罕見此和平風度所以載厚福也癸酉秋林清之亂公年垂八十抱疾於邸踉蹌生肩輿入內昏然坐順貞門階下終日無所指揮人有告其變者尚從容曰此語自何所聞若輩安敢如此橫逆人爭笑之卒以是致仕歸逾二年薨於邸謚文恪

姚姬傳先生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穎南遊携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進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里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道勁簡鍊類歸震川而雅澹過之年八十餘庚午重赴鹿鳴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其品望為桐城第一流云

楊升庵詩

嘗讀揚升庵集海佑引之海佑帆乘鯨浪飛綉宮夜取萬珠璣翻

身驚起蛟龍睡血污青冷竟不歸偃月堂堂罷舞塵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季倫乃譏夏文愍之詞蓋桂洲居相位時亦有貪婪倣倣原非賢佐不過為分宜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憫之今鳴鳳記演河套劇居然黃髮老臣可與葛氏姚宋並列者亦未免過褒也

傅文襄王夫人

傅文襄王夫人姓阿顏覺羅氏總督明公山女也性爽伉遇事多決斷配文襄王廿餘年封疆崇牘嘗為佐理安南國王阮光平既歸降純皇帝欲其來朝以責其罪而阮畏天朝法不敢親至

文襄王憂之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使光平不親至何以歸報君命因呼使臣吳俊入署隔簾與之高樞久之曰吾儕雖裙釵輩敢以此頭保光平不死務須招其至粵以彰君德吳故善辭令馳入安南力說光平以夫人辭告之光平始入覲純皇帝大悅頗優賚之以歸夫人之力也文襄王薨後夫人持家數十年以嚴厲稱閨門整肅人爭慕之

明太傅家法

余嘗育奴子英魁為納蘭氏之舊僕言明太傅珠於康熙中既為郭華野所劾曰勲名既不獲樹立長持保家之道可也因廣置田

產市賈奴僕厚加賞賚按口以銀米冬季賜以綿布諸物使其家給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家主者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固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于豫歷世富豪至成公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撰於法網乃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因思權奸保家其才故有過人者所以能歷百年而不敗也

蔡葛山相公

蔡文端公新文恪公世遠姪也文恪為 純皇帝藩邸舊學故

上待公尤厚公性端慈理學傳世為安溪正脉故雖以過故失屢遭 上嚴旨而敬禮猶如故也為上書房總師傅三十餘年諸皇子皆敬憚之乙巳春 予告歸里諸 皇子賦詩送行時人比之疏傅庚戌秋入京祝 嘏 上謂和相等曰今歲王會圖慎勿使蔡新見之恐其誅章即至也其為 上所重至此余幼聞先恭王言嘗自潯陽返遇公於途公立降輿先生止之公曰某非為王降輿也乃正襟北面恭請 聖安畢然後相見其大節不苟如此年九十餘始薨於家寶昇平人瑞也

王鴻緒

王尚書鴻緒之左袒廉王余已詳載矣見前近讀其明史稿於永樂纂逆及姚廣孝茹瑞諸傳每多恕辭而於惠帝則指摘無完膚狀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於書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之言未可厚非也

朱文正宅獄隘

涑水紀聞載宋臣楊礪為真宗東宮官即位拜樞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帝因降輦步至其第慰勞甚至按朱文正公亮時 上親往弔門不容 御輿入 上步至其靈前哭之甚哀古今 聖君賢臣如出一轍也

性情之偏

余性情褊急嘗為質恪郡王所箴曰兄之眾叛親離時始信弟言之不謬也余嘗以為過激之談今終以暴戾致愆深悔不從其語然古以郭汾陽盛德卒因暴怒杖死判官張譚陳執中為宋相以無道虐死婢子三人迎兒年方十二累行笞撻窮冬澣縛絕其飯食學囚至死為趙清獻所劾漢相魏相以撻斃婢子故為趙廣漢所究治皆愚見諸史冊諸公皆當世名卿賢相其過失如此之甚終未以此罷斥何況懲治強暴法 苛刻究未致斃乃使先王封爵自余而失深有所愧恥也

古史筆多敘飾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名節隆重指不勝屈近時人材寥寥何古今之不相及若此嘗與畢子筠孝廉談及子筠曰君泥諸史冊語故視古今異宜不知本朝人才之盛為前代所不及先朝無已即以目下人才論如玉文瑞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之高談理學岳少保起蔣廟堂攸錫之廉名素著戴文端百菊溪之鋒敏提慶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平謀讓額經畧德將軍之戰功克捷揚軍門遇春之宣勞西北王提督得祿之揚譽東南李壯烈長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節強忠烈克捷李太守毓昌之死事汪

報庶之爽

瑟菴廷珍吳以尊為鮑雙五桂星之文學擬之前代人才有過之無不及者使史筆有所潤飾皆一代名臣也余聽其言近讀王文正筆記丁宦相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吳談耳言雖出於奸邪未必無因而發也

盜賊之訛

聞見錄載相倚黃巢不死時溥之誅乃自斃為僧張全義見於洛南禪寺號雪竇禪師有自題小照詩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紀曉嵐灤陽續錄亦辨闕不死阜城乃緞縹貌似者以代之素簡齋又言李闕不九官山為某寺和尚曾有見其遺像者云余按黃巢闕罪惡通雖醜誅之未盡人快奈何轉為隱諱務以考終歸之未審執筆者是何心也又雍正中平恪郡王北征時有僧人贈王劍梳書闕字羣亦以為李逆不死余以必係賊人遺物為愚蠢僧人所獲獻之以邀厚賚耳未必李逆果成佛也惟明惠帝世以為出亡又唐王被擒後有言脫逃至五指山為僧之語乃遺民未忘故主之意無論真偽猶有取焉

舒文襄公末節

余舅氏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極言天下利弊當時號為鐵漢其後內任金吾外掌軍旅皆以剛正見稱故劉文正公力挽為相及居首揆鋒芒日欲殊蹈模稜之習王倫之役復稱軍威多殺無辜又疏言禁民間私蓄火器為言官所糾比以秦星銷兵云然川楚之役初有欲報撫者以致賊人蔓延日熾反不如公之除莠務書之

善又火器之烈自古所無自明中葉始入中國賴本朝化治昇平故猶未盡其害若六朝五代之際使有是器以烈燄攻城邑吾民鮮遺吳蓋公之智慮深遠亦未可厚非也

年大將軍先兆

年大將軍賜第在宣武門內右隅其額書邦家之先及年輪汰日甚有識之士過其第西曰可改書敗家之先蓋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時年過債事

朱文正公之直

朱文正公在講帷時以羽翼今上故某貴臣後其與人毀

傷官兵某貴臣因咳護軍統領某堂勅之以洩前憤頰上優待公惟治其與人然謂侍臣曰師傅所當優禮非至其與人務須以法治也後末逾時貴臣即獲罪侘俵以終統領家以中弄之私殺傷其子統領亦以他事劾免蔣孝廉笑謂余曰朱相公果能驅使黃中力士陰隨伊二家耶余曰即使朱相公真有其術以伊素自品行亦必不為其天報之不爽耳蔣以余言為然

夜談隨錄

有滿洲縣令和那額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惟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輒文筆粗獷殊不及也其中有記與狐為友比云與若輩

為友終為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楠之事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非亦僥倖之至矣

松相之謫

松相公自癸酉秋出鎮伊犁又復三載兩子秋始歸朝任御前大臣以直鯁稱丁丑愛畿輔亢旱上下求言公上疏諫阻東巡上以其故違祖判庶置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銜謫為察哈爾都統其疏云臣某跪奏為恭頌 硃筆 諭旨惶恐焦急敬恐微忱事竊臣昨日仰蒙 召見命閱 御製望兩省懇說畢臣隨赴軍機處 眾官公同捧讀之下萬分漸悚踴躍不安

茲因順天府所屬缺兩以致我 皇上引咎自責 宵旰憂勤天時稍釋深戒 臣工因循疲玩復 諭及癸酉九月之變誠如 聖諭早象甚可畏也如 臣忝列 旨揆僅知趨走為勤寔有庶得之愆若徒以虛言塞責不惟辜 恩員職亦恐天理難容因念 皇上於未平詣 盛京恭謁 列祖陵寢以告成平典禮攸關因不宜緩又以連年河流順軌漕運迅速各直省普慶豐收原可舉行鉅典惟今憂亢旱尤甚上天胎示獨在三輔之通 臣愚以為 皇上展敬之誠已荷 列祖 列宗在天胎格伏思十七年 臣奉差奉天查勘 陵寢工程沿途曾見旗民頽形艱窘是以於十九年春

間由新疆曾經恭摺奏請 皇上 詣盛京荷蒙 諭允自去年
八月 臣入都之後日侍 天顏屢蒙 諭及二十三年恭謁 祖
宗陵寢彼時臣以連年雨暘時晨收成豐稔固應舉行斯典今
乃三輔早象已成或係 祖 宗春佑昭示景象督停舉行以為
蘇息岐豳父老之意未可知也 臣揣冒昧恭摺密陳是否有當伏
乞 睿鑒臣無任惶恐慚悚之至謹奏

詩文遊體

字子京詩文瑰麗與凡頡頏其新唐書好用僻字溢句以矜其博
使人讀之胸臆間格格不納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學士詩文亦

然余嘗謂法時帆祭酒云讀新唐書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
實難舒暢也法公為之大突

服飾沿革

國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紅絲組繡者光良親王有月白繡花褂
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 花樣康
熙曹有富貴不漸江山萬代元五福諸名同又有暗紋蟒服如
官判蟒袍而却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褂皆同密線縫紉行列
如繪為之寔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滿名為赫特赫今惟蟒袍尚
用之地服則無矣又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傳文忠征今川歸喜其

便捷各得勝襟今無論男女燕居皆著之美色料初尚天藍乾隆
中尚玫瑰紫末年福又裏王好著深鋒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
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棄
服初尚白色近日尚五色又有油綠色 國初皆衣之尚沿前代
綠袍之義 純皇帝惡其黧然近青色集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
優伶輩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綠衣連門 如古深衣然以為美
飾收隸輩皆以紅白鹿草為背子士大夫尚無服者皆一時所尚
之不同也

貴臣之訓

定例 坤寧宮祭 神胙肉皆 賜侍衛分食以代朝餐蓋古散
福之意有貴臣領侍衛者因訓其屬曰居家以儉為安君等朝餐
既食胙肉歸家慎勿奢華晚間惟以糟魚醬鴨啜粥可也某侍衛
應曰侍衛家貧不能贖此珍物某公仍語塞其生長富貴不知閭
巷之艱難若此可知何不食肉糜之言詢非虛也又識同族少年
曰在外慎勿胡亂行走少年性黠因故為不解狀某公報顏良久
曰所謂嫖妓者是矣少年曰我輩外間皆名宿娼也一堂聞然

明相國

丁丑憂松相公以久旱策免拜明恭政為首揆公於乾隆丙子丁

丑問即從征西域久擁旌節董太保居政府二十餘年視公猶為後進年已大耋乃登臺席自謂漢釣瑣之後實為再見信昇平人瑞也按宋香行簡亦六十餘始入政府不久即免未詳也

安三

朋太傅擅權時其僕名安圖最為豪橫士大夫與之交接有楚漢荊山之風其子孫居津門世為驢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入仕版有外典州牧不肖宗室至有與其連姻眷者亦數典忘其祖矣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綏古今通誼然必有濟於國始為可貴若如趙括邱福之徒非不與尸殉死不為世所重也聞明相公言果木之戰海超勇公實預其事甫交綏海公即大呼曰軍氣頹敗此潰師之兆也吾馬首欲東諸君努力衝圍悉會師於英諾可也因驟馬歸故身不預難其後卒以滅敵蓋留身有待也春將軍寧亦世代擁旌者言對敵如角牴然稍覺勢異即放身再與之撲不然必顛仆矣自古如邲鄆之役九節度之敗皆師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經軍旅者其置論乃如是與楊存中舍守江之論相似龍親身愿者必以其言為懦矣

朱檢討題詞

朱檢討天保諫立東宮事余已載之矣近於崇劾寺觀抵菴和尚紅杏圖小照康熙中詞林如王漁洋朱竹垞輩率皆題詠公題七絕一首詩亦雋逸可喜乃知其別字鶴田也因忽忽閱看未得抄錄其詩心殊覺悵惘也

諫諫

聖祖既慶理邸授敎王鴻臚恐其復立招禍因造諸蜚語以聞仁皇帝怒欲置王於重典眾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德納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時上自暢春園還宮欲明頌詔旨公先日燕見日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

立矣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上入宮某統領佩刀侍神武門豐偉如故上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尚訛傳至此何況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罷其詔云

流俗之言

避暑錄話載宋時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獲燕王頭蓋當時以取燕為急務也雍正中嘗與準夷構兵里巷鄰自於代者必日汝擒得策王至耶何自誇張若此蓋謂策旺拉布坦也余少時聞老嫗婦猶言及之可見準夷鳴張一時非純皇帝之神武安

能翦滅其國夷為郡縣其威德勝於宋代不啻霄壤之別矣

置歲不用閏法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置歲法言每歲以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為益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如此則算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云按泰西之法本以日紀歲初無置閏之法入中國後始增置閏之條括當時聲教不通乃其論與西法暗合亦精於算律矣

牧菴相國

牧菴相公長麟景祖翼皇帝裔也成乙未進士以部曹洊至督撫性聰敏歷任封圻以廉明稱任吳撫時擒獲強暴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問察訪民隱每就食於麵館吳人傳為美談撫晉時和相觀觀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誣造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 陛見至京握手宮門柳下鵲託再三曰無論其真偽發坐逆黨吾與公偕得上賞矣公至晉訪之皆無實據某實董仇家故欲傾陷公慨然曰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始權相也因坐董二以誣告大侮和相意後因閩中事牽連誦戍西域蓋為之報復也 今上親政後 召入歷任閩陝諸制府後以母老入都參

知政事以目青致仕久之乃卒余嘗與直宿 禁中問其私行余以節鉞大員小民皆所熟識恐無濟於實事公曰吳中風俗狙詐故欲其知吾私行以警眾也余服其言公亦曾修髯偉貌言語為雅生談竟日使人忘倦人亦樂與之交然性妙奢華置私宅數千厦毗連街巷鐵冶亭家宰嘗規之公曰吾久歷外任亦知置宅過多但日後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足矣亦善為拒諫也任司寇時比昵某書故治廣廢虞侍郎之獄頗急吳悞判巫蠱事致傷多人頗為人口實云

李廢芝之死

李公 廢芝 江蘇奉賢人成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荐曠時以為天下清官第一累遷至閩藩時汪公 志伊為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為廉潔嘗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輪入督府汪公訓之日奢者必貪君初為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也公憤然曰芝雖不肖為 天子大吏稍飾與服誠不為過實恥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收罔 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朱履中許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洋錢數百元皆係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斬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鞫

柏崇厲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佛然入寓懷冤狀自縊死事聞

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鞠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 欽

差寓門以鳴公冤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

事聞 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軒以迎合故遣戍

黑龍江復 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冤乃白閩中鄉紳復建公祠

於省中春秋肸蠁以報其德云余向不識汪公素聞其廉名公甚

折服卒未復會汪於 靜明園柳蔭下聽其談吐矯飾頗不愜意

然震其名亦未敢加輕薄又聞王河帥東韜云長三汪六皆矯名

之士未足為貴心嘗疑之後遇牧蒼參政于朝悉知其人于汪公

冷有所惑不意終身之名敗於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矯詐者矣

刑部郎官

乾隆末福文襄王征廓爾喀時有刑部郎中某以薦擢 召見

上問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外間聲名如何某應聲曰外間咸服二

人將畧比古羅成敬德也 上笑遣之出阿文成公悔之告於人

曰老夫以某相貌豐偉故登薦曠執意為然諳小說人也人傳為

笑柄云

阿爾拜畫

舒穆祿武勳王之姪都統公 諱泰 以武勇開大兵下江南時曾射

江寧太平門洞穿其扉人服公勇後坐事誅其孫少家軍公阿爾

拜 幼育溧陽相公家精於會事蓋諱公與陳相比昵故也曾以畫

虎著名賞鑒家寶之以比僧繇龍云又繪西域貢獅圖見紀文達

溧陽消夏錄中今於秀峰主人庭上見公畫鷹怒目炯裂勁翻鋒

稜有風雲扶搏之勢信非他人所可及也

煤駝御史

憲皇帝時求諫甚切凡滿漢科道皆令輪班奏事如曠職者並加

罷斥有滿洲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顯越 上斥

其官時傳以為笑柄為之煤駝御史云

國朝別裁集

沈歸愚宗伯選 國朝詩別裁集進呈 御覽 純皇帝以其去

取純終令 內廷詞臣更為刑定行世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如

閩秀筆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

戰死故詩有薊邱語非死流寇 也當其時海隅未一不防屬詞

憤激歸愚選入已為失於檢閱而 內廷諸公仍其純終此與商

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為賊兵同一笑柄又黃子雲詩以

舒穆祿少軍 阿爾拜為元人蓋野鴻未登朝籍故引證或有所錯

悞而詞臣輩亦沿其失何其舛也

吳制府

吳公達善任楚督時擒捕江洋大盜甚夥已載之前卷矣近聞其鄉人言有重子竊葱數莖為肆人告發公即請王命誅之人皆以為過當公曰數歲童子即究殘若是俟其成立為大盜無殺義矣其嗜殺也如此又聞其父為西安駐防家甚富嘗牟利於主算者主算者算盡錙銖其父猶以為未足主算者晚然曰然則一本萬利莫讀書若也其父恍然悅服因延名師督課嚴肅故公昆仲皆以科第起家至今為巨族云

胡合菴

胡合菴太宰任楚撫時有下僚進謁以事為公訓責下僚請罪自稱糊塗該死者再公以其犯嫌名因曰糊塗又復無禮此所以宜責也其人始悟人傳為笑柄云

畫晦

戊寅春雨淫稀少狂風日起浴佛日余結伴遊萬壽寺時天氣晴和熱甚著單衫猶覺揮汗午後黑雲由東南來風沙霍暗余即驅車歸甫入室猶未解衣天頓昏黑室中燃燭始能辨物至逾時頃火雲四起天漸明朗而暴風愈甚竟夕乃已亦一異也聞市廛車馬沸喧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嫗倚僕為風吹斃者又有遺失幼孩

者一時傳為談柄云

孫文正取四域

嘗讀孫徵君夏峯集中孫高陽相公行狀載崇禎庚午收復永平四域頗多偉績以為諛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時文皇帝雖東歸所留守者皆一時勇將謀士如圖雄勇公賴圖果毅公爾格范文肅公文程及勞薩葉臣等俱在圍中高陽能以新集烏合之兵力櫻其鋒使諸名將棄城遠去實一時之奇捷較之韓蕘王大儀鎮岳武穆朱仙鎮之功有過之無不及者明莊烈帝乃視為常僅廢一錦衣指揮其後因度河之役力加罷斥

真賞不酬功矣然則亡國非不幸也

法時帆雜語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剽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心惡其行其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其心喜悅及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為諉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慎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純皇帝嘗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其載回札因

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其 大聖人之
所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嘗開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提
刀答書為候朝宗方城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
時明理答書義嚴詞正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
王閣部二人之名節著故也

洛翰

高皇帝創景之初有洛翰者本劉姓中原人以備至遼初給事於
建州頗勤儉有勇力 高皇帝賞識拔為侍衛覺羅龍某叛時陰
夜懷刃入 高皇帳公覺以手格之四季皆落卒衛 上以出後

猶能執銳禦敵 高皇帝嘉之倚如左右手卒於起義之前故不
得預五大臣之列今其裔隸內府開光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為
公作行狀 書錫以行世惜未覩其本也

侍衛結銜之概

國朝定制凡 御前朝夕侍側者名 御前侍衛其次曰 乾清
門侍衛無論王公武大臣侍衛等皆充之其六班值宿者統名領
侍衛府侍衛以分等級近日武進士改充侍衛者其門榜皆書
御前侍衛相沿成習實為借妄余為散秩大臣時曾屢侍衛處主
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飭禁彼皆以為不急之務未及更正不知實

為紊亂官階也近讀錢辛楣詹事所作許提督成麟神道碑亦悞
書為 御前侍衛公為當代考極少家乃亦未諳 本朝典故何也

魏相鄉相公

國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為巨擘今觀二公家乘蔚州初
馮銓所重雖云座主究係比昵匪人後又以海昌株連罷官及復
召後以撤藩事請誅明末二公乃蹈袁盎故轍又以地震請誅
索相以應災咎亦有違宋景之心至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有
七旬苗格之語雖同持重幾悞國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至栢鄉
公居諫坦時首動張縉彥為明莊烈復仇其後屢劾劉正宗陳三

遠諸閹臣為 章皇帝所引重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為
預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粵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遠撤恐一旦
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荆襄為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
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區以消奸究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道可
方水陸之道之語尤為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
其相業勝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撫

純皇帝初政時權用滿洲諸臣為封疆大吏皆極一時之盛若簡
儀親王尹文端公黃文襄公等事已具載矣其他如那公蘇圖以

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議論宏遠預識末年紅苗之亂尤為卓見吳春麓侍御嘗讀其疏謂余曰那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反勝黔首名將多矣時黔首為張公廣泗以知兵著也馬公爾泰為費直義後裔任兩江閩省諸制府亦以廉謹稱職策公榜為果毅公裔性剛毅頗為僚屬所怨然識見明敏卒為世重雅公爾圖明醫理嘗侍 孝聖憲皇后醫藥為 純皇帝所倚重其任河南撫時亦以廉潔著其請罷祀田制府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傳公德清貞剛介素談程朱之學為徐文定楊文定二公所賞識任豫撫時前撫臣王士俊以苛酷為民所

怨公下車時立更其制散聲遍野有三月魯治之稱去任時萬民挽車泣送擁塞閭巷實皆干城楨幹之選不負 上委任之專也

元初人物之盛

余以三代之下人品醜正可繼美商周者惟東漢及元初而已却特氏起自沙漠一時所用將相如耶律文正楊中令惟中之相業許文正竇學士默姚文憲樞之文學劉太保秉中之謀畫商孟陽挺郝伯常^經之剛直廉中書弟兄之忠鯁史丞相天澤伯右相顏之戰功張都統宏範李統制恆阿太尉米之勇畧率皆拔出一時者較諸褒鄂房杜功業相似而醜茂過之豈趙中令曹武惠所能企

及蕭曹徐常輩之機詐齷齪者更無論矣其後漸染滿俗專用國人致使至元仁政頹敗而喪亡隨之亦自貽伊戚也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軀偃偻而敢言直諫 上於上元夜賜諸王公大臣觀大戲公嘗諫阻之以為玩物喪志 上喜吟詩公亦諫恐以擣翰有妨政治 上韙其言見 御製詩注中 上嘗召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 上大笑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歷舉前代之改洋洋萬言已預料近日錢價備貴之弊矣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余攷滿洲跳神儀書前卷矣近聞宗老云其南嚮陪祀正中位為祀始祖之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為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與今滿洲所祀者殊多相祀然則跳神之禮儀寔沿古明堂之舊制益有徵矣

自鳴鐘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製造奇衰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 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人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渾天銅儀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上置

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辰至一辰亦自擊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闌鑄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

史書氏族

魏收作北魏書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類序世系釐然至其人無足載者亦必書其官爵有類譜牒誠非史例然拓跋一代氏族賴茲以傳今人猶可溯其門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於是例故其傳記踳駁多所遺落致有連不台一人二傳之悞見識於後當時若用魏氏之例烏能屏亂至是裁後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鄉人咸感其惠有盜叩甲聚不逞者數百人肆為問問之害邑令不敢櫻君慨然曰目親鄰里受害而不為之救援非夫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鞠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印甲潛逃隱恨次宵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蓋用明太祖褒王保保語印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桎踰垣出中某

上舍家之已走滇南會吳逆叛偽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為賞鑒曰奇男子也會大任屢寇萍鄉為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亦至矣為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詞為之獎譽今一旦偶愆師期即肆意辱詈儼然以奴隸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建夫大業既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優有見於今也韓為之色沮會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

睫將軍何尚作兒女之態致有失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先良王承制表授道銜君慨然曰吾本朝廷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數今得返歸鄉里復為 威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有污章甫之榮也哉因辭職不受久之雄髮為僧居杭州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近代奇人也

王奮威

惠定宇精華注載王奮威進寶之下保甯賊將據邑不降公披襟曰何不射我賊眾愕然公因說以順逆賊人開闔延入井里不驚曰此仁義將軍也近聞唐書馬北平之下長春宮賊亦引弓不射

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賊人因斬李懷光以降古今名將之相同也若此

佛言須彌山

佛經言須彌山高數萬有旬日月繞山運行為其峯影所蔽遂分晝夜其言與歐羅巴之術不同然秦西之法因天分地以分度數今南北兩極實有微驗非佛氏荒誕可比蓋經文感於六朝其時何承天輩皆言蓋天之術故閣黎輩勤襲其說未必果出於佛言也貝勒存齋主人永珩言今日之翻譯經典即如南人學習國語祇能彷彿大概至其典轉微妙處終有一問未達者真有識之言也

和相後裔

和致齋當權時赫奕一時其賜死後門楣哀替其子豐紳殷德號天爵善小詩俊逸可喜當和孝公主初賜貝子品級因父獲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與方士輩講養生術余每嬉侮之卒以是致喘疾號數旬死年未交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名豐紳伊綿號存谷初襲宣勇公嗣降襲其祖廕一等輕車都尉喜堪輿貴家爭延致之間有驗者以抑鬱故頷醇酒近婦人卒以勞瘁終去其弟沒未數年也惟餘一幼子年甫四齡云

名臣論識

余幼讀邱文莊言以海運為必可復可省國家經費無算後見陳壇十議乃知明成祖原欲復海運以其害多利少乃罷其役又向以當復肉刑若以乾治岡上以刑治軍律以刑治盜以刑治貪可歲免死百餘人嘗執此論與韓桂舫司寇辯詰韓莫能答近讀宋臣杜純傳王安石時欲復肉刑先議以刑減盜死罪純論曰利慾所在勢莫能遏今以死懼之歲犯刑者猶不減千人若以刑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眾是誘民為非也安石乃罷其議可見古人見識宏遠非吾輩所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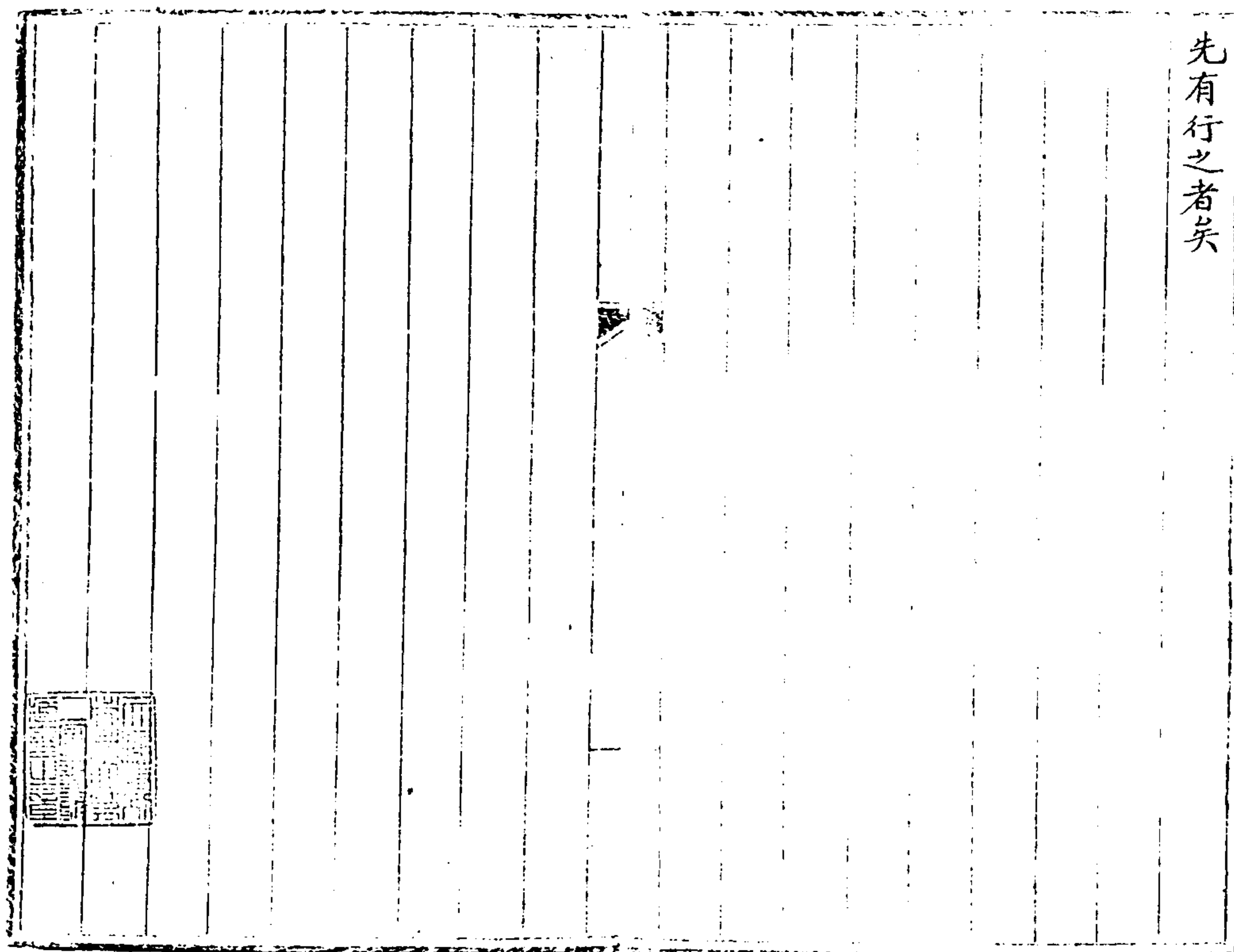
湯若士仍製曲

湯若士四夢其詞雋秀曲雅久已膾炙人口矣近讀唐書始知明皇東巡陝州守進百寶牙盤及絳舫獻伎乃韋堅事皆載在正史若士取材於茲託為盧生夢中事蹟以真為幻亦可喜也

以羊運糧

乾隆末廓爾喀用兵時和制府琳督糧餉以久戰荒微艱於轉運公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承安中北邊準卜叛命丞相襄征之賊人遁路既遠食乏食之虞完顏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追之襄從其言遂擒賊首固

先有行之者矣



樗園銷夏錄卷上

吳江郭慶祥伯

老學菴筆記云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間道狸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 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者猶言將生子也以道必有所據... 故謂之無題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或真忘其

樗園銷夏錄卷上

題或有所避失于不深考此說亦不盡然無題詩玉溪最多然固有閨房兒女之言亦有感樂時事諷刺朝政或自寓身世之感者非盡杯酒狎邪語也... 樗園中有古栢一株凌霄蔓之至頂翠葉絳花垂條發穎如... 余見凡藤蔓纏轉者附木則木輒不榮今此栢樹仍青蔥悅... 依木而能生者惟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 尺餘花大於杯旁無所附宜和初移植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余家舊有紫藤一本高丈餘枝幹皆勁挺不作柔條花時如... 張寶傘自移家魏塘後一年樹立稿矣可為歎息

樗園銷夏錄 卷上

老學菴筆記云今人謂娶婦為索婦古語也引三國志孫權為子索關某女袁術欲為子索呂布女為証索婦可對奪婿... 輒欣然終日此間交遊寥寥得此君相對殊不覺其岑寂... 寓居園中幾一月不出門既苦觸熱亦且無侶平山虹橋間... 荷花極盛遊船如雲載酒徵歌或永夕申旦自笑仰屋却掃... 可笑人也記去年病起偕潘壽生眉同避暑於西湖之可莊... 琴鳴青士諸君時時攜酒相過未幾朱鐵門春生亦來湖上... 朝日未出繫鞵遊北山棲霞諸洞至日落乃返遇月出夜涼... 呼舟來往斷橋西冷之間湖中多刺菱舟過其上颯颯如萬... 荷跳雨遊魚撥刺水螢亂飛此樂時時在夢寐間

樗園銷夏錄卷上

東坡詩湖光非鬼亦非仙說者謂西湖夜盡月黑時往往見之然余住宿湖上最久從未之見惟湖南長橋淨慈之間時有燈火明滅蘆汀蓼渚之中意是漁火也嘗有夜泛詩云近如星黠遠如烟夜夜老漁撐釣船一笑湖光詫坡老本來非鬼亦非仙或者靳之曰子自不見謂東坡誤認耶然華秋槎明府居西湖幾三十年亦言未見所謂湖光也... 范小湖崇塔以河東君小像屬題圖止半身披紗幅巾清曠秀眉鬚輔承權彷彿風流放蕩之致余舊有河東君小影為吳江閩秀陸澹容所描長不滿尺而眉目意致與此幅無異知必有所本也秦敦甫太史時亦寓湖上見之倩友人臨一冊微不及元稿太史又得顧眉生畫蘭扇面于吳子修澹墨歌傾媚絕世余與壽生各題國香慢一詞于上又見小青

像一軸設色古雅欵為眉生後亦歸太史

東坡芙蓉城中花冥冥一詩記王子高事施元之注徵引本
事極詳近閱玉照新志云子高改名邁易字子開決別之時
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于澄江之上子開
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年四十再娶江陰巨
室之女方二十矣合昏之夕視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
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
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為澄江人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
疾云云又云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絕相類按東坡詩
後云世間羅綺紛羅腥又云勿與嘉穀生蝗蚘從渠一念三
千齡下作人閻尹與邢據此詩意子高似不欲更求妃偶而
由此一念不得生天當有如長生殿所約者若明清所記不

楊園銷東錄卷上

三

虛則或天或人竟諸佳耦不待三千年作尹邢矣情之所有
未可遽謂理之所無也惟仙人為某而明清直謂之芙蓉江
陰一名芙蓉江恐或有附會且不知所謂芳卿者又如何也
紀曉嵐先生灤陽銷夏錄載人見大蛇盤于高岡之頂五色
爛然如堆錦繡頂一角長尺許或言此蛇至毒而角能解毒
即所謂吸毒石也癩疽初起時以一塊着瘡頂即如磁吸鐵
相粘不可脫待毒氣吸出即自落從兄懋園家有吸毒石其
質非木非石乃知為蛇角余閱雲煙過眼錄云骨咄犀乃蛇
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又曰蠱毒犀唐書有骨都國必其
地所產今人訛為骨咄耳又云有骨咄犀刀靴其花紋如今
市中所賣糖糕或有白點或有如嵌糖糕點以手摩之作巖
桂香若無香者偽物也其說正同豈曉嵐未及記憶耶蠱毒犀

作

雲煙過眼錄云白玉剛卯四面正方兩邊真字各兩行細如
絲髮奇物也又葉森曾見先師吾真白所收剛卯一四面皆
有字迺漢隸也非真字余按服虔注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
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
今有玉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
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絲絲貫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
上面作兩行書文曰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
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
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觸既方庶
疫剛瘴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
小及文服說是也公謹所見剛卯不言尺寸亦不言文無從

楊園銷東錄卷上

四

辨其真偽但真書則斷非漢物葉森所見雖漢隸而四面皆
有字則又不合銘其一面之說大抵皆後人仿作蓋余家藏
一玉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厚五分有奇中穿一孔一面有篆
文曰正月剛卯利行四方背作辟邪無字不知何代所作也
野客叢談謂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
借此自喻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
墜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顛頽放浪于楚澤
之間固其宜也愚謂此說近鑿凡華木仰生者豈遂無露秋
菊雖不落然以偶上句故遂云爾不以辭害意非如後世說
詩者必攷訂一字也至於反物為言離騷中自不乏如荃蕙
為茅鴉鳥為媒之類此但言飲芳食菲之意非其比也宋人
類多泥于所見好為新奇殊失騷人本怕至荆公歐公以此

互相譏諷尤爲無取歐九卽不讀書何至不讀離騷而直謂之曰飄零亦似未合後人又強解落字爲始以佐歐公之說皆可陋也

今年重午前反自姚江故人吳獨遊鷗來住旬日遂留其過端午同放吳門之棹是日懸鍾馗像四幅約各賦詩其一爲鍾葵省妹圖往歲與家弟丹叔同題其上矣一爲晏客圖一爲賣劍圖一爲畫鬼圖余與丹叔拈得晏客畫鬼獨遊拈得賣劍各成七古一首吳詩尤奇侷可喜我來魏唐才洩旬瞥見交榴幾花吐故人情深不放歸留我齋頭作重午家貧好事絕可憐只有圖書尚撐拄壁間挂幅聊應時幅幅新裁不師古終南進士老佷佷鬼伯鬼雄視如鼠蒯緱一劍雖缺鑿聊怖羣魘我甚武如何一旦輕脫屣萬鬼揶揄掌爲撫人生利

樗園銷夏錄卷上

五

器那可假恐一失之爭笑侮方今 聖治如天中盡掃么麼膏鑽斧廟廊文酒自雍容吏治循良皆卓魯高冠襜履具定何如說劍譚兵了無取九幽儻有田可耕急買烏犍趁新雨吳生幼業縫人能讀書耽吟詠至今爲人作嫁衣裳刀尺之間時雜筆研鄉里皆竊笑之不顧也始爲近體甚工隨園采入詩話近益爲古詩皆琅琅可誦亦奇士也其詩近百首高處自寫性靈超然遠覽恐乘筆之士或猶多媿

汪容甫中文中子所謂振奇人也於學無所不闕近世所爲天文地理經史攷証以及書算小學皆兼通之而爲文特深博雅健無訓故窒塞流俗拘墟之陋然性不諧俗又聞其善罵甚口多否少可是以不爲庸衆所容而遇亦坎軻故多偏宕之言弔詭之論擬之前修殆張融顏延之一流惜余未之

見也與雲臺中丞友善中丞嘗刻其述學余到邗上於其令嗣孟慈所見狐父之盜頌舊院弔馬守真文二首嘆爲發憤之極作題一律云詞多偏宕孔文舉意主悲哀庾子山蒼茫野哭行歌外俯仰名倡劇盜間有怪何嘗非物病無官畢竟是天慳何東激贊梁邱據要使羣公一汗顏今錄其弔馬守真文云歲在單閼居江寧城南出入經迴光寺其左有廢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滿田室廬皆盡唯古柏半生風煙掩抑怪石數峯支離草際明南苑妓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藝風情故老遺文多能道者余嘗覽其畫蹟叢蘭修竹文弱不勝秀氣靈樵紛披楮墨之外未嘗不愛賞其才悵吾生之不及見也夫託身樂籍少長風塵人生實難豈可責之以死婉變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諒非得已在昔媿

樗園銷夏錄卷上

六

好悼傷文姬悲憤矧茲薄命抑又下焉嗟乎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奈何鍾美如斯而推辱之至于斯極哉余單家孤子寸田尺宅無以治生老弱之命懸于十指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靜言身世與斯人其何異祇以榮期二樂幸而爲男差無牀簀之辱耳江上之歌憐以同病秋風鳴烏聞者生哀事有傷心不嫌非偶乃爲詞曰嗟佳人之信孀兮挺妍姿之綽約美旣被此冶容兮又工擘與善謔攘皓腕以抒思兮乍含豪以綿邈寄幽怨于子墨兮想蕙心之盤薄惟女生而從人兮固各安乎室家何斯人之高秀兮乃蕩墮于女閭奉君子之光儀兮誓偕老以沒身何坐席之未溫兮又改服而事人顧七尺其不自由兮倏風蕩而波淪紛嘵笑其感人

今孰知其不出于余心哆樂舞之婆娑兮固非微軀之可任
哀吾身之鄙賤兮又何矜乎才藝也子奪其不可焉兮吾又
安知夫天意也夫固有偶兮將異世同其狼籍遇秋氣之
惻愴兮撫靈蹤而太息諒時命其不可為兮獨申哀而竟夕
去歲七月寓居西湖秋潮甚壯一夕夜半風雨颯沓隱隱若
雷鳴繼聞牆外闐闐若萬馬蹴蹋心悸不能寐披衣起呼壽
生與壽壽生亦起吹燈同坐月色皎然須臾萬籟俱寂蓋潮
聲也又一夕風雨大作撼窗戶牆壁皆動搖醉臥方熟驚醒
以為潮也不復起明日湖水溢至堦除草橋螺螄門外水至
城門色皆殷紅越日聞衢州巖谷間數處起蛟壞民室廬無
算漂沒人口而西湖亦傳有蛟起于葛嶺間一二處崖石崩
壞露沙泥如穴云

樵園銷夏錄卷上

七

四月中湖州近太湖之地名大全鎮與震澤接壤忽風雨晦
冥湖水暴湧漂流人民室廬縱經十里橫經三里雷電雨雹
中有烈火皆卒不得逃一武弁死焉余在邦上聞此信或言
有吼起于太湖中與羣龍鬥或言是虹霓之災吳人謂虹曰
吼也二說皆不可知而濱湖之民被其害實酷矣
江浙多有說平話者以善嘲諷詆諧為工浙人多用唱本有
芭蕉扇三笑姻緣之類謂之南詞皆言兒女之情雜以市井
俗諺其平話則一朝一事或一人之始終榮枯謂之大書其
擅場處不在唱之腔調詞之工拙惟能即景生情滑稽無窮
者最吾郡有沈建中以此得名茶寮設肆後至者無地可聽
園亭銷夏閣開尊間亦召之日止唱二回一段必白金
二兩他執事者不與其聲價如此杭有雞毛陳六亦與之相

將聞揚州有善說皮五鬚子者至則滿座傾倒然皆操其土
音與其地之諺語他方之人不能通知見廣坐啞噤目瞠如
也語言不達固宜有是即如觀唐宋人小說器具服用里俗
諺諺皆與今時異其中所言有可撫掌者讀之莫曉其故筆
之於書尚如此况口說者耶徽人之語至為難解有同邑而
異鄉井者輒復不通嘗有友至一所見休歛人聚譚在傍側
聽茫然不解忽諸人鼓掌大笑友退謂人曰是人亦曉得笑
此可一噱也

今年入伏都不甚熱間有一兩日亦可耐中伏後忽一日朝
起日出如金盆紅霞滿天少選酷烈殊甚窗外竹葉皆妥寂
無少風鬱蒸溽悶殆不可過俄有人投刺相見盛衣冠而坐
僕從皆汗浹袍褶勸其少解外衣答言尚有他適恐脫而復

樵園銷夏錄卷上

八

著更益其熱茶後歸去回顧科頭赤足踞坐綠陰中自覺清
涼世界中人矣猶憶昔在淮安嚴歷亭司馬寓中水亭納涼
茶瓜甚適後一客到盛言今茲之暑且云不識何地可以避
暑司馬笑曰河臺官廳最涼其人不解問何故司馬曰昨日
與公公服持謁候于廳中公不言熱以故知其極涼耳相與
失笑

聞前輩言周青士嘗竝立野次見有輕舟挂帆其行如駛意
甚樂之呼問何適舟人告之遂附載登舟吟嘯自得到岸趨
登筏徨不知所之蓋實無一事也又嘗寓居僧舍後有大池
一人袖手往來其間或至夜分僧徒疑其有輕生意陰周防
之此可一笑也魏塘有兩魏君兄正鎧字冬木弟正錡字石
如忠烈公後也兩君皆弟子員教授里中相距數十里一日

弟忽憶其兄孳扁舟至兄館兄問欣然延入一揖後坐定相對不作一語館中爲具食食訖遂辭還兄送之至門望不見舟而入終竟無一言觀此真覺魏晉諸賢去人未遠

吳子修嘗言錢彞石宗伯往時與汪孟錫祝維諾諸前輩晏集惟酒兩尊白煮豆腐兩大拌分韻賦詩陶然終日歸田以後故人門下士招飲即赴或醪錢遊南湖不過四五人不過百錢校真率之會又簡畧矣宗伯能飲然居家惟飲燒酒又不以小殘而以巨杯一杯適三飲而盡謂子修曰子知燒酒佳乎黃酒佳乎子修曰燒酒佳曰然又曰子知小飲佳乎巨觥連引佳乎曰大口飲佳曰然蓋黃酒價貴燒酒之資不足以醉公即燒酒而淺斟細酌亦不足以醉公也其風趣如此宗伯孫恬齋太史昌齡簡雅有祖風余與子修訪之爲具

樗園銷夏錄卷上

九

酒饌恬齋以倉卒無肴爲辭余曰觴酒豆肉以比宗伯晏集不太侈靡矣乎賓主粲然

魏道輔東軒筆錄徵引文獻頗多可采文筆亦簡淨然其人非君子故於元祐諸賢雖加頌稱時致不滿之意于歐陽公尤甚賞雪之詩假晏公語以爲作鬧非其實也又與荆公論詩言歐公詩少味荆公曰如行人舉頭飛鳥驚亦可云有味道輔以爲不見此句之佳莫原荆公之意余謂此句正所謂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矣以爲無味亦莫原道輔之意也錄中于章子厚頗多回護一則云章善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飢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此是何等語耶悖理亂道而道輔引以爲美談即其人可知矣

偶讀石林避暑錄話云景修嘗以九月望夜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冷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疑疑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情癡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果囊覆其背作詩記之曰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余愛其造語之妙能摹清絕難寫之景余記己未上元後偕獨遊丹叔一僮名汀漚同遊洞庭歸至友人家留飲至二鼓欸留止宿余意亦遂留獨遊不可日乘此月色從此間至我舟不過十里許三鼓可達連夜放舟至鄧尉明早即置身香雪海矣一宿乃費半日功進我梅花耶遂決計下船時水落港淺故來舟不能到以小瓜皮坐四人不能搖騰用

樗園銷夏錄卷上

九

竹篙撐船兩頭遇極淺處舟子赤足下水昇船而行沿洞紆阻盡一更僅行三里許始時酒潮登頰談笑甚適久之漸覺寒氣逼人近四更霜華滿船頭如雪月光晶瑩上下如冰壺冷浸毛髮船底冰沙沙有聲船又無窮蓬凌兢露坐皆狸伏蜩縮僮臥伏艙底獨遊丹叔皆以禦裘蒙首不能出氣余口占一絕云孤棹延緣欲五更滿衣霜氣太寒生明朝見得梅花面鍊就詩人徹骨清二子舉首曰此時尚苦吟耶身與名孰親相與一笑因閱石林語并記之
石林謂張素正云善書者指實而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頭有腕法王逸少愛鵝倘在于此此言可笑古人偶然寄興即已亦不能自知如素正言張旭將日日走市中看擔夫爭道時時請公孫大娘舞劍器乎

昔人言中秋陰晴四海皆同東坡亦信此語有海船以陰晴
驗珠之多寡者是殆未然乾隆戊申余偕湘湄遂生兄弟赴
金陵遂生以疾歸里湘湄入闈試余居秦淮水閣中秋之夕
月輪皎然四無纖雲命酒獨酌四更而寢遂生在里中云是
夕風雨蕭條竟夜不止遂生有寄懷金陵諸子詩云五百里
外青天否此一証也後余主講諸暨中秋赴邑令招飲坐定
微雨歸院作五古四首有云安知虛幌倚不有清輝寒是夜
竟無月歸問閨人則半夜後雨止月出倍極晶瑩其他皆未
能一一疏記要之三五百里內已不同如此矣

石林駁三尸之說以為學道者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
過豈有意于為過而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其說既正
矣謂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鄙意不謂然古人託

樗園銷夏錄卷上

十一

物寓意以吐其胸中所欲言初不瞻前顧後慮人以常理繩
其後而必擇于粹然至正也子厚之文正以誠切譏諷之徒
而借尸蟲以為說如退之訟風伯文之類皆有感而言元次
山造次儒者而惡圓之說有剗心之言昌黎一代大賢而毛
穎傳諱辨史以為譏古人較然不欺其志下筆亦毅然不疑
後之為文者其立論指事必使人無可訾議而其文翫翫關
茸奄然漸滅亦何以是為哉觀此亦足以知唐賢之去宋遠
絕

獨遊嘗有夏日即事云我行東岸汗如雨西岸人家背夕陽
了角女兒看客過傍垂楊樹說風涼夏至日作云孤花零落
了餘春畏暑真同畏俗人澆酒門前古槐樹從今與汝最相
親語皆疎雋可喜

顧青菴與余相知二十年為人和雅善談笑洞曉音律分
刊度曲老樂工自以為不及尤善琴按譜成曲能得疾徐疎
數于不傳之表他人效之輒乖隔不合不幸年未五十以嘔
血死先是喪其妻又喪其長子人所極不堪之境而視君若
不甚戚戚于中同輩以為慰幸乃竟天天年豈中有甚傷而
不見于外耶生平為詩頗多矚不收拾沒後鐵門掇其叢殘
之稿及他處所見凡百餘首曰青菴遺詩余來邗上過同里
鐵門以其稿付余且曰如有有心采輯遺亡闡揚淹沒者可
抄錄數章與之嗚呼故人之心故宜拳拳乃爾也長夏無事
校勘一過中間與僕輩訓倡之作皆在古人所謂同晏一室
蓋謂此也詎不信夫為歎息不已青菴詩如其人不為巉峭
刻深之辭雍容恬雅愔愔乎琴德也五七言古詩極老蒼今

樗園銷夏錄卷上

十二

未能錄錄其近體一二以志梗概霞田邨晚步云籬落接郊
塍閑來任意行邨廡欺過客野老識先生山淨斜陽澹沙澄
秋水明疎鐘何處寺風送一聲聲送湘潮赴淮陰并寄頻伽
云把酒別離筵相看各黯然狂能為白眼貧到就青蘊草草
歌三疊迢迢路一千無多行李外書壓渡江船此行空冀北
國士重淮南交呂蔡稽始盧前王後看倚問賢母慰設醴主
人諳此意須珍重并聞郭十三東溪絕句云門前春水綠于
苔白版雙扉鎖不開消息殷勤向誰問等他語燕出牆來白
蓮花云蘭橈打碎碧玻璃薄媚輕裝月下宜自是澹人濃不
得錦帆只合載西施澹臺湖竹枝詞云郎住南塘妾北塘一
衣帶水長如江如他兩岸石師子南不孤單北又雙荷花落
盡水田荒剩得蓮房蓮子香阿母多心太憐子與儂夜夜睡

連房勸儂莫將燈草栽勸郎莫釣斑魚來斑魚腹小慣生氣
燈草心柔易變灰

樗園銷夏錄卷上

十三

樗園銷夏錄卷中

吳江 郭慶 祥伯

今吳下謂作揖爲唱喏畫墁錄云北人揖則禮恭今人唱喏
乃喏也非揖也考九拜有肅拜即今之揖唱喏亦謂之聲喏
言有聲也然則吳人之揖乃揖也非喏也至今越州人呼作
揖爲相喚乃唱喏之意

宋人雜說言神廟晚年無嗣有上言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
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後見青箱雜記乃吳處厚所建言得二
人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愚謂
趙武畜於公宮左氏無異辭太史公喜採雜書遂有屠岸賈
及嬰杵臼等事要亦好奇之過未可深信至宋乃追封立廟
更近於巫祝所爲君子不道可也

樗園銷夏錄卷中

十一

杭州金鼓洞最晚見前人題詩者甚少竹垞以後稍稍稱之
見於集中如董浦樊榭諸公是已地距紫雲洞一里許爲羽
流所居西湖諸淨室皆僧舍道院極少竹木清疎山水回複
岩上架屋下臨澗壑頗有幽深之趣壁間有野鶴飛來四字
體勢飛動相傳爲回道人用鶴翎所書今刻於壁甄洞旁有
泉澄澈甘芳冬夏不竭羽流村俗即洞中爲竈突煙熏蒸石
壁皆黧黑其泉即供其漉米洗菜之用余嘗過之題詩有云
可惜諸羽流行厨置林表突煙熏嵌岩菜把亂荇藻將無此
溪辱或恐山靈惱去年復借壽生子修過之有一道士極殷
勤禮接且乞詩云欲修洞志并欲築屋他所移易庖福因亟
歎賞贊成之復爲作一詩中云山中道人頗好事欲構雲屋
東西枝行厨林表昔所誦若別位置我敢譏蓋謂此也

蒙齋筆譚載陳子昂聞州人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嫖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為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驗此事又在杜十姨之前可為一笑拾遺之名可謂受侮不少然拾遺補闕皆諫官而杜陳之名特著又恐世之為拾遺者或真是婦人也史繩祖學齋佔畢辨易夫之九五竟陸夫夫以竟陸為二物引爾雅為證謂馬鄭王諸家為一物之誤其說甚博而可據至謂人竟二字前人未之有舉則杜詩序有人竟青青之語豈繩祖未之見耶

東坡詩辭率意而作自然高妙後學務為穿鑿每以一句一字謂有當時本事鄙意大不謂然如乳燕飛華屋一詞漁隱叢話謂為一官伎而作似稍有據依要亦借題寓意非專為此伎而作故能飄飄凌雲他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一詞

樗園銷夏錄卷中

十一

是隳葉摩訶池上之歌東坡自敘以為幼時見老人能言孟蜀時事而作小說者遂謂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歌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相似故隳葉叶律以贈之又以雁詞揀盡寒枝不肯栖為溫都監女而作皆謬悠不足信墨莊漫錄載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時二客皆有服久之湖心有一綵舟靚粧數人中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嫺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若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此說尤為無稽按東坡此詞含思悽宛用意芬芳所謂騷之苗裔豈復即事有哉哉其何處飛來雙白鷺云云

正用杜牧晚晴賦儼風標之公子如慕悅其容媚語自此以下則高唐洛神之寄託也妄以二客有服以附會白鷺年三十餘附會芙蓉開過其不學牽引可笑幸東坡吐辭豪邁不甚言兒女之情不然堂上鯨錢之誣豈獨歐陽永叔耶忍冬藤今呼為金銀花一名鷺鷥藤墨莊漫錄又為鴛鴦草云治葶毒

洞仙歌之說亦見墨莊漫錄又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敘乃云是洞仙歌今蓋公以此敘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云云按東坡自敘意謂止記此首二語以意度之殆洞仙歌詞則二句以下坡未之記憶者安知以下數語後人不反因坡辭而假作以為孟昶之辭乎且小說所記此詩參錯不同如此錄作簾間明月獨窺人

樗園銷夏錄卷中

十三

他處作繡簾一點月窺人此錄三更庭院悄無聲別本作起來瓊戶啟無聲皆可徵也墨莊漫錄載歐陽公雜書九事其七云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術非精鑒之事也余謂此論畫之說實為元人倪王諸家不傳之金丹歐公已見及此則畫院工匠所為不直公一笑也移此說以論文亦歐公自得之妙聞之姬傳姚先生云歐公有美堂記世皆膾炙然皆賞其中風帆浪舶出沒烟雲杳靄一段豈為知文者即是說亦未易竟也馬永卿嬾真子云東坡知貢舉日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蠻夸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難任人則忠信昭而

四夷服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與金陵異說以爲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東坡見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以難去爲難平盡黜之惟作難去字者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此論最妙近時舉子專務揣摩遇主司素講小學則人人說文素習漢儒則言言馬鄭叩其所存枵然無有皆一時襲取之學班固所謂利祿之道豈不信夫然難任人之難謂拒而不受也其音似宜從平如難色難之之類

余前言剛卯字多少不同頃閱嬾真子云於士人王慈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下二字不可認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據此則服虔師古之說爲得之矣又云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

樗園銷夏錄卷中

四

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此說亦確故新莽禁之與金刀同

嬾真子宋馬永卿所著永卿他著不甚見此書議論頗有據依亦醇正不偏如謂漢太公與媪史皆不言其名唐史載之爲可笑謂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故逸篇之名可攷證之曰靈兼美惡兩義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謂莊子時已有縣令注讀爲懸者非王衍去阿堵物爲藏去之去韓昌黎曹成王碑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當作虐使無殘字誅其州爲誅其州世說將無同謂初無同無同安得有異數說皆精惟論樂天詩顧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期謂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輿好獵則近於鑿此特用穉中散李斯事非必各切其人也謂古人字一字者多無三字者獨

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貢甫原甫以犯高魯王諱故去甫而加伯仲時人因以三字呼之此說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父墓誌云公諱敞字中原父以此可知愚按古人原只一字字所謂伯某甫者伯是其次甫是其美稱某者乃其字二劉之字本只原甫貢甫加伯仲者好古也父與甫古同鐘鼎銘識皆如此又非必避諱也伯休甫仲山甫之類皆是以爲三字者失之矣

指頭書指頭畫近時爲多於古無所承惟嬾真子言溫公所居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上節微屈染墨書之字尺許大此指頭書所昉乎近人有能筋書者有能火畫者又有翦金箔爲字體勢波磔皆具初視不能辨奇巧蓋日出矣

樗園銷夏錄卷中

五

同道人事迹宋人記載多矣呂初度郭上竈後度何仙姑然上竈世無知之者惟何仙姑亦屢見宋人雜說中有一長官邀致舟中三日爲人所彈又人獻茶一椀後垂兩手如玉茶從十指甲出凝於地色猶不變殆耿先生之流歟

東坡云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余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昔在黃州隣近四五郡皆送酒余合置一器中爲雪堂義尊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余讀而失笑東坡不知酒乃并不知墨酒卽甚佳一種自具一色香味墨卽並佳一種亦自具一種香與色也雜糅和合皆亡其天其不能飲不能用可必也然則何不合閩洛蜀諸君子爲元祐義賢

宋子京爲晏元獻所知數同燕會元獻之謫宋適當制有廣

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或言先夕與元獻燕集極盡款洽草制時宿醒猶在旁人莫不齟舌若宋公為負恩門者而龍川別志謂仁宗以殊選章懿后志文不著誕育仁宗之事為憾又以八王言名在圖讖欲重黜之宋為學士當降白麻力爭乃降二官知穎州制辭云云但言其輕罪耳諸說不同當以子由之言為得其實也

秦會之十客有二說不同老學菴筆記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刺及為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某人以治產為莊客丁禧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為作子為說客初止有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

樽園銷夏錄卷中

六

弔客足十客之數雲麓漫鈔無親客羽客說客弔客而有朱希真上客曾該食客某詞客湯鵬舉惡客又以狎客為康伯可謂捷於歌詩及教坊應制秦每謙集必使為樂語詞曲湯本出秦門及薨攻之不遺餘刀其莊客詞客則逸其名二說不同蓋皆當時惡秦者因指目其鄙人為月旦故有互異末後弔客尤足資笑噱也

余少時喜食糖毀齒以後又復蛀蝕一二年中十九痛楚後嗜酒遂不喜食甜而齒亦不痛二十以後益堅固勝昔時大肉硬餅如刀截矣近復小有齟齬日以鹽摻之雲烟過眼錄有英宗自書一方今記以備遺忘生乾地黃細辛白芷阜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藏瓶均用黃泥固濟用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並為細末早晚用指齒

牙堅固并治齟血動搖等疾

今人以消息卷耳謂之取耳昔謂之堯耳雲烟過眼錄一胡僧堯耳凡口鼻皆傾斜隨耳所向作快適之狀

古婦女畫眉皆剔去眉毛以石墨畫之故有十眉之圖京兆之嫵孫壽之細而曲折若如今人止能就其本質潤飾豈復能翻新樣耶

雲麓漫鈔言趙充國屯田乃兵家計策罕開先零皆烏合充國知不能久欲以計挫之及到彼但欲為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不過糧草多寡幾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所料之外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為稱

樽園銷夏錄卷中

七

首可笑其意以為克國但欲持久以破羌特假屯田為名示以久留之計非真欲得穀故云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罕開為惑班固亦不識其機余謂以持久是固然矣然騎兵既多糧穀芟藁所費不貲安能久暴於外以待其解散惟屯田可以不戰而屈之使羌夸至爾時猶不服充國固不能退也非屯田又安所資所謂兵訣可替月而望遠在來春者亦以宣帝督責迫促約畧以報故未能預定也史言其秋充國病上詔破羌將軍十二月擊先零充國乃上屯田之奏明年五月罷兵誠未知其下種與否然所謂四月草生倅馬就草治隍陘道橋繕郵亭浚溝渠者必已行之且田皆羌人故田及公用即留以遺羌豈不益足以示恩信耶充國之還浩星賜迎說以宜歸功二將出擊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

後法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卒以意對然則謂班固不識其幾者殆非也

唐代宗謂郭汾陽曰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猶言翁姑也今人作阿家翁非是

顏氏家訓謂樂府丈人且安坐為尊長之稱後人作三婦豔多為淫冶之辭於義乖矣柳州祭楊憑文稱為丈人或疑外舅之稱然楊公故與柳公父侍御君交善則亦父執之稱也今館閣前輩呼後進曰館丈同年曰年丈恐失其意今士人出一家父子門下者謂前後輩門生唐人謂之上下門生姑之婿與姪之婿今謂前後輩女婿唐人謂之上下同門亦唐人之稱為慚

羅兩峯聘鬼趣圖一時名流長篇短詠題句幾滿牛腰之卷

樽園銷夏錄卷中

凡二余到邗時止見其一船山蘭士諸君皆各有作旁行斜上而書其令嗣介人屬為賦之乃以三四五七言古今體八首應之圖凡八幅第一幅模糊黯慘中畧有鬼形第二幅二鬼若主僕然第三幅一鬼與女鬼調笑無帝尾其後竊聽第四幅矮鬼抱甕飲酒第五幅一巨鬼如山魃狀舉體藍色猙獰可畏第六幅一大頭鬼頭幾過於其身之半第七幅三四鬼疾行雨中第八幅乃兩鬮髑背坐大率皆寓言也然閻兩峯眼有碧色實能視鬼後忽患目眚遂不能見物意其冥誦乃刻志迴向誦經自懺自京師歸目乃復明仍能於燈下細書遂專寫佛像不復作狡獪伎倆矣介人為余言如此去冬來邗上聞人多稱女伶雪如之事言已病亟皆為惋歎余未及見之越數日死矣吾友臨川樂元淑作雪如小傳其

畧云雪如名葆珠長洲人不知其姓生數月為袁媪者養女遂姓袁氏媪楚婉慧志識芳遠年十四鬻於王甲吳俗多鬻女為優雪如悲恐飲鹵汁求死救而甦王乃詭言良家延師教之讀已而雪如識其書院本也始悟果將為女伶矣則夜投繯又以救而免愈益防守之雪如既求死不得因勉習其藝從至廣陵蓋欲陰相所歸久之不遂有南陽生者客邗上嘗與諸名士宴集雪如識之坐間遂傾心焉凡三見以情告於是生之友知其事者咸避之謀贖之以歸生生貧惡相負遲迴不逮諾雪如泣謂其友曰不諾則仍死耳貧與死孰重不與死豈畏貧哉且不得其人而死孰與貧而死今得其人矣而以貧故不諾命也不諾則必死生感而許之各以佩玉為質質交雪如病病二十三日竟死年僅十八嗟乎雪如不

樽園銷夏錄卷中

以仰藥死自縊死而卒以疾死何哉天殆早許其死而又欲有以彰之也故質交乃死既死生與諸名士歛金殯之將銘其壙碣其墓且繪圖像弔以詩文詞哀為一冊俾傳之於後雪如病中生數四往視初尚能言繼則但注目流涕最後不復有淚然猶欲有所語喉哽而罷悲夫雪如居廣陵數年內抱幽苦外以溫默自矜然眉黛悽結背人往往淚承睫以是多為有心者所識今潔其身以死死則愈潔矣字之曰雪如允哉余謂弱女子遭遇此離而必死轉以求自申其志不遂而死則命也其志固已素定矣又聞人言凡號女伶者雖外示難犯多於冥冥墮行亦其假母之術不嫁而嫁固畢也有一貴官聞雪如名召之侑酒因誘入曲室以向所得志者挾而求之雪如以死拒之痛哭而出僮僕有竊聽者聞有聲鏗

然比入檢視朱提數十笏在地而雪如去矣此亦青泥中遺花也

元淑又有烟夢詞十二首極哀豔之致今錄其半云燕子歸時記乍逢廢池閒館傍西風客如春草闌珊綠人對秋花黯淡紅
淡紅凭過樓闌都屈曲聽來欄鐸尚丁東如今更是傷心地無復苔階咽斷蛩綺席無詞詠墮釵黃衫有夢脫弓鞋團雲舞隊猶聯臂畫壁詩人盡愴懷玉鏡花空難寫照紙錢風冷欠營齋千金欲買驂騑骨換取遺香擇地埋吳語咽咽怨鷓鴣自言生小別姑蘇新妝忍學拋家髻獨望愁看奏樂圖屏上粉書頰决絕壺中血淚久模糊女墳湖畔歸來晚魂是梅花第幾株身命都如六出花宜書小字刻茗華蘭香自幼漂湘岸杜裏從來弔楚沙生託鴛鴦貽珮玦死無鸚鵡喚琵琶

博園銷夏錄卷中

人間何處堪回首料得蕭娘不憶家翩翩長袖不勝情六尺瓊瑤一燕輕平日笑啼俱掩抑此時哀樂轉分明愁多儘向東風訴坐久渾忘北斗橫太息劉郎幽怨句無由吹入小紅笙莫更華筵戀酒尊斜陽未落早黃昏燈前刺促成良會坐上述離見艷魂痛惜尚煩諸女伴浪遊終笑舊王孫分明歲暮風吹雨疑有飛花夜打門先是雪如之亡元淑暨諸同人欲葬於玉鈞斜側其家不願昇歸吳門蓋欲以駿骨為市也既歸則無葬理始悔前此之靳于是江鄭堂王蘭石春渠諸君復謀於吳中好事者為買地于虎邱之旁諸同人率錢為會以成其舉蘭石有題烟夢詞今錄其四云小蒲青城十八春枉教人喚玉樓人不多心緒愁難說最小眉彎只解顰泉水在山留本性月華如雪夢前身請看冉冉波去羅襪何

曾染一塵莫認章臺折柳枝臨風曾未識相思乍交花下同心玳旋斷人間續命絲漫道竟成千古恨也應不負一生癡披圖欲喚真真出隔着重泉知不知王鈞無分葬蛾眉不是千金買骨遲始欲葬雪如待種碧桃表洪度好留青塚傍要離斂錢只費長門賦諸名士所歛瘞墓何慙幼婦辭陽湖陸作壤他日虎邱山下路棠梨花裏徧題詩一花見佛便生天可向瑤宮作散仙心字定知香不滅手文誰信月難圓有文在手作月字已將蘇小同心結應驗章阜再世緣往事淒涼莫回首人消如雪夢如烟春渠有和詩十二章其佳句云牆東隣女非窺宋樓上仙人豈姓蕭始識愁多同小小尚嫌名艷喚東東閨中易破同心鏡江上羞彈却手琵琶貧恐累相如賦示疾先離倩女魂雪中鴻去空留爪簾外飛花不駐顏

博園銷夏錄卷中

其他題辭甚多亦賦高陽臺一闋
明末名妓楊雲友墓在智果寺中汪然明志其葬余嘗往尋之迷其處居人亦無知者寺亦久廢惟前寺額僅存有樓三間一二老衲居焉僕夫泉亦已堙塞荒荆叢棘中蟋蟀吟秋蟬帖弔月而已
往歲吳江市中諱看長人其人長約九尺以來入市買物僕而疾行若惟恐人之指目也自云家江北召伯鎮素業操舟初亦僅如中人兄妹二人一夕暴長由是無與婚娶遂共刺煤船二人斃力飲嚼皆倍於人故食其力亦遂自給余按岳珂程史載姑蘇民唐姓一兄一妹皆長丈有二尺不復能嫁娶與此相似然一夕暴長尤奇
七夕以後秋暑甚酷蚊蠅稍多懶近筆研十四日亭午後忽

覺微涼日色漸澹須臾清風颯然間以疎雨窗外竹色如洗
更定月出竹梢上影搖搖滿几席時飄殘滴落研有聲遂欣
然命酌絡緯促織一時競鳴灑灑有秋意惜無故人同此清
景東坡所云無緣持獻獨享為媿耳

西溪叢語不解段成式諾臯之義以左傳荀偃見梗陽之巫
臯獻子許諾為疑卽此事可謂穿鑿諾臯太陰將軍出抱朴
子

西溪叢語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今吳下人語音如注又謂所厭惡之人亦如注皆苦之訛謂
患苦之也杭人謂之暈船

有人傳一閩秀詩云梁間雙燕正將雛塔下護花過雨濡阿
母書來羞竟讀隔年頻問有身無語極蘊藉

樗園銷夏錄卷中

三

宋高宗忘兩宮之讎甘心賊檜之議然從容耄耋之年享天
下之養孝宗以恢復爲心勵精求治雖任柄失宜而此心可
告宗廟至問安視儲承德壽亦前古所無而光宗以痼疾
內寵幾生疑貳宰臣去國大行不臨比之唐肅殆有甚焉天
道報施於此蓋爽讀史至此每爲憤懣

以石刺病曰夜古人鍼砭皆用石不以鐵也後世刺術尚傳
而用石者無間數年前有一女子從老嫗來寓吳江之鄉邨
自言能以石治病有大小絹囊十數中皆盛石有患瘰疾者
就之求治女以石囊擊腹背腰股足心幾處病者覺如蘊火
灼熱凡三次而愈由是士庶神之爭走其門里有惡少豔女
有色將加強暴女覺之一夕同老嫗去亦不知其自來惜無
有心人一叩其術之所授也

苦筍之可食者亦味稍近苦耳若如放翁所云氣苦不可於
鼻味苦不可於口亦豈用徇乎其名感額而噉昌歎哉然南
北嗜好不同廣東人喜食苦瓜烹煎魚肉皆用爲和竹垞嘗
至一寺寺僧設饌有苦瓜竹垞不能喫僧曰居士少年不耐
苦此種江南籬落間亦有之熟時青紅可愛名曰錦荔子然
無以供食單者頃來揚州見擔頭鬻之想此間亦食之也辣
椒吳人謂之辣虎又謂辣茄亦止用爲醬僅食少許耳而北
人堆槃生食以鹽蘸之可盡數枚信乎口之於味不同嗜也
朱雲之直臣汲蓋之流也跡其出處以華陰守丞嘉上書
可試守御史大夫以代貢禹爲匡衡不容以論易折五鹿充
宗爲博士舉方正爲槐里令時石顯用事陳咸數毀顯雲數
上書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咸與雲相結而石顯與充宗

樗園銷夏錄卷中

三

爲黨元成阿附石與五鹿於是司考雲疑風吏殺人上問
丞相以雲治行丞相言雲暴虐無狀咸爲雲定奏草遂爲元
成奏下獄滅死爲城旦傳中不言殺人之事而云疑風吏于
陳咸傳先云咸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
辜雲從刺候教令自訟石顯伺知之奏漏洩禁中語下獄掠
治作者之意蓋見雲之殘酷皆顯與元成輩風有司鍛鍊成
之者也而後之論者猶謂朱雲雖直不免爲酷吏豈非不善
讀書者耶

漢書武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
見愛也晉灼以爲長史之長張晏以爲文德師古以爲有文
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然疑終未合語意楊升菴謂舊本作
而肆赦升菴之紀述固有未可盡信者然此詔爲赦令而言

似因偏旁脫落而誤者亦未可知困學紀聞亦已言之矣
元帝紀建昭元年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
師古注蛾若今之蠶蛾類也僕謂古人蛾蟻二字通用此疑
是蟻字

野客叢譚其辨証甚多可取而論詩文每嫌拘滯如謂陳遵
投轄是偶然事其說良是而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
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詩人之言豈可若是論耶謂東坡以
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二語云漢取
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
嘗不以詐力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
以守者守之固無語病無奈文不佳矣又自言用韓劉二詩
語作一聯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沈舟坐閱千帆

楊園銷夏錄卷中

十四

之過劉夢得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云側
畔沈舟成何語耶

寧武周將軍遇吉墓前出山一事甚奇傳之者或失其實遂
多荒誕附會隨園子不語所載土人張姓私禱及攜母避水
得邀神佑皆不得其真蓋隨園亦聞諸道路且惟怪之欲聞
也吾友太倉彭甘亭兆蓀言時侍其尊甫宰是邑嘗親隨往
觀卽於是夕作周忠武公墓紀異詩嗣後以此事述上官中
丞農公立捐三千金重葺將軍祠宇并勒碑紀其靈蹟今錄
其詩序以徵信序云乾隆五十年乙巳夏移霑潦決旬谿澗
泛溢城南周忠武公墓在半山爲灰河水所蝕土脉坵裂官
議築堤護之水猛工不克興一夕雷電交作水所經處忽墳
起一由長三十餘丈高十餘丈蟠屈墓前如堤防然墓得無

恙萬衆詫歎咸謂將軍靈也作詩紀之凡三百八十字云云
公之英靈毅魄固應長在天壤而天地鬼神亦必當呵護其
埋血之處理固平常無足怪也

楊園銷夏錄卷中

十五

樽園銷夏錄卷下

吳江 郭馨 祥伯

迨徵君雲龍號畊石余外祖諸父行也少負時名儻任氣
歷遊黔滇爲詩有奇氣得江山之助爲多乾隆改元以薦應
去詞科報罷更益自放使酒謾罵凌折儕偶如沈文憲輩見
之皆憎服下之日其談辨鋒利可畏然竟以此齟齬於時以
副貢生終歸家築室種樹著書自娛所居距余家不半里日
池上草堂先子猶及見之有施註蘇詩一部徵君所選閱也
間有發明字亦古雅家藏書甚多今散佚殆盡余嘗訪先生
遺集不得僅記有句云晴川歷歷將軍樹落日荒荒和尚原
又有錢唐觀潮云鳴夷怒勒半江風少時見先子喜誦之
呂獻可以劾荆公被黜臨歿謂司馬溫公曰天下事尙可爲

樽園銷夏錄卷下

君實勉之溫公歿獻可子由庚作詩挽云地下相逢中執法
爲言今日再昇平其言深痛與放翁家祭無忘告乃翁之句
同一淒入心脾吾友袁湘涓棠題其弟遂生詩後云臘祭吾
將告先子諸孤家學未全荒讀之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沈剛中需尊自號北溪居士與先子交最狎野逸古雅名隱
者風喜論說古今目張口哆唾涕雜下自少卽專意爲有韻
之言家故藏書尤多秘冊北溪皆博習強記以資詩料然間
爲散文輒棘澀不甚曉暢其先人水邨先生何義門高足也
家素豪於財好客喜事遂至中落至北溪益貧恒典及琴書
矣北溪中歲好遊其遊跡多見於詩有刻木以傳者今皆不
可見嘗見其手錄一冊如過河源云朝行竹簾鎮夜過河源
城謝客裁詩處青山開晚晴空江明月上樓下玉簫聲對酒

樽園銷夏錄 卷下

不成寐黃沙灘浪生長干曲云郎從何處來可向長干過自
妾去家鄉庭樹幾圍大廣東竹枝云十月嶺頭樹樹春深冬
綠葉還如新嶺南風土雖殊候幾見梅花瘴殺人二禺山上
雲沉沉郎情不似江水深檳榔生就迴文錦入骨相思似妾
心此類甚多同時又有王名元文者亦號北溪其迂拙樸古
亦相似陸朗甫中丞欲爲作兩北溪傳未果

吾友徐江菴濤少時頗事放盪中更折節讀書師事先子學
爲韻語沈思懇苦不輕下一字同人晏集拈題分韻江菴或
通夕不成一章擁褐深望兀若木雞及成出示諸友莫不俯
首折服素抱羸疾嘗有憂生之嗟後竟不永其年嘗謂余曰
詩之爲道一縱一橫在唐則青蓮爲橫工部爲縱昌黎爲橫
東野爲縱後如歐陽永叔蘇眉山陸放翁橫之類也梅聖俞

樽園銷夏錄卷下

黃山谷陳無已諸人縱之類也橫則天才放逸學力宏博不
須深造高步一代縱則萬力千氣十變五化鈞深致遠洗髓
伐毛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遺山絕代高才服膺辛老子職
是故也濤才力問學兩無所恃當刻畫此心冥搜采入與辛
敬之周青士輩驟斬後先天假歲月俾不傷折重以故人篤
勉或期無愧斯言耳年未四十遽就怛化其詩稿皆零星故
紙或割客刺之尾旁行斜上反復皆書細意推求十僅得五
已鈔入碎金集中回念平生時語不勝泣然

江菴五言如春本關心事花當病眼開芳菲能幾日風雨送
行人坐久嫌更短春寒仗酒溫七言如玉蘭爲雨所敗云小
樓夢破驚飄瓦病眼離多莫倚闌過古逸堂云謾誇白雪歌
難和爲有黃華酒不辭水仙花云任爾梅兄與替弟讓他明

自立黃昏皆幽折清深味之無極庚戌之春與余同舟探梅
鄧尉時病體稍輕意致甚勝歸舟賦詩歷記遊跡七古一首
最為奇崛中有死僂埋我梅花下之句余深疑其不祥果以
是年下世殆成讖也今全錄此詩於左嗟我久病如羈囚空
齋兀坐春復秋五嶽名山祇臥遊有夢不到羅興浮今年正
月病稍愈東鄰郭泰呼同舟輕舟如鳥帆如席頃刻已見四
山白是時十七日之夕斗轉參橫夜過乙茫茫幽香欲斷魂
皎皎朗月初生魄擁衾坐起夜不眠須臾月落風滿天朝來
推窗喜晴吳梅花一笑何嬋娟不礙千盤無雜樹香臺階級
不知數屣顏傑閣留遺踪曲折僧房出行路古碣猶傳刺史
名仙骨肯受泥塵污僧寮高處山忽爭一峯矗立何崢嶸身
無羽翼飛不得郭君健者身始輕憐我駭汗如水傾兩足欲

梅園銷夏錄卷下

三

脫走且躑今朝尋花將命乞呼童荷鍤隨我行死僂埋我梅
花下君為立石題我名後之遊者攷歲年手摸其文笑且顛
咄哉此子本多病不死牖下死山前不能從君上山巔何遠
不如郁泰元臨風一笑成此篇朱鐵門昔生袁湘滄棠皆有
題余所輯江菴集詩辭極沈痛朱云元和稿本字闌珊蠅跡
蛛絲用意艱要有模糊難讀處故人淚點在行間明年我亦
約探梅攜卷花前誦百回花若有情應感舊見君扶病苦吟
來哀云半是當時倡和篇挑燈重讀總淒然韓公知已推東
野元氏遺文定樂天一事堪憂兒失學幾時解痛爾無年零
星紙片經營跡手澤毋忘也自賢不堪懷舊酒壚邊我負平
生顧彥先狼籍遺書慚後死芊綿宿艸痛來年墓磚剩有孤
甥誌宗祀聊憑寡嬪延一樣故人嵇與阮為君題葉重潛然

自注時壬子十二月十八日後三日為亡友荔堂葬日故次
章及之荔堂願君後藝也

錢唐陳曾毅字叔毅一國初名流嘗參貴人幕府屢遊京國
集中酬倡如湯西厓朱文益宋牧仲皆一時詩人竹垞集中
有聯句之作先生與焉名位未達姓字湮沒武林人迄無知
者可嘆也余客淮陰沈生志香以鈔本詩數冊見閱中有一
冊斷爛不全而一見色動即先生詩也亟鈔入碎金集中先
生三賦悼亡詩皆淒絕一為徐夫人再則側室朱三為繼室
許一則五古五首詞多不載今載其悼朱七絕云水晶簾下
玉龍葱十樣新蛾畫未工畱得青銅僅三尺更無人影在當
中半枝樺燭故熒熒記得歸遲掩曲屏比玉能温花較活最
難忘處是臨醒避人洗手作羹湯不遣郎知試教嘗直到加

梅園銷夏錄卷下

四

餐方笑問阿儂果否勝尉娘三悼亡七律云無多緣分有多
慳衫袖重重淚盡斑地下底須三婦豔人間又作一夫鰥弦
悲纖指同流水黛憶修眉獨遠山莫怪情文深似昔中年家
室倍相關無憑消息報泥金幸負中閨祝願深錯認成名如
反掌苦將下第太關心鑪香拜禱煙疑戶榜紙傳看淚滿襟
熟視不言俄擲地一時愁病暗相侵又如薄衾孤枕仍還我
剩粉殘脂忍見君愛我悼亡詩酷甚悼君詩就更誰看皆淒
入心脾哀感頑豔他如無題云腕玉雙行下頭香一枕餘足
證巧將新月隱面羅剛被好風開送人歸里云休爭故物當
還我便不成名豈損君寄朱文益云常日盡言真苦口下風
欲拜是甘心皆可喜也悼亡詩中臨醒字用玉溪衣薄臨醒
玉豔寒句也隨園以為不亮易以他字余謂究不如原本之

典

近人能詩而名不出里巷者吾鄉有朱坤混跡市廛行踪猥瑣人不知其識字與否也吾友朱鐵門得其一冊頗有新語如南北路分愁苦地暖寒春弄是非天小人近市還名隱老子無才正坐頑地偏無客煩雞黍身賤憑人喚馬牛其邨居一絕云華門圭竇老農家縛個茅亭傍水斜誠恐世人圖樣去遍栽修竹四圍遮

癸丑仲夏偕歷亭嚴丈伯生蔣君往來吳門邗水之間一日在揚州與伯生步至城外一寺堂中懸大幅字跡怪偉下署天台老人疑僧書也記其一絕云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閒尋環數遍琅玕竹又出柴門望遠山

樽園銷夏錄卷下

五

葉盡脫山翠如滴平時誼鬻脂粉之氣洗滌無餘日影半斜列肆早歇惟兩人獨步黃葉中耳真娘墓側有茶店未關步入啜茗見墓碑之傍細字如蠶窺視之得一詩云月下香魂杳莫尋漫憑松栢結同心美人一去彩雲散古寺重來黃葉深落日帆檣愁脈脈西風時節瘦惜惜怪他弱妹催歸數小字如花細細簪第一句下署一珏字三句下署一珠字下皆如此未署九月朔日西城謝氏女姊妹題蓋聯句作此不競春光獨吟秋思珊珊遲來雙雙而至可想見其清絕之致矣馬蕉菴元勛少時有句云東風吹出清明雨無數天桃一夜紅爲人所稱嘗在場屋中一經生見其卷面姓名驚曰子非無數天桃一夜紅之馬君乎於是同人皆以馬天桃呼之對床夜話云老杜偏仄行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

樽園銷夏錄 卷下

棘汎江夜宴燈前迢迢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退之曲江荷花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謁衡岳廟手持盃致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下三字似乎趁韻而實有工於押韻者此言甚得三昧喜而錄之

吾師姚姬傳先生以古文擅海內詩亦兼備衆長七古沈雄廉悍浩氣孤行無所依傍七律初爲盛唐晚年喜稱涪翁嘗謂磨曰竹垞晚年七律頗學山谷枯瘠無味意欲矯新城之習耳乃其詩云江西詩派數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此何爲者耶又嘗曰近日爲詩當先學七子得其典雅嚴重但勿沿習皮毛使人生厭復參以宋人坡谷諸家學問宏大自能別開生面先生七律如登宏濟寺閣是中山王故園云中山王亦起臨濠萬馬中原返節旄坊第大功酬上將江天小閣坐

樽園銷夏錄卷下

六

人豪綺羅昔有巖花見鐘磬今流石殿高倚立碧雲飛鳥外夕陽天壓廣陵濤辭氣雄放真有籠罩一切之概絕句不爲柔脆之音而清氣入骨覺魏公更饒媚媚嘗爲書一小幅云秋館蟲吟出艸根倚牕塵几一鏡昏江邊夜半瀟瀟雨知有寒潮又到門

庚戌歲余遊金陵將求一館以爲負米之養當路貴人皆素相識者曾莫爲力旅食幾半載困而歸中寄家書不敢明言恐詒老母憂典衣寄銀云出自館穀或不足先生時以束脩益之及余歸先生書一詩扇頭見送云江津起漲泛吳天欲挂離帆風颯然小別玉顏應未老巨材深谷且忘年棲遲政爾爲親屈能麟寧希得衆憐畱語斯須聊記取蒹葭花謝艸如煙回首舊遊頭顱如許展讀師語不勝慨然也

余秋農旻喜為奇句有詠大風詩欲吹山作地能送海升天為隨園所稱時文亦時越矩度長或至數千百言少見之士如觀怪物與胡心齋皆有見贈之作篇長不能載錄

蔡芷衫元春金陵老名士也侘傺無聊為童子師所居僅容旋馬貫角縱橫列坐綦滿余與秋農心齋同訪其室芷衫肅容入即走上樓著衣易帽輒於樓上大呼曰請少待容即出頃又呼如前三四番生徒莫不掩口遲久橐橐下樓手抱已所舊著及當日友朋投贈之作十餘冊坐定共讀之遇得意處容色變動余及客嘆賞曰此似謝此似杜似大歷開元則大喜撫掌不能自已見人謙若無以自容而意實傲慢不屑衣冠了鳥舉止迂樸眾皆指目或效之以為嬉笑不顧也其詩用功最深自六朝以下無不探索雖列隨園之門亦時有

樗園銷夏錄卷下

七

微詞五七古氣味樸古非近時摻觚者所能及七律則尚沿七子之習於余詩最賞送龍雨樵出塞四詩有題余海棠花研空集絕句云鬢影衣香勸玉杯寶釵銀燭映金壘三生杜牧銷魂甚始信無情未是才吾曹狂即是風流知己相逢淚不收昨日莫愁湖上別淡煙絲雨六朝秋芷衫七古如長干塔起句云身無羽翼飛不能平地瞪視秋空鷹空同無以過也鐵門尤愛其金碧之氣空中蒸一語嘗與余酣飲秦淮酒肆時小雨初歇酒人無多芷衫及余論詩之次狂叫大呼聲振瓦屋過客逡巡不敢入入亦睥睨仄坐頃即引去白午至酉肴不過三旁一座列空酒瓶其上幾滿矣兩人皆大醉而歸次日余有詩記其事芷衫次韻和之皆七古長篇故不備錄芷衫有云金陵城中十萬戶若論風雅棄如土又舖糟粳

醴排比戶仰不見光俯見土其狂態猶可想也

吳中買女為妾媵者東足布指塗粧縮髻節其食飲以視其肥瘠教之歌舞絃索之類以昂其聲價貧家女往投之謂之養瘦馬人疑所以名余按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又曰馬肥快行走伎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間換一主俗語或本於此也

鄙性善愁最苦言別江干送客目極帆影雖數十里之近三二月之別亦殊惘惘必望其去舟不見始返或進來檣檝盛多一時已迷所迷心輒為恨因憶唐人于良史詩云看爾動行棹未收離別筵干帆忽見及亂卻故人船真善於寫情者也楊誠齋詩送了堯闌望去船亦此意也

樗園銷夏錄卷下

八

笑談諧謔之語漸遠漸湮則讀其詩者不能盡解雖當時以為可喜者後人見之皆索然矣記嘗與湘灤鐵門同舟自金陵回三日聯句得四十餘首即目偶書雜以近事頗覺滿意今共觀之已有茫然不知詩中道何語者況古人乎鐵門屬湘灤為京口渡江圖於便面有詩極工

皇甫持正詩存者二首其一即浯溪頌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者也宋人多有持正不能詩之說橫於胸中遂并此亦謂不佳放翁跋皇甫先生文集云近時有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爾又跋云司空表聖以持正詩配退之可謂知之然猶云未遑深密非篤論也讀之累歎觀此則放翁傾倒于此詩至矣放翁入蜀記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西廡有蓮池十餘畝

飛橋小亭頗華潔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
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此語與人
之所見不應如是同一冷雋

中州集小傳稱王從之善持論李屏山杯酒間譚辨蠹起時
人莫能抗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噤不得語其爲名流所
重如此故所作淳南詩話名言俊語足解人頤無宋人刻舟
膠柱之見生平最不服山谷詩話中排擊山谷處十居四五
謂山谷有奇而無妙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不足也語最
精確其指摘山谷閔雨詩接花詩猩猩毛筆等作卽山谷聞
之亦無以自解余謂山谷之於東坡天分學力皆去之遠甚
江西學者尊之太過正足招來者口寔至其疎雋清列之氣
自不可磨滅蘇門中實無其偶也淳南專攻其短亦安足爲

定論乎

樽園銷夏錄卷下

九

淳南詩話所論詩皆通達無碍如人意所欲言謂樂天之詩
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駁孔毅父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
字飲而晚年有聲伎之說曰詩詞豈當如是遠以爲口實則
詩中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退之又當不食肉矣又謂歐公
有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之詩伊川云夙興趨
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
誠敬亦已甚矣其言皆可謂先得我心然亦有紕繆不可訓
處如樂天詩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
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王以爲屈子所謂獨醒非真
言酒用作寔事爲悞獨醒之語承用已舊詩人之言又豈可
以是論乎盧延讓粟爆燒檀貓跳觸鼎惡諛也王以爲讀之

可以想見明煦温爐閒坐之適東坡題陽關畫龍眠獨識殷
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全用劉賓客詩意也以爲可言聲外
意不可言意外聲賀方回詞風頭夢雨吹成雪長廊碧瓦夢
雨時飄瀟正用義山聖女祠一春夢雨長飄瓦義山所謂夢
雨正用高唐賦中意也以爲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
然則靈風又將何說耶此類皆故騁其辨不可爲典要以其
中瑜多瑕少故備論之

從之詩如偶成濁酒狂歌會恰及斜風細雨天百憂耿耿填
胸臆強作歡顏慰老親皆可喜遺山稱其居冷局十五年崔
立之變羣小獻諂爲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從之從之外
若遜詞而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按劉京叔歸潛志述此
事甚詳謂諸公不肯居此名嫁于京叔銘詞碑序寔王元及

樽園銷夏錄卷下

十

京叔共成之未知京叔之言信否抑遺山爲已出脫故并於
玉曲護之也其還家五首第四五云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
當年樂此身閒立斜陽看兒戲憐渠虛作太平人艱危嘗盡
髻如絲轉覺謹謹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何如還我未生
時黍離若華之音惻人肺腑

湘湄言其所親沈秋山泰素不能詩一日其兄自遠歸里忽
作一絕句云河朔飄零已十年一家骨肉盡蕭然可堪歸及
清明節哭上吳山焚紙錢

王建詩蠹生騰藥帑字暗換書籤騰字當亦換字之意今俗
以此易彼猶曰騰也

權奇骨相輪囷肝膽所得于生之常也而俗人以爲怪好古
耽奇力矯流俗不隨世俗取舍所得于學之常也而庸人以

為怪歌哭無常酣嬉無度不得志於世者之常也而天下莫不以為怪矣由前之怪自其所樂為也由後之怪有不得已託而逃焉者也雷季默之賦怪松曰物生自有常怪特物之病嗚呼是果其病耶抑有致其病者耶

宋四靈之論五律曰一篇幸止四十字再加一字吾末如之何矣金源黨竹溪之論七律曰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語皆名雋可為東塗西抹者下一針砭

張功甫疏花宜稱花榮寵花憎嫉花屈辱各數事內屈辱一事曰與蠶婢命名最為確當今每見人家赤脚無不呼以春蘭秋菊者大為花抱恨余嘗屬友人置婢書一絕寄之云雙聲略稱冠軍家楚眉痕兩鬢了但解隨行能步步只名書

樽園銷夏錄卷下

草不名花

湛淵靜語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昌黎重修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刻碑陰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併優語也昌黎一變八代直至於道愚以為此雖意尊昌黎而是非也論時代先後勃宜在中昌黎次之即以文論各為一體亦未易優劣少陵云不廢江湖萬古流昌黎亦云願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江公如是位置恐昌黎亦不以為安也且昌黎此文亦何所見直至于道耶
往寓揚州九峯園時維暮春雜花生樹新水拍堤甚有佳致臨水一閣曰風漪挈鷺提鴨最為幽禱徘徊之次見壁間小字書一絕云女伴閑攜畫榼遊春風小閣望扶頭外人不識神仙到只道杏花紅上樓書跡娟好略露傾欷紕纒之態後

以事復至揚重訪此閣則半月前有貴遊僦此壁皆新糊素紙舊跡了不可見矣悵惘久之

癸丑歲余訪沈瘦客大成黃退庵凱鈞於嘉善見案頭有錢氏所刻彭城三秀集亟取閱之一為吳夫人黃字文裳著有荻雪集一為沈夫人榛字伯虔著有松籟閣遺稿一為蔣夫人初蘭字秋佩著有繡餘詩存姑頗相承世傳風雅吳夫人為前朝塞庵相國子婦遠庵駕部女適丁國亡家破之時故多傷事感時之語蔣夫人生長金閨于歸巨族秦嘉上計徐淑工愁故弄筆然脂多綺麗緣情之作沈夫人詩筆不逮姑

頗而詩餘一體遠接漱玉亦一奇也吳詩如采蓮云巧翦羅衫碧偏行荷葉中莫愁看不見人面勝花紅孤山云處士逃名處孤山對故宮梅妻猶抱節不肯嫁春風則又寓滄桑之感寄冰霜之思矣其聞鐺節婦淑英倡義勤王一律云天網

樽園銷夏錄卷下

竟墜地倡義滿方隅白面譚兵有紅粧殉國無王章還有女自注節婦為揚州守殉瑞呂母本無夫我亦髮髦者深閨媿稱鐺公諱舞女少寡守義執受事奇詩奇可以傳也蔣詩如秋閨云親檢線綾為製衣翦刀欲下更遲遲夢中面目雖依舊別後腰圍向未知秋曉憶外云相思相望路漫漫製得羅衣欲寄難小閣夢回金釧冷應知江北不勝寒春日云睡起懨懨倚繡籠聊將玉鏡照愁容雙眉久別張京兆自寫春山看淡濃蔣亦有詩餘一卷丹叔舟行雜詩中一首云湖面無波鏡面平忽來雙槳鷺鷥驚兩邊臥柳拂船過搖落梢頭雨點聲黃退葦秀州夜泊詩云扁舟夜泊板橋東獨擁寒衾寂寞中恰好五更殘夢醒柳梢搖雨滴孤篷二詩命意相似風韻亦同

退庵卽事詩云雨洗疎桐氣爽清何來好鳥兩三聲偶拋殘
卷階前立不覺西林放晚晴又一首云六扇窗櫺鎮日開雨
雲未晚暗庭隈山妻知買新書得一點疏鐘早上來他如無
多屋入雲林畫自適詩如小草花故人詩好久能記自種花
開倍可憐兩髻恰如秋草短一年又是菊花初皆嗚噓于誠
齋劍南之間而能自寫所得其論畫詩云眼前景物天工畫
今古丹青取不窮改角裝頭臨粉本可知失却自家風其託
意可見

神仙鬼怪之詩雜見小說家言多有幽秀哀艷可讀者余與
湘涓夜坐讀書至四鼓無俚已甚遂約各爲鬼仙語共得十
餘首覺昏憒颯颯樹枝刁刁如聞泣幽咽者乃各罷去質明
視之都非凡理或者女蘿薜荔之中有窈窕宜笑者陰來相

樽園銷夏錄卷下

三

之乎詩不登於集又惜其遺忘遂摘數首于此昔范德機與
危太僕同遊得雨止修了間流螢夜深至二語舉似危危云
大似鬼語余亦竊比於二公也詩云白羅衣薄御風行月澹
雲輕夜不明閒拂秋煙看人世一星螢火出蕪城手攀瘦竹
立昏黃羅袖低垂髻影長冷透弓鞵行步澀西風吹白草頭
霜荷葉菱華斷送秋亂螢照水碧幽幽月光偏得羅衣冷獨
自夜深還上樓殘月一鈎低向西風吹蘆葉如人啼垂髮
短玉釵直背立枯槎浮過溪斷魂不耐野風吹梅與郎期月
上時一片薄雲遮不定棲鴉閃閃落寒枝小寒食近子規啼
短短桃華吹作泥玉骨不溫殘月墮曉風又落野棠梨癡恨
難償幽怨深年年滴淚種紅心紅心仍作墳頭土郎便能來
無處尋弱魂如霧不知寒浮世還從夢裏看走上樓心拜明

月蛛絲吹滿舊闌干

鄭弱士錢余妹婿也師事吾友鐵門爲詩踔厲風發有無前
之氣余赴淮陰弱士送詩云分手踏無語布帆風有聲後送
湘涓赴淮云遠夢亂春草離筵多夕陽有寄酬見懷之作云
猶記山塘相送處江梅白得未曾勻當頭澹澹初三月瘦影
稜稜五六人自挂孤帆勞遠夢一飄紅雨又殘春囑君我亦
無多語早負米歸慰老親他如白秋海棠云可憐腸斷久淚
滴不成紅竹谿堂卽事云風動簾紋波瑟瑟夜涼蓮葉露星
星贈隨園先生云人間清福仙難從天上文星月樣明皆能
自寫性靈獨表風骨初湘涓以鄭氏諸郎詩示余其中有落
花漠漠共愁多之句余最賞之後湘涓爲弱士冰人馳書問
余且鈔其近作數首以來曰此卽詠落花漠漠之郎君也以

樽園銷夏錄卷下

四

詩作合且預作紅絲于數年之前亦可記矣
劉彥和云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真
洞悉甘苦之言今人初學操觚輒下筆不能自休未見曹劉
便能目短纔窺陶謝已負熟精學韓則動仿南山擬蘇則開
口石鼓鴻文無範易于千言愜理厭心難於一字吾見亦多
矣不敢昌言于人而私以戒其同學焉

詩有人人眼前之景人人意中之語思不必深迄未能道祝
雲橋椿詩云陌上遊春女行行路漸遙去年曾到此記得有
紅橋陌上游春女前郵想是家人門呼小妹裏出碧桃華讀
之如見郵郊踏青兒女聯袂物色相召在人目中雲橋爲吾
友稼庭外舅稼庭收其遺稿余因得之他如題阿文春睡畫
云朝陽扶影映菱華曙色瞳矓上碧紗胡蝶不知綠底事又

迷春夢到卿家自注阿文莊姓又云相逢憶得尚髫年醉倚
踈狂笑拍肩今日天涯一展卷勞人雙鬢獨淒然皆清麗可
傳也

吳蘭雪新田十憶題詩者數十人或分題十截或合賦一
章然畫寫十冊序異四時各系短篇既傷金碎同歸長句又
慮沙搏鳴筆雖多匠心殊少後見汪夫人宜秋三詩歎其不
費全力曲包餘味他人數章尙苦難盡者以一二語了之更
能見文表之纖旨暢事外之遠致始知才力不可強也詩云
一幅生綃一段春鄉心真似轉車輪宵深便有夢歸去也恐
難分十處身晴窗閒展玉了又畫裏春風各一家生性清寒
儂自笑就中畢竟愛梅花兒家舊宅頻遷徙也要良工畫幾
方只自不堪追憶了門庭冷落故園荒

梅園銷夏錄卷下

五

吳梅邨工爲唐初詩體於芊綿繁縟中有哀怨悱惻之音遂
以高步一代雖才分天成抑亦時運所遭有以助之也吾友
鐵門於故書中買得魏東三詩一卷亟以示余東齋名少野
爲前明忠節公大中之孫卷中詩皆近體殆非全稿然朗麗
哀志已見一斑如白髮宮人坐談天寶令人黯然其儵然閣
感賦云頻年故鬼唱秋風幾處離人尙轉蓬身到武陵應識
得小桃雖在是衰紅書燕京春詠後贈沈客子云京國繁華
數改移似君不及見當時可憐四十年前景猶有貞元朝士
知答唐生青帆見訊云閒中每憶當時事來恨遷延去恨催
隱隱蝦蟆更欲絕坐驚殘夢轉蓬萊密香寫就懊儂歌爲報
清狂老叟多依舊素驪雙鏡上白衣紗帽醉時賦其他雖寄
託不同皆此志也又有輓周青士詩云短衣長劍去鄉關三

寸桐棺寂莫還生不理名死埋骨可憐猶未負青山大致不
滿于青士雖論青士則未協然亦可想見其爲人矣東齋初
名允札字州來

桐城姚南青先生範姬傳先生伯父也仰屋著書至老不倦
生平長於考證詩在山谷後山之間然未梓行故不多見記
其題袁樸邨丈春郊攬勝圖云九門風雪夜說說擁袖人如
抱蘭蠶一笑披圖竟歸去梅華開日到江南吉光片羽心識
不忘也樸邨爲吾友湘湄尊甫有小桐廬詩行世又嘗搜羅
國朝以來吳江之詩人選爲松陵詩徵一書荒山窮巷掘
穴沈汗之士賴之以傳者不少其有功於詩教甚大南青先
生題此圖時正樸邨都中下第後也

梅園銷夏錄卷下

六

城左蘭金綺感懷詩云得志范雎多叱咤窮途項羽亦文章
對句人未嘗道也詠梅詩云美人憔悴春何用名士飢寒雪
不知貴人園中牡丹云繁華滿眼天香少富貴稍頭善果難
亦憂憂生新蘭盆少負奇才隱於下位窮老放廢以酒爲名
醉後輒謾罵詩欽歷落可笑人也流寓清江與徐稼庭寶田
相善於稼庭壁間見余詩稱不容口俟余不至畱詩壁間以
爲作合之先此數聯皆其所畱詩中語也
顧荔堂喜哀集前人零章斷句及遺聞佚事意欲著爲一書
早卒不就今其書亦散佚不可問聞中多佳詩可惜也鐵門
能記其中一絕句云儂家阿母性多猜白石圍牆護竹胎春
到那能拘管得荀兒元透出牆來然不能記爲何人之詩也
厲樊榭朱闌今已朽何況倚闌人語本東坡畫闌能得幾時

好不獨憑闌人易老之意也余有鹿城絕句人柳經霜鴨脚
稠重來事事足魂銷不論橋上鷺鴻影兼失年時舊板橋
近人孔孝廉傳金爲其庶母三年服製一輓帖云慈母如母
貴父之命也顧我復我育子之閔斯以經爲對莊重而工閩
舊有一貴官以媵婢爲妾生一子子亦貴顯其夫人沒後數
年妾始卒見諸人輓句多不稱意自作一聯云媵以妻來轉
令我思妹子母以子貴居然婢作夫人頗爲情文交至而此
聯着語尤難也我思妹子見馬令南唐書後主祭周后文
沈生志香字葉書武林人以作客淮陰問詩于余自言他日
未嘗學問而此心甚專余以所選全唐詩及宋詩鈔令其鈔
錄一年之後所作居然可觀乃信孺染耳目之爲益大也其
送李曉江還武陵云此身何翅一沙鷗來往滄江任去留草

樗園銷夏錄卷下

七

草相逢皆遠道迢迢歸夢逐扁舟自憐淮水三年住話到西
湖一倍愁江漲橋南馬勝北倚閭人已雪盈頭憶舊云香銷
髻妥睡猶酣登頰紅潮困曉寒賴是此時多着眼醒來未必
許人看他如柳衣園云牡丹誇與春爲主蛺蝶困如人可憐
丁香云未必有心多瑣碎可知無月亦玲瓏皆可入主客圖
中其先人繡渚先生名植基工於札翰爲諸侯上客雖達官
貴人忤於意輒謾罵或襍被竟出然皆重其才多屈意下之
沈生誦其湖上一絕云春水方生映曉嵐桃華紅綻柳珍珍
手攜穉子湖亭立不信行年六十三頗有樂天閒適之致時
志香尙幼從遊西湖口授記之者也
緇衣能爲詩者近時殊少余所見者惟漱久一人往時相覓
於退庵齋中見其立若植鱗而吐辭含氣有無碍之才時丹

叔同在坐夜譚蟬聯漱欠亦申旦不寐有詩云世味詩情併
已灰又緣良晤未能回明當誇與交遊者誰識平原兄弟來
半庭殘雪酒微醺久識此身浮似雲安得高齋十日住恐梅
花放又思君又有見贈一首落句云早知輕別何須見從此
愁生第一年余謂山骨清寒漱欠之人也草木堅瘦漱欠之
詩也

武林沈蔗哇植蕃生有至性少孤坎珂每言及母夫人輒動
色流涕余爲誦孟雲卿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之語相與
唏噓一日手其大父曙堂司馬遺詩一卷見示并言兩遭水
厄流離轉徙都就散失所存詩不足百首未能單行余爲鈔
入碎金集其中如和寶觀察行春云簇簇華驄犯早寒午雞
村落具盤餐雖溪一折橫新水恰好斜陽三兩竿梅落溪流

樗園銷夏錄卷下

末

玉笛長心閉不分簿書忙風塵也有忘機客時見春鷗上草
堂已消殘雪過旗亭古路排衙人柳青處處焚香拜生佛杏
花邨落見春星司馬歷官皆有善政而名位不顯其登扶疏
亭云鴻跡依稀稀轉眼更去思碑徙北邙平龔黃召杜千秋在
不署頭銜署姓名寄託如此可以見其懷抱也司馬名錫鼎
顧蔚雲先生汝敬說經鏗鏗其詩多法唐人有漢廷老吏之
意余愛其讀宋史詩云北宋九帝終徽欽紀年一百六十八
斧聲燭影事傳疑德昭廷美死何說南宋九帝終昴紀年
一百六十三淳熙入嗣統已更一誤再誤成空談弟兄國祚
畧相似太后地下笑冷齒彼蒼蒼者天不可欺金匱之盟天知
之議論雋冷饒有風趣
揚州鈔關前水勢湍急秋水時至牽絲如交蘆時有覆溺之

惠德清徐寶仁為河工官以公事至揚觸他丹覆水而死其弟稼庭在清江馳奔其喪有哭兄詩六首颯欻欻次酸楚不可卒讀有脊令急難之音今備錄於此云兄竟至于此欲言摧肺肝十年成薄宦一命徇微官意外風波惡從來行路難有天不可問仰視但團團凶問卒然至黃河似淚傾痛餘猶妄想事過或回生展轉中腸結倉皇性命輕天乎真已矣蕭寺一棺橫棺蓋一何早我來苦恨遲亦知開不可其奈見無期賴有友朋在為言會時誰憐作兄弟急難仗交知邱嫂矢身徇終朝血淚枯兩兒皆幼小一長解號呼三命干鈞繫重泉片語無可能魂夢裏為勸撫遺孤歷歷音容在滔滔江水流人思 九閣叫兄已一生休時觀察有為選日仍權厝兄請郵之意他時終首邱傷心此坏土埋骨不理愁弟本疋贏者何堪重

梅園銷夏錄卷下

九

任肩全家此孤注忍死或天憐餽粥謀生急詩書待後賢望兄陰相助泉下莫悵悵稼庭兄沒後思其孤如已子風義之古尤足以厲薄俗也
退菴書來中寄詩一帋云其人顧姓名魁字瞻麓本與君同里後移家魏唐生平以詩為性命物故既久無能舉其名者屬為鈔入碎金集中咏之多五律一體當其至處幾入四靈之室雜興云睡味濃於蜜詩情冷似久養生先斷酒愛寂井疎僧花落從風掃牕虛讓月升吾廬誰共此靜對一枯藤病起云對鏡成新鬼驚心夢故人活從死裏得今悟昔皆非自朝云交僧羞佞佛忤俗亦猶人天將容我癩病似妬人閒皆清苦刻至又有七字云酒甜如與俗人談尤新然居近里巷而人不之知可一慨也又有徐生芝春者亦能詩有句云知

交自嘆貧中少骨月深悲地下多徐沒後壽生為余誦之古人下字不苟淺學未可遽以己意疑之今年於杭州書肆中得楊誠齋集手自校勘其中訛謬甚多然疑不能明者姑從闕如未敢妄為改正其謝啟中有當用遲字處皆作皇初以為誤輒為易之閱至末篇有用魯人之臯云云始知臯字非誤急仍改正落葉殆未易掃也記少時讀吳梅邨詩書為香多蠹不成竊疑何不用生字及觀唐人呂溫題研神記詩乃知所本惟庸故妄可不戒乎

湘湄曾於淮陰客舍見有題壁細字他皆漫漶惟七字可識云雁聲催短暮寒天

郭夫人俠有除夕詩云雪花梅蕊互爭妍夜冷圍爐意悄然爆竹一聲催臘去癡拈長綫繫殘年意新語雋不減椒花頌

梅園銷夏錄卷下

十

也夫人為宋君心竹之室心竹熟精文選為湘湄妻弟此詩湘湄所傳

癸丑五月余與陳竹士基相見吳門出詩一編曰瘦吟樓稿問知為其夫人金逸織織之作乍一開卷便覺清氣名香發明耳目遂攜歸舟中與鐵門湘湄諸君共相詫歎以為得未曾有輒作一詩題其上有新詩成後人雙笑小字呼來月兩頭之語纖纖得詩喜為屬和畱吳門十餘日倡酌之作無慮十餘首每一詩輒易一境如風馳電掣鬼攝神趨又若幻人偃師十變五化以文滑稽謔效拙體而清微秀邁之氣古亦無與儷者西江吳蘭雪負異才其女弟及閨中人皆工詩余告以纖纖頗易之至吳門得見全稿始大折服以為真天人也然福慧難兼笙鶴遽召天有成局一成而不可變也悲乎

纖纖之亡同人欲製輓聯未成適汪宜秋內史玉軫挽對至
衆遂藉口閣筆其詞云入夢想從君鶴背恐嫌几骨重遺真
添畫我飛仙可要侍兒扶纖纖題湘湄詩稿有云江東獨步
推君在天遣飄零郭十三余囑武林蔣山堂以落句作一私
印佩之終身以志知己之感也

劉景叔云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不得志天下當共養
之其言甚大詩人閨秀亦天地間所當珍重愛惜之物其有
坎珂亦宜相共存之無所於讓宜秋貧至絕食竹溪諸子斂
金周之風義甚高宜秋以二律爲謝讀之悽入心脾然彌見
風骨詞云惠比指困贈情同挾纈温感深惟有淚欲報恐無
門得食諸雛長衰宗一綫存應知姑與舅泉下亦銜恩回頭
語兒輩汝勿太慙癡不有諸君子何堪卒歲時可憐飢凍久

樽園銷夏錄卷下

三

未敢再三辭他日如成立生尸祝之余去歲入都留別故
園諸君卒章云金源劉氏那一語足深思天下有賢者世人
當養之況於閨閣內值此困窮時周急須公等臨行申以詩
蓋爲宜秋作也

吾鄉閨秀能詩者宜秋夫人而外有吳珊珊瓊仙袁柔仙淑
芳珊珊爲徐君山民之配山民刻意爲詩閨房中自相師友
嘗持一冊見示清麗之詞入其家玉臺集中亦當不愧余尤
愛其病中絕句云隔牆蓮漏響珊珊一縷鑪煙到午殘鈴語
綠窗風不定梨花吹雪作春寒柔仙爲吾友湘濂笛生之妹
陳君秋史之室答大雷之書傳謝家之學風美流發其來有
自與珊珊居相近淪茗過從論詩談藝亦閨中美談也柔仙
詩不多見僅於湘濂送行詩冊中見一絕句云蠻牋鈔寄枕

中方憐我年來病善忘只恐別離忘不得思兄一日九迴腸
冊中又有王秋卿蕙芳送兄公赴淮云橋外輕舟一葉橫外
君曉起送兄行對床夢待歸來續風雨今宵莫作聲可謂一
門風雅矣

凡題畫之詩每有佳處易於賞心如空山獨往忽見孤花廣
庭雅座警聞么弦動人最深也秋史題扇頭小景云漁村蟹
舍足勾畱換酒歸來共拍浮春載落花秋載月一舟容得許
多愁余爲人題畫云單椒須得水迴環著个扁舟好往還相
宅十年今一笑買來無此好溪山

樽園銷夏錄卷下

三

厲樊榭集中有買得元詩選見有閨秀陳維坤題詩用典及
琴書事可知爲首句者因屬和之此與李易安歸來堂中還
人韓滉牡丹圖卷同一悽惋而故家舊物與我周旋久一日
棄之尤難爲情也近人顧秋田畊性愛古硯弄藏甚夥後皆
散去有一絕云一回拂拭一回看石有前盟也自寒最是一
雙鸚鵡眼向人流淚不曾乾

湘濂爲余誦一閨秀過橫塘詩云萍抽嫩綠初平水柳帶嬌
黃欲散絲一幅橫塘好圖畫烏啼風暖雨晴時神韻絕佳其
人姓張名于湘

善寫眼前之語如人意中之言令人一見粲然有當於心此
詩境之一妙也放翁詩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明王叔承
席上贈益卿幼子詩風塵來燕領爾輩已堪疑放翁調笑叔
承慷慨而語皆可思

三吳蠶月風景致佳紅帖黏門家多禁忌閨中少婦治其事
者自陌上桑柔提籠采葉村中繭煮分箔線絲一月單柝終

宵獨守每歲皆然相沿成俗寧分寡女之絲不作同功之繭也
許志進蠶詞云五夜留燈照獨眠蠶房齋禁太常偏軒渠
借問秦淮海箇出蠶書第幾篇可云善謔

天氣微涼人好睡闌干閒在月明中宋人詩也偏是離人愛
良夜不曾孤負好闌干黃莘田詩也兩詩各意而風調相同
皆耐人尋繹

吳江麗鶴霄兆緜邨居教授名不出里巷鐵門于其後人得
詩一卷鈔以見示有催妝詩云粧閣將辭未肯辭燈前掩映
故遲遲明知堂上笙歌促偏要新郎立幾時吹氣如蘭全不
類邨夫子口吻余固已異之中復有與其表妹王素芬夢蘭
倡和之作并附素芬詩十一首其十首為宮詞其一和移居
薔薇書屋詩也麗原作云風轉蓬根不定居新堂製仿舊庭

樓園銷夏錄卷下

七

除為貪涼氣常開戶兼借餘光好讀書滿庭苔痕泥滑滑過
墻竹影月踈疎春來結箇薔薇架便覺茅檐畫不如素芬和
云百花莊合杜陵居清福愁君暗折除入耳蛙鳴供鼓吹隔
窗雞語伴琴書春深紅葯當階秀夜靜青藜照字疏茶竈葯
爐安頓了秋風好着病相如宮詞已錄八碎金集中麗詩得
鐵門以傳于世素芬又藉麗詩以傳於世不然殘香賸粉與
秋墳之唱同泯矣

鐵圍山叢談謂有兩花蕊夫人一蜀王衍一蜀主孟昶孟昶
之花蕊即作宮詞者入宮有寵于昌陵為太宗射而殺之王
定國聞見錄亦載此事曰金花夫人不言花蕊也

蕭江江水碧於苔望裏青山翠作堆一葉漁舟出芳草鷺絲
飛上鬱孤臺俞作梅過潯州作也俞臨平人有竹枝云春女

如雲逐隊游幻居安隱寺名好勾留阿婆到老風姿在插得
映山紅滿頭斷山山斷斷還連情斷如山情向牽卻恨郎如
斷碑斷還留一半在誰邊又詠蝴蝶云凌兢立向風前草倒
好殘春當作花亦新雋可喜

有宰官以貪酷從政而好自誇大元日大書春帖署扉楹云
愛民若子執法如山有士人援筆續其下云牛羊父母倉廩
父母供為子職而已矣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此豈山之性也
哉一時傳笑

詩近樂章自古為詩以哭其父母皆未有是蓋至哀不文唐
人為其親及姊妹兄弟墓石之文志而不銘亦此志也近惟
黃唐堂先生有絕句云病中日日呼兒聲今日呼耶耶不磨
夜臺幽處不可步何不呼兒持漆鏡此詩作于倚廬之中然

樓園銷夏錄卷下

七

悽愴之音如三峽之猿繞樹之鳥讀之但覺血淚相和流不
知其為詩也亡於禮者之禮君子禮之可也

七古長篇演迤浩汗聘其材力十變五化往往難於收束末
後一句不能截斷眾流遂有伯才無主之嘆喻如千金駿馬
驀澗注坡五嶽名山陝隨漫行而善騎者必于螳封勒足見
其奇善遊者必於懸崖插天觀其勝也麻九疇題范寬秦川
圖詩歷敘山川極命治亂幾數百言讀者日眩良久矣落句
云貪微往古山川事忘卻題詩賞畫皆便覺骨節通靈字字
飛動劉畊南題北齊校書圖仿昌黎畫記觀縷畢備落句云
披岳起立三嘆息北齊此日繁華極金石迭奏其終絀然此
為最工也

鐵門於金陵市中得詩稿兩本其人為秀水王宓草著稿中

雜他文及應酬往還尺牘詩中有與曹實庵王吳廬高念祖
倡和意是國初人也詩格頗蒼老余採其尤者入碎金集中
有輓杜茶陵詩云詩追夔府方稱史哀接離騷別有經又有
輓洪昉思詩序言昉思以不得于母哀思宛轉發而為詩又
云昉思以長生殿獲罪六月一日舟泊烏鎮落水而死其日
卽楊妃生日奏荔子香者也故其詩有云怨艾自傷真孝子
性情特見古風人又此日淪亡君莫恨太真生共可憐宵可
以廣異聞也

宓草詩後附小詞幾闕其送別卜算子甚工云明月送君去
新霽催君去莫恨無情雨與風爲我畱君住人當灑淚時亭
是傷心處萬疊青山一縷愁秋草殘陽路又曹棟亭漁灣畱
別摸魚兒詞云漾晴沙一痕瑩玉涼波堆起如許問君可是

樗園銷夏錄卷下

三

寒江雪好綴漁蓑詩句重記取截不斷斷雲寒雁惺忪語騰
騰戍鼓早夾岸傳呼噪亭列炬匆促又西去菰蘆夢半載故
家茶具七年飽噉煙雨白頭那念天池釣來與鷺鷥爲侶誰
得任任拾蛤撈蝦儘有勾畱處荒汀遠渚倩柔櫓數聲暗潮
拍打寄寫此情緒棟亭詞不多見此閱亦雅有姜張風調故
亟錄之

宋人詩話有七夕詩限尼字後見喜鵲一名芻尼以爲適合
人不可不讀書也嚴丈歷亭嘗言有衆客共賦蕪菜詩限用
鷹字無不用季鷹者咸以爲莫能出奇也後一客詩成落句
云更思鱸作鱠隔浦喚魚鷹一庄歎賞此又匠心之巧非關
讀書矣

吾鄉俗諺云七夕後望天河顯晦可卜米價貴賤舊以爲齊

東野人之語後見戴石屏舟中夜坐詩云獨坐觀星斗一
秋思長天河司米價太乙照時康云云則此語流傳亦已舊
矣

極帖之佳者歸元恭贈某公云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其
自署云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
地人何寥落鬼何多竹垞贈顧亭林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汪
舟次題山陽學署云昌黎起八代之衰想當年首蓓齋中不
過尋常博士文正以天下爲任問今日蓬壺隊裏可有此等
秀才竹垞賑粥廠中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飢者苦一般面
目得時休笑失時人近時李鶴峯題隨園云此地有崇山峻
嶺茂林脩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又有人集杜詩贈

樗園銷夏錄卷下

三

隨園云中天懸明月絕代有佳人蔣伯生自署云熟讀離騷
便可稱名士涉獵傳記不能爲醇儒余題海棠花研齋云瓦
屋只三間士龍住東士衡住西端谿谿藏片石眞手不壞眞研
不損相傳錢穉石自書京師寓齋春帖云三間東倒西歪屋
一個千鍾百鍊人有輕薄子書以糊鐵匠店中傳以爲笑
方朴山先生博極羣書研精經藝詩非其注意然學人之詩
豈東塗西抹可望哭外舅外姑云因人成白首借老及黃泉
布幔云那移巧避三竿日偈仄剛宜一握天贈金壽門云聞
何闊豈逢諸葛慨以慷惟有杜康皆不苟然其詩話憶舊注
述望溪語最爲解頤云宗人望溪謂魏武短歌行是將殺孔
北海時作但爲君故沈吟至今此卽丁晉公所云爲王子明
遲我十年作宰相之意君指孔北海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ZW 21101000825150

直自道其不得之熱中矣末章山不厭高云云則又所謂壁其焉往將欲取之必姑予之也余因問叻鹿鳴一解云何望溪謂魏武曾舉孝廉故云爾此可為一笑也

龔東陽本有翦燭話兩圖自序云三四年來掌教義安畫家為余寫照因授之意而自為一詩云鴻跡年來寄皖江浪浪夜雨滿文窗而今說着愁滋味珍重燈前影一雙妻汪氏和云西牕面水靜悄悄促坐談深雨氣侵回憶瀟瀟孤燭夜眼前端的值千金龔少負奇才老躡場屋年七十以副榜授仙居校官賦詩云垂老居然得一官一官仍復是儒酸山妻憤與同甘苦喚取來嘗昔宿盤仇儷之篤風趣之雅皆可想見商寶意先生詩沈博絕麗而風神駘宕時出入溫李間余最愛其人生百衲琴相似密密疏疏有斷紋二語低徊往復味

樗園銷夏錄卷下

未

之無極

鐵門嘗言學人之詩古體工于近體五言又工于七言蓋蘊畜既深發聲自遠余謂竹垞云近人開卷即七言律詩格必卑是也邵二雲學士經學湛深古詩多深思古意然如和童二樹梅花詩其中一絕云折枝贈別曉江寒好句長留畫壁看三載銷魂梅嶺雨黃柳根苦荔支酸注謂懷羅二嶺南言情婉婉深得風人之旨秋草云長驛露寒人獨去橫塘水落雁初過落葉云從遣深山徵月令是誰中夜讀離騷皆有遠韻

嘉善金文沙女史淑早寡工詩不輕以示人阮雲臺中丞選兩浙輶軒錄例選已故誤收文沙詩入選文沙以詩謝云未亡人得從寬例文選臺應被誤傳立言極為有體余贈以長

律落句云似聞妙繪兼三絕試畫天風蘿屋寒文沙為作一音極荒寒蕭瑟之致題二絕云春來海燕寄珊瑚囑寫天風蘿屋圖自是詩中兼畫意不知畫意入詩無禿盡干林見遠峯只留蒼翠兩三松有人屋底寒如此黃葉堆門過一冬語意皆工不媿林下風也

聽秋女士朱澄歸於金文沙弟之婦也閨中酬和甚多亦登失所天才命不偶大畧相似有寄唁文沙五律六首讀之令人酸楚今錄其二首云豈不貪庸福天何獨忌才從教依子舍莫上望夫臺撫瑟悲三絕吟詩痛八哀他鄉聞惡耗驚定復疑猜世事都如此驚看逝水流歸期當在夏悲思不因秋忽忽經年別茫茫大地愁丁寧惟一語萱草可忘憂其佳句如遊寒山云短籬才見春來筍深谷微聞午後雞有感云瘦

樗園銷夏錄卷下

未

影劇憐明鏡換好山只向舊處看又看荷一絕云追憶童時到草堂綠陰猶護北窗涼風廊水榭憐欹側惟有紅葉似舊香神韻不減文沙

樗園銷夏錄卷下